



071

文山先生全集



文山先生
集二十卷

四部叢刊初編集部

重刻文山先生文集序

吉安舊刻文山先生文集簡帙龐雜篇句脫誤歲久浸漉幾不可讀中丞德安何公遷來撫江右既出素所養者布之教今復表章列郡先哲以風厲士人會郡守浦江張公元諭始至即舉屬之張公手自編緝登類剔訛出羨芻選良梓刻將半致中丞之命於洪先僊序所以校刻之意嘗觀孟子論北宮黝孟施舍之養勇而有感焉彼其不挫與無懼者若詛盟而要結之終其身不可解也夫二子憑氣者也猶有爲之所者以主於中矧其進於是者耶洪先於是反覆先生之事取證其詩與書因得其平生之詳而論之始先生弱冠及第憂歸四年授京兆幕而邊邊起董奄力主和議首應詔數其罪乞斬之以安社稷且自罷免既改洪州復自罷尋用故事以錦職召進刑部郎而董奄復用上疏求罷自知瑞州轉江西提刑爲臺臣論罷後兼學士爲福建提刑即又連論罷如江西已而權學士院草制忤賈似道嗾臺臣劾之罷其少監及除湖南連判又論罷之遂引錢若水例致仕去當是時年纔三十七耳當其甫入朝著非有兵革艱大之委而國事它屬又無臺諫糾刺之權其言與否宜未有訾及者乃不能一日稍待何哉人之遭蹉跌者往往回顧而改步三已不愠古人難之今

罷而仕仕而復罷經歷摧創至于六七志愈堅氣愈烈曾一不以自悔此其中必有爲之所者矣且自始進而遽早休當盛年而甘退處目爲猖狂而不辭置之危地而不改彼非異人之情也亦曰爲世道計吾之心未能已也與吾相持而不使其直遂者勢也吾屈勢而違心耶亦來自以盡耶是故事寧無成不敢隱忍以諱言言寧不用不能觀望以全身身寧終廢不欲玩愒以克位其必爲此不爲彼決絕審固於死生之間秋毫無所皇惑是先生之平生也今觀其文辭矯乎如雲鴻之出風塵汎乎如渚鷗之志機械凜乎如匣劍之蘊鋒芒至於陳告敷宣肝膽畢露旁引廣喻曲盡事情則又沛乎如長江大河百折東下莫有當其騰迅者此豈一朝一夕之故偶得之者哉及其灑泣入衛捐家餉軍流離顛頓出萬死一生以圖興復力既不支猶以拘囚之餘從容燕市收三百年養士之功跡愈久而聲光不減使天下後世曉然知有人臣之義莫不以爲處死之難古今未若是烈者不知其屢罷而不悔爲之者誠豫也使幸而不值其變則處死者人必不聞不幸而聞於人人且歎其難矣或擬之憑氣而莫能原其所以爲心使先生平生所養卒不暴白於天下後世是尚爲知論世矣乎夫不幸非人所常值也值其幸而能自盡則亦何至於

屢罷夫惟求自盡而不免屢罷則知決絕審固於死生之間蓋有大不得已而非先生所願明矣非所願而必豫爲之所逆知其不免而未嘗少動古之知所養者蓋如此有世道之責者其思有以豫待之哉洪先生先生之鄉想慕其平生設以身處而深有感於養氣之說因序集而并著之嗚呼使人人皆知所養不徒仰嘆先生之難將於世道必重有賴二公風厲之意至是效矣

嘉靖三十九年庚申二月望後學吉水羅洪先頓首謹書

文山先生全集目錄

卷一文集

詩

次鹿鳴宴詩

集英殿賜及第恭謝詩

御賜瓊林宴恭和詩

明堂慶成恭進詩

敬和道山堂慶瞻御書

刘左司錢潘秘丞次韻

祕省再會次韻

送曹大著知廣德軍

贈祕書王監丞

題卓大著順寧精舍

送卓大著知漳州

和蕭安撫送行韻

和朱衡守約山韻

題玄潭觀雪浪閣

玄潭觀和龔宰韻

送朱制幹象祖

送林溶孫歸省

京城借求福寺

司戶弟生日

梅

暑布送王廷舉

題陳國秀小園

題靜山

贈拆字臭衣相士

贈閭丘相士

贈神目相士

贈鏡湖相士

贈秋月相士

贈魚蘭谷相士

贈月洲相士

贈刘矮跛相士

贈梅谷相士

贈碧眼相士

贈徐相士

贈鑑湖相士

贈趙神眼

贈桂岩相士

宜州罷任再贈

贛州再贈

贈彭別峯

贈黃生

贈楊樵隱

贈葉大明

贈舒片雲

贈彭神璣

贈刘忠樸

贈金稱

贈余月心

贈涂内明

贈一壺天

贈蕭巽翁

贈曾一軒

贈龔豫軒

贈徐吉甫

贈魏山人

贈廖希說

彭通伯衛和堂

贈適菴

贈可軒

慧和尚

象奕等級四絕

贈彭善之

贈曹大崧

贈蕭文彬

題周山甫錦繡段

還梅尉詩軸

贈羅雪屋

題得魚集

題彭小林詩

題王聲甫松坡苦唱

題毛霆甫詩集

送趙王賓

又送前人琴棋書畫 題羅道士王潤

聽羅道士琴 和雲屋道士

遊集靈觀 題凝祥觀

遊青原 題碧落堂

和龔使君 餞新班第

別弟赴新昌 送劉民章

題宣州疊嶂樓 題宣州覽翠堂

登雙溪閣 題吳城山

貧女吟 名姝吟

東方有一士 和故人

賦吉州隆慶寺塔火 寄故人劉方齋

題高君寶緝泉 題曾氏連理木

題滕王閣 題黃岡寺

龍溪洲覺海寺 題積學齋

題八窓玲瓏 予鄱峒

題六梅亭

卷二文集

詩樂府并詞附

文山即事 出山

關山寄朱約山 山中即事

宿山中

山中謾成東劉方齋 山中戴酒

山中立夏 山中和韻

山中自賦 入山即事

山中感興三首 山中呈蕞心遠

再用前韻 山中六言三首

用蕭敬夫韻 山中

竹花 夜歸

八月十六日見梅 和蕭秋屋韻

月夜 江行

紙帳 為劉定伯索油藤

山中小集 新年

生日和蕞吉甫 生日和謝愛山

生日謝朱約山 生日和蕭敬夫

與朱古平飲山中 所懷

山中偶成 次約山杏花韻

贈黃梅峯 送人往湖南

題張景召梅墅 和謝愛山

別謝愛山 和胡琴窓

七月十三夜 病中作

又二絕

又賦

又賦

借道冠

又賦

病甚夢至帝所

病愈簡劉小村

夜坐偶成

簡琴窓雲屋竹軒諸友

用前韻留琴窓

又用韻簡李深之

早起偶成

又用韻

曉起

夜坐

和松坡

陳貫道浩浩歌

借朱約山韻

用前人韻賦招隱

用前人韻招山行

翰林權直罷歸

慶羅氏祖母百歲

拜羅氏百歲母

醉清湖

羅山長存叟來

壽朱約山八十

壽朱約山八十三

賀巽翁遷居

挽李制帥

挽孫脩齋

挽龔用和

挽萬監丞

哭彭止所

挽吳西林

挽晏桂山

挽馮晉叔

挽王遠叔

挽蕭神機

挽朱尚書

挽朱太將

挽黎致政

壽江古心

送張宗甫兄弟

送胡端逸

題楚樓觀

別宋安序

贈周東卿畫魚

別李肯齋

幕客舟中序別

用韻謝諸客

湘潭道中贈丁相士

別徐敞

和宋安序送行

贈萍鄉道士

白髭行

將母赴贛道西昌

快閣遇雨觀瀾

題鬱孤臺

用韻別五湖翁

用韻謝前人

翠王樓晚雨

翠王樓觀雪

翠王樓和胡端逸

翠王樓

合江樓

皂蓋樓

石樓

馬祖巖

禪閣

吸江

塵外

雲端

清江何漢英

送曾巖山

和前人賦別

贈蕭信叔

贈碧鑑相士

送吉州陳守

贈鍾正甫

改題疑祥觀

題倪氏山水圖歌

山中次胡德昭韻

山中泛舟

病中作

山中即事

挽吳齋先生

送劉其發

贈周蒼崖

題竹巖摘葉

挽劉知縣

古樂府壽人母

齊天樂

齊天樂

卷三文集

對策 封事

內制

御試策題

已未上皇帝書

癸亥上皇帝書

輪對劄子

擬進御筆

又擬

擬冊立皇太子文

卷四文集

表牋

門謝表

湖南提刑到任謝表

謝皇太后表

謝皇后牋

皇太子生日賀皇帝表

賀皇太后表

賀皇后牋

皇子進封賀皇帝表

賀皇太后表

賀皇后牋

皇女進卦賀皇帝表

賀皇太后表

賀皇后牋

知贛州到任謝表

謝皇太后表

謝皇后牋

壽崇節本州賀皇帝表

賀皇太后表

賀皇后牋

壽崇節兵馬鈐轄賀表

賀皇太后表

賀皇后牋

乾會節本州賀皇帝表

賀皇太后表

賀皇后牋

乾會節鈐司賀皇帝表

賀皇太后表

賀皇后牋

皇子賜名本州賀皇帝表

賀皇太后表

賀皇后牋

皇子賜名鈐司賀皇帝表

賀皇太后表

賀皇后牋

皇帝登寶位本州賀表

賀皇太后表

賀皇太后表

皇帝登寶位鈐司賀表

賀太皇太后表

賀皇太后表

謝皇帝登極赦文表

太皇太后加尊號本州賀表

賀太皇太后表

賀皇太后表

太皇太后加尊號鈐司賀表

賀太皇太后表

賀皇太后表

皇太后加尊號本州賀表

賀太皇太后表

賀皇太后表

皇太后加號鈐司賀皇帝表	賀太皇太后表
賀皇太后表	大行皇帝升遐本州慰皇帝表
慰大皇太后表	慰皇太后表
大行皇帝升遐鈐司慰皇帝表	慰太皇太后表
慰皇太后表	百日慰皇帝表
慰太皇太后表	慰皇太后表
期年慰皇帝表	慰太皇太后表
慰皇太后表	再期慰皇帝表
禪祭慰皇帝表	慰皇太后表
慰皇太后表	賀皇帝聽政表
賀太皇太后同聽政表	天瑞節本州賀皇帝表
賀太皇太后表	賀皇太后表
天瑞節鈐司賀皇帝表	賀太皇太后表
賀皇太后表	大行皇帝謚號本州慰表
大行皇帝謚號鈐司慰表	慰皇太后表
慰皇太后表	慰太皇太后表
冬至節本州慰皇帝表	慰皇太后表
啓撥慰皇帝表	慰太皇太后表

慰皇太后表	發引慰皇帝表
慰太皇太后表	慰皇太后表
祔廟慰皇帝表	慰太皇太后表
慰皇太后表	正旦慰皇帝表
慰太皇太后表	慰皇太后表
改元賀皇帝表	賀太皇太后表
賀皇太后表	曆日謝皇帝表
謝太皇太后表	謝皇太后表
壽崇節本州進功德疏	鈐司進功德疏
乾會節本州進功德疏	鈐司進功德疏
天瑞節本州進功德疏	鈐司進功德疏
大行皇帝升遐本州進功德疏	鈐司進功德疏
皇帝遣和保安諸廟疏	本州宮寺保安疏
鈐司宮寺保安疏	道疏
大行皇帝遺詔本州成服道疏	僧疏
鈐司成服道疏	僧疏
本州成服蒲散疏	鈐司成服蒲散疏
大行皇帝本州追嚴道場疏	鈐司追嚴道場疏
申省狀	

辭免新除秘書省正字狀

再狀

辭免知寧國府狀

卷五文集

書

回胡僉判請文害

賀吳提本

回聶吉甫

賀何縣尉

上丞相

通廟堂

通江參政

通潭州安撫江丞相

與李復卿

與孫子載

與胡觀洲

與楊李錄

與巽齋先生

與前人

又

回劉架閣會孟

回曾衢教

回李宮教

與朱大傅

與鄧縣尉

與顏縣尉

與聶吉甫

回王國智

與劉司戶

與胡端逸

與黃主簿

與劉正伯

回鍾叔王

與黎節判

與劉民章

與梅制幹

與杜教授

回謝教授

與劉知縣

與李知縣

與陳知縣

回唐知縣

回劉運使

與袁守雷侍郎

與知贛州翁舟山

賀翁舟山兼憲

賀方逢辰

賀前人除江西漕

回許祕丞

賀倪提舉

與趙月山

與知吉州江万頃

賀知吉州黃提舉

與前人

賀楊提刑

與知吉州繆知府

回吉州竇檢閱

回江州李都丞

回潘檢閱

回鍾編校

回吳制帥

回宣州洪倅

回吳直閣

與游提刑

與趙知郡

賀前人得盱守

與趙監丞

慰前人

回安福趙宰

回孟之措

卷六文集

書

回寧國陳節推

與吳提刑

與陳提舉
回林學士

回贛守李宗丞
回李宗丞

與江西黃提刑
回林司業

回信豐羅宰
回羅子遠

與汪安撫
回前人

與胡都丞
慰胡通判

與李大卿
回永州楊守

回林侍郎
回楊祕監

與劉尚書
與陳察院

與鄧校勘
與陳直院

與曾縣尉
與曾架閣

回吉守王提舉
與龔知縣

與許權縣
賀劉敬德

賀鍾有謙
與周德甫

與文侍郎及翁
與楊大卿

與趙戶部
與陳侍郎

與宋衡州
與錢運使

與曹提刑
回汀州陳守

與趙大卿
與江西趙倉

與吉州劉守
回吉州趙倅

回袁州鄒倅
回臨江婁倅

回隆興熊倅
與楊縣尉

回唐書記
回黃強立

回文教
與胡節推

繳奏橐上中書札子
賀江端明

與前人
與吉州守李寺丞

回曹提刑
回陳侍郎

與湖南廖提刑
與安撫李大卿

與吉州劉漢傳
回李端明

回岳縣尉
回洪端明

與贛州屬縣宰
回袁永州

賀曾尚書
回曾知縣

回曾連推
回李本中

回傳縣尉

卷七文集
啓

上權都陳通判
上倉守李愛梅

賀吳丞相
謝吳丞相

謝丞相
謝樞密

謝何樞密
謝江樞密

賀江丞相

賀馬右相

通章僉書

賀趙編脩

回瑞州羅權府

回吉州繆守

回朱約山

魏朱約山

回前人魏歲

回前人賀生日

回彭知縣

回太和趙宰

回太和趙尉

回胡宣教

回蕭子倉

和朱大傅

送耆主簿

回廬陵趙簿

回吉州陳守

賀前人

賀劉省元

迎交代孟知府

通交代李樓峯

賀前人

又賀生日

賀化地冬

賀化地正

賀僉書冬

賀參政正

賀江丞相

賀前人除特進

回前人送禮

謝江丞相宴

送前人九日禮

回前人送九日禮

賀前人冬

送前人折筵

回前人送冬酒

賀前人正

送前人酒

回前人送春

賀前人赴各

通羅提本

回前人

送前人七夕

請前人宴

回前人折筵

請前人九日宴

送前人折筵

通董提本

回前人到狀

迎前人

送前人洗拂

回前人送私親

謝前人招宴

送前人新除禮

送前人折俎

回前人中秋請宴

回前人折俎

回前人送酒

賀前人冬

又送冬至酒

送前人歲節酒

賀前人正

回前人送春

得輓送前人禮

回前人請宴

送前人折俎

回前人送酒折俎

賀宋吏部

回前人到任狀

請前人到任宴

送前人洗拂

謝前人招宴

送前人特會折俎

回前人送物

回前人賀雪

回前人餽歲

謝前人折俎

送前人折俎

回前人賀正

回前人請宴

請前人宴

回前人請聚宴

回宋衡袖請宴

請前人宴

請前人別會

回前人請

謝送禮物

通胡都丞

回楊秘監

卷八文集

啓

通丁侍郎

通楊提刑

回李安撫

回前人賀遷秩

送前人冬

賀前人冬

餽前人歲

賀前人正

送前人元宵

賀前人納子婦

送前人別會

謝章僉書

謝高尚書

謝陳尚書

謝陳正言

謝陳侍郎

賀曹尚書

賀劉尚書

賀趙侍郎

賀汪制帥

迎李經畧狀

請廣帥會

折送諸監司

回朱帥參

回刘志叔

回葉茶塲

賀桂陽劉守

賀寶慶王守

賀道州王守

賀永州袁守

回前人

請雷州虞守

送前人別禮

回諸郡守冬

回諸郡送羊酒

回諸郡賀年

送徐權府折俎

回前人請宴折俎

回前人轉官折俎

回前人送冬

回柯權郡

回前人賀得贖

回李潭倅

回諸郡倅賀冬

回諸郡倅賀正

回諸僉幕賀冬

回諸司諸郡幕賀

回施帥

回洪準

回趙檢法

回諸郡教官賀冬

回諸郡教官送別

回桂陽劉教授

回林教授

回張教授

回胡山長

回邢山長

回衡州江判官

回趙判官

回郭判官

回陳撫屬張監倉

回黎知縣李司理

回永州司戶

回謝司法

回諸縣宰賀冬

回諸縣宰賀正

回衡山趙宰

回善化韓宰

回鄱縣晏宰

回攸縣郭宰

回相潭張權縣

回求興趙權縣

回劉陽任丞

回宰遠簿到任

回攸縣趙簿衡陽易尉

回衡陽歐陽尉

回楊料院

回宋稅院

回劉學錄

通交代廖提刑

與袁州安守

回袁守不赴請

回交代孫提刑

回陳侍郎

賀曾京尹

回曾主簿

回吉州權府

回李寺丞

回前人

回前人送冬禮

回黃主簿

回錢監魁

賀府簿

回大庾縣尉

記

卷九文集

吉州州學員士莊記

吉州右院試空記

龍泉縣梓潼祠記

文山觀大水記

鄒文叔垂步堂

李氏族譜亭記

撫州樂安縣進士題名記

瑞州三賢堂記

建昌軍青雲莊記

贛州趙清獻祠堂記

贛州嘉濟序記

贛州興國縣安湖書院記

道林寺行六堂記

五色賦記

衡州上元記

雷州十賢堂記

雷州重建譙樓記

序

孫容菴甲藁序

危恕齋論序

金匱歌序

張宗甫木雅集序

趙維城洗冤錄序

龔知縣帥正錄序

蕭燾夫米若集序

羅主簿一鶚詩序

曾季輔杜詩句外序

忠孝提綱序

八韻闕鍵序

壬戌童科小錄序

題家保狀序

又家保狀序

曾叔仁義約籍序

送隆興鄒道士序

送彭叔英序

送王山立序

與山人黎端吉序

贈林梅所序

送項異可入南序

送賴伯玉入贛序

送李秀實序

送彭和父游學序

贈談命朱斗南序

又贈朱斗南序

贈子政劍客序 贈山人黃煥甫序

贈黃璘翠微序 贈仰蕪峯序

送僧了敬序 吉水縣永昌鄉義役序

燕氏族譜序 龍泉縣鄉舉題名引

卷十文集

題跋

題先人遺墨後 跋曾子美萬言書藁

跋李景春萬言書藁 跋劉翠微罪言藁

跋繆上舍論大全詞案 跋歐陽公與子帖

跋胡景書堂字 跋呂逢德收平園文字

跋誠齋錦江文藁 跋崔丞相帖

跋李世儵藏累科狀元帖 跋李龍庚殿策

跋王元高詞科擬藁 跋呂元吉先人介軒記後

題周蒼厓南岳六圖 跋李孟博東山夢境圖

跋周一愚負母圖 題陳尚書雲萍錄

題劉左史雲萍錄 跋辛龍泉行狀

跋蕭敬夫詩藁 跋李敬則樵唱藁

跋劉王恣詩藁 跋周汝明白鳴集

跋胡琴恣詩卷 跋趙靜齋詩卷

跋王道州仙麓詩卷 題勿齋曾魯詩藁

跋惠上人詩卷 跋婁道士詩卷

跋彭道士虛碧房 跋番禺徐應明梯雲帙

跋王邦立藏元祐閣書 跋賈端老不忘室

題張德從畏心堂 題戴行可進學齋

跋周應可千葉物目後 跋彭和甫族譜

跋吳氏族譜 跋楊宰連理木

跋彭叔英談命錄 跋王金斗談命錄

跋劉季文畫像 跋李氏譜

贊

異齋先生像贊 贊龔知縣龍

贊程縣丞龍 贊何了翁帳龍

贊三山莊之龍魁星 贊沈俊之筆

自贊

銘

彭叔英砥齋銘 黃山人羅鏡說

辭

劉良臣母哀辭 贈蕭才叔談命

鄒翠屏改莖哀辭 吳伯海滄浪歌辭

說

荅歐陽秘書承心制說 吳郎中山泉說

徐應明恕齋說

勉耘說

何瞻程名說

王通孫名說

陳逢春肖軒說

呂元吉麥舟說

龍泉縣修橋說

葉校勸社倉說

濟和尚西極說

慧和尚說

深衣吉凶通服說

卷之十一文集

講義

西澗書院釋菜講義

熙明致進講義

行狀

先君子華齋先生行實

知潮州東山岩洪公行狀

墓誌銘

知韶州刘容齋墓誌銘

義陽逸叟曾公墓誌銘

羅融齋墓誌銘

羅母墓誌銘

鄒月近墓誌銘

鄒仲翔墓誌銘

樂菴老人墓誌銘

刘定伯墓誌銘

王推官母仇氏墓誌銘

徐溪莊墓誌銘

蕭明允墓誌銘

蕭從事墓誌銘

祭文

祭歐陽巽齋

祭胡石壁

祭郭正言

祭道州徐守

祭郭主簿

祭彭秘書

祭安撫蕭

祝文

過家告廟文

代富州酌魁星文

代酌解星文

卷十二文集

樂語

宴交代寧國孟知府致語

宴交代湖南李運使致語

宴朱衡守致語

宴湖南董提舉致語

宴交代權贛州孫提刑致語

文宴前人致語

上梁文

山中堂屋上梁文

山中廳屋上梁文

代曾衢教秀峯上梁文

公牘

與湖南大帥論秦寇劄子

提刑節制司與安撫司循環曆

大使司回

十月二十六日

大使司回

十一月初五日

大使司回

文判

宣州勸農文

湖南憲司隆冬陳決批牌判

斷配典吏侯必隆判

審問楊小三死事批牌判

平反楊小三死事判

門示茶陵周太倉為訴劉權縣事判

卷十三

指南錄

自序

後序

赴闕

所懷

自嘆

鐵錯

和言字韻

愧古人

求客

紀事

紀事

紀事

信雲父

則堂

思蒲塘

思方將軍

峻都

二王

氣緊

使北

杜架閣

聞雞

命裏

留遠亭

平江府

無錫

吊五木

哭尹王

常州

鎮江

渡瓜洲

弔戰場

回京口

思小村

沈順家

脫京口

定計難

謀人難

踏路難

得船難

給北難

定交難

出門難

出巷難

出隘難

候船難

上江難

得風難

望城難

上岸難

入城難

真州雜賦

天下趙

議糾合兩淮後興

出真州

至揚州

賈家庄

揚州地分官

思則堂先生

高沙道中

至高沙

發高沙

稽庄即事

秦州

卜神

旅懷

懷德堂寶堂

貴卿

憶夫人

即事

紀閑

苦聲

即事

發海陵

聞馬

如臯

聞謀

哭金路分

懷揚通州

海船

發通州

石港

賣魚灣

即事

北海口

出海

漁舟

揚子江

使風

蘇州洋

過揚子江心

入浙東

夜潮

乱樵洋

夜走

綠漪堂

過黃巖

至温州

長溪道中和張目山韻

和自山

林附祖

呈小村

二月晦

有感呈景山校書諸丈

即事

所懷

自嘆

題蘇武忠節圖有序

指南後錄

過零丁洋

元夕

懷趙清逸

二月六日海上大戰

又六噫

言志

南海

有感

登樓

海上

贛州

出廣州第一宿

英德道中

晚渡

珊瑚吟

和中甫端午韻不依次

又呈中齋

又

竹間

越王臺

南華山

南安軍

黃金市

萬安縣

泰和

蒼然亭

別里中諸友

癸吉州

臨江軍

隆興府

湖口

安慶府

池州

魯康

采石

建康

金陵驛

懷忠襄

卷十四

早秋

睡起

中秋

南唐軍和東坡醉江月

和中齋韻

再和

和友人

驛中言別友人

和

懷中甫

行宮

和王夫人滿江紅韻以庶幾后山妾薄命之意

代王夫人作

王夫人詞

浪淘沙

東海集序

送行中齋三首

發建康

江行有感

真州驛

望揚州

維揚驛

過邵伯鎮

高郵懷舊

發高郵

寶應道中

淮安軍

過淮河宿關石有感

發淮安

小清口

桃源道中

發崔鎮

發宿遷縣

中原

望邳州

徐州道中

彭城行

燕子樓

戲馬臺

發彭城

沛歌

歌風臺

固陵道中

又

發魚臺

自歎

遠遊

六歌

發潭口

新濟州

汶陽道中

汶陽館

自汶陽至鄆

發東阿

宿高唐州

來平館

發鄆州喜晴

平原

發陵州

獻州道中

浮漣河二河

河間

保州道中

趙太祖墓

樓萊

涿鹿

過梁門

白溝河

懷孔明

劉琨

祖逖

顏杲卿

許遠

過雪橋過琉璃橋

五月二日生朝

胡笳曲

上巳

寒食

覽鏡

讀赤壁賦

自嘆

端午初度

端午即事

自述二首

五月十七夜大雨歌

先太師忌日

築房子歌

有感

正氣歌

七月二日大雨歌

詠懷

偶成

移司即事

不睡

宮籍監

還司即事

夜起二絕

還獄

偶賦

讀杜詩

感懷二首

先兩國初忌

重陽

又三絕

夜

雨雲

偶成

得兒女消息

為或人賦

世事

斷鴈

小年

除夜

壬午

生日

端午

自歎

病目

有感

早起

贈許柏溪惟一

卷十五

吟嘯集

生朝

西瓜吟

足石三峯詩

蚤秋

寄惠州第

感傷

自歎

虎頭山

高沙道中

戰場

哭崖山

上塚吟

葬無主墓碑

邳州哭母小祥

哭母大祥

哭妻文

先太師忌日

告先太師墓文

雁隄狩有感而賦于七首

和夷齊西山歌

又從而歌之

十二月二十日作

二十四日

立春

遇靈陽子談道贈以詩歲祝犁單閏月赤奮若日

焉逢涖灘遇異人指示以大光明正法於是死生

脫然若遺矣作五言八句

巳卯歲除

元日

庚辰四十五歲

感興

正月十三日

上元懷舊

讀史

感傷

遺興

又

四月八日

夜起

端午感興三首

見文有感

自嘆

自遣

自述

不睡

七夕

有感

聞季萬至

有感

感懷

重陽

巳卯十月一日予入燕城歲月冉冉忽復周星而予猶未得死也因賦八句

巳卯十月五日予入燕獄今三十有六旬感興一首

去年十月九日余至燕城今周星不報為賦長句

冬至

冬晴

自嘆

戊寅臘月二十日空坑敗被執于今二周年矣感懷八句

所懷

除夜二首

元日二首

初六日郎事

人日

自歎

元夕二首

卷十六

集杜詩

社稷

自序

謀國權臣

理宗度宗

襄陽

廬州大將

黃州

荆湖諸戍

京湖宣閫

陽羅堡

鄂州

渡江

安慶

江州

建康府

魯港之遁

召張世傑

相陳宜中

將相棄國

鎮江之戰

陵寢二首

京城二首

淮西師

江陵

京湖兩淮

揚州

福安府

幸海道 景炎寘天

祥興登極 祥興七首

陳宜中 張世傑二首

蘇刘義 曾淵子

江丞相萬里 趙倅鼎發

將軍王安節 李安撫帶

李制置庭芝 姜都統才

張制置珪 陸樞密秀夫

勤王 蘇州

拜相 出使

發京師 去鎮江

至真州 行淮東

自淮歸浙東 至福安

福安宰相 南劍州督

汀州 梅州

贛州 江西二首

復入廣 駐惠境

駐潮陽 同府之敗

行府之敗 南海二首

至廣州 至南安軍

過章貢 至吉州

吉州二首 過臨江

過隆興 江行五首

北行六首 至燕城三首

入獄六首 懷舊五首

金應 張雲

劉欽貢元 呂武

鞏宣使信 張秘撰沐

繆朝宗 閩三士

諸幕客 趙太監時賞

劉沐 孫臬

彭司令震 蕭從事薰夫

蕭架閣 陳督幹

陳少卿 鄒處置二首

刘監簿二首 蕭資

杜大卿許二首 徐榛

林檢院琦 曾先生

鄧禮部 家樞密絃翁

墳墓 宗族

母 舅

妻

二女

次子

妻子二首

長妹

長子

三女

第四首

次妹

思故鄉七首

雜然寫其本心二十九首

歎世道中

卷十七

紀年錄

卷十八

拾遺

與方伯公書

正月書

齊魏兩國夫人行實

遺墨

遺像

卷十九

附錄

文天祥傳

宋史

文丞相傳

劉岳申

丞相傳

胡廣

文丞相督府忠義傳

鄧光薦

卷二十

附錄

生祭文丞相文

王炎午

望祭文丞相文

前人

文丞相祠重修記

楊士奇

宋丞相文信國公祠堂記

羅倫

墓田記

羅元泰

文信國公祠堂祭田記

彭序

重修富田祠堂記

羅洪先

文丞相傳序

許有壬

文山先生文集序

韓雍

文山別集序

王守仁

文山先生全集序

鄔懋卿

文山舊隱祠記

王育仁

跋文山先生遺墨

蘇伯衡

文丞相像贊

孫燧

浮丘道人招魂歌

汪水雲

哭文丞相詩

虞伯生

文山先生全集目錄終

文山先生全集卷之一

文集

詩

次鹿鳴宴詩時提舉知郡李愛梅
迪舉送弟壁同薦

禮樂皇皇使者行光華分似及鄉英貞元虎榜雖聯捷司

隸龍門幸綴名二宋高科猶易事兩蘇清節乃真榮囊書

自負應如此肯遜當年禰正平

集英殿賜進士及第恭謝詩

於皇天子自乘龍三十三年此道中悠遠直參天地化昇

平奚羨帝王功但堅聖志持常久須使生民見泰通第一

臚傳新渥重報恩惟有厲清忠

御賜瓊林宴恭和詩壬戌以秘書
省官南宴

奉詔新彈入仕冠重來軒陛望天顏雲呈五色符旗蓋露

立千官雜珮環燕席巧臨牛女節鸞章光映璧奎間獻詩

陳雅愚臣事况見賡歌氣象遯

明堂慶成恭進詩

於皇藝祖德乘乾聖主宣光奕葉前運再庚申皇建極祀

同癸亥數參天中嚴外辨三千禮累洽重熙四十年願贊

帝心長對越至忱功用貫孩姪

敬和道山堂慶瞻御書韻

墨灑天奎映籀紅斯堂殿閣與俱隆方壺圓嶠神仙宅温

洛榮河造化工列聖文章千載重諸孫聲氣一時同著庭
更有邦人筆稽首承休學二忠著作之庭乃胡忠簡
公書周文忠公立

次韻劉左司前以著作作耶主秘書省營繕事時落

成適潘祕丞得郡攜李并錢行有詩

蓬壺日月四時春金碧新來絢帝宸俎豆幸陪麟省雋衣

冠中有虎符新詩餘和氣生談塵坐久風光入醉茵多謝

蘭臺舊盟王好歸群王領儒珮

祕省再會欠韻

蓬萊春宴聚文星多荷君恩錫百朋四座衣冠陪賀監一

時梁棟盛具典圖書光動青藜杖人物温如古王升好是

水天新境界螢窓容我種金燈古王升見
隋律曆志

送曹大著知廣德軍

暫出瀛洲客來臨泃水民山川歸史記岳牧屬詞人館舍

朋簪舊都門祖帳新儒林官可紀何止吏稱循

贈祕書王監丞

君不見祕書外監賀放翁鏡湖一曲高清風又不見太子

師傳兩疏氏東門祖帳羅群公人生晚節良不易類波直

下誰障東使人知有在我者二三君子為有功我公金華

山下住亦松安期白雲處風骨細瘦真神仙急流勇退不

肯顧我昔山中想風采幾回擊節歸田疏適來追陪水蒼

佩親見辭歸白雲路御筆擢公領蓬山師表玉立東宮宮
兩年苦口一去字未許鷗鷺從公閑瑤池深深鎖策府王
皇宮闕僑其間暫分赤符管下界半空雲氣常往還多少
持麾辭上國悠悠風塵見此客莫作尋常太守看疏賀以
來偉人物夜瞻婺女次舍中一點光明射南極公歸眠食
重調護世道尚憑公氣力

贈蕭陽卓大著順寧精舍三十韻

人生天地間一死非細事識破此條貫八九分地位趙岐
圖壽藏杜牧擬墓志於文潛自撰荷鍾伶常醉此等蛻浮
生見解已不易齊物逍遙游大抵蒙在意聖門有大法學
者必孔自知生未了了未到知死地原始則返終終始本
一致後來得西銘精蘊發洙泗吾體天地塞吾氣天地帥
一節非踐形終身莫繼志舜功禹顧養參全穎錫類伯奇
今無遠申生恭不貳聖賢當其生無日不惴惴彼豈不大
觀何苦勤與寐吾順苟不虧吾寧始無愧人而有所黍曠
達未足智卓哉居士翁方心不姿媚蒙諛以去國七年無
怨懟風雨三間茅松楸接蒼翠斯丘亦樂哉未老先位置
宇宙如許大豈以爲敝屣當其歸去來致命聊自遂天之
生賢才初意豈無爲民胞物同與何莫非已累君方仕于
朝名高貴所萃乾坤父母身方來日川至西銘一篇書順

事爲大義請君觀我生姑置末四字

送卓大著知漳州

蓬山隔風雨芸觀司陽秋厭作承明直出爲漳浦遊閭俗
便桑梓過家拜松楸錦堂事相儷棠舍陰易留何來瀾蠹
間何物輒負舟翻覆十年事行止隨坎流倘來豈不再遲
取終無尤太守執此往邦人庶其謬昔予援西銘期子以
前備願觀弘濟學四海放一舟

陸氏登三閣源明出一麾清聲光漳浦便道拜長
基赤子歌來暮同寅賦去思西銘功用大矧驗順
寧詩

大陸登三閣源明出一麾臨軒視策後上冢過家
時秋色吳山外春風漳水涯斯文交獨厚老賦送
行詩此初詩也不及用今附見此

和蕭安撫平林送行韻逢原字應父樞密檢詳江西安撫
得失元來付塞翁何心桃李問東風人皆有喜榮三仕我
尚無文謝五窮秘苑固知朋可正畏途猶恐甲方衷欲酬
長者殷勤祝坎止流行學四忠

和朱衡守約山韻漢字行父大理寺丞

昔人一出正朋字今我慚非行秘書人樣相看願元祐詩
章甚雅突黃初競言汲黯猶湏復或謂頽愚亦可如把酒

對花姑勿論春行後長莫妨徐

題玄潭觀雪浪閣用誠齋韻

葉官學道勾山許學到至人本無怒赤子穢職如魚頭不堪妖孽腥上流鉗鍵長潭鐵樹立摩挲空右寶劍濕當時豈忍如是觀毒流不可開眼看英風凜凜萬古寒

玄潭觀和龔莘韻

晉代何曾谷此陵到今樓觀隱居亭幻成鷗鷺乾坤闔陶盡魚龍雲水脫仙有神功參造化人將故事入丹青我來欲去長橋孽祠下徘徊夜乞靈

送朱制幹象祖

一官聲涉任如何屢疏幾天氣不磨宋祚萬年陳大計周圖五字訂前訛重尋范老憂時著旁整文公衛道戈投甌近年殊不少有人說似此君麼

送三山林濬孫歸省

東書遊京師孤雲瞻太行辭歸慕何蕃捨養殊歐陽山林乾坤靜菽水日月長好味諸公詩勝讀寒泉章

京城借末福寺漆臺口占似王城山

名孟孫字長翁後太常丞

心如明鏡臺此言出浮屠後來發精義并謂此臺無此臺已是貧何况形而器圓釋正超然點頭會意思多謝城山翁一語迎禪鋒顧我塵俗人與物方溶溶

景定壬戌司戶弟生日有感賦詩

夏中與秋仲兄弟客京華椒柏同歡賀萍蓬可歎嗟孤雲在何處明歲却誰家料想親帟喜中堂自點茶

梅

梅花耐寒白如王干涉春風紅更黃若為司花示薄罰到底不能磨滅香

香者梅之氣白者梅之質以為香不香鼻孔有通窒我有天者在一白自不易古人重伐木惟恐變顏色大雅久不作此道豈常息詩翁言外意不能磨滅白

暑布送王廷舉用蕭敬夫韻

平生涼薄資延陶誤大窰誰知此石恠愈沃乃愈焦崐嶠織火鼠頓易鶉衣飄學我絲蘿附免此蒲柳凋服之雪湯白長袂風搖搖表之以霧縠緣之以烟綃振衣從姬滿佩王遊西瑤

高人不烟久跳出天地窰掀然立千仞塊視金與焦香袂拂雪冷紫髯逐風飄摩挲雲冥樹豈隨群卉凋但知仙骨輕不學倒影搖人間畫描貌妙不在生綃揭斗斟天叢霞衣却瓊瑤

題陳國秀小園

席地自乾坤半樹閣今古池館豈不寬每換牡丹主園公

非隴傭獨稍占春風弄影不在多臭香知乃翁
長鶴展輕翻遠棲松桂林故宇入清夢盤盤亦苦心
月中餘十畝團幽陰林下有奇士繞樹從之吟

題靜山

地得一以寧凝然者卷石嵯巖及培塿異形不異質古之
能定者悟此爲一極春祭秋以悴一歲百態出鳥鳴花落
句此意誰與詰所以尼丘人仁智不廢一萬象此緯經死
灰彼何物明發此乎遊參入觀水術

贈拆字喚衣相士

水火坎離紫陽恠滑波皮骨長坡駭解州得解解中膠費
家封鋪同一解詮字從金詩反窮貝何爲分田何同黃絹
幼婦我自樂竹犬多事鴉鵲翁

阿英薰蒸透肌理不絮未家好西子芙蓉浪中蓄薇水蘇
合蟻娘忘彼已馬嵬新鞞釣新月腥臊千年天地裂是間
魯著鼻孔麼梅香寶臭無如何

贈閻丘相士

急流勇退識真臘昔有麻衣撥地爐我亦愛君雲水趣莫
言雷雨起江湖言余遇水則發故云

贈神目相士

道茂數近甲長房得役鬼風鑑麻衣仙地理青烏子擇術

愚不精精義本無二奇哉摹筆生熊魚掩前氏

贈鏡湖相士

五月五日揚子江心水鑄作道人雙瞳子吾固碟子大安
用鏡照二百里

贈秋月葉相士

急流勇退神仙跛雙龍鐘將相借問華山中何似天津
橋上

贈曾蘭谷相士

許負眼禰衡口巧言甘莽言醜

贈月洲相士

月洲月眼閱人多且道西州事若何朱紫貴人皆好命不
知中有孔明麼

贈劉矮跛相士

鍊石爲形鏗金爲音世方好圓礙守方心陰陽網組人一
氣質善惡之微證于聲色意所欲發雖吾不知彼美子劉
洞其先幾駭讎雜合今世道病如子所言生稟已定翹夫
勇士往徃一偏以視妾婦豈不猶賢洪範得三二曰剛克
會其歸其好是正直學問工夫氣質用微汝能觀形安知
其餘子術已定吾情已成子執子術吾安吾情

婆娑三尺軀舉止如不揚瞻視照肝膽音吐何琅琅君看

水中危不及鶴脰長昔聞夔憐蚊未聞一足僂萬物各自適形色安足量子言良有理與子持酒漿

贈梅谷相士

當年壽陽額春風點顏色後來廣平腸冰雪時氣骨世人識花面識花還自淺花有歲寒心清貞堅百鍊君家在梅谷自詭知梅熟須得花性情不假花頭目莫說和羹事花被和羹累突兀烟水村我梅自林氏

贈碧眼相士

蒼蒼垂天雲靈照行下土秋江浸草木魚蝦歷可數看山老麻衣偷入此阿堵色界只點頭從人道吾瞽

贈鏡齋徐相士

鄒忌不如徐公美引鏡自窺得真是門下食客纔有求昏昏便與妻妾比徐家耳孫却不然自名一鏡京師市世人無用看青銅此君雙眼明秋水君以無求游公卿勿令此鏡生瑕滓孛子太面何難知從今光照二百里

贈鑑湖相士

瘦竹凌風弄碧漪山光雲影共熹微月黃昏裏踈枝外認取半天孤鶴飛

贈趙神眼

一條一褐髯如鐵神為秋水眼為月欲從壺子覓三機劍

首終然吹一吹

贈桂巖揚相士

崇悴紛紛未可期夕多未振已朝披得剛難免於今世行好須看有驗時嘗畫堂前惟有母槐陰庭下豈無兒好官要做無難做身後生前是兩岐

宣州罷任再贈

貧賤元無富貴思泥塗滑滑總危機世無徐庶不如卧見到淵明便合歸流落卅心天肯未崢嶸青眼古來稀西風為語巖前桂若更多言却又非

贛州再贈

此別重逢又幾時贈君此是第三詩衆人皆醉從教酒獨我無事且看棋凡事誰能隨物競此心只要有天知自知自有天知得切莫逢人說項斯

贈彭別峯太極數

手把先天已後書嘗來一畫本全無白雲山下冷冷水自在人間太極圖

贈黃生銀河數

乘槎人從天上來天上知有君平術黃生能談君平書不知曾認支機石

贈楊樵隱應炎談命

莘郊一介堯舜君民微山二難百世忠清富春耕更涕淚
雲臺終南遜士仕宦梯媒是數公者俱以隱名木石一跡
霄淵異情九華山人賁樵江湖請筭世間幾種樵夫

贈葉大明

大明標榜葉氏子自稱後村門下士誤言木吉字爲災後
村曾發一笑來其師流傳說如此寧知禍福乃不爾屣屣
躬首徒勞人甘藜藿無苦辛我生有命殊六六木字猶
環相起伏袖中莫出將相圖畫洗舊學讀吾書

贈舒片雲

麻源謫仙人噓呵成陰陽向來懷袖間冉冉天孫裳一夕
大雷電六丁下取將仙人乘風來帝鄉又從膚寸起飛揚
仙術亦如此天機神翁張有時行潭天周游十三萬里強
往來仙馭不可韉正恐問命人望氣蓬萊隔渺茫

贈彭神機

挽強二石徒碌碌學到穿楊精藝熟百發百中無虛弦百
中一跌前功辱彭君絕識透黃間不師逢弄師珞球天度
三百六十強一筭不容失正鵠吾聞天機難語人往來了
了拈衆鏃君姑藏用疑於神矢口莫輕談禍福

贈劉忠樸

楹何爲折劍何借鬚青爲拂糞青宜馬公布衾王公飯石

家錦障丁家香忠邪佞邪兩無定一珣一璞異其性忠樸
先生躔法高古今四者豈閑命五九六餘能善惡鐵筭不
是并州錯便從忠樸問如今忠果誰忠樸誰樸

贈金稱

我有一叢籬下花黃金滿眼無人拾夜看璇璣度王衡
啼雨外青山濕

贈余月心五首

月之所在謂之身朝市山林幾樣人靜看一輪如此潔
將身者輒紅塵

我生之辰月宿斗如何謗譽由箕口月明只合醒眼看斗
亦何須挹漿酒

月比於人歷世多纒圓又缺幾消磨只因受用長生藥
嗟尔死蛙如月何

一種黃州月曹蘇善惡幾吾磯連月釣此月是邪非
子心月其明子術星之數爲月詰衆星不知何以故

贈涂內明

老云五色令人盲面壁不視佛慧生彼皆去眼絕人僞孰
知涂者出天成有口能談貴人命有耳能聽貴人聲此中
一片光明藏管欲淺處天機深

贈一壺天李日者

汝南市人眼壺小天地大誰知賣藥翁靈寃天地隘李君
血肉身大化中一芥天度三百餘滿腔黎蒼蔡仙翁以過
謫長房以術改造化多漏泄鬼神爭訝惟君歸視斯壺口
貌深覆蓋得錢且沽酒日晚便罷賣

贈蕭巽齋

未有大撓書先有伏羲易古人尚卜筮今人信命術八卦
與五行皆自河圖出易中元有命道一萬事畢卦義六十
四蕭君得其一江湖旅瑣瑣談命以巽入人情愛委曲喉
舌慙棘棘言言依忠孝君平意未失我生獨翫髀動取無
妄疾是有命流行誰隕復誰誣安能從兒女朝夕談耽耽
若卦有人買不妨君賣直

贈曹一軒

磨蝎之宮星見斗斂之揚之箕有口昌黎安身坡立命誇
毀平生無不有我有斗度限所經適然天尾來臨丑雖非
終身事干涉一年貝錦紛雜糅吾家祿書成巨編徃往日
者迷幾先惟有一軒曹正德其說已在前五年陰陽造化
蕩晝夜世間利鈍非偶然未來不必更臆度我自存我謂
之天

贈龔豫軒數術

挾策考休徵巫甘邁何追君亦布靈草乃復探其微觀觀

河洛書今也休明時天高鳳鳥翔擊拊邀以嬉

贈剋擇徐吉甫

東望會稽山穆陵巒岩堯卜壤藏劍履伯也昭其勞昔者
遊仙人龍耳致君王君家世其傳芳躋疇可量青囊落君
手辯語如流河尋雲履高阜湯湯俯長波朔風渺天垂萬
里草離離安得結方軌為君起遐思

贈魏山人

君不見而家直臣犯天怒身死未寒碑已仆又不見而家
處士承天渥閉門水竹以自樂雲仍妙叅曾揚訣謂余地
宅誰優劣小煩穩作子午針靈於已則靈於人

贈老菴廖希說

短屐平生幾兩穿錦囊直得當家傳山中老去稱菴主天
上將來說地仙面皺不妨筋骨健舌存何必齒牙全金精
深處菴堪飯更住人間八百年

彭通伯衛和堂

理身如理國用藥如用兵人能保天和於身為太平外邪
奸其間甚於寇搶攘守護一不謹棄間敵益勃古有黃帝
書猶今六韜經悍夫命雄喙仁將資參苓羽衣為其徒識
破陰陽爭指授別生死錚然震能名道家攝鉛汞膚腠如
重尙到頭關鍵密六氣無敢嬰君方建旗鼓不敢走且驚

他時寮吾弓閉門讀黃庭

贈適菴舟士

本是儒家子學為方外事此身恨短有意求蟬蛻猶留鼎餘藥還授人間世從君卧山中共談弘景秘

贈劉可軒寫真

燕領鳶有都易寫從前只道點睛難近來阿堵君休問燈下時將頰影看

慧和尚三絕

畫我郎潛先帝時而今白髮漸參差若交傳入都人眼疑汝前身妙善師

傳神

風雪衡山涕滿膺懶殘不管自家身殷勤撥火分煨芋却有工夫到別人

相

花光老矣墨婆娑無賴梅花一白何為問西來宗旨道世間色相是空麼

畫

象奕各有等級四絕品四人高下

螳臂初來攫晚蟬那知黃雀沫饒涎王孫挾彈無人處一夜珊瑚薦薦玳筵

右一為周子善言蕭耕山能勝二劉不覺敗於子

善子善敗於我

射虎將軍髮欲枯茫茫沙草正迷途小兒謾取封候去還

足平陽公主奴

右二為耕山言老夫敗於子善也

生踞河南百戰雄少年飛翹健如龍世間只畏兩人在上有高公下慕容

右三為劉淵伯言所畏者惟吾與子善

擊柱論功不忍看築壇刑馬誓河山當年絳灌知何似只在春秋魯衛間

右四為劉定伯言與淵伯上下也

贈樂軒彭善之

吾家小黃溪其間石甚巨可寫歸來辭可刻盤谷序晉唐文章手誰敢以自負異時此重來煩君作王筍

贈墨林曹大崧

魏我幼婦碑伶俜七步詩又得墨林墨淋漓滿湊作曹家三絕奇

贈刊圖書蕭文彬

蒼福書法祖斯米篆家豪昔人鋒在筆今子鋒在刀收功棠谿金不禮中山毛囊雖脫穎出鑄崖齊天高

題周山甫錦綉段

客從西北來遺我錦綉段上有雙鳳凰文彩何燦燦置之巖笥中歲月亦已晏天孫顧七襄雷電下河漢鳳凰忽飛

去遽然失把玩貧家機杼寒秋蟲助予嘆

題梅尉詩軸

乃翁聖俞君理薛燦琳琅吾鄉歐陽子逸韻諧宮商人物
雄中原園囿盛洛陽醞郁追皇風詭恠抑晚唐雲仍四方
志生長百戰場憂國杜少陵感興陳子昂我亦青原人君
遺明月光掩卷不能和握手談肝腸

贈羅雪崖樵青

蕭蕭山下人閉門衣裘單春心動溪谷曉起捫松看

題得魚集史評

男兒生作事豪傑死留名天運常相禪江流自不平百年
多險憂千古有閑評諸父淵源在吾猶及老成

題彭小林詩稿其父號雅林

晚識宗文憶澆花刪餘今見雅名家牙籤料理西風讀共

笑鍾山說老鴉

題王聲甫松坡樵苦唱後

倚柯睨蒼髯短策挾風雨談道誰我知對奕者其侶狂吟
發悲調谷鳴相律呂聚屢豈不怨寧售大夫股長纒斲仙
本獲新為吾者

題毛霆甫詩集

雲澗美毛霆甫詩也

英英白雲在澗之清彼美人兮其德孔純
英英白雲在澗之阿彼美人兮其思孔多

白雲英英澗水泱泱彼美人兮碩大且昌

雲澗三章章四句

送趙王賓三首

風流不比賀家狂瀟灑黃冠意更長自有武夷溪九曲鑑
湖何必問君王

蕭然被禍不求知歸倚溪船理釣絲却笑荆山空自售未
應有智不如葵

懶從原上訪桃花又不青門去種瓜傳得神仙蟬蛻法君
如覓我問烟霞

又送前人琴棋書畫四首

不知甲子定何年題滿柴桑日醉眠意不在言君解否壁
間琴本是無絃 琴

我愛商山茹紫芝道遙勝似橘中時紛紛玄白方龍戰世
事從他一局棋 棋

蔡邕去後右軍死誰是風流入品題只少蛟龍大師字至
今風骨在浯溪 書

欲覓龍眠舊時事相傳此本世間無黃金不買昭君本只
買嚴陵歸釣圖 畫

題延真羅道士王潤

雙巖夾方流知有至妙蘊山石發清暉草木得餘潤泉源
皆寶氣樵牧駭潛蟄仙翁獨危坐華池養水性神澤溫而
栗骨峭老益勁苔磯枕泓碧時有魚出聽糜瓊飯潺湲中
淡意無朕

聽羅道士琴

斷厓千仞碧下有寒泉落道人揮絲桐清風轉窳廓飄飄
襟袂舉水統不禁薄紫烟護丹霞雙舞天外鶴
吾聞泗濱磬暗含角與徵又聞天樂泉淨洗箏笛耳如何
碧一泓乃此并二美藍田滄海意請問王溪子

閑居和雲屋道士

一樽聊共此時心文字追隨落醉吟仙子樓臺脩竹外行
人冠蓋盡橋陰一年芳草東風老五月空江夜雨深且作
蘭亭歡喜集更論誰後又誰今

遊集靈觀

時奉
祠祿

小洞烟霞國重陽風雨秋歐公嵩嶽步朱子武夷舟香火
真吾識觥籌且此遊龍山馬臺事糠粃舊王侯

題疑祥觀

前路風塵走且僵我來一日此徜徉歐公自是遊嵩觀迂
叟原非過太行始信神仙還有國不知蠻觸是何鄉世間

如此紛紛者贏得山林作道場

遊青源二首

鍾魚間日月竹樹老風烟一徑溪聲滿四山天影圓無言
都是趣有想便成緣夢破啼猿雨開元六百年
空庭橫蝶竦斷碣偃龍蛇活火祭禪筍真泉透佛茶晚鐘
何處雨春水滿城花夜影燈前客江西七祖家

題碧落堂

知瑞
州日

大厦新成燕雀歡與君聊此共清閑地居一郡樓臺上人
在半空烟雨間脩復盡還今宇宙感傷猶記舊江山近來
又報秋風緊頗覺憂時鬢欲斑

和龔使君韻

名琦知
瑞州日

淡和心事有天民回首歸來清渭濱長倩君賔孫子行道
原義仲輩流人一生受用忘非是萬事升沉等故新近日
貞元朝士少蒲輪有命出楓宸

餞新班弟

送君天上去當戶理瑤琴萬里白鷗遠千山黃葉深江空
行路影日暮倚門心若見西湖雪霸橋人正吟

別弟赴新昌

十載從遊久諸公講切精天淵分理欲內外一知行立政
須規範脩身是法程對床小疏隔慈慈弟兄情

和韻送逸軒劉民章

庚午科
名子俊

少日屠龍事已勞，選人千里發江濤。
蓬萊地近風方細，閩門開日正高。
春裏看花須款款，雨中剪韭且陶陶。
金吾已辦長安月，雙鳳扶雲立海鰲。

題宣州壘嶂樓

初日照高樓，輕烟在疎樹。
峨峨遠岫出，泯泯清江去。
簷櫺菱殘，籬屋隅連宿。
莽蒼蔚互低，昂熹微分散。
聚城郭，諒非昔山川。
儼如故，蔓草零落，姝顏慰遲莫。
沈沈澹志歸，欲歸重回顧。

題宣州推官廳覽翠堂前宣州推幕李君於其廡

作亭梅聖俞以覽翠名之而為之記今去之二百

餘年碑埋沒久矣天台陳君客實來發而得之復

表之亭上江山如昨翰墨宛然廬陵文某時守茲

土既為作頽間二字復詩以志之

都官自楚產文采光陸離當年從事君如與山川期歲月
忽已逝天球落塵土豈曰無著茹質過者不我顧誰今赤城
子發坎出方珉靈物必復見其見乃以人回視城南端飛
甍俯蒼蒨物理有屈伸流峙豈云變寒寒南樓月至今有
遐音十年一邂逅共調風中琴亦欲結方軌墜蒞事幽尋
行行且言邁踟躕思何深

登雙溪閣

碧落神仙宅當年庾謝來烟雲連草樹山水近樓臺萬雉
銀缸舉千鴉鐵騎回梅花衣上月把玩為徘徊

題吳城山

龍行人鬼外神在地天間彭蠡石弩出洞庭商舶還秋風
黃鵠闌春雨白鷗閑雲際青如粟河流接海山

貧女吟四首

春夏
秋冬

柴門寒自閉不識賞花心春筍翠如玉為人拈繡針
竹扇掩紅顏辛苦白芋人間羅雪香白芋汗如雨
西風兩鬢鬆涼意吹伶俜百巧不救貧誤拜織女星
巧梳手欲水小鬟為寒怯有時衿肘露頗與雪爭潔

名姝吟

丈夫至白首鍾鼎垂功名未有朱門中而無絲竹聲與主
共富貴不見主苦苦辛名姝從何來婉孌出神京京人薄生
男生女即不貧東家從王侯西家事公卿吾行天下多朱
紫稀晨星大都不一一甚者曠數城如何世上福冉冉歸
娉娉乃知長安市家家生貴人

東方有一士

萬金結遊俠千金買歌舞丹青映第宅從者塞衢路身為
他人役名聲落塵土他人一何傷富貴還自苦東方有一
士敗垣半風雨不識絲與竹飛雀滿庭戶一飯或不飽夜

慶無驚寤此事古來多難與俗人語

和故人韻

去歲湟中毅醫瘡咸糶新一言堪救葉三秩敢貪嗔自是
仁由已休論哲保身當時若瘖默何面見鄉人
人情嗟愈變世法合何如氣以心平定才因意廣疎時行
或時止無咎亦無譽第一嚴交際琴紳敢不書

賦吉州隆慶寺塔火

王塔穿空不可梯判然霹靂暗招提四城失破吳君眼一
炷然成漢卓脰風雨蒲山連地捲鬼神現世奄天低時人
子細回頭看萬事悠悠落日西

寄故人刘方齋

溪頭濁潦擁魚鰕笑殺漁翁下釣差棹取扁舟湖海去悠
悠心事寄蘆花

題高君寶紺泉

亭亭巖下泓澄碧落梧影寒瑤披清氛殘月照滌浚俯淵
測浮雲流日蕩菖頰向來滄浪歌孺子不可詞載霓衣上
塵懷古意深末招招素心人相期發深省

題曾氏連理木

皇后嘉樹生僑僂四衢五衢合一軌德澤純洽八方一乘
木而王固如此大明香琴橘貞觀王華李一時面傳傳奇

現榮華過眼轉九易惟有武城宅前樹不知何年已連理
從來縣官不以聞武城子孫世專美人言恻氣薰嘉生此
家孝友商協氣朱門多少鎖喬木百年瞬息滋一喟焉得
鼎鼎為輪菌受命不遷相曾氏傳聞此木更八世方遇殊
陽大夫記誠齋先生字殊陽又幾年却入青螺地輿
志北來徹當路表名連瑞里有日捧鬲上嘉禾靈草共青
史物生隱頭殆有特展如之人亦應爾鞭楠杞梓離奇生
繼此廬陵城北不止稱三瑞

題滕王閣

五雲窓戶瞰滄浪猶帶唐人翰墨香日月四時黃道闕江
山一片畫鬪長迴風何處搏雙鴈凍雨誰人駕獨航回首
十年此漂泊閣前新柳已成行

題黃岡寺次吳履齋韻名潛丞相

長江幾千里萬折必歸東南浦驚新鴈廬山隔晚風人行
荒柯外秋在斷蕪中何日洗兵馬車書四海同

龍霧洲煮海寺次李文溪壁間韻名鼎英侍郎

閨絮鐘後訪團蒲江色漫漫畫欲晡一笛梅邊何滿子千
箋蘆外筆頭奴急風吹鴈還家未新雨生濤到海無本是
白鷗隨浩蕩野田漂泊不為孤

題鍾聖舉積李齋

東家築黃金西家列珊瑚嘆此草露晞良時耶斯須古人
重孜孜殖李乃菑禽彼美不琢瑯嶼中竟何如空同白雲
深君子式其盧斐几照初陽垂籤動涼虛方寸起岑樓一
勺生龍魚辰乎骨來遲競諸復競諸

題顏景巖八窓玲瓏

我聞無纖埃風日自清好面固有芙蓉何如交翠草

吾聞開十牖不及一戶明泰宇有天光八荒盡夷庚

予鄧峒 巽齋歐陽先生為淦鄧峒賦詩以孝子

慈孫望於人先生之盛心也敢不拜手敬贊鄧君

勉之

乃翁猶旅殯霜露幾惹蒿日與清江遊雲連桂嶺高時無

郭元振夢有令孤綯日斷方田墓招魂我欲騷

題陳正獻公六梅亭

相府亭前梅六株四圍香影護琴書月華猶帶玉堂色風
味曾分金鼎餘五柳門前空寂莫三槐堂上竟蕭疎惟渠
不變凌霜操千古風標只自如

文山先生全集卷之一終

文山先生全集卷之二

文集

詩樂府并
詞附

文山即事

宇宙風烟闊山林日月長開澗通燕尾代石割羊腸盤谷
堪居李廬山偶姓康知名摠閑事一醉棹滄浪

出山

日日騎馬來山中歸時明月長在地但願山人一百年一
年三百餘蕃醉

閩山寄朱約山

一笠一簑三釣磯歸來不費買山貲洞天福地深數里石
壁湍流清四時樵牧舊蹊今可馬鬼神天巧不容詩先生
曾有空同約那裏江山未是奇

山中即事

携壺藉草醉斜陽白鶴飛來月下雙蘆葉西風驚別浦芭
蕉夜雨隔疎窓千年帝子朱籊夢一曲仙人鐵笛腔若問
山翁還瘦否手持漁竹下寒江

宿山中用前韻

南山之隩北山陽羽扇輕風共影雙書葉菰蒲明月笛青
燈蟋蟀白雲窓半生遊子成行債一夜佳人作別腔倚釣
重來此策笠梅花十里雪空江

山中

滄州棹影荻花涼款乃一聲江水長
賴有蕙風堪斫膾便無花月亦飛觴
山中世已驚東晉席上人多賦晚唐何處
魚羨不可飯蚤拚泉石入膏肓

山中謾成東劉方齋名夢桂居南湖太師公文孫

東風解凍出行嬉一闋烟塵隔翠微
自有溪山真樂地從來富貴是危機
二三輩行惟須醉多少公卿未得歸
明日主人酬一座小船旋網鱖魚肥

山中載酒用蕭敬夫韻賦江漲

拍拍春風滿面浮出門一笑大江流
坐中狂客有醉白物外閑人惟奕秋
晴抹雨粧總西子日開雲曉一滌州
忽傳十萬軍聲至如在浙江亭上遊

山中立夏用坐客韻

歸來泉石國日月共溪翁夏氣重淵底
春光萬象中窮吟到雲黑淡飲勝裙紅
一陣絃聲好人間解愠風

山中和韻

白扇揮殘暑青鞋踏嫩晴花床尋小隱
石鼎引長鳴紗帽有時去酒壺惟意傾
山僧疑與坐閑却瘦彌明

山中自賦

門外蒼松一水脩不必清高逼象許
祇

教瀟灑勝由求空花自滿三千界
老樹相看五百秋坐有鷹揚人物在
怕牽昨夢上漁舟

入山即事

江流風濺濺雲薄雨絲絲上馬忙呼
繳巡簷靜看棋露天厨作淨沙地水生
池秉燭留前夕茲遊更絕奇

山中感興三首

載酒之東郊東郊草新綠一雨生江
波洲渚失其足青春豈不惜行樂非
所欲采芝復采芝終朝不盈掬大風從
何來奇響振空谷我馬何玄黃息我西
山麓

山中有流水霜降石自出驟雨東南來
消長不終日故人書問至為言北風急
山深人不知塞馬誰得失挑燈看古史
感淚縱橫發幸生聖明時漁樵以自適

桃花何天天楊柳何依依去年白鳥集
今年黃鵠飛昔為江上潮今為山中雲
江上潮有聲山中雲無情一年足自念
况復百年長但存松栢心天地直茫茫

山中呈聶心遠諸客

誰入山來問野舟一篙花外渡深流
小鑿風樹蹠蹠鶴淺約滿沙浩蕩鷗
湖上有時思洛社人間何處不滌洲
徘徊才是黃昏候短笛先催月上樓

再用前韻

昔葉婆娑上釣舟喚回舊夢到江流多情政自憐橋燕兩
鬢終當付野鷗未說離懷向南浦湏知詩意在夔州朔風
昨夜吹沙急早覺寒聲戰玉樓

山中六言三首

兩兩漁舟槌下雙雙紫燕飛回流水白雲芳草清風明月
蒼苔

鶴外竹聲簌簌座邊松影踈踈夜靜不收棋局日高猶卧
紗厨

風煖江鴻海燕雨晴簷鵲林鳩一段青山顏色不隨江水
俱流

用蕭敬夫韻

庭院芭蕉碎綠陰高山一曲寄瑤琴西風遊子萬山影明
月故鄉千里心江上斷鴻隨我老天涯芳草為誰深雪中
若作梅花夢約莫孤山人姓林

山中

烟雲開窈窕荆棘剪離披蠟屐上下齒竹枝長短詞半山
江色透獨樹午陰遲世上兒孫老有人猶看棋
倏忽當年遇蒙茸幾度披水霞明畫卷草樹幻巒詞鳥過
目不瞬江流意自遲世人空黑白一色看坡棋

竹花

黃家紫家闢魏姚夷齊王立青蕭蕭便是人間小天地不
特水上作萍萍

夜歸

市橋燈火未闌珊一簇人家樹影閒想把神仙爭羨我不
知我正羨渠間

八月十六日見梅

廣寒殿裏王樓開那得孤山處士來半夜西風半身影夢
中騎得雪驢回

和蕭秋屋韻

蘆花作雪照波流黃葉聲中一半秋明月嬋娟千里夢扁
舟汗滂五湖遊星辰活動驚歌笑風露輕寒敵拍浮贏得
年年清賞處山河全影入金甌

月夜

月到中天雲劃開斷橋幻出玉樓臺夜深一鶴掠舟過疑
是坡仙赤壁來

江行

日日看山好山山色蒼蒼忘機鷗下早戀廐馬行忙松曉
清風濕荷秋流水香短策吹鐵笛年歲大江長

紙帳

紙帳白如雪上有坐客影一白不自由黑光蕩無定人倦

影已散依然雪花瑩頃臯秉燭眠相忘心目靜

為劉定伯索油葢

我欲登山去采薇江南秋雨正霏霏仙家解有逡巡手一
訪西風落翠微

山中小集

江山開勝賞萬戶不須留客醉客多事吾詩吾自酬夕風
吹絳蠟春色漾黃流賓從歸來夜滌翁無此遊

新年

梅花枕上聽司晨起縮金章候拜親善對慈顏看鋪髮
雖踈脫未如銀

生日和聶吉甫五月朔二日

青蒲花未老黃竹筍初生細味詩工部閑評字率更大江
流日影時鳥說春榮共作千年計身謀政自輕

生日和謝愛山長句嶽老字伯華

余屏跡山間誦昌黎三星行政自多感亦何有於初度
客謝愛山翻然遠來貽我長句噓拂而縹緜之者至矣

倚歌而和愧不成章

寓形落落大塊間噓吸一氣自往還葉孤未了男子事何
能局促甘囚山昔年此日作初度賓客如雲劇歡舞今年

避影却閉門捧觴自壽白頭母故人憶我能遠來虹光滿

袖生瓊瑰一栢相屬慰岑寂使我發笑愁顏開斂揚且聽
箕張口丈夫壯氣湏衝斗夜闌拂劍碧光寒握手相期出
雲表

生日謝朱約山和來韻

元豐五年正月日洛中耆英佳話出當時韓公七十九歡
噱褒酬老吟筆偉然冠劍照孔鸞鮪背鳩杖蒲輪安韓公
而下文寃夫相高以壽不以官洛塵已隨流水急雲仍相
逢松下石顧我行輩真我來蕪暮故事強安排約對青山
共長久醉歌要賽滁州守願隨後社著深衣闌風伏雨從
是非便令攜樽西野去山花山鳥為歌舞招招瑤母來庭
間拍手共笑偷桃兒吾山陂陀白雲蒲猿鶴司我北門管
紫霞隔斷雞犬聲下有琥珀滋長齡向來福地七十二此
亦清高仙地位朝遊崑崙崑崙崑崙崑崙崑崙崑崙崑崙崑崙
翠壁千萬丈與公上上上上上

生日山中和蕭敬夫韻

山深不用結凉棚風起江蘋暑氣輕處士林泉自今古男
兒孤矢付豪英客來不必籠中羽我愛無如橘裏枰一任
蒼松栽十里他年猶見茯苓生

與朱古平飲山中和蕭敬夫韻

江山自足引千杯况有如今此客哉石室只還湖守住蘆

古平名植字聖陶丙辰賦魁太傅卒

峯會屈晦翁來酒酣刺有詩酬唱步倦何妨車馬同遊徧
此山方可別北厓莫遺曉雲開

所懷

芙蓉香蕙瑩朝華收拾東風作一家燕語鶯啼春又夏燈
花剔盡暗窓斜

山中偶成

白鶴飛來牽我衣東風吹我下漁磯當年祇爲青山誤直
草君王一詔歸

次約山賦杏花韻

名花韻在午晴初雨心臙脂臉更敷蒲驛莫妨娛刺史錦
坊豈不勝中書時無艷曲臨軒縱公莫魏壇韞匱沽春老
綠陰青子近東風來往一吹噓

贈南安黃梅峯

清淺風流聖得知黃昏歸鶴月來時嶺頭更有高寒處却
是江南第一枝

送人往湖南

鴈拖秋月洞庭邊客路凄涼野菊天雲隔酒尊橫北海風
吹詩史落西川夜深鬼火千山雪春後鶉花一樹烟爲我
祝融峯上看朝暾白處禮蓬仙

題張景方薄尉梅墅并餞入南

喚醒三影燕支魂一枝半樹專黃昏江南暗香鬢不住霜
風吹入羅浮村疎枝不入輞川畫暗香不到東山棋雲階
一枕梨花夢參橫月落無人知

和謝愛山晚吟韻日晚與客散步因誦夕陽雖好
不多時之句謝愛山欣然賦之余亦率然口占以
和亦一時之樂也

日落未落天滄涼懸厓掛壁留餘光紫烟翠霧空迷茫颯
颯度整松風長牛背短笛催歸忙飄飄逸興空悠揚襟懷
灑落萬慮亡溟更薄暝山色藏長歌浩浩相激昂淡雲弄
月微昏黃

別謝愛山

綠綺知音早青燈對話遲那知今雨別又重故人思山隔
詩情遠雲含容思悲小樓今夜笛莫向月中吹
君今拂衣去我獨枕書眠一片過林雨數聲當戶蟬情長
空有恨吟苦不成篇後會知何日西風老鴈天

和胡琴窓

名日宜
字德昭

買得青山貴似金瘦筇上下費沉吟花開花落相閱意雲
去雲來自在心夜雨一江漁唱小秋風兩袖客愁深夾埃
密與栽楊柳刺有行人待綠陰

七月十三夜用燈牌字韻湊成一詩與諸賓一笑

赤壁當年賦子虛西風忽復到菰蒲蟾蜍影裏千秋鑑
蟋蟀聲中七月圖詩思飄飄入雲漢歌聲隱隱動江湖萬家
簫鼓連燈火見說來年此事無

病中作

歲月侵尋見二毛劍花冷落鴨鵝膏睡餘吸海龍身瘦渴
裹奔雲馬骨高百忌不容親酒具千愁那解減詩豪起來
大作屠門嚼自笑我非兒女曹

又二絕

瞿塘隘處直重險勾漏坡前又一灘世事不容輕易看翻
雲覆雨等閑間

病中忽悟通真理靜處專尋入定工雨汗淋漓頭都不管頂
更和氣自冲融

又賦

一病忽兩月蓬頭夏涉秋形羸心自壯手弱筆仍遭昨夜
燈如喜今宵謀莫愁問誰驅五瘥正與五窮謀

一病四十日西風草木涼倚床腰見骨覽鏡眼留眶倦策
吟詩杖頰燒讀易香夜深排果餌乞巧太醫王

又賦

病裏心如故閑中事更生睡猶隨我懶點鼠向人鳴羽扇
看棋坐黃冠杖杖行燈前翻自喜瘦得此詩清

驟雨知何處一溪秋水生苦吟肩鶴瘦多病耳蟬鳴隱几
惟便睡挑包正倦行山深明月夜乞我半窓清
寄與迺吾病吟詩老此生風高鳴鴈起晴久鶉鳩鴻野樹
辭秋落溪雲帶雨行晚涼便懶坐移傍竹陰清

借道冠有賦

病中蕭散服黃冠笑倒群兒指為彈祕監賀君魯道士翰
林蘇子亦祠官酒壺鈞具有時樂茶罷筆床隨處安幸有
山陰深密處他年煉就九還丹

又賦

時以草果數百枚作桃遂得汗

一番潮信過時暫脫熬煎心似輓轆轉身如微纒纏夜聽
飢鼠肅畫看伏雌眠急雨千山動應知為解弦

病甚夢召至帝所獲宥覺而頓愈遂賦

卧聽風雷叱天官赦小臣平生無害物不死復為人道德
門庭遠君親念慮新自憐螻蟻筆豈意動蒼旻

病愈簡劉小村

秋光沁人骨惹氣晚來新古鼎龍團雪虛簷塵尾春商山
奕棋老赤壁洞簫賓風月真倉扁招呼入屋頰
倦餘心似醉病起首如蓬黃竹斷橋雨白蘋長笛風僂僂
鷗屢舞咄咄罵書空孤負秋來眼開挑爨下桐

夜坐偶成

蕭蕭秋夜涼明月入我戶
隴衣起中庭仰見牛與女
坐久寒露下悲風動
紈素不遇王子喬
此意誰與語

簡琴窓雲屋竹軒諸友

世情千萬變險甚劍頭炊
箸傳姑成癖登山且作癡
烟霞非疾痼泉石自心馳
獨喜精神健山中剩有詩

用前韻留琴窓

百年茅上浙萬事枕中炊
病苦還思老食嗔未若癡
雲低天欲動江長岸如馳
明月西風健山頭賦別詩

又用韻簡李深之名道大流深齋

晚尊和月吸早飯帶星炊
鵬鷄從高下螻蟬任點凝
水澄神自止雲遠意俱馳
門外誰車馬故人來課詩

早起偶成

澹澹池光曙沉沉野色秋
片雲生北舍隻馬過南樓
有見皆成趣無言總是愁
芭蕉夜來水燕罷自搔頭

又用韻

江山如有意天地可無秋
夜月馮驩缺西風王粲樓
露蛩今我喜烟草為誰愁
且醉栢中物相看尚黑頭

曉起

憂破風烟迥衾寒不自由
鍾聲到枕曙月影入簾
秋鴈過江山老蛩吟草樹
愁整冠人共笑兩月不梳頭

遠寺鳴金鐸踈窓試寶薰
秋聲江一片曙影月三分
倦鶴行黃葉癡猿坐白雲
道人無一事抱膝看回文

夜坐

淡烟楓葉路細雨蕊花時
宿鴈半江畫寒蛩四壁
詩少年成老大吾道付
透遲終有劍心在聞雞
坐欲馳

和朱松坡

學醫未至太醫王笈彼
年年折臂傷屏裏江山
如出色亭旱松菊已成
行細參不語禪三昧靜
對無弦琴一張多謝
嶺頭詩寄我滿園梅意
弄春光

陳貫道摘坡詩如寄以自號
達者之流也為賦浩

浩歌一首

浩浩歌人生如寄可奈何
春秋去來傳鴻燕朝暮
出沒奔羲娥青絲冉冉上
霜雪百年歛若彈指過
封侯未必勝瓜圃青門
老子聊婆娑江湖流浪
何不可亦魯力士為脫
靴清風明月不用買何
處不是安樂窩鶴脰豈
長鳧豈短甕足非少蚊
非多浩浩歌人生如寄
可奈何不能高飛與遠
舉天荒地老懸網羅到
頭北邙一杯土萬事碌
碌空奔波金張許史久
寂寞舍來賢聖聞丘軻
乃知世間為長物惟
有直我難兼磨浩浩歌
人生如寄可奈何春憂
婆娑春憂婆拍手笑呵
呵是亦一東坡非亦一
東坡

借朱約山韻就賀桂冠

身健尚堪松下飯眼明正好插中棋青山有約當朱戶白
首何心上彩闌栗里田園供雅興午橋鐘鼓賞清時晚來
倦客秋江上坐看半天黃鸝飛

用前人韻賦招隱

釣魚船上聽吹笛煨芋爐頭看下棋牒有晚愁歸別浦已
無春夢到端闌去年尚憶桃紅處好景重逢橘綠時珍重
山人招隱意猿啼鶴嘯白雲飛

用前人韻招山行以春為期

掃殘竹徑隨人坐鑿破苔磯到處棋一水樓臺開曉鏡萬
山花水放春闌雪中便有回舟興林下豈無燒筍時莫符
東風吹柳絮眼穿龍鶴遶湖飛

翰林權直罷歸和朱約山韻

閑雲舒卷無聲畫醉石敲推一色棋試問挂瓢樓碧洞何
如襍被卧形闌夢中芳草還成路別後黃花又是時羞殺
今年堂上燕片心寄與鴈南飛

慶羅氏祖母百歲 羅氏慶阿壽母百歲父老見

所未嘗鄉閭琴以為盛某既交朋升堂為壽退布

席廳事與橫舟昆弟子姪舉酒盃飲酒酬賦詩志

喜也

麗日萱花照五雲升堂風采見乾淳蓬萊會上逢王母
女光中見老人雨露一門華髮潤江山蒲座綵衣新只將
千載本為壽更佳人間九百春

拜羅氏百歲母之明日主人舉酒客張千載心賦

詩某喜贊不自已見之趣韻

翠微三鳥近畫闌五雲橫春水鷗聲滑夕陽鴉背明尊前
持一笑花下卧餘醒曾見瑶池母不為虛此生

醉清湖上三日存叟獨不在坐即席有懷

石鼎吟方透瑤觴醉未闌疎林花密綴舊疊燕新安春半
湖山好夜深江海寒王孫隔芳草初月正相看

羅山長存叟兄弟來謝宴山中

存叟各
耕堅科

天開盤谷隱春到浣溪家一水樓臺影蒲山桃李花春風
寄橫笛夜月擬乘槎政好途佳客江空北斗斜

壽朱約山八十韻

九月十日

翠袖瓊樓八十翁平安曉宇看孤鴻五湖圖裏添彭祖南
極光中約祝融日日青山醉春色年年黃菊飽西風鷹揚
但願無施處臣老婆安一釣蓬

壽朱約山八十三歲

八十餘翁雪滿顛深衣大帶耳垂看磻溪回首今三載絳
縣論心又十年歸去來兮真富貴美哉壽也活神仙門前

燕雀紛如雨 魏我白雲深處眠

賀秘書歐陽巽齋先生遷居名守道字公權

先生挾冊當蓊翁不待辛勤有屋盧宅樣只選齊里舊鄉
風好似穎川君鏡湖今日賀外監瀛館前年盧秘書天下
經綸猶一室時人尚敢說吾迂

挽李制帥二首名遇龍字叔典

上下荆淮劍氣雄進擔全蜀凜英風將壇歎血金湯志白
腹填天竹帛功治法征謀閑世道精忠定力簡皇衷傷哉
生出瞿塘險翻落黃梁一夢中

世交江河渺未涯如公直是濟時危幾年荆益龍驤舉一
日瀟湘鵬識悲天下皆傳清獻節人心自有武侯碑即君

昔共慈恩約杖泪西風寄些詞

挽孫蕭齋字叔

淮水奇人物樞星備第兄泰山開學譜雲谷發時源委吏
初行志條文莫逐龜功名傳久遠賴有二郎存

挽棄用和

結屋南陵三十秋田園舊隱隔江流鄴州避乱杜工部下
澤乘車馬少遊名利無心付隍鹿詩書有種出烟樓長淮
清野難歸玉菟鳧猶應恁恁故立

挽方監丞益之

文華時輩右質朴古風餘壁上春陵記屏間太極圖雲山
居士屋風雪故人書一夢中觀化堯夫以後無

哭秘書彭止所名方迥字辰省元

人物孤中秘神山返異仙日穿陪紉處豪斷曝書年玉質
應無死常編豈不傳莫芻和泪遺此月向誰圓

挽湖守吳西林名道夫字澤澤

凜凜千軍筆堂堂一面威荆流春浪湧峽樹冥雲飛素壁
鯨猶在中橋鶴不歸劍亭遺跡古豐石照山輝
傾蓋成年晚相知江海深春天思北樹夜雨話西林五積
生前夢中原地下心英雄凋落尽慷慨一霜襟

淮南已仙去桂樹鬱青青五馬賢聲望三丞舊典刑邦人
多感嘆諸老半凋零何日持雞酒傷心請葬銘

挽鄂晉叔主簿名晉同榜

此君何坦坦迥首杏園遊鳧鳧湘潭去聲名彭澤休百年
中道短千里故鄉愁六子三方幼遺言可泪流

挽王遠叔

孟暉生五日白首嗟遭逢燈火殘編雨蠶鹽短褐風八天
下鷓鴣半水偃蛟龍原上諸生哭黃花衰草中

挽蕭帥機虎溪名了翁字明可

世以千金重誰能學隱君一門名似兩滿座客如雲志願
生無憾聲華死有聞韓碑照原草含笑有斯文

挽朱尚書執孫

一代文昌貴千年諫議名天球聲渾厚元酒韻和平巖穴
思風采朝廷惜老成東西生死別江水泪為傾

挽太傅朱古平

白氏賢司馬昌黎直學官江湖鶯落筆朝野望彈冠天馬
高風骨秋鷹折羽翰萊庭人白髮烟雨萬松寒

鐵硯傷同志青燈憶舊游臨軒朝鳳閣馳道聽雞籌魏野
神仙宅元龍湖海樓西風一揮泪世事蓋棺休

挽黎致政祭孫花祖

楚峯天地闊四世百年家鶴髮垂袍葉龍孫上榜花詩書
新雨露松栢老烟霞白馬蒼山路斯人忽已遐

古心江先生以舊弼出鎮長沙癸酉十月乙亥是
為七十六歲門人文某以一節趨走部内謹擬古
體一首為壽

炎圖啓丕運皇路熙以平蜿蟺發今姿有表洵一人鴻藻
舒朝華大音鏘韶鈞黼斐麗三階火龍昭統絃桓圭殿南

服能游被金城瞻彼鴉為火翼軫宜其精祥鸞舞璫席鳴
鳳翔媧笙孟冬兆陽氣西北無浮雲駕言酌春酒可以寫

我情揚旆下祝融躡履朝奉清嘉猷扇九垓還以遂古淳
君子保金石所以永國成純嘏錫千歲綿綿贊休明

送張宗甫兄弟楚觀登舟赴湖北試

金螺曉氣照人寒手把天策領佩環夜月送魚來赤壁秋
風吹鴈發衡山東南折處樵花見牛女光中樵影還見說

青年文賦好士龍一笑共雲間

衡州送胡端逸赴漕號觀齋 時八月十五日發兵討賊

楚觀簷花曉舟人擊鼓東蛟龍噀靈雨鵬鵝展雄風此客
雲霄士斯文造化捷來君飲此我亦凱元戎

題楚觀樓

西風吹感慨曉氣薄登臨半壁楚雲立一川湘雨深乾坤
橫笛影江海倚樓心遺恨飛鴻外南來訪遠音

安序宋吏部來牧衡陽某將指聽事好也會以便

郡歸養獲忝交承臨發賦詩湘水千里

傾蓋年華晚行人早發湘白雲虹浪小明月燕花香明浦
春何急巴山日正長祝君加一板我意為桐鄉

贈周東卿畫魚

觀君瀟湘圖起我濠上心短褐波濤舊秋雨菰蒲深
某叨臬衡湘蒙恩以便卸歸養青齋大興實寓衡我十年前君

也再見問即分南北至言啓之所以致今舊雨續李青菴云名五而

瀟湘一夜雨湖海十年雲相見昔成老重逢便作分啼鵲
春浩蕩回鴈曉殷勤江闊人方健月明思對君

幕客載酒舟中即席序別

故人瀟江海遊子下瀟湘
載月千里意行雲一方櫂聲
人語小岸影客心長總是浮萍迹飛花莫近櫂

用韻謝諸客和章

傳鼓發船去我秦君向相持
螯思太白占鵲問東方世味
秋雲薄交情江水長相期天路
曉陣馬度風檣

湘潭道中贈丁碧眼相士

自詭衡山道士孫至今句法有軒轅
世人未見題堯廟盡
把昌黎作寓言

收拾衡雲作羽衣便如屈子遠遊歸
離騷忘却題天柱為
立斜陽問翠微

咸淳甲戌第二朔予道嶺州里徐政方諫自長沙

來為別問客幾何曰半年矣臨別為賦

君為湘水燕我作衡陽鴈
駕去燕方留白雲草迷岸

和衡守宋安序送行詩并序

某將指罔功叨符便養初聯寅
誼近依清燕之香未忝
交盟親授朱提之印冠蓋一時之盛事
縉紳百世之深
情別集殷勤歌詞鄭重
夢回雲舍深懷萱草之詩思之

雲車謁和梅花之賦瞻言作遠覽擲為榮

王立湘西第一州丹梯小為嶽雲留
東風城郭人行樂春日旌旗公出遊
便趨縹香摩碧漢莫繡影沈清流
兩君相見衣冠好記取兒孫好話頭

方共衡雲把酒杯春風吹向鬱孤臺
鴈將回處驚帆落花未開時
怯笛催別草可堪遊子去寄梅應為
故人來臨行笑覓凝香譜十駕那追
逸驥材

贈萍鄉道士

道上觀行人半似重相見古云性相近
性豈不如面萬形本一性萬心方一
殊世固難絕聖亦恐難絕愚

白髭行

憶昔守宣時白上一根髮去之四五年
一化為七八今年客衡湘黑髭已多黃
衆黃忽一白驚見如陵陽白髮已為
常白髻何足怪歲月不可歇雪霜日長
大世人競染緇厭之固足嗤誰服蘆服
湯避老亦奚為少老如春秋造物以
為儔吾方樂吾天樂天故不憂

將母赴贛道西昌

重來鷗閣曉帆影漲新晴倚檻雲來去
閉簾花送迎江湖春汗漫歲月老崢嶸
手把忘憂草蕪變繞太清

快閣遇雨觀瀾

一笑登臨晚江流接太虛自慚雲出岫爭訝雨隨車慷慨
十圍柳周回千里魚故園隄好在夜夢繞吾廬

題鬱孤臺

城郭春聲閣樓臺畫影遲並天浮雪界蓋海出雲旗風雨
十年夢江湖萬里思倚闌時北顧空翠濕朝曦

予題鬱孤泉斃五湖翁姚濼爲之和翁官滿歸里

因韻贄別并謝前辱

巢龜君住好涌翠我來遲夜雨呼三韭春風試一旗飛花
行客夢芳草故人思何日五湖上同看浴海曦

用韻謝前人

茲遊良邂逅吾道未逶遲斗野橫雙劍牛津直兩旗此風
應小住明日便相思輸與君家近扶耒五色曦

翠玉樓晚雨

晚樓一曲轉梅花官事無多報放衙林木蔽虧烟斷續江
流曲折雨橫斜年華冉冉風前影歲莫悠悠客裏家一厲
近從沙紫落更饒片雪入天涯

翠玉樓觀雪

矯矯臨清此濛濛認翠微綿春生客袖鐵冷上戎衣柳眼
驚何老梅花覺半肥新來有公事白戰破重圍

翠玉樓和胡端逸韻

容影魚千里年華柳十圍白雲栖石密黃鶴出烟微江海
秋風老湖山晚日暉鬱孤臺上望野闊憤初肥

翠玉樓

昏鴉何處落野渡少人行黃葉聲在地青山影入城江湖
行客夢風雨故鄉情試問南來信梅花三兩英

合江樓

天上名鷄尾人間說虎頭春風千萬岫秋水兩三洲客晚
驚黃葉官閑笑白鷗雙江日東下我欲賦扁舟
西楚鷺鴻晚東淮落木秋蒸湘今石鼓句宛古宣州白日
聊清賞青山總舊遊不知滄海水何處接天流

皂蓋樓

一水樓臺繞半空圖畫開蝸涎行薜荔雀影上荀苔碧落
人千載青山酒一杯晚烟看不盡待月却歸來

石樓

曉色重簾捲春聲疊鼓催長垣連草樹遠水照樓臺入境
烟濃淡六街人往來平安消息好看到嶺頭梅

馬祖巖

曾將飛錫破苔痕一片雲根鎖洞門山外人家山下路石
頭心事付無言

禪閣

秋風吹日上禪閣路入松花第一巒只願四時烟霧少蒲城樓閣見青山

吸江

絕壁千尋俯雪湍春花秋草有鬢髮當年誤著蒲團坐惹得人稱馬祖巖

塵外

半山風雨截江城未脫人間總是塵中夜起看衣上月青天如水露華新

雲端

半空天矯起層臺傳道劉安車馬來山上自晴山下雨倚闌平立看風雷

賦

清江何漢英再見於空同讀歐陽先生詩感慨爲
采芝雲滿山采檠瀑垂澗當年有清徽爲寄南來鴈鴈去人已逝歲月割云墨流水失聲音西河老憂患往日志士悲窮途行子憤君爲梁宋遊我復江漢宦十年耿相逢千里欠一盼玄機寄糟粕美疾墮屐拳贈子歸東方聊薦吳興莧

送曹倅巖山官滿歸里

名夫發 韻律

春陵光霽落蒼苔葛水神仙立翠槐萬里雲霞麒麟驛路三

年風月鳳凰臺與同老子復不淺歌曰先生歸去來度嶺梅花開漸偏一枝就與寄蓬萊

和前人賦別

翠松三萬頃松雪著神仙柳院催金鑰江花送玉鞭曉巖雲壁立晚棹浪規圓未了醉翁事重尋韻上田當年童子見今見二毛翁海月三秋別江雲一日同鷗心馳舍北龍尾曳天東定有延和奏南來寄一通

贈明脉蕭信叔

枚乘擅七發郭王明四難微言起沈痼此道今淪淪云何東海生而乃緒真要若然以神遇契彼鏡經妙我欲炊彫胡俯鑿菊水泉壽彼方輿人六氣何由譽

贈林碧鑑相士

咸陽宮中四尺鏡照人五臟何烟烟兼田滄海千餘年百鍊依然化爲鑛君從何處得此物鑄就雙瞳敵秋月向未照心今照形不事瀾翻三寸舌遠衝風雪肯我過看來猶未深知我我方策笠立釣磯萬事浮雲都勘破噫嘻吁只今神目鬼眼紛道途暗中許負應盧胡試問何如林家老碧鑑不知天津橋上復有龍鍾無

送吉州陳守解任

美人策良馬弭節螺江湄歲年忽晚晚桃李已成蹊遙遞

一水間復復東與西晴川夾備揚行舟何能維朱鳳翔海
山層漢揚音徹高岡有梧桐駕言覽朝暉贈君以白雲白
雲不我持贈君以明月明月不我携白雲與明月遠道相
追隨

贈蜀醫鍾正甫

炎皇覽衆草異種多西州爲君望岷使我雙泪流向來
秦越人朝洛夕耶鄆子持鵲經來自西亦徂南江南有羈
羽豈不懷故管何當同皇風六氣和且平

改題萬安縣疑祥觀

古道松花空翠香風前鬢影照滄浪飛泉半壁朝雲濕啼
鳥蒲山春日長頂信神仙元有國不知蠻觸是何鄉道人
橫笛招歸鶴坐到斜暉上壁璫相如遊獵華接壁璫注壁璫以玉爲椽頭

西昌倪氏有山谷書杜陵山水圖障歌作江山堂

堂廢其後人以黃書求題跋感慨一絕

杜二已無黃九去長歌大字落江山百年風物今何似春

水晚烟飛白鷗

山中再次胡德昭韻

不將顏色汗黃金落得灞橋驢上吟是處江山生酒興蒲
天風雪得梅心航籌堂裏春聲沸燈火林臯夜色深人世
可能行樂耳重游不用上晴陰

人生柳絮開堅牢過眼春光歎伯勞蜀道謗傳千古險虛
山方許一人高眼前見赤徒妨道耳後生風未當蒙明月
蘆花隨處有扁舟自在不須驚

曾見尊前此客哉笑携塵尾拂莓苔水邊飛鴈年年見湖
上新亭日日來酌菊醉餘披草坐探梅吟罷帶花回北厓
尚被剛風隔笑按匆匆上馬杯

山中泛舟觴客

便作乘槎客蕭蕭骨髮清尊前山月過笛裏水風生半夜
魚龍沸三秋河漢明雪堂眠二客憂與白鷗盟

病中作

六月廿四夜人間熱欲炊病懷如酒困倦睫似書癡憂與
千年接心隨萬里馳客來相問訊寄語有新詩

山中即事

山中方雨笠天外忽晴絲夕釣江澄練春行路布棋乾坤
供俯仰歲月任差池有酒如澠在何妨日問奇

挽巽齋先生歐陽大著

徘徊河西上月落衆星稀哲人萎中道雨絕將安之昔者
麗鴻藻王振含清暉名理軼晉魏雅言襲軻思連駕覲馳
道並坐侍端闈及門懷燕婉升堂接逶迤方期黃鶴翔忽
作朝露晞黔婁不蓋體延陵有遺悲層阿騎寒樹平楚暖

布微帷幌衣廣柳縞冠涕如糜水從章江去雲逸楚山飛
已矣如有聞斯文不在茲

送劉其發入蜀

秋風凄已寒蜀道阻且長虎狼伏原野欲濟川無梁客從
何處來云我之西方蕭蕭驢驘鳴熠熠湛虛光昔時榮華
地今為爭戰場將軍揚天戈壯士發戎行江南有羈鳥悠
悠懷故鄉鴛鴦與子遊雲天何茫茫

周蒼厓入吾山作圖詩贈之

三生石上結因緣袍笏橫斜學木顛漁父幾忘山下路仙
人時訪嶺頭船烏復白鶴無根樹淡月踈星一線天為我
醉呼添濛頰倦來平卧看雲烟

題羅次說竹巖摘葢

游子西南來出門道何悠文章會有用意氣輕身謀紛紛
食梁肉藜藿當其憂君看百川水何處不東流

挽劉知縣名元高字仲山實齋之子

王海淵源懿金閨步武功名千載意翰墨一時豪天馬
含風骨秋鷹折羽毛相逢俱白髮流涕濕征袍

古樂府壽人母

珊瑚香點胭脂雪芙蓉帳壓春雲熱明朝早弄燈前月激
灑九霞碧藕折璇杓高登婺女明金波漾曉輝郎星赤瓊

曲裏長眉青頭上更有經池君六九五十四東風西蟠桃
花花未紅鳴鶯鼓王聲玲瓏綠毛蒙茸蓮水龜爛五色
人間稀春多瑞葉不敢飛水盡光滿魚龍轉笑中低舞王
奴燕明年今日長秋致安輿入侍金桃宴

齊天樂

慶湖北清知鄂州李樸峯

南樓月轉銀河曙玉簫又吹梅早鸚鵡沙晴蒲萄水暖一
縷燕香清裊瑤池春透想桃露霏霞菊波沁曉袍錦風流
御仙花帶瑞虹繞王闈人正未老喚磯頭黃鶴岸巾談笑
劍拂淮清塑橫楚黛雨洗一川烟草印黃似斗看半硯菡
薇蒲鞍楊柳沙路歸來金貂蟬翼小

齊天樂

甲戌湘憲種德堂樓扇

夜來早得東風信瀟湘一川新綠柳色含晴梅心沁暖春
淺千花如束銀蟬乍浴正沙鴈將還海蘆初盡雲擁旌旗
笑聳人在畫闌曲星虹瑤樹縹緲珮環鳴碧落瑞籠華屋
露耿銅虬水翻鐵馬簾幙光搖金粟遲遲倚竹更為把瑤
樽滿斟醺醺回首宮蓮夜深歸院燭

文山先生全集卷之二終

對策

御試策一道有題

蓋聞道之大原出於天起乎無極大極之妙而實不離乎日用事物之常根乎陰陽五行之曠而實不外乎仁義禮智剛柔善惡之際天以澄著地以靖謐人極以昭明何莫由斯道也聖聖相傳同此一道由修身而治人由致知而齊家治國平天下本之精神心術達之禮樂刑政其體甚微其用則廣歷千萬世而不可易然功化有淺深證效有遲速者何歟朕以寡昧臨政願治于茲歷年志愈勤道愈遠宵乎其未朕也朕心疑焉予大夫明先聖之術咸造在廷必有勿至之論朕將虛已以聽三墳而上大道難名五典以來常道始著日月星辰順乎上鳥獸草木若於下九功惟叙四夷來王百工熙哉庶事康哉非聖神功化之驗歟然人心道心寂寥片語其危微精一之妙不可以言既歟誓何爲而畔會何爲而疑俗何以不若結繩治何以不若畫像以政疑民以禮疑士以天保采薇治內外憂勤危懼僅克有濟何帝王勞逸之殊歟抑隨時損益道不同歟及夫六典建官蓋爲民極則不過曰治曰教曰禮曰政曰刑曰事而已豈道之外又有法歟自時厥後以理欲之消

長驗世道汗隆陰濁之日常多陽明之日常少刑名雜霸佛老異端無一毫幾乎道駁乎無以議爲然務德化者不能無上郡厲門之警施仁義者不能無末年輪臺之悔甚而無積仁累德之素紀綱制度爲足維持憑藉者又何歟朕上嘉下樂夙興夜寐靡違康寧道久而未洽化久而未成天變洊臻民生寡遂人才乏而士習浮國計殫而兵力弱符澤未清邊備孔棘豈道不足以御世歟抑化裁推行有未至歟夫不息則久久則徵今胡爲而未徵歟變則通通則久今其可以屢更歟予大夫熟之復之勿激勿泛以副朕詳延之意寶祐四年五月八日

臣對恭惟皇帝陛下處常之久當恭之交以二帝三王之道會諸心將三紀于此矣臣等鼓舞於鳶飛魚躍之大皆道體流行中之一物不自意得旅進于陛下之庭而陛下且嘉之論道道之不行也久矣陛下之言及此天地神人之福也然臣所未解者今日已當道久化成之時道洽政治之候而方歎焉有志勤道遠之疑豈望道而未之見耶臣請沂太極動靜之根推聖神功化之驗就以聖問中不息一語爲陛下勉幸陛下試垂聽焉臣聞天地與道同一不息聖人之心與天地同一不息上下四方之宇往古來今之宙其間百千萬變之消息盈虛百千萬事之轉移闔

關何莫非道所謂道者一不息而已矣道之隱於渾淪藏於未瑀未琢之天當是時無極太極之體也自太極分而陰陽則陰陽不息道亦不息陰陽散而五行則五行不息道亦不息自五行又散而爲人心之仁義禮智剛柔善惡則乾道成男坤道成女穹壤間生生化化之不息而道亦與之相爲不息然則道一不息天地亦一不息天地之不息固道之不息者爲之聖人出而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絕學爲萬世開太平亦不過以一不息之心充之充之而修身治人此一不息也充之而致知以至齊家治國平天下此一不息也充之而自精神心術以至於禮樂刑政亦此一不息也自有三墳五典以來以至於太平六典之世帝之所以帝王之所以王皆自其一念之不息者始秦漢以降而道始離非道之離也知道者之鮮也雖然其間英君諡辟固有號爲稍稍知道矣而又沮於行道之力不知務德化矣而不能不尼之以黃老知施仁義矣而不能不遏之以多欲知四年行仁矣而不能不盡之以近效上下二三十年間牽補過時架漏度日毋恠夫駁乎無以議爲也獨惟我朝式克至于今日休陛下傳列聖之心以會藝祖之心會藝祖之心以參帝王之心參天地之心三十三年間臣知陛下不貳以二不參以三茫乎天

運宵爾神化此心之天混兮關兮其無窮也然臨御浸又持循浸熱而筭計見效猶未有以大快聖心者上而天變不能以盡無下而民生不能以盡遂人才士習之未甚純國計兵力之未甚充以至盜賊兵戈之警所以貽宵旰之憂者尤所不免然則行道者殆無驗也邪臣則以爲道非無驗之物也道之功化甚深也而不可以爲迂道之證效甚遲也而不可以爲速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天地之所以爲天地也之德之純純亦不已聖人之所以爲聖人也爲治願力行何如耳焉有行道於歲月之暫而遽責其驗之爲迂且遠邪臣之所望於陛下者法天地之不息而已姑以近事言則責躬之言方發而陰雨旋霽是天變未嘗不以道而弭也賑饑之典方舉而都民歡呼是民生未嘗不以道而安也論辯建明之詔一頒而人才士習稍稍渾厚招填脩具之旨一下而國計兵力稍稍充實安吉慶元之小獲維揚瀘水之雋功無非憂勤於道之明驗也然以道之極功論之則此淺效耳速效耳指淺效速效而遽以爲道王之極功則漢唐諸君之用心是也陛下行帝而帝行王而王而肯襲漢唐事邪此臣所以贊陛下之不息也陛下儻自其不息者而充之則與陰陽同其化與五行同其運與乾坤生生化化之理同其無窮雖充而爲三紀之風務俗

易可也雖充而爲四十年圍空刑措可也雖充而爲百年德洽於天下可也雖充而爲卅世過曆億萬年敬天之休可也豈止如聖問八者之事可徐就理而已哉臣謹昧死上愚對臣伏讀聖策曰蓋聞道之大原出於天超乎無極大極之妙而實不離乎日用事物之常根乎陰陽五行之曠而實不外仁義禮智剛柔善惡之際天以澄著地以靖謐人極以昭明何莫由斯道也聖聖相傳同此一道由修身而治人由致知而齊家治國平天下本之於精神心術達之於禮樂刑政其體甚微其用則廣歷千萬世而不可易然功化有淺深證效有遲速何歟朕以寡昧臨政願治于茲歷年志愈勤道愈遠宵乎其未朕也朕心疑焉于大夫明先王之術咸造在庭必有切至之論朕將虛已以聽臣有以見陛下邇道之本原求道之功效且疑而質之臣等也臣聞聖人之心天地之心也天地之道聖人之道也分而言之則道自道天地自天地聖人自聖人合而言之則道一不息也天地一不息也聖人亦一不息也臣請迺其本原言之茫茫堪輿塊塊無垠渾渾元氣變化無端人心仁義禮智之性未賦也人心剛柔善惡之氣未稟也當是時未有人心先有五行未有五行先有陰陽未有陰陽先有無極太極未有無極太極則太虛無形冲漠無朕而

先有此道未有物之先而道具焉道之體也既有物之後而道行焉道之用也其體則微其用甚廣即人心而道在人心即五行而道在五行即陰陽而道在陰陽即無極太極而道在無極太極貫顯微兼費隱包小大通物我道何以若此哉道之在天下猶水之在地地中無往而非水天下無往而非道水一不息之流也道一不息之用也天以澄著則日月星辰循其經地以靖謐則山川草木順其常人極以昭明則君臣父子安其倫流行古今綱紀造化何莫由斯道也一日而道息焉雖三才不能以自立道之不息功用固如此夫聖人體天地之不息者也天地以此道而不息聖人亦以此道而不息聖人立不息之體則歛於修身推不息之用則散於治人立不息之體則寓於致知以下之工夫推不息之用則顯於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效驗立不息之體則本之精神心術之微推不息之用則達之禮樂刑政之著聖人之所以爲聖人者循天地之所以爲天地也道之在天地間者常久而不息聖人之於道其可以頃刻息邪言不息之理者莫如大易莫如中庸大易之道至於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而聖人之論法天乃歸之自強不息中庸之道至於溥博淵泉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而聖人之論配天地乃歸之不息則又豈非

乾之所以剛健中正純粹精也者一不息之道耳是以法天者亦以一不息中庸之所以高明博厚悠久無疆者一不息之道耳是以配天地者亦以一不息以不息之心行不息之道聖人即不息之天地也陛下臨政願治于歷歷年前此不息之歲月猶日之自朝而午今此不息之歲月猶日之至午而中此正勉強行道大有功之日也陛下勿謂數十年間我之所以擔當宇宙把握天地未嘗不以此道至于今日而道之驗如此其迂且遠矣以臣觀之道猶百里之途也今日則適六七十之候也進於道者不可以中道而廢游於途者不可以中途而畫孜孜矻矻而不自已焉則適六七十者固所以爲至百里之階也不然自止於六七十里之間則百里雖近焉能以一武到哉道無淺功化行道者何可以深爲迂道無速證效行道者何可以遲爲遠惟不息則能極道之功化惟不息則能極道之證效氣機動盪於三極之間神采灌注於萬有之表要自陛下此一心始臣不暇遠舉請以仁宗皇帝事爲陛下陳之仁祖一不息之天地也康定之詔曰祇勤抑畏慶曆之詔曰不敢荒寧皇祐之詔曰緬念爲君之難深惟履位之重慶曆不息之心即康定不息之心也皇祐不息之心即慶曆不息之心也當時仁祖以道德感天心以福祿勝人

力國家綏靜邊鄙寧謐若可以已矣而猶未也至和元年仁祖之三十三年也方且露立仰天以畏天變碎通天犀以救民生處賈黯吏銓之職擢公弼殿柱之名以厚人才以昌士習納景初減用之言聽范鎮新兵之諫以裕國計以強兵力以至講周禮薄征緩刑而拳拳以盜賊爲憂選將帥明紀律而汲汲以西戎北虜爲慮仁祖之心至此而不息則與天地同其悠久矣陛下之心仁祖之心也范祖禹有言欲法堯舜惟法仁祖臣亦曰欲法帝王惟法仁祖法仁祖則可至天德願加聖心焉臣伏讀聖策曰三墳以上云云豈道之外又有法歟臣有以見陛下慕帝王之功化證效而亦意其各有淺深遲速也臣聞帝王行道之心一不息而已矣堯之兢兢舜之業業禹之孜孜湯之慄慄文王之不已武王之無貳成王之無逸皆是物也三墳遠矣五典猶有可論者臣嘗以五典所載之事推之當是時日月星辰之順以道而順也鳥獸草木之若以道而若也九功惟叙以道而叙也四夷來王以道而來王也百工以道而熙庶事以道而康光天之下至於海隅蒼生蓋無一而不拜帝道之賜矣垂衣拱手以自逸于土階巖廊之上夫誰曰不可而堯舜不然也方且考績之法重於三歲無歲而敢息也授曆之命嚴於四時無月而敢息也運壺平

一日二日之戒無日而敢息也此猶可也授受之際而堯之命舜乃曰允執厥中夫謂之執者戰兢保持而不敢少放之謂也味斯語也則堯之不息可見已河圖出矣洛書見矣執中之說未聞也而堯獨言之堯之言贅矣而舜之命禹乃復益之以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之三言夫致察於危微精一之間則其戰兢保持之念又有甚於堯者舜之心其不息又何如哉是以堯之道化不惟驗於七十年在位之日舜之道化不惟驗於五十年視阜之時讀萬世末賴之語則唐虞而下數千百年間天得以爲天地得以爲地人得以爲人者皆堯舜之賜也然則功化抑何其深證效抑何其遲歟降是而王非固勞於帝者也太樸日散風氣日開人心之機械日益巧世變之乘除不息而聖人之所以綱維世變者亦與之相爲不息焉俗非結繩之淳也治非畫象之古也師不得不誓侯不得不會民不得不疑之以政士不得不疑之以禮內外異治不得不以采薇天保之治治之以至六典建官其所以曰治曰政曰禮曰教曰刑曰事者亦無非扶世道而不使之窮耳以勢而論之則夏之治不如唐虞商之治又不如夏周之治又不如商帝之所以帝者何其逸王之所以王者何其勞慄慄危懼不如非心黃屋者之爲適也始於憂勤不如恭

已南面者之爲安也然以心而觀則舜之業業即堯之兢兢禹之孜孜即舜之業業湯之慄慄即禹之孜孜文王之不已武王之無貳成王之無逸何莫非兢兢業業孜孜慄慄之推也道之散於宇宙間者無一日息帝王之所以行道者亦無一日息帝王之心天地之心也尚可以帝者之爲逸而王者之爲勞耶臣願陛下求帝王之道必求帝王之心則今日之功化證效或可與帝王一視矣臣伏讀聖策曰自時厥後云云亦足以維持憑藉者何歟臣有以見陛下陋漢唐之功化證效而且爲漢唐世道發一慨也臣聞不息則天息則人不息則理息則欲不息則陽明息則陰濁漢唐諸君天資敏地位高使稍有進道之心則六五帝四三王亦未有難能者奈何天不足以制人而天反爲人所制理不足以御欲而理反爲欲所御陽明不足以勝陰濁而陽明反爲陰濁所勝是以勇於進道者少沮於求道者多漢唐之所以不唐虞三代也歟雖然是爲不知道者言也其間亦有號爲知道者矣漢之文帝武帝唐之太宗亦不可謂非知道者然而亦有議焉先儒嘗論漢唐諸君以公私義利分數多少爲治亂三君之心往往不純乎天不純乎人而出入於天人之間不純乎理不純乎欲而出入乎理欲之間不純乎陽明不純乎陰濁而出入乎陽明

陰濁之間是以專務德化雖足以陶後元泰和之風然而尼之以黃老則薦門上郡之繁不能無外施仁義雖足以致建元富庶之盛然而過之以多欲則輪臺末年之悔不能免四年行仁雖足以開真觀升平之治然而畫之以近效則紀綱制度曾不足爲再世之憑藉蓋有一分之道心者固足以就一分之功有一分之心者亦足以召一分之事變世道汗隆之分數亦係於理欲消長之分數而已然臣嘗思之漢唐以來爲道之累者其大有二一曰雜伯二曰異端時君世主有志於求道者不陷於此則陷於彼姑就三君而言則文帝之心異端累之也武帝太宗之心雜伯累之也武帝無得於道憲章六經統一聖真不足以勝其神仙土木之私干戈刑罰之慘其心也荒太宗全不知道閨門之耻將相之誇末年遼東一行終不能以克其血氣之暴其心也驕雜伯一念憧憧往來是固不足以語常久不息之事者若文帝稍有帝王之天資稍有帝王之地步一以君子長者之道待天下而晁錯輩刑名之說未嘗一動其心是不累於雜伯矣使其以二三十年恭儉之心而移之以求道則後元氣象且將駸駸乎商周進進乎唐虞奈何帝之純心又間於黃老之清淨是以文帝僅得爲漢唐之令主而不得一儕於帝王嗚呼武帝太宗累

於雜伯君子固不敢以帝王事望之文帝不爲雜伯所累而不能不累於異端是則重可惜已臣願陛下監漢唐之跡必監漢唐之心則今日之功化證效將超漢唐數等矣臣伏讀聖策曰朕上嘉下樂云云抑化裁推行有未至歟臣有以見陛下念今日八者之務而甚有望乎爲道之驗也臣聞天變之來民怨招之也人才之乏士習蠹之也兵力之弱國計屈之也虜寇之警盜賊因之也夫陛下以上嘉下樂之勤夙興夜寐之勞悵歲月之逾邁亦欲以少見吾道之驗耳俯視一世未能差強人意八者之弊臣知陛下爲此不滿也陛下分而以八事問臣合而以四事對請得以熟數之於前何謂天變之來民怨招之也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天明畏自我民明威人心之休戚天心所因以爲喜怒者也熙寧間大旱是時河陝流民入京師監門鄭俠畫流民圖以獻且曰陛下南征北伐皆以勝捷之圖來上料無一人以父母妻子遷移困頓皇皇不給之狀爲圖以進者覽臣之圖行臣之言十日不雨乞正欺君之罪上爲之罷新法十八事京師大雨八日天人之交問不容髮載在經史此類甚多陛下以爲今之民生何如邪今之民生困矣自瓊林大盈積於私貯而民困自建章通天垣於營繕而民困自獻助疊見於蒙家巨室而民困自

和糴不問於閭閻下戶而民困自所至官官暴吏視吾民如家雞豕豕惟所咀噬而民困嗚呼東南民力竭矣書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今尚可謂之不見乎書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今尚可謂之小乎生斯世爲斯民仰事俯育亦欲各遂其父母妻子之樂而操斧斤淬鋒鏑日夜思所以斬伐其命脉者滔滔皆是然則臘雪靳瑞蟄雷愆期月犯於木星殞爲石以至土雨地震之變無惟夫屢書不一書也臣願陛下持不息之心急求所以爲安民之道則民生既和天變或於是而弭矣何謂人才之乏士習蠱之也臣聞窮之所養達之所施幼之所學壯之所行今日之修於家他日之行於天子之庭者也國初諸老嘗以厚士習爲先務寧收落韻之李迪不取鑿說之賈邊寧收直言之蘇轍不取險恠之劉幾建學校則必欲崇經術復鄉舉則必欲參行藝其後國子監取湖學法建經學治道邊防水利等齋使學者因其名以求其實當時如程頤徐積呂希哲皆出其中嗚呼此元祐人物之所從出也士習厚薄最關人才從古以來其語如此陛下以爲今之士習何如邪今之士大夫之家有子而教之方其幼也則授其句讀擇其不戾於時好不震于有司者俾熟復焉及其長也細書爲工累牘爲富持試於鄉校者以是較藝於科舉者以是取青

紫而得車馬也以是父兄之所教詔師友之所講明利而已矣其能卓然自拔於流俗者幾何人哉心術既壞於未仕之前則氣節可想於既仕之後以之領郡邑如之何責其爲卓犖黃霸以之鎮一路如之何責其爲蘇章何武以之曳朝紳如之何責其爲汲黯望之奔競於勢要之路者無恠也趨附於權貴之門者無恠也牛維馬繫狗苟蠅營患得患失無所不至者無恠也悠悠風塵靡靡偷俗清芬消歇濁滓橫流惟皇降衷秉彜之懿萌蘖於牛羊斧斤相尋之衝者其有幾哉厚今之人才臣以爲變今之士習而後可也臣願陛下持不息之心急求所以爲淑士之道則士風一淳人才或於是而可得矣何謂兵力之弱國計屈之也謹按國史治平間遣使募京畿淮南兵司馬光言邊臣之請兵無窮朝廷之募兵無已倉庫之粟帛有限百姓之膏血有涯願罷招禁軍訓練舊有之兵自可備禦臣聞古今天下能免於弱者必不能免於貧能免於貧者必不能免於弱一利之興一害之伏未有交受其害者今之兵財則交受其害矣自東海城築而調淮兵以防海則兩淮之兵不足自襄樊復歸而併荆兵以城襄則荆湖之兵不足自腥氣染於漢水寃血濺於寶峯而正軍忠義空於死徙者過半則川蜀之兵又不足江淮之兵又抽而入蜀又

抽而實則下流之兵愈不足矣荆湖之兵又分而策應分而鎮撫則上流之兵愈不足矣夫國之所恃以自衛者兵也而今之兵不足如此國安得而不弱哉扶其弱而歸之強則招兵之策今日直有所不得已者然召募方新調度轉急問之大農大農無財問之版曹版曹無財問之餉司餉司無財自歲幣銀絹外未聞有畫一策爲軍食計者是則弱矣而又未免於貧也陛下自旣南近又創一安邊太平庫專一供軍此藝祖積綠帛以易賊首之心也仁宗皇帝出錢帛以助兵革之心也轉易之間風采立異前日之弱者可強矣然飛鴛鴦輓粟給餉餽糧費於兵者幾何而林宮梵宇照耀湖山土木之費則漏卮也列竈雲屯樵薪後費費於兵者幾何而霓裳羽衣靡金飾翠宮庭之費則尾閭也生熟口券月給衣糧費於兵者幾何而量珠韞玉倖寵希恩戚晚之費則濫觴也蓋天下之財專以供軍則財未有不足者第重之以浮費重之以冗費則財始瓶罄而壘耻矣如此則雖欲足兵其何以給兵耶臣願陛下持不息之心急求所以爲節財之道則財計以充兵力或於是而可強矣何謂虜寇之警盜賊因之也謹按國史紹興間楊么寇洞庭連跨數郡大將王瓌不能制時僞齊挾虜使李成寇襄漢么與交通朝廷患之始命岳飛措置上流

已而逐李成擒楊么而荆湖平臣聞外之虜寇不能爲中國患而其來也必待內之變內之盜賊亦不能爲中國患而其起也必將納外之侮盜賊而至於通虜寇則腹心之大患也已今之所謂虜者固可畏矣然而逼我蜀則蜀帥策瀘水之動窺我淮則淮帥秦維揚之凱狼子野心固不可以一捷止之然使之無得棄去則中國之技未爲盡出其下彼亦猶畏中國之有其人也獨惟舊海在天一隅逆雜冗之者數年于茲颶風瞬息一蒿可航彼未必不朝夕爲趨浙計然而未能焉短於舟疎於水懼吾唐島之有李寶在耳然洞庭之湖烟水沉寂而浙右之湖濤瀾沸騰區區妖孽且謂有楊么之漸矣得之京師之耆老皆以爲此寇出沒倏閃往來翕霍駕舟如飛運柁如神而我之舟師不及焉夫東南之長技莫如舟師我之勝兀木於金山者以此我之弊逆亮於采石者以此而今此曹反挾之以制我不武甚矣萬一或出於楊么之計則前日李成之不得志於荆者未必今日之不得志於浙也曩聞山東若鐵有司貪市權之利空蘇湖根本以資之廷紳猶謂互易安知無爲其鄉道者一夫登岸萬事瓦裂又聞魏村江灣福山三寨水軍與販鹽課以資逆維廷紳猶謂是以扞衛之師爲商賈之事以防拓之卒開鄉道之門憂時識治之見往

往如此肘腋之蜂蠆懷袖之蛇蝎是其可以忽乎哉陛下近者命發運蕪憲谷兵財而一其權是將爲滅此朝食之圖矣然屯海道者非無軍控海道者非無將徒有王燮數年之勞未聞岳飛八日之捷子太叔平符澤之盜恐不如此長此不已臣懼爲李成開道也臣願陛下持不息之心求所以弭寇之道則寇難一清邊備或於是而可寬矣臣伏讀聖策曰夫不息則久久則徵今胡爲而未徵歟變則通通則久今其可以屢更數臣有以見陛下久於其道而甚有感乎中庸大易之格言也臣聞天久而不墜也以運地久而不潰也以轉水久而不腐也以流日月星辰而常新也以行天下之凡不息者皆以久也中庸之不息即所以爲大易之變通大易之變通即所以驗中庸之不息變通者之久固肇於不息者之久也蓋不息者其心變通者其跡其心不息故其跡亦不息游乎六合之內而縱論乎六合之外生乎百世之下而追想乎百世之上神化天造天運無端發微不可見充周不可窮天地之所以變通固自其不息者爲之聖人之久於其道亦法天地而已矣天地以不息而久聖人亦以不息而久外不息而言久焉皆非所以久也臣嘗讀無逸一書見其享國之久者有四君焉而其間三君爲最久臣求其所以久者中宗之心嚴

恭寅畏也高宗之心不敢荒寧也文王之心無滯于逸無遊于畋也是三君者皆無逸而已矣彼之無逸臣之所謂不息也一無逸而其效如此然則不息者非所以久歟陛下之行道蓋非一朝一夕之暫矣寶紹以來則涵養此道端平以來則發揮此道嘉熙以來則把握此道嘉熙而淳祐淳祐而寶祐十餘年間無非持循此道之歲月陛下處此也庭燎未輝臣知其宵衣以待日中至昃臣知其王食弗遑夜漏已下臣知其丙枕無寐聖人之運亦可謂不息矣然既往之不息者易方來之不息者難久而不息者易愈久而愈不息者難斯臨大庭百辟星布陛下之心此特固不息矣暗室屋漏之隱試一警省則亦能不息否乎日御經筵學士雲集陛下之心此時固不息矣宦官女子之近試一循察則亦能不息否乎不息於外者固不能保其不息於內不息於此者固不能保其不息於彼乍勤乍怠乍作乍輟則不息之純心間矣如此則陛下雖欲久則證臣知中庸九經之治未可以朝夕見也雖欲通則久臣知繫辭十三卦之功未可以歲月計也淵蛸蠅虻之中虛明應物之地此全在陛下自斟酌自執持頃刻之力不繼則懲久之功俱廢矣可不戒哉可不懼哉陛下之所以策臣者悉矣臣之所以忠於陛下者亦既畧陳於前矣而陛下策

之篇終復曰予大夫熟之復之勿激勿泛以副朕詳延之意臣伏讀聖策至此陛下所謂詳延之意蓋可識已夫陛下自即位以來未嘗以直言罪士不惟不罪之以直言而且導之以直言臣等當恨無由以至天子之庭以吐其素所蓄積幸見錄於有司得以借王階方寸地此正臣等披露肺腑之日也方將明目張膽寥寥諤言天下事陛下乃戒之以勿激勿泛夫泛固不切矣若夫激者忠之所發也陛下胡併與激者之言而厭之邪厭激者之言則是將胥臣等而爲容容唯唯之歸邪然則臣將爲激者歟將爲泛者歟抑將遷就陛下之說而姑爲不激不泛者歟雖然奉對大庭而不激不泛者固有之矣臣於漢得一人焉曰董仲舒方武帝之策仲舒也慨然以欲聞大道之要爲問帝之求道其心蓋甚銳矣然道以大言帝將求之虛無渺真之鄉也使仲舒於此過言之則激淺言之則泛仲舒不激不泛得一說曰正心武帝方將求之虛無渺冥之鄉仲舒乃告之以真實淺近之理茲陛下所謂切至之論也柰何武帝自恃其區區英明之資超偉之識謂其自足以凌跨六合籠駕八表而顧如此語忽焉仲舒以江都去而武帝所與論道者他有人矣臣固嘗爲武帝惜也堂堂天朝固非漢比而臣之賢亦萬不及仲舒然亦不敢激不敢泛

切於聖問之所謂道者而得二說焉以爲陛下獻陛下試采覽焉一曰重宰相以開公道之門臣聞公道在天地間不可一日墮闕所以昭蘇而滌決之者宰相責也然扶公道者宰相之責而主公道者天子之事天子而侵宰相之權則公道已矣三省樞密謂之朝廷天子所與謀大政出大令之地也政令不出於中書昔人謂之斜封墨勅非盛世事國初三省紀綱甚正中書造命門下審覆尚書奉行官府之事無一不統於宰相是以李沆猶得以焚立妃之詔王旦猶得以沮節度之除韓琦猶得出空頭勅以遂內侍杜衍猶得封還內降以裁僥倖蓋宰相之權專則公道始有所依而立也今陛下之所以爲公道計者非不悉矣以黃緣戒外戚是以公道責外戚也以裁制戒內司是以公道責內司也以舍法用例戒群臣是以公道責外廷也雷霆發聶星日燭幽天下於此咸服陛下之明然或謂比年以來大庭除授於義有所未安於法有所未便者悉以聖旨行之不惟諸司陞補上瀆宸奎而統帥躡級闈職起遷亦以黃緣而得恩澤矣不惟姦賊前洗上勞渙汗而選人通籍姦胥遁刑亦以鑽刺而拜寵命矣甚至閭閻瑣屑之鬪訟皂隸猥賤之干求悉達內庭盡由中降此何等蟻蝨事而陛下以身親之大臣幾於爲奉承風旨之官三省

幾於爲奉行文書之府臣恐天下公道自此墜矣景祐間罷內降凡詔令皆出中書樞密院仁祖之所以主張公道者如此今進言者猶以事當開出處斷爲說嗚呼此亦輔絳告仁祖之辭也朕固不憚自有處分不如先盡大臣之慮而行之仁祖之所以諭絳者何說也奈何復以絳之說啓人主以奪中書之權是何心哉宣靖間劄御筆之令蔡京坐東廊專以奉行御筆爲職其後童貫梁師成用事而天地爲之分裂者數世是可鑒矣臣願陛下重宰相之權正中書之體凡內批必經由中書樞密院如先朝故事則天下幸甚宗社幸甚二曰收君子以壽直道之祿臣聞直道在天地間不可一日褻靡所以光明而張主之者君子責也然扶直道者君子之責而主直道者人君之事人君而至於沮君子之氣則直道已矣夫不直則道不見君子者直道之倡也直道一倡於君子昔人謂之鳳鳴朝陽以爲清朝賀國朝君子氣節大振有魚頭參政有鶴擊臺諫有鐵面御史軍國之事無一不得言於君子是以司馬光猶得以矜守忠之姦劉摯猶得以折李憲之橫范祖禹猶得以罪宋用臣張震猶得以擊龍太淵曾覲蓋君子之氣伸則直道始有所附而行也今陛下之所以爲直道計者非不至矣月有供課是以直道望諫官也日有輪劄是以

直道望廷臣也有轉對有請對有非時召對是以直道望公卿百執事也江海納汙山藪藏疾天下於此咸服陛下之量然或謂比年以來外廷議論於已有所未協於情有所未忍者悉以聖意斷之不惟言及乘輿上勤節貼而小予奪小小廢置亦且寢罷不報矣不惟事闕廊廟上煩調停而小小抨彈小小糾劾亦且宣諭不已矣甚者意法區區之貂璫論侵瑣瑣之姻婭不恤公議反出諫臣此何等狐鼠輩而陛下以身庇之御史至於來和事之議臺吏至於重訖了之報臣恐天下之直道自此沮矣康定間歐陽脩以言事出未幾即召以諫院至和間唐介以言事貶未幾即除以諫官仁祖之所以主直道者如此今進言者猶以臺諫之勢日橫爲疑嗚呼茲非富弼忠於仁祖之意也弼傾身下士寧以宰相受臺諫風旨弼之自處何如也奈何不知弼之意反啓人君以厭君子之言是何心哉元符間置看詳理訴所而士大夫得罪者八百餘家其後鄒浩陳瓘去國無一人敢爲天下伸一喙者是可鑒已臣願陛下壯正人之氣養公論之鋒凡以直言去者悉召之于霜臺爲府中如先朝故事則天下幸甚宗社幸甚蓋大道之行天下爲公周道如砥其直如矢自古帝王行道者無先於此也臣來自山林有懷欲吐陛下悵然疑吾道之迂

遠且概論乎古今功化之淺深證效之遲速而若有大不滿於今日者臣則以爲非行道之罪也公道不在中書直道不在臺諫是以陛下行道用力處雖勞而未逮食道之報耳果使中書得以公道總政要臺諫得以直道糾官邪則陛下雖端冕凝旒於穆清之上所謂功化證效可以立見何至積三十餘年之工力而志勤道遠駟焉未有際邪臣始以不息二字爲陛下勉終以公道直道爲陛下獻陛下萬幾之暇儻於是而加三思則躋帝王軼漢唐由此其階也已臣賦性疎愚不識忌諱握筆至此不自知其言之過於激亦不自知其言之過於泛冒犯天威罪在不赦惟陛下留神臣謹對

廷試前兩日先生苦河魚且不能食試之日丑寅間強起乘籃輿趨馳道外幾不能支吾至昕諸進士趨麗正門之旁門先生隨群擁併而入頂踵汗流頓覺蘇醒至殿廊恭受御策題就題命意思湧泉運筆如飛所對且萬言未時已出矣或謂有神物者盪滌其中以吐其奇是豈偶然之故哉道體堂謹書

封事

已未上皇帝書

十一月吉日勅賜進士及第臣文天祥昧死百拜謹奉詔

獻書于皇帝陛下臣一介疎賤遭逢聖明猥以庸愚早膺親擢世道悠悠風塵流靡臣於其間蓋嘗感激奮發以爲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一日有關於天下國家之故懼以無辱使令杜門四年讀禮之外蓋未嘗一日不思以自效也乃夏五陛下臨軒策士偶垂記憶起臣於家居進臣於仕籍臣伏被宸命感激不自勝追惟蒙恩之初阻於朝謝北望天路輒奉表以聞伏蒙聖慈許臣詣拜闕下德至渥也臣就道以來不圖國事浸艱邊烽頻迫陛下引咎責躬改過更始召還舊德斥去元姦凡可以當天意回人心者無所不用其至伏惟陛下不自神聖猶親灑宸翰誕布詔書庶幾中外臣庶危言極論以有補於今日之故陛下悔悟之意上通於天天下於此感服陛下之勇臣甫及趨謝闕庭兩讀綸音爲之哽咽下泣君臣之義與天地並立况臣蒙被厚恩非衆人比使於此時泯泯默默上負陛下內負帝衷尚何以飲食於載履間哉是用不避斧鉞輒奮愚衷條其說以獻惟陛下裁幸一曰簡文法以立事夫貴爲天子富有四海垂衣拱手以雍容於穆清之上至尊之體也不幸際時艱難兵革四起俯仰成敗呼吸變故此非用馬上治不濟今國勢搶攘固猶未至如馬上之急然寇入腹心事干宗社陛下爲皇皇拯救之謀不得不畧做馬上

治之意今陛下焦勞於上兩府大臣毘勉於下君臣之間不可謂非日計軍實而中倣之者然尊卑闊絕禮節繁多陛下平旦視朝百官以次奉起居宰相搢笏出奏從容不踰時軍國大事此雖陛下日夜與宰相汲汲而圖之猶懼不既謀王斷國之設施專主庶民之蘊蓄豈能以頃刻交際而究竟之哉陛下退食之暇雖特出內批以與宰相商論宰相又時有奏報以出其寔明然天下事得於面論者利害常夾於一言筆墨所書或反覆數百言而不足事機交投寸陰可惜使宰相常有此等酬酢則一事之末固無費其日力者矣其於幾務豈不有所妨哉古者天子之於大臣或賜坐或賜食或奏事至日昃或論事至夜分凡皆以通上下之情爲國家至計也賜茶之典五代時猶有之惟國初范質王溥頗存形迹此事遂廢陛下莫若稍復古初脫去邊幅於禁中擇一去處聚兩府大臣日與議軍國大事陛下賜之款密親是非可否於其間衆議惟允則三省畫時施行上下如一都俞嗷嗷之間必將有超然度外之舉天下何事不可爲何難不可濟至於除授尤有關繫且如近者重臣建閫之事方帥海門隨遷建鄴甯鎮建鄴又進上饒布置變換如奕棋然卯詔辰行奔命不給大者措畫之如此小者遷徙之更無人無定志事無成謀當

此艱危豈不誤事繼自今始陛下宜與大臣熟議某人構某職某人任某事人物權衡當而後用朝廷命令莫而後發如此則觀聽者不至皇惑驅馳者不至遲回人知其令出惟行則無輕朝廷之心士大夫知其可以展布四體則鞠躬盡瘁而無觀望其於國事厥非小補又如用一人也或出於陛下之拔擢或出於宰相之啓擬中書已費行移後省方及書讀或有不當又至繳駁比其不繳駁也則書黃徑下其人徑受命矣臺諫始從而有所指陳是致國論紛紛而內外職守遷移如傳舍施之平時雖有體統用之今日恐俱事機臣愚以爲陛下宜倣唐諫官隨宰相入閣故事今給舍臺諫從兩府大臣日入禁中聚議其有不可應時論難不使退有後言如此則國事無聚訟之譏宸命無反汗之失事會無滯滯蹉跌之悔豈不簡便易行哉若夫中書乃王政之所由出宰相之重又天子之所與論道經邦而不屑其他者也今宰相來於倉卒之中而制千里之難立於敗壞之後而責一旦之功此雖敏手不能以大有爲須是博采四方之謀旁畫天下之慮而後不償於事側聞軍期文書填委叢積宰相以其開誠布公之歲月弊弊焉於調遣科降之間侍從近臣且日不暇相接矣諸君亮以區區之蜀抗衡天下十分之九究其經濟大要則曰

集衆思廣忠益今衆思不暇集忠益不暇廣宰相不得已竭其一心後其兩耳目日與文書期會相尋於無窮此豈其才之不逮哉我朝三省之法繁密細碎其勢固至此也柳宗元有言失在於制不在於政爲今之計惟有重六部之權可以清中書之務今六部所司絕是簡省其間長貳常可缺員莫若移尚書省六房隸之六部如吏部得受丞相除授之旨而行省劄兵部得稟樞密調遣之命而發符移其他事權一倣諸此而又多置兩府屬官如檢正都承之類使知蜀事者置一員知淮事者置一員知諸路事者置若干員兩府日與其屬劇切講畫以治此寇而文書行移不與焉如此則大臣有從容之暇可以日見百官以及四方賢俊酬應簡則聰明全心志壹則利害審塞禍亂之路開功名之門當自此始惟陛下思之二曰倣方鎮以建守今天下大患在於無兵而無兵之患以郡縣之制弊也祖宗矯唐末五代方鎮之弊立爲郡縣繁密之法使兵財盡關於上而守令不得以自專昔之擅制數州挾其力以爭衡上國者至此各拱手趨約束捲甲而戴之傳世彌久而天下無變然國勢由此浸弱而盜賊遂得恣睢於其間宣靖以來天下非無忠臣義士強兵猛將然各舉一州一縣之力以抗寇鋒是以折北不支而入於賊中興之臣識

循環救弊之法蓋有建爲方鎮之議者矣失此不圖因循至今日削弱不振受病如前及今而不火變臣不知所以爲善後計矣今陛下命重臣建宣閫節制江東西諸州官民兵財盡從調遣廟謨淵深蓋已得方鎮大意矣然既有宣閫又有制司既有制置副使又有安撫副使事權俱重體統未明有如一項兵財宣閫方欲那移諸司又行差撥指揮之初各不相照承受之下將誰適從今日之事惟有畧倣方鎮遺規分地立守爲可以紓禍且如江西一路九江興國隆興與鄂爲鄰朝廷既傾國之力以赴之姑所不論惟寇之至湖南者已宿堂奧此外八州其措置不容苟簡八州之中廬陵宜春最當衝要虜之爲兵其法常有所避避八桂則出清湘避長沙則出衡陽今宜春見謂有兵惟廬陵猶此無備舍堅攻瑕棄實擊虛虜既以此爲得策則夫避宜春而趨廬陵其計將必出於此州縣之事力有限守今之權勢素微虜至一城則一城剝殘至一邑則一邑蕩潰事勢至此非人之怨若不別立規模何由戡定禍亂臣愚以爲莫若立一鎮於吉而以建昌南安贛隸之立一鎮於袁而以臨江撫瑞隸之擇今世知兵而有望者各令以四州從事其四州官吏許以自辟見在任者或留或去惟帥府所爲去者令注別路差遣其四州財賦許以自用

自交事一日始其上供諸色窠名盡予帥府交事以前見未解數目亦許截留其四州軍兵見屬伍符者必寡弱而不振見行團結者必分散而不齊許於伍符團結之外別出措置收民丁以爲兵彼一州之緊急者得三州稍寬緩之力以爲之助三州之寬緩者得一州當其緊急而無後憂不出二三月如吉如柔其氣勢當自不同倣此而行之江東廣東無不可者夫郡縣方鎮之法其未皆有弊所貴乎聖人者惟能通變而推移之故郡縣所以矯方鎮之偏重方鎮所以救郡縣之積輕今郡縣之輕甚矣則夫立爲方鎮之法以少變其委瑣不足恃之勢真今日之第一義也陛下下一日出其度外之見不次援數人之沈鷲英果者委以數鎮俾各爲國家當一面則郡縣之間文移不至於太密事權不至於太分兵財得以自由而不至於重遲而不易舉旬月之間天下雷動雲合響應影從驅寇出境外雖以得志中原可也尚何惴惴宗社之憂哉三曰就團結以抽兵抽兵之說臣前已開其端而其節目未悉也請再陳之夫取兵於民周井田唐府兵之遺法也今使者四出分行營陣俾各處團結以自爲鄉井之衛疾行之中此亦庶幾善步者然而無益也近時朝廷以保伍爲意官府下其事里胥爲里胥者沿門而行執筆以抄其戶口曰官命

而各爲保伍也已而上其藉於官又從而聖通塗之壁取其甲分五五而書曰保伍如古所謂保伍者如此而已臣居廬陵往往有寇警則鄉里又起所謂義丁者一日隅總擊柝以告其一方曰寇至毋去諸而等各以某日聚某所習所以守望至其日也惟牛醞酒以待隨其所衣信其所持從而類編爲之伍一匝乎村墟井落之間翕然而聚忽然而散則義丁者又止如此而已今朝廷命使以團結州縣奉旨而行移計其規爲布置當有加密於臣所言者然某所若干人某所又若干人屬邑合狀帳申郡府郡府合狀帳申朝廷計其數目當自不少然其分也散而不一其合也多而不精故當其分則鄉村無以通於鎮市鎮市無以通於城郭虜突如其來彼一方者力不敵勢不支老弱未及揀教闕未及施雖有金鼓旗幟之物而未知坐作進退之節也雖有城池山澤之險而未知備禦攻守之方也且民之聚也使之自時其糧自備其飲食則有所不能仰於官則無以給也有以給則又不能久也臣故曰無益也夫前所謂或千人或數百人此隅總一日能辦也今建言者不察其聚之易而用之難增兵之有名而拒寇之無實乃欲視其團結之多寡升降其官賞以爲勸且意其一日之急或者可驅而他之賈誼有言皆非事實知治亂之體者

也陛下忱能委數州立一方鎮莫若俾爲帥者就團結之中凡二十家取其一人以備軍籍一郡得二十萬家則可以得一萬精卒例而行之諸州則一鎮新兵當不下二三萬州郡見存之租賦可以備兵食見存之財利可以備軍需古人抽丁之法或取之三家或取之五家今官收其米以就爲養收其財以就爲用既食其力不當又重役其人惟於二十家取其一則衆輕而易舉州縣號召之無難數月之內其事必集爲帥者教習以致其精鼓舞以出其銳山川其便習也人情其稔熟也出入死生之相爲命也鋒鏑之交貌相識而聲相應也如此兵者一鎮得二三萬人當凜凜然不下一敵國今諸路列鎮則精兵雖十餘萬可有也太祖皇帝南征北伐所至如破竹計其兵曾不滿二十萬使吾於諸閩之外別得十萬精兵則何向而不可哉或曰國家經常皆用供億州縣財賦各有窠名今上流之兵未解江淮之餽如故使移此事力以給方鎮之兵如諸閩何嗚呼擇害莫若輕擇利莫若重臣蓋籌之審矣夫京湖之路旣梗則雖欲漕運而舟楫不能以前江廣之備旣虛則雖有財賦而土地不能以自保與其束手無措以委輸於虜孰若變通盡利以庶幾虜之可逐也且夫江廣旣全則吾之境內其惟正之供者尚多也陛下撫此厄運不

得不勉自節縮曲爲通融多方以濟諸閩之急支吾年時寇必就盡然後一正吾之郡縣一復吾之經常未晚也不然殆未知其所終惟陛下深思亟圖之四曰破資格以用人本朝用人專守資格祖宗之深意將以習天下之才世雖有賢明忠智之人英偉奇傑之士亦必踐駁之多涉歷之熟積勞持久而後得至於高位養成遠大之器消弭僥倖之風人才世道胥有利賴然其弊也有才者常以無資格而不得遷不肖者常以不礙資格法而至於大用天下卒有變不肖者當之而有才者拱手熟視夫是以常遺國家之憂臣嘗見數年以來邊陲之間偶缺一帥陛下徬徨四顧弄印莫屬揆揆應急不得已常取監司之風力者爲之趙魏老不可以爲滕薛大夫陛下非不知其然也他人資格或有未及而彼適可得之雖其才具容有不逮然猶意境外無事以幸其不至於敗缺比其敗缺則倉皇變易常至於失聲色而後已嗚呼此平世拘孿之弊也今天下事勢潰決已甚一有蹉跌事關存亡百夫不可輕擇將一壘不可輕畀守况其重者乎今自朝即以上凡內之卿監侍從外之監司郡守紫朱其綬唱喝車蓋而出者不知幾人使其中果有非常之才堪任將帥則是望實旣優資格又稱一日舉而置之萬夫百將之上誰曰不然然臣意陛

下之未有其人也則夫宗社安危之機不可輕決於庸人而有資格者之手世之能辦事者固多矣三辰不軌拔士爲相蠻夷猖夏拔卒爲將事固各論其時也今何如時尚拘拘予予於資格之末臣觀州縣之間凡窳底小官馳騁於繁劇之會者蓋甚有之薦引之法浸弊於私而改官之格率爲勢要者所據孤寒之中獨無可任大事者乎三歲一貢士碌碌成事者衆而氣槩才識望于鄉里曾不得一名薦書抱膝隆中杖策軍門固皆縫掖章甫之流也夫今日之士他日之官也今日之小官他日之爲公卿者也天下有事凡能擔當開拓排難解紛惟其才耳固有明知其人之有才而拘於資格之所不可則亦姑委棄之此豪傑之士所以痛心疾首於世變之會也陛下如建立方鎮收拾人才臣願明詔有司俾稍解繩墨以進英豪於資格之外重之以其任而輕授以官俟其有功則漸加其官而無易其位漢唐法度疎闊其一時人才常凋儻不羈本朝以道立國以儒立政則亦無取乎爾然至於今日事變叢生人物落落奈何不少變之哉至如諸州之義甲各有土豪諸峒之壯丁各有隅長彼其人望爲一州長雄其間蓋有豪武特達之才可以備總統之任一曰舉之以爲百校之長則將帥由是其選也其穎異通敏者引之於帷幄擢阻

之密又從而拔其尤者委之以人民社稷之重則人才不可勝用也至如山巖之氓市井之靡刑餘之流盜賊之屬其膽勇力絕足以先登其智辨機警足以間謀使僉使愚使詐使勇則群策群力皆吾屈也昔之方鎮食其土地用其人民拊循其士大夫馳策其蹶弛之士故雖以區區之地常足以與天下爭雄今雖未至於此然陛下鬻鬻而行之則吾規模意氣固已一變前日之弱矣惟陛下熟計之幸甚夫古之爲天下國家者常有敵國相持之憂然而立乎四戰之衝雖將蚬兵潰屢起屢仆而其國終不可動由卓然有所立故也今陛下奮發神斷赫然悔悟所以洗舊汗更宿弊如雷霆風雨交馳並至而不可禦陛下亦求所以爲自立矣而未得其方也自立之方臣前所獻之數條是已雖然臣意陛下未之能行則有說也何也悔悟之意未明也奸人當國指天下能言之士謂之奸名譁競使奸名譁競者常在朝廷則清議之福陛下必及受用事應不至今日惟浸潤膚受爲毒已深而後陛下之人才盡逐陛下今既悔悟矣然鋒車所召率未及前日擯棄流落之人或謂陛下猶有畏其不靖共之意夫今日之禍亂靖共之報也陛下猶有愛於貌爲靖共者邪此悔悟未明之一也三數年前縉紳之能出臆論事者既爲奸人所屏學校之士

猶聞壘臺不自已奸人疾其爲害已也託名學法重致意於禁上書之一條而後陛下之言路盡塞陛下今既悔悟矣然食肉之徒未有能出一語以救陵遲之禍惟學校不憚懇懇以爲言彼其所陳固有未盡切實者陛下何不擇其善者而施行歟此悔悟未明之一也今有人焉陷於酒色湛溺而不自知元氣日耗蝕於內容邪日衝擊於外四肢百骸幾至解体一日條大悔悟自創其酒色之愆而使爲朋友僕御者各得以勤攻己之短其爲身謀幾晚矣然知湛溺之爲病而猶諱其所從來則是病根固在也人非不知愛身彼諱病根而不肯決去者說其小而忘其大也陛下所以救社稷重於救身則夫病根所在何所顧惜而不之去歟高宗皇帝以麥飯豆粥之苦植立東南百四十年丕天之休加用力焉不幸比者中外怨叛吾之赤子自延寇入室謀危國家蓋至今日遠近爲之荷擔宗社幾於綴旒天下之人追咎其失以爲聚斂之過而聚斂之事通國憤然怒罵以爲倡於陛下左右之人夫此一人者竊弄威權上累聖德其凶讎威惡蠹國害民者臣不能具數獨其攘臂聚斂招集奸凶爲陛下失民失土以貽宗社不測之憂者其罪莫甚焉趙簡子命尹鐸爲晉陽尹鐸曰繭絲

乎保障乎簡子曰保障哉古之爲天下計者不屑於其小而惟遠者是圖不快於目前之求而常恐其一朝之患故雖簡子區區之大夫尹鐸區區之小吏其所規爲猶及於此國家之大不可以田舍翁自爲也後之人君思以富雄天下固有時出其聚斂之術然猶繭絲自繭絲保障自保障何物刑餘爲謀不減率天下以共向繭絲之的而保障之地亦不得免焉繭絲之毒不可忍而後保障之禍不可爲陛下問者屢出內帑金帛分給諸司期有救於難然調度方殷兵革又不得息前日聚繭絲之得未什伯今日救保障之費蓋千萬億秘而未有已也嗚呼誰生厲階至今爲梗向使此人者不以聚斂斷伐祖宗涵洪寬大之仁蠹賊陛下神明英武之德則必不妄籍民財以入脩內司必不豪奪民產以實御莊必不諧價西園以布中外貪酷之寵必不交通南牙以開朝廷汚濁之門如此則奸人必不得竊據相位徧置私人如此則疆禦培克之流必不得齒於縉紳玷於節鉞如此則各郡有賢守各路有賢監司必不侵漁以交結北司剝割以應奉內獻民心必無變宗社必無危今朝廷知江閩虐取漁舟故吾人爲虜鄉導以至於此曾不知是數年間外之監司郡守求爲交結應奉而一切不卹以失吾民戴宋無二之心者所在有之江閩之

事偶著爾今論者追訟江闔之罪死有餘責則夫使士大夫賈賈焉爲聚斂重失人心激天下以各懷怨叛如臣所指之人者一死詎足道哉且夫奸人之入相也使非此人者與之相爲表裏以揜陛下之聰明密爲游揚以開陛下之信用則賢者必不以好名中傷言者必不以諱競逐去學校之持公論者必不以諠橫得禍士大夫之秉直節者必不以貪職加罪朝廷清一言路光明邪人何自而赫張民瘼何自而壅隔人離而陛下何以不覺寇至而陛下何以不知彼其依憑陛下恩寵以爲奸人與主故顛倒宇宙濁亂世界而得以無忌憚使陛下今日訟過於天地負媿於祖宗結怨於人民受侮於夷狄則豈獨一奸人爲之哉原情定罪莫重於與主而奸人次之莊周曰兵莫憐於志鏌鏌爲下言刺人而殺之不在於手而在於心不在於鋒而在所以用其鋒者奸人則鏌鏌也與主則志也方今國勢危疑人心机捭陛下爲中國王則當守中國爲百姓父母則當衛百姓且夫三江五湖之險尚無恙也六軍百將之雄非小弱也陛下卧薪以厲其勤研案以奮其勇天意悔禍人心敵愾寇逆死且在旦夕或謂其人者舖張驚憂以沮陛下攘寇之志處分脆弱將誤陛下爲去邠之行居前日則曰我能爲君充府庫以盜其權居今日則獻其小

心出其小有材使陛下意其緩急可恃以固其寵向非陛下參酌國論堅凝廟謨爲效死不去之計則一日嘗試其說六師一動變生無方臣恐京畿爲血肉者今已不可勝計矣小人誤國之心可勝誅哉臣愚以爲今日之事急矣不斬董宋臣以謝宗廟神靈以解中外怨怒以明陛下悔悟之實則中書之政必有所撓而不得行賢者之車必有所忌而不敢至都人之異議何從而消敵人之心膽何從而破將士忠義之氣何自激昂軍民感泣之淚何自奮發禍難之來未有卒平之日也千金之家得一僮奴稍足以稱其私雖害于而家未忍亟去况其人給事之歲月已深乞憐之懇款已熟陛下性資仁厚亦豈遽甘心焉然宗社之事重左右之恩輕蠹民誤國之罪深承顏順色之愛淺伏惟陛下以宗廟社稷之故割去私愛勉從公議下臣此章付之有司暴其罪惡明正典刑傳首三軍以徇如此而天下不震動人心不喜悅將士不感泣而思奮虜寇不駭愕而謀還是人心天理可磨滅也是天經地義可漸盡也臣所不信臣嘗讀諸葛亮出師表輒捲卷哀憤悲其用心亮之言曰宮中府中俱爲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姦犯科及爲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平明之治亮將獎率三軍北定中原攘除姦凶興復漢室其

於官府之政宜若無與而獨區區以此爲先者良以社稷安危之權國家存亡之故不在於境外侵迫之寇而內之陰邪常執其機牙此亮之所以深權內外本末之理而先窒其禍亂之源也今臣上自朝廷下至州縣所以分畫其規模纖悉其經緯以上助尊夏攘夷之一畫者已畧備矣而臣獻其狂愚於未猶有感於亮之所言區區勞功何敢引亮爲證顧所以忠君愛國之心則亮之爲也臣非不知踈遠之人指陳無狀干犯天誅罪在不赦且使幸赦之不誅則左右之人仇疾臣言亦將不免然臣所以不顧危亡寧以身犯不測之鋒者義命之際臣固擇之精矣方今社稷震動君父驚虞此所謂危急存亡之秋臣委質爲臣與國同休戚親見外患如火燎原而內寇又復植根固流波湧則禍難無涯臣死亡正自無日與林迫於權勢之威憂疑於一己之禍禁口結舌以坐待國家之難而後死孰若犯死一言感悟天聽如陛下以爲狂妄而誅之臣固已自分一死萬一陛下察臣之忠行臣之言以幸宗社則臣與國家同享其休榮等死之中又有生路此臣所以齋咨涕洟望闕懇惓而不能自己也臣曷瀆天威頌越震懼謹滌蕪私室以俟威命之下臣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不備臣某昧死百拜上

此先生開慶己未伏闕書也先生丙辰狀元及第乃稔陵親擢舊例三魁唱名罷賜袍笏謝恩入幕賜御饌進謝恩詩出賜席帽於闕門外上馬迎入期集所者又名狀元局官給錢物供張皂隸等於此所聚同年待賓客刊題名小錄賜聞喜宴進謝宴詩如此者一月然後率榜下士詣闕門謝恩謂之門謝門謝後命之初階內狀元授承事郎僉書某軍節度判官廳公事至後一科放進士榜則前一科狀元召入爲祕書省正字名曰對花召此舊例也先生入期集所數日嚴侍有疾即請告還即侍藥未幾乃有失怙之變即持服扶柩歸里服除開門度日後一科當對召日始除僉書某海軍節度判官廳公事蓋先生未除官而即持服故除初階先生上請未敢受官乞行門謝禮奉旨允已未冬造朝門謝適有江上之警慮求言詔上此書不報而歸未幾又除僉書鎮南軍節度判官廳公事先生上請乞奉官觀香火以安分守除中管建昌軍仙都觀未幾除祕書省正字諱辭云倫魁登瀛故事也然始進大率以虛名旣久乃知其實踐爾則異是初以遠士奉董生之對繼以卑官上梅福之書天下誦其言高其風知爾素志不在溫飽麟臺之召其來何遲語有云見大名難又云保晚節難爾

其厚養而審發之使輿論翕然曰朕所親擢敢言之士可陞校書郎又陞著作佐郎兼景獻太子府教授值巨闕董宋臣再出用事於是上章極論遂出知瑞州此章見于後今畧叙其槩云道體堂謹書

癸亥上皇帝書

七月吉日具位臣文天祥謹昧死百拜獻書于皇帝陛下臣賦畀末學天賦樸忠遭逢聖明早應親擢已未之夏陛下廷策多士記憶微臣俾佐京兆尹幕特臣不敢拜恩乞行進士門謝旨令赴闕其冬實來行禮適值寇難方啟江上勝負未決而全永衡且破于時京師之勢危如綴旒上下皇皇傳誦遷幸臣得之目擊忱恐六師以一朝而動京社之事關係不細采之公論則謂寇禍起於愴壬之聚斂而愴壬用事則主於董宋臣至於遷幸一事宋臣張皇處分尤駭觀聽事勢至此死且無日臣忠憤激發叩闈上疏乞以宋臣尸諸市曹以謝生靈荼毒之苦指陳觸忤自分誅斥出關待罪不報亟歸山林側聽聖裁臣章雖不付出施行而竟亦不坐臣以罪非惟免於罪而已改命洪幕從欲與祠又寵綏之臣嘗以為區區父母之身既委而徇國矣陛下赦而不誅臣之再有此身是陛下賜之也感激奮發常恨未有一日答天地之造前冬誤辱收召昇以館職

魯未幾時進之以著庭寵之以即省臣之取數於明時者益以過多共惟聖德日新朝無闕事臣得從事鉛槧悉意科條以無忘靖共爾位之訓忱幸忱荷茲者條讀報狀宋臣復授內省職事臣驚歎累日不遑寧處繼傳御批沔界蕪職且使之主管景獻太子府臣備貢講授實維斯即此人者乃為之提綱當其覆出臣自揆以義且無面目以立朝况可與之聯事乎請命以去臣之分也然臣端居深念託故而去謂之潔身可也陛下未嘗拒言者言而當於可陛下未嘗不行臣不言而去則於事陛下之道為有未盡是用不敢受於言伏惟陛下鑒臣之衷而幸聽焉臣伏讀國史竊見孝宗皇帝所以待贊御者終始之際恩威甚明臣嘗以為自古人主寬仁莫如孝宗英斷亦莫如孝宗方曾觀龍大淵肇用事周必大言之龔茂良言之劉度言之鄭鑑袁樞言之言者日以盛而孝宗傲以恩寵未嘗為之少衰孝宗豈弗諫者哉聖心寬仁未忍驟有所加也此其招權弄勢日益翕赫小心謹畏之態昵昵於前者迄不能掩其陰私傾險之迹或以見踈死或以坐罪廢英斷如此豈以寬仁而遂失之姑息哉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聖子神孫一守是法共惟皇帝陛下以聰明操制萬幾以神武經緯六合四十年間凡經幾大禍亂幾大驚危絃重新整頓功

業逐日以新聲名隨風而流尚論聖德三代以下之英主未能或之先也神明之下侍御僕從罔匪正人旦夕承弼厥辟固其所也惟是宋臣兇驚慘毒不可嚮適陛下曩以其小有才而倣借之小人不足大受倚恃權勢無所不至戊午已未間天下指目共欲甘心臣冒死先爲陛下言之陛下於此時猶有徘徊顧惜之意未即加罪也而縉紳學校交疏其惡伏闕投匭殆無虛日陛下始豁然大悟奪其大阿屏置畿郡中外鼓舞歌誦盛德臣妄謂陛下之寬仁全似孝宗陛下之英斷亦全似孝宗漢家自有制度固應如是詩云維其有之是以似之雖然陛下稟天地冲和之全氣接帝王忠厚之上傳寬仁英斷雖並行而不相悖二者分數寬仁較多是以如此人者遂得以生全於覆載之內尋醫之旨未幾朝請之命復下今者又使之內居要地曰覲宸光惟至聖焉能寬裕有容有如此者然臣嘗聞之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蓋仁則無私無私故能好能惡聖人豈專以博愛爲仁哉漢唐宦官之禍其後至於濫觴而不可救推原其初則起於時君一念之不忍是故古人之防微杜漸不敢忽也語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宋臣前此誤國之罪陛下既赦之而勿問矣臣何敢追允往事上瀆聖聰獨爲方來計則妾緯之憂不能忘情焉夫以陛

下聖明在上孤雛腐鼠亦何敢畫舞夜號少作喘息其人心性殘忍群不肖所宗竊恐復用之後勢酸肆張植根既深傳播益廣末流之禍莫知所屆近者陛下親製十四規丕哉聖謨爲萬世計甚悉宥如此事獨可以爲小故無與於貽謀而閔畧之哉宋臣之爲人臣實踈遠亦安能以盡知之惟是天下之惡名萃諸其身京國閭巷無小無大輒以董閻羅呼之陛下之左右使令亦衆矣此名不歸之他人而惟此一人是歸則豈不召而自至也哉陛下毋以其退然謹愿而謂其未必怙威生事也毋以其甘言卑詞而謂人言爲已甚也千金之家強奴悍僕恣橫閭里至其服役於主人之前固亦未嘗不小廉曲謹而可信也此事雖小可以喻大陛下儻察及此則亦何愛於此一人而閔惜英斷以重遠天下之心哉伏望陛下稍抑聖情俯從公議縱未悉論其平生之惡以寘之罪亦宜收回成命別選純謹者而改畀之失一兵得一兵於國家事夫亦何損于以厭人心之公予以示來世之法予以防天下之禍於未然今聞令望施子無疆臣子之願莫大於此臣實何人輒上封章以仰及於萬乘之所親信蚍蜉撼木自速齏粉可謂愚甚然臣方備位中朝使其以厚祿糊口坐取遷擢豈不得計而臣子所以事君正義謂何世道升降之大幾國家

利害之大故柰何坐而視之噤不發一語上負天子下負所學貽無窮羞此臣所以不敢強顏以留亦不敢詭辭以去忘其嬰鱗不測之危以冀陛下萬一聽而信之臣言得行宗社之利也臣之榮也如臣之積忱未足以仰動天聽坐受斧鉞九隕無悔謹杜門席藁以聽威命之下臣無任望闕瞻天激切屏營之至不備臣昧死百拜

輪對劄子

臣早以書生遭遇先皇帝親擢事先皇帝垂十年恨無消埃補報天地陛下龍飛繼運移忠以事聖明末肩乃心臨鑒在上比若臣來自外藩待罪戎監陛下親御宸墨進之經筵臣學殖凋蕪循牆無路自入侍禮屢切見天顏碎穆聖性謙虛雖如草茅之愚時賜訪問臣感激殊遇亦既得以悉數於前矣猥當轉對伏念臣職在講讀今日聖學關天下治忽不細輒因封事畢吐其衷臣聞聖人之作經也本以該天下無窮之理而常足以擬天下無窮之變天地無倪陰陽無始人情無極世故無涯千萬世在後聖人亦安能預窺逆觀事事而計之物物而察之然後世興衰治亂之故往往皆六經之所已有凡六經垂監戒以爲不可者小犯之則闕安危大犯之則夾存亡如赴水火之必斃如食董葛之必毒是何哉聖人知有理而已合於理者昌

適於理者僇所貴乎帝王之學惟能不悖乎六經無蹈乎其大戒而已嗚呼聖人所以爲萬世慮者豈不甚智所以爲萬世戒者豈不甚仁矣哉書曰民可近不可下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而後世猶有以民爲黔首以覆其宗爲天下笑者書曰內作色荒外作禽荒詩曰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而後世猶有昭陽華清霓裳羽衣以階漁陽之禍者書曰謹乃儉德惟懷求圖又曰不作無益害有益不貴異物賤用物而後世猶有葡萄天馬甲帳翠被以致四海蕭然者臣嘗歎夫自聖經以來時君不聞大道之要生人不被至治之澤秦至五季千數百年間犯六經之顯戒者相望史冊聖人立爲大經大法以幸萬世藐然未有聞焉豈不惜哉惟皇上帝界衿斯文孔孟微言至我朝周程張朱始大闡明如滕斯發先皇帝表章四書尊禮儒先爲性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穆考之廟稱爲理宗陛下親得精一之傳而日就月將緝熙于光明斯道斯民解后千載先皇帝欲爲唐虞三代之治殆留與陛下使了此事臣親陛下自踐祚以來畏天尊祖親親仁民敬大臣體群臣尊其所聞行其所知何往非學今朝廷清明官府齊一大法小廉罔越厥志不可謂不治矣然臣切惟去年寒燠失常四方或以旱告今年星文示變雨雹見妖近者積陰

為寒皆名咎證漢人縱閉之學必謂一證主事臣不能曉此但即其影而想其形因其流而疑其源豈人所不知已所獨知之也陛下猶有當反之六經者乎陛下日御經筵正道正言嘗接于耳而又內庭不廢觀書傳曰多識前言往行以蓄其德陛下蓋有之矣臣愚更願陛下虛心體認切已省察每誦一義善可以為法即驗之身曰吾嘗有是乎無則勉之每說一事惡可以為監即揣之心曰吾嘗有是乎有則改之言則慮其所終行則稽其所敝豈惟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充道學之用經綸天下之大經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行而帝行而王以卒先帝主張道統之事業臣何幸身親見之哉書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夫一日二日之間亦未至即有萬事然一事不謹則萬事之幾自此而兆故撥亂本塞禍源無一息不當用功兢兢業業所謂必有事焉者也惟陛下留神

內制

擬進御筆

為馬丞相題金書上奏簡平章

書曰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蓋占取其同自二人之同推之卿主庶民無往不同者師相欲去二府以為不可去是千萬人皆以為不可去矣朕自師相有請寢食不為安朕必不能違眾心師相亦必不忍違朕心嗚呼尚鑒時忱求緩在位師相其聽之哉所請宜不允

又擬

周公相成王終身未嘗歸國孟子當齊世不合故致為臣蓋常情以去就為輕惟大臣以安危為重苟利諸國皇恤其身若特元勳為我師相先帝付託大義所存太母留行前言可覆胡為以疾而欲告休惟醫藥所以輔精神惟安身所以保國家古者之賜几杖雖當七十而不得引年我朝之重辯章雖過九旬而尚使為政勉釐重務勿因矜懷所請宜不允

此先生直翰林院時代言一二也留平章二批已進呈御前賈似道有聞嫌所擬無過褒之辭且怒不先呈已諷諭別直院官改作進呈批出竟不用先生所擬先生即引先朝楊大年在翰林草詔以一字不合真宗聖意明且援唐故事學士作文書有所改為不稱職當罷因亟求解職丐祠引去賈似道以漆木史作字至先生勉留大畧云直院援楊大年故事豈非亦有大年性氣邪如此者在先朝以為異後來皆以為常近日馬王二直院所擬未嘗不反覆更定既曰天子私人又豈不通商量只如每年春帖自有二等忌諱字面上每令似道論詞臣再三改定諸公亦惟知謹承上意直院特未知之耳幸不必過為突兀而有邀心至叩率幾台照先生貼

名繳還來繫又上第二章力丐祠東擔出國門而臺既
罷命出矣先生有詩曰當年祗爲青山誤直草君王一
詔歸是也道體堂謹書

擬冊立皇太子文

皇帝若曰朕弗克于德嗣先人宅丕后三十有七年夙興
夜寐怵惕惟厲懼無以追配于前猷自底不類迺季秋將
有事明堂思惟皇天全付于有家繼繼承承於千萬年祖
宗在天眷相惟茲蔽自朕志貽厥孫謀于一人有辭郊廟
神祇祖考特安樂之皇帝曰猷具官皇子某爾忠孝豈弟
少如夙成朕用疏爾王封衍爾賦畝欽迺服命克懋厥德
惟爾休昭事有嚴俾爾圭鬯薄海內外罔不咸一其冊爲
皇太子改名某嗚呼厥惟我前人造天丕基劍守惟艱哉
天難謀命靡常民罔常懷懷于有仁戒之哉爾惟親正人
學于古訓罔遊于盤罔淫于逸罔以非道孫志罔以古之
人無聞知尊德崇道由仁義行乃若時守宗廟社稷以爲
祭主天地神人無疆惟休朕不失爲知子爾亦有令名於
戲欽哉

文山先生全集卷之三終

文山先生全集卷之四

文集

表牋

門謝表

臣某言伏惟省劄五月二十八日三省同奉聖旨文天祥
添差簽書宰海軍節度判官廳公事仍釐務臣以賜第之
初未經門謝未敢祇拜劄命申乞指揮續準省札七月十
一日三省同奉聖旨今朝謝訖之任臣謹遵奉旨揮詣闕
庭朝謝者御大廷而餐策式廣旁招奉清問以據忠誤承
親擢尚阻紫宸之謝遽叨黃紙之除曠世遭逢瞻天感激
臣切以賓興下詔同天地宗祀之彞科舉取人代造化爵賢
之柄豈曰利人才之進取其間實天道之流行肆萬乘之
臨軒受諸侯之貢士占小善者率以錄成造在廷取一人
焉拔其尤必有名世應庸瑣可在蒐羅臣稟質既凡聞
道猶淺才非洛陽之年少偶玷薦書學非廣川之大儒遽
塵舉首自叨異數亦既三年回思臚唱之蒙恩莫與焉趨
而奉表有懷就日無路牋天方傍徨於丘園乃寵綬其祿
秩輒請展爲臣之禮幸許脩詣闕之恭茲蓋伏遇皇帝陛
下德體乾行道持常又世更三紀遠速成周式化之風歲
啓後庚近接藝祖開基之運凡際風雲之會咸依日月之
光遂令一介之姓名亦被九重之記錄臣敢不誓堅素守

勉公前修自揆讀書非為平生溫飽之計願言竭節用副
上心忠孝之期臣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

陳謝以聞

湖南提刑到任謝皇帝表

帝宸敷命昭關四門天牧播刑誤頒一節申以過驅之旨
疇茲已試之庸周隕載馳漢條具布伏念臣本無他技惟
有孤忠兩朝特達之知洵塵清要千載行藏之跡祇自悔
尤雲雷之義方屯天地之心已復當日達聰之始在皇
華遣使之中聖恩靡許於祝釐臣職敢稽於行道瞻蓋高
而下耳冀用譽於折肱茲蓋恭遇皇帝陛下道協重華仁
周四表崇德廣業合乾轉坤翁之功折獄致刑得震動離
明之用遂令承之復忝司平臣敢不祇若咨詢對揚欽恤
陳時臬事尚弘康乂之圖受王嘉師永迪明清之訓

謝皇太后表

司平夢甸命出嚴宸告至周原恩歸慈極致敷教曆訓仰謝
徽音伏念臣一介寒微兩朝知遇傾葵向闕初無補於使
令毀敝杜門祇自深於觀省當元日會同之始拜公朝拔
拭之仁言遣使臣往陳臬事華省過頒於趣旨業祠竟秘
於俞音勉臣子之驅馳見吏民而宣布茲蓋恭遇壽和聖
福皇太后陛下心起有極道合無疆長信怡愉贊炎圖之

昌運大任肅穆開蒼籙之隆平宜擇攸司俾敬爾獄臣敢
不丕承欽恤誕布慈仁又我黎民尚想無刑之治于其王
母敢忘介福之元

謝皇后牋

君子審官道隆儷極皇華遣使命出治朝德意具宣忱辭
告至伏念臣疎庸一介遭遇兩朝早綴班行掌忝金科之
屬繼乘使傳復塵繡指之行曲成每戴於釐明退食難逃
於吏議不圖元會復錫恩言拔拭起家往陳時臬驅馳在
道寅奉天威泄止攸司欽哉乃職放蓋伏遇皇后殿下德
伴坤地位正家人闕雅之化既行用之天下象魏之法使
布正自玉宮爰取踐更載叨詳讞臣敢不靈承欽恤祇若
平反無刑以又黎民誕敷聖化式敷以長王國未誦徽音

皇太子生日賀皇帝表

大夏長羸坤二爻之紀季千秋似續震一索之揆初瑞彩
緣軍歡顏丹衷恭惟皇帝陛下德流芑水業茂蘿圖壽富
多男積善必有餘慶本支百世命吉在厥初生記甲觀之
瑞分占乙謀之祚遠臣庶身軫墊戴目心星誦億于之宜
君首歌周雅祝萬年之為父更續唐詩

賀皇太后表

福于王母際南面之昌期天以神孫娛東朝之永日晝堂

瑞節長崇歡聲恭惟壽和聖福皇太后性蘊冲和仁培靜
肅思齊所以聖也以御于邦僉斯宜爾孫今克開厥後皇
皇穆穆繼繼承承臣迹滯騏原心馳鳳闕本支百世播赫
陔之聲詩怡愉萬年行舍飴之福慶

賀皇后啟

坤后廣生式協二爻之月震男揆度載逢一索之期慶衍
穠圖喜充椒掖恭惟皇后殿下道柔配地德厚承天以御
千家爲今京室之婦則樂有子如古周南之風百世本文
萬年福祿臣迹縻牲鬱心賀燕謀占斯于之詩已符吉慶
美思齊之德益嗣徽音

皇子進封左衛上將軍嘉國公賀皇帝表

乾父重仁茂積蕃圖之慶震男鍾美肇基茅土之邦百世
可知四方來賀洪惟昭代爰立親親粵有舊章禮優貴賈
昉祚符之七載侈慶國之初封綺仗分班珠珪䟽寵膺表
人倫之厚通觀王室之疆式于今休監于成憲恭惟皇帝
陛下福培周厚和緝堯雍寶曆無疆方萬年而受祐金枝
有煥期億子以宜君錫以嘉名渙其大流地營東井詔壽
五之最穹天拱北辰炳心三之相照克昌厥後長發其祥
臣有蹇杜駢阻隨虎拜社歌子施迺陳皇矣之詩道盡君
嚴願贊家人之易

賀皇太后表

東朝保艾方隆堯母之仁西國分茅式篤文務之慶兩宮
喜色萬宇歡聲恭惟壽和聖福皇太后陛下德厚慈元神
怡長樂尊之至也上承視膳之勤宜爾繩考下適舍飴之
趣瑤池日永玉葉素濃臣遠被繡衣踰瞻絲仗于其王母
知介壽之來崇佑我後人頤丕圖之有行

賀皇后啟

坤稱乎母儼家服於椒塗震索而男赫龍光於茅土長秋
喜色方夏歡聲恭惟皇后殿下含弘承天博厚配地祥鍾
長發熾商後於有娥音繼思齊培文昭於大妣圭瓊焜煌
於綺仗芾朱輝映於褱衣臣遠驟華原踰瞻藥殿想宜君
之穆穆茂對王休侈多子之繩繩載歸后矣

皇女進封同壽公主賀皇帝表

乾見大人道風降於乾體巽爲長女命爰寵於巽申喜溢
宮庭歡騰海宇竊惟興君之際必有積善之餘播在正風
則曰王姬之美陳于小雅是爲女子之祥無非歌福祿之
同予以表國家之盛恭惟皇帝陛下和順而理溫柔以容
苞體深仁既茂繇瓜之陟岡陵厚積後培禮李之華始封
爰遷於嘉名遐祉永齊於聖壽臣跡縻使事身隔賀班親
愛如家造贊人倫之厚肅雍迪教通觀王道之成

賀皇太后表

周家福祿積由任姒之仁堯母聖神親親娥英之慶宮闈
盛典海宇歡聲恭惟壽和聖福皇太后陛下南極景光東
朝基貴有功寶祚既開聖子之傳流澤銀潢爰毓天孫之
瑞贊初封於沁水同上壽於瑤池臣遠玷皇華偷瞻長樂
怡愉太后諒承婉婉之娛雍肅王姬益表儉慈之教

賀皇后牋

坤萬物之資生實蕃慶積巽一索之謂長昉對命申喜氣
官聞歡聲海宇恭惟皇后殿下關雎孝敏芣苢和平灼灼
宜家風範華桃之懿雍雍成德茂鍾穰李之英實然錫沁
水之封展也同長秋之壽臣遠塵苞祀遙聯塗椒風以周
南仰化原之洵美觀于堯女願毋道之浚明

知贛州到任謝皇帝表

九重選牧錫類天寬千里承流奉親地近昉共侯度不戴
王休伏念臣某才本空疎分安孤苦身逢盛代夙自厲於
丹心家有重親晚相依於白髮頃叨漢傳往即楚封何敬
非刑粗碑審克不違將毋私切懷歸嘗懇懇以陳情甚高
高之欲從造蒙異渥特畀近塵繼盼肯以趣征已鞠躬而
祇上祿及一門之微賤恩同大造之生成茲蓋伏遇皇帝
陛下以堯舜之資行曾閔之道嗣寧王之大歷茲我成功

奉太后之萬年與天齊壽遂使忝求篇之寄亦獲共啜菽
之歡臣敢不老老及人親親為政由家達國期與遜以興
仁以子移臣寓為忠於為孝

謝皇太后表

東朝鴻慶介壽無疆南國虎符便親有命荷中宸之渙寵
望慈極以飯忱伏念臣一介迂疎兩朝遭遇昔備殫於敬
歷無以逾人頃間任於驅馳不違將毋惟內懷於鳥哺遂
上徹於蟻忱果分二水之麾爰易三湘之節惟壤地接故
可以供菽水之職惟土風習故可以盡芻牧之心自省叨
踰若為報稱茲蓋恭遇壽和聖福皇太后陛下德光堯母
功配周姜壽錫萬年享怡愉之福化流四海推慈孝之仁
遂令下吏之僥榮獲以邇封而就養臣敢不祗承德意謹
布恩言服膺錫類之詩益崇美化拜手牧民之訓踰贊徽

音

謝皇后牋

慈極承天恩深錫類應車易地職重分符布聖德之中和
便親闈之溫清伏念臣起繇孤遠積有迂疎航麟半生於
事君而何補驅馳近歲以將母而未能屬為養以陳情荷
畀矜而從欲三湘納節二水授麾回刺史之車庶乎為子
揀郡守之檄專以為親僥具實多糜捐肩稱茲蓋恭遇皇

后殿下道隆坤厚德配乾仁大雅思齊媚周姜而穆穆長秋備禮奉漢母以愉愉遂今疎遠之微臣亦效旨甘於便壘臣敢不恪恭侯度茂對王休崇開睢卷耳之風迪惟懿則篤南陔白華之行施及遐萌

壽崇節本州賀皇帝表

天子有親備四海九州之奉封人祝聖同萬年億載之期凡屬昭臨舉同呼舞恭惟皇帝陛下剛建中正緝熙光明燭六合而耀八紘功參天地躋三皇而軼五帝道御家邦紹巍巍蕩蕩之勳盡尊尊親親之養怡愉誕節光大前聞臣獲布寬條幸逢盛際鸞鷲阻綴莫旌賀於東朝螻蟻傾忱惟仰瞻於南極

賀皇太后表

於萬斯年慈宸有慶誕彌厥月祖佛同生旒冕敬共縉紳舞蹈恭惟壽和聖福皇太后陛下道超太始德厚重坤闕睢周南之風夙陶美化思齊文王之母懋著徽音袵衣初奏於薰絃宮珮畢朝於慈宸親下衣罷之拜載揚詔鳳之音呼萬歲者三歡騰朝野等百世而上福行子孫臣叨守魚符莫陪篤序我百而爾九十諒喜溢於舉觴心一而臣三千第神馳於拱極

賀皇后牋

太姒之嗣太任星重慈極長秋之朝長樂天介壽祺流慶九霄比隆千古恭惟皇后殿下明章德範陶冶風大練厚繒訓四方之節儉宵衣旰食循五位之勤勞肖似徽音婉愉誕序厚符坤地吉萃家人臣逃守遐邦忻逢華旦仰瞻帝闕莫陪振鷺之班下與邦民同被開睢之化

壽崇節兵馬鈐轄司賀皇帝表

天子盡敬事親丕昭瑞節臣下歸奏報上同祝脩齡履載兩朝頌歌四洽恭惟皇帝陛下克勤克儉無怠無荒堯以是傳道莫高於虞舜文所以聖德益顯於大任有開麗水之祥適際瑤池之會臣屬際戎鍵阻綴班聯北面而朝忱天威之尺五南山之壽效臣子之呼三

賀皇太后表

金闕日長尊處宸闈之極王卮春滿誕膺法駕之朝凡在式園率均擊壤恭惟壽和聖福皇太后陛下心遊恬淡德著慈仁隆周召之風人倫既正養黃老之性母道獨尊皇穹申方至之休壽命衍無疆之筭臣猥分郡組共貳戎韜迹遂觚稜帷帳踰瞻於長樂忱同葵藿生敷第想於承華

賀皇后牋

坐於少廣慶慈極之誕彌朝于寢門助聖人之教愛官屏溢喜宇宙同和恭惟皇后殿下瑞應覩天光昭邇日正始

基化歌二南茅苻之詩視膳問安備六寢禘禴之禮協朱明之律呂繡綵仗之珮環驩奉玉卮禮同黼扆臣濫紆州綏通領兵符聆舜樂之九成遙瞻南面效堯階之三祝竊比華封

乾會節本州賀皇帝表

一人天拱適符龍御之亨萬國雲從共慶虹沅之瑞系隆宗社福被寰瀛恭惟皇帝陛下曰睿曰聰乃文乃武金匱有永紹寧人大寶之休翠蹕早朝娛太后萬年之壽當嵩呼之華旦繼慶月之佳辰兩宮同時千載盛事臣猥叨分竹彌切傾葵奉玉卮之恭阻綴班於北闕通銀臺之奏但申頌於西崑

賀皇太后表

六龍御極增光長發之詩萬國同心推本思齊之聖驪騰官壺和塞堪輿恭惟壽和聖福皇太后陛下曰希曰夷爰清爰靜以天下養備百祿之熾昌與元氣游葆六根之純粹海內樂唐虞之化宮中頌任姒之音臣叨預承流遙伸歸美冬温夏清禮嚴東面之朝日升月常福等南山之祝

賀皇后牋

黼袞端臨交上華封之祝椒塗內助仰承京室之規喜溢六官和薰八表恭惟皇后殿下靜專成性徽懿秉姿瑋簪

進履燎之絳雞鳴有度弓韜奉高禩之祀燕翼發祥際上帝生商之辰懋塗山與夏之德仰占七政日月益明俯鑒四方岡陵齊壽臣分符江右化被周南首贊乾亨體天行之不息更祈坤載協地道之無疆

乾會節鈐司賀皇帝表

龍首戾物親天德之照臨虎拜萬年對玉休而蹈厲堪輿協氣海宇頌聲恭惟皇帝陛下神聖整齊武文經緯諸福畢至一登再登三登我武維揚五伐六伐七伐虹渚載臨於盛且鳳音遙想於明廡臣通領鈐符恪共官次蔡頌觀闕阻陪就日之班花覆簪紳諭謝需雲之宴

賀皇太后表

天下傳歸於子降寶冊之鴻名聖人教愛以親上玉卮之粵壽非常之慶嘉頌攸同恭惟壽和聖福皇太后陛下中澹順神儉慈乎化輔佐先帝風殫卷耳之勤愉快東朝允著思齊之聖昉前殿紀誕彌之且正羣方傾蒞望之忱肆膺鳳輦之朝親下龍綰之拜臣屬縻戎鍵阻綴班行現五色之雲知獻占於太史舞兩階之羽諒增喜於慈顏

賀皇后牋

上萬歲之壽咸頌聖人形四方之風實基王化凡居持載罔不驩呼恭惟皇后殿下生稟靜柔安行雍肅躬河洲采

符之紫列聖額散翼發門視膳之恭慈顏和懌合坤其順
遡日而明欣聆嵩嶽之呼並受華封之祝臣俯共武服仰
替壽觴星之遠天之高陞莫瞻於九級漢之廣江之永詩
但誦於二南

皇子賜名本州賀皇帝表

家有嚴君托中興之昌歷天以聖子作大國之宗藩喜溢
官闈慶關宗社恭惟皇帝陛下懋昭聖德厚正人倫保天
命以宜君四方無侮貽孫謀而置子百世可知爰錫嘉名
載敷大號敬哉有土肇基二水之邦格于皇天式應三星
之曜俾耆而艾長發其祥臣庶跡使方傾心魏闕監王成
憲顛垂謨烈之林啓我後人益壯本文之盛

賀皇太后表

東朝介福式彰母道之尊南國分封肅迪孫謀之吉兩官
交慶百世彌昌恭惟壽和聖福皇太后陛下長樂怡愉大
庭游衍養以天下日永瑤池正子家人春生玉葉贊其壽
於涪水壯絲絳於宗藩臣迭在侯方阻瞻宸仗思齊所以
聖遙頌徽音皇矣莫若周益隆世德

賀皇后殿

母資坤德之生椒塗襲慶男正家人之吉茅土分封宗社
延洪官闈闡懌恭惟皇后殿下承天光大法地靜專成美

化於周南言能逮下嗣徽音於京室予以御家屬聖子之
勝衣替嚴君之錫爵臣遠縻外服阻造內班正風俗以厚
倫末歌后德輔皇王之維碑丕倭孫謀

皇子賜名鈐司賀皇帝表

天佑我家篤生聖嗣國有鉅典肇建宗藩社稷靈長神人
孚洽恭惟皇帝陛下禮行貴貴愛立親親撫寶曆之昌期
萬年福祿演銀潢之慶澤百世本文爰重燕謀載頒鴻號
于疆于理地營涪水之邦有翼有馮星拱周廬之衛克開
厥後俾熾而昌臣遠繫我軫愉瞻文石施于帝社德已動
於監觀保我後生命更歌於壽考

賀皇太后表

堯母怡愉介于壽福湯孫岐嶷錫以嘉名慶衍宗枋歡隆
慈極恭惟壽和聖福皇太后陛下爰清爰靜日希曰夷佐
先帝之中興雞鳴有度膺嗣王之孝養燕翼成謀爰鍾受
於綠車乃分符於赤社臣恪恭武服阻造王庭以御于家
喻贊思齊之德克開厥後佇成皇武之功

賀皇后殿

坤稱乎母作德配天震索而男建邦有土慶成宗祉喜溢
宮庭恭惟皇后殿下采芣和平關雎孝敬嗣母徽於京室
在廟在宮明子道於家人正內正外歡勝勝衣之拜光昭

燕社之封臣共武有嚴稱班云逸風以周南之化隄替螽斯
斯悉我豐水之謀適觀燕翼

皇帝登寶位本州賀皇帝表

天作之君表冠倫之大聖父傳於子昭立嫡之至公曆數
維新神人胥慶恭惟皇帝陛下以周元子為舜重華大德
生知聰明以臨齊莊以敬一人有慶進退可度容止可觀
積累厚而孫謀深謳歌同而神器定無為而治有道之長
臣切領虎符隄瞻龍御建皇極而王天下幸際昌期開明
堂而朝群臣登觀初政

賀太皇太后表

肇聖德之龍飛運開昌曆垂孫謀之燕翼功出慈宸九廟
尊安八紘并蹈恭惟壽和聖福太皇太后陛下道光任姒
行邁塗幸範肅東朝性適合飴之樂規重南面養親視膳
之榮光昭嫡統之傳丕行皇家之慶臣叨紆守綬阻蓬賀
班頌皇帝之萬年永言齊壽佑寧人之大歷尚克圖功

賀皇太后表

震出麗天重明繼序坤稱正位一統蒙休基祚斯皇幅員
胥慶恭惟皇太后陛下輔佐先帝憂勤王家思媚周姜履
蕭雍於京室訓貽禹子服勤勞於塗山瑞昭南面之符光
疊東朝之矩臣屬糜伏服隄企慈惟嫡統無疆已慶大橫

之兆嗣徽有秩尚稽小慈之謀

皇帝登寶位鈔司賀皇帝表

乘時御極宣日月之重光居嫡宅尊大春秋之一統幅員
愛戴宗社安強恭惟皇帝陛下仁孝生知聰明時又踐寧
王之丕祚大歷維新奉文母之徽音皇天有慶宜首正飛
龍之御以上承翼燕之貽無疆維休有相之道臣濫巾戎
輅阻邁朝班五百歲而生幸親見聖萬億年其永不替惟
王

賀太皇太后表

兆協大橫運在當命之聖謀貽小慈功歸太上之慈嫡統
延洪皇圖鞏固恭惟壽和聖福太皇太后陛下躬基美化
教闡徽音彤管光華配豐功於祖烈練衣朴素示懿訓於
孫謀聿新歷服之傳式副簾帷之託臣司戎共貳望闕呼
三庶民近天子光忻逢昌曆太極為元氣母永迪初基

賀皇太后表

震主宅尊光紹寧王之命坤元居正適彰太姒之音一統
親傳萬邦胥慶恭惟皇太后陛下功侔持載德備含弘風
化二南衍傳家之忠厚本支百世肇繼序之聖明大春秋
正嫡之書應日月重光之運臣屬燕銜綬阻造軒惟在天
利見大人已孚文命介福于其王母長詠思齊

謝皇帝登極放文表

日月重離開國家之休運雷兩作解溥天地之至仁萬邦咸休一人有慶恭惟皇帝陛下堯文光宅舜德出寧神聖為君丕受皇天之命春秋立嫡聿昭正統之宗爰肆肯於端門示湛恩於熙代臣猥分銅虎隄企金雞大人繼照四方聳觀初政皇極敷錫五福第奉實書

太皇太后加尊號本州賀皇帝表

御丕圖於南面順應天人崇徽冊於東朝重增宗社億年綱典萬國懽心恭惟皇帝陛下皇極之宗人倫之至性同符於堯舜達孝升聞訓一本於姜任徽音有秩紹寧王之明命彰祖后之尊稱臣分牧有嚴承休胥拊介福于王母難名太上之功肖德以神孫頤共無疆之號

賀太皇太后表

鴻名揚厲用彰重慶之尊龍及繼承懋舉盡倫之制明廷孚號寰宇傾心恭惟壽和聖福太皇太后陛下德備儉慈教脩愛敬佐我烈祖成天保之憂勤訓于神孫示思齊之雍肅粹美翟禕之服增華琬琰之章臣屬守銅符欣傳寶冊同御延和之敷誕頌前猷尊君慈福之官永言至養

賀皇太后表

統繼堯天重華協德位隆文母太姒嗣音寰宇休明內庭

肅穆恭惟皇太后陛下行高配地功大補天輔先帝以重光憂勤夙至肇嗣王之丕緒福祿方來奉寶冊於重闈壽皇圖於覆載臣屬庶即緘阻遑廷紳咸曰太皇已慶元和之壽頤言帝母永有長樂之名

太皇太后加尊號鈐司賀皇帝表

皇圖嗣慶著母道於重坤鉅冊稱尊告王庭而大渙宮闈增重宗社蒙休恭惟皇帝陛下德為聖人孝治天下侍宜仁之聽斷元祐同符稟慈福之起居紹熙儷美播無為之懿號隆太上之徽音臣猥介戎鈐聳觀國典思齊文母既彰有德之雍雍於赫湯孫頤共厥聲之穆穆

賀太皇太后表

離日方升光傳國寶坤元重慶肇建鴻名福萃三官歡騰八表恭惟壽和聖福太皇太后陛下佐佑皇祖怡愉東朝德配姜任植丕基於蒼綠功高馬御扶洪業於炎圖宜效美於思齊大歸尊於長樂臣偶叨戎轄阻綴朝班丕執烈丕執謀共係嗣王之政得其名得其壽載揚太上之休

賀皇太后表

晉大號於慈闈位隆長樂紹丕基於萬世慶本慈元命肅治朝禮行廣內恭惟皇太后陛下頤神冲澹履行靜專美紹思齊宜毓文王之聖訓垂訪落實開成后之謀贊重慶

於御簾推有尊於臨制臣猥分戎轄諭聽恩綸望少廣之宸居莫班獸舞頌長秋之壽曆同播鴻名

皇太后加尊號本州賀皇帝表

嗣王受此丕基光膺明命文母介以繁祉祇奉嘉名典冊流輝幅員有慶恭惟皇帝陛下一人出震五位乘乾玉質金相嗣延洪之大曆寶璋羽翟奉雍肅之德音光進瑤編重增鼎祚臣叨分虎壘瞻望龍墀保佑恩深已際大明之運怡愉樂未更揚齊壽之休

賀太皇太后表

毓正神孫方布應門之詔位尊祖后復隆京室之稱重慶萬年不休四海恭惟壽和聖福太皇太后陛下性超太上德應黃中元祐太功法宣仁之鞠育紹熙新政燕慈福之起居宜旌坤極之嘉名式趾太宸之芳躅臣屬分俸服欽誦王綸天子必有所尊已光載籍聖德無加於孝長戴兩宮

賀皇太后表

坤稱正位訓迪嗣王渙號揚庭專歸文母簾帷介福杜稷垂榮恭惟皇太后陛下德著憂勤躬行慈儉虞嬪觀于瀉內密贊聖謨后稷生於姜嫄美鍾神胄晉長信尊尊之號嗣思齊秩秩之音臣忝守藩維阻趨軒陛得其名得其壽

幸同萬國之歡宜爾子宜爾孫永頌兩宮之慶

皇太后加尊號鈐司賀皇帝表

重明以繼大人瑤圖垂慶介福而于王母王冊有光瑞溢簾帷重關宗佑恭惟皇帝陛下敬仁成性曆數在躬惟后綏猷蹈堯舜之孝弟因親教愛奉任嬖之肅雍宜申慈極之尊式表聖倫之至臣叨兼兵轄諭企陛簾贊長信之徽稱已光漢制頌塗山之丕訓益大禹功

賀太皇太后表

嗣皇奉冊專居長信之名祖后宜猷夙迎思齊之訓萬年集慶八表蒙休恭惟壽和聖福太皇太后陛下德邁維莘道高于內金車王路備三世之典童寶翟珍禕示六宮之法度美慈宸之疊矩揚大號以同符臣兼領戎鈐竦聆郵綍德壽早朝之典已慶淳熙延和同衛之功益歌元祐

賀皇太后表

文母克昌厥後光紹皇圖大德必得其名慶隆寶冊四方來賀百志惟熙恭惟皇太后陛下陰教齊家慈元正位推為美化邁周召之二南著在徽音紹姜任之大雅宜膺渙號增重坤稱臣適貳鈐鈐登聆綸綍踐其位行其禮莫重尊親求厥寧觀厥成適追來孝

大行皇帝升遐本州慰皇帝表

堯父宅尊春秋鼎盛祀天告厥逖邇震驚降割非常銜哀
罔極恭以大行皇帝神聖文武溥哲溫恭萬千歲怡愉恪
盡東朝之養十一年寅畏適祗上帝之威期壽考之惟休
俄憂勤而積疾詎圖大漸驟至遐征望欲斷於遺弓念忍
傳於憑几恭惟皇帝陛下有仁有孝盡制盡倫克念先猷
根聖人之至性誕承慈訓服天下之通喪願少抑於孝思
以求緩於神器臣屬糜守紱哀捧告書莫伸奔問之恭徒
切攀號之痛

慰太皇太后表

鷄鳴問寢方慙極之深居罷去遺弓忽皇輿之新陟官闈
震悼海宇摧傷恭惟壽和聖福太皇太后陛下德備周姜
道光堯母東朝垂訓曾不改於儉慈南面積憂遽忍違於
溫晴驟罹國戚諒切聖懷少寬憑几之思式副御簾之託
慰皇太后表

皇靈新陟變撫遺弓儻極求懷悲興捐袂六宮哀痛九宇
摧傷恭惟皇太后陛下坤道宅中家人位正脫簪而諫期
共濟於中輿綴衣于庭忍遽聞千末命雖委裘之悲至切
而定鼎之託方新頊制盡傷求緩敷遺云云

大行皇帝升遐鈐司慰皇帝表

王宜日中方慶垂衣之治父有天下遽傳憑几之言宗社

憫凶幅員哀痛共以大行皇帝王道正直帝德簡寬奉長
樂之清溫丕昭仁孝聽邇英之勸誦過紹文明方嗣服於
萬年胡委裘於一旦烏號罔極龍御何追共惟皇帝陛下
聖德升聞孝思求慕重華協帝方遏密於八音冢宰總官
將諒陰於三祀願少紓於聖抱以弘濟於皇圖臣逖領戎
昭哀傳國疾阻伸奔問惟重摧傷云云

慰太皇太后表

嚴宸居正痛晏駕之奄聞慈極宅尊悵早朝之遽隔哀傳
海宇悲結簾帷其惟壽和聖福太皇太后陛下德厚承天
思深與子夙行恭儉聖方頌於思齊晚享怡愉變忍聞於
願命諒聖情之結戀鑒輿志之攀號願抑慈懷永謀孫翼
慰皇太后表

變輿梧野九土烏號悲結椒塗六宮縞哭宅憂罔極降割
何深臣共惟皇太后陛下志紹徽音躬行美化冬溫夏清
佐孝養於東朝海潤星暉演慶源於中壺驟撫鼎湖之戚
奚堪輿極之哀願抑慈懷聿扶新政云云

百日慰皇帝表

烏號浸遠九土同悲駒隙易流十旬如隔撫時哀疚易月
傍徨恭惟皇帝陛下曆數有歸羨牆如對雖擗踊哭泣曷
勝父子之情而朝覲謳歌當慰臣民之望願節宅憂之制

益成繼志之圖臣承乏偏城阻越嚴陛 云云

慰太皇太后表

烏號銜恤悵再膺於月遊龍寢闕朝恍十周於日決流光
何速哀思欲摧恭惟壽和聖福太皇太后陛下宮壺宅尊
簾帷託重雖道揚王命不勝慈極之懷然燕翼孫謀當念
皇圖之本願體臣民之戴少寬朝夕之恩 云云

慰皇太后表

雲升梧野頓隔千秋日短莫階駕言十浹委裘禍迫指珙
哀深恭惟皇太后陛下教盡人倫慶隆母道雖易月以日
難窮伉儷之悲然薦子於天正重攜持之託願俯從於中
制用式副於羣情 云云

期年慰皇帝表

追玉几之遺言制嚴易月服練冠於初祭哀重感時霜露
深悲乾坤罔極恭惟皇帝陛下孝治天下統承先王雖見
堯於牆克篤終身之慕然續禹之服所期大器之安願從
禮制之宜少副輿情之望臣屬塵藩屏阻造闕庭 云云

慰太皇太后表

訓子命汝易月有嚴練而慨然周皇何短哀承遺制痛結
慈衷恭惟壽和聖福太皇太后陛下德紹宣仁功侔明蕭
天經地義扶嫡統於方新日邁月征悵宸旒之愈遠願勉

從於眾志姑少抑於至情 云云

慰皇太后表

悲捐玉玦痛極呼天祭服練冠制嚴易月乘雲浸遠濡露
何堪恭惟皇太后陛下德佐先猷慶鍾神胄雖傍徨虞泐
望欲斷於蒼梧然婉孌周姜任方隆於京室願少寬於哀
抱用不替於鴻圖 云云

再期慰皇帝表

龍湖未遠可傷易月之喪駒階幾何已舉再期之制羨墻
如在霜露孔哀恭惟皇帝陛下道盡人倫位隆世嫡雖終
身慕父難窮至性之悲然億載怡親方疊慈顏之養願重
承休之託少寬追遠之懷臣隕綴蕃宣阻班軒陛 云云

慰太皇太后表

終天巨釁降割一朝易月通喪寓言再歲仙遊未遠慈抱
難居恭惟壽和聖福太皇太后陛下功在先朝志勤內治
雖變生憑几悵關問於雞鳴然寄重垂簾方稽謀於燕翼
願抑無疆之恤益昌有大之休

慰皇太后表

望斷乘雲悵龍驤之浸逸制嚴易月恍鳳曆之再周凡屬
情封式同追慕恭惟皇太后陛下承天功大與子仁深雖
悼舜陟方不替蒼梧之望然開周嗣歷方隆豐芑之休願

少抑於哀悼用未綴於神器

禪祭慰皇帝表

龍御何之方切綴衣之痛駒陰未遠已驚釋禫之期易月從宜感時增哀恭惟皇帝陛下恭默思道受敬事親天作之君當周艱而即命日致其孝特舜慕以終身願寬追遠之至情玉慰蒼生之願望臣濫承郡綬阻綴朝班云云

慰太皇太后表

衮衣萬歲痛隔終天禫服一朝權從易月感時憂繼率土盡傷恭惟壽和聖福太皇太后陛下德著寶禔功藏金匱撫鼎湖之龍去子保何追懷豐水之燕貽孫將有行願副晋天之望式紓慈極之悲云云

慰皇太后表

官車輟駕浸遠萃華國典行權忱終素躋託言釋禫胡忍免喪恭惟皇太后陛下夙著脫簪驟催捐袂雖梧雲不返求為禕翟之傷然芑水方來其徯庶惟之助頌釋居諸之感俯從遐邇之情云云

賀皇帝聽政表

思皇烈考誕受寶龜於穆嗣王甫效治象慈簾保佑熙政闡明恭惟皇帝陛下德實天生動為世則入于翼室稱元予以宅宗出自應門會諸侯而作誥欽奉怡愉之訓爰親

兢業之幾既兩宮垂拱以無為宜四海謳歌而來覲臣屬際和國險繼闕屢御延和殿之正朝願光祖烈奉紫雲樓之盟誓第守藩條

賀太皇太后同聽政表

綬壽而右文母高拱慈宸肖德而有神孫共臨幾政徽音洋溢光訓昭宣恭惟壽和聖福太皇太后陛下功邁塗山德高鳩汭施于帝祉已深慶錫之源保我後生益行壽寧之福章憲垂簾於天聖宣仁稱制於延和紹昔大猷為今懿範臣屬縻守綬欣聽俞綸太易太始太初莫測無為之化四門四聰四目共觀有道之朝

天瑞節本州賀皇帝表

龍德御天重華于帝虹書流渚長發其祥萬姓驩呼三辰擁佑恭惟皇帝陛下聖德克肖天性自成光北斗之樞篤生黃帝美南山之壽誕命文王節屆千秋特維九月臣縻身使虔拜手玉休三千臣同心求言華壽五百年生聖敬贊河清

賀太皇太后表

聖王垂拱萬年方開燕翼太皇怡愉憶載親見虹流海宇春輝宮闈日永恭惟壽和聖福太皇太后陛下身基美化德著慈元正位而定家人功高配祖介福而米王母慶積

貽孫律協素商節書金錄臣監膺藩屏阻智簾帷假樂命之慶春秋之鼎盛思齊聖也同日月之離明

賀皇太后表

龍德方升祥書載飛燕襟有慶福萃重坤旗翼光華幅貞熙洽恭惟皇太后陛下道侔博厚德備仁明虞汭來嬪女千舜帝周京作配生此武王方觀日上於扶桑隨紀虹流於華渚臣濫叨一障偷企千班大域中王既祝華封之壽為天下毋頌齊西極之年

天瑞節鈐司賀皇帝表

謳歌與于方開捧日之祥福祿宜王初紀流虹之慶光生宗社歡溢堪輿恭惟皇帝陛下天德生知乾元首出載震戰夙膺天地之珍符繼聖繼明正春秋之嫡統當嵒光之瑞節際金顯之昌辰臣分虎有嚴竹簷欲舞呼玉卮之萬歲踰贊王休進金盃之千秋嗣輝臣職

賀太皇太后表

萬壽齊天恩齊以聖千秋紀日長發其祥廣宇休揚重闈慶洽恭惟壽和聖福太皇太后陛下以女堯舜為今妣任有典有則之貽輔于皇祖立政立事之準訓乃文孫當月屆於素商喜節書於華渚臣猥塵戎轄阻賀宸闈請祝聖人既效堯封之職亦右文母載齊周頌之章

賀皇太后表

辛歲重光昔符夢日乾元首出今紀流虹歡溢華封慶歸長信恭惟皇太后陛下徽音大雅美化二南德配重華親嬪于內祥開長發立于生商扶賜谷之初升紀高祿之載誕臣領鈐偏邪銜表明延五百歲河清既覩聖人之出三千年桃實頽同王母之壽

太行皇帝謚號本州慰皇帝表

祀以配天致聖人之達孝廟可觀德彰烈考之隆名典冊十年宗祧九鼎恭以端文明武景孝皇帝光宅天下簡在帝心敬直義方煥經天而緯地事名物應昭脩政以攘夷大德大功立親立愛自生民而未有熙鴻號於無窮恭惟皇帝陛下離象重光乾龍首出聖蓋倫王蓋制始于家邦宗有德祖有功行其典禮式崇徽譽昭對皇靈臣叨領虎符欽傳駁命告神明頌盛德已觀國典之光薦郊廟揚洪休尚述佶和之職

慰太皇太后表

居長樂之宮與懷鶴駕瞻顧成之廟鑿錫鴻名大冊垂榮慈衷悼往恭惟壽和聖福太皇太后陛下以天下養與元氣游明肅臨朝親立仁皇之策宣仁在御永懷神考之思丕對皇靈昭升熙號臣屬藥佞綏阻慰震簾云云

慰皇太后表

九疑陟遠莫返皇靈七廟升宗聿彰世德洪名有赫哀抱
彌深恭惟皇太后陛下位正家人道隆坤母躬履草之節
儉厥配有光秉清廟之肅雍于嬪嬙感於惟大冊肆對皇
宮臣跡繫分符神馳望闕云云

大行皇帝謚號鈐司慰皇帝表

翼翼宅宗考先王之制禮壇壝告帝為烈考以易名大冊
適彰皇靈昭假共以端文明武景孝皇帝體元居正持盈
守成端獨化之原文經天地明萬幾之理武定邦家長行
有容孝思無極上可以配祖宗之德下可以垂子孫之休
恭惟皇帝陛下彌我不基鑒于成憲寧王克綏受命篤業
忱辭嚴父莫大配天蒼揚光訓奉徽稱於宗祀昭縹典於
明時臣通領戎昭棟承帝號堯萬世如見莫名魏蕩之功
周諸侯來朝第贊肅雍之相

慰太皇太后表

盛德之祀百世肇建嘉名太皇之壽萬年興懷縉典慈宸
惻望穹覆鑒觀恭惟壽和聖福太皇太后陛下懿範兩朝
仁恩四海為元氣毋克篤貽孫育天下君恐聞柎襦哀時
大號對越皇靈臣身貳戎鈐心懷國典云云

慰皇太后表

大德得名尊歸昭考嗣王謀廟上奉徽音宗禰休揚官闈
愴極恭惟皇太后陛下儉昭練服中協黃裳嗣任德之肅
雍思齊以聖名堯功之魏湯煥有其章聿深羽翟之懷於
赫觚壇之告臣猥兼戎轄踰贊邦彝云云

冬至節本州慰皇帝表

一陽來復感駒隙之易流三祀諒陰悵烏號之浸邈愴深
履鞮悲著羨墻恭惟皇帝陛下清明在躬恭默思道水有
源木有本方嚴祭祖之時霜既降露既濡不替思親之念
少抑居諸之慟仰膺付託之隆臣逖守遐邦班嚴陛誦
先王省方之戒頭謹起居秉諸侯謀廟之忠聿懷奔走

慰太皇太后表

暖律吹虛感一陽之初復慈簾擁佑訓三祀之通喪痛在
宮闈情均海宇恭惟壽和聖福太皇太后陛下徽音慈福
懿範宣仁履鞮迎長天休方至冕旒問寢子保奚追頌少
抑於慈懷以求綏於孫翼臣屬麼侯服踰企御闈云云

慰皇太后表

復陽在地氣應黃鐘坤德承天悲深素躡六宮增歎萬宇
永懷恭惟皇太后陛下長信宅尊思齊繼美手扶宮日坐
占千歲之長目斷臺雲尚想九疑之遠頌紆哀於儷極以
永翼於皇圖臣逖守江城踰瞻禁闕云云

啓殯慰皇帝表

三年諒陰不言悲深冀室七月同軌畢至皆啓敢金遠日
戒嚴終天增慕恭惟皇帝陛下外勤謀廟內奉臨朝制爰
舉於因山龍輜將駕情永懷於陟岵鳳紼奚追願寬劍舄
之思益重基圖之託臣厲縻斗壘阻慰宸廡云云

慰太皇太后表

居長樂之漢宮永懷鶴駕卜會稽之禹穴垂戒龍輜悲結
慈闈痛均薄海恭惟壽和聖福太皇太后陛下憂勤德備
擁佑功高百世可知首正貽孫之則七月而葬豈勝思子
之懷願東望以節哀重外朝之同御臣身縻乘障跡阻趨
班云云

慰皇太后表

龍湖言遠椒掖永懷鳳翼戒嚴葦塗載關六宮雨泣萬宇
雷哀恭惟皇太后陛下儷極勲高正家化洽撫軒皇之劍
舄拊黃橋山奉舜帝之衣裳思歲梧野尚軫乾坤之記願
紆朝夕之思臣身繫分符神馳攀綿云云

發引慰皇帝表

轡車既駕昧岵哀深龍匣畢塗崇丘制舉新宮永闕靈室
增傷恭惟皇帝陛下思道諒闇送終哀戚居喪讀葬禮不
行復土之期因山不起噴尤切望陵之感皇少寬於孺慕

以丕重於宗祧臣縻跡候藩傾心宸陛云云

慰太皇太后表

日淪西極悵鶴駕之長遊天拱東朝痛龍湖之永闕重閣
悲繁九土慕思恭惟太皇太后陛下福備怡愉功高擁佑
撫綴衣於翼室億世貽孫念加芥於畢塗千秋望子願抑
思齊之感益昌小恙之謀臣叨領偏城阻趨慈陛云云

慰皇太后表

國謹重喪龍棺就殯禮裏大事鸞掖興懷海宇同哀山陵
告備恭惟皇太后陛下憂勤孔夙哀感謹終鳩內居諸悵
虞琴之已遠會稽咫尺望禹穴以奚追願紆既葬之悲式
相維新之治臣承流有守伸慰無從云云

拊廟慰皇帝表

先帝之葬衣冠載虞神祐嗣王之奉宗廟丕拊皇靈昭穆
用休典章備舉恭惟皇帝陛下以舜大孝耆商諒陰如慕
如疑既畢因山之禮以享以祀聿嚴并禩之恭勉承翼翼
之容深抑榮榮之感臣厲縻牧訓阻奉駭奔云云

慰太皇太后表

嗣王宅恤奉先祐以升宗聖毋思齊感皇靈而悼性禮容
有赫祀事孔明恭惟壽和聖福太皇太后陛下壽考祺祺
儉慈為寶佑我烈祖有典則以貽子孫保子冲人脩宗廟

以序昭穆祔既行於求紹衰少釋於慈元臣叨綴蕃宣阻
班奔走 云云

慰皇太后表

地曠丹洲畢舉九虞之祭天臨清廟昭升七世之宗歷主
思皇椒闈若揚恭惟皇太后陛下性鍾慈儉德備憂勤嬪
虞帝以曰欽陟方浸邈對文王之於穆率祀惟恭願紆坤
極之思益衍乾符之慶臣屬糜民收莫效侯朝 云云

正旦慰皇帝表

王正書月景命維新靈德在天孝思罔極運開曆數哀動
凡違恭惟皇帝陛下思道奉先與時更始王受同瑁祭不
替於元辰帝見羹墻禮益嚴於上日頊抑君諸之感丕承
擁佑之恩臣屬守偏城阻趨嚴陛 云云

慰太皇太后表

正月始和律更太簇昊天不弔痛在思齊曆數維新官闈
孔惻恭惟壽和聖福太皇太后陛下為元氣毋與太極游
孟春而戒道人撫時其邁上日而受文祖擁治方新頊寬
丕子之思益重神孫之託臣屬糜宣化阻慰履端 云云

慰皇太后表

羲日更新治開泰象虞雲浸遠悲在乾元駒隙易流烏號
何又恭惟皇太后陛下光輔先帝敬授人時元會衣冠尚

想熙明之政月游劍鳥恐聞永紹之名頊寬悼往之哀綜
益撫履端之昌運臣屬糜一障阻慰三朝 云云

改元賀皇帝表

春王會於三朝慶開景運皇天佑于一德治紀初元正朔
肇新乾坤有造恭惟皇帝陛下春秋正始曆數在躬仰則
定陵開三傳之丕祚近稽哲祖基七葉之昌期效鳳曆以
改絃行馮圖而卜鼎臣親逢更化適綴承流揚偉蹟闢
休格共侯度撫大平應昌歷謹授人時

賀太皇太后表

天王一統為元載放正朔太皇萬年齊壽同御邦家日月
重明乾坤更始恭惟壽和聖福太皇太后陛下道符烈祖
功擁神孫乾德太平訓實承於昭憲元祐盛際政共聽於
宣仁洵開更瑟之休實繫垂簾之盛臣叨承侯服丕奉慈
宸基正始之風已新美化播思齊之頌末載徽音

賀皇太后表

春秋以一為元曆開昌運關雎之化正始本在慈宸正朔
更新國家齊慶恭惟皇太后陛下有娥長發太妣思齊齊
壽以奉太皇德惟子肖受福而于王毋祐自天申宜渙號
以整年示同文而更始臣猥乘一障不戴三官當昌歷應
休期已供侯服綬眉壽介繁祉益贊毋微

曆日謝皇帝表

乘龍御以紀年一元正始詔虎城而頒朔千里承休敬授人時對楊王命恭惟皇帝陛下明哲作則曆數在躬欽若昊天熙春夏秋冬之績建用皇極協雨暘寒燠之疇乃誕布於成書以昭垂於新治臣蕃宣有恪播告惟恭錫厥庶民順中星而平秩佑于一德歌化日之舒長

謝太皇太后表

歲正孟陬一元改紀朝臨長樂萬國頒正春朝會同神人和洽恭惟壽和聖福太皇太后陛下怡愉萬歲擁佑一人有德而有神孫光膺昌歷受福而于王母不輯蕃禧載頌協律之書式重垂簾之政臣欽承鳳紀誕布倏藩聽嶰竹之歛誕敷和氣缺璫桃之頌益贊壽眉

謝皇太后表

鳳曆頌春東朝介福麗城告朔北面承休歲定四時天佑一德恭惟皇太后陛下思齊肅穆少廣怡愉訓示塗山曆闡禹子教行渭涑絕協周王春朔攸同乾坤交泰臣承流下障奉令孟陬協和萬邦第養定時之績嚮用五福益陳曰壽之休

疏

壽宗節本州進功德疏

九龍吐水當摩耶產佛之辰萬歲呼嵩上大母延年之請敬憑二氏仰贊千齡壽和聖福皇太后陛下恭願大安大榮至愉至佚慶雲五色現南極之祥光壽域八荒衍西池之長筭

鈐司進功德疏

三寶曰慈南極衍太皇之福五兵不試西江陶聖化之風仗仙釋之殊因贊宮闈之丕慶壽和聖福皇太后陛下恭願位隆少廣筭等崑丘仰大慈尊誕節正同於盛旦得無量壽長生永協於先天

乾會節本州進功德疏

聖瑞虹流開半千之休運官聯虎拜瞻尺五之清光靄玉翠之祥氛哀緇黃之妙果皇帝陛下恭願駮聲克廣龍德方中地久天長壽命行洪源之慶兩清海晏皇圖鞏磐石之安

鈐司進功德疏

天臨寶位夙開繞電之符地領王鈐載馨呼嵩之祝謹率兵戈之厲虔脩道梵之緣皇帝陛下恭願玉燭四時金湯萬里元龜大貝梯航來川岳之珍歸馬放牛旗蓋壯東南之運

天瑞節本州進功德疏

飛龍在天大橫有兆流虹貫月景命維新演道梵之真詮
崇聖明之瑞節皇帝陛下恭願維天其右如日之升五百
歲而生已開昌歷億萬年其永益鞏皇圖

鈐司進功德疏

為天下君梓書帝武祝聖人壽歡動戎昭闡二氏之真科
崇千秋之誕節皇帝陛下恭願泰元有相長發申休在辛
歲曰重光方升如日以乾元正五位多歷斯年

大行皇帝升遐本州進功德疏

帝棄群臣忍傳末命教宗二氏恭薦殊因既極烏號戀深
殫慕大行皇帝伏願游神極樂觀化太虛十四聖之在天
皇靈陟降億萬年之與子不祚綿洪

鈐司進功德疏

出宮駕晚縞素興哀望闕臺孤緇黃殿薦恭哀冥福適相
宸游大行皇帝伏願性悟真如道超無極成慶而垂萬世
聿齊九廟之靈後天而彫三光長作百神之主

皇帝聖躬違和保安諸廟疏

天子萬壽詎期無妄之災臣人一心共俟有神之相惟帝
齡之悠久實神貺之扶持名山大川尚鑒禱獻之意普天
率土不勝葵藿之私

本州官寺保安疏

皇極九五福合率土以傾心帝壽千萬年顯慈尊而請命
皇帝陛下伏願寅畏享國清明在躬王受命無疆惟休誕
迎和氣天行健自強不息丕享脩齡

鈐司官寺保安僧疏

惟聖宅尊共祝一人之慶以臣請命敬皈三寶之慈皇帝
陛下伏願歷數在躬神明其德九五福曰壽丕享康寧億
萬載齊天式臻永久

道疏

率土傾心均願聖人之壽顯天請命肅殫臣子之忱同前
大行皇帝遺詔本州成服道疏

道揚末命忍聞晏駕之音瞻仰昊天上帝上訴遺弓之慟脩崇
冥果攀慕遐征大行皇帝伏願返于混元光我烈祖洋洋
而在上俯察臣民刻刻以揚靈永綏宗社

僧疏

捧九天之遺詔帝馭何追皈三寶之真乘臣心欲割
鈐司成服道疏

吳宮降割悵宸馭之上賓率土興悲望帝康而哀籲慶資
冥福適相仙遊大行皇帝伏願靈德昭回皇明陟降衣冠
雖邈會烈祖以在天宗廟如存朝百神而為主

僧疏

吳穹降割慟玉伏之上賓率土興哀望金仙而仰顯庚賓
冥福遙相仙遊

本州成服滿散疏

制嚴易月痛君父之通喪望極乘雲薦人天之勝果露香
跼踈釋經悲傷大行皇帝伏願堯性常存舜明不隳成慶
而垂萬世聿齊九廟之靈後天而彫三光長作百神之主

鈐司成服滿散疏

捧易月之制書萬邦哀痛脩升遐之寔果三寶證明喪紀
有嚴孝思罔極大行皇帝伏願堯堦不遠劍鳥如生帝鄉
而乘白雲真游冲漠孫謀之注豐水遺澤深長

大行皇帝本州追嚴道場疏

維新陟王帳皇靈之日遠演大乘法資勝果於天游悼痛
深深薦言有傲大行皇帝伏願性超清淨德邁圓通生為
帝凌為神豐功不泯高配天厚配地明德無疆

鈐司追嚴道場疏

皇靈冲舉莫追汗湧之遊淨業真如式薦道遙之果終天
哀痛率土慕思大行皇帝伏願陟降大虛超升無極嚴橋
山之劍鳥 云云

申省狀

辭免新除秘書省正字狀

具位文天祥照會十月二十六日伏準省劄十月三日三
省同奉聖旨文天祥除秘書省正字者其擬以疎賤叨被
聖恩望闕瞻天莫知所措伏念某自叨親擢未歷外庸以
讀書學從政之方以奉祠為書考之日方竊山林之暇敢
圖臺省之登負乘非宜循墻無任伏望公朝特賜敷奏令
其消足官觀兩考日祇被新命其於出處得宜庶幾無負
聖明拔擢之意所有省劄未敢祇受除寄本州軍資庫外
須至申聞者

再狀

具位文某照會於去年十月二十六日伏準省劄十月二
日三省同奉聖旨文某除秘書省正字者某伏念一介庸
賤叨竊非宜加以從仕以來未有庸歷輒具狀申控乞候
官觀兩考消日祇被新命十二月二十九日伏準省劄十
二月九日三省同奉聖旨不允其除已望闕謝恩擇日前
來供職外須至申聞者

辭免知軍國府狀

具位文某照會伏準尚書省劄于四月十七日三省同奉
聖旨文某差知軍國府替朱應元缺者起家起躡望闕排
徊伏念某實無他腸粗有遠志昔年憂國員當事任之難
數歲杜門率悔身謀之拙屬明良之胥慶念岳牧之嚆庸

曾謂栖遯遽叨選用惟是某省愆已至貶秩循新維公論
至久而愈明而冊書未謂之無過儻不量於出處是自速
於顏賸欲望公朝特賜敷奏收回成命改異叢祠使某得
以讀書養親安身寡適他有驅馳之日無非報效之年所
有省樹已寄留吉州軍資庫未敢祇受湏至申聞者

文山先生全集卷之四終

文山先生全集卷之五

文集

書

回胡僉判請交割

除寧海軍節度
判官廳公事日

某仰德襟期比布之竿牘願飭謝言茲不贅吐首祈崇炯
某幸甚區區此來得忝交代意者天將開攀拊之緣使之
拉湊一至於此惟是天賦偏於愚戇親見聖主懇焉求言
意應詔者必有中今日之故側聽逾久無能為國家陳大
計者私念上悔悟勇決如此而某蒙恩至厚他人既不言
則雖踈遠豈容避其責是以積忱累日冒死投匭以冀一
感悟天聽出關席藁以來首領且不自保况苟官職乎高
誼不薄猶以同寮為情連屈軒車復畀翰墨一吏又持
公文以來周旋曲折無非眷愛某感激不自勝惟如前之
義則有不可孤長者之意不敏謂何某尚留此待旨若數
日後威命不下則是上憐其愚而寬宥之某當歸且念咎
矣而非所敢望也所有添差僉判廳公用某一切不曾祇
受或郡府不以某為不肖他有情文則恐吏輩為欺而亦
某所不與知也本湏具狀申府惟身為罪人不敢自擬於
屬吏之列得於畫諾之次叙其衷情則某之受賜甚厚也
臨風拳拳

賀吳提舉西林

已未

某自九月赴京師時請叩門墻蒙警策備至妙語天然式相行色篋笥間至今耿耿有光氣第某解舟至豐城及聞新局肇更鄰麾茂畀細讀任隱不同轍之句則雲駛月運舟行岸移轉瞬之間已成兩樣雖然此非爲明公祭也纓冠褰裳世道有賴焉某來上下以鄂鄂故爲之瀕洞聞諸聞雲集而正不多以此爲不足慮獨賜教時則衡陽之事

明公蓋已及之而中外未之信某以十月晦至脩門則聞聚毒已并流波浸滂秣陵荷擔之事蓋凜凜已兩月中間新相至則又得月十日定帖耳然我之緩急往往視敵之起息爲之則定帖者未可保也譬如一間屋前人放火已燒及旁舍僅僅得全宅未動卒急得一曉事人率衆拯救雖千百擔水未足以頃刻沃滅明公蓋防防一大頭項也今事莫如哀吉之急哀以改畀明公而鄉里又得平林爲重時有明公諸人必能一心同力以障潰堤之衝藉此無恐帷內間則病根未去屐翁掣肘尚多雖言路大開而好諛熏注之深搢紳多不能自拔徒聞應詔技藝則學校與布衣而已世變至此可爲慨嘆某不量其愚輒上書論其事區區以爲宗社有故死亡亦在旦夕不若犯危一言有及於今日之難其得禍與否不計也今出關待罪已三日而上猶未見施行未知後命如何藉天之靈祖宗之休明

公之庇得全首領而以周旋於義旅之後不勝頌也而不敢望也封事彙止於一本付壁弟全錄以呈似其疎狂知執事不笑且憐之否共惟節鉞交錫旌旗一新誼當專狀爲慶顧世變至此明公方任大責重以與上下同憂患某不敢作平世語也惟明公亮之引筆嚮風拳拳不備

回聶吉甫 號心遠

某比道從鳴珂幸甚獲下膺龍之拜蒙眷愛稠渥侍構俎間者連夕感激不自勝別後凡百餘日數千里行役留覽於一來一往之間大可取笑伏承寶墨鐫教備至今天下大勢所以削弱不支實坐於文物制度之密區區直欲割去繚繞使內外手輕脚便如此而後可以立國中書言規模大槩所以纖悉上下其說則未也朝廷若不鄙而行之則台諭欲列置一帥如古方伯連率者又當再商量也區區之心既不足以行於國退而欲爲一鄉一宗之謀正將擇險以爲依集衆以爲安但事勢浩大不量其綿力而欲舉之善後與否視無所及何如某乍歸冗劇使命日亟返姑此治報何當一日會晤以請所未聞

賀何尉 名時字了翁

某頃揭揭入國時江皋祖帳爲意腆甚感激之私不自勝別後不圖世變云云天下大事幾去某始而駭中而疑繼

而憂憤又繼而大聲疾呼以至於流涕出血相去近百日而展轉變化以至若此事變可畏矣哉某學無涵養不能謹其所發倉卒來歸求爲杜門循省之計藉慶雲在上以此月七日善達鄉國甫入境側聞一同桑梓若君實庇蔭膏澤之以廉華食以明易暗以神奇變異儒大冠縫接交以程吳歸焉方謀奉快至屏下而紫氣惶惶已移照隣交交臂相失懷此悵快當今事會方殷人才不競一杞二杞國家常病之今州縣之於執事亦此類也凋瘵頽洞之餘雖近於不可爲而開繁被劇如長才得以自見可賀也吉水之爲邑得之朋友見謂官錢無定額賦無正籍是以若此其竭澤也平林以鄉人爲郡念此至熟也執事軍期之職爲之定制立數求爲一定之經惠幸茲邑其庶幾乎

上丞相除秘書省正字辭免不允

正月吉日具位文某謹再拜奉書于某官某昨蒙朝廷不以肯授秘書省正字職事某自念非才未有庸歷輒具伏辭控既而省劄降不允之旨鈞翰重促行之命伏惟聖天子之所拔擢大丞相之所提撕德至渥也某一介晚末陰伏深密所知不出田里大丞相勒名彛彝紀功太常坐于廟朝進退百官而佐天子出令下土之人求望其位貌聽其警效不可得也惟聞弓旌紛於阿澗束帛徧於巖野

元德碩望麟游鳳集於省臺之上想望風采以爲不圖此生復見昇平如此詎意今者宸命收錄於草茅鈞晝照耀於山谷恩光所被震悸不自持僕惟此舉不見於今世又矣夫大君子居天位者也宗子之家相理天職者也自一命以上所以輔贊大君彌縫家相者皆將以分奉天之責者也書曰天工人其代之又曰欽哉惟時亮天功又曰天命有德天討有罪天叙有典天秩有禮韓愈曰天付人以賢知才能豈使自有餘而已悅畏天命而悲人窮也天命人事常判然不相侔而前言往傳動必以天爲訓者人雖藐然萬物備於我苟爲凡民則已大之爲聖賢秀之爲士天地民物孰非一己之責任重致遠皆性命之當然也由此觀之用人者非私於其人爲人用者非私於其用近臣之得所爲主皆所以事天也此意不明上之人操其公器大柄以自私曰吾能以富貴人下之人失其靈龜貿貿於勢利之途而不知返是以上不知以代天理物爲職而無復有以貴下賤之風下不知以畏天悲人自任而無復有比之自內之義天地失位人極不立人物悖其性往往由此者多矣伏惟大丞相勲在王家意在人物方且以不滿假處功以不驕吝處才開忱布公集思廣益嘉與天下賢士大夫以爲共理如僕庸愚亦得自列於兼收並蓄之下願

僕不足以稱所舉爲大負而由先生此心天命之所流行國家之幸斯世之福也謙之九三勞謙君子有終吉先生之用心以之泰之九二包荒用馮河不遺遺先生之用人以之孟子曰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善推其所爲而已矣由是而言自可此功於隆時垂號於無窮矣僕雖鬼瑣無足齒其於明時不敢自棄求所以無負上帝之衷仰承君相之惠將盡心焉某已於元日祇被新命謹別狀違稟惟是屬有私役造闕之月日尚此運之伏惟大丞相於憫其情而原其後至之罪公爾忘私國爾忘家某之補報知遇將有日也下情不勝懇惻激切之至謹奉書不備

通廟堂海論承心制事

某仰恃鈞慈直布心腹某昨歲四月遇先人本生母之喪以服制未定請之朝廷遂作假俟伺旨揮後來此申未及下而某得効某以義起禮謂先人若存則於所生母當申心喪先人既已矣則某照承重例遂承心制自謂仁之至義之盡莫如此矣未幾龍溪友議板行天下謂某當有重服匿而不行一時聞者爲之疑惑後巽齋歐陽秘書守道爲或問衢州曾添教鳳爲詳目二先生發此精義禮意昭然大明某竊聞龍溪友議印本以萬本闕廢邀陔莫不有之既不能家至戶曉須得朝廷討論墳典禮意播之邸報

著以爲令使天下知孝子慈孫之用心而不至爲謗者所惑是以拳拳致請乞下太常討究一番三月末旬伏領鈞翰特蒙先生照見曲折謂其所遇在禮之變所循爲禮之正且如昨者臬申已下禮寺某以爲定禮典正流俗在此舉矣四月三日忽得承受人報備至寺狀所申乃引紹興休寧縣尉蔣求吉與寶元集賢校理薛紳爲證直指爲某合持齊衰三年嘻其誤矣聖人制禮自有隆殺其隆殺本之人情切詳蔣求吉之祖芟直下只有蔣求吉使蔣求吉而不服則其祖妾爲若教氏之鬼矣所以爲孫者須持齊衰今先人之本生母自改適劉氏之家有劉氏子孫持重服則主祀固是他姓矣是以其體先人之心則只當承心制也况蔣求吉無祖母今則其有正祖母在堂何緣可爲劉母持齊衰乎劉母之子既特齊衰某又自姓文何緣兩姓俱有齊衰之服乎又詳薛紳之母既稱爲祖母萬壽縣太君王氏則是嫡祖母也當時朝廷止給假三日只從孫之本服所以薛紳再申指爲先人所生母謂服不可絕也故有三年之制此正是承重孫又自與蔣求吉者不同也禮者不讀書不講義不明先王隆殺之意往往只據吏人檢至故事見有父所生母四字便謂事體一般鹵莽申上更不曾子細致辨於同異之間今且未須論某所得服如

何且只論先人之服先人之母改適劉氏既有劉氏子爲服且先人係出繼別位又非本位之比先人只當有心制不當有齊衰明矣若先人有齊衰則某當以齊衰先人有心制則某只合承心制豈有先人本等止有心制而某乃有齊衰之服乎朝廷所行便作萬世不刊之典毫釐之間所當致辨矧禮意繁然非有嫌疑又何難辨之有某承心制已一年矣今非畏有齊衰不願承服但可惜禮官如此討論萬一誤朝廷僭據行下恐國朝會要上又錯添一典故不免貽將來朝廷無人之誚耳今看來禮官未必解事先生揆之本心若以爲某見行之禮既安徑乞從都省點對行萬一已照寺狀施行亦乞改命庶不悖於人心天理之正而古聖人制禮之意得行於今其於綱常豈曰小補之哉

後朝命下許令承心制仍著爲今道體堂書

通江叅政古心

某卽時其兩共惟官使大參相公先生芝山清逸珮館宴起天相有道鈞候動止多福某昨歲獲走一介詰舍人門下伏蒙鈞念勞苦有加祇服訓辭至今疊疊俯仰山林感慨年歲又若是其闊疏矣某官百年幾見一代共宗司馬居洛而相天子活百姓都人西其首而望張紫巖杜門白

首而嗣皇嗟嘆用晚倚之以向中原先生今其人也上方舉元祐故事勤於夤卞旦夕爰立言人人同先生不以此觀於當世而當世以此祈於先生惟先生重愛眠食以幸世道某屏伏田野蒙賴鈞天之庇守先人墳墓幸無闕狀追惟兩年間口語橫出先生進而廟堂退而江湖德於其人如出一日傳所謂生死肉骨之情也報荅已知言語抑未傾竭大馬尚庶幾於門牆專人上狀百拜起居衮冕皇皇未遑納拜心之云云如此江水仰乞鈞照

通潭州安撫大使江丞相

某在門牆諸孫輩行中而所以蒙鈞天造就知愛綢繆獨出乎諸生之右然號爲登門垂二十年而至公庭下無愈之迹古人負笈從師不問道路之遠某乃不能自拔如此殆不可對人言也茲者誠不自意先生手提王鉞作鎮於重湖以南而某適以臬事一節奔走於賜履之內昔者詹企台階坐霄壤隔今乃得以詰大府受約束有一日欵板之便豈天殆爲小子計乎某始以親老丐祠既趣旨下再請則瀆於是姑以單車出門蓋馳驅數旬又瀕乞便那歸養耳某四月八日辭膝下留廬陵城中始聞先生拜乾會節於清江亟亟追逐牙纛度宜春醴陵間所蹉跌片雲間耳茲專布狀重謝不敏且致恭先之悃參謁適只遡風距

歸

與李復卿長第初赴監安府司戶日

某比者吉蠲子墨祇詢消房留連踰浹甫拜春灑蒙不彼外感荷感荷茲專布區區之心璧第不類竊第奉常受官京兆初欲鞭策向上工夫故多求山林歲月以自為地事不可料欲緩得速東行且有日矣此第雅欲致一朋友相此遠役大冠戎如大裙襜如服斯服者不少也而流俗薰蒸靈龜磨蝕區區所為例指以為迂而他求所謂不迂者抱豚長嘯寡和奈何執事氣親餘子言根古人疇昔之日幸接光塵論議之末共為慨然其誠有得於同然者憑恃襟雅借欲屈致崇峻以副前所期此第天資每與義理合喪本心以求外物則自保其決無也惟是闊深博遠之學汪洋演迤之文日力方來正將從事執事與之處公餘得商畧上下交關互發他日此第其殆非吳下蒙乎某敢不知自交際之道莫重乎其初輒拜此紙以將盟言聘資不腆別巖并致不敏萬萬控謝不遠

與孫子載李弟與從弟從學

某聞古者家有塾黨有庠士生其時而為師者非其家之父兄則其鄉之所與也是以不獨胥屑於言語文字之末而聖賢誠正脩齊之學蓋皆在所法焉小第肩項相齊學

無以大相過獨其性質之陋而未有以開通氣習之浮而未有以檢束故脩業一事也進德又一事也某於古者父兄之教既不克從事則鄉評之峻卓師範之尊嚴是於執事乎歸焉區區所以屈致之私間嘗致稟千金之諾敬聞命矣交游之道莫重乎其初禮有聘謹肅將以前并令二學生俯伏再拜以立庭下俾之有敬也

與胡觀洲李從

某童而習之授業解惑有所自來惟今父族毋族矜佩而立受道者七人焉將同堂合席以私淑之輒恃鉗鑊之舊為此數字以北面請歲以緡錢百上之諫人禮有聘奉芝楮二十千明有初也吾未嘗無誨焉惠徵福于夫子謹謹奉狀伏乞台照

與楊學錄李景堯大

某比僕僕來京師幸甚得下膺龍之拜辱賜之不卸軫顧稠厚關外之別江泉之餽所以致縵縵者尤甚感激不自勝第恨勿勿聚會不及為頃刻之情以慰滿連年契闊之雅回首天上瞻企拳拳茲有稟事朋交蕭文名來新新參之客也此丈可人且身事端正無復頂冒異同之弊揭揭而來欲赴春參鄉同舍往往望白雲而歸其歸然為游學瞻仰惟執事耳其所參務本適在德星躔次之側特來展

先達之敬不揆道漬道其至前得蒙與進稍與之温存使不致落莫區區之望也

回祕書巽齋歐陽先生

某因朱月窓來伏拜誨帖辱問壁笈意極拳拳近僮倖受縣一出師門玉成之造後生從政未知嚮風惟先生終教之耳金盃在質庫某處約之甚恨未能自取之乃勞先生厚費如此山林中亦無用此物先生儻之文遣不妨更質錢用第常使可贖足矣吉甫一去連旬頗孤龍頭之約時且向熱矣奈何因便介到城伸紙行筆嚮風馳情

金盃乃先生為景獻太子府教授講經徹章上賜也巽齋借而質之故先生云然道體堂書

與前人

某尋常於術者少所許可而江湖之人登門者日不絕彼誠求飽暖於吾徒之一言吾徒誠閱其衣食之皇皇則來者必舉是故不暇問其術之真何似也先生之於應酬也亦然今是書之作爲一星士姓名元炳字斗南號月窓則非前者之謂是誠有取於其術矣斗南吉水文昌鄉人去吾里三十起田間談命高妙精絕盡奄同胞試以百十命應對如流而人品之大槩皆不差異哉術也問其所得何書則汗滂於十教家而其末也會歸於李吉甫林開

之說吉甫之書人多有之以其深而不能詰若林開則人未有得其本者也斗南會二爲一而又以所得於數十家者間出而證之斯其所以獨步也某既與之訂正二書又詩之以見意其別也欲詰門下求品題某告之曰先生品題甚易至之日爲先生請十數命某也如此某也如彼爲先生鋪陳之即先生塵匕豈惟品題先生心肯轉相汲引即子命通矣斗南曰諾探其中欣欣然殊無憚色他人泛泛得先生增重多矣未有如斗南肯以術而取先生之知者也是書也某何爲而不作事出專白故不他及

與前人

某前月二十八日因朱月窓來遠迓草草一帖致起居不知是日正先生到家日也後聞稍避訪客住某寺又之然恐訪者即所在相尋亦未必能盡避也某九月十三日方及門值鄉榜未揭此一月中相過者有數近數日漸漸增多衆者必數百里或百里不容不少款開居寒薄殊不能支而妄有干請者紛然多不相亮甚以爲苦先生昔者於應酬亦苦之今猶苦此否嘗蒙見示每許人作文如置一針胸次今某畏爲文詞亦類此矣習嬾亦是病先生以爲如何念父闈尊候亟起援筆請所以誨朋友以其速歸間有以羊麪問勞之者某不敢私輒以一糝一石獻之庭

下某昨在宣州不敢攜木瓜宣州人不相忘近却有以此為意者知先生茸湏此為藥物謹并奉四枚一笑留頰幸甚

甚

回劉架閣會孟

某伏蒙專劄重示先夫人誌銘伏讀驚愴靡已古心先生藻發清言垂光罔極慈靈有知含笑地下若此可以無媿人子矣遠日倏至柳絮載途追送傾城素車銜尾某於夫人挈家子弟以故不能攀望引緋負負幽明不勝愧恨謹成庶章一小紀哀慄以投挽者伏想隨車號痛涕如縷麤孝在顯揚願寬斃瘞臨紙下情凄切之至

回衢教會鳳先生

字翰陽 號秀峯

某數月於師門極聞閣顧山水荒唐不自知年歲之運運闕禮多矣尚庶幾先生索之於形骸之外別後得二子丙寅戊戌庚戌丙子丁卯壬寅甲午丙寅命不知孰勝乍嚮風水即得三地此須巨眼以為然則然向牛肉坑所結砌者今知其大謬為棄篔簹深之昨所問館成否何所固必新正詣清湖行禮亦不見訪往往泥哭則不歌之意非有他也屋見說漸就緒先生鼓舞倦矣宜作意身事悠悠何為行日可得聞不春和景明其聞一造盤谷亦可遍觀先生所謂實者更願撥剔而後來一來湏十日乃可歸爾悉

侯面賦此不能盡

回李宮教應章

號肯堂

某頃以附伯昂令姪書後未悉起居深之令弟來聞病目少寬為之喜幸日欲專价詳問飲食坐卧之節塵全因循心甚愧之昔人云身在則有餘舉天下紛紛藉藉不如意事屏置度外專精神幸醫藥靡有不濟恐吾目所受病方將驅除而又重以吾心之不寧是滋予疾也用敢於岐黃忠愛之外輒奉清心一方為獻願於大學第七章加三思焉偶壁弟有介歸就有京書達左右輒并遣前薄物將忱徒覺塵瀆臨風馳泝

與朱太博埴

號古平

某山中相望教舍而遠乃心精微無往不通僕十年受用順境過當天道反覆咻者旁午七八月以來此血肉軀如立於砧几之上蘼粉毒手直立而俟之耳僕何所得罪於人乃知剛介正潔固取危之道而僕不能變者天也僕誠不自意乃於寒舍千步外得一坡陀溪山泉石四妙畢具委曲周遭可十餘里蓋其景趣兼盤谷環滁而有之而其曠遠縹緲或謂南樓劣焉騎馬囊飯朝往夕還率以為常而山外事一毫不接耳目矣僕嘗羨君家山水之勝幾欲作意植杖其間而未龍也然自以為且夕必償所願不知

吾壺天可以屈公一來乎烟霞泉石此不足與俗子說處知音者自不同正恐不問主人徑造竹所余月心來拱被寶墨惡乎而不用吾情適疑祥觀蕭道士來訪其別也曰吾將造古乎爲之書以復命且道子懷而假道士爲郵焉其比及門即拜狀聞車騎在郊外正欲嗣訊韓星忽來偉然朶雲之贈故人渠渠勞苦行役諸兒那識此意曉起入山新流浚岸棋聲未盡石骨依然人生徃徃如此盈虛消息道體流行仁者謂仁知者謂知可超然一笑承有訪刻之約上已前後擬山行數日須主人在竹所方可乘輿分沙一席已戒白鷗退避矣呼燈走筆馳意淡寥某比及門又一首極有磊隗欲從執事傾倒一日雲山浩渺馮焉余懷忽拜義獻帖宛然王立之參前倚衡也垂諭前城李氏事讀之甚駭近有假爲黃節幹者騙寫其家田莊鄉廡既見之發覺昭其迹於墻壁間矣曾鑑何人又肆無狀欺愚嚇聾一至此耶某平生所立謂何豈有退居林麓省咎敬成我自爲我而青蠅紛紛每使惡聲至耳莫爲而爲莫致而致非命也耶勢不得不榜謹納一紙幸轉之李氏以破姦猾者之爲使人日爲此等救過之事不勝浩歎某向者因及執事出處常誦伐木之詩今書所云猶若未悟稟吝之次臨

紙惘惘

回鄧將尉中甫

某入山愈深於所尊敬嗟其闊矣前年足下以書議禮得一徃復最後賜誨迄今不能報論其形跡何前之恭而後之倨歟坡云人情重徃復不報生禍根后山云一詩已經年知子不我怨人之度量固有相遠執事知我宜可無前日之事今通國識其用心由其未定而言辭之不可以已也如是自其定者而觀之輕重銖兩固皆當然言語文字幾乎閏矣昨書皆精義所發卷爲一通謹而藏諸後有作者將爲此興起客從巽齋來能言執事日從翁樂甚因款客坐亟亟援筆寫此惟結授客以轉之左右學之不加感慨年歲山澤雖遠尚惠一言臨風拳拳

與顏縣尉復古

某自春未得一夕承顏色接話言外此皆瞻仰之日追憶是數年來書筒無虛月分秋亦不太久未有如今之疏者也然私竊自解則曰此其迹爲然不足深計知足下得我同然與否茲者恭承少迂蓬山之步暫爲梅壑之游脂車有嚴絳篆伊邇晉勝贊慶執事自此開張清途摩拂碧落固其分也顧微富貴利達以致其身貴且重者崇論宏議所鄙者也不當薦是爲賀惟邑於民社爲最親惟少府於邑爲最要平生學問藉是得以展布潘輿康寧千里迎

奉調然嘗苦式慰茲願是二事深足為年丈賀也某雅聞
記者以某日飛途懷是慙慙將祖帳道周栢酒為壽屬有
牽制不能來謹上狀并致泊禮以昭區區惟容頓是幸川
平陸夷行者有相惟秋深殘暑未央更乞順輔崇重以前
三接九迂之寵隨軒德輯伏想喜氣方來錫羨山則別後
或有鄉邦驅策敢不下拜

某歲抄得承便駛遣以瓔灑故人千里之情誦然可掬感
錄其如之何茲得嗣書於令弟來歸之便尤見崇焉喜審
議論於帷幃之親出入於錢穀之會蒲腔磊隤庶其有以
自試夫來教自咎以為浸淪汨於俗吏之歸此意固起人
一寺孟子論仁賢而必望其有政事財用之效蓋績用聲

猷不可相戾本末一致焉得就此以遺彼自賢者徒以清
浮為高而無益於實然後小人得以事功自詭今日挽回
君心轉移世道吾輩正不得不自力尚可以俗為允乎伏
惟尊同年其懋勉之項承刊委比於敬嚴之前亦屢說項
非某私於所親名德如許區區欲自默本心壹登自有所
不肯此老亦既有所許矣坐席未溫遽為林麓之歸一場

說話又付畫餅雖然長松在林利維處囊翹翹傑傑旦夕
諸公爭羅致不暇瑣瑣愛助何足為說某某奉祠特親願於
讀書有一日之樂朝市紛紜怨謗之府某雅欲退藏以遠

罪咎賜教極得同然之真或政事有足為庸陋矜式毋惜
刊曉一二因以具報情悃非華可既專規嗣布

與聶吉甫

某於斯文契闊數年於此載酒問奇豈非夙心而相望百
里離群索居甚負此愧以其傾嚮輒私布之先人季子生
二十年矣號曰學文實未知方有從第一人同堂而習年
相若而學相似也閣下沛然古作籍甚時名所欲北面而
從事者眾區區欲使二子者私造化焉問者疑其不可諗
之朋友固以為請不圖閣下不鄙夷而許之敢專書以聞
閣下屑與之盟豈惟二子得以受教僕也不敏實嘉君子
之賜援筆荒蕪臨風切切

回王國智

某歲前作稟字輒致松菽之請專夫十餘虬孫載道一日
塞破吾屋即乘天特遍布蒲山矣異時車馬相過山神欣
然迎拜必曰此吾東道主云擾甚布蒼膚率別作謝狀

與刘司戶三異 號古桂

某自別不獲奉起居忽聞小爽調攝昨見當風輒睡不禁
生冷堂憂其必尔看來衛生之書誠不可忽也心遠云來
時及拜問已幸勿蕪極以為善暑天將理正未易某欲助
數藥而不知當用何品謬遣芝楮百千為意且宜深自愛

護侯其可出見訪未爲晚也南史正本遂可得否便中謬得介意爲荷詞侯草草他規嗣布

與胡端逸

自別後日在山間搜奇別恠得二所曰閩微曰上下四方之宇幽閒曠逸超偉軒張其奇又在中磯兩峯之間之上君再來足以抵掌大笑翠晚又改曰浮嵐暖翠釣雪改曰六月雪特立改曰至大至剛以直我非好恠地適足以當之君謂如何新昌弟一介至門館毅之議諾矣專人導其來庭下請君蒞盟江南春小天和景明山靈川后畢獻萬狀欣然有應接佳客之意不遠二百里杖屨容與乎其間不亦可乎凌遽信筆未究欲言

與黃主簿景登

名滿

某輒有所請鄉州有俊傑士曰胡君名天牖端逸其字也十年前學校定交意其旦夕獵獵乘青雲而上尚遲決科蓋其命然心甚敬且念之來山中聚首半月且留度重陽問其館毅則未有所嚮也此君有能賦聲於應用更高好自脩飭不爲流俗足下若與處日從三益豈曰小補之哉其家事自好而嚴君主之端逸歲得百千上下則從人泰然矣萬一賓廡無虛席則明年君劄員以料理之多費以取友美德也端逸留山中若蒙雅報見及相其受幣而歸

是所至願

與劉正伯

知瑞州日

某江浙分攜流光如駛每荒城雲合笛韻沉沉吾故人之思未嘗不生來于懷也秃筆鉗書曾無暇駐東風順翼乃有飛牋如之何不喜執事垂光虹蜺濯髮雲漢少須暇之駕秋濤而湘春錦矣燒尾光芒薦靈角尺山中猿鶴先修光榮某癡事未了誤溼徵行三辭弗俞旨且俟代持其觚落不敏者如之何而任劇哉託愛宿昔不同他人何以教之因風馳泝

某久不交訊坐積尊仰忽蒙專价惠報寇事桑梓驚動南望惻然正具復間得鄉里信來乃聞十六日破王山次日破新安吾鄉必不免矣財物所未論屋廬所未論不知一鄉人命是時得脫與否未有嗣音爲之哽咽已作書控倉使乞兵剿滅某即日交臬事當以城寇爲第一事母慮尊公朝議近况想安適謹附拜一忱即君新功日富次者且聯翻而上矣可慶可慶草草修染愧甚膚帥

回鍾叔王三帖

某杜門避影久矣出山一事不到夢寐間聞命誤節相羅笑人方循牆丐祠以安半菽倘拜俞音春晝花陰徠鶴飽卧亦五雲之密蔭也袞袞渠渠餽禮和郁固不敢當亦不

得不拜草此稟酬尚規齋謝

某昨承令嗣子京相過眉目森秀真可喜也承以至德觀牌為諭便羊偶已染就今謹封納切希視至

伏拜寶翰寵有臺髀塗抹無羊之詩珍重來牟之意我之誤矣我之悞矣親戚往來本無所不可受獨其名曰前日筆為某事也若然敢不重拜以辭吾黨相與誼如一家緩急相赴情之所有而足言謝哉非曰不恭其所操挾如此薄言稟報未既由衷仰幾台亮

與陸興黎節判立武探花

某自大名震盪以來吾江西一佛出世引領願拜實不知前此固葦坐下風而揖餘光也去年汗湧一出道過清臺邂逅捧檄歸省江皋草草相見道舊恍然驚喜過望至洪甚恨匆匆郵亭晤語外無從嗣集蹤跡展轉重見黃花所思天一方令人回首其恃氣類之同軌以士薦漕關新貢元劉君子俊吾鄉清淑之英也所看門巷相接文學卓然可稱遠器今年以登仕得奉士者以為晚旦夕詰星堂下謂一世龍門以未執鞭為耻敢告賓榮許其湯刺見所未見劉君歸可以語人矣西南南雲臨筆馳泝

與劉民章子俊

某自湘花別後其人如玉夜夢見之名網猶兔且然不足

以得橫天之翼每為咄咄三嘆空同得上得書乃知猶為脩門客何留滯周南之甚耶詩云京洛多風塵素衣化為纈又云棲鳥戀舊林池魚思故淵青山屋上流水屋下歸來自有樂地乃欲以外物之盈虛為面頰之有無為執事者左計也乘輿而返萬里足下可以遠道為談乎某昨報合弟令贊千騎之歸為奉薄臚想已稟達歸哉歸哉臨紙引領

與梅制幹

自去年滄浪使者歸米氏真帖又三四往往多從景明便鴈來也洞門窈窕雲山千里騎黃鶴跨白鶴恨不得一日共君其間風雅比興韶鈞交作長軸大冊一再寄意而不倦鬼神閱吾山數千百年今而後衣被雲錦草木澤澤光價益倍章之三十二詩四時朝暮之變皆有其象獨以一詩當一境則有不相似者混萬顆珠璣作一片圖畫而江山無異辭矣謹頌首謝頌首謝子秀別三年漸成六考適籍金閨止爭浮圖一頰近書謂赴吏部銓將取一闈人家如此猶落散子選豈非朋友之責哉歲月易老功業宜壯早改官去即伏摩建節無滯碍男兒事庶幾哉某當年間亦大參差江西代者激為波壽使人彈指剝剝賴君之庇天日皦然今可以適吾山水之陶陶矣此詩云日日騎馬

來山中歸時明月長在地似頽山人一百年一年三百餘
番醉君念我悉度欲知我近况不敢不自某憊倦故人之
昔豈一飯而忘顧數百日内不能專一价附書數郵又不
敢信以是契閣詹仰克塞懷抱而未有以發也李處請假
歸道出琵琶亭下率然伸紙意之所至不擇言語臨書神
爽飛動

與杜教授抑之

字伯揚號帶溪崇仁人李梅亭高弟

辱早春第一帖遠佩意甚真每一念吾弟輒思老成吾弟
一出幸無他微執事教訓何以臻此不知葛蒲前後書琴
得至山中否近來心思稍清頗得專意研討亦時不廢吟
向尊令吾弟訪問南史正本與晚唐百家詩想亦可得如
未也執事試致意焉古桂留館中口得誦習毛詩因知求
選於選止可爲選之子孫求選於三百五篇則選之兄弟
可進也相見當爲執事傾倒之偶遣一价信筆布露馳泐
雲表

回謝教授愛山四帖

雖塊坐深山於時高人韻七鼎鑑獨無耳平載酒問奇道
之云遠徒有是心而未之能也不圖五鹽道院屈居仙客
階蘭砌王貞亭芝相照映每思吾仲取友必端未嘗不自
歎獨學之陋手書寵貽清揚流動雖未見猶既見矣何時

簪盃慰此神慨臨風馳報書不盡言

寒篔積而甘檄無踪得書而讀之昏眼爲拭某落落白雲
間一疇春綠自飯吾攢浮世榮辱事付之山外衰惜所蒙
君言過矣然醞露醲郁波及溝斷企瑞芝而逸眺佩金蘭
之求好也美人一方書琴自適爲誦停雲三過

日於仲氏便价得書振衣快讀恍焉眉宇之迫吾睫可人
不來蒼苔滿徑得無忘把酒看山時約耶西風逼人桂香
浮動天池鯉化搏扶搔而上之捨愛山其誰屬魁卷紙一
幅納之文房衣破琳琅騰翥光景稽生輩亦將後其逢矣
薄言占復掛一漏萬山中度日如年落葉蕭蕭涼月墮砌
起視寥泚安得知已控手長吟寫胸中之耿耿以相慰藉
耶杪秋餘熱猶壯二豎者雖相戲而不吾虐子亦從其所
爲倉扁輩未嘗屑屑然也久之不覺脫然去體是又不治
之治有勝於劑餌者寵貽手札問勞渠渠故道其所以然
而以復于執事

與廬陵劉知縣鹿巖

采山釣水飲食於大夫之境三年于茲門無公事得至於
百里之室幾於魚游江湖而忘江湖矣伏念解印西歸楊
舟東下昔者河陽之李今茲南國之棠諸父兄弟服習
長者教訓恨不留鎮此土雖然此一縣之望也縣私土子

人無所不治是中都索包總有相道焉行矣僕將大其所觀某山深閉門杳無城郭信風傳令尹新舊之交未及馳慶乃承上書顛走告別江頭折柳柰何不敏爲之漸對將命四壁空寒一無可爲載月助者知心天遠解后何年詹沂風帆江空渺渺

與廬陵李知縣說孫

某邑人也聞令尹之來不能隨父兄子弟迂千騎於郊外敢自訟以書惟高明察之某茲審承命九天涖封百里初條甫下闔境爭驩諒爲慶愜某官氣宇鴻明風猷駿厲脩程步武空萬馬以無前清水鋒芒解千牛而不頓吾廬陵號壯哉縣詞訟雖繁而詩書之家衆版籍雖廣而期會之事省約之以清淨捷之以平易以公之才恢乎有餘地矣會成美錦逸趣溫綸某骭髀一世之沈浮人也所占籍處在治所之南三舍而遠雞豚可千戶民淳俗厚僕也相忘於漁樵而今而後其得一廛之託矣僕實何者首辱旌函以此事當路之尊貴則有矣區區何足以當之輒裁賡賀上并鍾鼎大名歸壁洎吏伏楮卷卷

與廬陵陳知縣堯舉

昨歲京華天作解后每念晏公在陳歐公在穎一宋二蘇千里往訪竟日從容以某不才受知場屋且二十年良觀

乃僅如此視子瞻子京諸公不知何地著愧匆匆去過荷遠將一日江空暮雲如水渭濱之首寧爲他人回哉茲者伏審肅持鳳檢出莘螺山車馬實來旄倪胥舞伏惟驩慶先生聞多而學廣事熟而心精筆力千鈞捕龍蛇而獲虎豹雲衢萬仞騎麒麟而騎鳳凰未抹馬於天津乃著鞭於雷邑竹松林裏不妨簡編之尋桃李蹊邊細數杖柯之長小紆盤錯便起扶搖某閉門山中傳來即報忽覩先生爲吾邦一來古人重師友至有塗竄片言隻字以冀萬分益者鳴絃千室中有老門生在焉知公不能用其慈然矣惟素性疎曠無城市蹤跡謹避聲利不沾借於公私自今以往陰陽和風雨時曉夜鶴左花右竹吾君吾相之恩亦吾座主之惠也剽聞前茅在郊謹具劄子候迎臨風馳

往

回樂安唐知縣元齡

深山中俯仰漁釣久闊時賤使者忽來計一往一返殆幾千里君之厚我感無有極他人作縣驚備若不可以一日先生爲之優游政聲洋洋乎盈耳難易殊絕蓋必有爲之本者且夕細滿綸綍在道聲弟以斯文受知僥倖通政書來謂注邑當在春季繼此望洋洋方新尚賴教誨庶幾自淑刊曉寺記徵獎予不及此惟平生於浮屠無所見非敢有

所撰關於其家數全不曾從事耳恃愛直布尚寬方命之誅嘉貺頓拜簿物非所以爲報臨風悚仄

回劉運使應龍 號實齋

比承一介使人陟我山麓問外自梅外來執事惠綏一日之好其與人也重以周則既感激所蒙致其多謝之私矣未數日從驛吏取近報伏審升班西閣移節南昌提封不隔於故家父老相誇於盛事仰惟慶恆某官楊休山立玉潤金相方其爲御史也風采所撼聞者稟粟及其將指於楚越也滿腔惻隱人所不滿之處入麤入細之規模可以擊見歸來麟閣還本等地位已竊遲之江西涸鮒延首福星誰爲朕行弄印未決公未至闕下就道相屬亦曰此公鄉里煩公歲月又將出少府節召公歸矣某嚮者得節亦曰鄉部後來召罵數月而不休掌試思之近年如宏翁矩翁未嘗不漕本路而二老之所以鎮壓群動者年德位望自是過人而持斧之役旁午豪譁又非計使比也今執事繼二老芳躅仁聲賢聞之著於人久矣萬無不及惟有過之此所以宜賀而僕之所以亟拜此書也前茅出嶺關已多日勢必馳上巽書歸釣山以俟命上方屬意賢英亟疾其驅惠我江國臨書不勝瞻依之至宏翁包宏齋名峽矩翁曾矩堂名穎茂

耕釣山澤飯蔬飲水不自知歲年之運運也使者維何云自南浦飛雲五孕居然下之寒谷陰崖米霜積五春風不擇地而至有如此者某官天和睟穆地望高清夜占天文福星直斗牛之分薄蓬萊厭承明爲桑梓此來釣山之下雲霧質薄油霖甘露流注乎大江之西部人歡呼吾父母母帝曰勞止歸遂相予僕何幸身親見之某山人也其於當路厥有等威不敢屑屑竿牘致歲時之敬謹尊而光禮出倒置德盛仁孰悚然稽首落霞孤鶩水天茫茫既不克偃僂請拜犖犖之下心之精微寄此函尺末言歸嚮江流知之

與袁守雷侍郎宜中 號省身

某前年赴宣州道滕王閣下望山川英氣稽首人物欲擁鑿造門而舟車異趣僅能拜書問花竹平安而已亡何蹤跡展轉不遑嗣音歸卧蒼苔益以踈闊其戀戀門牆之心固如水之必東也某比者伏閱邸報竊審小紆紫綵近擁銀符吏竦旌旗人傳襦袴共惟驩慶欽以某官抱經濟之祕稱磊落之豪青天白日鳳凰百年美瑞高山深林龍虎一代傑魁上方寤寐側席圖致太平甘泉舊臣不當越在遠服名藩歇馬姑曰起家徑執事樞旦夕有詔某庚午一出殊與戊辰相似去住匆匆取笑當世杜門深念益求寡

過未知所以稱塞於知己之道君子不棄尚惠教之某人
聞紫馬赴鎮空山不能專介申賀適逢過客輒寫其私以
自附於大厦燕雀之後相望一方馳泝切切

輿中書祭酒知贛州翁舟山名合

晨起冠帶輪寫積誠世俗竿牘曾是足爲有道者言惟高
明索之形骸之外某責原白鷺書生耳童子何知乍習句
讀凡先生之精神意氣粲然於言語文字公之天下以淑
後學某皆嘗得以朝斯夕斯焉衣被遺餘曾不自意早以
名知於人有我師焉生同吾世驅馳四方乃不得解后某
日夜興起謂當何時而後得免於常人也流年堂堂實勞
我心共惟某官孕光岳之精參天地之運大忠大雅萊公
文正之心不倚不偏伊洛考亭之學斯文落落上帝惠顧
天門夜下龍虎章授公以柄轆轉璇璣經緯星辰公從兩
制稍發蓄積然後坐之廟堂爲天子興建禮樂洗千載房
杜之陋太平之期適當今日某退歸以來有泉石十里足
以爲適浮空變態日過其前飯蔬飲水自求吾志竊伏思
念空同鬱孤如在屋角平生情結云如之何輒因此時以
姓名通之門下一言終身尚庶幾焉圍丘慶成上方親事
少府出節必以公歸迎拜東帆螺江之游以其時可矣山
斗高明臨風切切

某伏自空同王節順江而東獲從中流迎侯鶴首雄文鉅
冊間想象變化如高山深林龍虎不測不圖解后遂拜堂
堂風流雲散一別如雨金聲五色夢寐以之自先生振衣
登朝手提文印以照四海國家誥令典冊燁然先秦西漢
之上學校之士莫不從風興起彬彬郁郁爭自磨濯以正
法眼作大宗師世無歐陽不當在弟子之列某知稽首矣
主上尊德樂道師用賢哲論思獻納日聞正言孔孟不得
用於周光禹竟無益於漢才與誠合學與位偶儒者之遇
未有榮於此時者也大學之功用至治之福澤何幸身親
見之某疏脫之蹤分安山澤起家誤渥忽昇龍藩開命仿
徨莫知所自如聞天上聲光假借非一意若可與從事斯
文者自古聖賢之佐英豪之輔莫不垂意人物薦進拔擢
燮天功經人極罔不在此共惟盛心卓犖度越流俗而其
則非其人也夜瞻紫微徒有頰首脩門懸隔久曠音題屬
請事祠官冒馳一介輒鳴忉忉未即趨樞願言王持金護
爲世道自力臨風切切

賀翁舟山蕪憲

某熟視一世靡然風塵刀筆何從縱橫旁午架漏於士民
之上而世之言人材者率如是而已安得結輩落落參錯
布滿天下使萬物吐氣僕孽擊節於斯言悠悠空山誰與

語此茲者喜審蕭將繡節通泣銀符山川不改於空同風
采一新於江右共惟其官淵源接乎諸老氣槩闡於當時
人物眇然真中流之巨屏文章備甚稱南渡之當家輩行
諸公鈞樞十九夜半一劉趣歸蓬萊以其時則晚矣上方
式敬由獄乃眷西顧非有志念不足以洗冤澤物非有力量
不足以懲暴詰姦故予環之寧遲而乘傳之若屑太平之
責正在方來以公歸兮政枋焉往其碌碌不如人獨有愚
賴不能改其素追記前年冒乘君子之器他不足道惟茲
究豪橫稍稍鋤擊淡之爲日月雖未得盡行吾志庶幾無
失職之恨人情卑淡憚繩檢而樂姑息矧猶未免知人譁
訛朋輿以要其得罪於小人也果矣伏惟先生昨者不賜
鄙夷心聲往來藹然氣類之意某誠不知何日得以執鞭
下風勿觀除綸心目開朗我輩從事俗吏奮氣豈惟爲一
道賀實足自壯謹專人上狀頓稽庭下少伸門墻燕雀之
悃蕪蕪薄差別紙惴惴

賀江東憲方逢辰 號蛟峯

某當公在螭坳時嘗奉一紙書至于閣下書上未幾而公
歸蛟峯矣譬諸草木臭味實同瞻望雲山臨風切切某茲
者恭審升撰秘丘宣威直指西臺與政蓋嘗識諷瀆之文
東路洗冤亦以行瀟溪之志六絲初駕一佛歡傳共惟某

官色正而芒寒拂休而山立言語鈔天下材稱一代之奇
出處重本朝望在諸公之右自夾侍王皇香案等而上之
胡不均弘俾執事樞國家重更迭之制江湖一節煩公驅
馳式敬由獄以長我王國公所學在此歸哉歸哉中詔在
道某山林之下靜觀世故其於君子進退安得不致其卷
卷芝山父老迎擁星輅以時考之可矣輒馳一介自附於
門下燕雀江水東西心期天遠臨紙欲飛

賀前人除江西漕

某束書歸隱有釣遊之所曰盤中兩山對峙間以小溪日
步溪上極目滔汨輒自以爲晝夜不舍此溪水會有達鍾
陵時而某塊守漁樵則曾此水不若耳昨孟君陞從番荔
遣介來堂爲書附申起居相望千里亦不知上徹果何如
時也某茲者伏審班仍寶殿節峻水臺貫索沉沉方轉芝
山之曉使星冉冉又回南浦之春一水東西二天公昔伏惟
歡慶欽以某官寒芒五緯絕岸孤峯生漢子陵之鄉雲山
一日派唐處士之譜風雅百年雖已跨海而望蓬萊猶肯
濡絲而陬原陽濂溪道脉雙井詩香流馬木牛旣無媿於
千古落霞孤鶩應可對於二公所謂旂常特吾懷袖某碑
元抱虛真無所用於世曩六轡使江之左每依餘光以自
映帶今也一畝之官環堵之室圍德宇而處自茲以往夜

月如水猿鶴不驚田夫芸子各適所適則何啻如天之福
郵傳所至不勝燕雀私情即日謹奉書為賀臨風馳泝

回許祕丞自號果齋

某火龍之歲從集英門綴行而出風流雲散回首參差不
自意去年待罪闕下獲接英游心事流行日星垂而河漢
流也湖陰送客風露滿衣移語崇朝英槩臺臺歸去來山
中至今夜夢見之新昌小弟夙被獎知嘗察之情始終一
日俘來遁示五雲光恠照室此豈四海九州無情人耶鄉
風九頃首尊年丈山立時行日光玉潔長樂鼓鍾西清帷
幃終當著身風日不到處輭轆雲漢經緯星辰為天下開
文明太平之運某被服光潤實與有焉某既還里閉入山
讀書杳不知山外事天上故人重相顧念適逢便武輒謝
所蒙餘祈為斯文珍重慰此引領

賀倪提舉普號寧齋

某寄跡提封某水某丘童子所鈞遊君侯實照臨之報政
將一年矣某猶未能以民禮見自盤谷西南而望城郭在
焉相對五雲輒移時不能去某茲審宸綽鼎來庚臺肇建
讀皇甫記已蘇今日之疲民傳紫陽心又舉向來之荒政
風行新令雷動歡聲欽以某官神馳五兵才入八面作真
御史以直道而事君稱明監司行本心而澤物公來青原

父母其人屬時常平弄印六服牧伯無以喻公者西江涸
轍久頌公拯活歲月少府出節中詔又冉冉出建章矣某
自聽除綸即欲自附於門下燕雀側聞雅志引卻甚真上
方倚賢者以其理烏乎能從臺治一新境內為動某甫及
拂紙行墨以贊東注之盛嗟其晏矣世俗所以事尊貴以
鱗番從事公有道人也某不敢出此臨風飛動

與新知太平州趙月山名日起集英
號脩撰川人

某去年待罪闕下幸甚得一再交書幅中獨樂近在吳門
入秋正擬專介候猿鶴起居會去國不果黃強立自竹所
來相見於六和塔下遠蒙寄聲多謝故人厚意自是而入
山愈深杜門掃軌無復南來鴈足矣璧弟學製新昌新年
見告二月遣人詣門墻通問輒寄所思寫之竹筒既行伏
觀除目欣審仍班內撰領樵東藩一札起家千乘載道共
惟驩慶執事青天白日之質望之知為正人千兵萬馬之
胸識者推為豪傑六合悠悠風埃滿目所謂江左管夷吾
公其人也偃薄起伏如神龍天馬不可羈牛渚天門一瞬
萬里亦足以發其中之所存矣天下事方有賴於公時來
為之執之能禦某夙昔荷相知出入一等以此不敢自非
薄一別十年浮雲進退何足為達者道而學不加長每每
自憐久不見叔度鄙吝固宜自今得聞一言三日後刮目

未知於吳下蒙何如也偶遇新昌便意其介尚或未行輒附賀狀并寫戀嫫萬分之一相望沈寥臨紙馳泝

某風雪殘年中使者以餽歲至嘗草草拜狀竟未知果達鐵房與否過年百二十日是問何限傾倒毛穎輩不任事姑寄一歎比審放纜長江休鞍盤谷執事自宦遊以來歛歷中外垂三十年曾無一日得從五畝花竹之樂金山鷗鷺甫此尋盟如負者之息其肩行者之休于樹一時瀟灑比軒冕束縛瞠乎遠矣浮雲滿山任其往來太虛真體儼然萬古某歸來兩年處積毀震撼之餘差幸天者之小定自有溪山足以遊釣漫不問其他有詩云日日騎馬來山中歸時明月長在地但願山人一百年一年三百餘番醉欲知近况此其凡矣念人間清福莫如一閑幸而吾二人皆可以自適獨相去遠絕無從合并江東暮雲長長在眼輒專人奉問潭府居處之槩即辰夏氣方深共惟靜養淳和坐消熱惱神明護持式行方來川至之福臨紙耿耿

與知吉州江提舉萬頃 讀古崖

某兩年乎山中春猿秋鶴木食澗飲蓋頽然世味之外者五雲繽紛塵節夾招搖歷勾陳而下青原白鷺浩有生意某甫與溪倪谷老額手蒙幸乃大化驅之出東書就道備民禮公堂下俎豆春風簫韶夜月藉之以詩書禮樂之光

多矣明公以洞庭五老之胸時雨一路曾未數月春旗霜鯁風采軒豁所謂動搖山岳細事耳少湏暇之棣萼棠陰以西之父老子弟豈得以私我公哉某自解維江潯風濤回薄抵昭亭下是爲子月丙寅大壞積枵觸手病敗雖日夜爬梳會肯然育豎浸淫非非劑可藥肘後龍靈公不我靳則宣殆庶幾乎惟故山松菊沐浴瑞露而隴蜀之望復切切微疇昔不至此某日墮倥偬神馳棗戟甫奉陟釐則已魯臬籍獨不愧于心乎歲將新矣願言蒲頌盤椒對揚緜綠此豈無委嚴立下風

某伏蒙公割下問勸分仰見豈弟父母揀民水火之盛心甚實共邦人額手大賜其所居里凡千餘家常年家中散米一日不收錢諸大家以次接續賑糶可及三十日隔一日糶可當兩月此方儘可無飢他時不待勸率自是舉行明年係緊要年分或湏使榜一申嚴之至期却當取粟但四境委有可憂蓋吾州從來以早稻充民食以晚稻充官租今年晚稻半虧顆粒並是入官之數早稻不過二三分則是民食十減七八此其所以皇皇也近見多有趨龍泉求新運糶者覺彼二處米亦有限縣大夫各私其土不肯透世亦其不得已者此湏使司示以意嚮使之斟酌放行

庶彼此可以均濟最急莫如通贛州之米近同年李守惠書自謂年穀中熟米價日低某嘗答書云廬陵一畝異於常年田里憔悴不堪舉目惟章貢素無糴事而得歲又偏鄉人顛頓者往往相率而趨治國民食關係苟可通融兼愛秦晉公之惠也蓋贛浮橋泄米之今素嚴田吉號產米而贛多山少田故為贛計不容旁及鄰邦今歲事既相反又當通變此須古崖一書與李守通情俟得其要領然後大榜境內許人赴贛收糴此亦權宜之一策也區區管見姑復仁明後有便利又須陸續申控

某自聞琴鶴言歸即戒筓車擬送別於吉水新釜間初十日始得初八日申時寶翰則知去期甚速始意不可得遂即抖擻作詩馳詣使鯨意必可相及僕自城還則知解維已三日臨風悵恍如失廬陵四竟皇皇流離入贛過吾鄉者無虛日豈弟父母又拂衣去之細民嗷嗷皆謂曷不留我公撫我妻兒婦女一無異辭此即公論在人心不可磨滅處吾輩仕宦得知此即無愧漢循吏傳浮雲得喪何足較也某念受廬兩年當使君之行不得往送詩又不達歡負為何如亟亟元詩并拜此紙從新昌壁弟處借一兵走請潭府不知紫燕在芝山或在廬山邪引筆馳泝之至大丞相古老師某不敢容易上問鈞履巧為轉道詹依卷卷

賀知吉州黃提舉器之名號

某密依使天水雪深山與猿鶴卧送流年緝故牘於左泉右石間非賜邪每飯牛頃必矯首畫戟下茲審郡揚帝璽節畀天困千里光華一道鼓舞伏惟驩忭欽惟某官眼空四海胸著千年振代直聲鼓雷震而潤風雨鎮浮定力載華岳而繫星辰衣冠紫雲之神仙氣類青原之忠節旌麾一頌草木交輝地秘二千石之陽和天溥十一州之福澤璀璨六絲之遺礪碾五稼之歌即賜召環遼高聽履某受塵幸矣公朝念其久廢設節湘行顛倒綉衣不堪重著陳情丐祠以反菽水之奉尚微均私俞音且及下俾得醉泉飽蕨水之北山之南地主之賜也於馳賀之次仰布其私干瀆峻清臨楮悚悚

與前人

某日者釋耒山中僕僕湖後走公堂脩民禮具申儆道之敬蒙主進更位之堂上再三祖帳殷勤臺觀絡繹視塵坻且絕等至於開心見誠憂愛壘壘一洗世俗崖岸某鄙吝久矣微大雅無以發此意殆未許諸兒覺也小隊出郊追送作遠自違森戟雲樹渺然連日欲作書道歸戀之槩征塵在衣筆硯為廢偶宿分宜七里殘日入戶輒寫綢繆風濤滔滔婆娑忘食金護玉持世道將有嘉賴歸鴈草草尚

謀齋發

賀楊提刑允恭號高峯

某昔者望七十二峯於洞庭之南以爲嵩恒岱華類不可
易見五峯三市之近皇華臨之遂得以相望下風未見猶
既見矣迺今使帆凌空沂頓石而上僕家去大江濱可四
十里天其予之以一日迎見之便慰此平生云胡不喜某
茲者伏審度政告功刑臺建節褰帷而問風俗猶昔四封
持斧而行東南于今三命旌旗勃動約束一新仰惟某官
識透萬微才當八面陽道州撫字之政所謂吏師元刺史
參錯之奇可布天下天子以公薦於倫紀使得以便綵衣
堂上之奉乃眷西顧如此江水一節常平二節綉斧式敬
由獄以長我王國平反一笑庶其在此公歸廟朝即典風
化一家仁一國興仁尚觀大學之顯效某杜門掃軌知事
常後忽里巷父老驩傳明使者將至伏櫪之驚躍躍鉦鼓
往事如夢不足細陳某所深自幸賀者三間風雨託諸提
封小人有母纏自今得安於其子之養是則君子錫類之
賜服之無教堂堂在目即聽匪伊輒以書先精神孤往

與吉州繆知府元德

某昔侍同朝自詭相好茲不得又以繁縟爲踈遠惟公勿
深訝某行吟孤嶼回首吳山烟雨巾書郵往來時從泓穎

叔尊仰汰歸深密姓字不到雲霞外分正如此非於名門

有所簡也階符在望徒有稽首某茲者伏審朱轡春動紫
馬星移民樂耕桑簡靜方安於晉國州稱富庶勤強更屬
於張公兩地送迎二天今昔恭惟懽慶欽以某官霜明月
湛玉潔水清端嚴有大臣風澄不清而撓不濁循良入漢
吏傳寬有斷而愛有威小停權於天津頗合符於江國歲
之不易民胡以生將魁青社之飢遂易淮陽之卧竟上爭
杜衍雖去住之良難席前問賈生恐傳呼之已迅自天子
所以我公歸某茅屋三間在萬山深處借書沽酒外一毫
不以爲公私撓獨蔣桴百畝日騎牛叩角其間天惠仁候
自此吏不打門犬不夜吠猿唬鶴嘯各適其適則某受賜
侈矣候迎之初不勝依倚謹具劄子自陳燕雀之私何當
嗣伏

某屏居一廛耳目塗塞忽蒙公蹟錄示省札竊論朝廷爲
李祕丞諸公有請待發諸項椿積賑我廬陵而賢太守敬
共其事日夜講行之仰惟施仁發政朝廷甚盛惠也救災
恤患御曲諸公甚盛舉也承流宣化切切然惟恐一夫不
被其澤君侯甚盛心也某嘉與鄉邦父老人士同一贊歎
伏承不鄙特有下問以某之庸愚不足及此細玩諸公所
陳如隨縣闕然分撥米數如發糶之直只依元糧價錢皆

旨揮之所已許而使府已遵而行之甚善至於戶口之多
案編排之虛實此則各都各保之事所在都保委有奸欺
然物之不齊物之情也若以太守屑屑為此計較恐未流
必至多事此惟當嚴責之八縣宰宰若親民若其以實惠
及人為意必能周思熟慮以求稱塞明指傳所謂心誠求
之雖不中不遠是也一縣各有一縣風俗一鄉各有一鄉
事體諸宰申請惟各從其便不患寡而患不均彼必自能
斟酌通融而為之說惟吾行所無事自然所濟不細但縣
之於郡往往勢分隔絕若專靠公文行移必有展轉遲滯
之患若使府明諭諸宰此事今作一項措置不比公事常
程每縣各給以數紫袋置循環曆其中使諸宰有所申明
只於曆中絡繹稟請從書表司往達君侯隨手應答如回
朋友書信使為宰者得依時稟承其中便成吏奸八九分
且間里細微得實達於黃堂之前物來事至無不曲當是
則布宣德意之一大鍵法也某不當出位僭越承問不敢
不對或者千慮一得惟君侯矜其愚而勿罪之某繼此若
有管見焉特寬贊又得稟陳

回吉州西倅竇檢閱全器

某昨歲特罪闕下明公騎鸞驟鳳下我青原相想愛靡不
能以特刷翎振喙從燕雀來不圖天孫雲錦飛墮几格全

聲王色叅前倚衡固不以既見未見為間然也某官欽岳
翠以為神氣卷湘水以為波瀾駕蓮葉而味玉書仙芳纏
纒攀芙蓉而弄斗柄道運堂堂長樂鼓鍾西清帷幄轉轉
星辰經緯雲漢固其分也風月神螺小此盤礴綠綈方底
王曰過歸某且且為斯文屬目昨承使者之來即從脩門
作意馳謝會匆匆去國出處殊科歸卧悠悠書尺盡廢光
陰不堪把玩歲年如許念厚意久不報矍然薰沐祗對主
書耕釣一塵五雲在上臨風詹沂之至

回江州李都承與號南窓 閩西人

某頃風飄回薄自湖入江目穿高牙恨臂不羽一棹從滄
浦來五雲絢爛照映清越對桑落而飲古人之酒擊中流
而聞夜覺之雞至今使人意氣激昂借力下風飽我蒲腹
乃以丙寅視象菱舍下塵埃抖擻末繇面謝軍將扣門斜
封三道突入眼角臺觀使蕃綿袍之私何以持報共惟某
官閩洛者俊韓范聲名叅井鉞旗聯寶奎之錯落江淮草
木被王節之昭吟嘯更樓梅花噴薄老熊當道貉子不
敢越一步夷猶岸幘蠡管莫涯方面誅不敢辭圭錫以須
勒此堂堂蕪然石在其湯浪出山落身柁瓠問官官靡問
吏吏荒而民氣則憤憤未醒絲絲莫理如之何其淑後也
明公惠念疇昔肘後丹訣其首為某愛邪臨風切切亟拂

吏全具酬濟約歲晚寒驕頌言金玉體府壽此宗廟社稷
之身宜豈無駝轍者三肅以請

某去年在宣州一江上下幸甚數數相聞然所甚恨者過
湖口時不能轉江西四十里拜屏下共登晉亭以庶幾
英豪之下風也未幾召去又未幾汰歸一出一處爲天下
笑知心千里外當亦謂何某比者伏審晉承密旨升直淵
圖詔重申褒鋒車交趣共惟驩慶其官閑西遣老江表偉
人崎嶇諸葛之兵間氣吞河渭偃蹇元規之坐處目盡江
淮天方祚宋襄戎解嚴公歸本朝坐惟惺老成謀國處置
得宜使姦雄伐謀兵端不開將社稷實受其福某斐綿小
心一飯三禱屏伏深山幸不見棄於君子專使遠來持書
問勞將意孔厚猿鶴爲驚區區拜高誼而杜門齷齪未知
所以爲報也九江未除人相當宁急賢應不俟代某嘉與
海內延頸大用倘得衣被餘光遂爲太平安民公賜大矣
江空如許批筆茫然相望一方精神馳往

回潘檢閱

某伏以歲華晚晚春事權輿共惟某官鑊玉晶燦凝旒簡
注神之相之台侯動止萬福某濃熏鵲尾酬敬腆施褻從
集英殿門吾榜得人以執事重海臺少合雲月相輝至今
十牛猶有光氣顧山林僻左繫鴈悠悠天際碧雲明發不

珠千里眉目忽照宛陵爲之楚然以喜欽以某官欽崑崙
以爲神氣捲溟渤以爲波濤王質金相死乎無自眩之色
泉清松茂浩然有難進之風乃今絀石室之秘藏爲縮書
而出色視周六典作宋一經南豐以史學稱進裁大典安
定非他人比宜在經筵某鶴慶正臞起廢出坎循墻弗獲
被命于征都愕然虛真山凋水瘵處也敏手爬梳猶懼不
蕪况不穎之尤者乎不規而頌非所敢望於同年也稟酬
崖聲寧不嗣音願言努力明德對揚王休有昭亭委戒其
敢不肅

回鍾編校堯俞字君俞 號方岩

某曉汲凍清以警萬一之謝首于穹勺某兩年山中風月
晃朗望太乙光氣九霄吾書無翰不能時一飛到梅花月
影忽疑是君而米家第二帖至矣施稠報眇自省歌如尊
執事以黼黻雲漢之胸試金玉典墳之手駕輕就重拾級
升高此逢掖之至榮而措緝之交羨曾子固晉裁大典爲
史學優胡康侯宜在經筵非他人比某鶴慶正寒大化驅
之出自湖涉江風帆回薄四十程乃抵宣山涸水瘵眇兮
愁予敏手爬梳猶懼不蕪况不穎之尤者乎高明局外之
見何以教之蒲硯冰漸濡毫如帚尚規嗣音以寫纒絳

回吳制帥莘號恕齋

某林慚澗愧質質此來幸甚在王節照臨之末九華山下
蹉跎望塵拜手雙魚分隔雲漢敢圖下士盛心超越昭代
裏報鄭重闕位貌於不有方驚喜未定間五雲寵靈自王
麟堂翩然貴之所施所蒙非敵已以下所可得道德之味
流注翰墨使人之意也清恕齋先生允文允武之才有體
有用之學以王謝之衣冠而接風流於江左以朱程之講
貫而窺閭奧於魯東顧今吏道便熟袂帷成雲崇詩書而
抑刀筆坐俎豆而行甲兵鐵壁東南公其天人也耶經制
西事當在朝廷錫命師中不如歸袞某敢誦所聞某生也
晚於一世封胡羯末之勝幸甚皆得下拜而於恕齋識獨
早春允厚癸亥之望神臬戊辰之陪紫臺文其後來事也
今則以列郡而事崇垣何敢仰綴宿昔食芹之美豈無是
心非所得借詎謂臺觀駢羅光照下國自上而施之足以
為德某敢不三肅使人恭承嘉貺若夫以徃復為禮則誼
之所不敢出也謹三熏三沐祇酬主書于清清嚴臨風愧
陳

回惠州洪倅

某馳想芝山屹立如鸞坡鳳閣代有英妙不自意天惠宛
陵朱敬斯皇乃其堂下探梅清致亭亭雲月邀我敬山
不後不先未有如斯之巧者也伏惟執事日光王潔之禱

繩直準平之度車堅御良之材真所謂喬木百圍秀色干
霄望清都太微之垣維尺有咫課冊峴緱屏之最當階而
升胡尚縮於緋魚來同看於黃鶴意者康沂之歌愈出愈
備有相之道實界之以藥石枵然郡政之閑者乎思昔顏
水霄立其間而正獻以賢行佐理至今談者猶橋舌不下
某於鄉之典刑無能為役而吾執事則真其人也前茅在
道旌旄舒舒願疾其驅降此未見至於乘珠委貺鄭甚於
先施覺光氣炯炯衝貫斗牛矣懼弗敢當亟鍾鼎而歸於
瑤華之側區區甫此滌篆排冗占酬崖畧是忍

回吳直閣發齋

某少之時聞東南二石筍王立九霄陵陽蒼霄為綠野午
橋佳處鸞鶴神清縹緲何許老成遠矣尚有典刑仰惟某
官揚休山立之韻日光王潔之禱文獻堂堂代有英妙未
既見只神爽一方某卧青原山中驅馳良倦上恩俾郡越
在鳴珂循走彷彿連符趣赴不量此來未知所以淑後喬
木婆娑五雲綸畫尚祈雍誨俾就玉成某遠奉瑤音絃既
駢錦先施倒置曾是為容既什襲巾衍輒鍾鼎以歸太乙
之府望履非遙臨風望翠

與游提刑汶

某以良月之望舉棹東下江空見底乃章貢源頭諸水怒

長木幾光談五朵與空同雲俱來往颿順風航波瀾之澎
湃蘆石鍾之清越龍靈張王迄抵雙溪子月丙寅俯抵賤
伎辦香西望敬謝所蒙明公卷其十二峯之神氣軒軒磊
磊昭耀東南以宰相才學宰相事天下久望其爲家擅出
色響絲周道肯復倭遲惠露灑灑江之民幸矣如薄案何
會有温綸四輩馳下某不善爲斷得郡復榜至之日視官
官靡視吏吏荒民氣憤憤如也爬剔焚絲顧氣力所至終
覺五技易窮肘後神奇不敢以望之他人惟故山松菊衣
被絲雲亦已過數矧茲隴蜀微惠未涯微疇昔不及此相
望二千里外明月此心懇懇側豎掛一漏萬惟青陽特動
緜綠光華式金式玉以副前禱此豈無散辱戒爲榮

與趙知郡孟道

讀荷山

某頃從南浦亭邊抖擻數函道所蒙荷且矯首于太乙之
府穹林冥坐縹緲絳霄江塗滂滂勞我宵榻執事以玉雪
界之精神臨睨八極朝聞風夕玄圃識者猶竊遲之錦衣
照道紫淦橫舟蕩漾柳風啞吸竹露澗阿樂矣如顛顛望
歲者何建章夜半尺一堂堂畫省紅雲著公高處惟日望
之某不善爲斷得郡復榜以子月丙寅視象昭亭下視官
官靡視吏吏荒洗垢爬痒亦曰視吾氣力所至然山澗水
際非刀圭可療肘後神奇惠徼大福某不敢以望他人也

焚梁淪雪西鄉奉書以謝以祈鼎珍履絢願言金護王持
對揚王休臨風情結

賀前人得圩守

某昨在宣州拜書亡何客攜琳琅來京師欣浣如對匆匆
去國不成報襄歸里以來杜門深念又無從嗣音爲謝徒
有清憂夜遶金峯忽讀耶狀欣審丹鳳揚綸銀篋擁鎮八
百國封爵莫如同姓之親二千石起家共讚惟良之牧先
聲載道闔境爲春伏深歡忭欽以某官景緒光華仙瀆清
潤淮南桂樹了無貴介之風李白桃園綽有神仙之韻軒
陛宜當於三錫轅和肯泣於十同瞻惟東野實介南服紅
泉碧澗髣髴丹丘白玉紫烟參差綉陌聊商羊於朱綬供
行燕於青香大宗維翰价人維藩丕動禱禱之喜九卿執
羔三公執璧言觀衮烏之歸某辱在眷知助喜百倍既不
能振翎刷喙從燕雀來謹奉書寄便申慶迂兵當已在道
不知開藩滄十何日某尚當屢賀不一臨風馳泝

與趙監丞洪

號平遠

某乃歲之秋緹騎來山中嶽翠蒼寒琳琅照映章不成報
內有歇然寧不嗣音僻左之以世道如許風起雲飛中夜
人物之思爲此耿耿上念并絳丹詔起家峽月棧雲先聲
浩蕩蓋有望木牛流馬再立武侯之事業又璧窺萬一意

必與南山泊予秀諸公上下雲龍共此光明俊備之舉縮
手袖間臨睨天半此其大本領大經綸政不易漚之野水
橫舟蒼虬縹緲山君川后日有跡附即日恭惟台候萬福
某漁隈半席自分小休誤渥自天俾尋度謝舊盟意此是
杖扶筇笻之陋耳三辟弗可乃以陽月之望東書出山涉
重湖越大江整整四十日抵戍以是月丙寅抵賤事凋城
敗屋枵然大瓠耳搔首踟躕望洋氣縮維宜距鄴僅隔一
雲東望熏香奉尺書候起處惠徽藥石立我沈痼梅花晴
吳桂笏神馳

慰前人

某昔讀種弓文子之喪既除喪而後越人來弔其居使之
然也伏惟先太傳大丞相翼國公之喪既有日矣地不干
里不能往弔一介奉禮今也而後能來死罪死罪嗚呼皇
天祚宋國有元老數百年宗社之靈長千萬里風寒之險
要蛟龍在淵虎豹在山屹然長城為此突兀天乎不使愨
遺遽奪之去主上震悼傾動朝野伏想生平翹館之英俊
舊日麾下之將士與夫三邊之百姓四塞之英豪見碑而
淚望城而悲者不能自已矧夫家門之奇禍父子之至情
攀擗奈何嗚呼痛哉某生也晚當公佩天下安危分不得
勇往執鞭今而追恨則已無及獨念袖有瓣香歸依平生

亦既不克為公壽惟有為天下慟哭敢西望靈輶揮淚百
拜而獻之公而可作尚其我許嗚呼悲哉親喪所自盡也
抑先王制禮之意是有節文士君子為孝之道在於顯揚
伏惟執事重致意焉即日孝履支持某頓首奉狀起居臨
紙哽塞

回安福趙宰與掾 號勿齋

某追記疇昔同到蓬萊慈恩之題杏園之宴吾以故不與
焉然同年之情豈以四海九州為藐然哉王孫乃龍鍾世
有箭雲鱗今不翅紫清上岩堯顧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無
陰晝寂千室鳴絃實鄰吾父母國人謂子產今其時乎某
私獨念今天下豈有可為之縣縣不可為而可為者人如
君者以可而臨不可於是知材具之超常流百倍矣長書
下貽燁然春華涵若清風與我之厚昭仍至情多言不足
以殫謝意也某守郡無補誤渥為郎縮縮循牆行且歸里
當觀棠陰以與邦人共談政化之微亟推吏塵具報記室
揆諸來施不敏流汗
此一馬二僮日在泉石深處聞山外塵埃亦頗作惡坐對
浮雲亦開口笑不自己耳君解墨綬去意紅光紫氣冉冉
帝側乃猶廬陵客琅璽至前矍然起仰黃綬紅袖二美并
照杏苑論情我之懷矣冬江雪濶萬里安流目送征鴻知

有順帆天際如駛伏楫奉卷中書不中書復字蕪類併希
錫察

回寧國交代孟兵部之緡

某去國之前一二日宣州弛征之命下某既爲桐鄉百姓
頓足起舞即拜書望雙溪疊嶂爲賢主人賀吾輩讀書臨
民正爲今日行志凡此者各盡其分固非相與爲賜也既
汰斥歸里即閉門不與人事山巔水涯條然獨往而使者
忽持五雲來君子之有情於人也即勞問之將以厚禮復
申其綢繆焉某誠不自知其何以得此也宣人歌舞賢侯
之德教冠冕像設祝廣成千二百年令公二十四考蓋人
心之天也某何人斯偶以一日出位言語乃得因見大夫
以自附於去思之義某微德以堪回首碧落山川鬼神猶
有餘愧宣敗壞至矣弛之則期會散繩之則撫字虧公折
回蟻封從容不迫期年而變古語不誣方今論選表無出
頴川右者曷不均弘俾執事樞某一飯三禱使者之歸也
謹東望熏衽身心致敬陵峯堂下有日延見父老尚願道
山林不忘之私與其所以不敢當之意進之惟命退之惟
命某臨書不勝奉奉

文山先生全集卷之五終

文山先生全集卷之六

書

回寧國陳節推容

去年闕下拜書稍得數數未幾聞捧檄校文不知陶鑄何
處人物某自是即汰斥去閉門深山遂無復鱗鴻一日之
便忽使者來山中欣得妙帖見示小錄方知昨者銜鑑所
嚮近思想歸舟蕩漾彭蠡吾知心正在香爐峯白雲下耳
宣之弛征執事首從史之幸而集事僅足了吾輩之責非
相與爲賜也書來乃知宣人以此爲多祠之以識其不忘
之意怵惕於孺子之入井豈爲內交要譽設抑桐鄉父老
此意亦能使人感激耳宣爲郡凋劇極力扶持幕書間想
見勞苦盤錯糾結以試利器天下事正有賴於方來耳某
前冬一出去秋一歸進退行藏惟其所遇而無心焉則今
奉親課子彈琴讀書流水青山悠然獨往不煩故人江雲
渭樹之思也史記見阮家巖本皆不及尚當朝夕以稱所
蒙明善錄一部護佑歸牋臨墨馳泝之至

與吳提刑觀

某頃待罪闕下薄奉函書僕被來歸嗣音杳邈上下人物
感念世道未嘗不與門嚮奉卷也某比者伏讀邸報欣審
王陛出綸繡衣移節夜醉長沙曉行湘水已著平反風酣

童賁日麗空峒更煩輕熟江湖相望原隰增輝其官宣慈而惠和高明而正直義豐授受孔孟氏之淵源江左聲名王謝家之門第蚤立登於閭闔坐厥於蓬萊竹馬相呼春生襦袴星輶所至雨旸旰楊茲存捧於英函乃肯臨於梓部刺史故人按事飲酒情法相當忠臣孝子畏道驅車君親交盡靡需席暖已趨詔温某杜門深山去城郭甚遠而於太和差近初謂且夕使艘沂顛石而前可於快閣上下迎候一拜忽傳英蕩小駐青原某揆之始望則蹉跌矣瞻睇行臺輒易奉狀叙燕雀之萬一若夫揚清激濁沈寃澤物問閭欣欣無所患苦使屏退之蹤亦得從賦畝以自放適是則某之所自賀者也臨楮切切

與湖南陳提舉合號中山

某猶記乙丑之夏從江西提幹得往來行書江闊雲空斗光如水每懷世道上下人物未嘗不中夜耿耿某茲者恭審奉少府節駕常平車衛微連雲遠抱海山之秀天因麗漢近垂堃分之光原隰春深旌旗風動伏惟歡慶其前年與公同除即去年與公同除節不才安得追附名勝自分却立下風猶幸時論不磨得公葦落落參錯使民物吐氣國庶樂耳相望千里比斗在天何時執鞭寫此冲懷

回林學士希逸號竹溪

某夙有幸獲與介弟為賓恭因之有以詢居處著作之萬一不戚戚得喪而言語文章足以詔今傳後竹溪先生何憾哉一日之赫赫者多矣千載而赫赫者幾人為一日計者無千載也决矣

回賴守李宗丞雷應號攢峯

某偃薄林阿不虞使者之涉吾境也迺自空同來顧我猿鶴米家書盡光怪滌山此豈四海九州同年無情者和我家青原深處實與君侯黃童白叟接吟而處自下車以來但見年較獨登聽聽屏息不需數月報政赫然茲豈千里能事環君侯四境鷄鳴犬吠晝夜相聞實共受賜僕也彈琴讀書於其間其賜多矣敢圖高誼厚鎮撫之委賦盈箱非所當得睇瞻霄立頓首知歸吾鄉宰邑於使天之下者三人焉其一為陳行夫若羅子遠蔡濟甫皆曲江齊盟者奉令承教必有可觀廬陵一歎異於常年田里憔悴不堪舉目惟童貢素無糴車而得歲又偏鄉人頓頓者往往相率而趨治國民食關繫苟可通融無愛秦晉公之惠也謹復書空山白雲無足持報薄言采藻臨風如馳

回交代湖南憲新除湖北漕李宗丞

某既專鱗幅奉起居猶有腹心不嫌齋壁某屏叶寬閑無復山外想公朝念其流落界節起家使之繼明公印綬之

後聞命憮然不知所爲堂有重護蓋年耄矣湘行且千里舟車迎待不堪顛頗是以懇悃丐祠冀便私養天高聽邈促旨且頒叱馭回車進退維谷將從鶴髮而來耶則非養志將又以香火請耶是何爲者而爲是瀆也謀之乃心稟之親老旦夕姑以旨甘屬弟輩單車將指以明不敢自棄於明時而復以不得將毋重告之造命俟驅馳數旬即乞身以歸爲臣子稍盡幾分耳某於門墻知已論交非一日天又開之以奉令承教之機是其與四海九州之同年其有益益倍倫等誠不圖辭后及此古之君子其爲人也謀之必忠愛其人也惟恐其不入於德故敢疊疊陳出處之樂惟執事啓誨而圖利之言不盡意臨風如馳

與江西黃提刑震

某幸托年盟夙依屢節竊跡萬山底衣被未光飲墜露餐落英粗安半菽公之餘也久踈晤寫浦目春雲一水盈盈迦摩河漢某茲者共審出綸鳳闕移節虎城春信初傳立變旂楊之舊天光下照重瞻禮樂之新依然故部之江山籍甚先庚之號令伏惟驩慶某官剛不吐而柔不茹寬有斷而愛有威發爲文章正諧韶濩勁咀金石凜然節歷光垂虹霓聲揚紫微早分穎川二千石之符就秉天囑十三星之節據案叱吏笑比黃河清開門賑飢功過中書考上

久簡孟博登車之志公遂爲勝之持斧之行春風遍地而徃行虛夜月當天而馳驅伏載馳驅維驥維駉靡憚周咨來游來歌如圭如璋言觀肆覲某避影杜門久矣不作山外想不圖元會之日上恩覃及流落昇相讞於珠玉之側虎鼠同器拔鶴笑人云云

回林司業應炎

某夢想魏魏堂堂於朝花院柳間追隨猶昨日事也玉烟劍氣驟轉崢嶸杳然在碧雲崔嵬之外江月流水實照云云某官以水輪金井之心胸發黼黻火龍之光燄而又慥慥平言行繳繳乎進退若汲長孺若陸敬輿若慶曆元祐諸賢充公之爲表裏庶幾其無愧領袖斯文旗翼元命天下以此望公者殆人人同頌玉立以需之某自歸來平山中俯仰半菽不復得與四方書牘從事比從戶曹黃文得誨函草木同味玉雪照心欣懌之餘感慨係之某蹉跎之蹤何可爲者大化驅之一節誤落湘雲避走陳情俞肯竟闕單車徊徨且此首涂行復求返吾屠羊而已渺渺天一方重此懸游專客陸續貢獻

回信豐羅莘子遠

名椅號澗谷

某去年聞雙鳧南上落落空山不如燕雀之爲有情也大化驅人作江東客數月爬梳枵腹未見端倪會談恩召環

灣班過當亡何狼狽而去蓋踈闊以來居多道路之日出
屢垂方滋可爲笑杜門息影中高情厚鎮撫之專介持書
勞苦臨風馳感可入天一方信豐山水邑見謂讀書松竹
畫影消簾著吟入其中所謂予方有公事此豈錢穀吏比
耶勿需終更西清有詔壁弟何爲者赴新昌且百日商蛭
馳河未知攸濟惠徼如天之福寡過多取數矣賴瑞皆佳
邑謫謫吉人鼎立空同真一時之盛當路或令舉所知某
幸甚有以藉手薄言修布小附芹心非敢謂報倚筆磨泝
與前人

某臘前函書往來庶幾契闊之意年光冉冉驚見雙璧蓋
曾兄季因專紀綱寔來仰惟同年長者所以惠綴荒寒皆
可感也某雲卧深山世意落落一起一什非人爲之上天
蓋高匪怒伊教敬威念咎安得不力執事昔爲之助喜今
亦有以救其不逮乎敢請季困值儒者之窮執事以氣類
遇合所以位置之者寵甚萬間寒士公將溥其施於一時
所謂兆足以行矣某爲之歛衽新年喜雨燈前報命馳想
一方臨紙悄悄

回羅子遠就賀除京牒

某俯仰歲年甚知聞問頃知捲旆來歸衣錦有爛且趣舍
人裝于千然東矣函欲擘牋所思雲頰鶴倦不可拈拾竟

墮憂森外時一動寥廓想江邊鷗鷺爲之悵然忽得手書
賈我空谷華袞流離辟易久之共審帝闕出綸天京司轄
姑養造駕之望佇俾我身之音伏惟驩慶明公契古胸襟
吞雲夢者八九外物瑣瑣遲速何心積之厚發之弘宇宙
間華軌清貫將次第而取之以其時考之則過矣某風雨
深山避影却走乃元會之日公朝以一節起其流落回首
三湘驚心蕉夢請隸香火旨更趣行慈親以速役爲憚進
乞身歸卧綿上同年有情不隔四海九州之遠毋金玉尔
音異一語以自壯拂拭過情非所敢當也占對梗槩尚猷
詞牒

其一之日既端拜敬謝芳題并報信曹薄攝寧之槩二之
日謹遣介馳諸席間寅奉起居不敢繁叙首祈委鑒某臨
歲入湘後墮身微纏中磨泝宇下闊焉嗣音繼聞趣戒朝
裝榮司京權某念欲踐忱賀慶以申風雲發軔之慶一春
屑屑行路浸墮因循既抵空同後潼川趙同年來爲縣賈
在河陽舊桃李慶鴻沙指瓜猶記東西所以告新者甚厚
因得切諗修門近况大帶深衣長身玉立道德福澤方來
而未艾也吾鄉諸老行輩落落歸然靈光惟今澗谷先生
依星辰傍日月一日騎麟翳鳳朝闕風夕玄圃勢正順耳

某粉陰杏集素辱心期慕王陽之回車學毛義之捧檄得郡山深俯仰半菽君師天地之造知已錫類之餘也惟是求牧力綿未知攸淑回首蔽芾我愛桐鄉豈無一言益其故人并寄父老因風東向頰首以請

與汪安撫立信號紫源

某仰惟曠度絕人不作邊幅僕安得以書生刀尺從事高明幸察之某昨者爲高安受容受察於玉斧之下公不以衆人畜我我實德公未幾公去之而僕亦以憂患連年卧山中蹤跡踈蹇不足爲知心道也撫念江流人物如此未嘗不中夜耿耿某茲者伏審揚綸九陛建勳三湘人無異辭國有生氣共惟慶愜欽以某官名高九牧氣蓋群公江左管夷吾足係英雄之望軍中范老子能寒寇賊之心往者金湯中流忠績簡在上方以南事爲慮詔公方面隱然長城一代數人百年幾見公不得不力紀勲旂常歸衮廟自此等而上之某退在漁樵未忘葵梓聞公此來爲世道擊節偶逢黃君強立長沙便介率然上狀仰聞賀床強立名至道某昨嘗薦至館下強立每謂公以音氣動人能使人不愛其軀其感激知已可見今茲適在臬府從諸公遊公不以生客視強立強立奉筆墨以佐大閫豈直一日之長而已憑筆借越向風如馳

回前人

某望五雲多慶以擎劣下乘幸甚自託於禮樂之下風既奉儷函布親牘修大閫府之敬迺不我後先使者銜命即之於深山中翰墨陸離光動節屋拜而後敢讀讀已而亟拜居今天下論人物一方一曲之士隨世以就功名謂之無益於成敗之數可也當大方面建大將旗鼓使國有龍虎馬不敢南向其周公瑾祖士雅之流乎天子召拜樞近脩勞還故事少府且出節付以西北煩公辦此金戈凱馳歸衮廟堂作太平六典四海以此望公亦公志也某少也驅馳嘗有意事功鷄鳴奮發壯懷固在然而亦少衰矣被旨行湘顛倒繡衣豈堪重著惟宿昔於門墻辱知已厚惠徽宇下恃此敢求適三月移卜先塋有山間之役受印之期尚在夏五竊聞四輩在道車馬有行色天殆嗇其一見之機乎何爲屢得之而屢失之也退憶前年自直廬汰歸公以書存問推許不薄海內時流得此於名公者正恐無幾今承獎翰益佩卷卷江濤渺然事會何極何時執鞭寫此傾蓋某臨風無任馳泝之至

與胡都丞頴號石壁

某已端具僮穉候敬簞房心之精微敢嗣陳之某於當代知名夙有取履結轍之願寄書梅外嘗寫我心遠道報襄

如見顏色伏自牙齋卷零雨而還馬閭相深馳泝家廓伏
惟以任重道遠為心以難進易退為節魏魏堂堂卓然佩
安危而繫輕重乃今聖哲馳騫上下焦然金城圍出師表
微公執與於斯追鋒在道不俟駕行矣某家畏壘山下麋
鹿之與群而徭伉之為曹也公朝起其流落山衣易繡舊
夢恍然一節走趨幸在通德里九轉靈臺疊臺肘後某行
當掃門以請拜狀梗槩臨風卷卷

其一節出山指碧雲崔嵬八風吹不動屢知為神龍卧洛
所也前者幸甚脫礪堂下進疇苦寒適子之館授子之祭
胸中經綸之奇傾倒數露中夜慷慨音落九霄使人驚且
喜今而後知宇宙間未嘗無劉玄德董某持以去响嚙襟
袖尚有萬夫光此殆未可與俗人言也某以疎決故一筆
下長沙初約先拜見而後往帥垣下偶有牽制稍違旬壤
之舊今茲回棹潭濱將由便道單車負荆門屏之外輒遣
一介先道其私幸豫戒徭鶴勿以俗駕為拒率然馳控倚
卜面敘

慰饒州胡通判石壁之姪

某茲者不圖先令叔某官石壁先生遽捐里館風馳上征
哲人云亡邦國殄瘁執事者骨肉至慟為國受弔撫孤大
誼定力如山足可以對岳雲之崔嵬矣顧惟某落落後出

辱二阮之知乃在一日之間老仙用意慷慨與之上下古
今撫念人物袖中瓣香僅僅拈出一再老仙所以命之者
更在度外費桐之音方希而化人之据已不可追矣出聲
慟哭悲不自持謹哀綴壹鬱澳為奠詞往者如生尚為我
惻惟一賜宣瘳豈勝感涕之至

與安撫李大卿希 覽肯齋

某已專具儂檮申敬記室私心梗槩不嫌齋裝某辱知愛
門牆非一日之故風流雲散一別如雨每一念此神爽飛馳
江湖一雲本不其相隔彼此出處解后參差至闊絕乃尔
僕之罪多矣明公當世人物卷韜山林四方顛顛望其一
出方時多艱縶緯忘食然見王茂弘者固以為江左有管
夷吾某有計日以俟鋒車耳某避影深山久不作馳驚想
公朝念其流落昇節起家釋絛上采而于征未知所以淑
後幸甚區區走趨實在中台之里十年契闊一旦逢迎豈
命物者關其親炙之機而惠顧之乎如聞閉門謝客雅意
絕塵然待故人固自有情徭鶴必不我拒相望浸近疑泝
如馳

回永州楊守履順 巨源之後

某嘗論一世人物紫朱其殺唱呵車塵若是者駢肩矣求
其忠義貫日月屢漢賊危疑之間臨大節而不可奪至於

後賊奴取疊繫金印此事付度外豈不凜凜大丈夫哉父
母講傳百年間吾見先太師一人而已某官鍾岷峨之秀
嗣彞鼎之勳忠臣之門天人之所共祐國士之器君相之
所束知石崖齊天唐中興頌功慶也公來其間寧不感慨
今蜀道難蜀道難公收拾群人手揮天戈一節之還從甘
棠刻第二頌旂常濯濯光于前聞人某何幸身親見之歸
隱空山望湘雲千里不圖使者遽涉吾竟仰惟明公張主
斯文經始棘院以相龍飛興賢之盛大張門類使某也得
執事從君侯所以厚我不同他人小人雖無能為役為乎
敢辭貢院二字借易奉上進之退之惟命未諧握手往來
心聲庶幾古道之槩臨紙奉奉

回林侍郎卿孫 號雲屋 在臺時

某從望闕山矯首五雲多屢寢踈起居長沙少府傳仙書
惠并繳貺琳琅之翰仰惟緇衣宛變古道頽色為之歎拜
傳仙不肯望然而來以書先訂出處此意亦頗謹重已遣
禮聘之且告以初筮如九層臺基湏令堅壯可耐靜以待
次不失雅道未知傳仙何所嚮若其來訪敢不惟命戒之
共

回前知衡州揚秘監文仲

某已端飭儷積致敬心之精微不嫌齋擘首祈垂燭其於

足下非敢以氣類詭流俗之縱尚想疇昔載色載笑相遇
不同他人至今歷歷在夢時方孔艱荆吳多壘坐廟朝籌
帷幄折衝俎豆正張趙韓范之事業湘水以西勤勞一障
天子曰歸借徑斯文本色俾執事樞歎見之晚某閉閣念
咎不復作馳驚想公朝出節誤及荒濱回顧黔驢易對湘
鴈趣命且放單車千役稍盡君親之誼即尋香火之緣衡
雲照人垂執鞭弭乃天上笙鶴不復顧鷄犬矣所恃襟期
有素且未忘甘棠則其居中庇之誨之某與蒸湘之人均
利賴焉昂首慶雲伏楮歌切

與劉尚書啟

某夜拜文昌朝馳函敬感激登臺不嫌齋擘首祈穹采某
庚午待罪底班望英躡萬丈於絲綸閣天章澗色衣被青
黃舊未味言稱於天下曰知已歸伏山阿分霄壤絕不敢
以世俗書尺候主進吏熏香宣夜北斗以南共惟某官文
章稷言而臬謨器度商彝而周鼎陶鎔帝皇輶轄造化燭
六合蕩八垠吾道之福布漢流衍翠幄青瑣之從容文劍
紫荷之凌厲由八座而間兩社使天下再見希文稚圭之
風沉某嘉與人士旦旦稽首某飄落之蹤一意返哺憂霖
不到山外公朝未忍捐棄杖拭而起之復令效湘節牛馬
走烟霄流眇不進不止蓋疇昔之盛心未恟也某始以私

養巧閑應天高聽邈且趣之再奉明命以趨一之日甫履
回鴈布宣德意唯謹湘人尚力抵氣末俗輕生蘇息而調
服之既竭吾力焉番天之雲覆燾其上訖濟我後某爲之
夙夜願言因謝有祈臨風情結

與陳察院文龍 麗如心

某夙在眷知屢戕契闊杓槩奎明經緯碧落晚夕詹馳伏
惟執事以光明俊偉之胸負法家拂士之望鳳鳴朝陽萬
物吐氣瓊屢密勿熙明日新陞贊處中汲黯居禁精神強
而本根充外難不足平也上方屬以經濟俾執事樞某歷
落之蹤豈堪使事公朝不忍終棄盡出嚙揚始以私計不
使迎侍冒干闕廩趣旨且放單車于役以五月一日受甲
司存既見父老具宣上德意然兇猾相挺山凋水瘵扶持
調習庶幾一日非晚且再陳情爲歸養計俟誰在矣張仲
孝文儷語循比藉手不足以當劍首之一吹臨楮無任
某輒有稟瀆某昔者以臬敗由書生本色口當在斯文一
邊不應以刑獄爲職故凡寬厚惻怛處人皆由之而不知
其有不可以誦令甲者則譁然以爲過當所處非其位故
也自後諸公速有論列皆不實知其人不過以前疏潤色
而爲之辭某嘗願一日有以自見於天下使知吾所謂衡
氣操者而未易遂也今年復除憲實不願就丐祠不遂銳

欲再請又念起自廢閑豈當重責已甚故且龜勉驅馳亦
謂姑以平乎處之可也既入竟乃知湖南風俗大不然某
若以身事懲創靡然風采懼無以肅一路觀聽又坐失職
故初至不免見之榜揭謹錄本以達台覽夫如此初未嘗
有嚴厲之事特示之以警戒之意蓋於職分不得不不然
才作此差遣便是惡滋味兩日劄具一路獄案數目甚多
莫非劫掠嘯聚等事他時審覆既圓皆不容付之輕典某
且獨奈何哉某此來不及待親處此亦大不安俟踈決後
惟有乞身歸養所恃知己肝膈相照臨書不憚傾倒念其
父要其必有以教之嚮風卷卷之至

與鄧校勘林

某頃繇春中走赫號閣輦下知上徹五雲閣久矣一節奔
走行役曠焉嗣音矯首河漢盈盈一水某蒙賴如天之庇
以孟夏八日辭騰下五月朔吉受印於衡陽初見吏民既
宣上德意退坐棘木墜中與微僮相爾汝爲之弊弊焉江
去湖不甚相遠始者殊不念其風氣之悉至此始知尚力
抵氣以血人爲塘九城一波莫障其瀾某以爲怒之而不
教非古祥刑意也見諸榜揭嚴而不爲殘楚人亦頗爲動
悟其肯綮中也然某以書生爲之非其本色不諒者衆此
十年所以有申韓之謗以至於今日是安得而忘吹藪之

想乎且重聞以老不得就養單車彷徨雲合切切旦夕踈
決後且即丐還屠羊使叱馭回車於君親兩不爲失此其
所以謝風昔君子之教而庶幾乎年盟之盛心也厚德錫
類其惠徵福于宇下蓋方新焉偶逢便武亟詔起居且叙
其所以破甕馳驅者選對清切臨楮泝簪

與陳直院維善名合號中山

其輪蹄紫霄實致儂憤心之精微敢嗣陳之某昨承鵲袍
出使驛騎歸班嘗領廬山下所賜手書光氣垂虹下昭空
谷撫歲年而如雨恍河漢之一色也中山先生文運斤而
成風氣振策而奔電元龍湖海突兀宇宙支架明堂曲措
萬丈光芒緯國典華帝制天下固以爲未也大明臺壁晉
執事樞使士者頽顛歌仲淹弼一夔一高其落落青山自
返吾嘯公朝未忍捐棄界之一節使與衡鴈相周遭草木
吾味一引手馮翼之端出緇好某始以私計求閑廩聖恩
闕俞且趣之載道遂以朔日見吏民宣德意然楚俗尚力
抵氣殺人爲嬉撫存而調習之未易爲力明公夙昔褰帷
棠陰如屋五雲緯霄影落衡杜某爲之夙夜願言因謝有
祈臨風依邇

某頃侍親抵郡輒持尺素專貢紫清懷今雨之綢繆望下
風而慷慨也壁弟來京師拜夫子之門黃河秦華天下鉅

麗之觀壁也所遇多矣今天下稱文章大手筆落落可數
平園西山諸老之風流散在三光五岳間日月磅礴河漢
經緯吾紫微公實當之南州之士僕將帥以聽某讀書涉
獵筆墨空踈方青山蕭然水上之風猶吾意會一行作吏
此事便廢間於故牘中撥拾親親長長之說見於行事適
來千里民氣覺稍洽和書生不知向方能終不迂闊於事
否昔人云未識意先感水火流燥記吾味久矣教思無窮
勿替引之某豈勝倦倦

與曾縣尉先之字孟參

某自前拜書後回首鴈峯不勝拳拳水口吳權寨來及承
手書備見續總故舊之意百單二歲之姪孟參發揚之安
序表章之真足以爲衡陽一段佳話某六月朔日祖母初
度亦及與一城老者相周旋人生七十古來稀是以自七
十爲始千數百名中其最高者爲九十六延此母於堂進
越語言殊覺不衰惜未有過百者鄉間有羅提幹存叟祖
母去歲滿一百歲某嘗借朋友十餘人姓拜之當時有詩
歌成軸今年又百單一矣此母大家諸孫皆儒者提幹登
科有福有壽又非衡姬比劉守却未知某旦夕亦當爲文
以白之頓斗絕與湘問久相隔適有自建昌來者云五月
二日廖恕齋過建昌知五月末主人到臺觀上矣司存事

首尾關繫無如孟參在恕齋必不能相舍安序權事半年
 添此敏劇想一旦釋重負甚以為喜其於賀愈齋書中已
 備道孟參一段人將爭出我門下此自無說但願足下斂
 以靜鈍守以廉朴一如平日則天下之奇材青雲之遠業
 也願事稍簡親老以下俱安平重出雲庇但有疲於筆楮
 以一人之寡應四方之多覺甚苦之鄉人相過者隨分處
 之亦不至甚相炒中間只一榜禁假託大者歸之臺小者
 聽之縣或以為得體願只有出甲一項未易杜絕今春此
 輩在廣聞其新上皆急於歸就保五乘其畏向之機近日
 未免先事諭晚度今冬可得安靖湘中既獲諸渠魁後想
 道州一帶已無事湘鄉諸處寇攘之風當是久已帖息茲
 因專介信筆傾倒薄芹并瀆向風如馳

與曾架閣

某曠不奉狀者累月杜門山居無由四方上下以相從於
 顧盼咳唾之末馳仰中得會李文復鄉庶知起居之詳甚
 慰予曰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百千年間天地不位萬物不
 育推尋其然常於患失之私基之閣下出其浩然之蓄積
 與當世之大人論成敗爭曲尺言不合艱然竟去榮途引
 於前禍機休於後而毅然不變由閣下自處則本心內事
 也自揣揣持固者觀之則豈不患此失哉歐公所謂我輩

中人敬歎敬歎因復卿歸并介以有請先通判託孤與先
 侍郎先侍郎以其責歸之架閣事至重也執事不以某弟
 為不穎使昏名門講好以來涉四年矣中間歲月雖多機
 會甚少以故告成吉禮猶切遲之獨至今日則造物若有
 巧於其間者執事當驅馳江淮而某赴關就道執事卷風
 雲蔽林壑而某恰亦就辭來歸兩家初意誠不期有此暇
 也某方尋香火之緣自分閑散而執事氣宇整諸公名聲
 動中朝扶搖九霄匪蚤伊莫則川駛月流舟飛岸奔非復
 有此之暇執事終先子之託而某同氣之責今其時乎
 區區肺腑已具告之復卿并疏其事異以開徹幸執事終
 惠之

回吉守王提舉必覽敬若

某僻居林薄間望旌麾所蒞遠在霄漢道德朝望蔚乎輝
 光可仰而不可親是其分也乃蒙寵戒令有聞教之便忻
 快何如入冬暄寒相迫適有采薪之憂莫驕隆厚滋負皇
 恐謹具狀謝他容參謁并叙區區

與廬陵龔知縣日昇賢竹鄉

自曝水而東望西山廬阜與三江五湖如拱揖知碗矰扶
 輿有名勝宅其間相去蓬弱良觀差池北斗芒耀徒耿耿
 心目爾不自意乘梓幸會牛刀大手姑為此試共惟明和

介潔之譽此邑不占已乎歧子尚之艱難之秋得君子之政與拜書畫覆之脫滌篆云故未能躬闈賀庶謹具劄子代布忱個非晚當圖靈謝不敏

與賴縣許權縣

惟廬陵與安成爲比郡山川同在吉志今茲遂得自附於知黨之末幸甚休甚其往者於諸公間得聞政事一二有司敬謹莫重於獄後世苟簡幾以民命爲戲灑溪爲小官不肯殺人以其上東坡謂今人爭減半年磨勘雖殺人亦爲之聖賢慮不肖之用心其異如此頗傳廉明與同州推官事前後照映辱在同里與切增氣銅章墨綬貢止空同一同風化姑此相屬素最匪伊騰太清凌扶搖錢公之步武也其疇昔學校曾於名門子姪略有相知者獨絢履末光未有下拜之日其如傾企何適陳文成甫來以爲託身桃李之國輒拜此以識懔懔陳文并乞公庇也率文上狀末繇參侍仍冀自愛不贊之寶以瀕遠至

賀劉敬德補入太學 名欽 號紫鉅

故審捷來南渚聲振西雍才名三十年說屠龍之老手冠帶億萬計快走馬之脩程儒榮有開士論稱服共惟驩慶其相期半生聞榜折屐無繇造慶謹奉頤函芝楮二百千敬爲搗捷之助不腆皇恐臨風馳泝

賀鍾有謙補入太學 名山甫

茲審水閣獻藝壁水蜚聲月旦評中說入又之老手朝雲飛慶艷三合之修名 下同

與周德甫 爲季弟從弟聘

某比者率率朝從一相過兩日夜陪接議論之末極慰翹企獨恨去之匆匆未遑厲鑿耳中間妄欲以二弟相累陶治荷不節棄許之以相周旋甚幸甚休鄰敵相交則有盟市道相質則有券吾徒相與一諾已足政不在要約區區也然君子義以爲質禮以行之莘郊之幣際可而幡然雖虞人之微非其招不往非義無以將禮非禮無以昭義交際之道不以節文將之終必有弊况爲弟子擇師乎此書之所以不敢廢也歲禮之數息壤在前無俟贅述官楮一百貫顯人送上以少將聘致之敬告幸麾頓小弟差劣不可大脫鈴束燈前後早賜垂訪乃所願望觀德聽教行有日矣尚及傾倒其餘

與文侍郎及翁 號本心 川人 後奉政

某又曠起居遜申連得誨帖仰佩至愛即狀間屢見丐祠尊性樂在簡淡急流勇退仙風道骨人也但老文學爲諸儒典刑真侍從爲朝路風采上必不聽去耳舍弟壁來拜侍辱以家人進之得與教誨玉成實受尊賜某向在湘承

命問一路書籍後某去之匆匆諸州來者不齊今約見存可二百冊賴書為一萬九千三百餘版亦已陸續印背別容一日專兵費申某治郡以來書生迂濶之說頗有效驗祖母六月生日集城中內外老人自七十一至九十六為男女一千三百九十名犒恤有差老者既踴躍而少者始皆知以老為貴禮遜興行詞訟希省又風雨以時早禾甚稔晚種亦可望諸縣民皆樂業無持挺為盜如宿昔者稍遣曠瘠皆專誨所逮宗老去國後今寄居何處想甚清健耻堂先生居書川近况如何批示幸甚遇郵拜書不宣備

高耻堂名斯得川人叅政本心癸丑榜眼後來廬陵省其叔可則先生時年十八邑校簾試全篇論題曰中道

狂狷鄉原如何冠榜遂通譜焉道體堂謹書

與楊大卿文仲

某頃繇岫巖申敬群玉之府爾後僕僕西還為空同之後一息半蒼海山一碧秋風凌凌翹企不勝五雲紛和比密疏榮文石晉武頌臺制作一新緇紳交慶伏深歡忭某官貞元朝士西學宗師玉雪照天寒露清冰之操壁奎行世懸黎垂棘之光屬時訪落朝有老成真天聖之著龜元祐之麟鳳也入告辰猷條天章十事冥之兩社以福溥寰某顯顯延睫烏哺萬山間於芻牧何補亦惟召父杜母之政

是則是做蒙被吾味至於今茲壁弟來修門得親爰典型以濯去舊意浸潤新雨愛其兄施及其弟此感殆未易名言也念間起居輒此馳泝空明並候所以教尚祈金玉式副前禱

與趙戶部平遠

某媯媯秋風中若有天人噓新雨而沐之者眇搖落之纈紛把鉅麗而舒卷則夏六月錦闌蛟龍字也西平有子惟我有臣春秋書曰季子來歸國人貴之麒麟游泰時鳳凰集阿閣之候乎朝廷清明再天聖元祐對揚訪落為東諸侯先洗耳琅琅為天下誦之某為養承乏於此何補芻牧所以朝夕其民亦惟親親長長之推庶幾萬一云耳諸邑大夫之相承通融一家痛痒一體緇衣之宜兮若田君尤所謂用吾清者執事惠以所知於此見田君益奇而某得納交幸也結幽蘭兮延伫此意襲積專獻嗣箋

某繇空同起睨海山虹氣緯霄靡罇不照吾石樓大地一粟也輒倚空明來詞起處惟偉人照以度外某惟明世難選英賢以綱紀生人金玉新政豈弟君子來游來歌經緯乎文武軫軫乎風雲伯頃仲篋叔出季處無非吉日車攻間真實經濟臂指西北本在中書植之風聲旂常世世某拭目延和殿新綸之下烏哺且半期餐素祇益愧耳旦夕

歸命香火奉輕車歸即所安居中引重允然終惠之望此
筆簾泉馳訊碧落豈不嗣音更僕以請臨風無任情結

與陳侍即伯大號篤齋

其薰沐薇露闔敬高寒惠微五行俱下之曠某玉峽撐空
水沙一碧神仙人弭節其間春花秋竹鐘鼓餘閑真神龍
深卧處也咫尺五雲不得時俟猿鶴則吏鞅實冊黜之夜
瞻明河自訟不置仰惟一代翔鸞神駿騰踔凌厲駕廖廓
而振汗漫也舒爲慶雲卷爲清飈其磅礴帝所則福在海
宇其夷猶山澤則望在廟朝六合一握天地一瞬也厥今
訪落廟謀雲漢爲章詔書出延和公且兩社某嘉與顯顯
額手某區區烏鳥之情俯仰半菽枌陰蔽芾實持燾之宿
昔拊摩凋疲曾微芒忽而髮皤暗間亦念家旦夕飯命香
火奉輕車即所安玻璃一江光氣上下某服媚之無數絕
禮寄之九霄間忘其象瀆倘沐涵茹幸甚

與宋衡州

某介倚心知不敢徒疊疊西曹道邊幅首祈紆省某自抵
空同兩厖蜚翰忽殷勤以寫心折芳菲其寄遠春風千里
著人如醉至如飮敲之作不足乎揚縹緲而琮璜之大好
大慚退却三舍顧區區定交才數月宇宙意氣不啻平生
忽飄風其相離不勝回首明河一方如耿耿向某官冰輪

金井雲栢霜松西岷太白之精九霄經緯南平莫和之氣
萬夫光芒馳玉軼而坐朱陵轡華絲而當銀漢洗魁魁之
窟穴飽鴻鴈之稻梁已收暴公子之威名小燕汲淮陽之
清淨綠縹方底峙垂岫嶺之雲絳幘曉籌催傍舳舨之月
其視却印已十旬初至如人家風雨四壁逐處經理久之
方成綸緒日來甘靈應期粗慰農望想福星所次時雨膏
之早熟必已可卜整齋新上以同里而講交承解后非偶
然者遠想夢觀五雲衣冠玉立不任馳羨米米澗芹薄產
一髮不足當莞頓欲往從之湘水深三復是詩神爽飛越

與知江州錢運使

某日戴五雲苟且爲治自省其私則統部中一支壘也等
威有截不得以否困宿昔自詭乃者辱不彼賜之書草木
吾味焉實嗚喻畧分際之崇卑申度外之繡總言念君子
終不可諉兮其惟溢浦控上下流古用武之國陶士行庾
元規諸公藉此以鷹揚江表虎視河洛乃今天移福星作
鎮此土激西江蘇鮒轍屹長淮而斷鯨波作宋長城直北
平變化餘魁人也東南金湯施及虹翠隸也受賜多矣某
私竊自念賴山長谷荒赤子龍蛇雜襲而處芻牧之責大
恨不任而欲以詩書保強暴衣冠化刀劍書生迂闊而不
至敗缺者幾希明公回首曲江風誼一世果不以九川四

海之人例視之則鞭碎其不迫包畜其未開如天之福也
甚頓首下風以請馳一介上詎起居溥采空青以自附於
潢汗有敬之誼犯嚴恚然控露潦略

某撫搖落之續紛沂空明而延佇龍光射牛斗福星出虛
危殆一夕九起也某之為郡寔隸照臨月詎有典當不憚
益屢幸不嗣音童瀆是懼五雲九霄凌倒景而下空同歛
為清水溥為膏雨地雖辟絕而天人顧復之益深豈無他
人不如我同味足下塌窳五老之嶙峋襟帶九河之汗漫
要其胸中磊磊落落倬彼雲漢為童子天者曾未究也忽
而身作長城手提半壁嘉與一道兼麻而菽粟之西人之
子幸則幸矣然六轡如濡王事一方孰與入坐中書經制
天下聞延和殿議召公矣某強顏芻牧何補毫分目前四
境無虞年穀粗豐皆澄清餘潤所覃也區區素餐是愧倘
使者猶以故人未即舉法旦夕丐香火奉輕軒歸即所安
微福年盟尚終惠之遠道寵賚雜還充旌翠玉春暉緜叢
無敦謹具劄申聞伏覩新綸專容酬賀

與廣東曹提刑

某晚挹薇露注之赫蹏上之東壁府昭有敬也某惟紫微
雲烟衣被炎海若經若緯紛郁輪困施及虹翠間山媚川
暉浩蕩何極隸也旦旦稽首欽以某官才足以截蛟剿犀

文足以懲鯨躍鳳力量足以扶巨鰲之鼎鼎東都韓呂家
聲猷奕奕江濤如許更當坐玉闕為天子當一面繡衣霄
漢尚逶迤五嶺間邪袖青冥之鈇鉞行黃道之星辰方庶
綠綈已落天半某不戴五雲奉重護空同小院烏鳥私情
自揣逾分起視四境山長谷荒赤子龍蛇未易帖服越鷄
伏鵠卵何以克濟適只臺容如面鐵壁某恃此無恐郡中
舊例以八九月間申嚴編氓出甲之禁往往此時兇儻陳
脚已動履霜不戒堅冰奈何近者妄意預行曉揭使家至
戶曉人人知所避就今年僥倖梅開以南無一草一木之
驚僕之責始塞榜檢求教吏師尚不彼餐藥之某比為五
羊羅倉判拜書強聒持寸莖撞巨鍾多見其不知量飛劍
公車不俟終日明公有意天下士如此感拜盛心謹馳一
价脩詞節下謝已往而祈方來疊疊如也東望芙蓉玉立
萬仞伏諸神馳

回汀州陳守

某惟自古民流為盜有受病淺者有受病深者淺者調其
血氣時其餒飼不待針艾而病已除昔之人有行之者龔
少卿施於漢之渤海是已深者參苓之所不能可湯熨之
所不能瘳則大承氣湯證矣昔之人有行之者子太叔用
於鄭之萑苻是已今者使部弭盜一事繫某先生豈弟之

心高明之識見諸已行者其成效固班班著矣實一人而勤者百罰一人而戒者亦百春風之和秋霜之果施及鄰境胥有嘉賴特在更酌其受病之淺深而斷以行之是殆非浮想懸度者所敢與知也賴之爲州雖曰以五城兵馬鈐轄繫之銜額建立司存本意不過爲賴民出他境使郡將得行通制之權要其實則依然一列城也若有所徵調下御稟承實視朝命謹布腹心以謝委戒之辱膏枯恐悚

與趙大卿孟傳號松壑前知賴州

某汲蘆泉滌栗尾通恣恣主書吏昭初好也某昨從相花間奉盈尺牘一舒泄其宿昔雲龍之私明河七襄流麗空碧地中之山謙水上之風漁十襲九緹至今耿耿光氣蓬萊水清淺縹緲環佩渴心湧泉一日千里某茲者共審玉宸宸寵金掌升班維城維翰維藩磐石大宗之續厥貢厥包厥篚綱維六府之司禁衛雲開神塗風動伏惟慶忭欽以某官祥源墨稟若木殊輝綺繡揮揚汝陽天人之相龍虎變化北平魁傑之風勞侍從而厥承明經駘盪而出駁安公不准海之薄上爲宣室之思玉珂金鑰之玲瓏花綵藻衣之鳥奕徑摩馳道渙周卿六命之頒不出都門竚唐相九人之拜某頃單車馳岫嶂下鶴髮重重一夕九起效曠洗馬歷歷陳情君師天地之造爲擇便州夫子奔逸絕

塵乃使諫也嗟若乎其後雖鴻燕差池不克面拜龜組然天開百世之好山川其忘諸惟是求收力綿未知攸淑一規一隨賴有柯則在我愛桐鄉不隔風雨肘後寵靈不彼而惠綏之此固懋棠中父老之所共望賜者也謹具劄子申詞起居未諸良晤願言金護玉持式副前禱應舊治要來敢請其凡

與前江西趙倉與端號端齋

其澤露焚蕤闔敬五畝花竹下盡脫櫝髮惟高明垂譽某沐滕屨舊雨今十六七年立冀部下風則又六年僕以荒落之資踰伏於青原山中如商蛇馳河遠莫致之先生如驚雲游龍舒卷九霄其步武不可俄度宜乎其欲往之而瞻望不可及也區區九十之親就養空同今繡衣洛社中輦行也間得訪問獨樂起處先生玩心神明之表游日月之上蓄爲清氣蒸爲非霖一日舉而措之沛然江河孰能禦之我有宗老爲國之幹訪于落止以公歸兮某半生出處無足爲明公道宿昔受教所以護持其元龜者至今不敢渝世人自有一種毀譽道眼自有一等高下先生度外大觀謂其人竟何如也某因諭趙令君居中台之里又出門下值其良使亟哀此墨少叙戀思臨楮馳泝

與吉州劉守漢傳

某澤頴祿裝寫恣恣銅壺閣下昭鄰好也某日從郵置得
瀚我私盈盈一水間鼓宮宮動鼓角角動精神流注絕出
翰墨町畦芳菲非兮浩蕩何極欽以其官吐吞玉櫃之風
烟披拂青藜之光發卿雲甘雨含天地之至和古栢蒼松
炯雪霜而獨立小駐星河之棹頻分江國之符春靄襟襦
神螺黼黻雨籠絃誦振鷺漣漪為鈺而頑為蔗痿者膏
而憤者醒兵衛森畫戟小宴清香衣冠拜紫宸佇班黃道
某宿盟園杏又尾朝花蒙霧一屨稽首錫類竭來空同密
倚五雲多慶楚波之及晉魯折之聞知川媚山暉沐浴今
雨則所以講信脩睦者奈何以簡陋廢米米澗蘋以明有
敬玻璃一碧此心俱東

某日摩挲空翠端飭側厘以進之集古主書之側蓋於門
墻屏好有三焉園杏之齊盟也朝花之未至也三間風雨
託於君侯之土地也而豈但曰小國之於大國也有交鄰
之道焉謙齋先生不以小人之美芹者為僭而察其明有
敬之私是能容之其私多矣介使踵來辭曰報聘庭實維
族芳菲彌章是何君子施禮之周執德之信而僕何以當
之抑傳有云長者賜不敢辭取數之多亦祇以媿賴去吉
一水三百里而氣候風土習俗事事不同未春已花才晴
即熟山川之綢繆人物之伉健大槩去南漸近得天地陽

氣之偏者來及不可以刑威懾而可以義理動書生出其
迂闊之說嘗試一二觀聽之間稍覺丕變奉令承教於君
子尚願維今有聞以淑厥後廬陵之政識與不識皆云一
佛出世山川出雲時雨派動此為霖之善者机也民歌路
謠微聞京師天子明聖恩光言遠其雖不敏尚能取皇甫
公韻歌和之占謝之次寓其輪困寧不嗣音如此江水

回古州趙倅

某昔春携便符歸省道五臺下華裾菴舊照我征衣雪跨
冰懸灑灑清味至今彷彿霄翔間投膠滌糜不克闚屏星
西來以修賀上之禮琳琅金薤忽落虹翠三過覓然以喜
某茲者伏審縱軾行春書堂開曉袖揆雲之五色俎樓月
之千峯共惟歡慶某官瑤簾簾鍾秋濤瑞錦駕玉珥垂蒼
兕凌紫清而上之固其所也鞞鞞瓊璣乃翺翔石泉松雪
間和輿藤簾繡小燕屏題方底綠綴又看環召某視邸印
十旬云云 昔商書之賜也自省於消曹正負不敏圍城鄭
重此禮奚宜至哉鯨鯢錦卷還猶有餘媿折寄芳菲今雨何
厚頓首拜嘉謹謝將命尚容專致屢成之慶

回袁州鄭倅

朱明逾半南薰之時共惟禱禱行春旌旗麗曉有燕有翼
某對庶泉飭側厘東嚮以謝主書吏某頃叨節南馳得符

歸省三峽烟雨中一再獲拜瑶林瓊樹之側臺壘吾味我心
寫兮執袂幾何時明月千里惠而好我錯落華音下照
虹翠赤脚踏層水忘其執熱也共審龜臺借重鳳岳凝清
時雨誦絃和風條教伏惟歡慶某官東山芝蘭之韻北斗
梧竹之標朝發朝兮扶乘夕攢鬱兮玄圃識者已竊遲之
兩棲山水能久著神仙人邪竚文組之即真以介圭而入
覲某稔前一日奉重闈抵空同下既三閱月公事稍清得
小遂半菽歡錫類之餘也實篋勤斯芳菲集予新雨洒濯
感在下風采采一芹效噴隴寄非所以報也馳遡一方

回臨江書序

夏鳴仲瑄良苗懷新共惟風月消樸江山入自百神僕价
某焚蕤淪露專謝中消若兩相甄毓五鼎芳藥無庸爲仙
人瀆某於東都韓呂家鼎鑑獨無耳乎頃一節湘行獲從
衡陽廣文君疊疊簷花情味甚春容也清江之上頡頏飛
霞獨不得四方爲雲追軼清絕琳琅金薤光墮玉虹執熱
以濯我心寫兮欽以某官冰壺玉露之泠冷瑤林瓊樹之
英英黃琮蒼壁之熒熒上之清都盛之紫微便當還家種
本色石泉松雪可久爲麒麟係耶方底綠綈自天子所某
將指罔功叨恩便養空同小院粗可從容半菽歡皆齋
之賜惟芻牧之才卑龍蛇之俗險凜乎未知彼濟渠渠遠

道頌不以規既謝下風尚沐新雨盡堂高慶槐桂成行春
剽秋蛇覺我形穢明公不以覆瓿而顯設之鍾軸爛然一
見顏發謹復將命不勝馳泝

回隆興能倅震龍

某撫今雨懷清風其契闊未有甚於此特者也把色絲於
浦碧追流水於鸞焦其慰流有甚於斯今乎澹圃先生以
水懸雪跨爲風骨以鸞漂鳳泊爲文章以規圓矩折爲政
事挈其堂堂著之高屨以經緯河漢舟楫江濤萬夫一冢
也陳仲舉千載風流乃獨與歲寒結印倏變轟颺怒而起
有不磊磊落落者乎時來則爲當仁無遜某兩別十年無
非俯仰林鳥之日祖毋行年八十有七切切便養承乏此
來公朝薦隸人紀之造而諸君子錫類之餘也第五閔朔
于此塵而入軼而出於民無絲分補行矣丐一縷香火緣
奉輕軒以歸覺疊襟期明月千里折寄芳菲厚意不敢不
拜薄符石間一髮非所以爲美芹也廬陵廣文玉晏金鏗
長沙識衡山簿循昂昂鷄群之鶴中峯有以服乎兩峯觀
者爲此瞻慄何常簪盍上下慷慨目送征翰臨染馳去

與楊縣尉如圭

某他日上下紫淦間草木吾味未必無鮮后之雅者也廬
陵少仙之庭數有英游發軔其間而君年又不可及當官

風采東西行者魯謠言知為清修知為鎮粟培風怒飛
霄漢一碧歧予望之某誤恩便壘壘繞松楸間伏戎于莽
有乘虛而干法犯禁者霜臺遽以煩執事知敏手為可託
也寒泉白肯蒙賴方新惟牽師從者重愧重愧草草待恩
高明臨 染無任

回唐書記

其一節相行得挹寶烟玉氣於芙蓉池淥間疊疊吾朱數
如平生岸花催路吹絮滿衣燁其五雲落我店月厚意又
不報所思遠道回首懔然執事以瓊瑤玉佩照映東西為
風先驅朝閱風夕玄圃可也赤雲瑞氣黃花歸期當仁勿
遜其花朝前四日抵雲合又十日奉重關沂灘而上襍前
一日抵空同郡事稍簡俯仰半菽皆齎賜也江湖寥落
鴻影參差安得素心人相與數晨夕每誦此詩明發不寐
輒持只赤小舸我私采采澗芹臨風如結

回黃強立

甚薄游空同縵縵半菽故人知心千里寄瑤華音以纒藉
之讀之宛然促膝接語也強立以排淮決漢之胸行駕風
鞭霆之氣鑄為雄辭能使京師紙貴新豐合中誦天下事
一日騰上風聲千載其來此訟簡事稀餘力可及故讀四
境倍稔絕南割之跡皆五雲所照映也又缺報襄輒郵專

簡薄將聊奉一笑

回文教名賢

某久後元宗無從通譜壁弟幸托年盟雲杏集中不知曾
得納拜否已巳之歲千騎過廬陵有意來山中時某適赴
鶴書取愧薛荔失此交情悵然一方之感書來空同陳誼
天出欲往從之湘水深令人憂疊柳子厚謂南方之靈鍾
而為石故有多石少人之論其常以為未也地氣自北而
南古有斯語意者人物之數斯文之運亦莫不然王參羅
帶之勝中州山川所未有也磅礴鬱積而振發之以其時
可矣吾宗文寔當之乎令業方來雲湧川至樹之風聲快
觀巖巖某半生落魄無足為宗盟道去年單車馳响樓下
堂有重慈白雲間之陳情至於一再遂授今壘闔門就祿
寬出過數力綿求牧未知何方宗夫宦遊海外坐隔一關
一介相先是不以他人待同姓者委貺所及拜而受之薄
物非所以報何當嗣音

與胡節推幼黃

某他日盤之中辱玉山朗然照之舉帆凌斗牛掛席拾海
月已占吾成五堂堂於此時矣空同落葉間快讀千佛喜
見榜花雙峯巽山嶙峋蒼翠布濩轉轉何盛大知之園家
三百年代有英傑樹之風聲五緯聚奎之符彪炳未已滅

沒算根者固復何限吾成玉一大振起之青原剝空忠節
生氣是則草木同味也喻計畫綉娛雙親時某當以奉祠
歸里尚從鄉稚耆候馬首遮慶茲繁赫踞寫此茂悅疊疊
薄將祗瀆

繳奏彙上中書札子 時吳儀齋當國

某惟軍國萬微不至黃閣不敢爲竿櫓區區懼瀆威峻惟
鈞宥是祈某頃罹人子之厄曾拜仁人親親之恩感激激榮
光永矢無斃不自意今春伏遇先生袞綉來歸爲國柱石
遂得密邇陶鈞以庶幾一日履屐之後幸甚莫大先生當
國以來上迎聖主悔悟之機下慰蒼生蘇息之望所謂垂
紳不動聲色而措天下於泰山之安先生有焉乃一日伏
讀明詔許中外臣庶得實封言事皇心光明言路軒豁恭
惟啓沃至深也某私念今事變至此衝決橫潰使宗社有
不測之憂者誰實爲之病根在內膠結不去終不可以爲
國是以積忱具書先陳其愚庸之一而痛哭流涕終之人
非不知愛身何苦如此冒死今日之事急矣懼其至於一
旦則亦不免於死也惟是言輒如毛懼不足以感悟天聽
尚賴先生狗通國之心出回天之力以措世道於清夷光
晏之域某九殞無悔謹繳奏彙具申伏惟鈞慈俯賜鑒察

賀齋書樞密江端明古心

某夏五之月伏從下土切聽朝命共惟天子蒐選洪儒布
滿侍從而先生以海內達尊居然冠文昌之首僕自惟念
正人登崇天下誠幸誠賀不敢以草野自踈輒奉狀以爲
斯人之慶慶記史登錄及微嚴視私心欣喜莫可涯淡山澤
深遠與廊廟本不相接一日聞巷風傳歡吹則謂先生以
某日踐政地參樞筦主上聖明君子終爲大用莫不舉手
加額以爲共相天子活百姓遂在旦夕以一方推而放諸
知權欣交通人情莫不皆然人望有所宗而斯民之譽猶
出於直道僕爲之舞之蹈之中夜以思不能成寐夫以穹
壤之大人倫之衆而先生之進大夫士庶民皆欣欣然相
告如其父兄親屬之得用將有所利賴於已者此其心豈
千金之所得而家至戶曉所能同哉我朝先正得此氣
象惟前有范文正後有司馬公范自諫府以來以言事傾
動中外後來出帥西邊入班兩地岩穴之士慕下風而望
餘光蓋皆延頸企踵以庶幾其一日之爲相司馬居洛中
十餘年當時兒童婦女識與不識競曰司馬相公元祐初
衛士之感泣都人之遮留其所由來者漸矣非一朝一夕
之故也范公得經世之望司馬公得救民之望嘗恨士大
夫所以積望於平日得望於當時蓋幾世幾年而後得此
二公有以厭服天下之心口聳動時人之耳目而范公不

及用司馬公不及盡用天之未欲平治天下其如之何哉
今先生早以言語妙天下中以政事動中朝後以氣槩風
度上結人主之知而下爲四海所傾慕則先生都范馬之
望於一身蓋二公之後又凡幾世幾年而後得此天下之
所以青望於先生者豈與仁心視睨發與秩終而甘同草
木俱腐者同日而語哉方今西有叛將東有逆離而江淮
與強敵爲隣強兵富財之道無所於講主上不得怡宰相
以爲憂其顯盜莫過於此而學士大夫私相掇議痛心疾
首以爲方來無窮之變伏於不足慮之中而發於不測而
不可禁者其幾尤切凜凜天下無事則代天理物之地猶
可從事於牽補架漏以庶幾不至於敗缺不幸槍樓憂危
之間倘非碩德重名積字於人心一日舉之以從民望則
鎮服危疑收拾渙散精神氣勢未能一旦動天下之聽也
今當揆身定大亂莫安方極不敢自以爲功而方嘉與天
下之賢者共圖久安長治之策先生從容於廟朝訂謨於
帷幄則當揆所以隆體貌敷腹心未能或之先也鄙俚所
以舉代於平陽茂弘所以深器於安石其爲天下國家計
者甚悉豈曰身爲功業而已哉則夫先生之一身其關繫
於方來之世道誠重且大而閭閻之內父子骨肉私憂過
計以爲脫有倉卒則所以寄命而幸全者非先生疇依然

則先生之望近世以來絕無而僅有者將范馬不及爲之
事先生將來雖欲逃之而不爲其亦何辭以謝天地神人
之所期哉僕鄙野無足道又執方不通於世修門之書每
視以爲甚重而未敢輒發其於先生獨覺不倦自天下
之公而言則僕之喜談樂道與人情若不相遠自一身之
私而言則僕誠何人而辱先生特達之知此其所以伸紙
行墨樂爲四海誦其情而不自覺其僭且瀆也伏惟先生
少垂察焉

某仰惟三台熒煌之精藪在雲漢下土之人夜詹領額曾
無羽翰可飛遊於經天光耀之側聞者不揅雖荒繆之筆
墨時得以上登涓史而觀道德聽教誨自謂未有疇昔則
左右亦以其人爲何如先生度越常情嘉惠後學采於第
約之素以爲可進而教之廬陵之士凡來謁先生者未嘗
不深念其姓名至於造化人物之地先生所以提撕薦進
使之得以齒下士於朝則既有日矣乃者祕府之命從天
而下空山不穎之蹤跡一日有聞於人自宰相鈞陶而言
曾無所偏私而某心口相謂山澤之人何以及此是蓋有
所從來而不敢忘也當泰之世必有均調皇極之輔深思
遠計周及人物雖遐遠僻陋如不肯亦使之無所曠棄九
二曰不遐遺得尚于中行今當揆以之泰之未成也必有

一陽爲之先而後衆陽之氣類隨其汲引以進今正人滿朝大抵以先生爲朋來之倡至於晚陋亦得依乘以前初九曰拔茅茹以其彙征先生當之屯之六二曰匪寇婚媾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二嫌於初不願爲應徘徊不字至於十年其雖不足語此願惟切而從之者衆矣蓋至今日得先生爲之宗主奉命驅馳惟此時爲然其他無能爲後至於守其本心不與流俗爲軒輊以求上不負知己下不負冕璫之所存則或可無愧作於此尚惟先生終數之其欽惟新命亟應祗赴顧以未服外庸不敢即造朝班區區欲俟官觀兩考批滿日徐拜恩渥蓋已顯狀控於朝矣諒先生當許可之遙睇清崇未即簪侍輒奉狀臨拜懇悃

與前人 時以前宰相帥湖南回

某半生出門下幸甚乃從湖南以一節奔走閩部去年此時拜長沙壽星甫償分願禪衡相望郵置信宿奉令承教王事一家以父兄師弟子之情而行於連率方伯之際湘人或云前未見此比而某也受賜爲不貴矣先生之入湘也其後三數日而來先生之出湘也其後三數日而去何其步亦步而趨亦趨也譬弟於臨江候迓使艤獨家一再予進所以愛之誨之不令兄弟無間然者曾不自意先生及豐城以下乃有門內之戚盛德大業如山如河存神過

化之學先生其講之也孰矣某所得郡去家一筭而近奉八十七之祖母與老母俱闔門長幼無慮二百指悉從官居糜費俸粟是皆公朝錫類之造郡事頗簡四方無竊發之告日來風雨亦似調順使苟祿之日得免曠殍非大播之賜而誰賜秦孟四者久焉通誅湖湘未了公事殊切介介比日來連得舊同官書閣計議駐兵永明誘孟四而生獲之爲廣兵所奪尋且告斃經司取其屍寸斬以謝兩路先是田定二據平原秦小九據鹽田爲秦孟四聲援引孟四以屠永明正田定二之爲也柯倅權全州首禽二兇磔於市自二兇死而孟四遂不能免先生一番出師其終條理如此孟四不死非但遺患南方其於根本閎繫甚不細且得竣事功之在彼在此無足計也蕭獻可失其令嗣如塢廬陵生此士有數可爲痛惜詹望泰階中夕九起薄言傾寓有懷忡忡伏乞鈞照

與吉守李寺丞 張肯齋

某居廬陵南陬益受墨之最遠者也其於當世人物無所交際惟從田間側聽輿論則天下伯淳雖隔在僻遠烏得不聞風稽首吾州自前守去後無主宰幾一年舞鱗號狐御政泥濁斯人無辜亦云甚矣執事不鄙下土惠然此來天開日明是在今日其實爲鄉國稱慶仰藉商雲在上區

區非才勿恩入館極知負乘月朔嘗造州闕印申免時聞
千騎且入闕其遂止旅間伺候攀近前茅繼聞少展適頭
目受病旋暈不可耐不得已載舟無輿以歸相距兩月交
臂失之不敏之咎其當何如方倖倖平復造謂以叙悃悃
顛馱及門寵授翰墨山林疎賤之人乃得殊礼郡大夫之
德為不可及而某缺典之愧益加多矣祇誦來辱避席再
拜有懷輪困且嚴初積謹具劄子繳申職事之記所有白
翰謹謹歸璧示不敢當也修有草率顛圖侍見以謝

回廣東曹提刑

伏以炎日正夏薰風自南共惟某官玉節霄明華絲雲度
穆清簡柱交壤斐扶台侯動止曼福某滄穎廉清通箋奎
碧惠徽書月却立下風某邁企芙蓉上插牛斗儼繡衣之
持斧而瑀靡以為糗弘鋪太和勿問元吉某欽以某官籟
鍾鏗戛玉尺端方廬草青蒼毓白石清泉之勝北斗魁傑
擬碧梧翠竹之標或弭節於人間或彰纓於帝所既盤礴
而鬱積復周遊以逍遙流水青山奪司馬尋春之志荒崖
絕島行瀟溪派物之心欽哉刑之恤哉使也言有先也樓臺
映白日絲轡小馳衣冠拜紫宸綸音遙下某起觀宣夜跋
敬明河方闕焉北樹之題乃贈以南金之寵寔然三復愧
此七襄某頃綴楚軺每懷綿未戩天從欲回叩坂之車便

地養親得江南之含永惟錫類不隔善鄰幾積阻心榮煌
在目某袖分裝露才劣錦垂韉下俚於九成發宗工之一
莞踰騰達翠工輯蓋珠木桃碧藕之清涼福英祿華之郁
穆臺容所戒鞭影是趨

回陳侍郎

某伏以回車叩坂請自效於林鳥得郡江南取已捐之竹
馬綢繆錦覆綬襲袞華共惟某官麾斤八極之風雷卷懷
九天之星斗古靈袖中之藁屢薦時賢溫公洛下之評不
遺人物遂使忝求芻之寄從而諧啜菽之私某半竹奚堪
儷花甚寵想五畝青山之樂願請訂金懷四愁明月之詩
曷酬贈壁謹具劄子申謝伏乞台照

與湖南交代廖提刑

某汲瀟香棗側厘喬恣恣于主進吏昭交好也首祈紆省
茲者伏審濡絲星轡弭節霜臺紫蓋撐空開雲烟之五色
綉木立漢灑氷雪於九州號令一新江山胥動共惟某官
金井玉淵之丰度簫鐘瑤篴之聲名老氣崢嶸吐鰲頭之
山碧清文流灑貫龍影之潭星九踐敷中外以來皆推行
忠恕之學惟刀劍徃楚氛之惡賴旌旗指漢坂而驅于疆
于理于南來宣王命其刑其罰其審曰惟民中汲湘水而
滌蒼蕘豁衡雲而燭幽枉禮樂遺使臣也於昭原隰之光

袞綉歸我公兮過任朝廷之重某頃從岫嶮下一拜狀後繼得旨以臬事屬之宋使君某遂於正月末解維而西先花朝之四日抵雲舍袂前奉重闈至空同上俯仰半菽皆番薰賜也第念夙緣結習實開衣冠百世之好乃不克迎拜馬前面奉龜組江海契闊有足念者近得之東西行人始知歡節前玉節道盱境以時考之此際又建牙楚觀上矣某不勝爲湖南一道賀舞後木人蕭然音節納之錦覆過者化之亦以自賀也某春杪得府第所遣咨書仰佩篤叙數月念念嗣音相望沈寥遂坐不敏茲想建臺有倣謹跽下風傾此冀積臨拜無任馳泝之至伏乞台照

與前浙西安撫李大卿號青齋

某頃從湘花間解維而西也故人意厚棹酒壺三十里而飲錢之風飄飄兮吹衣芳菲非芳襲予向喻篤緻一何勤也回首江空明月千里因念向留楚觀望午橋鍾鼓不隔簷陰從容玉塵曾不能以數數矧今去之汀洲杜若間蓬弱三萬不翅明河在天瞻仰夙夜如此情結何某共以某官懸黎垂棘瑤簫簫鍾爭水雪走雷霆精神麾乎八極金石諧韶漢文采被乎五音維今江濤正湏人物外之而北門莞鑰內之而西府樞機豈惟老成具有經濟青山五畝未容寄傲之深黃道九天佇看傳呼之近某丕承香薰

先花朝之四日抵雲舍又十日奉重闈泝灘而上檝前抵郡邸賤事乍入沸糜不免謬轄既三閱月遂就簡平親老安徒如常半菽俯仰昔錫類之及惟起視四境長山谷荒赤子龍蛇未易帖服商鉅馳河凜乎其未濟教思無窮惟勿替宿昔重訓飭之秦寇一段某未了事而去日夜念此半年師旅數州杼柚爲空症根仍存憂曷有極今聞罪人斯得黨類悉就殲夷我愛桐鄉展齒爲折顧撫摩凋瘵鎮定危疑湖嶺間方來正欠工夫耳洛中花竹平安悠然長思當必及之某數月念念專襲上起居及今方走一介不敏甚矣未繇佳晤暑氣方殷願言金護玉持以副蒼生之望孤臺有委一唯鞭影所向某臨風馳泝之至

與劉吉州漢傳

某介持薄雲之誼忘其爲瀆僭有碩陳吾鄉歐陽巽齋先生講學天出從游涓門登科三十年獨處環堵晚見召擢一再登朝先生居之淡如也其修於家終日清言接引後進未嘗爲擔石謀捐館之日橐無贏貲諸生爲集喪事悠悠人生惟死乃見真實嗚呼先生之風可使懦夫立也其子浚字資深世先生之學類然布衣禁路諸公每以鄉先生歿而無澤爲闕典有欲從化地言者人情好德信不相遠先生不以貨財遺其子而資深亦復能守拙甘貧酷與

乃翁相似區區謂文獻所屬吾輩當相與輔成之大監樂善若不及又於巽齋爲庚年同朝儻念其孤時分慮俸月質送之使先生有子不至乏絕非惟使爲善者知勸而名公念舊下土之盛心所風厲遠矣某且夕亦謀具辭幣聘資深至郡齋庶幾前輩之典刑斯文之宿昔念同志孰有如門墻者故輒以書至焉當暑黍聽漸汗藩流伏乞台照

回兩淮制使李端明庭芝

伏惟龍虎魁傑手提鐵鉞重鎮東郊淮山崇崇江水不波施於南土隸也跼敬階符等威有截不圖親灑交翰賁之榮光下土伏讀感激某仰承寵戒信豐趙宰其古大臣勤小之盛心趙於某同年宿相厚今又得以郡邑縣好人事結習非偶然矧知出有晉公門下他日稱吾榜得人有所受之矣謹具劄子百拜控謝藁稯萬罪伏乞鈞照

回岳縣尉

惟中興之初先武穆王手扶天戈忠義與日月爭光名在旂常功在社稷天報勳勞克昌厥後雖百世可知也縣尉生北平龍虎家而又偉然植立誰不知敬幸出結習乃託一日之嘗僚判諭批曆亦既欽承遠界鱗緘爲禮過矣

與洪端明雲巖名齋

去歲在湘中專人請越拜起居過沐報教以門墻一介之

舊撫問所及勿替引之相望廓家感戴不可言喻繼閣邸狀欣審端殿陞班安車就第干疆于理既了旬宣某水某丘逕歸遊釣共惟驩慶欽以某官中朝著舊前輩典刑早歲驅馳持國子華之並出晚年脫灑盤洲野處之所無今世浮沉畏途不知止足者勿論固有掛冠請老欲一日婆娑里門而不可得者先生袖手版還丞相天目山中逍遙野服獨立於得喪寵辱之表真人哉左轄類虛上方側席只恐禁中朝出傳宣天使夕至未容公文作碧山學士耳某堂有重慈今年八十有七昨者將指而出牽於行路鶴髮不容迎養歲晚力扣化地乃昇麾章貢家園相去三百里一籌可杭闔門二百指皆仰祿焉此先生喬雲所罩某到郡後頗與郡人相安日來四境無虞早收中熟覺風雨如期晚稻亦可望惟是力綿求牧來日方長嚮乎淑後先生襦袴舊譜出其一二以惠綬之蒙戴而行敢不知賜某於左右缺禮久矣謹寅奉赤紙申綠野平安之問采采澗芹犯嚴悚又未卜閭侍願言觀願視履益扶神明以慰中外屬望臨風拳拳

與穎州屬縣宰

顯有公票保伍本領在於隅圍比者郡家稟使者之命欲於十縣從新整刷一番見之公文固已詳盡所謂差過隅

團蓋所在積弊有公差者有賈充者正在賢令尹用其明
焉可因者因可革者革按之舊籍參之僉言一日而可決
也使者屢問及此却望辦以敏手月末如期申來偶圍定
則保伍周保伍周則盜賊弭郡之所以蒙成也而縣亦職
有利焉申嚴出甲榜比想皆已家至今有賞罰鑲榜煩更
徧揭

回表永州

某引首三吾環清匯碧神仙人居之坐隔千里方嘆衡厲
之參差緹騎秋風落我虹翠蹇然瑤華音之在耳也共惟
某官以羔牟素絲爲節槩以清霜紫電爲精神以布帛菽
粟爲政事自擁千車來照三水發舒家學一二便足以破
奸膽甦民氣朔月而可百廢具興萬石山中遂爲古頌川
渤海郡真刺史敏手也清廟訪落諸侯來朝風聲堂堂歸
植千載某承乏便州僥倖娛恃庭空無事年穀粗登凡前
此龍蛇之淵皆屏跡絕影要是奉教宿昔陰有以惠利之
然親意亦復念家旦夕飯命香火歸哺山之南水之北矣
遂道寄將有實其庭吾味之厚不翅懷連城而佩明月也
臨風慷慨亟此馳謝尚猷緝繭申候起居伏乞台照

賀京尹曾尚書

某茲者共審露綸渙渥星履陞華東澗西瀝冠十連之元

帥南昌北斗表六典之地官丹屏雲開紅牙日麗共惟某
官依乘日月吞吐江湖直氣摩空金天晶之錯落清規照
世玉井水之紺寒自職職於高聲端我我乎豸角文章大
手南豐先生政事十條小范老子出袖摩霜之鉞坐卷
用之簾真侍從婦拜於甘泉慈父母來臨於京兆乃由太
一徑陟文昌水懸雪穹而朝望乎日暖潮平而民氣悅儼
衣冠於建禮益鎮千筦籌帷幄於延和遄歸兩地某喜傳
除綉阻赴賀綦五緯明霄望龍泉之秋色九河流潤懷虹
翠之春暉謹具劄子申賀伏乞台照

回曾知縣牒類覽東軒後除御史

某去秋知紫氣飛度鷹峯法不得相候西風徹棘新雨來
車知必不我遐棄也未幾喜開玉垣飛檄榮甚錦歸交臂
參差殊重回首今年出湘之日乃千騎載入湘之時又不
得相隨鷄豚社中一數契闊相隔耿耿心知不圖帳屢遠
持五雲下賁虹翠筆墨淋漓湧起敬英妙而繅藉所及不敢
當不敢當某堂有重慈自高安歸後十年不克迎待昨歲
叨節本不能出請祠不獲命姑以單騎驅馳非其欲也輒
轄白雲情表連上君師天地之造界之便州非微福緣遺
端不及此千里遠將折寄何厚衣被重襲其宏多矣乍理
糜沸對臬晏薄附芹心非所以爲報也蓬萊玉雪小置

之松竹間會有新綸倚布婁賀

回曾連推宗甫

名尹

某滄瀾蕪清起而謝所蒙東嚮壺壹一拜幾何年西方美人豈不夙夜飛鴻踏雪聞其廓寥去年漫浪行湘於東軒公甚相厚竭來入境又日從巖山先生遊獨於吾忝字何其闊如也春榜既開聞謝家鳳毛世科盛事美渠勝處僅隔庾梅每念孽戕寫此聚積乍入沸糜中墮此不敏而琳琅金薤卷五仙雲氣下之言念知心喜而不寐吾忝字以乾坤清氣晶晶銀河朝發軔兮咸池曠曝鱗於沃焦以其時可矣河陽幕中雲飛川泳老子倚胡床誇有此客佇由黃金臺徑上清瑣闥某單車馳岫嘯下十閱月太行白雲繚繞清夢陳情一再天高聽下界以便符奉重闈抵空同三見萋莢矣稍稍簡靜得遂半菽歡昔錫類所及也渠渠然頌不以規望塵碎易芳菲遠道第懷我私聞車馬行色且旦夕出領某倘未以罪去得握手道舊豈不快哉占謝蕪如馳遡一碧

回李本中

其一節稍疎聞問千里相望方賦所思得手書讀之展轉情話慰此契闊某數年以兒女講授爲琴書累發切啓蔽作成方來三世交遊此意不敢忘去區區出山親老不任

行後雲龍隔絕不得日奉從容本中獨處寒齋覺戶外塵不至靜中倍有方冊工夫然門可張羅庖隸自故所以奉師者必甚鹵缺負愧柰何論及小子年漸長當學聲律尤認真至第此兒自以爲得師甚欲從師學而學焉又念吾先人以賦起門重於改作貪賢且柰何今姑尊來教擇賦師爲代但未知來年有意他出否倘有高回某雖江湖懸隔豈無可效綿者拳拳此衷亦以屬之新昌弟唯命東西矣敬憑使稟控別牋薄物少寄芹私令祖困學老先生尊候多福侍邊乞道起居

回長沙傅縣尉合

某他日接玉泉於涓涓中去之十年君且撫汗漫神變化而爲龍已高言軋霄自當向上位置需雲岳翠不淹騰蹕乎豈府知心貽書道君出處之槩廣文又緹襲琳琅以求目中將快見緇之好也敢不預戒行窩汛掃以俟雖然落木荒涼之境飄風瀟蕩之蹤以君堂堂祭軔而肯相從於庖俎間此意携持琬琰者不屑也吾意不薄惟君執裁之持對不敏切惟照寬

文山先生全集卷之六終

啓

上權郡陳通判高謝解

是邦大夫賢者聿新道藝之寶與五黨小子斐然得遇功名之主宰僧彌出法護之右越石居楚金之先人羨二難已叢百媿竊惟奎開我宋箕壽斯文堯叟以壯歲拳魁堯咨爲之接武子由以弱冠登第子瞻至於聯芳孫何齊孫僅之名宋祈遜宋郊之榜韓家閱吳氏簪纓皆一時兄弟之傑然乃我朝科目之盛者甲於江右未若廬陵名耀帖金以一門而五董筆香瓊墨不十歲而七劉或踵接於童科或有摩於曹監輝煌簡冊雜選衣冠至今文水仁山猶想流風遺俗雖巫步亦期似禹然賜賢何敢望回如某者技等飛颺才長縮蚓故家喬木借梯歸舊峽之陰宦錄雲萍分白鷺餘波之潤勘皇祐榜帖又寒石室青瓊閱癸丑狀頭曾入本心墨譜恐負前人之弓冶勉爲今日之箕來有嚴君焉唾棄萬年之詔味難爲弟者誓齊兩到之英聲故唯諾怡愉之間皆切磋琢磨之地晨窓花露滴乾硯眼之鴛衾帳木油剔盡按頭之蠹以孝弟忠信爲實地以功名富貴爲飄風非六六餘子之儔有飄飄凌雲之氣自染指時文之鼎即梯身季考之階愈出愈奇頗類黃絹外

孫之蓋曰屢選屢中兌成翰林學士之葫蘆遂令伯氏吹埴仲氏吹篪過辱庖人繼肉廩人繼粟方嗟唯伏未遂雄飛過槐粟之孫黃偕棣華而枯采擲番骰子同拏喝六之籌擲起子攷共上中紅之梁天開雙眼地放一頭渴睡漢平白解朝椰揄鬼分明束首二旬賜第皆以沈內翰相期十八奏名僉謂劉學士可繼使小子自此升矣皆先生進而教之茲蓋恭遇某官秀孕天台英叢帝學萬乘器可繫唐柱五色線要補舜裳器古壘於盆盎之中韻黃鍾於雜優之地一從分刺名雖沂郡之王祥兩屈護麾實則潁川之黃霸斯民廣夏吾道泰山螺川醉多肯之春風燕寢樂近民之暇日政安赤子解弄挺之亂繩兵撫清人戢攘斂之橫孽雖借我二天之有幸恐尹京五日以趣還茲以題輿委之勸駕至若豆箕之朽質亦該花帖之榮恩是宜拂楮雪以戢誠候屏星而布謝誓當鞭策不負揄揚諒大賢何所不容知孺子尚或可教晉公得二俊才士不無汗楮於前脩古靈薦三十餘人尚冀牙緝於後進

上倉守李愛梅謝解

執鞭而御於君風裁久欽司隸推轂而輦其正天人幸遇翰林欲借方寸地吐氣而言敢操盈尺紙循廊而進切謂烏河陽方司鎮鉞石生隨就禮羅王豫章未下使車苟葵

已騰辟刻蓋人非十和王闕石竅而世無伯樂駒困鹽車
 必假先容乃梯後進切念某策非魯客材僅在桂林自垂彩
 逮二十年知肄業為第一事家廡自為庠序要祖廬江興
 學之風文字懶傍門牆惟準石室立言之法遥睇故家之
 木勉為良冶之弓子王應而父金春伯填唱而仲笈和夜
 按剪燈帳免成墨凍恣呵筆火不思爐每因染教於芹香
 屢獲聯輝於萼集角能戰蟻占序榜龜朋社陽秋過許洛
 中之陸鄉評月旦謂非吳下之蒙曩踏黃槐聊窺班管合
 三萬餘於園棘爭六十八之帖花如小子者車載斗量况
 有司之沙披石汰誰謂燭几駒窓之際遽蒙黃鍾壘洗之
 褒風健鶴披騰北海一雙之鸚雲橫鴈翅搏漆園九萬之
 鵬必侍郎穩筆虛而送之則進士虎榜自此升矣蓋恭
 遇某官百梅風格八桂雲仍羅胎門兵甲於胸中激淮水
 淵源於筆下風檣陣馬不足為勇長吉之文章景星鳳凰
 快觀爭先王濬之名望早躋顯第偏歷要途嘗膺北闕之
 詔論出領西江之衣綉兒童猶誦君實野老皆識元城惟
 虎城舊治聳屈典麾故螺水重來又新持節蘇疲民於恩
 露清好吏於壺冰坐念鉛為鈛距為蔗安有書如絲官如
 毛燦連檣柱執樂舊句重賡繪閣庫粟埋梁新謠繼作茲
 屈皇華之使就延鳴鹿之賓某忝以釜箕玷茲玉笋敢不

淬庖人之刃誓無荒陸氏之庄 云云

賀吳丞相革

再登鉉路首冠鈞庭以進士為名臣兩朝倚重以儒宗為
 宰相四海具瞻天啓聖衷國有生氣某官洪深而肅括光
 大而直方喬嶽泰山微細悉歸於涵育青天白日奴隸皆
 知其清明頃天子以為股肱舉海內望其風采霖雨未決
 而收歛神功泰階未平而韜闕光耀共借溫公之歸洛猶
 期潞國之還朝軀逸藩維久壽袞綉歸公之望均調鼎味
 復端鹽梅用汝之司公卿大夫交笏相慶兒童走卒舉手
 權呼顧中外不謀同辭在今古未始多見斯人之望既切
 賢者之責方新維今言路之不通最為天下之大弊縉紳
 以開口為諱事城關以游談為危樵如人一家情睽離而
 衆侮起如人四體氣壅底而百病生多故之由一類諸此
 枰更子改柁轉舟移惟從衆謀可以合天心惟廣忠益可
 以布公道盡解群疑衆難之會克有榮名成功之休其惟
 我公望在今日某瞻依有素慕戀惟深適造關以戒嚴聞
 揚庭而增抃以書上光範先伸賀厦之私於人見歐陽行
 展樞衣之敬其為懇切罔既敷宣

謝吳丞相

渙號揚庭方慶昭文之命蒙恩詰闕適修進士之恭喜當

風雲際會之秋得困天日照臨之下輒陳短淺爰叩高明伏念某才不逾人學未聞道雖家庭唯諾之教動欲行其本心然山林朴野之資知無補於當世頃得備地官之貢遂及登天子之庭一第策名既有慚於負乘三年讀禮幾無意於驅馳宸命光華自天而下聖恩廣大如海斯涵遂令叅京兆之謀仍許奉園司之表靖循僥冒端出庇存載冊戒行將下天威之拜彈冠稱慶遠傳公衮之歸重惟柳氏之碑曾辱燕公之筆讀聖主偏親之語佩教方新仰先生長者之風銘恩莫報矧復更新於弦轍自今密邇於鈞陶喜如其辭有莫能贊茲蓋恭遇某官兩朝舊德一代偉人金鼎調元曾接沂公之轍玉龍擊重再持忠憲之鈞屬逢當軸之初與有得輿之慶某敢不勉據素學圖報明時仰台宿之麗天既近輝光之照占赤雲而赴暮尚依覆蓋之仁

先生之父革齋先生墓誌銘乃江古心撰獲齋題蓋道體堂書

謝丞相除秘書省正字日

竊祿叢祠方重素餐之愧備員蓬館遽叨黃紙之除由大鈞之無垠故小子之有造輒搥短淺庸瀆高深伏念某大江以西一介之下幼蒙家庭之訓每欲行其本心長讀聖

賢之書初何補於當世從事一研起身諸生偶遭際於聖明獲僥逾於科第君恩天大若爲報稱之圖流俗波頹常有激昂之志當前年之赴闕適強寇之臨江親見主憂之時不勝臣辱之義陳師江許悵無一障以宣勞奏疏公車倘冀九重之易聽奔命而歸田里舉目而盡干戈江迴川平非類整頓乾坤之手糜沸雲擾旣無戴履天地之身骨肉幸全於山林頂踵皆歸於造化琳宮香火探始分而已逾石室詩書尋初心而未究敢圖非米獲備如連使當登崇俊良之時而東校警圖籍之筆賢人在內幸無正朋字之譏世運方平雅有讀秘書之職顧茲甚寵非所宜蒙有懷負乘之慚無任循墻之懼使之得進退之正所以報知遇之隆茲蓋恭遇某官勲在王家澤被天下圭瓚秬鬯修召伯之來宣衮衣綉裳大周公之歸相既仗笞箠而定大難將興禮樂而開太平遂使乾清坤夷之餘轉爲小往大來之會至如公選亦及凡材某敢不勉企前修恪持素節彥博未至堂上已先蒙許國之知器之既入館中當不辱溫公之薦其爲懇悃罔既敷陳

謝皮樞密龍崇

領香火於祠宮幸書下考校丹鉛於冊府誤玷中除由泰階六符之光爲廣履萬間之地輒裁臆記仰謝鈞慈切以

登群王山夙號麒麟之勝持三十筆將刊魚豕之說是爲
朝露之清班必極人材之公選我聞在昔公惟其人晏殊
之學問楊億之文章仲淹之聲名器之之氣節苟非其類
不在此科伏念某學不知方仕未能信尋千年之靈簡早
慕伊顏得一第之鵜梁終慚是董深考國家之典每由館
閣之途知負乘之懷慚恐顛隕之速咎故方筮仕已即丐
祠尚口乃窮頗愛山深而林密觀願自養徒羞月費以歲
靡敢圖楓陛之疏恩俾處蘭臺而正字正恐不免耳其何
以堪之靖循僥冒之由端出陶成之辱茲蓋伏遇某官清
朝良弼名世大才燮贊化原大尊主庇民之道均調皇極
普薦賢報國之心遂使疏庸與叨拔擢某敢不恪持素節
勉企前修讀木天汗漫之書尚求指教陪丹地深嚴之懼
何幸身親懇悃架深敷宣罔既

謝何樞密宴然

范質傳衣曾侈和公之遇仲淹入館復蒙元獻之知使諸
公而與同升豈門生而不知報輒伸下悃庸叩中樞伏念
某石室孤寒青原落魄幼被家庭之訓頗欲得其本心長
讀聖賢之書初無補於當世從事一研起身諸生偶持觚
翰於南宮獲遇鑑衡於北面鸞鳳杞梓舉集權公之門欵
段駑駘誤登伯樂之厩名姓雖塵於函丈足迹未造於初

墻山斗之望彌久而彌等啾啾之蹤愈疎而愈隔閉門自
守知尚口之乃窮遜世無求惟觀順而自養凡竊祿奉祠
之日皆省身念咎之時承明之廬著作之庭未嘗意想寂
寞之濱寬閒之野遽拜寵光胡爲乎來哉是有其故矣想
木天之清峻望丹地以凌兢顧非麒麟鸞鷲之英其如亥
豕魯魚之謬深有慚於負乘敢自己於循墻茲蓋恭遇某
官名世鉅公清朝良弼持樞贊化共調傳鼎之梅報國薦
賢不種狄門之李遂令公選亦及凡材某敢不勉企前修
恪持素節就中書而見座主將求一介之先容以進士而
爲名臣尚賴終身之保任

謝江樞密萬里

領祠宮之香火敢望彈冠掌冊苑之丹鉛諒蒙推轂薦非
由於識百事真可以語人頂踵銜私額手奏記切以觀遠
臣以所主孟子以言進退之閑遇大賢而相知韓公以爲
遭逢之盛蓋受恩非天下之所少而知已得君子之爲難
乃若初無左右之先容獨受門墻之隆遇以古道之相與
尤人生之至蔡伏念某才不逾人學未聞道雖家庭疇昔
之教動欲行其本心然山林村野之資知無補於當世執
經而後承恩以來念景行在四海之達尊而科第非終身
之能事頗欲自後於常人之類庶免無負於上帝之衷項

趨闕下之時適際江干之警主憂臣辱念我生之不特外阻內訌繁禍至之無日因撫躬而思奮遂投匭而獻言當時破腦而剗心何啻焦頭而爛額有倉卒等死之慮無毫髮近名之心六太息之陳立曰賈生少年之過三十字之獻幸寬郇模東市之誅逮時事之既平滋人言之無據小體者咸其失措好事者高其待各痛痒無知者以文采爲賢操挾不正者以諱競爲議匪躬之故俱莫諒於初心尚口乃窮嗟難行於直道既奉祠而竊祿額閉門而讀書未可與俗人言姑盡吾分內事不謂見知於長者遂動延譽於諸公承明之廬著作之庭未嘗夢想寂寞之濱寬闊之野遠沐寵光非華袞有一字之褒何弊帚增千金之重雖深慚於負乘然幸出於鈞陶永堅乃心欲報之德茲蓋伏遇某官清朝碩輔昭代真儒胸中括石渠東觀之藏海內仰天球河圖之瑞暎惟世道深屬我公整頓乾坤共屹江流之柱獻納日月入旋斗極之樞非徒耀不世之功名將有意太平之禮樂凡今小往大來之會多出前推後輓之功遠使疎庸例叨拔擢某敢不力持素節勉企前修稱彥博於都堂幸借郇公之舉薦仲淹於館職敢忘元獻之知

賀江左相

大老造朝元台正席歸公有袞綉我來自東用汝作鹽梅

王置諸左三台明概八表清夷洪惟我朝相業之隆莫如元祐家法之懿潞公平章軍國司馬實位昭文正獻議論廟堂徵仲嘗升左轄或以學術真純而輔君德或以人物直諫而當帝心續遺響於先秦兩漢之前文章鉅麗挺雄姿於黃河泰山之上器量素深此自古之難兼蓋於今而獨見共惟某官行關百聖名塞兩間於前輩人期之以伊尹傳說今從學者寡之如韓愈孟軻尚論公之平生有報國之大節以君子不用爲我耻以小人未退爲已憂童兒婦女知其血忱縉紳大夫想其風采自其驅馳外服出入中朝洛中偃仰之年江上經營之日以至贊先皇之大政參嗣聖之初元賢與不賢一言定其可不用或弗用四海視以重輕卓然一時人望之宗展也三代王佐之事屬登庸之伊始問夢卜以執賢朕安得斯人哉固無踰老臣者乃申帝指乃穆師言金甌覆崔相之名銀信趣鄭侯之觀朝士舉笏相賀都民遮道聚觀天子引見以勞歸東朝出饌以錫宴遂由政路徑秉國鈞先天下而憂斯能後天下而樂有聖人之任將以行聖人之時莫難得者海內相望之深最早遇者君子氣類之合方今師維尚父右舉皋陶贊兼於都俞之間實協於和同之際鈞無垠而措物相天地理陰陽亦有足於承君安國家定社稷昔講於洙泗者困

道路之厄而學於河汾者抱禮樂之慚道之行歟時則可矣俾我后五三之盛真吾儒千一之榮某猥在山樓欣逢宸冊親見上下龍雲之會豈徒門闌燕雀之私陽翟歸耕回首舊時之學士徂徠作頌傾心今日之太平慶并情深刊摩語淺

馬右相庭鸞號君楮

紫宸播告金鉉登崇歸周公於東方來大老舉臬陶於右復得良臣九鼎尊安三靈開懌自馬服君之著姓至伏波氏之封侯燧進侍中特超君於外府璫遷僕射姑借重於將壇惟寅王起自書生在貞觀號為真宰然以草茅之跡遠出於羈旅之遭逢未有親授魏科素居清望布衣之極以一編為帝師都門之中不十年至相位於皇盛舉愛掩前聞恭惟某官得聖人之和抱王佐之學高山蓄泄有潤澤萬物之功太極渾涵無運用四時之迹自顛昂縉紳之日已雍容廟堂之風告后惟良有謀猷則順于外敬王如我非仁義不陳於前其出處不可瑕疵其喜怒未嘗形色龍潛羽翼栽培不世之風雲驚禁絲綸醞醱後來之魚水先帝留之為宰輔之備主上待之以師傳之尊徑邁群公偏登兩社或主東廳之典故或參西事之經營鄭侯之跡大奇安石之名愈重兩宮明聖一老辯章既峻昭文之選

遂正集賢之拜朝家用元祐之故事學館獻慶曆之頌詩儒者之遇僅有而絕無天下之望方來而未已簡淡獨周於事物晦叔所以有立於潞國司馬之間忠恕不離於涇吏堯夫所以無媿於正獻微仲之際前哲之風流未遠太平之幾會有開豈特輝簡冊於二百年之前直將植風聲於千萬世之下某喜傳鴉字驚起牛衣知廊廟之有人為國家而增氣昔通政府無書或詭於門人今詞相麻交賀敢遲於朝士其為扞蹈罔既刊摩

通章寮書號枕山

茲者恭審渙曉明廷普壽宥府風生黃道衛宸殿之疑嚴星度紫清煥斗杓之赫奕真儒無敵中國有人竊惟我朝之盛明最繫君子之翕合末叔之參兵柄在魏國位平章之時堯夫之贊樞庭當潞公判重事之日於以筮磬治平之政於以垣麓元祐之功若稽前聞復見今日恭惟某官知周而道遠仁熟而義精和風甘雨慶雲備四時之正氣高山深林鉅谷各一代之魁人當屬者為小官之物已淵平有大臣之器誰起諸國人之謗我衣而楮之我田而在之公真大夫所為匪席可卷也匪石可轉也突兀南都之鐵壁卷舒滕閣之朱簾在江湖在朝廷時人望其大用為臺諫為侍從識者恨其已遲六飛之馬莊重而不馳萬

斛之舟舒徐而後進厥今天助順而人助信大在廷而細
在邊江漢沔水朝宗載揚我武夙夜恭命宥密無競維人
遂升兩社之班爰贊五兵之本宰相計安宗社大師時游
廟堂參之以運籌帷幄之神輔之以折衝樽俎之密衣冠
盛事具四方巖石之瞻衮舄一堂有三公鼎足之勢適觀
大業不建隆平某盍耳山棲傾心廷播親見天地雲龍之
會非爲門闌燕雀之私傳江西宗派之圖敢云入社誦徂
徂聖德之句請繼作歌拊蹈之深敷率則淺

賀倉守趙編修端齋

侯藩課最庚節陞華常平專欽散之功庶察展澄清之志
有識文頌不謀同辭恭惟某官瓊派清流王班雅望早贊
樞庭之畫遡躋府寺之崇結知前旒試庸外服幸甚趙大
夫之日來臨歐六一之卿廟堂知其爲循良田野誦其爲
豈弟二天不啻兩年於茲雖明公屢上丐閑之章而天子
正深倚重之眷爰昇茶鹽之任聿增磨節之光鮮于一道
福星式快輿情之望晉公三司直使行膺御札之除某仰
席庇休倍深欣并大厦成而燕賀敢修表記之恭六轡沃
而駟馳實切執鞭之戀其爲贊慶罔既敷宣

回瑞州羅權府

遙瞻松雪久羨檠冰簾捲西山撫輿圖於錦水書移東里

醒午枕於桐鄉寵委新編輝生棄弁天高地迥諒碧落之
知心日月光華看紫微之潤色謝私何限嗣敬以陳

回吉州繆守送端午

端午賜衣漸傳璽召昌陽薦俎忽沐珍頒行人竟然來思
野老爲之驚見某官心清於水仁行如春岐麥詠漁陽方
騰善政角黍記荆楚尚念流風亦分百索之餘遠及一廛
之陋某條驚晚良感慙勤剪綠艾以爲嬉強酌佳節對
燈花而作報多謝故人

回朱約山賀生日

卿有達尊獲在嫡孫之行我生初度誤蒙大老之知庭實
駢羅使華驚見共惟某官世間活佛天上壽星垂萬戶如
張子房而壽考遠甚領諸孫似郭中令而精神過之尚憐
蒲柳之新安分以松椿之餘福既受賜矣細吟香山三十
六之詩何以報之還祝崆峒千二百之壽

謁朱約山歲禮

歲無多子驚爆竹之條來盤有五辛喜屠蘇之末至曉時
大老莘止繁檣喧樞馬散林鴉遙傳歲頌臥籠兔橫盤鯉
聊見鄉風

回前人謁歲

一壑棲遲不覺歲年之晚五雲飛墜頓生草木之春分四

老之玉塵起杓平之白石某官陽和着物壽極當膏門有
垂車換桃符之新句庭多戲綵沸竹爆之驩聲猶推椒柏
之芳馨散作茅茨之光寵某肅登嘉祝祇佩盛心冀巷北
之椰榆吾癡未醒祝樽前之強健翁醉何妨

回前人賀生日

雷公七十九歲踰九老之不知潘岳三十二年覓二毛之
已見方揆余之初度忽惠我以好音疇昔折輩行之謙從
今悅親戚之話求為好也長歌白雪之章還以事之願壽
青山之約

回彭知縣賀生日

潘岳閑居已覺二毛之見盧仝破屋忽驚三印之來愛之
欲生錫以難老親戚情話若是綢繆宇宙吾生不勝感慨
矧復贈我求言好之讀三星行誰辭朝於南斗壽八百歲
尚徵福於彭城

回太和趙宰賀生日

三載淵明幸相望於五柳今年潘岳覺已見於二毛懷哉
好音賁我初度愛之欲其生也忠焉能勿誨乎一鶴自隨
約青山於未老雙鳥何許感流水之相知

回太和趙耐賀生日

潘岳閑居已覺二毛之見盧仝破屋忽驚三印之來為此

大小年之光異哉神仙尉之寵錫以難老愛之欲生陽春
白雪之詞真成寨和流水高山之約安得相逢

回胡宜教賀生日

春華如水驚三紀之流光夏綠蒲團又一年之初度方拾
薪而煮瀑姑榆草以供茶敢意谷虛有來庭實錫之厨珍
以起其半落將之篋厚以申其慇勤門外素弧自嘆男兒
之老里中羊酒敢忘親戚之情

回蕭子蒼賀造居

東門掃軌方尋歸隱之盟依山結廬聊作奉親之計辛辛
勤於結構辱折寄於芳馨室虛分塊北之春庭實委續紛
之貺想兒郎之歡喜共舉草堂謝介使之勤渠寄將梅驛
賀朱太傅得祠

楓陛踈榮莖宮領秩平分風月暫橫綠水之舟寄傲烟霞
新入壺天之宇相羊得所進退有階共惟某官一世菁英
盛年華要春風滿座人知公揆之懷雲谷讀書我得晦翁
之樂聞已速獲龍之武未容高鴻鵠之飛某同志有人相
期何許財賈簪谷正尋白水之盟望麻姑山輒致黃冠之
賀

送希主簿成功赴宏詞科

徑辭矮屋前赴大科關五十難以試教官是名上等分十

二體以取詞學尤見宏材度能魚之得蓋觀龍象之第一
某冬烘自昔晚歲相期久此妙音不到蓬宮之處看君名
第又光杏苑之年

回廬陵趙簿投贊

我輩蓬蒿正堪羅雀美人錦綉上有樓鸞懷哉六謙持此
三過某官鳳其翹翹麟兮振振吹大乙之烟藜欵然特起
織天孫之雲錦輝乎相輝有是簿耶自此升矣某細敲白
石遙想綠綈看南山之雲惠而好我穿東郭之履欲往從
之

回吉州陳守緒台州人葉西潤
表親大常丞

分牧龍藩此非子坐退耕鶴隴乃得公書紛六鑿之光華
寬一廛之榮寵某官照人白雲有脚陽春家福凡十萬家
民歌載路薦人至二千石相譜滿門籍甚噓枯居然起廢
某豈堪作吏真足為氓儻一壑之無他維五雲之在上吟
詩自樂退求元亮之心設榻相看徒感陳蕃之意稟辭不
敏摧謝未央

賀前人除福建倉

藩條報政庾節敷綸雲閣森嚴上接神奎之府天囷明概
下臨瀕女之虛天啓九遷民爭二竟共惟某官渾金璞玉
甘雨祥風家有旂常籍甚東山之名姪身雖朱紫依然太

學之儒生蚤騰駿馬於雲霄遂主神螺之風月人懷惠政
帝有恩言奪南國之二天遺東甌之一佛常平典在武夷
之文獻可尋宰相時來文穆之聲猷孔迺某退耕勝野喜
趣曹裝輒持行李之恭肅展塗芝之慶事大夫賢者庶自
附於攀轅以我公歸弋將不勝其賀厦其為頌并苟寬敷
陳

賀劉省元慶薦登科辛未省元甲科
第九人衛敦

蘭官拔穎甲第傳臚過千曰俊過萬曰英人間健筆第一
為魁第九為弼斗北脩名柯峰翠濕於飛纓泮水清揮於
振鐸行徹臬比之席即歸鸞翔之班某正僻耕寬遂稽筮
賀賦雲山之紅樹焉得往從摩石室之蒼苔不堪持贈

迎寧國交代孟知府

共審肅將一札言牧雙溪紫馬西來照旌旗而出色玉麟
外遣疊篆籀之生輝上日先惠懽聲旁午竊深慶并欽以
某官羔裘豹袖玉質金相說書而動京師素積行秘書之
學把麾而去江海重為賢刺史之勞少稽漢郡之三公嘉
惠遠州之千里某久哉望歲際此行春宛水明樓已敬虛
於中舍昭亭緩騎致先候於前茅謹具申聞伏惟丙照

除湖南寧通交代李樓峰李改
除書

東風一道喜鵲錦之生花元日十行愧牛衣之換繡幸甚

葵立之新好託於杏苑之舊盟一介施先七襄敢後共惟
 某官負宇宙之志出文獻之傳高山深林世載其魁傑青
 天白日人知其清明地望接乎西平声名垂於北斗理編
 玉牒參天上之神仙紫界粉牆隔人間之風雨盍鳴珮而
 登駁娑乃弥節而下崆同民五袴而牛犢滿家米萬橋而
 黍桑遍野屬凝旒之西顧遂持斧以相行風動塞帷祝融
 七十二峯之雲曉星沉貫索太微二十五宿之芒寒江春
 洗蘅柱之愁庭晝卧析楊之影方山挫而岳動俄斗轉而
 星移五丈原之流馬木牛運於樽俎八景畫之晚鍾沙厲
 同是江山我公之二界無爭先君之四封如舊然而江濤
 如許原隰謂何温公嘆子駿之福星不宜居外文正服張
 公之大體引以歸朝爰重中權式光前軌某生而航辨分
 也嶽崎飲蘭露餐菊英哺烏有味裂荷衣焚芟製亮鹿何
 心每為梁甫之吟有感長沙之賦爨於飛輓徒觸危機今
 見平郊猶驚曲木賴有同年之宿昔互為一日之交承春
 為秋先秋為春後甲入乙舍乙入甲家曲江會上之風流
 南岳雲邊之禮樂荆俗相傳於佳話蕭規幸淑於前猷睇
 駟駟之光華敢云並駕隨雲龍而上下儻許執鞭欣蹈之
 私誦言莫既

賀前人改除湖北漕蕙知鄂州

日陞揚綸水輶作屏北斗丹梯夕陳王樞聯郎宿於天階
 渚宮碧樹巫峽青山迎福星於江夏光稠符玉色動縵絲
 恭惟某官鐵馬行空金虬驚海離離珠壁府懸黎垂棘之
 光耿耿斗牛虛干將莫邪之氣灑翠竹碧梧之韻度發清
 霄紫電之神奇太微二十五星旌擢江漢祝融九千餘丈
 節倚雲霄當驅馳奉遣使之詩每慷慨讀出師之表落落
 囊蕪之事會悠悠江漢之風寒局面一新機神頓聳師垣
 制勝集忠益而開誠心帥閫請行從便宜而上方畧武承
 先志執與明公乃峻水臺乃陞寶戾練鵲錦之庶車改觀
 黃鶴樓之衛戟生風餉高密之師借恂河內詔西平之子
 贊度淮壘節鉞合而氣勢張弓矛重而精神壯北代歌功
 於六月中興刻頌於萬年樓船過洞庭旌旗直下閩闔開
 黃道袞馬過端某方協寅衷喜傳卯詔界上爭杜衍想共
 戴於我公方面待垂崖將遂誇於吾榜行行會弁臺登賀
 床

賀前人生日

陽月先春福星初度朱綬錦艾聯赤璧之六絲蓬矢乘孤
 綉紫微之五色玉書吐燄繡絃生輝恭惟某官風骨清剛
 精神大耐仙人駕黃鶴色照渚宮老子跨青牛氣浮函谷
 寧八荒而哀福律九寸以迎長樂陰照岫嶂之央十分翠

曉桃影近蓬萊之水一朵紅雲某風分碧落之香遠認瑤池之色一車以南一車以北軫軫相望千歲為春千歲為秋心心持壽

賀化地冬

舞雲門而奏至六琯函和占星壁之正中三階齊色芝香冊禁穀介黃扉恭惟某官心見乾坤身持元會御床親捧耀五龍夾日之光寶鼎密調胚萬象皆春之意燦火城之鶴殿領圭鳥之駕行宜哀坡北之和茂集陶鈞之福一陽出地露王燭之光芒五色書天開金釀之瑞慶某叨纒乘輶之乏殊慚把繡之長絢色線於帝裳乃心上袞跂黃雲於仙轡莫尾賀恭頌詠情深敷荼詠短

賀化地正

帝堯撥曆肇開平秩之端周公為師實主泰和之運光華絕席坡北方維恭惟某官王燭際蟠鈞陶動植調元神鼎心包太極之春捧日扶葉色照蒼精之角條墮東南之温厚填麓上下之明良拜晉國大夫人慶祥符之直宰邁潞公平章事登元祐之昌期億載敬休八荒開壽某圓身洪播稽首獨班三陽君子泰來仰贊茹茅之盛四牡王事靡監俯同苞杞之生致賀輪困牋忱稿稭

賀筮書冬

晷躔南陸一線迎長星麗西樞三階齊色哀時文祉穀茂英髦恭惟某官元會運之經綸天地心之橐籥黃雲乘靽肅劔屨於大昕繡日補裳領衣冠於亞歲鼓舞黃鍾之雅陶鎔緹幔之温萬物生輝回餘光於草木八荒開壽望新渥於乾坤某承乏湘輶馳瞻魯觀芸香透曉尚降采若之寒梅意先春預闡和羹之候蔡蔡是祝草草奚殫

賀參政正筮書樞密院兼

東角耀芒開三朝之景運西樞齊色轉萬象之洪鈞碩輔均弘方輿錫羨恭惟某官明謨贊化熙績亮天金鼎調元共幹太和之運玉衡測影首參平秩之功填筮宥密之經綸鼓舞明良之際會徽歌中國壽細柳之春風花蒲上林揭扶葉之曉日四方來賀三壽作朋某身邀馳駘神傾坡北拔茅連茹言觀君子之風集杞方苞尚念使臣之遠輪困致頌薰栝筮悅

賀江丞相除湖南安撫大使判潭州

舊弼起家侷藩建閭姬公相周而為左方遂明農召保分陝而守西又新維翰威行夷夏運在東南恭惟某官壽俊兩朝禮樂四代修名備節以日月為明泰山為高典學精言為天地立心生民立命水火不爭於鼎鬲泥金各就於陶鈞本之身心暴秋陽而濯江漢播諸事業膺戎狄而懲

荆舒起觀一世之安危端繫大人之出處當世道未寧之日正遼人相戒之時乃敘一道之王麟乃授三公之金鶴謂捍荆門吞夏沔寄莫重於星沙豈挹浮丘拍洪崖開可專於綠野安石起東山而符秦潰孔明渡瀘水而孟獲擒維茲銀濤青壁之雄倚我錦艾朱綠之重功隱存於宗社書不盡於旂常三軍百姓之歡迎大開王帳一馬二童之促召再築沙堤佐興唐虞誕保文武某及門甚晚知已何深薦不識面官每嘆先生之古道自號報恩子豈在衆人之下風鳳凰出而羽毛朝蛟龍驤而雲氣簇一日偃藩之際會同時誤節之走趨方當聖哲馳騫之秋無限師友從遊之感孝子回車忠臣叱馭司空副相將交盡於君親太保上公惟深期於造化潔濁拜下傾倒由中

賀前人除特進

碩輔在藩優恩加秩撫淳熙左相之舊鎮赫奕十連冠元豐特進之新銜巍我一品星馳汗號雷動驪音恭惟某官蒼壽具瞻宗師先覺東問典故西問文學錦堂丞相之規模公見茂僚府見監司潞國太師之度量維時台宿未茨軫邦能當道而貉子之膽寒龍居淵而象罔之迹遠上思舊德時有恩言進左右僕射之官增詩書元帥之重在師中吉承天寵也既抑錫命之榮以我公歸有衮衣兮即轉

征東之馭某猥塵馳轡阻赴賀床載鄴錄之清指玉麟而為壽適斗樞之紫後金鶴於方來

回前人除特進送禮

上公國輔相望龜絃之華特進天人忽在鸞飛之字溥乾坤之新渥貫响嶼之行雲庭實煒煌鈞和垓北芳洲杜若被紫駝翠釜之榮驛路梅花看赤舄繡裳之觀熏香詭謝伏爾沂馳

行部潭州謝江丞宴

古之學必有師甫趨函太子使人歌而善肅拜初筵春風渭北之旗夜月洞庭之樂簫韶俗耳水雪征塵車攻賡六月之詩先聞吉語帝所聽九成之奏再相太平

送前人九日禮

宴龍山九九之節風侈雄藩開鶴林七七之花今逢直宰風清六蠹霜肅九州共惟某官赤舄元圭凋戈錫盾酌長沙酒快春水之旣行賦北門詩喜秋花之晚看小馳戲馬重補衮龍某記影星垣驚心殿館跋芙蓉之頂想千乘之登高折茱萸之房為三公而持壽

回前人送九日禮

天開紫蓋秋高淡圃之香星下碧泉春到長沙之酒飛卷五雲之風雨光華九日之山川味也采深恩斯曷稱北門

看菊幸與分玉帳之清內啟傳柝聞已下金甌之信

賀前人冬

春入重緹欣聽雷整之秦台明上衮具瞻井鉞之揮轂我
雁臣哀時疇祉共惟某官量包元氣心見先天冠漢殿之
仙班火城如晝補舜裳之五色官線猶香卷舒昭文館之
春風布漢祝融峰之曉露蒞蘭出色芸荔舍和愛日迎長
開一氣八荒之壽瑞雲促覲領五更三點之朝某迹圍轉
鈞心馳獻履近依星軫愧直指之綉衣遙贊雲門歸碩膚
之赤烏薄言燕賀永矢翁鳴

送前人折筵

磬九寸律柄屬洪鈞建十丈旗光生几鳥馳想雲和之瑟
莫陪壽軫之觴薄注鄧清式歌魯瑞出乘仙輶遙修南至
之恭入棹御床預致東歸之慶瀆嚴增惕錫頌爲崇

回前人送冬酒

噓嘯谷之陽方罩鈞播照鄧湖之綠忽拜袞題有華舞袖
之春風增賁綉絲之曉日淺深存燮理蒲傾北斗之天象
德澤布光輝晚沐南山之雲氣輪囷鑄感索枯刊申

賀前人正

龍杓麗曉天開奉內之陽驛騎明春星起軫中之壽和薰
青瑄喜動黃麻共惟某官心會陽宗身扶人統徽明帝來

迎瑞日於東郊纓煥公圭照倉精於左角卷劔氣玉烟之
彩增綉裳赤鳥之榮東作有三百六旬陶鈞一轉中書歷
二十四考鼎鼐重新戒前路之鸞鳳沸歡聲於童馬某喜
逢雞朔踰贊熊旂光近火城又獻大椿之歲寒噓雲舍敢
忘寸草之春歧賀心馳箋枕喙短

送前人酒

開條風於獻節瑞謫三朝介壽酒於公堂春生四履欽神
光於雲岳拓喜氣於沙堤輒持鄧淥之窪樽聊贊鈞天之
和鼎不匱錫爾類懷哉萱草之詩再入福倉生如此椒花
之頰薄將凌躡賜頌頌欣崇

回前人送春

春回大簇開雲氣於南山曉醉長沙酌天漿於北斗挹注
偏提之潤薰蒸統部之和綠淨生香洪鈞轉煥八仙地隔
莫陪左相之杯太乙風生踰贊東皇之席卷卷跋謝草草
箋忱

賀前人赴召

銀信騰霄金書照閭映南雲之紫蓋春滿江湖歸東雨之
來衣天開闔閩行官絡繹統部歡呼共惟某官以太宗師
爲真宰相文章若雷霆河漢玉色金聲言行質天地鬼神
丹心白髮出納祝融峯之日月卷舒昭文館之星辰北門

小煩魏公畫寬 上顧中國再相司馬坐懾教心仙人駕綵
鳳以傳音老子 馭青牛而入觀碧涵汀正曉清沙路之塵
黃把庭麻夜轉火城之影某圍身化治舞手撈綸大老益
歸平來共致巖瞻之喜君子未錫爾類終徽鈞播之私跂
賀欲飛牋詞甚 枯

通羅提舉京子 荒牧隱

天困照楚瞻駟轡之濡絲雨耒耕綿愧牛衣之易綉合臺
容之未好嚴牘贊之先恭欽惟某官冰浸玉淵雲岵鐵壁
沮金石諧韶濩音振蓬萊路虎豹登虬龍氣摩岫巖覽德
輝翔千仞而下迴狂瀾障百川而東萬鍾何加一介不取
寧航選海棹頭不揖於王公使夢釣天平步可登於卿相
莫屈英英之氣何求赫赫之名以恢乎玉山壁府之才亦
屑於金署犀監之屬再命而俯一車以南霜飛暑路旗展
春山輝煌周隰金聲中朝王振江左照映熊相起視西北
之風濤誰是東南之砥柱必平居曰法家曰拂士則臨事
為孝子為忠臣參文公之政於浙西舉行殆遍凜清獻之
風於殿上植立方來某政酣啜救之甘不作覆蕉之夢長
鏡為命忽持斧以重來曲木猶驚雖循墻而莫避幸甚星
臺之近聿為鄰燭之輝繼自今為王事之畜增昔者寘周
行之氣九折回王尊之馭為範馳驅四方隨東野之龍頤

從鞭弭匪伊拜下莫既由中

回前人干批書 舊例監司交批

曠庸天庾趣駕星闈戒嚴禁日月之書茂對照乾坤之渥
某稟承有恪占署知榮謹具劄子復申藁枯萬愧

送前人七夕

瞻雨旗之耀獨立秋風依六轡之光相望七夕來綉口錦
心之巧贈王盤金錯之英鄰酒春深客堂涼透牽牛織女
看夜度於天街語燕留人且晚吟於湘水

請前人宴

濯錦湘江欣觀乾坤之渥卷簾楚觀頗懷風月之談忘蒙
瀆之為嫌冀謙尊之肯訪薄言十日為慶朝天富以其鄰
且細論於尊酒德將無醉頽小駐於鋒車某輒擬翌日敬
邀崇重

回前人折筵

錦闌星度喜渙禁綸畫舫雲來特開臺宴為折瀟川之淥
頰生楚觀之春酌郎官清卷碧簫而遙謝懷美人贈慚刑
筵之無酬

請前人九日宴

紅杏舊陰甫迎天困之綠黃花佳節又飛水篆之丹膏車
已動於行雲流馬聿來於今雨偶龜明日薄燕清風莫置

錦屠縣且拊小飲已鑄黃金印行慶異除

送前人折筵

鵠立春宵帥雲霓而來御馬拖秋色喜風月之共談欲挹
注於黃流盍招呼於綠淨踟效折枝之瀆想爲會節之煩
飲露供懸何取水中之薜荔倚雲同味共看江上之芙蓉

通董提舉楷陸克齋未嘉人前如瑞州

魏關揚綸熊湘授吏刺史二千石雲度錦河天困十三星
春浮絲隰六條先曉一道生風共惟某官閑冠雲霄樓高
湖海沮金石諧韶濩音振蓬萊踏虎豹登虬龍氣摩鴈蕩
清泚三蘇之韻水崢嶸二陸之象山自崑丘鳳穴之鳴陽
即溟海鵬雲之增翻上下浙江之明月早透金閨翺翔輦
路之春風曉聽魚鱗灑灑清都之人物飄飄碧落之神仙
張垂崖斬叛卒於益州騷動之餘富鄭公活飢民於青社
荒殘之後璽書選表環召歸班大府上士之清聯帝思前
席常平使者之新轡公念南湘以醴泉芝草之春爲芳芷
杜衡之澤九郡顛顛而望賜四牡業業以戒嚴霜飛暑路
旗展春山已搖翠岳烟傍袞龍日臨仙掌遙侍紅雲某夙
出年盟今諧鄰好萬里風雲之天闊一襟草木之味同祝
融山外之芙蓉肅迎紫氣泰華峰頭之水雪佇沐清風

回前人到狀

夙綴鴈題今聯驂轡欽侯清風之戾止亟馳新雨以恭先
甫快低替居厓飛翰天困星近喜不隔於光華湘水月明
尚嗣承於談笑

迎前人

星槎度漢天庾明湘丹鳳啣書光照朱維之色蒼龍授節
清槎綠淨之波禮樂輝煌旄倪鼓舞恭惟某官文章大雅
節槩直清王立九閩徹芒寒於霄漢春行千里蓄精銳於
雷霆屢培後戶之本根少屈應車之步武任一道常平之
胥推九重博濟之仁不待突黔趣歸紫某寅同下隲蔭
接芳隣太史新占看德星之照軫故人舊識喜今雨之來
車

送前人洗拂

振衣碧落彌節朱陵祝融驅海若藏江山搖動風伯清雨
師灑原隰昭蘇言解征騶驪傳回鴈某年盟有夙鄰蔭方
新吉日來思已慶拂龜之喜皇華近止輒陳秣馬之恭

回前人送私覲

今雨來車方連雲於回鴈清風落袖忽分旣於懸魚捧旅
實以若驚恍使華之如對報青王案頗懷客况之寒望黃
金臺惟謝年情之厚

謝前人招宴樂語

雲垂臺蔭偶陪湘水之行風度伶音恍聽洞庭之奏和氣
一堂之律呂年情四海之弟兄矧燕花飛舞之時正鵲錦
交輝之旦充庭有喜蒲座為春故求歌之尚想五章之禮
樂式相好矣求懷一片之宮商

送前人新除禮

峰回秋色饒誰留芳中洲臺立春水歷余征於吉日為葵
車輿之彩葳蕤袍鵲之花注綠淨以傾馳睨青空而折寄
洞庭霜孰是為正好景之時聞闔雲開嗣頁真福星之賀
薄言卷俎莫究衷旌

送前人折俎

臺冰正色錦袍生春馳華轡之六絲軫星增煥鑄黃金之
一節融岳如新條令具孚老倪胥拊某阻奉即真之賀輒
修攝飲之恭禮無體樂無聲慙慙直寄南有箕北有斗清
淺相望持瀆恣恣麾留荷荷

回前人中秋請宴

照江疊節載畫舫之清水待月舉杯呼芳樽於綠淨拜華
星之墜几約明月之浮槎風雨滿城何幸兩重陽之近江
山如畫尚從前赤壁之遊棠枯申酬輪困嗣布

回前人折俎

注鄴湖之淥昉慶臺春然楚竹之清倍分鄰燭載厘卷俎

如待秩遊援北斗以酌天漿既知賜矣醉長沙而行湘水
悵莫從之

回前人送酒

福星明處雨羞北斗之漿今雨來時又報長沙之酒起立
寒梅之月影坐添凍辛之春萌雖軫軫之相望真心心之
不隔白綸之封三印報不成章黃麻之似六經又將來賀

賀前人冬

春入重緹欣聽雷斃之奏星垂練錦沂瞻沙軫之輝履此
一陽貫然雙節共惟某官聲名雷動意度春融大雅正音
得黃鍾之渾厚純和元氣探寶鼎之細縕卷夜月於蓬萊
布曉雲於岫嶽蒹蘭出色芸荔生香君子得輿開千載一
時之會使臣濡轡催五更三點之朝某斧綉何功臺雲借
蔭暖回鄰壁先鳴鳳之六箭光近福躔會牽牛之七曜通
恣喙短馳賀心長

又送冬至酒

五紋添綉線日麗旌旗一節鑄黃金春生霄漢馳想雲和
之瑟莫陪壽軫之觴薄注鄴清式歌魯瑞九疑仙人之韞
正快曉行四牡使臣之車即催元會瀆嚴增惕賜須為榮

送前人歲節酒

條風開獻節瑤玉更端春酒躋公堂壺冰薦祉皇華六轡

和氣九州輒蠲杜若之清持向屠蘇之末軫中星轉踰瞻
練鵲之輝絲上雲歸爲喚林鳥之夢薄將增惡賜頃知榮

賀前人正

龍杓曉轉天開泰內之陽駟轡春行星揭軫中之壽雙旌
郁裊疊節焜煌茶惟某官清徹壺水和鍾瑄玉葱玳瑁刻
輝瑞日於東郊練錦煌煌映蒼精於左角小駐祝融峯之
雨露遙催含光殿之風雲某幸接臺容欣同律暖酌屠蘇
酒願均八荒壽之心詠萱草詩曷謝三春暉之賜傾心來
賀引領欲馳

回前人送春

杓携龍角煥天上之星辰壽介兕觥分軫中之和氣喚醒
年華之舊移來夜酌之春折芳芷與杜衡永懷騷雅授紫
藟坐碧草隄企湘深什襲知榮七襄莫報

得穎送前人禮

上堂拜家慶偶忝近麾痛飲讀離騷有懷疊節持此清冷
之寒淥進于沆瀣之朝霞望美人兮一方特慚絕禮問征
夫以前路尚肅藥規輶瀆有慚麾留斯寵

回前人請宴

堂有白髮親誤塵便組公鑄黃金印爲舉初筵移來長沙
酒之芬馨喚起章貢臺之顏色君子永錫爾類已懷既醉

之歌使臣言遠有光尚借如濡之潤

送前人別會折祖

楚節易麾深味慈鳥之哺湘花舞席踰瞻練鵲之輝思君
渥之綢繆膏吾車而繾綣上堂拜家慶遠借光華痛飲讀
離騷同憫慨區區折寄眇眇麾留

回前人別會送酒折祖

回叩坂之車方隨鶻燕贈蒲城之酒忽枉帳犀慙勤折柳
之情流麗飛花之影丈夫豈無別淚不灑於東西同年亦
有情雲相隨於上下銘藏媿媿馳泝云云

小人有母聊分竹以懷歸君子錫朋指飛花而賦別慷慨
執祛之意慙勤祖帳之文卷寄良稠銘感不足日暮碧雲
合喚游子於他鄉月明今霄多耿美人於河漢揭麗軫之
福星隄蒼正色呼歸航之明月尚沐餘光雖已催南浦之
春更爲醉長沙之曉公方行冀部即臨獻納之班吾亦念
桐鄉終席澄清之潤懷哉折寄皋甚刊酬

賀衡州宋吏部上

鳳池綉曉鴈岫行春天近蓬山玉檻照西清之直風高湘
水朱旗卅南國之游童竹生驪騷蘭出色恭惟某官山輝
川媚雪跨霜懸遠景樓高拂西眉之意氣靈光殿炯接東
魯之風流砥柱百川大車九軌金鑰玉珂之凌厲粉塙紫

界之蹁躑海荔晴雲曾度兩輻之影溪石夜雨尚留六響
之光卷紫氣於河球韶神芒於浦劍屈訪禹碑之奇字小
疑膏戟之清香驅龍蛇放之沮春生敏手棄騏驎道夫路
雷動先聲佇風暮之圍春聽今孺之歌暮朱陵道院暫分
翠岳之輝碧落仙人行侍紅雲之近某壯驅何補廳技已
窮地帶九州輝最親於鄰燭月明千里影即對於朋簪盥
露云云迴風塵塵

回前人到任狀

小車戒曉猥隨竹馬之塵森戟臨風快觀梧鸞之彩纒纒
襟期之新雨煌煌手畢之華星封候識荊州已諗度關之
氣低頭拜東野願從開岳之雲儲謝輪困刊酬梗槩

請前人到任宴

虎符新渥津來聚軫之輝鷹嶠初春喜接浮闌之氣粲梅
花之照眼擷杜若以論心欲龜告朔之朝薄燕行春之色
共剪西窓燭迎桃李之春風為酌北斗漿卷瀟湘之夜雨

送前人洗拂

露落朱旆已空綠淨之塵烟淡綉隅莫術清香之宴來新
多喜飲至有鬢花造立馬竹裏行厨木末寒容聊將綿蕤
水中采薜設贊春容轍瀆知慚厯留為寵

謝前人招宴致語

衡陽虎竹之春新輝碧落湘水燕花之夜共醉清吟藹
介之倡酌發伶倫之掄詠恭惟某官黃鍾既越丹井甘寒
咳唾珠璣五鳳樓之錯落擊檀金石九龍簷之森容妙言
語之齊諧寄音容於趙舞某味深登席寵復歌詩相如文
豈類排敬肅齊心之謝魯侯永錫難老吳酌思樂之章什
冀意長七裏辭訥

送前人特會折祖

慶黎戟之遙臨幸依香旆講專藝之特試敢去餼羊折驤
客之芳馨效野人之綿蕤樂無聲禮無體聊寓慙勤北有
斗南有箕相望清淺恣恣持瀆聆聆厯留

回前人送物

詹新府之禮帷有光下隰來美人之錦綉於粲西珍庭實
生香江空出色綠文赤字徒深什襲之榮青玉明珠莫寓
七裏之報填膺多謝待面纒陳

回前人賀雪

行湘水之春天開光霽呼霍山之雪風起續紛手提五袴
之溫心出六花之瑞幻塗鴉之玉界賞回鴈之璫田清憶
廣平公莫形容於天巧白戰頽水上預贊詠於年豐

回前人饋歲

官居家節坐開鬪茶兵衛清香特分滌灑來使華於千乘

雜俎魄之八珍喚醒春意之續紛倍覺寒聲之碎易歌歌頌而懷杜甫踰貧疑森持梅花以謝廣平莫酬清絕

謝前人聚宴折趾

諸侯應即宿之躔來從劍外太史奏德星之聚偶與席間傳風味於鄱湖欽陽和於楚觀黃堂一杯酒良佩交情青烟五侯家踰馳謝臆

送前人聚宴折趾

凝香森衛戟近揖春和舉瓢酌天漿有懷星聚爰采澗溪之末薄陳俎豆之前爲細民斟踰想賦西園之雪從太守樂駕言隨東野之雲瀆餉懷慚靡留爲幸

回前人賀正

斗指蒼龍轉陽和於雄律尊分白獸來瑞氣於雌堂曉酣栢葉之香暖轉梅花之色稱壽觥而頌魯散作春和下衷璽以徵黃佇看天澤有華什褒莫報七襄

回前人請元宵宴

麗譙龍炬春輝左角之星碧落燕香夜對西眉之月特枉金王章之既許從雲霞佩之遊遶建章立通明預祝六龍之宴醉長沙行湘水且聽五馬之謠

請前人元宵宴

轉西樓之梅月喜對銀花持北斗之桂漿擬陪盡戟借卜

仍圓之夕共流引蒲之霞敲鐵馬之春冰肯來楚觀賦石犀之夜燭細說巴山

回前人請聚宴

虛危出福星光生鴈鳴斗牛有紫氣喜動燕香爲開北海之尊如會長沙之節益者三友懷練錦之新輝裏我二人歌緇末之末好感深緹袞愧後列酌

除韞守回宋衡袖劄請宴

馳隄何功沐崕峒之新雨秩筵有命開岫嶠之春風鏗然出銜袖之音爲我助回車之譜江湖千里將聯麾影之光桃李一杯尚聽襦歌之譜彌襟傾感走筆刊酬

請前人宴

太行望吾親舍偶遂陳情合江和使君詩正堪握手敬龜明日薄燕清風銜杯接慇懃聊盡相行之趣上堂拜家慶敢忘頽錫之私微惠蒼然坐邀而甚

請前人別會

致節言歸借末光於郎錦飛花執別馳遠爰於客帆小前夜於詰朝更徘徊於勺水日暮碧雲合不勝年遠之情月明今宵多且盡相親之興坐邀凌蹇惠肯知榮

回前人還請

把太守之新符獲傳民譜問征夫以前路乃辱祖筵方繼

繼於飛花更愁歎於折柳南有箕北有斗所願挹漿君向
相我向秦若為聞笛懷哉傾倒帥是刑劄

謝送禮物

捧檄江城喜園二天之照折梅驛使歡傳千里之音煌煌
麾節之夏盟纜纜雲仍之新好某官誼隆金石香溢芷蘭
誰將西歸懷之好音莫殫深謝詩曰不置末錫爾類惟戴
殊知蕤禮將忱靦顏匪報

通胡都承石壁

叨臬湖南余征上日樞衣洛下伊適中台亟裁書而叙心
將考德而問業恭惟某官出入文武闔關樞機龍虎變化
山林高深間出肥傑冰雪聰明雷霆精銳獨步艱難肯祭
十九年而刀如新扶搖九萬里而風斯下連麾江海春洋
五袴之聲疊節東南星度六絛之影自任以天下之重獨
賢於王事之勞金署犀監之翔翔奎殿紫樞之凌厲赫奕
將磨於浯石道遙遽薄於蓬萊此聲梁楚之間英雄籍甚
長江南北之限人物眈然馳旌夜召於長沙乘驛曉行於
湘水亟躋兩地試韓范之規模弘濟中天遡趙張之事業
某味方酣於啜菽夢不到於覆蕉換烟雨之綠裝方深潤
媿起波濤之舊綉局檣臺容緬懷冀部之風喜近高陽之
里王尊九折坂願聞叱馭之規元龍百尺樓即展下床之

拜登龍在望濡兔莫殫

回楊秘監就賀

貳書壁府晉講金華太乙藜青煥玉山之黼黻邇英槐翠
照丹井之綸絲開岳雲回度堦春早恭惟某官岷峨一壁
關洛卑傳王井水輪灑落神仙之韻簫鍾瑤瑩和平典則
之音自欲起而霆轟每徐行而山立稱真侍講在淳夫正
叔之間號小司成負安定康侯之望雉監冰天光之近螭
坳居地望之嚴蓋崑崙而薄蓬萊枕湘江而會瀟水萬家
燈火雨籠絃誦之聲千里垂麻雲度袴襦之曉君不准陽
之薄上深渤海之嘉圖書歸領於瀛州鍾鼓行尋於長樂
銅印水蒼佩亟紆宣室之思白馬金盤陀浸近文昌之拜
某相望千里一別六年綠蕪風雨之中方茲祭菊舊綉波
濤之後復爾憂蕉喜迨東海之龍來趣衡陽之鴈忱絕塵
而陸後剖半夜之召前懷駟駘之載馳敢安絲轡葆騏驎
以先路遙想雲旗贊賀葵葵刊酌草草

文山先生全集卷之七終

文山先生全集卷之八

文集

啓

通丁侍即應奎 號瑣漢

誤節讞湘馳驅上日樞衣過洛咫尺中台拜下有期恭先
 告至恭惟某官黃河泰山之望咸池大濩之音學問單傳
 安定公之蘊奧文章獨步歐陽子之聲名空萬馬以無前
 領衆星而直上慷慨玉廬之給札聯翩壁府之影纓一麾
 江海以翱翔載駕風雲而磅礴翠帷麟觀蟻階鸞臺天子
 穆穆以親賢海內顛隕而望賜方千仞翔而覽下乃六月
 息以圖南矧如聖哲馳驚之秋正切廟廟論思之益胡不
 起金魚而垂帶而乃新瑤象以爲車弭節愈窮履星罕近
 賈生見宣室亟紆半夜之思安石起東山大衍蒼生之福
 某相望千里一間十年綠叢風雨之中荆餐有味舊綉波
 濤之地蕉夢何心詎期漢節之來喚醒楚騷之讀寅綠通
 德親切依仁蕭湘逢故人尚軫蓬蒿之舊霖雨思賢佐佇
 看芝鳳之新領耳一言拜手三肅

通楊提刑允恭 號高峯

誤節讞湘載驅上日樞衣過洛伊邇下風望履有期孽戕
 告至欽惟某官溟南健翻斗北修名玉尺水莖洒落絕塵
 之韻瑤琴錦瑟和平瑞世之音自炊起而震奔每徐行而

山立提振春陵之風月縱橫周序之鼓鍾日暖旌旗一麾
 玉帳春明宵漢三道綉衣驅馳靡憚於賢勞出入有關於
 民命方千仞翔而覽下乃六月息以番南矧今聖哲馳驚
 之秋正切英雄經濟之略江濤如許臬石謂何召賈誼於
 長沙上心久渴見夷吾於江左天下何憂某飲菊悠然憂
 蕉儻爾起家乘傳念舊綉之波濤畏道回車想綠葉之風
 雨幸近十洲之島冀沾九里之河滕壤舊屢曾識平反之
 譜周原新轡願承鞭辟之方拜下非遙由中莫既

回李安撫肯齋

叨臬湘南余征上日樞衣洛下伊邇中台亟裁書而叙心
 將考德而問業恭惟某官名門人傑昭代吏師醴泉芝草
 麒麟天生瑞質高山深林龍虎代出魁人見謂西珍蔚爲
 南望自覽德翔千仞而下即回瀾障百川之東粉墻紫界
 之踰蹕玉檻丹梯之凌厲連麾江海風馳五袴之聲疊節
 荆吳星度六絲之影以天下而自任何王事之獨勞迨授
 鉞於千畿乃進書於九扈俄動平地神仙之想來尋往時
 鍾鼓之盟湘水春深未許放情於黃老虞廷日永行看翺
 舞於瓊龍某飲菊悠然憂蕉儻爾起家乘傳念舊綉之波
 濤畏道回車想綠葉之風雨幸近十洲之島冀沾九里之
 河滕壤舊屢曾識平反之譜周原新轡願承鞭辟之方拜

下非遙由中莫既

回前人賀遷秩

影歷下隲奚補毫釐步進貞階忽饒分寸未謝玉淵之潤
先塵金薤之華自笑竿魚為官何拓落也尚隨書鶴振德
而輔翼之未悉刊酌餘音嗣布

送前人冬

仄管移新律暖轉蕙蘭鍾鼓樂清時春生花竹備幔綰之
醲郁阻履屨之從容薄注鄩清式歌魯瑞俯慚雲繡又添
受日之紋諭聽雷莢趣侍含光之宴徵芹馳瀆承非知榮

賀前人冬

黃鍾噓暖繡線紀長錦堂增履屨之春綠野換荔芸之色
甚謾馳今雨阻造下風諭聽翠蓬莫遂前茅之拜第聘鶴
齋早催元會之朝

賀前人歲

朱泥貼歲驚殘爆竹之寒綠野回春喚起屠蘇之曉欲贊
喧馬散鴉之集曾微橫鯉卧兔之供柏葉浮香諭想午橋
之宴梅花轉暖即迎卯詔之來轡瀆包羞麾留為龍

賀前人正

攝提貞孟甌春回甲胄祝融接天柱雲度午橋元氣與游
壽祺來介其官泰內君子西方美人垂鍾鼓於園林聲和

綠淨拜衣冠於閭闔光近清却表新渥於鶴書催窮班於
檠禁其迹歷俗駕心迷賀星遥指於軫中拳拳公壽雪立
殘於門外耿耿于懷

送前人元宵

火樹銀花簇朱陵之明月羅幃綉幙開綠野之春風莫陪
鍾鼓之勝遊敬效巨蓮之攝飲醉長沙行湘水忍賦岸花
逸建章立通明佇依雲朵區區轡瀆盼盼塵留

賀前人納子婦

歡聲噪鵲喜氣乘龙日耀屏金春生堂錦伏惟歡并某永
慶賀履敢後慶箋猥此將芹菲然采若倘蒙鑒如無任欣
榮

送前人別會

楚節易麾有味林鳥之哺湘花舞席諭瞻湖鴈之飛感水
薤之風規持金蕉而兩別日暮碧雲合耿河漢之相忘月
明今霄多勞江湖之遠意薄言折寄微惠塵留

謝章簽書鑑

綿田負耒授分一丘楚澤乘輶飯枕兩地公造化吹噓之
賜廣詳明欽恤之仁叻履南維輒箋西筮伏念某遭逢雖
早零落亦多一壑白雲對哺烏而俯仰十年流水忘憂鹿
之去來不啻元日之會同猶記壯年之奔走我牛我車我

犖方墮影於湘波維駒維駱維駟胡強頰於衡麓未許賦
東方之粟乃趣泄南冠之囚尊叱馭陽回車展轉於君親
之際臬明刑契敷教劑量於政化之間吏民甫接於咨詢
風俗重爲之感激龍蛇行而赤子奔羔羊氓而素絲傷非
狀內地之本根曷此重湖之保障曹劌之戰長勺或云察
魯獄之功孔明之駐臨蒸正在破荆賊之後恍聞風而興
起凜受命之艱難茲蓋恭遇某官德業兩朝人物三代頌
慶曆之聖德政府經綸用淳熙之真儒中天黼黻誕薦縉
衣之造齊調金鼎之和遂沐匿瑕亦勿將指某敢不靈承
清問惠迪嘉師奉使登車敢自詭范滂之操爲親拜表尚
曲全李密之私激切未央敷榮祇淺

先生前除湖南漕即報罷後除本路憲道體堂謹書

謝高尚書斯得

負耒耕綿方省愆於私室乘輶使楚忽拜命於公朝昉履
朱維敬箋丹屏伏念某同前茲蓋恭遇某官拱壁元圭泰
山喬徵近文殿之勸講總是經綸古灵臺之薦人不遺氣
類遂令起廢復忝司平某敢不迪惠嘉師靈承清問鞭辟
虺隤之陳迹濯磨鞅掌之新功自與心謀敢比范滂之攬
轡未以罪去尚容李密之陳情歸倚方長敷榮祇淺

謝陳尚書宜中

耕綿負耒方私室之省愆使楚乘輶忽公朝之錫命既履
朱維而陳臬垂瞻紫橐以修辭伏念某學極支離性惟航
牒宿昌黎之南斗自嘆我辰事元亮之西疇每懷前路撫
陳編而慷慨恍初服之派雜題柱而乘駟車不量已力叱
馭而馳九坂徒負壯心山川尚有於鬼神草木自全於霜
露迹已陳於蜀狗影屢落於杯蛇一壑白雲十年派水當
元會彰綸於日月乃一朝移綉於波濤血指創深貽羞巧
匠折肱痛定莫詭良醫請東方之粟以閔兪爲南冠之囚
而趣載周爰伊始汔濟奈何起觀今日之重湖正抵北風
之一面曹劌之戰長勺或云察魯獄之功孔明之駐臨蒸
正在破荆賊之後歛聞風而興起凜受命於艱難故蓋恭
遇某官大呂黃鍾元圭拱壁天章閣之論事行展經綸古
靈臺之薦賢不遺氣類遂令起廢復忝司平某敢不激厲
新知濯磨旧玷沐浴蓬萊之風露昭蘇衛正之江山皇帝
清問何擇非人願言奉教王事靡盬不遑將毋儻遂陳情
歸倚意長敷宜喙短

謝陳正言堅

省愆私室方負耒以耕綿拜命公朝忽乘輶而使楚初咨
詢而咨度終受察以受容踰跂拾遺敬箋主進某名浮實
淺意廣才疎早歲飛騰真有終軍之銳中年閱歷始知元

亮之非項飯牛吉水之陽有秣馬湘江之吉此運使大駭
既無士遜之良去監司不才聊見希文之志進退用舍固
各有命哉培傾覆亦因其材此真生我之孟孫安得既人
之叔子歲年忽忽空懷躍冶之羞風雨倏悠久斷問鈞之
夢不謂一寒之零落未為諸老之棄捐取彼蒼葭謂粗嘗
松霜露憐其舊綉使復出於波濤血指創深見嗤巧匠折
肱痛定敢詭良醫方祈偃息於支離俄責驅馳於破甕慨
念重湖之今日浸隣一亩之北風孔明之駐臨蒸正在破
荆賊之後曹劌之戟長勺或云察魯獄之功凜受任於艱
難悅聞風而興起孰主張是遂躋登茲蓋伏遇某官寒
露清水泰山北斗雖劌不吐柔不茹卓然論事之風然過
者化存者神偉甚容人之度遂使山林之深密復叨原隰
之光華某敢不祇若平反對揚欽恤鞭辟燠墮之陳迹濯
磨執掌之新功元龍百尺樓知將展下床之拜王尊九折
坂其敢忌叱馭之規飯倚方長敷彙祗淺

謝陳侍即存

省愆私室方負未以耕綿拜命公朝忽乘輶而使楚初咨
詢而咨度終學察以受容藉首席間通恣閣下伏念某名
浮實淺意廣才疎生平事可對人粗有聞於涑水仕太早
不及學或見笑於垂崖捫心每念於息肩回首不堪於鑄

錯司馬橋乘駟豈應聞命以疾驅管城子免冠正當為法
而受惡然而兩停漢傳再黜周行皆緣一日之瑕疵自取
十年之坎坷悠悠白日空懷駭瓦之思落落青山久斷問
鈞之夢不謂元日闕門之始猶在皇華遣使之中追天上
之雲龍望不到此詠人間之蕉鹿意若安之血指創深見
嗤巧匠折肱痛定敢詭良醫方祈偃息於支離俄責驅馳
於破甕慨念重湖之今日浸隣一亩之北風孔明之駐臨
蒸正在破荆賊之後曹劌之戟長勺或云察魯獄之功凜
受命於艱難悅聞風而興起孰主張是遂躋登茲蓋伏遇
某官拱壁元圭泰山喬嶽還英殿之勸講總是經綸古
靈臺之薦賢不遺氣類遂令起廢復忝司平某敢不激厲
新知濯磨舊玷沐浴蓬萊之風露昭蘇蘄芷之江山皇帝
清問何擇非人預言奉教王事靡盬不遑將毋倘遂陳情
歸倚意長敷彙塚短

賀曹尚書孝慶 兼給事中

選高春伯光映夕即創發摩雲煥清朝之文物簪裾照日
侈丹地之恩輝鼓舞風雷動搖搖駕鸞恭惟某官名高二陸
才備百參風雲上下之交搗呵龍虎天日清明之瑞鞭駕
鳳凰春行霄漢之三塵星煥江湖之四節蘭臺壁水安定
龜山彤管青蒲歐陽司馬出袖磨霜之鉞浩吟捲雨之簾

階轉松陰旗翻柳色白馬盤陀之觀日紫囊筆橐之生風
剗批較瑣闌任朝廷之綱紀而待言經陛落帝學之光明
用頌一命再命三命之榮特懋大書特書屢書之績卻高
麗使止西蕃馬讀青史而循香還讓臣較繳內侍官凜清
遊其未遠必蕪廣申公之十論必細陳溫國之五規要看
久遠之功名盡展平生之經濟其濫巾遠服望履層霄星
度文昌遙想蓬萊宮之氣雲行石鏡尚磨駘龍宇之碑心
曲蔡蔡毫端草草

賀劉尚書轍

命渙九旒光升双履風清畫省準繩帝世之百工雲擁仙
臺刀尺周官之群吏濡毫綠淨拜手紫微恭惟某官吞吐
龍秋卷舒鴈蕩清規映日耀西華之金晶直氣摩空屹南
都之鐵壁威鳳祥麟之出屢慶雲端日之文章一疏辨姦
少日老泉之氣識十條論事平生小范之精神自損簪冠
陛之交而黻藻帝皇之度獨到古人之未到能言天下之
難言爲御史爲諫官張膽論事真合人真侍講吐辭爲經
儒策方試於一時柄用過開於九軌乃濡三命再命之渥
徑通前行後行之班細細廣廈之席重龍泉文淵之劍二
時方艱大公竭論思余安道决邊議於朝廷真工部長蘇
子容成功臣於疆場爲史銓師發揮黃旗紫蓋之精靈畫

掃枉矢挽捨之芒角前籌彪炳疊紐蟬聯采石江流更展
中書之畧海潭沙漲逆符宰相之謠某羈足馳原阻心賀
厦文昌星度衣冠徒想於後塵响嘯雲飛草木頽濡於今
雨鋪陳冢短激躍心長

賀趙侍郎月山

太平州赴召

選表揚綸歸中持橐采石洲之明月光照海山通明殿之
紅雲影搖河漢介圭觀只會元驩如恭惟某官玉粹金剛
冰懸雪跨清廟生民之作贈炙諸公于將莫邪之鋒指麾
餘子自傍天而行斗牛之渚便拔地而起湖海之樓出入
兵間月折燈碁之耿耿驅馳江上參旂并欽之堂堂儒臣
知兵從古所少天子謀帥必在其中方建纛而前千軍速
帳而不動及還笏而去二童隨馬而有餘悠悠回顧於山
河落落一塵於江海嘯吟水石酌謫性展月之魂上下風
穉訪舍人麾軍之迹慨然有神州陸沉之歎發而爲中流
擊楫之歌屬傳風景於峴山忽駭波濤於天塹長江爲備
不數處可共險於萬人朝廷卷兵三十年當成功於儒者
乃疇庸於東掖乃趣貳於西曹太乙靈旗出陪豹尾鈞陳
王檻進逼鰲頭青天白日鳳凰之聲名高山深林龍虎之
氣勢前行爲兵部小紉帷幄之謀大本在中書亟正鈞樞
之拜某監中劇部望履修門班漢從於甘泉宮喜稱知己

勒唐功於吾溪石已戒有司

賀荆湖汪制帥立信

中禁出綸上流易鎮尚書天之北斗光動玉垣荆楚國之西門勢雄鐵壁德帷瞻落旗蓋風生恭惟某官意氣吳鈞胸襟彭蠡蒼龍捲四海之水拔地威風巨鯨戴三神之山擎天砥柱表表二三豪傑恢恢數万甲兵起觀江漢之危杵政急波濤之巨楫岷山落日追思羊太傅之經營江左派風孰奮管夷吾之慷慨乃易長沙之節乃高建禮之門北繞潁沔南卷沅湘一新牙纛東達吳會西通巴蜀重整金湯然且許文國以便宜授孔明以節制真儒無敵於天下此虜已在吾日中箭青海弓天山橐韃敵愾益長河塊恭華樽俎折衝陳六月北伐之詩刻萬年中興之頌式歸几几晋位巖巖其險踈齋壇阻陳賀履星輝翼軫莫隨東野之雲龍月滿閩河尚策祁山之流馬裹旌搖曳舌筆單疎

廣西李經略經過迎狀

圭裳東靚牙纛西來畫鷁鏡秋懸桂林之明月綉屏悵曉拂石廩之行雲雷馭先驅天吳起舞舞某摩洋脫履飛遶前茅逐東野之龍久懷上下拜北平之馬重規傑魁

請廣帥會

傳鼓上清湘桂舟度曉舉杯邀明月楚觀生秋輒板千乘之光華重話六年之契闊觸龍飛動豈敢為從者之濬槩蕤蕤且為盡故人之飲

折送諸監司巡歷會

問楚囚而返棹幸接席間傳鄴錄以稱觴幾成瓦後欲泝邀於金轡恐重涸於水壺獻芹而效野人頽之厚矣折枝以奉長者禮亦宜之區區卷俎不腆僭易馳獻如沐肯留萬有餘榮

回朱帥參

嚳蕭紅旆督畫油幢羅帶玉簪卷嶺麾之雲氣銀濤青壁籌湘柳之春風五朶施先七裏禮後某官春容之度騰蔚之文颺起雷轟揭修名於千佛霜懸雪跨歛神氣於九仙弓矛洛下之耆英領袖湖南之寬客月暗秋城燈明夜觀日臨仙掌烟傍來龍小駐籌惟促歸輦路某居慚未見切幸寅同訪赤字於山尖喜陪新兩望水壺於幕下諭結飛霞纒總情深敷茶詞約

回劉運管志叔

周隔馳駟恍波濤之移綉祁山流馬催帷幄之運籌一介施先七裏報後某官鞭駕英雄之音氣攢吸霞雨之文章雲吞露桃艷神仙於逐島燈暮月柝重賓客於湖南小泛

紅蓮佇歸青瑣某俯慚小草仰辱儂花逢故人於瀟湘尚
珍金玉跋天孫於雲漢莫報襜褕

回葉茶場

車來今雨載征濡轡之塵旗展春山遠聽林藜之句感君
雙尺華我六絲捧雲漢之織裳莫將瑤報撫波濤之舊綉
尚籍瑣規

賀桂陽劉守

疏綸蠶掖作鎮熊湖天上仙班猶帶觚稜之月湖南道院
新行祭戟之春條貫昭蘇耄倪驩舞恭惟某官真霄漢士
爲文章翕袖五老之風烟揮天秀色卷三神之霧雨搏海
壯岳自騰翔駁角之雲已錯落班心之玉飽看芙蓉之輝
媚蕤歸芍藥之從容記大史之名山金匱石室籌將軍之
武庫紫電清霜小橫桂水之烟歡戲菜衣之絲藥驕驥道
夫路雷動先聲驅蛇龍放之菹春生敏手禱歌鼎鼎締召
堂堂某息蔭載騏切恩便養東馳西驚迹將遠於江湖夜
醉曉行心相望於霄漢輪囷抒謝藁藉包羞

賀寶慶王守

冊詔起家形幡就國跨茅山鶴來從勾曲之洞天分竹使
符出領瀟湘之霽月感先未識樂在寅同恭惟某官鴈蕩
孤峰梅溪的派激龍湫而和妙墨箋古史倚相之書執牛

耳而主齊盟負大學何蕃之望大車九軌砥柱百川哉我
天上之神仙佩蒼鳴曉纏繩水邊之花氣戟畫闌春風行
蘭國之江山嶼轉梅峰之草木銀兔出色畫鹿生光川暖
玻璃小駐揮天之紅旆花深翡翠佇馳度漢之紫泥某舊
綉颯頽新麾照眼九州地接獨先鄰燭之光一水江連飽
聽今濡之頌表旌搖曳舌筆踈疎

賀道州王守

鳳檢揚庭熊旂赴鎮翩翩趙公子星煥九霄繁繁元道州
風行千里驛蘭香度童竹歡傳恭惟某官簫鍾瑤籟之音
金井玉輪之操當家清白撫千佛之青檀上界慈蒼接九
仙之玉佩出則螭蜿於湖海入而黼黻於周行衣冠照頂
女之珠樽俎總從戎之柝卷紫電清霜之氣主光風霽月
之盟驅龍蛇放之菹春生敏手蔡驕驥當夫道雷動驩聲
發游刃於新劓走神丸於迅坂民歌來暮公快行春香戟
凝清和墨剌吟於碧落璽書照渥追鋒促覲於紅雲某聽
技已窮壯驅何補九州襟帶喜親鄰燭之輝萬井旌旗滿
聽今濡之頌溶溶新雨疊疊下風

賀永州表守交割

春生騎竹古耀毛銀揚照軫之旌旗布先庚之條貫風行
千里庭迅三五某喜滌穢之辰良即盍簪而申慶亟馳泓

頽頽訊轅和

回前人

懷緩湘源紫分半竹飛書楚觀光
挹前茅為華綠爭之江山猶帶
紫清之烟霧沸歡聲於雅籥浮
喜氣於寒籥瞻鸞鶴於北平
定然擊節為雲龍於東野喜甚
執鞭索秣占酌輪囷觀謝

請雷州虞守

領紱海邦低替楚觀太史絀金石
契闊十年故人逢滿湘會并一
日喜來今兩頭欸清風

送前人別禮

剪燭空涼喜話巴山之兩解維浩
渺莫追濱海之風淪聞傳鼓之
麾呵肩窵執祛之繡繼折梅花
於响嶼愧我騷騷隨雲氣於蓬
萊為君媿媿

回諸郡守冬

陽氣應黃鍾時哉南至兵衛森
畫戟既我東風昭黼黻於魯堂
嘔塵埃於楚觀恭惟某官陽明
人物雷動聲名麗曉旌旗照映
壺水之繁行春鼓角發舒圭影
之和近七日之朋來進三朝之
元會某坐馳梅影陪借芸香官
線添長正醜頽於把綉雲門入
奏惟洗耳於歌樛

回諸郡送年酒

開荆楚之畫鷄舊梅如夢賦蘇州之清燕新麴生香挹官
錦之淋漓醉屠蘇之先後從太守衆知同元日之春為細
民對頽廣東風之賜

回諸郡賀年

條風開獻節雄律鳴春戟衛森清香唯堂麗曉茨梁介社
草水生輝恭惟某官氣度陽明精神雷動玉珂舊影光搖
白獸之尊皂蓋清塵彩照蒼龍之角小聽歌襦之暖即來
召結之溫某坐閱一期險勝五馬回車雲近方懷邱坂之
思化犢日長尚味海嶼之譜

送徐權府折俎

舟泝鴈回載沐瀟湘之雨雲連燕窠渴陪桃李之春恐廢
聽棠薄言羞藻乞為寒水玉恨莫對於冰清走置錦屠蘇
敢坐毋於鄂渚

回前人請宴折俎

帆浦乍歸沐東風之飛錦鈴齋相望荷北海之開樽清來
晝戟之香綠折瓊芝之草碧簾捲卷如坐使君之林玉案
無酌有愧美人之綉

回前人送轉官折俎

影際下隰奚補臺臺登步進負階忽僥分寸正自憐於廢
乃特枉於緘魚感折寄之態慙佩相期之汗漫共明日干

里肯分此光賦終日七襄若何爲報

回前人送冬

陽氣應黃鍾時哉南至兵衛森畫戟
既我東風昭黼黻於魯雲嘯塵埃於楚觀
芸香在手梅意瓊襟日表迎長正
颯頰於把綉雷鼓入奏惟洗耳於歌襦

回柯權郡謝舉薦

爲仲舉題坐彼矣監州薦侯喜有詩
薄言報國度清風於燕寢酒今兩於
鴈回大丈夫即真佇膺菟綬我鄉人
未免聊謝貂綸

回前人賀得覲

對岫嶠之行雲何功將指沐空同之
新兩爲養叨恩志甫遂於循陔音首
勤於傳驛某官以錦裳手誦縉衣詩
王事靡盬豈敢定居同心而體國君
子不置永錫爾類推老老以及人遂
令回邛坂之車亦復捧江城之檄某
感深鳥哺愧甚鶴濡顧影躊躇漸有
雲東西之迹懷人飛越相望斗南北
之輝

回李潭倅謝上

溼漉紫泥光紆朱紱蓬萊雲氣隨太
祝之輕裘湘水月明照監州之緹軾
故憑回鴈薄謝來魚某官大雅孤標
真清儷度玉珂金輪聯天上之神仙
青壁銀濤重湖南之窟客

佇携風噴歸越星靴某險奉僊花相
輝芳杜拂山尖之科斗敬裝清霜聽
江上之琵琶更傳白雪

回諸郡倅賀冬

九寸黃鍾律和動緹帷五大畫堂
旗春生錦段芸香在手梅意瓊襟
某官氣類陽明精神水紫宸度橫
之曲聲徹雷葦續滄浦之吟文裁
官綠清露曉濡於驥尾韶風夜度
於駕行某隅綉何工屏泥借潤
蕭湘波暖照明月於胡床岫嶠烟
寒倚行雲於仙輶

回諸郡倅賀正

攝提貞孟陬青規絢綵風流半刺
史朱綬生輝陽德斯升元氣之會
恭惟某官聲名雷動氣度春溫緹
軾清塵色照蒼龍之角玉珂舊影
光搖白獸之樽小分千里之辰旌
即下十行之卯詔某生驚歲始險
贊州端波暖江湖未趣東西之駕
風和山水相望南北之樓

回諸筵幕賀冬

黃鍾陽氣應緹幔香深水壺幕下
清彩毫煥轉芸香在手梅意瓊襟
某官氣類陽明聲名雷動胸躡
躡五色卷舒官線之紋音度九韶
出入雲和之瑟小分光於烏幕即
翔舞於駕行某軫野相望綉隅何
補招呼和氣險看仙輶之華上下
春輝密贊賓帷之勝

回諸司諸郡慕賀正

閱鷄戶之年頓驚元日賞龍門之雪喻企光風暖透荔芒
意行蘭正某官聲名雷動氣度春融綠幕生輝光照龍杓
之彩朱絃奏雅音諧鳳律之陽水冠小立於金臺環珮即
趨於玉府某相逢甲換猶喜寅同夜醉曉行漸作江湖之
階雲飛川沫永言霄漢之期

回施帥準送別

望冰壺於幕下遙結飛霞映赤字於山尖喜來垂露籠先
一介禮後七襄某官冰雪孤標雲霄名閱玉珂金鑰接江
左之衣冠青壁銀濤贊山南之鼎軸籌帷小駐輦路通歸
某服膺夾袋之儲決意緇衣之好南轅北轍迹遞隔於江
湖左弭右韃心相期於霄漢輪囷欲謝棗棣是慚

回洪準遣到任

衮鉞掄材油幢疏渥花明湘水分曉月於紅牙柝靜圍城
生春風於色筆一隻愧後六儷施先某官威鳳鳴陽神駒
奔電貂金奕奕綵五彩之芝英簪玳翹翹結九歌之蘭佩
小駐清壺之下即陪赤舄之東某隄企芳塵喜聞新雨從
軍古云棠梨燦燦基織女不成章莫酌棠錦

回趙檢法

馳絲無補愧行湘水之春贊暮多奇遠酒縉雲之雪施先

一介禮後七襄某官瑚璉英姿泉阿神物洛陽龍門之清
賞春吐風雲軒轅鳳舉之妙音鏗鉤金石小游綠水近即
紅雲某久俟寅同未諧辰見云云

回諸郡教官賀冬

吹璫動浮仄時哉南至講道出新貫覓我東風梅意彌襟
芸香在手某官精神水凜氣類陽明文鐸聲揚一片雲和
之瑟書種色麗五花宮綠之紋徑携三鱸之春入慶六鰲
之曉某何功把綉徒愧織裳峻嶒烟寒自笑庭楊之影滿
湘波暖第傳泮藻之清

回諸郡教官送別

星馳隰轡空浮練影之塵日麗堂璿喜邇槐陰之翠輒憑
回鴈占謝來魚某官蓬萊文章華岳瑚璉曉開雲杏纒纒
聲餘清溢泮芹源源教思聊汲清湘而變鄰魯行瞻黃纒
而講唐虞某將指何功同心有味南轅北轍迹似遠於江
湖左黃右書情相期於霄漢

回桂陽劉教授

日麗鱣堂喜近粉榆之翠星華鴈嶠有來芹藻之清知在
歲寒舞慚地窄謂草木吾味賦聊誦於梅花毋金玉爾音
振諭聆於杏鐸七襄匪報三宥為榮

回林教授

時雨鶴峯新稜度晚清風鴈嶠塵集生秋不言而意已傳
未識而氣先感謂草木吾味賦聊誦於梅花毋金玉爾音
振險聆於本鐸

回張教授

春消鱣堂置藻芹之教思書來鴈嶠出草木之味言先舉
所知豈非吾願南轅北轍迹還迷於江湖左弭右韞心相
期於霄漢

回胡山長

挹西山之新雨如見其人納北窓之清風喜有此客亟憑
回鴈占謝來魚某官蓬萊文章華岳瑚璉曉開雲杏文采
九霄清照川花書香五色重濯灑泉而浴洙泗行趨廣履
而講唐虞某忱舊綉之濡絲捧僊花之盈袖未爲好也愧
莫稱於報瓊能無誨乎尚有聞於振鐸

回邢山長

開帝館之雲秋稜度晚織天孫之錦晴綺絢空一介施先
七襄禮後某官岷峨鋒鏑蓬萊文章紅杏碧桃艷神仙於
天上粉牆紫界重賓客於湖南小對簷花即歸院柳某幸
償未見且賀寅同自笑黔驢難策再乘之鈍相逢衡鴈頭
聞三益之規

回衡州江判官

從軍帷幄欣雲近於蓬萊贈我瓊瑤

施先

一介禮後七襄某官玉尺懸木金莖淪露生膏潔頂扶搖
濱海之風綠水飄緜談笑卸城之月佇看飛鶚即遂道駕
某欣揀色絲有華舊綉傾瀟湘之草險寄鴈回望江漢之
雲冀將黏報

回趙判官

芙蓉幕畫見推三語之清桑梓年情僅效一言之鴈舞神
方慚於地窄織裳乃逐於雲來瀟湘逢故人薄酌今雨霄
漢瞻佳士徒矜下風

回郭判官

雲近熊山有美芙蓉之影書來鴈嶠填生杜若之香三語
施先七襄愧後某官珊瑚文采冰雪聰明空冀北之群神
行鼎氣望湖南之暮鋒洋鉅缸小贊疑森遊班清切某偶
諧聚軫多幸同寅意重水清深謝宜敷之句贈險錦織莫
酬切婦之辭

回陳撫屬張監舍

馳絲何補愧啣喙之春風畫幕多奇音瀟湘之華月施先
一介禮後七襄某官絕俗精神識時俊傑洛陽龍門之清
賞吞吐雲烟軒轅風樂之好音鏗錫金石少佞玉帳即親
璧瓊某多幸寅同有懷未見南轅北轍迹似聞於江湖左

弭右韃心相期於霄漢

回黎知錄李司理

驅馳遠使空塞杜若之雲俊逸參軍零贈梅花之雪舞懶地窄知在歲寒某官巧鑄鉅缸清摩鼎鬲剛風度筆廣平賦之淋漓寒露照襟何遜詩之洒落小需鞞草即看攢花某共容瀟湘期若霄漢重緝錦段莫酬明月之珠空羨紫鱗擬結橫江之網

回永州司理司戶

梅花鐵石心相知已晚金薤琳琅字多謝何厓味也同吾惠而好我繼芳又改嘆舞袖之地寒白也不群喜錄屏之天近

回謝司法

星馳周際憐為養以懷歸春度燕臺乃覽輝而來下載憑回駕薄謝來魚某官華岳清海水明月鏗錫金石軒轅鳳樂之好音上下風雲洛陽龍門之清賞小吟藻綠徑照藜青某風幸同寅踰瞻聚軫南轅北轍雖遙隔於江湖左弭右韃正相期於霄漢

回諸縣宰賀冬

觀臺雲物曉看五色之書彭澤風流春度一同之詠駢花委艷芳杜生香某官氣類陽明精神水潔霞飛錦織卷舒

官線之嫩春落攷聲上下雲和之瑟仵翔鳧影普遊鷁行其迹只畫簾倚然隅綉撫度揚於岫嶽空負分陰培浦柳於瀟湘淪看一碧

回諸縣宰賀正

攝提貞孟甌八荒開壽運城得茂宰萬象皆春花柳無私茨梁有慶某官聲名雷動嶺度天和文艷錦微光昭龍杓之彩風生玉軫音諧鳳律之陽舒舒蒲毅之香進進蓬萊之武某坐鸞甲換猶喜寅同荷秋浦官孰禦春風之曷送長沙客相望明月之舟

回衡山趙宰孟僚謝舉陞步

效擊一鶚力何補於培風煦眼雙鳧手忽承於番露一謙過矣三復寔然某官文采珊瑚歌聲金石敲峰九千餘丈氣埒青峇如垣二十五星光生銅墨哀時正直簡在凝嚴某借助鞭長汲清綬短頌言美瑞知麟鳳之在郊趨覲通明戒鸞鳳兮先路

回善化韓宰

出宰山水縣喜調新琴為織雲錦棠有華簷綉戟憑回鷹占謝來魚某官玉尺清方金莖品潤融峰九千餘丈氣埒青峇如垣二十五星光生銅墨暫翔鳧影佇入鷁行某自賀寅同豈云未見娟娟一碧共看貫索之沉耿耿七襄莫效

聯珠之報

回鄆縣愛宰

移綉波濤愧將絲繾出宰山水先度絃歌喻寄鴈回敬酌
魚遺某官琳珪清越冰雪聰明雲傍碧挑千丈蓬萊之光
氣月明綠野一簾秋浦之清風小種縣花佇歸院柳某俯
慚簪斧仰辱聯珠味黃絹之辭永為好也乏貂褸之報受
言蔽之

回牧縣郭宰

舊綉塵深閱八莛於楚觀畫簾花度飛五朶於雲陽新雨
同心清水照目某官光華尚錦盤錯投刀橫巴水之野舟
肯煩期會聞楚萍之更鼓終覺分明迹只魚飛翻其鵠立
某馳驅技短嗟切意長皎皎織女終不成章駕言匪報駢
駢征夫每懷靡及尚克相規

回湘潭張權縣

雲移松影調新韻於宓堂春浦桃陰來清風於周巒偉哉
今雨遺此華星小生欲相吏耶願同秉協丈夫即為真耳
佇聽除音一水娟娟七裏耿耿

回求與趙權縣

鶴岑琴好相望明月之心鴈嶠書來不隔同年之面以雍
容之雋執將慷慨於公車北轍南轅遽江湖之相遠左轡

右弭尚霄漢以為期占對甚臯垂孚為寵

回瀏陽任丞

晴紋照綬曉入新花遠素飛雲春回舊綉辱施先於一介
愧禮後於七裏跋天孫之織雲某將瑤報望美人兮明月
尚藉瑱規

回寧遠簿到任

地鄰樓鳳喜聆千玉之吟風度鳴鸞悅聽九韶之奏縣花
出色汀若生香然太乙之藜佇聽令業織天孫之錦莫敵
腴施

回被縣趙簿衡陽易尉

馳驅無功愧行雲於响屐佐琴有韻捧明月於瀟湘小車
來映於縣花春佩相輝於岸芷某喜瞻聚軫樂在同寅北
轍南轅漸覺江湖之隔左轡右弭尚為霄漢之期

回衡陽歐陽尉

把春花於拂綬喜見青撐垂星字於乘槎有華綠淨重此
湖南之賓客美哉日下之神仙杜轡何功自笑再衰之技
貂褸莫報更求三益之規

回楊料院

司會名藩有美同年之子委書下隲率來異事之僚我簪
玳於賓筵聚慶瓊於驪圃湖南暮貴良懷支使之賢水北

價高寧火山人之索遥憑回鴈諭謝來魚

回宋祝院萬年

簞竹嘯魁臯僅免失刑响嶠挈虎頤劃傳得句怒飛鐵畫
光照錦機撫劍首於漆園敢當一快間簫聲於赤壁莫遂
倚歌

回劉學錄胡石壁客

我馬維駒訪响嶠之奇字有鶯其羽發蓬萊之妙音亦來
見我乎嘗有此客否其人語洗烟火書籠山川張生手持
石鼓文氣涵綠淨楊雄自有河東賦聲透明光亟呼熊耳
之雲立近鰲頭之日某味同草木影合江湖扶搖萬里南
溟相期汗漫上下四方東野此意輪困

通交代廖提刑邦杰 號恕齋

共審疏恩象親易節熊相星度天困光照武陵之雪風生
春綉神開衛岳之雲翠蕩凌烟華絲綉曉恭惟某官傳心
正學行世清規雲霄閣之高寒蛻蛻蒲劍湖海樓之突兀
塊北參旗屹砥柱於中流行大車於九軌出擁康沂之駕
入提建禮之門犀監重弓武絢將軍之電金曹曳組輝聯
湏女之珠佩聲雜還於蓬萊塵影橫斜於牛斗誰謂寒露
清水之勝屑為春山暑露之行收海苦之波濟定夫正學
布淞江之雨露朱子常平便當跨汗漫而擺雷碾于以經

駭蕩而出馭波屬天顏之西顧念民命于南維不有仁人

執長王國乃輟神仙於海上乃移星宿于軫中惟君子之

祥刑自聖門之恕學推廣不寬之條貫發揮無訟之本原

轉陽和於芙蓉薛荔之間沛生意於櫟楸析揚之外蓋以

皇褒之長者而行孔孟之本心皇華咨度咨詢畫展平反

之業清問惟明惟畏畏即陪啓沃之聯某久把短鏡偶塵綉

斧撫王事而集苞祀坐脯白雲望美人而結幽蘭喜逢今

雨俯仰十年之同味夤緣百世之交情專叱馭陽回車豈

是秋春之鴻燕貢彈冠朱結綬尚將上下於雲龍舌筆踈

單衷旌搖曳

與袁州安守到狀

叨符便表假道言歸西水分江喜接九河之潤東雲捲雨
重瞻三峽之春即遂樞趨預深欣忭

回袁守不赴請

馳白雲之下幸甚假途卷今雨而來言將授館華髮之典
刑甚厚清風之邊豆有加薄言還歸何速叩味之馭願安
承教第懷臺峽之春方命負慚嗣音行謝

回交代權贛州孫提刑炳炎

南節易麾為慈親而拜命西臺就牧屈庸使以論交温朝
花雨別之盟借堂草春暉之色施先一介禮後七襄恭惟

某官大雅風流真清人物水懸雪跨吐吞禹穴之玉書鳳
躍韶鳴鏗晏天台之金賦雷轟歛起山立徐行魏冠參卿
月之班雜珮峻卽星之直侍女護衣鷄人傳箭蹶翠徽之
賦詩衛兵森戟燕寢凝香肯芝山之樽酒宜第十萬家之
春意精神三百里之湖光前席與思此佳吏部西人則曰
真好監司寧遲履接於星辰便報綉行於霄漢春風靡影
草卧拈揚夜雨灘聲雲銷貫策誓屈玻璃之六博更聯虹
玉之半符昔清馱典州而三川之琴有韻而灑溪行部則
五嶺之獄無冤每惟八境之有綠皆著兩賢之遺迹盛德
可稱於百世明公乃合於一人麾蕩照江劍刀易俗玉節
青絲纜小駐虎頭白馬金盤陀邁陪豹尾某無功將指有
味陳情王陽回刺史車庶乎爲子毛義捧郡守徽專以爲
親昔隨振鷺之英游今忝傳龜之雅好夢回舊綉恍漸揚
批之前手把新符早托絕塵之後會趣綸之來下羣飛檄
之遠臨皇華之禮有加南陔之詩復作安有十一州之薰
容膏爲二十石之交承行縣錄平反喜不隔望雲之舍詰
府受約束頭遂依近月之臺古筆單疎表旌搖曳

回陳侍郎篤齋

回車叩坂請自效於林鳥得郡江南取已捐之竹馬綢繆
錦製緹襲豪華恭惟某官麾斥八極之風雷卷懷九天之

星斗古靈袖中之橐屨薦時賢温公洛下之評不遺人物
遠使忝求芻之寄從而諧啜菽之私某半竹奚堪儷花甚
寵想五畝青山之樂願請訂金懷四方明月之詩曷酬贈
璧

賀曾京尹淵子 號留遠

露綸渙渥星履陸華東澗西瀝冠十連之元帥南昌比斗
表六典之地官丹屏雲開紅牙日麗某官扶分雲漢吞吐
江湖直氣摩空金天晶之錯落清規照世玉井水之甘寒
自噉噉於鸞聲過峩峩乎身角文章大手南豐先生政事
十條小范老千袖出摩霜之鉄坐吟捲雨之簾真侍從歸
拜於甘泉慈父母來臨於京兆乃由太乙徑陟文昌水懸
雪跨而朝望乎日暖潮平而民氣樂儻衣冠於建禮坐鎮
千畿籌帷帷於延和過歸兩地某喜傳除絆阻赴賀某五
繡明霄望龍泉之秋色九河流潤懷虹翠之春暉

回曾主簿清老 曾玉堂秀溪之孫

千里明月隴企停鸞一字華星劃開湧翠惠而好我粲然
有文某官地胄曾華天資潤美比平王之閒閱梧竹蒼蒼
東山氏之衣冠芝蘭奕奕蓋騎麒麟而凌厲乃從猿鶴以
徜徉展也怒飛翮其孰禦某頃馳楚傳切志綿田邛坂回
車庶乎爲子江城捧檄正以便親未懷寸草之暉更感繁

花之寵式相好矣其醇錦綉段之華遡洄從之如此玻璃江之碧

回吉州權府賀新除

甚漫疏禁座倏被綉封身到木天誤辱九重之眷詞垂金
璫過蒙十部之臨方切循墻敢勤褒衮蓋如庸晚徒抱迂
愚山林自分於投深猷畝空存於愛上朝清道泰幸遭際
於明時小往大來慶挽回於正氣猥令忝竊例沐薰蒸惟
某官瑞毓長庚福移孺駿家有甘棠之笏凜凜典刑人蒙
別駕之春陶陶生遂適郡符之初縮觀帝綽之誤頒蓋惟
大夫之曰賢遂令小子之有造正朋一字恐慚讀秘閣之
書蕭使載還尚擬致監州之謝

回吉守李寺丞希

光膺芝檢榮剖竹符吉為大邦望二天之正急公有異政
為百姓而一來新令風馳歡聲雷動恭惟某官雪山冰壑
天球河岳居南岳風土之奇夙鍾清淑得西堂議論之正
綽著典刑早啓雋途荐升華貫天官官正持衡稍食之平
稽臣司農挈領扈丞之重惟絕海迅颿可以開鯨浸惟倚
天長劍可以破浮雲故當捨攘枕榷之秋常任撫字澄清
之寄昔四知洵常每與當饋之嗟今二水湯湯公迄收
按堵之效惟我廬陵郡之劇為今東家主之難莫非王事

我獨賢勞勞諸縮手所謂世臣必有喬木上遂傾心向來
二千石之除曾擬六一翁之里惟蒼生之有福故珠浦之
重選期會餘間雖異坡老作詩之舊道理最大喜聞韓王
有德之言今庶幾平侯來暮矣青原鷺渚未容坐席之溫
柴致鵝班正恐召環之速某幸備受屢之數得同戴道之
歡已進迓於前驅乃退慚於後至欲陳情而未果先賜汗
而謂何謝劉公紙書姑附鴻翔之便望皇甫璧記即修燕
賀之恭嚮戀深深數陳罔既

回前人

某荐蒙韻翰再遺駢緘辭遜一出於肺肝義理各存於肯
綮螺浦之珠既去復返足以為可夜光之璧無因至前受
之甚懼輒裁尺素庸叙寸丹仰冀融清俯垂澄察

回前人送冬禮

周曆紀正魯臺書至袴誦雷動恰先七日之來祭座春生
共慶一陽之長頌蟄盈耳和氣滿城某未薦賀言猥厯餽
禮岸容待臘正棲寂冥之濱谷律先春多謝溫存之既報
然登受略此控酌餘俟別陳仰干情亮

回黃主簿

伏以春華如水驚三紀之流光夏綠滿園又一年之初度
方拾薪而袁瀑即嚙茗而嚙花敢意一謙有來多貺厚之

厨珍以起其牢落將之筐突以申其慇懃童喜相誇為里中之羊酒兒癡不了笑門外之柴蓬拜而受之我之懷矣
輪囷感臆拍塞謝言

回監魁錢昇叟賀新除

某偶膺光寵突沐庇麻將為行人之辟先承君子之愧樽來工部有光臨別之梧荷鵝贈右軍以比大鳴於鴈木登嘉以往感德惟深姑此占酌嗣容稟謝

賀府簿錢昇叟

茲審錫命中朝職書大府密運良畫協贊大功伏惟慶愷某正深蒙賴倍切忻愉函此叙賀切裁委照

回大庾縣尉劉天聲

昨因歸鴈獲附殷勤歲月如馳曠音弗嗣五朵雲葵翩翩復來山林卯記初度棄梓拳拳黼藻過矣就審一麾知已三尺司平楊州梅花何如庾嶺本色吟哦小駐倚聽橫飛庭宴磊落分不得拜興言遠意若之何速之肅使知慚袞拜不敏何當膏狀

文山先生全集卷之八終

文山先生全集卷之九

文集

記

吉州州學士貢士莊記

物之在天地間自銖粟以上莫不有主名獨貢士莊所儲以擬夫三歲大比士之送上春官者有司不知誰宜得之取什伯於千萬亦無敢自必為已得其予奪之殆有物焉逸史稱隋末一書生所居抵官庫有數萬錢欲取之神人訶之曰此尉遲公錢也泉者天之利器惟天能以與人則夫任貢士莊者殆為天守利器以俟夫天之所以與人者充是心以徃真無所為而為之其為仁豈不至而為義豈不盡乎咸淳六年簡池趙君必禴來為廬陵教授作與斯文教養畢具則按貢士莊之舊籍其所出內歲錢穀幾何廬陵士甲江右一科數路資送四五百人哀多益寡稱物平施末之云耳於是有增田之議一之日置尹氏租為米八十斛二之日置彭氏租為米一千一百九十二斛趙君猶以為未足則曰傳而益之其來者之事哉添差教授番禺程君申之繼至相與詣郡請蠲賦吏持難易闕弗下水嘉繆侯元德甫下車二君申其請侯慨然曰柰何與吾黨校瑣瑣乎復之不崇朝予聞而異之以為侯與廣文之心皆所以奉天道之不及者也古之爵人言必稱天國家

謹惜名器自他蹊者悉名僥倖惟進士科使四方寒峻操
觚而進付得失於外有司而定高下於殿陛之親擢公卿
大夫繇此其選當是時天子宰相一不得容心於其間予
嘗謂今世惟科舉一事爲有天道行焉士脩於家試於鄉
如探籌然以信天命之所遭而爲貢士計者積倉累糧
共其道路先事而爲之備隨天命之所與而後與之是心
也豈復有內交要譽之私哉予故曰皆所以奉天道之不
及者也是宜書且夫取士於天下將以爲天下用人之常
情其窮也不爲利疚則其達也不可以非義屈後之臨大
節斷大事决非異時簞食豆羹見於色者之所能也夫使
郡國上其賢能而漢人續食之意隱然寄於學校士得以
直走行都而無僕馬後顧所望於人也輕則所以全於已
也大是邦學者世修歐周之業人負胡楊之氣如有用我
執此以徃是舉也世道微有賴焉蓋益可書也已是在創
始於尚書胡公規隸于學者米二千二百斛有奇前丞相
葉公夢鼎爲郡增六百三十斛有奇前教官黃君愷伯增
一千三百六十斛有奇前趙侯典輿端增四百一十斛有奇
自二教創後施君和鄭君師舉增二百五十斛有奇合今
所增通爲米六千一百斛有奇以學論提點蒞事劉少南
張敏子云八年八月記

吉州右院獄空記

吉州右司理院廼開慶元年五月獄空九月又空明年五
月又空吉爲州凡三獄曰州院曰左司理院右院其一也
方千里之國未易爲理而物之不齊其情固然省刑罰止
獄訟賢者雖欲爲之而格於其勢之所不可長老傳說以
爲自南渡百餘年惟乾道庚寅嘉定甲申獄嘗空乾道事
不知何如嘉定間南昌張別駕被旨攝廬陵郡初張宰清
江得米南官獄空二字勒諸珉以詔不朽泊米吉墓本遍
付諸獄不三月遂皆以空告由今推之爲長氏者一念之
善感召和氣可也上有所好下從而逢之是未可知夫以
百餘年兩見之事可謂稀闊而其可疑又如此然則雖謂
之絕無僅有可也今司理君爲政寬允嘗平反死事二法
應當君不自以爲功當路論功亦不及人謂君超然利害
之表君曰吾盡吾心而已而何賞之較君實有愛人利物
之心哀矜庶獄無所不用其至人人自以爲不究獄空遂
爲常君書三考候代者未至歲月有奇獄空之事其二在
考內其一在候代時院之設久矣官此者幾人得闕而來
受替而去其間可紀之盛百餘年僅僅兩見今君受任三
考已能配此曠絕之蹤而書滿已後迄臻三美君職於其
事可謂無愧矣此而不書後將何觀雖然予嘗上下世變

觀之自畫象之化遠人心之樸日以散惟成康時曰刑措不式漢文時幾致刑措下此則唐初死囚歸獄之事人以爲奇益唐虞後至今三千餘年而斷獄之省數不過三四海之大兆民之衆不可以一院比也然聖人得國而爲之持之以道使民遷善遠罪而不自知其效驗近卜於期月三年而遠亦不過於必世夫古今刑措之日既如此其難而區區空一院之獄又如此其不數聖人之志其遂不可行抑雖然由君之事則百餘年間職業之可書曾不再而君以歲月爲之有餘天下事信不可爲乎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此予所以初爲世道感而以其尚可爲者深幸也嗚呼君其毋以自足哉君姓洪名松龍嚴陵人

龍泉縣太霄觀梓潼祠記

龍泉邑治左出門行數百步有太霄老子宮焉辛酉之春予登其巔四山拱趨天宇高曠會令方營度作梓潼君祠邀予爲字曰元皇之歟既爲從事六月殿成明年令若士以書諭曰後之初興君寔來辱爲之書請卒記之邑爲吉上游山川清拔民秀而文天聖以來高科鼎出有位至侍從以忠直自奮尚論文獻者歸焉維柳實接壤梓鼓數震今初至適江上有警柳冠益乘以譟周旋軍旅不得以間事平令謂吾幸爲禮義邑雖倥偬不容不爲俗化地况

少須暇乎稽諸圖志庭廟鱗立吾黨之士獨無所敬祀會實與詔下乃進諸生謀曰今三歲大比試者以文進將文而已乎意必有造命之神執其予奪於形聲之表者蓋元皇是也士之所自爲行爲上文次之神所校量是法合此者陟違此者黜人謂選舉之權屬之有司不知神之定之也久矣蜀山七曲神所宅之國衣冠文物莽爲風塵惟神元命寔始吳會英靈赫赫將從君父所在而依之是以江湖以南神迹多著此固士之所當欽崇而景仰者舍而不祠惟缺典是懼議遂決予按詩曰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又曰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夫人一動之微必有神明焉得其情於幽隱易肆之地茲其所以體物而不可遺也惟經傳統謂之神未有所指名近世貴進士科士以得失爲病有元皇廟食於是始有司桂籍之說化書所謂九十四化變遷推移曠千百歲雖涉於不可測知然神生爲忠臣孝子歿爲天皇真人取士本末實助於人心義理之正明有禮樂幽有鬼神果哉其不誣矣孟子曰天爵仁義忠信人爵公卿大夫古之人脩其天爵而人爵從之聖賢不語怪而教人先內後外未嘗非神之意神雖游於太虛而考德問業初無戾於聖賢之言其在祭法苟有以明民成教宜與祀典則神之有祠豈緇黃之官

之埒邑有先民典刑大冠逢掖爭志策厲為臣止忠為子止孝此其內心固油然而不自已而况高山仰止明神在前則其戒謹恐懼工力當倍他日扳起諸生彬彬知名則居公卿大夫之位必將有仁義忠信之人令之此舉於人才甚有功於方來世道非無所關繫豈曰以區區科日望其人而惠徵福於神之一顧哉柯翼教以蕪丹聖具鍾鼓供器如式像設居中內而父母婦子事親之道孝之屬也外而待御僕從為臣之道忠之屬也費錢七十萬有奇十萬為令俸餘哀多迄于城觀下古曰龍頭里因其名為坊扁額校書即姓君勉筆也令方為遠者計庶用積餘市田以奉祠事繼今邑之士其受令之賜未水無數令陳氏名昇三山人初攝事繼辟今任云

文山觀大水記

自文山門而入道萬松下至天圖畫一江橫其前行數百步盡一嶺為松江亭亭接堤二千尺盡處為障東橋橋外數十步為道體堂自堂之右循嶺而登為銀灣臨江最高處也銀灣之上有亭曰白石青崖曰六月雪有橋曰兩峯之間而止焉天圖畫居其西兩峯之間居其東東西相望二三里此文山濱江一直之大槩也戊辰歲余自禁廬罷歸日往來徜徉其間蓋開山至是兩年餘矣五月十四日

大水報者至時館中有臨川杜伯揚義山蕭敬夫吾里之士以大學試羣走京師惟孫子安未嘗往輒呼馬戒車與二客疾馳觀焉而約子安後至未至天圖畫其聲如疾風暴雨雷轟虓震蕩而不可禦臨岸側目不得往視而甯江之秋畦菜隴悉為洪流矣及松江亭亭之對為洲洲故堙然隆起及是僅有洲頂而首尾俱失老松數十本及水者爭相跋曳有偃蹇不伏之狀至障東橋坐而面上游水從六月雪而下如建瓴千萬丈洶湧澎湃直送乎吾前異哉至道體堂堂前石林立蘊浮出水而如有力者一夜負去酒數行使人候六月雪可進與否圍棋以待之復命曰水斷道遂止如銀灣山勢回曲水至此而旋前是立亭以據委折之會乃不知一覽東西二三里而水之情狀無一可述遁故自今而言則銀灣遂為觀瀾之絕奇矣坐亭上相與諧謔賦唐律一章縱其體狀期盡其氣力以庶幾其萬一予曰風雨移三峽雷霆聲兩山伯揚曰雷霆真自地中出河漢莫從天上翻敬夫曰八風捲地翻雷穴萬甲從天驟雪驟惟子安素不作詩聞吾三人語有會於其中輒拍手將鬚捧腹頓足笑絕欲倒蓋有淵明之琴趣焉倚闌踰時詭異卓絕之觀不可終極而漸告晚矣乃令車馬從後四人携手徐步而出及家而耳目眩顛手足飛動形神不自

寧者又之他日予讀蘭亭記見其感物興懷一欣一戚隨時變遷予最愛其說客曰羲之信非曠達者夫富貴貧賤屈伸得喪皆有足樂蓋于其心而境不與焉欣於今而忘其前欣於後則忘其今前非有餘後非不足是故君子無入而不自得豈以昔而樂今而悲而動心於俯仰之間哉予憮然有問自予得此山予之所欣日新而月異不知其幾矣人生適意耳如今日所遇霄壤間萬物無以易此前之所欣所過者化已不可追紀予意夫後之所欣者至則今之所欣者又忽焉忘之故忽起奮筆兼興而爲之記且諗同游者發一噓

鄒文叔垂芳堂記

吾鄉上游有佳木連理生於鄒公長者之地不知幾何年益公取以補廬陵圖誌木瀆水如老蛟夭矯有騰驤怒起之勢咸淳八年秋一夕大雷電以風木隨水而飛又二年秋有蓮一蒂雙華出于文叔北窗下首池中文叔長者曾孫也連理表章於乾淳間鄒氏始享有其瑞予聞長者一再傳皆恂恂友愛同氣並根既碩且蕃實生來仍今文叔之庭二季競莖兩孫端美天將昌之其殆視同穎兩岐岷縹坻而未育已乎文叔喜而命予題其堂曰垂芳夫一草一木之微比于太虛僅同毛髮而鄂不韡韡兄弟之親

小雅所爲賦也於吾心得無感乎予且夕尚徘徊新堂爲君廉棠棣之一章

李氏族譜亭記

蘇老泉有族譜引又有族譜亭記引專言父祖子孫出於一本不可忽忘記則以鄉人不義不睦者爲戒曷嘗謂引之詞極論骨肉之所從而動其內心之愛此宜與賢者道至於記之所載其言他人戕賊之故而惟恐族陷於不淑羞惡之心人皆有之則此訓又親切焉西山李氏家於龍泉數百年先世有諱毅者與穎濱遊老泉之譜引自以爲得於面授而切意其亭記尚未及見也今其族放蘇氏作族譜亭以不忘先世穎濱之交以庶幾老泉之意有名繼祖者又修復之以紹前志爲予求字予爲之書而樂道其美夫其譜引先世既自得之以遺其子孫今其子孫固已識先世之用心矣予猶以爲未也則告諸繼祖歲時聚族拜奠亭下更願與蘇公亭記各各觀誦一過使爲長上者復申告之曰謹毋爲鄉之某人者

蕭氏梅亭記

廬陵貢士蕭元亨江西帥平林公之孫贛州龍南縣丞之子蚤孤有立克肖厥世於其讀書游息之暇有自得焉乃作亭於屋之西偏周之一徑被徑一梅亭後有廊有詩畫

壁間前方池廣五尺飼魚而觀之鄰墻古樹蔽虧映帶清

風徐來明月時至君領客于此上下談笑客多乃祖父舊

遊而君樂從之稱其家兒也君名亭曰梅而屬其客請記

於予予昔者登平林公之門入其園臺觀沼渚卉木竹石

曲折靡芳登覽幽遠公緩步徐坐杯酒流行古君子也退

從蒼府與其次子江陵天使昂然野鶴然華星南金荆

玉應接不暇佳公子也今是園也亭館日以完美草樹日

以茂密元亨兄弟又從而增大之夫高臺曲池百歲條忽

此孟嘗君之所以感慨於雍門周者也予於君不十年間

俯仰三世昔也念其門之遺今也賀斯園之幸則告於元

亨曰天地閉塞而成各萬物棟通而為春方其閉塞也陰

風感栗寒氣顛顛發芳景滅萬木僵立何其微也及其棟

通也木石所壓霜露所濡土膏墳起芽甲怒長何其盛也

天地生意無間容息當其已閉塞之後未棟通之前於是

而梅出焉天地生物之心是之謂仁則夫倡天地之仁者

益自梅始今君之樂斯亭而賞斯梅也其何以哉天地莫

不有初萬物莫不有初人事莫不有初人心莫不有初君

從其初心而充之無非仁者使梅而有知吾知其為君欣

然矣昔東坡記靈壁張氏園亭推本其先人之澤而拳拳

然望其子孫且將買田泗上以與張氏游焉予里人辱君

好舊矣宜其甚於坡之愛張氏也

衡州未陽縣進士題名記

衡州進士題名記設於學未陽隸焉去年歷兵火浸淫毀

未陽宰柳江王某始與其士刻石邑庫以自為一同人物

記邦人鬱林教授周君道與介予曰縣之立是碑屬歲大

比將作與士氣也異子為之記予嘉其勤不得辭按衡進

士姓名可考者自祥符省元鄭向而始景祐八人俱擢第

郡人侈為渾化時未陽居其三嘉定郡貢十八人未陽又

半之間歲往往多得士今邑人於花州之讖翹乎其未勉

也雖然科第之末不足為儒者道天下事固有大於此者

矣衡有石鼓書院朱文公實為記其論世俗之書進取之

業以為志於己者所羞言至謂學校科舉之害不可以是

為適然而莫之救先生所以正人心破俗學者願乎其志

也前輩之流風未遠學者之分內何限屬邑之士其得無

所聞乎然則縣之此碑將以紀姓名也豈曰使人歎慕誇

羨矻矻然為物外之歸哉夫在上有師道則在下有善人

修於家有正學則天子之庭有真儒此令尹與凡邑之士

兢兢終日而不能已者也矧夫苟焉而學泛焉而仕員焉

而題則後人指之曰某也矧何某也矧何嗚呼是不可不凜

凜乎哉

撫州樂安縣進士題名記

撫領縣五進士題名記自太平興國樂公史始以迨于今班班然雖然此記諸郡者縣又各有記郡縣皆以本人物之出而縣又近也樂安自紹興十八年始置縣于時士文富義豐頭角漸出志氣凜然蓋文物之發越久矣三歲大比由是而計偕者始而二三人繼而四五六七人擢奉常第者始而一人繼而二三人斯盛矣而記未立闕也予同年新贛州教授何君時以書來京師曰薦於鄉而仕於國皆仕之達也追其已往之不及記待其方來之不勝記特託諸石以詔不朽頌假之一言辭不獲按圖志縣始創實割崇仁三鄉與吉之永豐一鄉斯土也蓋文明之會也山川之英扶輿清淑之所藏是故名世出於其間歐陽子之於永豐文恭羅公之於崇仁是其人也今縣東跨西并收拾奇山水以爲一國風氣磅礴且百年於此斯文之運寢以張王此豈偶然之故邪雖然二君子所長非科第也有大焉者矣登斯記也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當如何哉當如何哉

瑞州三賢堂記

瑞有三賢祠堂三賢余襄公蘇文定公楊文節公祠堂舊在水南闌闌亭定庚午燬于兵前守嚴陵方君逢辰遷之

稍西垂成而去某爲君代相遇於上饒君語及斯堂曰瑞人之敬三賢也如生三年無所於祠意閔閔焉予是以亟新之也然塗墍未畢像設未備予其成之成則爲之記某至郡既敬奉君之教遂率諸生行釋菜禮而君書三至諗記之成某不得辭夫瑞稱郡號江西道院然在汴京盛時爲遠小故余蘇二公皆以謫至淳熙間郡去今行在所爲近而楊公江西人雖自蓬監出守殊不薄淮陽也地一而時不同又守郡者與他謫異然瑞人矜而相語祭曰吾郡以三賢重余公坐堂范文正蘇公坐救其兄東坡先生後又以執政坐元祐黨楊公坐爭張魏公配享事使此三賢者皆無所坐安得辱臨吾土噫甚矣瑞人之好是懿德也然三賢所養猶有可得而竊窺者乎范公忤呂丞相而去也未幾復用前日寅緣被斥者以次召還襄公自瑞徙泰乃獨請嶺南便郡以歸愈去愈遠豈非所謂同其退不同其進者耶蘇公世味素薄其記東軒謂顏氏簞瓢之樂不可庶幾而日與郡家收緝銖之利曾不以爲屈辱異時再謫三徙之餘退老穎濱杜門却掃不怨不尤使人之意也消若揚公則肆意吟哦筆墨淋漓在郡自爲一集與疇昔道山群賢文字之樂無以異也若三賢者豈以擯斥踈遠累其心哉夫擯斥踈遠不以累其心者其流或至於倫然

遠舉超世遺俗而三賢又不然余公用於慶曆蘇公用於元祐蹇蹇匪躬皆在困躓流落之後揚公當權姦用事屢召不起報國丹心竟以憂死凜然古人尸諫之風嗚呼此其所以為三賢歟繇前言之吾知在瑞之時樂天安土繇後言之吾知在瑞之時乃心罔不在王室嗚呼此其所以為三賢歟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太史公曰雖為之執鞭所欣慕焉瑞人之敬三賢也又於此思之當有以稱方君所為欲記斯堂之意某於先正無能為役

建昌軍青雲莊記

大農簿趙侯守旰之明年建青雲莊成侯且夕受代行矣移書請記於廬陵文某曰大江以西縉紳衣冠旰為盛旰賓與薦士三十七江山奇氣發天地之藏未艾也郡有庫邑有莊皆以貢士名貢鹿鳴與計偕者僕馬道路而無虞矣則後自念士方奏名待對皇帝王伯之規模造端發軔如火始然柰何以旌瓊瑣病寒暖乎會南豐有寺曰安禪燬于寇田若于無所於屬於是復其租稅為屋四楹乃積乃倉於寺之廢址命曰青雲莊錢穀有司三歲一會凡旰之試御前者曠各有差所為厚士於方來益庶幾焉其復於侯曰自異學興緇黃之官遍天下其徒黍食阡陌相望有志之士嘗欲磨以歲月聽其消亡士大夫蔽於福田利

益之私非惟無救於蔽更張之侯也炳然大觀右儒而左釋制其膏腴移彼于此正合前賢建置可謂執德而不回者矣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夫浩然者際天地而常存不假外物而為消長士豈以侯為晚已哉詩云菁菁者我在彼中陵既見君子錫我百朋釋者曰古者貨貝五貝為朋朋朋得祿多也小雅之序菁菁者美其育材變小雅之次菁菁者傷其廢禮以君師在上取其長育人材者禮如何其廢之矧諸侯奉天子命守土有國士賢者能者悉上送春官勸駕續食固其所也侯推廣國家樂育之意知盡禮而已與之者非以為恩受之者豈以為不屑哉莊生論鵬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風斯在下本放曠者寓言自隋唐以來世人尊異科第若青雲者放之而為之辭古之人其身益高其心益危人以為瞻望不可企及乃其憂責之始士之於一旦豈真以發身為汗漫乎哉易之象雲上於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士待對時也雲雷屯君子以經綸士澤物時也侯誠有望於人物有意於世道有以為需之飲食侯事也無以為屯之經綸士責也侯不負士士亦不負侯是為不負所學不負天子侯名孟適董莊事者前通判臨江軍曾君稹新袁州萬載縣主學徐公應午貢士庫名存而實湮以白金二十鎰補其籍改庫為田以利父

遠其出內則隸是云

贛州重修清獻趙公祠堂記

郡所在祠先賢之爲守者守得祠以遺愛然而百世之下君子之澤有存焉者寡矣而聞其風爲之興起尸而祝之不謀同辭識者於是上下世道而觀其大節焉故參知政事贈太子少師清獻趙公抃歷事仁宗英宗神宗以忠亮純直爲時名臣公嘗治虔治益治杭治越其政本之以清淡行之以簡易寬不爲弛嚴不爲殘使在漢氏課功第能當不在循更下抑公所爲大過人者不寧惟是當王安石變更祖宗法海內騷動廷臣唯諾趨走莫敢後先獨與司馬文正光范忠文鎮唐質蕭介頌頌爭論不少假借至上疏言財利於事爲輕民心得失爲重不罷青苗使者非宗社之福公卒去位小人相繼用事濁亂天經蕪牙禍根荆舒之罪穢汗簡冊如有一人臣斷斷猗無他技中原遺老炳然元龜天下後世感憤追想猶凜凜有生氣嗚呼此其所謂大節關繫於世道治亂升降而不可誣也咸淳六年知贛州大宗丞番禺李侯雷應以公嘗辱爲是邦始至訪公祠所在郡治故有祠與濂溪並自濂溪移祀于學前守陳公宗禮始建公廟于城之東偏歲時妥侑習爲故常屋弊且壓神不顧享侯慨然曰是不可憚改會歲豐人和庭

無徵發於是棟楹欄檻之腐敗撓折者僦斃丹矐之踈漏患湯者神位祭噐之缺失不如禮者所費儉約一日新矣又更爲之門俯臨大衢非徒侈觀使過者敬恭焉明年夏五落成侯時已除湘南刑獄使者將行走書屬某記之某惟吏道苟且逐末忘本久矣侯之先公忠清有風裁於世侯得之見聞獨能專事文獻景行先哲示邦人以繹教思其淵源有自來哉清獻距今二百餘年贛石公所鑿也章貢臺公所創也公之事遠矣而其山川猶有衣被其餘者贛人之思之曰公生而德澤在吾土公之賜也公死而典刑在吾土公之賜也嗚呼公之在熙寧也當時小人號爲得志富貴漸盡終歸無有贛何地也而公祠在焉後公而爲贛者相望亦豈無可以繫去思者而公之祠臨然靈光何其懿也嗚呼士大夫之於當世其大節可不謹哉可不謹哉

贛州重修嘉濟廟記

今天子咸淳六禩大宗丞權侍左郎官李雷應被旨知贛州贛地大而俗囂山寬而田狹俗囂故易以諫田狹故易以饑侯未至以爲難將至以爲憂乃七月下車膏雨霑流嘉氣全集民聲大和四郊以寧侯悅莫喻所從來也百姓歌之曰我土颯颯黍稷芄芃孰啟我侯我神之功我氓蚩

蚩牛犢熙熙執相我侯我神之威侯驚召父老進而問故曰是何神也父老相率告於庭曰州之東有廟曰嘉濟自秦漢以來血食至今我民司命匪神其孰尸之侯恤然曰我何以得此於神哉抑神實德我我其有不致力於神迺肅簋豆乃潔牲牲晨起詣廟以謝以祈既竣事周視庭宇不遑于寧始建議營度刊木于厓浮竹于津厥材既堅厥工惟時植地支仆撤去庫陋傭力奔走咸勤於事堂皇言言廊廡嚴嚴有門秩然有亭翼然於是神位具宜廟制大備王宮皇皇袞袞裳衣祠既畢則以其餘脩道遠以便來游者葺二浮梁以便絕江者錢奇二百萬粟奇二百碩悉出侯所節縮故後成人不知明年四月侯除荆湖南路提點刑獄未行粟米在市蠶麥滿野雞犬相聞達于嶺表訖侯去視始至如一日焉百姓復歌之曰奕奕廟貌我侯新之侯爲我民匪神是私田有稻梁野無干戈微侯之賜胡以室家屢舞僊僊伐鼓淵淵何以報侯萬有千年予時卧山中州從事具本末來屬予言其爭予按祭法能禦大菑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神之爲靈昭昭矣謹叙下方納諸廟門爲記

贛州興國縣安湖書院記

贛興國縣夫子廟在治之北門縣六鄉其五鄉之人來游

來歌被服儒雅東二百里曰衣錦鄉其民生長斗絕險寒或爲龍蛇瀆于邦經有司龜勉以惠文從事咸淳八年宜敷即臨川何時來爲宰憫然曰使人不可化則性命之道熄矣顧邑校曠越不克施乃夏四月即其地得山水之勝議建書堂以風來學召其豪長率勵執事堂庭畢設講肆有位彙試館下錄爲生員凡二十八人又核其望四人爲之長冬十月令率諸生以牲幣薦于先聖先師樽俎揖章等威孔嚴環觀愕眙屏息胥忭驚老婦子轉相傳呼然後翕然以儒者爲重令曰吾教可行矣載命胥正秩其比伍家使有塾人使有師如黨庠術序之意置進學日記令躬課其凡督以無怠又上諸府改其鄉曰儒學植之風釐於是山長谷荒人是用勸咸願進嚮文事率由訓程傳曰天地之道浸言化以漸也風俗之積幾千百年而令一朝變之固若是速歟共惟國家五星聚奎實闡文明皇祖制詔天下州縣立學所在表章儒先復創書院三代以下斯文彬彬焉先民有言地氣自北而南粵從衣冠正朔啓我吳會自江以南悉爲鄒魯今也遐荒陋僻沐浴教思如狂得廖如迷得呼王澤之滲漉日深地氣之推移日至此豈偶然之故哉予於今爲同年進士適守是州今奉天子明訓以宇民爲職能廣學愛宣德化是爲不辱威命將上其事

於朝復論之諸生曰昔有文翁興學于蜀受業博士時則張叔學官弟子畏而懷之彼何人哉叔兮叔兮又進諸生之長論之曰昔有文公設教于湖潮人趙德以士見招維文與行倡于齊民其則不遠德哉若人諸生拱而前曰某等幸生明世惟師帥不鄙夷之俾獲有聞雖不敏敢不受教請刻諸石以詔百世書院之制前爲燕居直以杏壇旁爲堂左先賢祠祠後爲直舍繚齋以廡不侈不隘臨溪爲之門堂名絜矩齋名篤志求敏明辨主善率性成德其門總曰安湖書院某山中所題云

道林寺行六堂記

余行步長沙道湘西登道林寺舊有四絕堂指沈傅師裴休筆札宋之問杜甫篇章也堂之類吾卿益國周公書之至是百二十年公又有記述蔣之奇語之奇取歐陽詢書韓愈詩而黜裴宋公獨合古今異同有行四爲六之說人之意度相遠如此僧志茂以屋壓字漫壽公字于石取公之意易名行六將揭于新堂予嘉其有二善焉補唐賢故事寶乾淳遺墨非俗衲所爲爲之嘉歎而記其後

五色賦記

孟春之二十五日發舟石鼓越三日過衡山幸趙孟僚送縣志遺逸門一段云冠豹與謝觀同在唐崔喬孫門下以

文藻知名豹謂觀曰君白賦有何佳語對曰曉入梁王之苑雪滿群山夜登庾亮之樓月明千里觀謂豹曰君胡不作赤賦豹曰田單破燕之日火燎于原武王伐紂之年血流漂杵前輩游戲文字足以解人頤如此客曰更做之作黑賦如何予應聲曰孫贖銜枚之際半夜失踪達磨面壁以來九年閉目客絕倒予曰君盍賦黃賦青如何一客云杜甫柴門之外雨漲春流衛青塞馬之前沙含夕照又一客云帝子之望巫陽遠山過雨王孫之別南浦芳草連天曰黃曰青不于其蹟而于其神亦一時興致所到因反觀寇謝前作惟月明千里得白之神曰雪曰火曰血皆不免着迹且漂杵是武王一屢事燎原與田單不相干一客改之曰堯時十日並出燦石流金秦宮三月延燒照天燭地一客又曰夜登庾亮之樓月明千里如何對或對曰秋泊來宏之渚水浸一天予謂前作已是劣劇後來者又進乎滑稽矣因次第其高下亦豪雄第一黑深妙第二黃神俊第三白脫灑第四青風韻第五或以黑爲冠予亦莫知其定因記之以詒觀者

衡州上元記

歲正月十五衡州張燈火合樂宴憲若舍于辰州之士女傾城來觀或累數舍竭蹶而至凡公府供張所在聽其往

來一無所禁蓋習俗然也咸淳十年吏部宋侯主是州予適忝陳臬事常平以王事請長沙會政除於是侯與予爲客主禮是晚予從城南竟城東來道觀者如堵入州從者殆不得行既就席左右楹及階階及門駢肩累足職職如魚頭其聲如風雨潮汐咫尺音吐不相辨侑者集三面之人趨而前執事幾不可曲折酒五行升車詣東廳聽之後稍偏爲燕坐俎豆設焉主人既肅賓車不得御乃步入燕坐之次至兒童婦女雜襲而爭先男子冠以上往往引去及獻酬州民爲百戲之舞擊鼓吹笛爛熳而前或蒙供焉極其俚野以爲樂游者益自外至不可復次序婦女有老而禿者有羸無齒者有偃僕而相撻者冠者髻者有盛塗澤者有無飾者有携兒者有負在手者有任在肩者或哺乳者有睡者有睡且蘇者有啼者有啼不止者有爲兒弁髻者有爲總角者有解后叙契鬪者有自相笑語者有甲笑乙者有傾堂笑者有無所親隨人笑者跛者倚者走者趨者相牽者相扶擊者以力相拒觸者有醉者有勸者咳者唾者嘔者欠伸者汗且扇者有正簪珥者有整冠者有理裳結襪者有履闕者有倚屏者有攀檻者有執燭踈惟恐墮者有酒半去者有方來者有至席徹者兒童有各隨其親且長者有無所隨而自至者立者半坐於地者有半

坐枕下者有環客主者有坐復立者有立復坐者視婦女之數多寡相當蓋自數月之孩以至七八十之老靡不有焉其望於燕坐之門外趨趨而不及近者又不知其幾千計也當是時舞者如儻之奔狂之呼不知其幾也觀者如立通都大衢與俳優上下不知其肆也予與侯頽然其間如爲家人之長坐於堂而驕兒駭女充斥其間不知其偏也予起而舉酒祝侯曰以平易近民而民近之豈弟父母侯之謂矣侯醕且執爵前曰惟使者使民不究無淫罰其和我是以大有民予避且謝則復諸侯曰使時和歲豐日星明觀舉海內得以安其生而樂其時衡與賜焉維天子之功臣等何力之有侯拱而立侯蜀人也因與予言益州承平時元夕宴遊其風流所親見蓋出于祖宗德澤天地涵育之久而今不可復得矣予愍然私念之開慶景定間衡以中州不得免於難今城郭室廬公私文物猶草創綿蕪云爾然以幾世幾年所爲郡而十數年間卒然脩復得其大體非國家忠厚積累於民力愛養有素豈望如今所成立哉蜀自秦以來更千餘年無大兵革至于本朝修繁鉅麗遂甲於天下不幸蕩析若鬼神之忌盈者今衡之民務本而勤力歲時一觀游之外衣食其耕蒔儉而不泰風氣淳厚猶南方建德之國其將進而未已者乎予爲親

懷歸得郡且行侯選表於朝有日矣惟一時民物之槩得於目擊相與嗟嘆闊絕而欣喜不厭於心者不當無所紀且懼夫可愛可愕之狀俯仰蹉跎忽不可以復追也燕之明日亟奮筆記之以庶幾觀風之意且使後來者於侯政有考焉侯名遇今居延平

雷州十賢堂記

國朝自天禧乾興迄建炎紹興百五十年間君子小人消長之故凡三大節目於雷州無不與焉按雷志丞相寇公準以司戶至丁謂以崖州司戶至紹聖後端明翰林學士蘇公軾正言任公伯雨以渡海至門下侍郎蘇公轍以散官至蘇門下正字秦公觀至樞密王公巖叟雖未嘗至而追授別駕猶至也未幾章惇亦至其後丞相李公綱丞相趙公鼎叅政李公光樞密院編脩官胡公鉉皆由是之瓊之萬之儂之崖正邪一勝一負世道以之爲軒輊雷視中州爲遠且小而世道之會乃於是觀焉我度皇之九年詔大府寺簿虞侯應龍知雷州侯雍公曾孫有文學凡登朝必典史事諸所聚斂得春秋大旨植之風聲尚有典刑其至雷也考圖謀訪耆老顧瞻山川怒如有懷乃黜丁氏章氏自萊公以至澹菴凡十賢爲祠於西之上使海邦興起前聞一朝皂白知所以勸敬賢如師疾惡如仇侯所爲豈

刀筆細故哉嗟乎雷何地也諸賢冠冕於此儼然而威自太守諸生以下敬恭登降制幣薦奠如先聖先師人有常言惟是風馬牛不相及也諸賢何以得此於南海南海何以得此於諸賢乎哉我祖宗待士大夫忠厚而有禮稽諸司敗嶺海則止此事上配帝王非漢唐所及雖施之姦回容有傷惠而賢者失路靡不獲全祈天永命萬有斯年噫嘻盛德事也祠經始於十年九月十月吉日落成侯謂予同館走書數千里至韻屬予記予不敏叙其凡復爲迎送神辭使祀則歌之辭曰 颶風起兮雲黃萬里兮故鄉桃李芳後不祥何懷乎斯宇兮惟獨有此象芳海可竭兮神不可忘五嶽爲管兮三辰爲光保我有國兮萬年其昌

雷州重建謀樓記

凡並海而爲州皆有颶風而雷爲甚中州多山地氣固密城郭公府苟非水火兵革之難雖累數千百年存焉可也南方歲有颶風拔大木蜚大屋以爲常矧雷三面際海當風之衝豈獨城樓難哉太史氏虞侯應龍來爲守是爲咸淳十年六月十有二夜半颶風作厥明視謀壓而城壞方風之來也其暈如虹有蛋氣如樓臺及其歛霍凌轢旬哮撞擗其聲不可名狀侯曰斯樓郡以晝夜者非大且壯無以支末又乃筏鉅材鳩工並興設爲巍峩下臨鯨波人

聞而撫然曰天下猶海也世變猶風也昔人有言大厦非一木可支又曰震風凌雨而後知夏屋之幷幪也侯所建立有安天下之道焉侯之爲雷也寬而有制嚴不爲暴始至蒐軍明律戮澤中爲龍蛇者獄有三年淹破其貨內者戮丁籍實民賦老壯以時富貧有經又爲之表賢哲興學校開其倫常示人有耻陶爲清淳訟是用希凡此皆侯所爲及風徙纏之本也天子聖神文武克有天命祝融受職海若順令侯爲政知所本价人維藩式是南邦城樓云乎哉

序

孫容菴甲葉序

容菴孫先生早以文學自負授徒里中門下受業者常數十晚與世不偶發其情性於詩今其家集甲乙丙彙爲三帙當先生無恙時乙官湖王公介爲序丙今念齋陳公彬筆也獨甲篇首無所屬大史公將以自序云爾不幸未就晉志以歿後二十二年先生之子演之孫應角出其本命子序以補其遺先生之爲詩縱橫變化千態萬狀前二公模馮極矣後生小子於前輩畦徑不能窺也獨嘗往來容菴知先生所以爲詩者今天山一卷石之多及其廣大草木生之禽獸居之寶藏與焉今天水一勺之多及其不測龜

鼉蛟龍魚鱉生焉貨財殖焉天下之奇觀莫具於山水山水非有情者莫之爲而爲何哉傳曰山藪蔽疾江海納汗則其所容者衆也先生之菴介於闕闡敞二尋高爲楹不踰丈求其領畧江山收拾風月則亦無有乎爾然先生讀書自首不輟皇王帝霸之迹聖經賢傳之遺下至百家九流閭閻委巷人情物理纖悉委曲先生旁搜遠紹益朝斯夕斯焉是百世之上六合之外無能出於尋丈之間也以一室容一身以一心容萬象所爲容如此此詩之所以爲詩也先生名光庭字懋居廬陵富川以詩書世家今其子惟終放情哦諷爲詩門再世眷屬其孫懋於文學方翹翹自厲發矢於持滿沅波於既溢以卒先生爲詩之志詩之道其昌矣乎予里人也知先生爲詩之故與其所以積累繼述因發之以補二序之未及云

危知齋論序

近世有驪塘巽齋二危論行於世予讀其文庶幾前輩之彷彿者矣吾州恕齋危先生其所爲論積成帙學者爭傳爲矜式先生學爲兼梓之宗行爲章甫逢掖之望放而爲文所謂仁義之人其言藹如臨川廬陵之危是或一道也抑二危以此決科發身而先生不偶於場屋以死則所遇之足悲也雖然遇不過無足計也于其人而已然則學恕

齋爲文尚從其人求之

金匱歌序

金匱歌者卿前輩王君良叔之秘醫方也。初良叔以儒者涉獵醫書不欲以一家名。一日遇病數十輩同一證醫者曰此證陰也。其用某藥無疑。數人者駢死醫者猶不變。良叔曰是證其必他有以。合少更之。遂服陽證藥。自是皆更生焉。良叔究前者之死也。遂發念取諸醫書研精探索。如其爲學然久之無不通貫。辨證察脉造神入妙。如庖丁解牛。偃僕承蜩。因自撰爲方劑。括爲歌詩。草紙蠅字連帙累牘。以遺其後人。曰吾平生精神盡在此矣。其子季浩以是爲名醫。其子庭舉蚤刻志文學。中年始取其所藏讀之。今醫遂多奇中。一日出是編予。然後知庭舉父子之有名於人。其源委益有所自來矣。天下豈有無本之學哉。世道不淑。清淳之時少。乖戾之時多人。有形氣之私不能免於疾世。無和扁寄命於嘗試之醫。斯人無華同於巖壑。徑楷之歸者。何可勝數。齊高彊曰三折肱知爲良醫。楚辭曰九折臂而成醫。言屢嘗而後知也。曲禮曰醫不三世不服其藥。言嘗之久而後可信也。人命非細。事言醫者類致謹如此。然則良叔齊楚人所云醫也。若庭舉承三世之澤。其得不謂之善醫矣乎。予因謂庭舉曰。凡物之精造物者秘之。幸

而得之者不敢輕然。其久未有不發。周公金縢之置兄弟之秘情也。至成王時而發。藝祖金匱之誓母子之秘言也。至太宗時而發。君所謂金匱歌者。雖一家小道。然祖宗之藏本以爲家傳。世守之寶。其爲秘一也。子之發之也。以其時考之。則可矣。庭舉曰。大哉斯言。予祖之澤百世可以及人。予爲子孫不能彰悼先志。恐久遂沈泯。上貽先人羞。敢不承教以廣之於人。予嘉庭舉之用心。因爲序其本末如此。良叔諱朝弼。季浩諱淵。庭舉名槐云。

張宗甫木雞集序

三百五篇優柔而篤厚。選出焉。故極其平易而極不易學。予嘗讀詩以選求之。如曰。鴛鴦。言陟崔嵬。我馬何虺。隕我姑酌。金罍。維以不耒。懷如曰。自子之東方。我首如飛蓬。豈無膏與沐。爲誰作春容。詩非選也。而詩未嘗不選。以此見選實出於詩。特從魏而下。多作五言耳。故嘗謂學選而以選爲法。則選爲吾祖宗。以詩求選。則吾視選爲兄弟之國。予言之而莫予信也。一日吉水張彊宗甫以木雞集示予。何其酷似選也。從宗甫道予。素宗甫欣然。便有平視曹劉沈謝意思。三百五篇家有其書。予歸而來之。所謂吾道東矣。

趙維城洗冤錄序

漢法殺人者死。我國家式敬由獄。尤於人命重。致意焉。情

法輕重相去一毛轉移蔽欺其謬千里吾儒坐論書史志其大者固自以司空城旦之書柱後惠文之學為不必講不必講可也而一日臨事愴然受成其為誤不少愛人利物之心謂之何哉近世宋氏洗冤錄於檢覆為甚備宋氏多所駁歷益屨之而後知吾邦趙君與樸甫階一命而能有志乎民反覆駁難推究其極於宋氏有羽翼之功矣使君自此有中外之迹日增月益豈曰小補之哉書曰獄貨非寶惟府辜功又曰無或私家于獄之兩辭矜刑之本也讀趙君此編而於書再三焉雖不中不遠矣

龔知縣帥正錄序

訟九五曰尚中正下四爻竟至於不訟予曰子帥以正孰敢不正惟上九一爻犯終凶至錫帶三禩豈帥之者之罪哉君卦之終為險健之極莫其矯操非百倍其力有所不能茲易所以為憂患之書也龔君子輝宰吾廬陵其聽訟必据經守法不肯少委折以貳民聽凡斷筆備書之冊踰年幾三秩名曰帥正錄大哉君之用心乎廬陵訟最繁自君視事日以銷後從所帥也然猶不免於有錄而錄不免於再且三風俗所積其蠹也久矣夫豈一朝一夕之故縣古諸侯也使君私其土子其人教化之入人也深則是錄可以無作今之縣三年一替君之所試曾幾何時讀是錄

也庶幾期月而可者矣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請益曰無倦君而以無倦行之是錄也固筌蹄之粗也歟君名曰升豫章人

蕭蕭夫采若集序

選詩以十九首為正體晉宋間詩雖通曰選而藻麗之習蓋日以新陸士衡集有擬十九首是晉人已以十九首為不可及十九首竟不知何人作也後江文通作三十首詩擬晉宋諸公則十九首邈乎其愈遠矣予友雲屋蕭君蕭夫五年前善作李長吉體後又學陶自從予游又學選今則駸駸頗謝間風致惟十九首悠遠慷慨一唱三嘆而有遺音更數年雲屋進又未可量也十九首上有風雅頌四詩俟予山君既成俯仰温故又將與君細評之

羅主簿一鵝詩序

詩所以發性情之和也性情未發詩為無聲性情既發詩為有聲閱於無聲詩之精宣於有聲詩之迹前之二謝後之一蘇其詩環偉卓犖今世所膾炙然此句之韻之者耳豪草池塘精神相付屬對來風雨意思相怡愉傳曰立見其參於前在與見其倚於衡謝有焉樂則生生則惡可已蘇有焉東溪君嗜詩叔曰比谷而雲谷又其弟鶴鳴子和墳傲麓應天和流動雍于一堂所謂無聲之詩也噫謝之

樂不能無蘇蘇之樂不能無謝東溪君合蘇謝而一之其樂庸有既乎若夫君所以句之韻之者予非能詩又焉能評其歸問之二谷

新淦曾季輔杜詩句外序

杜詩舊本病於篇章之雜出諸家註釋人爲異同淦北山子曾季輔平生嗜好於少陵最篤編其詩做文選體歌行律絕各爲一門而紛紛註釋自以意爲去取意之所合列於本文下方如東萊詩記例而總目之曰少陵句外予受而讀其凡蓋甚愛之既錄其副則復慨然曰世人爲書務出新說以不蹈襲爲高然天下之能言衆矣出乎千載之上生乎百世之下至理則止矣虛其心以觀天下之善凡爲吾用皆吾物也是意也東萊意也而北山子得之觀舞劍而悟字法因解牛而知養生子也受教於北山子矣

忠孝提綱序

江流滔滔日夜無聲水之常也至於有觸之鳴風激之爲波則水之所遭拂乎常矣爲臣忠爲子孝出於夫人之內心有不待學而知勉而行者古之人都俞吁弗定省溫清行乎忠孝之實而不必以名知於人此人道之自然也若夫處時之變遺事之不幸始有不得已而忠孝之名歸焉則亦有可憫者矣帝齋郭君其有感於忠孝之事既取古

人之大節分而爲之書又哀皇朝事爲後卷君之用心所謂先立其大者吾讀其書蓋世變存焉非徒纂集之末而已抑有願與君講者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守孰爲大守身爲大士君子之於天下固不必食君之祿而後爲忠親存而後爲孝也語曰仁以爲己任死而後己義理之責庸有既乎君更以是推廣其說使人人知忠孝之爲切已事常也由其道變也不失其節則於世教豈曰小補之哉

八韻關鍵序

八韻關鍵者義山朱君時叟所編賦則也魏晉以來詩猶近於三百五篇至唐法始精晚唐之後條貫愈密而詩愈漓矣賦亦六藝中之一觀雅頌大約可考騷辨作而體已變風氣愈降賦亦愈下由今視乾淳以爲古由乾淳視金在錄有物混成等作又爲古矧長揚子虛而上胡可復見然國家以文取人亦隨時爲高下雖有甚奇傑之資有不得不低首於此若朱君立例嚴用功深蓋亦深達於時宜者朱君執此以往一日取先場屋然後舍而棄之肆力於爲文其於古也孰禦雖然又豈爲文哉

壬戌童科小錄序

景定壬戌童子十人挑誦國子監既中試中書如初考吾里王元吉爲首該恩許兩試太常以次九人一試童子歸

而課業當為來科新進士否則再試能又中即待年出官矣噫其亦咄嗟乎哉山林之士白首佔畢有終身不得名薦書齒下士於朝者童子未離幼學已得以所長頡頏當時雖其得於天者不凡而貴之也人無異辭然世之厄於命者何限若此獨不以自幸哉童子歲月方來而未艾也天下事有大於科目之學者矣則將何如韓子送張童子序曰暫息乎其所已學者而勤乎其所未學者予謂童子其所已學者經也經載道書也童子向記其言語而已而沉潛義理變化氣質蘊之為德行行之為事業未之及也童子而能自其所已學者溫習細繹深加履踐希賢希聖求之有餘師而其所未學者徐徐而勤之不為後也大學之法禁於未發之謂豫當其可之謂時童子有之予也有志乎兢辰者日斯邁而月斯征愧悔多矣敢無以相童子童子倘有利於予言矣乎

題家保狀序

吾鄉孫幼賓善與人周旋受人託必忠吾黨之士多與焉知識三歲大比其欲結保就試者率以狀轉授俾上之有司幼賓無所愛力每科輒結至數百保榜揭之日籍中多得人由是中禮部者常有之從事數科今又將詔歲人爭以幼賓為有驗雖幼賓亦不能自己一日持其藉以告予

曰君疇昔籍中人也其為我序之予不能辭焉按周禮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與之此鄉舉里選之風也考諸族師則五家十家五人十人又使相保相愛刑罰慶賞相及相共凡保必有連坐古以德行取人於此猶有取爾周官之法度與關雎麟趾之意固不相悖也進士始於隋唐本朝沿襲不改日引月長弊弊浸出上之所以關防禁治者務盡其術若家保狀其一也科目與鄉舉里選自不同然其所以立法之意殆相似然吾州士風接歐周胡揚之遺知所自愛其麗於族師之禁固辭矣幼賓作事必優實其所受託亦不輕所任刑罰之相及相共者吾又固為幼賓一保吉為州鉅應試二萬餘然他日得之率是知名之翹翹者幼賓自此網羅無遺使千佛之名盡萃於一籍則幼賓繼今皆慶賞之日也吾為子賀不既多乎幼賓曰嗜欲將至有開必先君言且驗矣吾籍屢驗不一驗將徵福於君請執此以往

又家保狀序

吾嘗觀李肇記唐科舉事都會謂之舉場通稱謂之秀才拔刺謂之鄉貢俱捷謂之同年有司謂之座主籍而入選謂之春闈將試相保謂之合保既捷列姓名於慈恩寺塔謂之題名大宴於曲江亭謂之曲江會進士之為貴於天

下其來尚矣。某吉水人肯為吾黨。宸梓家保。狀使不煩。自授於官。始好事者。介予所知。識以其籍。求序予前。一夕。臺有持一卷來曰。桂籍得此。臺君驗焉。者是籍之人。由秀才試舉。場出。卿貢試。春闈拜座主。叙同年。赴題名所。入曲江。會將必自此。合保始。雖然。使君籍而止。得科目人也。吾何觀焉。天下事。益有大於此者矣。仁山蒼蒼。文水泱泱。歐周胡揚。休有耿光。獨無遺芳。而昌之者。歟。吾之望君籍也。如此。

新淦曾叔仁義約籍序 名公世

財利在天地間。為義理之賊。三代以下。選舉不以德行。則士雖為聖賢。猶將從科目。以進舉于鄉里。固得時行道之發軔也。然士方窮時。驟得一舉。屬有千里之役。無所取資。不得已。倪首屈意。以為此之求。是不待仕固已。賦其心矣。此義約之所以不可廢也。予至新淦。親黨曾君叔仁。出其所謂青雲約。魁星約者。其為約視他郡。特有寓公助送之例。可以觀是邦之風矣。吾黨之士。凡與斯籍。名薦書。走在所居者。無深責行者。無復顧昌其氣。以從事於文。蹇蹇譎。諤進奉天子之對。由此培植。為他日賢公卿大夫。殆此籍有助焉。然則區區周急義之末者耳。其於人才有關。係則於後之世道。不為無益。其為義不亦大哉。

送隆興鄉道士序

新吳昭德。觀或傳西晉劉仙人飛昇之地。其觀前井。猶仙人時。丹井也。今鄉高士。居其觀。亦以煉丹名。或曰高士仙人之徒。與予詰。其所以為丹。則高士之丹。非仙人之丹也。仙人之所謂丹。求飛昇也。高士之所謂求丹。伐病也。仙人之心。狹於成己。高士之心。溥於濟人。且夫蕪人已為一致。合體用為一原。吾儒所以為吾儒也。重己而遺人。知體而忘用。異端之所以為異端也。高士非學吾儒者。而能以濟人為心。噫。高士不賢於仙人歟。

送彭叔英序

彭叔英以秀才精。躔度推予。命謂剛星。居多意。若他日可為國家當一面者。巽齋歐陽先生。以三命折之。其為之說。與叔英辨。予命叔英。既錯下一筭。又累先生齒頰。顧區區何足以當之。抑叔英所以許予。謂主命得火。行限得金。李羅計故。至於有主殺伐等語。雖然。此以論項籍。關羽。敖曹。擒虎之流。則可。而世固有不必如此。而為名將帥者矣。非叔英之所知也。予獨以為陰陽大化。網細磅礴。人得之以生。其為性。不出乎剛柔。而變化氣質。則在學力。如叔英之說。某星主剛。某星主柔。得剛者。必不能柔。得柔者。必不能剛。則是學力全無所施。而一切聽於天命。聖賢論性。等書。

俱可廢已予性或謂稍剛殆柳子所謂奇偏者靈焉朝夕惟克治矯揉懼陷於惡敢以命爲一定不易之歸乎叔英慨然曰予言命若言性命之矣抑予所以爲君言者自謂不誣士固各有志子之志願聞所向請轉與巽齋直之昔諸葛孔明與石廣元徐元直孟公威遊學荊州嘗曰卿三人仕進可至郡守刺史三人問其所志孔明笑而不言予非孔明也予之志豈叔英得窺哉

送王山立序

官湖王先生以文章名家其子山立無忝於弓冶之業蚤携琴書相從諸公筆硯間旣而曰士不爲司馬子長遊不足以爲學於是上下四方者幾年于行今遊且倦矣湖海之風波浸惡山林之歲月漸長歛其如川方至之銳以就于霜降水涸之實山立將從事乎此昔孫泰山爲養索遊范文正公給以月俸三千遂得留意於學卒爲一世師表誠齋素貧得劉氏館以故旁搜遠紹及讀世間未見之書南渡以來稱儒宗焉二先生之事夫人而可爲也會有拈出故事以嘉惠山立者其靜以待之

與山人黎端吉序

晚寢兒說夢終日問問使人欲索枕僵卧明者了了不踰頃刻能解人數百年中事恨相見晚矣山人黎端吉客吾

門旬日風雨旦稍霽入吾山一瞬而還若有德色問之則山川巨細情狀變態信手圖畫如山中生長然者何其敏也黎氏祖爲吾鄉羅氏葬地百年效驗翁不見端吉食其報又能以術世其家翁信未死哉端吉遺予地予方撰屨出郊而端吉又泝十八灘上矣臨別敘其說其歸也爲予復來乎

贈林梅所序

何所無花屈擅蘭陶擅菊林擅梅乃若有定所然古者以功爲地之封建後世以文爲花之封建屈之騷陶之辭林之詩皆有功於花是故花托於斯文而後得其所焉噫九畹三徑今無復存林之孫羲獨能世襲孤山與花周旋所謂居其所而不遷者君允拓門庭於詩道益進豈惟克有其土地抑亦光昭其先君之功懋哉懋哉

送項異可入南序

東坡作韓文公廟碑詩云作書詆佛譏君王要觀南海窺衡湘坡在南方亦云茲遊最奇絕又云茲遊奇絕冠平生當文公諫佛骨豈故欲爲揭陽之行坡不幸懼黨禍乃以災方爲夸自古詩人大言而非情徃徃如此吾鄉項兄異可與權之度嶺也訪予於玉缸予問子非不得已是何爲則曰異可生也有四方之志弱冠時嘗一至番禺已而

走上饒參疊山拜東岡古爲然後徑潯陽出赤壁登黃鶴樓今也又將往見東岡吾所學子長遊也他時入南者以風土爲擘與權年未三十神澤而氣強擡筮行數千里如適其東家是其要觀南海而從奇絕之遊者非詩人大言類也子長南遊江淮上會稽闕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講學齊魯過梁楚以歸而平生車轍獨未至廣與權今游子長之所未游從而徧歷吳楚按子長東南故跡登淮山以望中原以庶幾盡見天下之奇子長作史記序三千年事爲五十萬言漢至今又千有餘年不知與權後之所書其詳畧如何書成以論我

送賴伯玉入穎序

賴君成孫伯玉號竹澗五雲人自幼已好詩長而浸癡有甲乙輩行於人戊午出宜春道中得詩三十歸而哀以附於乙自是以行爲趣一日以書抵予曰某也將泝十八灘踐空同非子寵茲行彼之山靈水神未易屈降賴君之行殆不苟然賴之勝處如薜孤如八境如蕪泉如塵外寺則如慈雲天竺在唐有香山品題至今墨蹟如新入本朝東坡山谷之流交有以發其奇而長其光價而東坡蹤跡之密精神之著又其尤者也賴君觸目爲思開口成句而騷人墨客之遺又有以動其壘蓋焉者虛而往實而歸此行

粹宜春章貢之得其有足以成丙藁可知也君之茲役予何能贊一辭抑予有請焉君方盛年於詩之道其所造已非他人以一句一字名世者比以君之資其當他有所進乎司馬子長足迹幾徧天下後來竟能成就史記一部或議子長所用小於所得少陵號詩史或曰讀書破萬卷止用資得下筆如有神耳頗致不滿韓昌黎因爲文章沒有見於道德之說前輩議其倒學然猶不爲徒文卒得以自附於知道橫渠早年縱觀四方上書行都超然有凌厲六合之意范文正因勸讀中庸遂與二程講學異時德成道尊卓然爲一世師表其視韓公所爲蓋益深遠矣今君批包負笈將四方上下以求爲詩予也不止望其爲前所稱騷人墨客者因誦言諸公之失得如此君且行矣歸而求之有餘師

送李秀實序

三月二日予有行役宿郊外次日昧爽有來謁者視之李君秀實也李君初不之識一見察其爲能言士坐定出詩三首其自序末句曰他事無求求者道真教徒手只空轅今人有好爲尊大以道統屬已自任終日瞑目夜半授佞已者二三言曰道在是矣隱君授書孺子取履昔人以爲近於鬼物往徃類是李君之求其諸此之求歟李君曰予

知不及此予丈夫也棄弧蓬矢之志將於子長遊發之噫
嚶子長盡天下之觀一部史記取資於此先民有言杜子
笑讀書萬卷止用資得下筆有神耳予固爲子長惜也橫
渠先生早年英邁之氣奮不可禦上書行都縱觀四方後
乃精思力踐以其學接孔孟之緒朱文公贊之曰早悅孫
吳晚過佛老勇徹卑比一變至道懿哉淵乎李君所欲求
者道也則子長之終身不足師法橫渠何可當也顏何人
哉喻之則是於李君之別也書此以贈

送彭和父遊學序

彭江西三瑞之一和父其孫也家傳詩書半世以教人爲
業以兩歲無所於館將遊學以問於四方命予曰可行乎
今天夫冠義如大裙裾如談道理非不纏纏可聽一旦有
飲食之累則棄三尺蕩四維苟可以求無飢者無所不至
和父雖失館夷然無感容所爲皇皇問館之外無他筭此
之謂不失其本心悠悠穹壤獨無知心者歟

贈談命朱斗南序

天下命書多矣五星勿論若三命之說予大槩病其泛而
可以意推出入禍福特未可知也惟太乙統紀鈎索深遠
以論世之貴人鮮有不合然閭閻賤微有時而適相似者
倉卒不可辨予嘗謂安得一書爲之旁證以窺見造化之

庶幾哉最後得朱斗南出白顧山人秘傳書一卷以十干
十二支五行二十七字旁施午豎錯綜交互之中論其屈
伸刑衝六害察其變動生旺官印空而爲衰敗死絕衰敗
死絕破而爲生旺官印祿馬不害爲貧賤孤切未嘗不富
貴盈虛消息觀其所歸和平者爲福反是爲禍其言親切
而有證予切愛之獨其所著之文可以意得不可以辭解
乃循其本文變其舊讀樂之以其九表之以其例其不可
臆見者闕疑焉統紀十干千各一詩其辭雖若專指一干
而云而十干取用無不相通故詩雖以百數其大指數十
而已亦復如白顧之例別爲之篇以附見其後使二書貫
穿於一人之手彼此以補其所不及年月日時雖相去一
字之差而於銖兩輕重爲不可誣矣斗南吉水人拔起田
間談命皆自得之妙予謂初事統紀失之者十之二三也
繼得白顧書失之者百之二三也予觀斗南用二書奇中
所不在論偶然而不中則反求之吾書書未嘗失顧用書
者或未盡耳予又恨白顧書有闕疑也天命之至矣出於
人之所俄度者不可一言而盡也吾所見斗南論命就其
一家真白眉哉是爲序

又贈朱斗南序

甲巳之年年生月丙寅甲巳之日生時甲子以六十位類推

之其數極於七百二十而盡以七百二十之年月加七百二十之日時則命之四柱其數極於五十一萬八千四百而無以復加矣考天下盛時九州主客戶有至千四百萬或千七八百萬而荒服之外不與焉天地之間生人之數殆未可量也生人之數如此而所得四柱者皆不能越於五十一萬八千四百之外今人間巷閭固有四柱皆同而禍福全不相似者以耳目所接推之常有一二則耳目之所不接者安知其非千非百而命亦難乎斷矣且夫五十一萬八千四百之數散在百二十期中人生姑以百歲為率是百歲內生人其所受命止當六分之四有奇則命愈加少而其難斷亦可知矣嘗試思之宇宙民物之衆謂一日止於生十二人豈不厚誣而星辰之向背日月之遠近東西南北天地之氣所受各有淺深則命之布於十二時者不害其同而吉凶壽夭變化交錯正自不等譬夏生物松一類也竹一本也或千焉或萬焉同時而受氣也然其後榮者枯者長者短者曲者直者被斧斤者歷落而倣年歲者其所遭遇了然不倣夫命之同有矣而其所到豈必盡同哉然則參天地之運關盛衰之數此其間氣或數百年或百年或數十年而後一大發洩必非常人所得與者於五十餘萬造化之中不知幾何可以當此

而天地寶之不常出鬼神秘之不使世人可測知也嗚呼論至此則命書可廢也耶因書于歐陽先生贈月窗說後

贈曹子政劍客序

江西劍客吾鄉曹子政篆命標榜也予曰子卜也而取劍何居曰世人賣卜事譎媚指苦口皇皇於一食之末予恨其道之不直也如是而福如是而禍一無所回護故予剛者之為也予言必剛者而後能聽劍是以得名予曰噫嘻昔人有學字觀公孫大娘舞劍而神劍無與於字而廻朔赴仆之間乃足以相發今子雖為卜而有取於劍之剛者亦詎曰不宜哉或曰然則是腹劍也予曰惡是何言子政豈口如蜜者邪或人語塞因書以遺之

贈山人黃煥甫序

黃景文煥甫乃祖顛風水名術也予里大家祖地多出其手而煥甫以術世其家前十三年予嘗以詩送之又數年覺煥甫小異亟取詩更其辭而實未深知煥甫也煥甫遊從日以密講辨日以多今也而後探其胸中之所存果有大異乎時人者噫知煥甫晚矣煥甫嘗與予上下阡隴凡予動心駭目以為奇詭雄特輒掉頭不謂然至淡然平夷滂不起人意往往稱不容口予始甚訝之久而服其為名言也大槩煥甫之術以為崇岡復嶺則傷於急平原曠

野則病於散觀其變化審其融結意則取其靜勢則取其和地是在矣舍是而求地亦固有之而非煥甫之所謂地也山人之獻地者日至吾門予使煥甫往觀常不滿一笑煥甫曠數年始獻一地所獻真如其說予爲山人所欺者多矣若煥甫真不欺我者惜也煥甫汲汲餬口以奔走於四方以予之近且久幾不相知卒然使人一見使人愛其術而不疑斯亦難矣予嘗謂能爲煥甫百指計使煥甫安居一年必能時發天地之藏以使我予欣然而不厭予方冀石山中計必不能及此姑遂其說庶幾有因予而信煥甫煥甫必能出所學以報所知是楚人亡弓楚人得之予又何幸焉

贈黃璘翠微序

黃璘吾鄰人得祖父風水之學間與之登山鋪張造化口角瀾翻亦可愛吾館人議以翠微名之翠微山之腰蒼蒼鬱鬱之象山人所得稱抑微乎微者地理書所謂隱隱隆隆吉在其中此則蠱心者所不能得其彷彿黃生齒新而意銳更下入細工夫以庶幾吾所謂微者

贈仰顛峯折字序

顛峯仰宗臣以折字之術行京師諸公贈言陳往驗甚悉予未即信試之且數年每言輒酬奇矣哉予問顛峯曰禍

福將至必先知之吾聖人則有教矣就字而言字心畫也得於心應於手夫固動乎四體之一也由此而推資稟之強弱操術之正邪生死壽夭貧賤富貴之理於其字畫之大體而夫人之平生可一言而盡是則予固能知之今夫卒然而遇人曰請所欲書夫人者亦倘然應之曾不經意而子於其偏旁上下之間紬繹解說曰某宜禍某宜福則其臨書之際豈亦有鬼神歷乎其誘其中而運之肘歟不然字而字耳何靈之有顛峯曰未也天下禍福之占于其動而已木之榮枯廉節不能索之於其靜一葉之墜筭法生焉世人見墜葉多矣誰知大化寄此眇末子之觀字也于其心予之觀字也于其心之動是法也得之異人異人誠勿言君退思之予推其理不可得而又動於顛峯之異則思夫聖人之於事其存而弗論者不少矣相視一笑孰用其言贈焉

送僧了敬序

萬安僧了敬丙辰年來謁示予以夫子像予初怪之與之語彷彿儒者氣象問諸公賞音則知其能爲詩能讀先儒語錄又能築讀書堂以與邑之逢掖者處而後嘉其來意之有以也越五年予至其宮求其所謂讀書堂者觀之則方裒緝斂材召審曲面勢者而商度焉因知諸公所以亟

稱之者書其志也敬師之竟就是役者志之不忘也自佛入中國其徒牢護其說遂與儒者之教並立於天下太顛止於海上韓公屈與之交當時羈窮寂寞之餘以其聰明識道理姑與之委曲於人情世故之內其於變化其氣質移易其心志攘除其師之教未必有焉以今敬觀之則其崛起於浮屠之中而若有得於聖賢君子之說而凡精業勤行以學韓之學者又與之周旋一室以上下於其間其爲聰明識道理也多矣陳良楚產也悅周公仲尼之道比學於中國孟子推爲豪傑然則敬師非僧之豪傑也歟

吉水縣末昌鄉義役序

吉水縣末昌鄉某都建義役復淳熙成規也予同升陳君某既爲序則貽書於予曰願贅一言使鄉黨鄰里有所憑依且庶幾微福於君之筆俾勿壞予懼不敢當以其爲義設不得辭嗚呼義役之不行而差役之紛紛何甚也民無以相友助相扶持乙曰甲當役甲推之乙乙復曰甲展轉而聽命於長民者之一語時則其權在於官官無以自爲也鷹鷺行鉗紙尾而進曰某宜差某有以私其人則改曰宜某時則其權在於吏一方之版籍吏胥主之高下其手紊於多寡之實時則其權在於鄉胥閭閻之間紛爭之微桀黠者乘間而起告訐因之而差法以亂時則其權在於

姦民受役者有二三年迄無一事有不幸而殺傷盜賊麗於其境不旋踵家破時則其權在於天今陳君與其鄉約曰爾役月日若干爾未減若干爾費若干至若干以上助若干一齊惟公是據處之者無媿辭承之者無拒色是役之權不在官與吏與鄉胥與奸民與適至之天而在吾鄉里和氣間義之用大矣利久遠而無訟仁也使人知有遜讓禮也不以資奸智也盟而無敢後先信也一舉而五常備焉豈惟義哉鄉之長上其申告子弟曰如是而禍如是而禍守約者久處敗群者交罰使一守是法末末無數則其於是邦之風俗不爲無小助噫亦安能下其法於天下哉

燕氏族譜序

嘗謂人之有祖也如水之有源木之有本也夫源之深者流必長本之固者末必茂此自然之理已然之驗也燕氏榮春來自龍潭循州好山水之勝通陰陽之理歷吉之東鄉大北溪見其江山秀麗地勢盤旋於是遂徙居之榮春生男貴玉勤而力孝未遂厥志而早卒孫長曰祐字天益號愛月領職都差次曰祺字天祥號瑞軒領職通判得其祿得其名燕公可畏治政有方年逾耳順乞歸骸骨故勒誥以還鄉積善成德宜永享其攸久也益生男宗美清白傳家謙恭處己以金石締交盟以詩書立門戶善繼人之

志善述人之事勦業守成實有光於前聞人矣美生三子長曰希禹次曰希仁三曰希舜兄弟俱有文名以仁睦族以礼待人若河東之三鳳謝氏之彥秀者也自是子孫蕃衍食指浩繁常於餘暇之際從容商略故有陸賈之分長禹受永昌鄉濟難居焉次仁受永昌鄉青峒居焉三舜受祖基家焉禹生國賢國賢三子曰德祥德勝德德鄉德祥領職司舉德勝領職司戶德鄉領職司理德祥之子曰均治徒泰和城南德勝之孫曰子實徙廬陵華美坊德鄉之孫曰子昇徙永豐桃源雖星羅棋布是皆同一源也恐後世久遠真偽不辯故命予修諸譜系載諸詳悉以見先公一人而來迄今有年矣雖族屬疏遠長幼尊卑按此譜經歷殆可見矣若夫水源木本培植深固支流柯葉蕃衍盛大亦在乎基之於前而有顯諸後矣為賢子孫者可不鑒哉

龍泉縣監漕鄉舉題名引

恭惟祖宗以取士為國三歲大比所謂從數路得人古遂江吾廬陵佳山水邑也廬陵諸老發身六一公濟廩以學舍益公誠齊以鄉舉獻簡公以漕貢而獻簡生遂江文獻風流又其最近且親者山川毓靈人物代興高山作止景行行止是為題名引

文山先生全集卷之九

題跋

敬書先人題洞岩觀遺墨後

按先君作此詩時天祥甫七歲後十五年知觀任道士始
摹本以來又越三年以次道士朱山月復為軸以相遺維
先君子天韻冲逸神情簡曠使一日脫人事之累黃冠野
服逍遙林下真所甘心焉為子不德使先志不獲遂捧軸
却立為之泫然

跋曾子美萬言書某名士倬

菊坡天人文溪菊坡椽人菊坡不可作已顧見文溪五仙
如在天上寶展夏五集夾殿賜某等進士第八局一日同
年曾兄子美來訪議論慷慨知非凡人扣其所宗則傳菊
坡法衣密文溪講席者也當布衣時春宮一疏已能發菊
坡之所欲言他日為天子御史直氣凜凜必能赤文溪幟
悠悠風塵安得若人寶祐丙辰書于朗集所

跋李景春紹興萬言書某

吾鄉布衣李君景春上書於紹興累萬言盡疏閭閻隱
微之故可謂知無不言矣厥亦惟我高宗皇帝仁厚惻怛
勤求民瘼是以旁通下情庶幾古者詢于芻蕘之遺意凡
我有官君子暨于國人式克于勸讀君之言當時州縣間

可嗟嘆者如此今去之百有餘年孰知又有過於君所觀
者識者於此又重為世道感

跋劉翠微罪言某

崔子作亂於齊太史以直筆死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書
者又不輟遂舍之崔子豈能舍書已者哉人心是非之天
終不可奪而亂臣賊子之暴亦遂以窮當槍用事時受密
旨以私意行乎國中斂弄威福之柄以錙制人之七情而
杜其口胡公以封事貶王公送之詩陳公送之啓俱貶槍
之窮凶極惡自謂無誰何者矣而翠微劉公猶作罪言以
顯刺之公固自處以有罪而槍卒無以加於公噫彼豈舍
公哉當其番後凡一時不附和議者猶將甘心焉公之罪
言直未見爾由此觀之賊槍之逆猶浮於崔而公得為太
史氏之最後者祖宗教化之深人心義理之正槍獨知之
何哉公之孫方大出遺藁示予因感而書

跋繆上舍萬年論丁相大全詞案

被點為沙溪塞

請繆言詞案世固有如此冤事哉掩卷為之太息

跋歐陽公與子綿衣帖

東坡跋歐陽公與其姪通理書云凡人勉強於外何所不
至惟考之其私乃見真偽今觀此帖綿衣之外一語不及
其私以此見前輩心事未有不可對人言者

跋胡景夫藏澹菴所書讀書堂字

此澹菴所隸以與壽亭者也壽亭於澹菴為累從弟澹菴臨大難決大議不負所學於國為忠臣於親為孝子斯讀書之所致也公崇敬宗族復以讀書惠幸其弟固曰使之有所顯揚也于其先與有榮焉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澹菴以之壽亭曾孫景夫世其家寶澹菴真墨徹堂而新之復其扁用詔于子若孫以追孝也考作室既底法厥于乃弗肯堂景夫道斯責矣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感備于此者尚勉之哉

跋呂逢德所收平園文字

此石刻司馬文正呂正獻為翰苑時替書政篆則鄉衮平園周公為直院時手筆也平園此政屬意於文正之曾孫淳熙距今幾年善本存否未可知而其刪改塗注初黨爛然則呂氏得之逢德以示余噫其謹藏諸

跋誠齋錦江文藁

知瑞州日作

誠齋當淳熙之季以少蓬出守距今七十有七年矣其他日嘗讀道院集見所品題甚多及來此則先生一字之跡無復存者惟亭閣尚留其名而屋亦化為烏有矣有則歎歎老屋亦未知其為當時屋否也一日得先生錦江尺牘一帙大率吏楷而為先生手筆者四其三蓋在郡時作其

一作於還朝以後而附諸帙尾者典刑遠矣於此尚庶幾見之嗚呼庚申一變瑞之文物燬燼十九修復以來得十年間殘編斷簡不啻足矣而况出於七十年前之前者乎且方其文物具備之時此帙非郡之所得有收拾散亡之餘乃能有前日之所未嘗有斯不謂之益奇矣乎既勒諸石書以識之

跋崔丞相二帖

菊坡翁盛德清風跨映一代歸身海濱當相不拜天下之士以不得見其秉鈞事業為無窮恨今觀兩帖所稱規摹意向局面話頭者則文武之道具是矣一朝踐其位固皆舉而措之者也後書論邊計尤切是時楚叛矣而公以不得盱眙為憂若不可終日者嗚呼寧知三十年後楚之餘燼復然而連水之迫乃有過於盱眙者乎考引昔今為之求嘆

跋李世脩藏累科狀元帖

國朝踰三百年所謂進士第一者何止百數披圖而觀其如何某如何夫人得而知之李君世脩先世多與其顯者游今其家藏墨蹟僅十數紙而其可愛敬可鑒戒者已繁然可見李君又欲厠予語於其間不知後之視予又以為何如也嗚呼是可不稟禦哉

跋李龍庚殿策

三代以下無良法取士者因仍科舉不能變士雖有聖賢之資倘非俯首時文無自奮之路是以不得不屑於從事而所謂文蓋非其心之所甚安故苟足以訖事則已矣豐城李君彛甫有文學且評所尊稱晚乃屈就南廡試名在第三衆共惜之門人好事者取君所對策刻諸梓予得而讀之君信能事矣然由君言之當時寸駮之筆何啻芻狗君姑借此脫常布蓋將有所行於時而豈以是爲有餘哉此非好事者之所得知也君非碌碌意積蓄必有深厚故予獨探其心表而出之

跋王元高詞科擬策 號據村後國正添伴

我朝言治者曰慶曆元祐乾淳厥亦惟歐陽子蘇公兄弟周益國三洪氏以其宗工大手掌朝廷文字以爲縹緜粉澤功光當時垂休無窮豈曰小補之哉國於天地必有典立而尚論其盛則其渾厚醞郁光明俊偉百世之下想望風采必於斯文乎是稽傳曰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辭之不可已也如是往時有博學科有宏詞科士各知所崇尚近世此學寥寥於是而小詞科之制立其望於人甚約也而應令者迄亦落落人才於是少衰矣豫章王君義山元高自爲舉子時獨有志於此國家大制詔大誥令擬諸其

形容者叢鉅冊其能出章逢佔畢之士矣元高筮進士乙科調永州司戶叅軍意若不自滿謀卒業以大科致身乃已予謂元高一命以上皆將有世道之責予歸而求之他日中興太平之盛所謂號令文章煥然可述以與三代同風者安知責不在予而正不必曰吾不得志於進士而退爲是也元高欣然納之遂存其說於帙尾云

跋呂元吉先人介軒記後

巽齋先生曰徂徠石先生名介質肅唐公名介鄭公俠字介夫牛山老人字介甫凡有取乎介者其人必可觀也予嘗評之徂徠之介爲孤峭質肅之介爲直方鄭公之介爲敢決荆公之介爲執拗三公之介絕於天資荆公之介雜於客氣介則一而之所以介則不同也予獨悲夫強辨堅忍虛名僞行介甫以誤於其君以厲於其時至今天地易位人極不立皆此介之流也徂徠不得爲諫官唐公爭新法不勝發憤死鄭以一跌碌碌州縣不復能自振迅介笑德也三公得其純坎坳於當世彼其角血氣之私竊名譽之盛而遺毒迫今日而未已嗚呼僞行之誤人而直道之難行久矣呂元吉之先人名介軒予不及識其人諸君品題類以爲言和而行果色溫而氣剛然則是介也視前三君子有光焉然君止於布衣懷其耿耿不見於用則君之

所遇又為不幸者雖然介在我幸不幸在天吾求無忤乎
本心可矣何外物之較風氣淺薄其能刻厲矯揉以竊殺
然丈夫之名者已不多見若夫以直自對而毀方為圓以
就外物者多矣外物卒不可得而本心空自喪失是則介
軒之罪人也元吉重念之哉

跋周蒼崖南嶽六圖

扶歌植傾補空續高吾欲觀於嵩恒岱華其放六合於秋
毫也耶

跋李孟博東山夢境圖

昔有得湘中老人誦黃老之詩於恍惚中者前輩謂其語
非太白不能道今圖中武士所授孟博帙甚鉅庶幾亦有
格力如此詩者列其中乎願出以示予當許君親見太白
何但夢也然萬一太白訝其孫輕發藏寶或復遺六丁下
問泄者書何在仍取以去君將無以為東山鎮則不如勿
出

跋周一愚負母圖

已未之變周君一愚家於狗咬石之下最先遇禍君從其
兄負母越溪以逃妻子溺死不能救也事平君為圖紀其
狀諸公嘉其臨難識所輕重褒之不絕口予謂人子之事
其親不幸而處人事之變急所急而緩所輕本心之不能

不爾其於天則益非有一毫之增益也一愚之蒙此豈其
欲以為高哉正可悲耳嗚呼自狗咬石之失險江右之父
母妻子離散不知幾人覽君之圖豈獨為其一家哭哉誰
謀不臧一至於此昔魏陵繪襄樊之戰為千禁屈伏龐德
怒罵之狀將耻禁也彼禁敗事者見之宜發慚以死然龐
憤憤就殛使其骨肉見所畫像尚復何忍君此圖一開卷
當一流涕毋為自苦予將請之轉示前之玩敵抽戍者使
誤國者死有餘愧而君其庶少寬乎

題陳尚書昉雲萍錄

公守建陽人和政成皇曰來歸從彙斯榮我時在館望公
珮珩公不我遐我德公誠公錄班如友朋公卿維公下士
敬附氏名

題中書直院劉左史震孫雲萍錄

忠肅公胡人以直節名一代今中書左史負沉厚剛峭之
氣以朔名齋蓋於高會規矩焉其始聞其風今見其人輒
書氏名昭與絮也

跋辛龍泉行狀

予昔待罪館閣辛君應始改官受龍泉來訪予語以山川
風俗之故君離坐傾聽矜謹識之他日予持節君適在部
內知君廉且明於縣百姓有恩也會予罷歸後來者於予

尋仇幾累君賴仁聖在上君與予俱得免去年予忝爲即
君來受倅相見甚歡俯仰且兩年君季子過予則知予去
國未幾而君逝矣君仕宦淮襄間勤勞辛苦德於人者深
予生晚不及悉龍泉於父母旁國予親友在焉能言君終
始無一日簞篋帷簿之跡事實而有證予是以信君之爲
賢悼君之不可作也君季子以君狀示予捧卷三讀爲之
哽塞

跋蕭敬夫詩藁

累九承蠲戲之神者也運斤成風伎之神者也文章一小
伎詩又小伎之游戲者秋屋蕭君自序其詩乃有不克盡
力之恨昔人謂杜子美讀書破萬卷止用資下筆如有神
耳讀書固有爲而詩不必甚神予謂秋屋藁亦云可矣顧
何足恨哉予聞君之爲學沉潛堅忍其自得者深充而至
之有耿耿詩之上者

跋李敬則樵唱藁

三百五篇之詩間出於田夫野叟之作當時樵者固多能
詩自晉唐來詩始爲一道而作者有數矣今李敬則莊翁
於詩太用力然猶不敢自以爲傑謙而托諸樵今樵安
得此可人其古樵之流亞歟抑君嘗從蔡覺軒學庸齋後
贈詩曰男兒不朽事只在自身心君生武夷山下此晦翁

理窟山林之日長學問之功深君非徒言語之樵也身心
之樵何幸從君講之

跋劉玉窓詩文

予嘗造玉窓之廬環堵蕭然青山滿戶其詩人之資也唐
人之於詩或謂窮故工本朝諸家詩多出於貴人往往文
章行裕出其餘爲詩而氣勢自別予觀玉窓不特工於詩
諸所爲文皆嘗用意而其爲人又魁梧端秀疑非久於唐
人之窮其駸駸於本朝之風氣者乎玉窓劉氏名芳潤字
元方五雲人

跋周汝明自鳴集

天下之鳴多矣鏘鏘鳳鳴離離鴈鳴啾啾雞鳴嗶嗶蟬鳴
呦呦鹿鳴蕭蕭馬鳴無不善鳴者而彼此不能相爲各一
其性也其於詩亦然鮑謝自鮑謝李杜自李杜歐蘇自歐
蘇陳黃自陳黃鮑謝之不能爲李杜猶歐蘇之不能爲陳
黃也吾鄉周君性初善爲詩署其集曰自鳴予讀之能知
其激揚變動音節之可愛而已予亦好吟者然予能爲予
之言使予髮鬚性初一語不可得也予以予鳴性初以性
初鳴此之謂自鳴雖然九音生於人心其所以鳴則固同
矣

跋胡琴窓詩卷

琴窓遊吾山所為詩凡一卷或謂遊吾山如讀少陵詩平
淡奇崛無所不有或謂讀琴窓詩如行山陰道中終日應
接不暇詩猶山邪山猶詩邪琴窓善鼓琴高山流水非知
音不能聽然則觀琴窓詩必如聽琴窓琴琴窓胡氏名日
宣

跋趙靖齋詩卷

趙史君以靖名齋其與世澹然相忘而寄思於詩有冲遠
閑遠之韻以靖為受用也公效其壻丞簿段君哀其詩為
帙出示於人而公之所以為靖者始復表暴由公之本心
豈計後人之知己哉段君所為其盛德之不可掩也然則
其翁也固所以為張也歟

跋王道州仙麓詩卷

讀仙麓詩詩材政自滿天地間也杜太苦李大放變躡厲
際標從李杜間分一段光霽如長慶集中君尊臣早質順
主穆仙麓疑甚近之香山天資侗儻樂易其居又有疏泉
鑿石之勝與一時名筆為官為商九老圖中際可想見仙
麓屋九山下其騎氣御風風流正自相接至其當春陵龍
涎起陸之際山窓畫永石鼎茶香微一日改其吟詠之度
是九倒囊矢破的無地不然也神人瑞士其氣為清淑者
為一故心常得其自律自品之妙仙麓此集宜與長慶並

行無疑

題勿齋曾魯詩卷

勿夫子語類以作聖工夫也作詩亦有待於此乎曰詩
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詩固出於性情之正而後可
君魯擇言未為不精尚勉之哉

跋惠上人詩卷

齊已賦梅鄭谷為改一字師不覺下拜予材不及谷遠甚
讀惠上人編不能措一辭然則谷不可於齊已之不可
則可於惠之可

跋道士婁君復詩卷

余去年行嶽麓下遇山人譚彌明出處謂八桂堯廟有衛
明題墨在焉世見石鼎聯句高古奇崛謂是昌黎寓言
觀婁君三卷則知彌明嫡孫正自堂堂也何寓言之疑之
有

跋彭道士虛碧房

虛碧天夢境也黃州之夢遊於斯臺臺境也志和結房於
山虛碧其類撲黃州夢也命予為之辭記累夢也雖然予
焉得以為夢乎夫有大夢有大覺君其問諸希夷先生

跋番禺徐應明梯雲峽

易之坎為水為雨為雲而雲之象獨著於屯與需屯曰雲

雷屯君子以經綸言陰陽始交而未暢猶世道方險阻之日時則君子奮其經綸有亨屯之道焉需曰雲上於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言陰陽之氣交感而未成用猶君子蓄其才德而未施於用時則君子養其氣體和其心志而居易以俟命焉易象雲者二一以爲君子用世之象一以爲君子樂天之象易於進退行藏之義各有攸當予聞之聖賢畏天命而悲人窮未嘗不皇皇於斯世然方其初也守其義不隨世而變晦其行不求知於人脩其天爵無所怨懟一日達可行之天下正已而物正而所性不存焉嗚呼聖賢非坐視民物之屯者而安於需殆此則其道之所存也後之學古者宜可以觀矣讀豈華梯雲帙有感而書

跋隆興王邦立所藏元祐開書

昔者嘗讀巧者王承福傳見其自言操鏹以入貴富之家有一至再至三至而皆爲墟焉問之或刑戮也或子孫不能有也或歸之官也巧者棄官勲喪其土田手鏹衣食其色殆自得疑殆貴富者不可常而不如不有土田之愈也今觀王氏居豫章世守先緒保有元祐開書以迄于今子孫業詩書其門且將有興者則巧者終身親歷之所感慨豈真足以斷千古而信方來也邪雖然巧者爲不克肖者言也予爲善繼者言也韓公存巧者之辭戒也予爲王氏

言勸也

題賈瑞老不忘室

九道各有入處九學各有悟處程氏以敬張氏以禮示人以從入也而游於程張之門者或得於靜坐或得於主一或得於去一矜字悟之不必同也九入皆以悟九悟皆可入鹿岩賈君得不忘二字於水心先生之詩以名其室先生之詩崇尚脩而黜徇外賤決科而尊天爵一則因言而有悟一則因悟而示之以所入師友淵源之懿去之幾年猶將見之今其孫子純寶其祖訓二字勿替引之知悟幾矣讀水心詩尚來所以入門也哉

題張德從畏心堂

德從取其家橫渠翁畏心一語爲心法稱鄉前輩其子希明肯堂取而名諸爲家法稱賢士夫抑天下危莫危者心天下樂莫樂者心操而存之防其危優而柔之會其樂德從講學無不盡希明有所受之矣

題戴行可進學齋

乾稱進德者三而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聖人復申之曰終日乾乾行事也君子之所以進者無他法天行而已矣進者行之驗行者進之事進百里者吉行三日進千里者吉行一月地有遠行無有不至不至焉者不行也

非遠罪也戴君行可以進學名齋垂二十年前之進予不得而考也後之進予不得而量也獨有一言願獻於君者曰行行固君字也書曰行之惟艱語曰行有餘力中庸曰利行曰勉行曰力行皆行也皆所以為進也不行而望進前輩所謂游心千里之外而本身却只在此雖欲進焉得而進諸戴君求進者也而予言行予將有遠後其知行之理固審君之俯仰是齋也其亦反覆於字之為義也哉

跋周應可為蔡德夫干藥物目子後

蔡德夫病且貧視庵周應可過而顧之曰是不可坐視問藥於所知斯可謂知義之士矣予方杜門守約於所親厚未能以徇愛其何力及此顧友道久薄視庵能崇薦如此是亦足勸厲薄俗敢不整竭以為之從史云

跋彭和甫族譜

蕭中有二蔡其一派君謨其一派京傳聞京子孫慚京所為與人言每自詭為君謨後孝子慈孫之心固不應爾亦以見世間羞耻事雖為人後猶將愧之彭和甫之派來自博士齊非玠後也今其譜牒併二族為一本為君謨之後而引京以混之人情固大相遠哉予聞晉沈勁耻其父陷於逆致死以絳之卒為忠義唐柳玶有言門地高者一事墜先訓則無異他人是以脩已不得不至諸公皆勸和甫

以自立和甫而祖玠當為沈勁和甫而祖博士柳玶之言得不勉乎哉

跋吳氏族譜

自魏晉以來至唐最尚門閥故以譜牒為重近世此事衰廢予每為之浩歎今觀吳氏譜源於永川之燕市派於西昌之白沙自宋興以來衣冠燦然蓋升學者二十有二舉於鄉者五十有七薦於漕者二妻於禮部及精究科賢良科者九而特科恩封世賞拜爵者又三十有四人盛哉可觀矣自昔以知力持世功利起家有道所忌傳不數世惟詩書之澤綿綿延延愈久而愈不墜赫赫而厥孰與循循而至者哉天下之理可久者必可大吳氏代有人焉其將有尤者出以其特可矣

跋楊宰記曾氏連理木

右連理木記誠齋先生叔父百里君筆也乾道距今幾年墨跡如新曾氏之父祖子孫其藏之也謹也季淵來京師携其所謂連理圖及諸名公詩記九一軸而是記編於圖詩之間季淵益將來表章於當世之有道以廣大其端以昌其先志會有取之以往而鄰火夜不戒是軸併以煨燼季淵悼前輩之不復作而家世百年之寶一朝而失之蓋於是記重致意焉初予讀其文愛之命吏私識之別帙以

備遺忘季淵不之知也及善本羽化而楊子精神心術之
燁然者獨在吾帙間曾氏之故瓊似墜而不墜猶賴有此
則予昔也讀而愛之愛而識之固默有以開其衷者夫物
之存亡莫不有數而其既亡而不遂亡不存而復終存者
雖人力之偶及於是而識者不敢諉之於數之外季淵喜
予存曾氏之舊就俾書之而予亦自以爲有功於楊子不
敢辭季淵得此於儻儻當無所憾楊子而知斯文之不泯
也吾知其亦爲子欣然矣宜獨木哉

跋彭叔英談命錄

命者令也天下之事至於不得不然若天實使我爲之此
之謂令而自然之命也自古忠臣志士立大功業於當世
往往適相解后而計其平生有非夢想所及蓋不幸而國
有大丈夫患不容出身扞禦天實驅之而非夫人之所
欲爲也當天下無事仕於是時者不見兵端豈非命之至
順蓋至於不得已而用兵犯危涉險以身當之則命之參
差爲可閔矣士大夫喜言兵非也諱言兵亦非也如以爲
諱則均是臣子也彼有王事執掌不遑啓居至於殺身而
不得避是果何辜吾獨何爲而取其便如以爲喜則是
以功業爲可願鯁鯁然利天下之有變是誠何心哉是故士
大夫不當以爲諱亦不當以爲喜委質於君惟君命所使

君命即天命惟無所苟而已星翁曆家之說以金火羅計
幸皆爲主兵之象遇之者即以功業許人十一曜之行於
天無日不有無時不然人物之生亦無一日可息事適相
值者亦時而有之也治亂本於世道而功業之顯晦關於
人之一身審如其說則人之一身常足爲世道之軒輊有
是理哉聖賢所謂知命俟命致命皆指天理之當然者而
言是故非其石所曉彭叔英儒者也而星翁曆家之說尚
不免膠固歐陽巽齋先生旣具爲之辨予復備論之叔英
持以復于先生

跋王金斗談命錄

萬鍾浮雲我有靈龜季子伯仁得印奚爲俛仰利害桔槔
夏畦彼昏不知彼昏不知噫王君又從而鼓之舞之邪

跋劉父老李文畫像

州有父老員若千月給廩俸若干太守歲二月出郊號爲
勸農則召是二三父老者俾聽勸戒之辭吾農實無所聞
其代而聞之者斯人也田里有疾痛或水旱則父老以其
職得轉聞之長民者然則其事亦不輕矣劉季文齒望八
袞蓋父老之一以一州之人高年者益多矣而劉得以壽
考隸官之籍且其得祿如在官晚節有光焉一日以其喜
像來求贊予觀其田里淳龐之狀山林朴茂之氣得壽於

世非曰偶然嗚呼為肩火色騰上必速者非人間永器虎頭燕頰當封侯萬里外亦勞勞苦拂亂之甚劉雖貌宕甚朴者然終身田里無辛苦之態以至於壽富貴之樂顧足易康寧哉是亦云足矣予未暇贊因備誦其為人聞者倘有利於斯言乎

跋李氏譜

族譜昉於歐陽繼之者不一而足而求其鑿鑿精實百無二三原其所以蓋由中世士大夫以官為家相親戚棄墳墓往往而是雖坡公不允焉此昌黎公所以有不去其鄉之說也友人李希元示予家傳自唐西平忠武王子憲至其先人十數世墳墓皆在自睫亦可尚哉使昌黎公見之亦將以矣楊少尹者美之矣予家本石室蓋無可疑而自出蜀以來未免與蘇公同是一概方擬乞身後即六七世墳墓可考者取蘇公族譜引而損益之使世之子孫執為典要且以楊侯不去其鄉而未能也觀李氏之族譜重有感於昌黎之說云

贊

巽齋先生像贊

歐陽巽齋望宗六一辛丑掇科親老謝職色難偷惋恩報親恩學通經史有本有根司戶虔州化被鑿翁別駕建昌

益樹名節轉官秘著不為苟諛說書崇政講貫唐虞都官刑曹謙欲詳備考文成均濟濟多士疏抗龍顏宜絕嗜好欲心一萌良心隨耗天子嘉納年高與祠橫經論道一世宗師及門之徒不將即相河汾王通雲龍下上名齋以巽殊非過情六一之學實傳先生

贊龔知縣龍

龍猶有欲垂頭就豢孰知吾龍頭角賈漢舜卿之筆子輝之德往來清風霖雨八極

贊程縣丞龍

蟄于滄洲驤于海垠憫四域之焦枯瀝奮爪而張鱗固將神變化水下土豈直噴蛙躁蟹役役於形氣也邪

贊何了翁帳龍

淵蟄其真雲發其神為道不泥遇止乘行是為龍之靈豈是何君之所以名

贊三山莊之龍魁星

太極初開即有星紀字始蒼頡科始漢氏後人因之為鬼為斗乾元坤元非德非有勗哉莊君明辨密察在邦必達在家必達

贊沈俊之筆

厥體孔良厥心孔端資汝心匠達我心官

自贊

孔曰成仁孟云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

銘

彭叔英砥齋銘

爵祿之石厲世磨鈍頑夫奔走廉隅蕩盡中流之柱障山回瀾岩岩具瞻千古如山嗟今之人模稜義利金銀銅鐵攪為一器淬去穢濁刮出光明他山之石有如斯銘

黃山人羅鏡銘

陟彼高岡相其陰陽因以箴之終然允臧

辭

劉良臣母哀辭

維婦德之中正兮昉乎人彛彼美其盛壯兮甘白首於一婺夫仁者必有壽兮及耄而望期願夫有德者必有後兮紛四世其蕃滋嗚呼全而生之兮必全而歸之從一以終兮尚得正其何悲

贈人鑑蕭才夫談命

歲單閏人鑑蕭才夫過予以予命推之言頗悉是秋迄次年予所遭無有不與其言相符噫人鑑其神已為之辭曰眇陰陽之大化兮布濩垓垓出王游行之度思兮曾淺淺

乎為天自青紫食窮經之心兮恠詭乘之而相挺竊掠五緯之層兮詎其愚以自賢兮疾其拂耳騷心兮老作炳於眇綿將事實與行會兮抑挾幽而鈞玄予將窺前靈之遠跡兮就有道而正焉

御翠屏改莖哀辭

霜露成水兮寒谷悲陽春歸兮草萋萋君一去兮何之造舟為梁兮車馬悠悠朝出遊兮暮歸休君一去兮誰留君故人兮如雲白髮兮續紛高臺曲榭兮如昨歌舞兮成陳君自蒔兮桂花昔芳稚兮今婆娑秋香飄九霄君不見兮奈何

吳伯海自號滄浪為徐徑畝所喜携諸公詩來訪因有感作滄浪歌并呈巽齋先生

世混濁而不清兮蟬翼為重千鈞為輕彼滄浪其無據兮何纓非足何足非纓嗟靈均之好脩兮安能受物之汶汶掘泥揚波以相從兮羗不知漁父之用心筦爾而歌鼓枻而行噫漁父其何如兮掉頭乎靈均

說

荅歐陽秘書承心制說

龍溪友議好事者為之不知其誰何也巽齋歐陽先生為之辨以書來曰君所處變之又變而或者於無過中求有

過援經引古皆不類而又鏤木摹紙流傳四方莫曉用意所在君於國於家公私得失自了然於心雖不必較畢竟此於世教人倫有關繫不可以流俗誤方來所以佛然不能自已於言也嗟夫先生所以主張名教愛惜後學至矣抑先生就其爲說區別禮文之隆殺極其精微只如此固以明甚然兩家事實猶有非先生所盡知者若某初於倉皇中處此則不過從吾事實順事理之本然者而行之固不待如此鉤索精微而其當然之路自燦然可見也初此毋嫁先伯祖生男三長曰行是爲先伯次爲先人又次曰信是爲先叔女一是爲吾姑先人生歲餘嗣先祖後先叔既生而伯祖方歿已卯而後此母適劉鞠劉前室之子曰敏曰午而自生二女一男二女今各有歸男曰欽出繼於黃塘劉氏在文在劉通男女爲七非適劉之日淺於適文文有子而劉無所出也當先祖存先人篤於生母則衣食敬共之丙午先祖歿先人始迎致就養然劉之子諱得不養之名歲輒取養二三月至丙辰以後其甚專其養而歲時劉之子孫族黨絡繹起居曰母也伯叔母也祖母也伯叔祖母也此母非以在文而諱其在劉劉亦非以其在文而不之母也當其在文特文有能養之資得以遂其敬愛之情而名義之爲劉自若也是以歿之日其子午其孫伯

參奔喪于西昌其二女各以遠近來赴其劉之族黨編素哭候於道書銘旌曰劉吾鄉人見者以爲是固當然無所不安也固非曰未屬纊爲文既屬纊而名之曰劉而制禮爲是嚴也彼好事非爲文爲劉之族黨媿親又非里巷父老知事之悉主於騰謗故亦不問事實如何而侮經慢法苟可以媒孽者不遺餘力若曰文致綱常之說以壓之則可覆其終身云爾險哉其用心乎先生辨之得其槩矣要其肯綮數語可以破之彼之說曰在某當書申心制姪孫而銘旌當書故伯祖母某氏此十一字殊不類學者語此毋從其實則先人本生母也平居無所於名則從其前日之位曰伯祖母如以義斷於稱謂亦恐未安而欲自名曰姪孫得乎心制而曰申稽之禮律曰子爲所生父母也曰弟子爲師也苟曰姪孫矣則何爲下得申心制三字乎劉午之於几筵書曰先妣某氏之靈而書疏謝其鄉人自書曰孤哀子劉某以孤哀子爲妣作喪主不爲當乃欲書姪孫以至伯祖母之喪語之三尺之童然乎否乎以四十七年婦于劉母于劉而一旦瞑目乃使之不得爲劉母則劉之子若女哭劉母乎哭文母乎使劉之廟祀文母乎祀劉母乎且夫在文氏則生先人而出繼於先祖在劉氏則生欽而出繼於黃塘之劉其事體一也今欽爲人後不得而

服本生母亦止於申心制其方之於欽情義奈何而曰意其必衰麻其服乃寂無聞焉何其無稽之甚乎親喪人所自盡以義起禮此母爲先父本生母在先父不及申心制在其遂承心制吾所自盡何與乎或人而或人詆毀之至此其非惟不必辯彼亦不足辯也獨此心不可不明於先生故具述於此以復命而不傳焉

吳即中山泉說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道體流行之妙往來而易見者惟川流爲然聖人發其端倪欲學者體認省察而無一息之間斷也後千數百年程子始默識而指以教人曰其言只在謹獨聖人言道之旨學者入道之門於是而深切著明尚書即吳君正夫名蒙因名取象有合於下坎上艮之卦遂自命曰山泉君所以從事則又取二程上蔡和靖晦翁凡諸言敬者識諸座右易以養正爲聖功而養之方未之及也吾獨見自得乃從敬入則豈泛然而用吾力也歟夫川之水道之體也山之泉性之象是故善盡道者以敬而操存之則猶之川而不息焉善盡性者以敬而涵育之則猶之泉而不雜焉蓋有欲則息惟敬爲能不息有欲則雜惟敬爲能不雜君之所以見易其猶程子之所以見夫子歟雖然川上之事純亦不已誠者之天也泉

猶性也泉動而出猶性動而爲情也是則有幾焉誠無爲幾善惡始以敬而持此幾終以幾而達此誠則山泉其川水之源川水其山泉之流會而通之混然一貫故曰敬者聖學成始而成終者也君講切熟矣愚也不敏方願學乎此尚從君質之

徐應明恕齋說

自漢儒以大中訓極而極之流遂爲苟容至先儒以極爲四外標準而學者始知極自唐儒以博愛謂仁而仁之道遂爲小惠至先儒以仁爲包四德而學者始識仁旨漢晉以來有恕已恕人之說而恕之弊遂爲姑息至先儒以恕爲如心而學者始明恕聖人浸遠道學無傳於是漢人之中庸唐人之模稜皆足以自附於此三字之義天下不見聖又矣尚賴伊洛諸君子出而扶聖經千載之秘而後之學者遂得襲其遺餘以求進於道番易徐君應明有志於學特以恕爲入門則其幸生於道學之世而不至恣忍混貸以淪於漢唐之陋也審矣雖然如心之事亦有所用力焉按傳專言恕者其事有二子曰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大學言上下前後左右有絜矩之道此言如愛已之心而愛人者也大學言有諸已而后求諸人無諸已而后非諸人此言如治已之心而治人者也然而如愛已之心而愛

人則先儒必歸之窮理正心如治己之心而治人則先儒必以強於自治爲本益未能窮理正心則吾之愛惡取舍未必得正而推己及物亦必不得其當然未能強於自治則是以不正之身爲標的將使天下之人皆如吾之不正而淪胥以陷則吾之爲恕者豈不相遠而吾夫子所謂終身可行者豈若是哉故夫論語一貫之恕中庸遠道不遠之恕又必以忠並言蓋惟忠而後所知之心無往非正而凡窮理正心強於自治皆求以不悖乎忠而已也抑予聞之論語之忠恕至誠無息而萬物之各得其所也聖人之事也中庸之忠恕盡己之心而推以及人也學者之事也吾儕小人由前之所以用力者求之以進於中庸之忠恕則聖人忠恕之天豈曰己之非溥而無足以進諸曾子之唯哉願與徐君講之

勉耘說

百聖在天六經行世譬之五穀皆美種也錢鏐必痔荼蓼必瘳既堅既好實穎實粟不然畧闔蜀之蹲鴟拾燕趙之棗栗而吾未嘗不飽也嗚呼此豈樂饑常法哉彭君奇宗之爲學也知所以種而以勉耘類其堂其必自五穀始是穰是裝必有豐年奇宗侯之

何晞程名說

予同年何君時任廬陵縣尉尉廳洛人太中大夫程公珣嘗辱居之後人爲建公祠又建堂曰晞程志遺跡也何君生子吏舍溫公之父生於池溫公生於光名之所起率從其地君之名子以吉宜也而官於吉者多也顧瞻斯堂取義甚大其當名之以晞程程本爲太中諉何君名其子則以太中之子望之徵說於予予曰大哉名乎其何如而塞之哉漢司馬慕蘭相如自名曰相如本朝有錢希白之類希樂天者也功名文藝之士事爲之粗迹筆墨小技抵掌馳志刻心苦思步驟之不難若夫正心脩身窮理盡性通天地之化達聖賢之蘊如程夫子者其何以望於孩提哉雖然大中之在黃陂二夫子生焉其初固亦區區一尉之子耳洎其來廬陵二夫子年甚幼則亦童蒙也初何以自別於常兒然其後受學於春陵追繼孔孟卒以其性命道德之說爲諸儒倡聖賢豈別一等天人爲之苟有六尺之軀皆道之體不可以其不可能而遂自暴自棄也且夫昔之爲程也難今之爲程也易中庸之學千數百歲不傳二程獨發關鍵直睹堂奧此其事百倍其力而後能令讀程之遺書考程之行事作聖奎轍瞭然可尋一日用力事半而功倍吾儕小人獲生斯世講聞私淑之緒餘非如漢唐儒者之寡陋蒙賴福澤深自慶幸不敢以不自勉况夫青

原之山川不改少府之堂宇如故二程事親從兄於此誦詩讀書於此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百世之下居乎此者猶聞風而起况去之二百年之近乎此何君義方之所爲汲汲也至於晞程之工夫當自主敬入然此大學之事今其爲赤子何君養其氣質莫重於習古有胎教况於襁褓自其能言能行以至於小學使之灑掃應對進退周旋先知所以爲敬周匝而無欠深穩而有本然後可以語晞程之事習於上則上習於下則下是一幾也何君謹之哉謹之哉君字了翁臨川人晞程生己未三月

王通孫名說

王君元剛生子名曰通孫初元剛夢有通字來謁排闥入堂聞驚寤已而左右遂有娠既生名之志所夢也予謂元剛名子之義甚大而其有意於斯夢也殆不其然人者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秀也人以其血肉之軀而合乎太虛之生氣夫然後網緼化育人之質已成而健順五常之理附而行焉其聚也翕然其散也霍然天地之化盈虛消息往過來續流行古今如此而已輪廻之說佛者有之苟自孔氏不當以爲信然且夫人有此身即有此理詩曰有物有則孟子曰形色天性也聖賢之學主乎

踐形而不願乎其外元剛之教子望之以通於性命之正以無負乎天之所以與我者其獨善也邪其遂符所夢也邪其復過之也邪皆非所必計也人之得形於父母而母忝爾所生達不離道窮不失令名决性命之情以饜富貴富貴未必可得而性命已失其正此天下人子所以陷於失身者多矣不敢不勉而有知也不敢不告諸爲人子者元剛爲人之父亦爲人之子者也其達此悉矣予也言之其子之長也庶幾其有聞乎因預定其字曰思爲其長子也以伯冠之濂溪著書曰通微生於思不思則不能通微嗚呼思則得之人人有貴於己者弗思耳尚勉之哉元剛名義端豐城人通孫生戊午今四歲云

陳逢春肖軒說

陳逢春景茂芥軒先生之子也芥軒名鳳官至朝奉郎監行在豐儲倉其爲人剛直有守與趙東野齊名於玉虹翠浪間平生游吳履齋包宏齋嚴華谷諸公之門諸公器之不置也未及用不幸蚤世景茂幼孤長而有立自號曰肖軒有志乎其先人也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世之所謂狼疾人不肖子豈其性然哉志不存焉耳志之所至事亦至焉夫肖之道亦不一矣奮建肖其性者也談遷肖其業者也彪固肖其文者也羲獻肖其書者也環

頌省其位者也凡為人子者苟有一節不忝乎其前其亦無愧於名父之子哉蓋初九之象曰幹父之蠱者承考也易之所謂意景茂有之矣書曰若考作室厥子乃弗肯堂景茂必無是也尚勉旃哉

送呂元吉麥舟說

呂元吉廬陵之名族東萊之近裔也皇皇克克以母喪淺土未畢大事將以石曼卿自命而求以忠宣麥舟之事望於人自薄者而觀今世可復得麥舟乎以愚論之麥舟固可復得借令不得聚麥成舟猶可及也傳曰凡民有喪匍匐救之又曰孝子不匱求錫爾類中原文獻前輩典刑遐乎邈哉不可尚已然親親以及物愛其父母以愛人人心天理油然而於不忍人之際者豈以宇宙隔古今聞哉呂君行矣昔人有言子毋謂秦無人

龍泉縣上宏修橋說

修橋關路佛家以為因果世之求福田利益者所以樂為之趨而佛家者流所以積心竭力勤苦奉承而不之厭也予過泉江道上宏聞有郭公者主石橋之後蓋毀家以成之而僧曇發則朝夕為之督其事頗難其力不倦其心益可取焉邀予為之疏惟予不得以預斯舉也郭老矣迫於其請則念儒書中是亦為溱洧濟人之事雖其事之偏而

視夫拔一毛不以利人而但賸人以肥己者為有間矣郭公之所為若此是邦之人若士觀感動悟其能以自已於心乎夫善者性之所自然為善者人之所同欲罔俾郭公專美是邦可也而豈必曰福田利益之故哉因書以畀臺發使持示邦之可語者

華校勘社倉記

社倉之法阜陵下之四方而周人委積之意復續於二千歲之後文公請也公畏天命悲人窮汲汲焉於當世天之所以予之者不輕而得於其時者復厚天其有以行之也校勘葉君重開無一命為之階而倡率同志嘉惠閭封已能鑿鑿精實使君得志於世文公之議將次第而克之昔劉焯命判時得俸不以自贏輒買田贍族或謂范文正公此志三十年非參大政則有不慊焉者矣焯為小官乃能隨力為義可不謂賢乎焯之於文正君之於文公事有大小世有難易心之所推則吾無間然矣君雖布衣尚何不滿乎哉

與濟和尚西極說

天有南極北極北極天帝所居南極惟南海上髻髻可見非天之南北也自中土而論為人世南北之極耳天之所極實不可知淮南子言禹使大章步自東極至於西極堅

亥步自北極至于南極此亦姑舉地之極而言觀禹貢所載禹跡不爲甚遠淮南子之說信有之乎惟漢張騫曾窮西方幾萬里而還不知是時騫何以未嘗及佛土後佛自西域來又不知佛生處與騫所經歷相備幾何敢問濟和尚西方有極處無極處作麼生和尚未對旁有童子謂予曰日入處不知去人幾千萬里吾舉目即見吾不學佛佛何必西方和尚合掌作禮而退

慧和尚說

予里南禪寺上座曰慧慧早爲通人得畫法於里之名手挾是出四方會留京師復得相與傳神法於異人自此覽觀山川之勝游歷人物之會足目高遠迥長數格既數年厭薄世俗謂天下事止如是觀不如削髮遂爲僧蓋收湖海豪氣一歸山林者也然技養卒不能自禁歲爲星源神像軸舍于春夏輒有遠役初鬻本祠下神與慧若相宜者大家豪人見輒動心疊疊不愛金縵以致之得之者咸指目以爲川僧所爲自是四方游山上者無畫以歸謂爲徒行爭致饋索中約備歲取償慧輒如期往謹曰川僧來矣取畫者填門慧徐開篋筭如約分付不半日畫盡矣若是者年久遂爲例今人親戚交友之間才有一錢利害寄諸其手皇皇然惟恐人負之以數千里不相知之僧相期於

一歲之外求之也若懇寄之也如棄人情且大相遠哉藝之動人一至於此慧之畫其流傳多矣獨相與傳神秘其術不輕售間與予言相頗肯傾聽事多如其言然每會聚輒睥睨不已予知其欲傳神也越數年竟不下一筆予今年偕弟過山中坐定慧忽躍然起倉皇索筆不再注視插畫不踰刻而予兄弟二人欷歔之狀已宛宛如活一坐烘堂一日用縉一幅置予於前予弟於後冠八角巾着道服前者垂臂以執袂後者斂手以衒袂又作幼弟背像手持孝經一卷上紀移忠孝一章若將獻諸二兄左爲海潮洶湧澎湃濤頭有數丈之勢一金龜隱見出沒於沆濤之間題曰忠孝歸朝慧之用意亦勤矣因聚觀者與慧共言之爲之大噱迺指潮而言曰予寧駕絕海之颿以突魚龍之變惟乎將極目於南龕北楮望洋而不濟乎寧揚清激濁以吊鴟夷子之遺乎將波流瀾趨以嬉戲於杭人之旗鼓乎寧依乘於鷺遊鯤化之會乎將有醜有脛有滑有脂姑苟膳羞以自活乎寧泗不已以取衝擊乎將知止知足與汝水俱爲縮乎寧與波上下屑屑於朝夕之往來乎予觀陰陽之進退察日月之盈虛翺遊於六極之表乎質之予弟予弟笑而不言問之慧慧曰區區何足以知之予於是服慧之得予貌而知慧之猶未得予心也因爲紀其能事

之本末以謝其勤并具予之所以言者噫亦安得知心之士而與之語哉

深衣吉凶通服說

深衣篇大槩三節第一節言其制短無見膚長無被土以下是也第二節言其義規者行舉手以為容以下是也第三節言其用可以為文可以為武以下是也此雖三節然畢竟義為之主故篇首曰以應規矩繩權衡其文坦易明白前章解之悉矣獨吉凶通服猶有可疑或謂考之本篇曰可以為文可以為武可以擯相可以治軍旅而不曰可以吊喪可以受吊曰善衣之次而不曰喪服之次雖其間有孤子則純以素一語近於喪服則又曰鄭氏注年三十以下無父稱孤則是無父而服此衣當用素純耳非孤子於居喪之中可以此代喪服也其必以為吉服之說如此然愚嘗參互經傳博采旁證則此雖吉服未見其不可通於凶事按檀弓將軍文子之喪既除服而後越人來吊主人深衣練冠待于廟垂涕淒注云深衣練冠凶服變也蓋既除喪則不當復衣喪服故以深衣受吊以喪服一變而即用深衣則深衣雖謂之喪服之次可也雖與善衣之次之說相反正足以見其互相發明耳按曾子問親迎女在塗而壻之父母死知之何孔子曰女改服布深衣縞總以

趨喪注云婦人始喪未成服之服益成乎婦則成乎婦服惟其未成婦也不可以襄故趨喪以深衣然則此亦古服之變也今世女子未聞有服深衣者然以此事考之凶事而可服其服於吉事可知也注云禮教久廢故女遂廢此衣耳按雜記大夫卜宅與壙曰有司麻衣布裳注曰麻衣白布深身而著裳焉此服非純吉亦非純凶也夫裳凶服也深衣吉服也裳之下有深衣焉故非純凶深衣之上有裳焉故非純吉由此論之深衣不專用於吉事又可見也按間傳大祥素縞麻衣注云麻衣十五升布深衣謂之麻者純用布無采飾也蓋大祥已除衰杖本須服吉然使便用采飾之服則孝子之餘哀未忘必不安於此故魯人朝祥而暮歌于路笑之有子既祥而絲履組纓記禮者譏之此所以用深衣者蓋在不衰不采飾之間也按喪服記公子為其母麻衣緦緣注云麻衣小功布深衣以麻為小功布者以大功降云公子之庶昆弟為其母若父卒為母大功父在降大功一等用小功布深衣以此證之深衣固為大祥之服而亦為小功之服但大祥緣以布小功緣以線耳夫以深衣正篇本專為吉服而言然畧以此數節推之其於凶服亦自可通大槩喪服皆用布而以精粗為輕重之等鄭氏云深衣用十五升布鍛濯灰治升八十縷則是

千二百縷爲經此今世極細之布也然則深衣之所以爲吉服者以其布之精密又布易得而難損取其貴賤可以通服經所謂完且弗費注所謂可苦衣而易有者也而揆之喪服則用布適同而爲色又相似且經鍛濯灰治故止可用於服之輕者耳非如他衣服用縐帛米色則專當施於吉而不可通於凶也此正如近世涼形耳阜陵以前士大夫皆以爲會聚之常服其後遂於吊喪用之則亦以其類色可通之故正此類也但是深衣之制領緣不同其間純以績者乃是以盡飭爲美此恐專爲吉服而不當與凶服通至於用素用纁自是喪服本色獨用青者則通於吉凶之間皆無舛耳若夫冠屨一節却欠商議今人謂服深衣必須用某冠某屨此恐未明蓋冠屨之制深衣正篇既不曾見明言而其散見於他傳者其冠亦各有變如將軍文子之喪主人深衣練冠是受吊之時方用練冠也其施之吉則固有他冠矣如女用深衣之縞纁則趨喪而後變用縞纁也其在平時必他有以爲之總者矣又如漢制乘輿服深衣則用通天冠高九寸是天子而後有此冠也推而下之諸侯大夫士以至庶人豈當拘於一冠矣乎切意深衣有一定不易之制而本篇所以不載冠屨者恐冠屨當是從時耳何以辨之夏之冠曰毋追殷之冠曰章甫周

之冠曰委貌又曰元冠三代之冠其制已各不同古虞氏深衣而養老則深衣自虞氏已有之此時自須用虞氏之冠尚不及有三代之冠也又安得所謂某官者以是推之深衣則古矣而冠屨則無定制也孔子少居魯衣逢掖之衣長居宋冠章甫之冠衣少所居之服冠長所居之冠二者參用各隨其宜初不必曰魯服則魯冠宋服則必宋服也以聖人之於時且然况今世而服深衣者其爲冠屨也既不載於經則其隨時也爲得矣必欲用某冠某屨則恐又失之泥也然則所謂隨時者宜何如其以深衣爲吉服則今之縞冠爲不必易也如其以爲凶服則受吊者固當以檀弓練冠爲法而往吊者亦須如之玄冠不以吊故也嗚呼禮之時義大矣哉器數之精微制度之詳密雖以夫子之聖不敢自謂生知而屈意於一問區區何人乃敢率其胸臆評論千載之上多見其不知量也雖然亦識其所見云爾尚以俟有考者

文山先生全集卷之十終

文山先生全集卷之十一

文集

講義

西澗書院釋菜講義 知瑞州目

孟子曰人之患在好爲人師韓子犯之而世恠且罵柳子厚所謂惴惴然而不敢也其承乏此邦其於教化號爲有一日之責蓋嘗告朔而履乎學宮得聞諸君之所授受者而親陟臯比與逢掖講師弟子禮則僭之爲不書堂有事乎先賢諸君不鄙而固以請則雖寡陋夫焉得辭某初被命來守嘗啓政路曰古之爲諸侯先政化而後籙書期會世之不淑乃倒置此則相與病夫風俗之弊而士行不立且傷夫教道之久廢而未有救之也固嘗有及於君子德業之義而重反覆焉輒誦所聞并釋其旨與諸君茂明之

易曰君子進德脩業忠信所以進德也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中心之謂忠以實之謂信無妄之謂誠三者一道也夫所謂德者忠信而已矣辭者德之表則立此忠信者脩辭而已矣德是就心上說業是就事上說德者敘言一善固德也自其一善以至於無一之不善亦德也德有等級故曰進忠信者實心之謂一念之實固忠信也自一念之實以至於無一念之不實亦忠信也忠信之心愈持養

則愈充實故曰忠信所以進德脩辭者謹飭其辭也辭之不可以妄發則謹飭之故脩辭所以立其誠誠即上面忠信字居有守之之意蓋一辭之誠固是忠信以一辭之妄聞之則吾之業頽隳而德亦隨之矣故自其一辭之脩以至於無一辭之不脩則守之如一而無所作輟乃居業之義德業如形影德是存諸中者業是德之著於外者上言進下言脩業之脩所以爲德之表也上言脩業下言脩辭辭之脩即業之脩也以進德對脩業則脩是用力進是自然之進以進德對居業則進是未見其止居是守之不變惟其守之不變所以未見其止也辭之義有二發於言則爲言辭發於文則爲文辭予以四教文行忠信雖若岐爲四者然文行安有離乎忠信有忠信之行自然有忠信之文能爲忠信之文方是不失忠信之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則忠信進德之謂也言忠信則脩辭立誠之謂也未有行篤敬而言不忠信者亦未有言不忠信而可以語行之篤敬者也天地間只一箇誠字更癩撲不碎觀德者只觀人之辭一句誠實便是一德句句誠實便是德進而不可禦人之於其辭也其可不謹其口之所自出而苟爲之哉嗟乎聖學浸遠人僞交作而言之無稽甚矣誕謾而無當謂之大言悠揚而不根謂之浮言浸潤而膚受謂之游言

遁天而倍情謂之放言此數種人其言不本於其心而害於忠信不足論也最是號爲能言者卒與之語出入乎性命道德之奧宜若忠信人也夷考其私則固有行如狗彘而不掩焉者而其於文也亦然滔滔然駕出來無非貫串孔孟引接伊洛辭嚴義正使人讀之肅容歛衽之不暇然而外頭如此中心不如此其實則是脫空誑謾先儒謂這樣無緣做得好人爲其無爲善之地也外面一幅當雖好裏面却踏空求不足以爲善蓋由彼以聖賢法語止可惜爲議論之助而使之實弊之於其身則曰此迂闊也而何以便吾私是以心口相反所言與所行如出二人嗚呼聖賢千言萬語教人存心養性所以存養此真實也豈以資人之口辨而已哉俗學至此遂使質實之道衰浮僞之意勝而風俗之不競從之其陷於惡而不知反者既以安終其身而方來之秀習於其父兄之教良心善性亦漸漬汨沒而墮於不忠不信之歸昔人有言今天下溺矣吾黨之士猶幸而不盡溺於波頹瀾倒之衝纓冠束帶相與於此求夫救溺之策則如之何噫宜亦知所勉矣或曰至誠無息不息則久積之自然如此豈卒然旦暮所及哉今有人焉平生無以議爲而一日警省欲於誠學旋生用工夫則前妄猶可贖乎曰無傷也溫公五六歲時一婢子以湯脫

胡桃皮公給其女凡曰自脫也公父呵之曰小子何得謾語公自是不敢謾語然則溫公腳踏實地做成九分人蓋自五六歲時一覺基之溫公猶未免一語之疵也元城事溫公凡五年得一語曰誠請問其目曰自不妄語入元城自謂予初甚易之及退而自隱括日之所行與凡所言自相掣肘矛盾者多矢力行七年而後成然則元城造成一箇言行一致表裏相應蓋自五年從遊之久七年持養之熟耐乎此元城猶未免乎掣肘矛盾之媿也人患不知方耳有能一日渙然而悟盡改心志求爲不謾不妄日積月累守之而不懈則凡所爲人僞者出而無所施於外入而無所蔽於中自將銷磨泯沒不得以爲吾之病而縱橫妙用莫非此誠乾之君子在是矣或曰誠者道之極致而子直以忠信訓之反以爲入道之始其語誠若未安曰誠之爲言各有所指先儒論之詳矣如周子所謂誠者聖人之本即中庸所謂誠者天之道蓋指實理而言也如所謂聖誠而已矣即中庸所謂天下至誠指人之實有此理而言也溫公元城之所謂誠其意主於不欺詐無矯僞正學者立心之初所當從事非指誠之至者言之也然學者其自溫公元城之所謂誠則由乾之君子以至於中庸之聖人若大路然夫何遠之有不敏何足以語誠抑不自省察則

不覺而陷於人偽之惡是安得不與同志極論其所終以求自拔於流俗哉愚也請事斯語諸君其服之無斃

熙明發進講敬天圖周易賁卦

彖曰賁亨柔來而文剛故亨分剛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天文也文明以正人文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臣聞賁文飾也色相間則成文故柔來文剛剛支柔剛柔相間所以爲賁賁離下艮上離之卦中以一柔間兩剛是柔來文剛艮之卦上以一剛乘兩柔是剛上文柔使獨剛獨柔不相爲用則不成文矣此言賁之卦義也天之文爲二曜五行象緯交錯故曰觀乎天文此言天之賁也人之文爲三綱五常倫理次序故曰觀乎人文此言人之賁也以上像易彖大意臣竊窺先皇帝作圖之旨以敬天爲名其於賁卦實摘取觀乎天文以察時變一條臣謹按圖義而爲之辭臣竊惟天一積氣耳凡日月星辰風雨霜露皆氣之流行而發見者流行發見爰有光彩便謂之文然有順有逆有休有咎其爲證不一莫不以人事爲主時時世也彖易聖人不曰天變而曰時變蓋常變雖麗於天而所以常變則係於時人君一身所以造化時世者也故天文順其常則可以知吾之

無失政一有變焉咎即在我是故天文者人君之一鏡也觀鏡可以察妍媸觀天文可以察善否且如曆家算日食云某日當食幾分固是定數然君德足以消弭變異則是日陰雲不見天雖有變而實制於其時又如旱魃災也才側身脩行則爲之銷去熒惑妖也才出一善言則爲之退舍天道人事實不相遠自古人君九知畏天者其國未有不昌先皇帝深識此理故九六經之言知敬嚴父之圖即敬天在此矣嗚呼曷其奈何不敬此先生蕪崇政殿說書日講篇也講篇非一如講詩之定之方中一篇諷當時脩繕事今亡其辭云道體

堂謹書

行實

先君子葦齋先生事實

先君子諱儀字士表生嘉定乙亥八月二十四日寶祐丙辰五月二十八日歿于京次年九月九日封于鄉之佛原嗚呼天乎仁者壽有德者祿先君子乃止是邪不肖孤上累先君子久于旅飲膳醫藥失節用速禍非天實不德有惡予至此屢戾丘淵身百莫贖柴骨藥心不自意偷視息至今日得龜勉啣大事猶瀝血苦塊以字先德嗚呼尚忍

言之先君子嘗考次譜系文氏繇成都徙吉五世祖炳然居永和鎮高祖正中繇永和徙富川曾祖利民妣郭氏祖安世妣劉氏考時用妣鄒氏繼母劉氏世有吉德鄉以君子長者稱一是方寸畧耕于子子孫孫先君子嘗言滯學守固化學來新一革字志常佩人皆稱革齋性愛竹依竹闢一室傍竹居或稱竹居不肯孤聞之諸父先君子幼穎慧器質端重進止知有尺寸書徑目輒曉大義越時本全文不一遺見鄉曲前輩必肅容請益暨長天才逸發志聞道嗜書如飴終日忘飲殮夜擊燈密室至丙丁或達旦黎明挾冊簪立認蠅字不敢抗聲憐寮者人雖苦之甘焉蓄書山如經史子集皆手自標序無一紊朱黃勘點纖屑促密靡不到至天文地理醫卜等書游鷺殆徧手錄積帙以百揮汗呵凍弗數鈎引貫穿本大包小各有條間質難疑剖析響應其事出其書某卷且指數以對爲文發持滿無不的中機軸必已出命意時媿媿談他事若莽於尋繹一援筆雲行水流無疑帶中年文氣益老拾汗漫歸諸約不峭峭刺目有溫醇渾厚之風焉間居侃侃春意溢出頰面蚤事祖盡敬祖母使將暮齒視藥膳卧興扶持華髮鍾愛父嚴母慈侍夙夜省煥寒一出忱意不視顏色爲蕭愉事繼母篤至始終無纖芥間一家氣象諳如和風鄉黨稱

孝於宗族厚待季父削藩町悲忻同情季父歿不幸子病廢經紀其家撫幼姪等已千疏從遺孤振翼之俾蒙于成關居居無居者歲時衣粒各有節度嘗謂宗族一本誼不得不恤愛范文正公義田記規模次第曰吾得志當放此行之親端孤貧者哀矜勞苦撫字無遺力喪不克理辦之棺至已所服用指以歛雖在踈末次序情文各惟其稱與人交好大躰不爲細家迫速戶外屨日滿絕甘分少無踈密皆被和氣交誼天至聞貧困患難赴急如不及忱意感人有臨終握手歔歔流涕託之以孤者歲大比凡與大夫待博士選者皆有約首誼綿數科間不能與自捐貲籍其名暨充賦就奉爲助約所不及以意告傾已有爲行資至貸以應誼聲錚然對人氣語和易鄙夫窶人亦曲加體接無一失聲氣去里有蹈非彝悉忠愛援誼開陳聞者感動見後進片善獎予不容口孜孜誘掖如子弟給軒數畝畊者多不輸寧令負已不忍直于有司蔣園漁池相傲無一償亦不較間嗶不武則曰彼貧且殆吾柰何權之有竊負其貲夫既而困還不惟不加責恤其人終身將作室桑木齊垣時薦死多露骸惻然曰吾可無居人不可無斂匠棺惠貧者歲賑饑隨所有不給至市粟以應顛連無告過目輒怵惕隨力爲謀一日讀書至晏子敝車羸馬事愀然曰

使吾族吾親吾鄉人休休有餘至願也惜嗟再三家居門
蔭茂木暇日相羊芳陰閒雅嗜茶煎滌多手出時邀朋遊
文字語移日樂極浩歌縱奕視世間融融法法漠不介胸
次性凱樂惟恐拂人事經然諸雖不利於己不悔一言話
傾盡肺腑無留截應酌一切任真事不可直濟或道以詭
御寧事不濟不為耻已勝語及不平辭和氣舒無忤色有
以欺心至知其私不發且無重於人欺者多愧悔感泣人
皆嘆為有德君子謂當於古人中求之誅者曰我公之德
言矩行規世智貴聞我心坦夷市利血刃我範驅馳生平
所為事皆可質鬼神而無疑嗚呼是得其槩矣始天祥兄
弟幼且長先君子不疾其不令昭蘇蒙滯網之義方日授
書痛策砵夜呼近燈誦日課誦竟旁摘曲詰使不早恬以
習于弗懈小失睡即示頽色雖盛夏暑不縱檢東天祥兄
弟慄慄擎藥水無敢色于偷自此名師端友招聘仍年至
時先疇給費久之室罄力弗逮迺率天祥兄弟歲脩于竹
盂陳所哀載軸俾扶精剔華鈞索遐奧董綱要竟日夕弗
倦雖貧浩然自怡有未見書輒質衣以市得書注意鑽砵
又以授天祥俾轉教諸弟繇是程督益峻書誓語徧窓壁
如三又在目見為文章撥斷正氣輒不憚必維以法度天
祥兄弟奉嚴訓晷暮侍膝下唯諾怡愉不超師友或書聲

吾伊或歛襟各靜坐潛諷或捲卷相與成嗟人情世道此
時氣象父母俱存兄弟無故天下之樂莫加焉歲乙卯天
祥璧俱叨與計偕時仲第寔孫年十有六未試墨于窓曰
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竟以疾先撤棘一月
卒先君子及是擊涕疇胎悒悒痛悼天祥璧將進禮卻欲
董于征顧先君子哭子方新天祥璧復去左右恐益重哀
出可寬襟抱且旦夕定省得不缺不敢辭以膺月望行次
年天祥璧俱僥倖奏名夏五戊戌廷對踰挾先君子病暑
投涼劑立甦方從一靜室規便攝理甲寅集英賜第天祥
以不肖冒首唱臨拜寓館移時之期集所越一日聞殊復
侵告于朝不俟命亟去侍藥省割下玉音給假三日時先
君子雖病神色不改視脉者聚伺變候僉曰無虞戊午向
申忽病革進藥卻弗服曰度吾不能起此疾汝兄弟勉之
天祥璧震怖號慟請命于天折促齡壽親等不獲命推心
構呼冀殞滅以代又不獲命入夜寂然而逝嗚呼痛哉嗚
呼痛哉厥明畿漕聞于朝朝命官吏來治喪事六月庚申
朔天祥璧奉柩出國門良歸鄉士庶人無不失聲痛哭路
祭巷哭以返于先廬時七月癸丑也嗚呼先君子一至此
邪不肖孤二十有一載第方冠且髻承顏菽水歲月幾何
天乎不使終養而感之于中身和慘焉逆旅睇覩舍越在

二千里外天乎不使終于正寢而忍至於客歛和往時征衣拜堂上舉觴飲錢親賓祖道外期嚮何許天乎遂以是爲未訣邪天祥璧奉貢刻時先君子已哀仲第不見孰謂方階祿釜先君子纔見而禍遂作天乎天祥璧何以竊第爲邪嗚呼不肖孤事先君子不孝奉起居無狀有疾病而闇不知不能積忱衷臆倉卒無以動天聽罪生不贖背血破面摧决肝胸頓頓躅躅裁以必死顧屬續一語忍痛受命不敢不勉恐無以祗訓于前人以忝盛德廼相宅兆筮曰吉排土濡涕墳以竣後將奉躰魄安焉嗚呼渺音容隔幽陰終天而止矣先君子妃魯氏今男三人天祥璧璋女三人懿孫淑孫順孫遺墨有寶箴三十卷隨意錄二十卷痛惟先君子利澤不施于人名聲不昭于時匪石遺德恐久遂沈泯天祥不揆不孝哀錄事實沈痛刺骨荒忽怙怙世有大手筆能表章幽潛光昭于無窮稽首百拜以請

知潮州寺丞東巖先生洪公行狀

東巖先生洪公益陽巖先生文毅公族諸弟也文毅公以孤忠遺直著聞當世其平生言論風旨講切上下公未嘗不在其間文毅公屢召不赴公浸嚮用輒落落不合去時論稱爲二洪文毅公既沒泉南文獻之望盡屬公識者謂文毅公未爲者將有爲也而公又不及大用以死天一生

才倏忽代謝安得不深慨於此叙次行事論諸方來門人之責奚以辭公諱天驥字逸仲自號東巖世晉江縣人嘉定戊辰七月庚戌公以生公有異質沈靜專一自少講求微言通念曉析乃已故於經史諸子百家之辭無不貫串文章自成一家以紹定改元薦于鄉名聲振一時學于諸門願求模楷者日衆公坦明夷粹專以宿於道爲教逮事王太母一夕疾甚殆公不解帶不交睫至剔股肉雜湯藥進公一念之切通于神明然終身不以語人登淳祐七年進士第初筮邵武軍建寧縣尉發擿姦伏當官無所回撓時有劫寇王若曾嘯聚千餘人騷動兩路諸所委捕多畏沮公奮不顧身提兵擣其巢一舉空之偽造成風爲楮幣蠹公密設方畧動中肯綮李君聶凡三大黨與無不各就縛雍備之石壁胡公穎秋崖方公岳交章以公善狀聞于朝十二年循從政即調連州推官未上寶祐改元旨差監惠民南局四年較藝南宮公考鏡詳密精力不間晝夕所賞拔士多根柢理致當時號明有司公雖浸近周行然無所附麗恂恂侃侃望之山立徐公清叟吳公燧馬公光祖類公願仲俱刻上其能將用矣會有言者徒步西歸泊如也六年准閩擇士自從首辟致公爲屬景定二年通班授宣教即知廣州香山縣至之日以教養人才爲第一義脩

後大成駿明倫有堂主敬羨身寬賢登俊有齋皆捐俸入
爲之歛不及民其爲政一裁於義俗諱健戢其尤桀黠者
曰此囚牙訟師去則吾民安矣邑以大治洪公勲趙公汝
暨雷公宜中及倉憲交以邑最上咸淳元年轉奉議即二
年差監行在權貨務都茶場四年吳公革馮公夢得趙
公順孫劉公徽皆以吏才爲薦差監都進奏院轉朝奉郎
馮公時爲刑侍及戶侍劉公應龍交委以書擬本部文字
公皆樂爲知已盡于時上即位逾年初政新美公輪當陛
對宿齋豫戒異積忱意悟上心取虞廷君臣時幾之說寓
規焉其一曰君心勤怠之幾二曰人心離合之幾三曰君
子小人消長之幾四曰中國外夷強弱之幾及朱文公天
理人欲之辨首尾二千餘言其辭諄複懇切深刺諭聾玉
音嘆美又言泉有屯戍左翼一軍乏興之害米舟搜糴生
變之虞而朝廷籍沒翁林二氏之田可歲得穀萬斛以紓
戍卒兩月廩食或有不濟寺院及單丁住持令本州覈實
區處併撥爲軍餉之助餉足則糴寬糴寬則米通民永無
貴糶患矣朝論翕然以爲論事有陽嚴風除大理寺簿五
年轉朝散即知潮州公之在潮也視民事如家視散政如
已疾捐金以裕學廩傾困以粟饑民梁川以利病涉知無
不爲爲無不盡潮與漳汀接壤盜寇羣民郡聚剽劫累政

以州兵單弱山徑多蹊不能討公懼發設奇降者相屬又
欲於接壤置屯多者三百人少者二百人犄角爲援郡爲
創樽節軍以贍之具有條畫悉以言于朝并下之漳汀放
此且嚴保伍之令以澄其源大抵公智慮深達如宿將持
重而規畫綿絡不以鄰爲壑也又潮有護田舊堤多啣於
水馳俸與民築石爲堤民號之曰洪公堤且刻賦頌其旁
曰此我公東巖生佛所爲也去之日垂髫戴白者擁車下
不忍去公雅意林壑至是則曰吾可優游樂吾真矣九年
得旨主管華州雲臺觀公時益暢於詩數與嫺族觴詠從
從容而學徒有志於考德問業者多授以外聲利及終身
受用之要暇日登臨徜徉愛南安之間風氣明秀取所謂
小坡山者曰樂哉斯丘我死則塋焉預飭美價治壽藏潛
然塵外蟬蛻之意十年正月公始屬微疾即乞以本官生
前致仕八日忽索水自浴衣冠休于正寢脩然而逝嗚呼
若公者可謂啓手足而不亂其風流篤厚真足以追配文
毅公於九原而無忤者矣某於公之門實丙辰省屋諸生
戊辰之春待罪中朝論日拜公床下矣未及而去國然於
公之踐脩出處之槩蓋心識之共惟穆陵豐芑菁莪之澤
涵育天下天下士嚮然勃興溫陵邈在海隅人物相望陽
巖之氣節煥發乎其前東巖之抱負冀承乎其後使二公

誠得盡展拓又未知孰後孰前也嗚呼今復見斯人哉曾祖遇妣陳祖德明妣李父伯道贈宣教郎妣陳贈安人元妃陳先二十六年卒贈安人繼趙封安人先三年卒子男應年應申應壽俱業進士女四適胡登龍丘公賜王毓奇一尚幼應午力李克有收拾公遺稿若干卷曰東巖集藏千家將以是年十月已未奉治命以塋趙安人附殯應年千里貽書俾其快行姑序其本末以俟立言之君子謹狀

墓誌銘

知韶州劉容齋墓誌銘

咸淳四年四月十二日容齋先生劉公元剛卒于家年八十有二先生官至郡守死之日幾無以為歛附於身者稱家之有無鄉黨之士莫不高先生之風而哀其志焉其邑子文天祥與人言歎歎慷慨重懼前筆言行又遠沈湮無以訓來者會其子昌孫以先生狀來請銘某雖不敏其可以辭先生字南夫一字南強世為吉州吉水縣人治毛氏詩早為鄉校知名士嘉定十年入太學後六年登進士第授迪功郎信州永豐縣主簿陞從政即調靜江軍節度推官丁外艱服除差江州教授兼瀟溪書院山長自故丞相董公槐今丞相江公萬里以下舉親民五負淳祐五年班見以通直即知杭州崇仁縣縣政以理民以佛子為謠先

生奉母夫人在官間日與其弟自提板輿相率為娛邑人化之以憂去十年通判鄂州以磨勘轉奉議即承議即董丞相當國入為左藏東庫時將薦先生試館職會董丞相去不果初東庫日進會于紙若干丁丞相以趣辦為才風有司垣增十萬先生以職力爭忤其意展磨勘兩年出為赤州添差通判景定元年某月差知韶州皇上登極轉朝奉即適郡當次稱疾不果行旨差主管建昌軍仙都觀居二年再任自江上平九權好用事所擯斥朝廷擬拔殆盡時論以先生為屈未幾詔還磨勘月日駸駸向用而先生前一月逝矣嗚呼豈非命邪早刻意詞科書無不讀其餘佛老精言亦各深到平生居官所至清謹家無餘貲蕭然環堵四方學者執經問字相繼于門先生誘掖懇懇不啻父兄之遇子弟尤工為文章雖遊戲之筆鮮不奇古江湖之士得品題一語足自表於其徒與人盡恭應接終日無倦意客至雅言之外談玄演空闕者往往忘去世人以聲利為門戶先生惡之如惡惡臭登第垂五十年郡縣官吏知敬先生不見其可畏出入不設車徒間步行井陌中不以為苦甘心屢空以至死而不悔噫此真所謂善人長者矣曾祖致道妣周氏祖圭妣李氏考次朔累贈至奉直大夫妣陳氏熊氏俱贈恭人妣涂氏先十六年卒贈安人子

男三人昌孫其長也次信孫愚孫皆蚤世女長大次適太學生陳應發又次適進士胡淵孫男一人洵武女一人許適龍氏以其月某日塋某縣某鄉某里之原遺墨有詩書孝經論語孟子演義若干卷詞科類稿若干卷客齋雜著若干卷家庭謾錄若干卷任左歲日以孝經論語孟子演義上進有旨降付資善堂銘曰 文彪彪德恂恂貴如單門死如齊民約而家豐而身我作銘詩永懷古人

義陽逸叟曾公墓誌銘

公諱珪字天錫號義陽逸叟天祥外王父也天祥不肖賴公教誨由記事以來周旋三十年於公無所不知蓋至於其處死生之變然後知他日觀公者未盡而公誠有大過人者焉嗚呼異哉公性穎悟志不樂九近讀書自家雖涉獵靡不通達所自得往往於佛老氏其見之服行敬恭神天一言動不輕口不御肉月常十四五對人數聞玄寂四座輒悚然傾聽最後遇異人與語幾欲棄人間事求長生之術年踰六十始聞正學恍然自失死生之說鬼神之情狀講探幽眇頓改吾意既卧疾服藥外無所問戒左右勿以巫祝從事間祈禳厭勝揜公不知公覺輒撫床怒呼病日又骨立如束聲吐精爽不變異猶足支歲月一日召天祥至公乃鈎稽卜筮指諸掌曰今日老夫當訣故今爾來

時聞命震愕止公勿易言公曰吾豈不省事哉形神合則為人吾形憊矣矣今腰足如斷心火益燥神且游散居常謂不識死死則如是又曰始吾崇信異說今且死目中無怪見顧二子今必不為佛事周身一切雖絲縷亦公所處分殯宮哭位與凡喪祭祭具有成說天祥弟壁任京府尹椽公口授數十言令為書遺之強起字紙尾句讀筆畫曾不顛錯集諸孫各付謹飭語令羅拜床下辭去眾泣漸揚公曰死生如晝夜不足多憾麾止之索酒飲之三連三言曰吾真去矣聲脫口而逝嗚呼陰陽魂魄升降飛揚氣之適至雖寡寤莫適為主公幽明隔呼吸而從容若此世能言死者不少此非嘗試事應度料想靡所依據公去來一息實天祥所親見道之槩然莫此深切嗚呼異哉嗚呼異哉公事父母孝待族嫻以厚與人交父要不忘個儻尚義不事生產作業惻隱貧困能推食解衣議論剛正好面折人不藏怒宿怨有古君子之風焉公有子有孫早授家政天祥既奉偏慈迎公執養居數年甚適間出徐步幅巾野服人羨其優游公亦論文賦詩圍棋命酒自謂天壤間陶陶人也得疾於景定辛酉二月九日始復正寢歿之日壬戌二月癸丑得年七十有二曾氏世家盱江徙吉之泰和梅溪族號長者曾祖邦寧祖知和考昌權妃張氏先公十

九年卒子二斐渠女四適錢光延康師顏于天秩其仲天
祥母也孫男六端孺淳孺文孺俊孺良孺明孺女一適郭
冰曾孫甫申以次年九月丙午葬吉水縣永昌鄉藥陵之
原成公志也初公先世重卜葬師講張爲幻封鬣無定
居公憮然曰吾詎忍吾先至此吾不可自求之乎乃從兄
瑾載資越竟旁參博扣逾十年得其說以歸由是高曾而
下一奠不再從公對墓師言嘗斷斷不可不售不傳故秘
莫得聞焉公命未革命天祥曰老夫一日不起無潛德傳
世記歲月非爾其誰屬臨終申其詞再三天祥泣不敢當
重念靖節作孟長史傳東坡書程公逸事性蹟漫滅猶勤
追述矧公面命惡得辭顧方繫官于朝不獲哭拜填祖營
視丘交南望歛歎輒紀家世行實而表其死生大事爲誌
井爲銘銘曰 維二氏之蔽於死生兮小其用於一身一
陷溺而忘返兮鮮不惑於惟神公曰旻之離兮羗出駁而
入純微臨絕之琅琅兮公幾泥於常人朝聞而夕死兮苟
憾乎幽冥藥陵之鬱鬱兮遺躅之所經存而以爲志兮殘
將以爲寧既固既安以利嗣人兮萬古萬古如斯銘

羅融齋墓誌銘

廬陵有隱君曰融齋羅公嗚呼可謂有德人矣予嘗詣公
入其門肅肅如也僮僕訢訢如也公出雍雍如也坐申申

如也語愉愉如也予聞公燕居之槩晨起盥櫛畢正衣冠
堂中就胡床坐不惰不倚儼然終日雖盛夏暑以爲常不
好狎不侵侮無易由言對賓客賓客或不自持左右置司
馬公家訓一通保家擇婦常自以爲名言閨中無敢疾呼
女隸無敢近几席執事左右唯諾無敢涕唾諸子無敢晏
起早卧聞公攬衣聲歎就學惟恐後夜至公所各以所業
次第誦說聲振磨厲交發互出凜然義方之意由是吾里
之言家法與善教子者皆曰羅公羅公云公生而穎發五
歲即篤志強記容止如成人既長嗜書忘寢食爲事
鈞巧惟意所到自然成章學書入楷得蔡氏風度意
場屋四詣京師試諸生晚年始以此事付兒輩然公所爲
強學者雖老且病不衰也公未弱冠而孤經紀門戶即不
爲細家迫速先世積逋券如壘一日悉界炎火曰是先人
所親厚其一切勿問聞者義其勇宗族親黨孤子者貧乏
者或給之田或予之金終其身恩意浹至外內無間言四
履溝戶外設榻無虛日推食解衣至者無不得分額而去
歲青黃不接會其閭里輟時直幾半隆寒給散有差環公
之境無以饑告鄉鄰有難畢力排解幾微不見顏面不摘
扶人過有負公者未嘗示以聲色其人久之自愧悔有愧
悔且死而恤其妻子益思者與人語傾盡肺腑已諾必誠

不以利害爲二三其忠信如此戒庖厨勿殺九登諸俎者
悉自外致有生饋禽魚必解放之其仁厚如此自奉不逮
中人衣服十有餘年不改亦不煩澣濯其儉素如此里之
稱公無大小必曰君子長者有不善相戒勿爲公所知鳴
呼真可謂有德人矣公之中身諸子各拔穎而起其一兩
名薦書登開慶元年第調臨江軍清江縣主簿公時救簿
君曰汝爲燕吏即不辱吾子簿素脩謹聞訓益厲有名聲

於特生母蕭氏以上壽錫封孺人諸孫競秀長幼五葉人
世樂事畢赴一門天之扶特吉凶悔吝先定如著龜以公
平生孰不可書獨嚴重整肅能使人鄙慢消去福德莫盛
於此昔伊川見人靜坐輒嘆其善學徐節孝因安定頭容
直一語自此不敢有邪心使公得二先生爲之依歸因其
資以至於道所成其可限量乎哉公諱士友字熹善一字
晉卿融齋所自號景定元年該明堂恩告授承務郎致仕
咸淳二年二月十四日終于正寢年六十有八遺文有史
編十卷諸家詩林十五卷羅氏由金陵徙吉之吉水五世
祖居廬陵之新安曾祖暉祖時英考莘老妣孫氏趙氏妃
蕭氏封孺人子男五人灑煜植畊屋畊簿君也再調贛州
瀟溪書院山長女一人汝順適今文林郎新廣南東路提
點刑獄司幹辦公事周壽申先公卒孫男十人女六人曾

孫男二人女一人俱幼下以四年某月某日歸于順化鄉
三陂周家山之原其孤前期請銘於予予視公夫人行也
公之于予同充賦於予第璧同年進士予之任江西臬
事也以公子上之公車通家孰先焉矧公行誼著於鄉則
所欲稱美而論撰之者豈獨孝子慈孫之心哉銘曰不
言躬行萬石君教子義方竇禹鈞行其庭不見其人雖無
老成人尚有典刑

封孺人羅母墓誌銘

廸咸淳九年廬陵融齋居士羅氏生母滿百歲融齋之夫
人特年七十六白髮在堂事百歲母如婦禮子孫孫子環
侍起居爲男女三十有奇予卿稱慶門必曰新安羅氏其
年二月朔予從里中士奉幣載酒拜百歲毋堂上毋舛拜
諸孫皆拜飲毋母醕酢賓諸孫各執從既成禮夫人視予
年家子不聽去爲之留三日爲詩以歌其事好事者或爲
圖以傳國家承平休養生息用康于人眉壽無有害傳曰
豐水有芑數世之仁也夏予將楮于湘未數月聞夫人訃
歎歎失聲問百歲毋安乎曰安毋子今益百踰一矣夫人
將葬其孤以是母命來請銘予後母生六十三年得載筆
承命銘夫人自昔能言所未有廸叙次其九繫之辭夫人
姓蕭氏吉水人曾祖琢祖曾父異卿貢進士妣廖氏繼張

氏徐氏歸承務即致仕士友是爲黜齋居士先七年卒于男五濬先五年卒煜植畊脩職即前監行在奉口酒庫屋女一適儒林郎侍班周壽申先二十九年卒孫男九案寓宦寔寓宜紹顯平女十一長適張棟曾孫男七舉孫頴孫元孫滿孫怡孫真孫復孫女二夫人以庚申明禋恩封孺人卒之年七月十次年十二月某日封于所居里拓逕之原銘曰 昔唐夫人之爲崔母兮逮事長孫皇姑兮姑年高齒落以枯兮升堂乳之劬劬兮姑曰婦恩之不可孤兮願世世子孫之不渝兮夫人五世崔如兮母年踰百崔所無兮胡不與壽爲徒兮爲此毋悔兮爲夫人吁兮

鄒月近墓誌銘

廬陵南方之上游支水自贛興國而下曰富川鄒氏族焉鄒故出范陽五季始有籍斯土有耆者富而禮瀘溪王公平園周公誠齋楊公良齋謝公皆與之游川流在門能不愛重賈豐石爲屋以脫往來於克周公記之一時稱爲長者其歿也文敏洪公銘其墓鄒氏福祿方來而未艾長者之所種植也昶生將仕即時飛甍伏闕上裕民十策時飛生大淵大淵生澹是爲月近君月近云者君以名亭而鄉人因之以爲號也君蚤孤母張氏勤儉自樹立紹定辛卯該東朝恩以壽封安人君於其時奉親愉愉無子弟之失

張氏歿始經紀家事循循如不勝衣人不見其聲色而充盈裕大之福自然日進而不止族黨之不自給者親戚之無所歸者朋友之遠役而不能行者君意性所到皆能隨事爲義若夫脩浮梁蹙通達歲發廩以倡賑荒守望有警則哀丁以耀于衆比昔義之九也俯仰三十年矣君於其間無鄉曲之過君性最緩或以佩弦進曰吾豈不知出此吾所見叫呼號呶自取債賤者衆吾誠緩不失事蓋老而益審焉然君終身無惡名變容動色之警不及乎其門優游和平永保終吉嗚呼真可謂長者孫矣君字次清登仕即生嘉定元年六月丁酉歿咸淳元年九月己未配吳氏迪功即江州司戶參軍懋之女子三文孫振孫俱登仕郎祭孫幼卜以四年正月塋于順化鄉新安社之原其孤前期以奉議郎劉君惠祖狀來乞銘劉君戚也聞而知之予君鄉也見而知之敢無以銘銘曰 長者之澤予孫賴之去之百年有以似之天於善人曷不壽之善人有後天將與之

鄒仲翔墓誌銘

景定五年予奉親高安除提點江西刑獄謝弗拜適冠起興國之東廬陵大牙相錯所在騷動余所居鄉一閭千室大家以去爲望鄒君仲翔中人之金也率鄉人柵東門山

爲備山下阻衣帶水君恐倉卒涉者爲魚梁浮梁以濟明年春寇一日蓐食行三百里薄太和之王山距余鄉半舍而近鄉人扶携老稚走險微一不善脫君經紀山寨當是時一鄉之命懸於君訖寇去君保護無有害時余避節弗獲命會樞密督以捕逐文移旁午余以鄉部熈將重以請慨然曰柰何以我辭受坐視龍蛇爲赤子困乎於是即日受印下令會兵諸山寨皆署長君與焉未幾寇平余罷歸里于溪之上游斬荆斧燔櫛斃得奇觀焉君欣然從予山中匹馬一童朝至而暮忘歸率以爲常余每集賓從君輒在其間聞余語中理解未嘗不解顧問從余言人生何爲碌碌棄家事從公游可乎余謝非余所知君曰吾意決矣乃盡以伏臘屬其子而頽然以休訪予南北厓某水某丘若將終身焉癸酉夏四月余行湘君送余於香城後一月君以疾死余聞之歎歎不自禁湘之歸也未及門望見其子來哽不能言嗚呼余豈私君君與人必以情聞義輒赴見有不善面折不少回而不蔽怒不宿怨曠如也君雖赤手起家而好施出其性歲饑發粟給其比鄰二百戶能捐殖以自損道太和麓十里道廬陵麓六十里衣寒者食饑者病者饋藥死者予棺喪無歸者葬其土度其能爲輒不少吝君之族前有長者以善植門爲益國周文忠公所知

去之百年風流相接焉余嘗謂君慈而樂舍大率浮屠家所尚至臨難急病能禦灾捍患以有德於鄉閭大夫士或愧之君名鳳仲翔其字世爲富川人曾祖大明祖人徐考世與妣梁氏娶蕭氏梁氏皆先卒子男一人曰成女三人適郭鏐王鏐劉鋒孫男二人夢龍復生君得年六十有四以甲戌十一月某日塋于其鄉沙洲平之原治命也君之先人嘗卜地于東門山之下曰吾父塋于是沂山而上爲龍頭得一丘焉曰吾骸骨焉吾後其興乎君晚而優游有子治生有孫業于學咸以爲驗銘曰 東門之原君之父兮東門之麓君之母兮東門之巔君所構兮瞻彼東門相爾後兮

樂庵老人劉氏墓誌銘

余讀漢陸賈傳甚羨余鄰翁樂庵劉氏賈擇田地家好時出橐中千金析其五男安居過之數擊鮮十日而更以壽終余嘗謂人生晚福優游宜莫如賈當是時韓彭祖醢鄒侯周勃猶不免械繫求爲買一日得乎翁生四子皆有才智四十年即棄家政就養諸子以次第循環五日一更其設饌務爲相高惟恐不得其歡心翁饑來得食渴來得飲早眠晏起一切不顧人間事惟時時接方外士講鉛汞之術間取松栢惟意咀啖翁年過七十而顏色如童攝生有

助焉或爲陸生作新語爲漢達官非翁匹余曰不然賈艱難贏項間從馬上公爲客一再使越崎嶇萬里翁生於世長於世老於世不出鄉終其天年有樂於其身無憂於其心設賈復生校翁失得未必以彼易此翁又有數事甚甚里傳鬼車鳴者未夜相戒咸明屏息戶內翁開樓大呼願見鬼車卒無有有神以禍福驚人翁過其祠持牛炙如常人莫不危恐翁休休知也嘗有所營造忌某星直某方翁曰犯者殆乎請身當之某星迄不驗爲子簡婦或云婦不利於長翁不爲奪自是諸昏嫁厝家說格不用中年卧疾家人私召女巫謀爲厭勝翁廉知之強起逐之出門未幾續翁默自念作其像替若辭而遠遊者顧左右曰吾死勿事細黃吾志也醫以藥進屢使去問日入乎曰然反面而逝江南之俗尚鬼其人畏死而信巫翁能自不惑非由耳傳口授殆一至之性然也翁名邦美字才卿樂庵其自號也始祖邾長沙人爲吉州刺史家西昌九洲後徙廬陵富川三世曰德遠文煥子玉妣曾氏娶陳氏先三十七年卒繼祁氏其子孫實蕃濟生機洪生桂槐植榘深生朴柚鄉貢進士浩生樞楫槐復生葵孫女二適于臺平曹雷應孫女五適鄒曹許曹羅一幼翁八歲喪母十六歲喪父移其事父母事兄長終身歲時上丘塚拜祖禰率諸後生尚有

典刑翁富壽安逸推其一念孝友殆命物所知諸孫方將以詩書大其門翁必爲人宗乎翁生慶元戊午二月庚午歿咸淳癸酉正月丙辰後二年正月塋于享化鄉鳧塘之原余家距翁一垣翁年吾祖之下吾父之上諡翁有年數矣深與余游且厚來請銘銘曰 其生也有涯其死也有時爾世其昌匪我銘其誰

劉定伯墓誌銘

余東家詩人劉君定伯類晉宋間曠達自余辟山水南北崖落然不可人意君時從予招或不約徑造至則善爲言譚名理蓬出意所左右辯者不可詰江山朝暮四時之變嘲詠賞嘯興出物外常使人諷念不可忘嗜奕最入幽耿兔起鶻落日不停瞬解剝摧擊其勢如風雨不可禦勝敗不落一笑飲酒可一二斗酒酣浩歌聲振林木或投冠袒楊旁若無人或鼻息雷鳴徑卧坐上君豪縱沛然以爲自得當其樂時不知天之高地之下老之將至焉爾予前在宣州君以詩來思致清邁恨不即投印綬從君煙霞之表既歸君好日以怡詩日以張大於是益年五十三矣迺孟夏一日過予極論當世事抑揚不少挫詰旦報曰君疥癩漸矣予駭亟視之不復可爲哭失聲狂三日不能止非予爲然凡與君交者談君輒揮涕里之人不問倪旄嘆傷如

出一口噫可人在天地間鬼神所忌邪君長身五尺餘堅
 壯耐寒暑鬚髮如漆性落魄不問家事家才三四口粗了
 伏臘不為求贏有錢輒不惜難悉送客無虛日朋友有無
 相通急難於我乎赴平生於人無諾青鄉人有為芥蒂君
 一語輒化有不善開譬之無以為望和氣薰淡然善鄰
 一歲半為四方客主君者所至投轄惟恐亟去雖兒童僕
 厮無不誠愛君者君破崖岸削邊幅不為拘拘于子至道
 理所在確然守之不變其執喪為孝子按喪禮門內不入
 繼黃一子二姪命以先疇水分而三無贏縮薄厚子曰敢
 不共命姪曰敢固辭一家與仁興遜鄉曲相傳為盛門非
 好德疇至是君始祖邇長沙人為吉州長史家于西昌之
 九洲十世祖德遠徙廬陵富川君之三世曰文煥子玉邦
 賢妣鄒氏娶張氏子男梓女淑容適彭天麟卜以次年咸
 淳癸酉十一月壬辰封于淳化鄉扶竹坑楓樹塘之原君
 名澄定伯字也自號前村有詩集自編曰前村初稿君詩
 不為深苦而清拔雄健如其為人子有能力學不墜義方
 君死何憾予所憾者君死獨何蚤泣而為之銘銘曰 其
 堅也驟折其勁也蚤摧命之臧凶匪繫其材生也達死也
 何怛君墓我銘我心則結

王推官母仇氏墓誌銘

東廬至先生母垂堊命其門人文其銘噫其何以銘先生
 之母之墓哉廼景定三禩進士策御前某以覆校待罪殿
 廬一日初考官第一卷振上一覽某稍細復之傳觀同官
 驚訝得人會一字近廟中嫌名某以才難白詳定官請所
 以處臨軒之日賜出身乃吾東廬先生也嗚呼使先生以
 名第取先天下歸拜毋堂上斷機調熊蔗幾夙昔乃累先
 生以不釋乎此某其何以銘先生之母之墓哉雖然事孰
 為大事親為大守孰為大守身為大守先生失身為親憂
 雖高科如之何先生雖不得高科為臣忠為子孝身在焉
 親固榮也諗先生曰然銘無所辭銘曰母性仇氏世居廬
 陵之白沙考諱彥誠生二十二年歸于贈迪功即致政君
 諱化權逮事姑兩世左右無違祭葬以禮相夫子貞調姝
 中和靡失節度子始就學篝燈夜分督厲吟諷及笄從
 師端以上手自紉綴連寒暑彌不倦以子入大學甲寅明
 禋封孺人從子赴永州戶曹祿養壽康稱其命服咸淳七
 年三月十九日終于家年八十有三子二長大琮先孺人
 一年卒次國望從政即前袁州軍事推官女四一夭二適
 李穆之三適蕭應祥四適劉起岩二與四先卒孫六男長
 困餘未名五女長適劉煥次許彭麟餘幼九年三月壬申
 厝于城西黃腹山之原是為銘

贈承事即徐溪莊墓誌銘

咸淳九年夏六月壬午朔天子親擢徐君鄉孫爲監察御史旌縣最也於是某不佞適叨一節按部湖右親見衡山之父老子弟歌思遺愛餘績於嶽雲湘波間皆曰徐公宰我民六年我父母之其敢忘及聞聖天子所以褒擢選表又皆手額踴躍爲朝端賀爲天下賀某退以語客曰麟仲信才且賢何以得此於邑之人去而不忘如此哉木則有本水則有源若靈芝俄現醴泉滄山居然瑞世其鍾和孕秀豈伊一夕之積蓋相與論其世可乎客曰徐氏居清江於廬陵東西家御史君之考曰溪莊公溪莊公厚德人也余聞而心識之亡何麟仲自京以書走湘抵某曰卿孫不天生而二十有五年而先妣即世又五年先人棄其孤露瀟灑降於今二十有五年祿養弗可及也欲報之德罔極奈何今不肖孤藉先人之教有位於朝乃去秋九月天子有事於明堂推錫類思我先考妣實該初賸惟先世之志行事治未有以詔子孫傳無窮敢稽顙下拜以請某發書愴然念所見聞不謬因不果辭乃撫御史君所撰行述而書之徐氏祖伯翳宗偃王偃王子孫散處徐揚二州間江右之徐以南州高士重其後沂豫章而上今家清江縣崇學鄉之檀溪溪莊公諱森字壽叔曾祖諱徹祖諱源皆隱

而能詩考諱大經桂山謝公題其所居曰溪雲小隱里人因稱爲溪雲先生溪雲性嚴介家人嗃嗃然好客車轍滿門溪莊天分寬平春和王溫撰杖屨侍琴瑟書冊左右色養無違族居千指融融怡怡無一間言少游鄉校文罄籍甚嘉定丙子待試成均繼以詞賦爲郡諸生第一士論翕然中年幹蠱用譽脫謝場屋益雅淡謙謹疏戚一致未嘗言人過失其尊尊親親賢賢老老幼幼無不得其歡故鄉里遠近一以吉德厚善歸之而徐爲德門矣淳祐壬子得禾疾越五年歿實寶祐丙辰十二月三日也享年六十有七妃熊氏豐城著姓既歸奉尊章相夫子主饋治家延師教子賓嘉喪祭常龜勉有亡間必如禮乃止有昔人剪髮斷機風子男二稱孫先七年卒女二適黃一鶚鄭一夔孫男三屋震必茂震亦早卒女二曾孫男二以開慶己未十二月奉二柩合塋于所居之西園嗚呼家之將興非必其先世有奇節異事足以聳動流俗耳目也風流篤厚之意多孝友睦婣之味長君子長者之澤有餘而不盡所謂有是父有是子或曰非此毋不生此子者非偶然也徐氏之澤始基於溪雲浸大於溪莊今御史君玉立山峙川增日起由邑最結主知歲中三遷遂陟臺端爲國綱紀駸駸且大任少頃暇之瀧岡之阡何患不表顧墓上之刻不鄙以

余屬余其敢不銘諸以昭徐氏德盛流光之懿以對揚天子之休命銘曰 江西徐宗慶士介臨洪間蓋其徙檀溪源委深且長溪雲為父溪莊子溪狂恂恂允誠篤溫兮如玉天鍾美融為瑞芝溢為醴積慶綿綿開御史朝為卓魯景汲魏公朝推擢清風起西阡雖舊命則新我銘宰上材可梓立身揚顯殊未已木杪龜趺此其始

蕭明允墓誌銘

君初名堅字子固後改應新字明允廬陵珠川人廬陵故多蕭氏而珠川亦望族君拔起其間自幼岐嶷長益嶄絕種績文學額頷與逢掖爭鳴三赴天子學銳不少衰氣岸孤聳與人棘棘不阿號其讀書室曰介林嘗謂吾幸守先人廬弗克規拓是不肯堂構棲其前曰適雲復出其旁相我做宇通之為園花竹橫從朋賓蕭歌脩然有物表之趣會予釣遊荒閑位置水石君時一造沛然若自得予以是知君所自負翹如也咸淳二年十二月九日以疾終年四十六曾祖炳文祖國老父景伯妣李氏繼母曾氏妃劉氏男曰宋翁女曰淑慧淑淑懿皆幼卜以四年正月八日歸于淳化鄉王田雙園之原前期其弟至與其孤造門以銘請銘曰 嗟予介林兮才牙而無成大輿之壯兮菴中道而折衡意衣冠之雖壅兮不能殄其英英瞻雲山之莽

蒼粵尚飭醴之如生

觀察支使蕭從事墓誌

德安府觀察支使蕭君安中中大夫江南西路安撫副使無知吉州諱逢辰第二子撫使公發聞顯庸充開厥家於時為鉅人長德自其宗族鄰里鄉黨待公而舉火者百數十家咸淳四年六月不幸公捐館君於是年四十有五矣持抱孤姪臨喪如不勝至經紀其家上下調娛是似有續罔有越厥度哭撫使公者繼于門哭已則私相語曰我公未遽亡乎迄服除如其初邦人士莫不嘉君之志而嗟嘆感發以為撫使公之有子云君字和仲號介軒儼然端重人也喜讀書為文辭儻儻有才氣在滕下幹蠱服勤左右無違及論世事有奮然自樹立事功之意咸淳十二年領江西漕舉舉祐二年以恩授登仕即後三年銓試第一授脩職即袁州宜春縣主簿開慶元年以撫使公無鄉郡奏乞書寫機宜文字明年改注壽昌軍武昌縣主簿景定五年取舉江西漕咸淳改元循從事即授支使自呂武公以下舉關陞三員親民四員六年十月以疾卒于正寢乃卜塋於求豐百致之原朝奉郎文天祥以其子元永哭請銘為之銘語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嗚呼蕭君克跼聖言雖不得祿與不得年見於先人無忝爾生有子有

孫以莫不承

祭文

祭歐陽巽齋先生

維歲次癸酉正月乙卯朔越七日辛酉學生具位文某謹
致祭於故先生殿講大著刑部巽齋歐陽公棺前嗚呼先
生將安歸邪先生之學如布帛菽粟求爲有益於世用而
不爲高談虛語以自標榜於一時先生之文如水之有源
如木之有本與人臣言依於忠與人子言依於孝不爲曼
行而支離先生之心其真如赤子寧使人謂我迂寧使人
謂我可欺先生之德其慈如父母常恐一人寒常恐一人
饑而寧使我無卓錫其與人也如和風之着物如醇醴之
醉人及其義形於色如秋霜夏日有不可犯之威其爲性
也如繁水之靜如珮玉之徐及其赴人之急如雷霆風雨
互發而交馳其持身也如履水如奉盈如處子之自潔及
其爲人也發於誠心摧山岳沮金石雖謗興毀來而不悔
其所爲天子以爲賢縉紳以爲善類海內以爲名儒而學
者以爲師鳳翔千仞遙增擊而去之柰何一蹶而不復支
以先生仁人之心而不及試一郡以行其惠愛以先生作
者之文而不及登兩制以彷彿乎盤誥之遺以先生之論
議而不及與聞國家之大政令以先生之學術而不及朝

夕左右獻納而論思抑童而習之白紛如也雖孔孟聖且
賢猶不免與世而差池先生官二著不爲小年六十五不
爲天有子有孫而又何憾於斯死而死耳所以不死者其
文在名山大川詔百世而奚疑其弱冠登先生之門先生
愛某如子弟某事先生如執經益有年于茲先生與他人
言或終日不當意至某雖拂意逆志莫不爲之解願世有
從師於千里尚友於異代而同人于門適相值而不違其
死也哀斯文之不幸吊生民之無祿其塋也隻雞斗飯竊
慕古人之義匍匐奔走泫然而哭吾私嗚呼已而已而哀
哉尚享

祭都承胡石壁文

嗚呼世婉變以偷生公指九天以爲正也人厄蠟以自矜
公玉雪而不曜明也俗鬼域以誑人於宜真公揭日月而
撐雷霆也石壁之鋒神入天出金鐵可摧孰爲公直石壁
之蘊尊華賤質泰華可移孰爲公筆四海一雲我卷我舒
大川獨航予縛予纏萬微未燭吾著吾龜更幾千百載之
祝融而復爲此奇嗟乎余乎登門何晚哭野何遽操几杖
方焉從持佩玦兮何所紛雲委兮川流化經綸兮爲土甃
蘭文兮荃蕙寒離騷兮宿莽苟余情乎得當賢九京兮千
古余有言兮孰聞寄浪浪兮雖俎

祭郭正言閣

維公拔起海隅有志天下慶賦如水知德者寡鳳音冥冥朝光作之烏臺我我霜氣薄之公選諫坡歲月幾何白首丹心之死靡他吁嗟人生死見真實如公一節天地可質神界東返返于五羊曲江吾師菊老未亡不愧二賢公可千古為酌廉泉一涕如兩

祭道州徐守宗斗

温州人文武兩科

嗚呼龍虎變化兮人物之英風霆流行兮字之名天下之晉兮一州之羸三年而一日兮侯度是程及召驛之番駕兮胡狹之嬰漫而可食於南邦兮憂民憂國之誠某交詔兮雲仍王事兮弟兄樂莫樂兮知心悲莫悲兮余哭之焚欬下神與兮臨蒸桂棹兮積雪斷水操弧矢兮上征絕虎虺兮縱橫噫至人兮無死欲余莫兮如生

祭鄒主簿寧縣

嗚呼德元少吾三歲自其應門及我交際德元之賢服我以義以我為兄我胡不弟折節讀書收科入仕子簿臨武語子初筮時予赴宣亦有行事同日出戶舉觴祝子自予沐浴子告還里雍容進趨循循唯唯士別三日刮目相視人十已予其進未止予之復徃得于吏師幕謀邑事勉焉孜孜子替已父子歸何遲輿疾狂寢忽不自持子方壯年

何質之衰替于鬼神活于禱祠死不相聞歛不與知殯不及夕棄禮如遺哀哀德元而至于斯弱稚憚憚青燈一發吾甚憐子亦復何為子尚有後念無已而吾欲匍匐哭子襄舞適有王事載驅載馳明發不寐未懷吾私寄情一奠臨文涕洟

祭秘書彭止所

嗚呼仲至氣和色往如水之清如玉之剛出而瑞世麒麟鳳凰南宮第一今世歐陽方其退居深自晦歲蟬蛻衆濁視世如忘展如之人衣錦綱蒙覽德斯下吾道彌章頃者刑臣再玷天網善類相顧驚疑傍徨君首丐去其氣昂昂聞者為奮進言始昌貽書司諫陳義慨慷表表愈偉于歐有光我年視君匪隔其行第也同年居也同鄉仕也同館志也同方用折輩行腹心腎腸我之出守君酌我觴君亦有志方外翺翔王宮為師秘書為即君雖欲去志不果償由此而升紫微玉堂道以光大亦我所望誰歟西來遽報膏肓旦且引領已劑其良好音不嗣我心皇皇奈何哲人竟罹于殃嗚呼仲至今也則亡如嗟如磨其孰我相凡百君子罔不盡傷况我孔厚如我浹滂我有官守我繫我疆君疾云革莫克造床君柩來歸莫哭道傍嗟我有心遡風茫茫嗚呼仲至婉其清揚其命也短其存也長生芻一束

我意其悍庶幾監茲尚有洋洋嗚呼哀哉

祭安撫蕭檢詳名逢辰號平林

嗚呼江右之望偉哉我公驅馳白首惟孝惟忠異時廟廟
謀選元戎惟公老成必在其中開慶之警言四國文証吉焉
樂邦颯風其衝拜公于家塾節崇崇公起舍卒談笑從容
臣有一死惟義之從不敢震鄰不敢震躬事平上印訖不
言功優將里居惟以壽終嗚呼尚論公之平生兮撫蒼莽
而歎歎命之通塞兮毀譽隨之議論之所從始兮惟棄梓
之不可欺方淮漢之落落兮猶曰風馬牛之不相追亦既
與我父兄同生死兮寧不我知天有萬分於人兮而或猶
有怨咨自公之既歿兮使人才感激而追思曰何爲予室
之不漂搖兮予予之不流離思而不可作兮父老至於涕
淚豈非生而有定論兮尚或接於愛憎之私死而愛憎無
所麗兮忽天定其矣疑嗟乎見危臨事而不苟兮所以委
質而爲臣吾亦自盡乎吾心兮固非欲求知於人然自古
固非抱屈於一世兮俟百世而方伸亦有百世不可俟兮
聽諸天地與鬼神公死而有遺思兮斯人豈不靈是不爲
無所遇於當世兮尚何憾乎真真議論定於其鄉兮而傳
之天下後世無不本諸人心禦大災捍大患而得祀兮以
不忘其德音贈以嘉有功兮謚以尊名天下有道兮天王

聖明吉山之陽公魄所歸素車盈盈白馬嚶嚶我思古人
兮十酒隻鷄尚不憚於千里兮何百里之辭即公墓兮酌
酒以致哀作文以諗地下兮尚有信於方來

祝文

過家告廟文

昔忝荆臬單車載馳家祀孔嚴曠歲弗治靡室靡家中心
悵而始告廟朝是禁是維畏此簡書王事敢達個個再疏
天高聽早解我相組易輓一麾頓實近止神人具宜人豈
及是神之相之載欣載奔薄言還歸千里息肩于廟矣辭

代富川酌魁星文

維極有斗兮垂河漢以耀芒耿衆星之環嚮兮嚴黃道之
開張瞻前杓之烜赫兮東枕乎龍角之蒼一水盈盈兮咫
尺相望一舉手而高摘兮舉萬丈之虹光吐奇氣於六合
兮夕閭風而翊扶桑宇宙之燦燦兮其將見於吾水之涯
吾山之陽擊雷鼓兮電煌煌酌金盞兮對天漿

代酌解星文

維庖人之中肯齋兮奏刀騷然若有物以默運其肘兮故
利器排割而彌堅矧斯文之新發矧兮淬磨乎仁義之淵
斫月桂兮高五百丈剗皎斷犀兮奚足言視一朝解十二
牛兮直游刃乎吾前於戲神哉使成頭角露崢嶸相我筆

下生雲煙靡靈旗兮風翩翩舉天歌兮酌天泉

文山先生全集卷之十二

文集

樂語

宴交代寧國孟知府致語

粉有望即來向雙溪領牧玉堂學士將從五馬歸班文章
太守兩風流新舊使君同意氣三生結習千里逢迎筮吉
日以交龜秩初筵而式燕共惟某官一中體踐萬卷工夫
風來湖面月到天心眼小衡峯勒破是間造化胸吞震澤
充開裏許規模靜觀時仁意無邊自得處生香不斷那許
山房獨樂便須朝步高騫淡月疎星繞建章步凌紫界燕
寢清香森畫戟駕熟朱轡東遊方善於行春西欄又歌於
來暮好是當年孟夫子肯為今日謝宣城况也江雲翻哉
雲水鳳函飛下又傳岳牧得詞人熊軾馳來重見神仙遊
碧落少遲表選即看中環我判府報政趨朝及時受代子
孫求好非徒契結金蘭賓主相歡要是味同草木說賣劍
買牛故事誦無孺有樗新語真成官羽相宣正好豆邊有
踐地衣綉毳風袖瑤琴海棠開後燕子來時猶自青春未
滅楊柳舞低桃花歌徹莫令紅影堂楹且從容東野雲龍
更領會醉翁山水陽坡爪好此番賸講齊盟西掖花香他
日重尋舊約某等四工樂却執藝台階上奉清歡下陳俚
語

文山先生全集卷之十一終

玉堂學士催班鷺粉省潛即趣佩麟來往神仙同碧
落後先岳牧總詞人陽坡共喜瓜時及朝路相期柳
色新握手論交拚一醉東風散作滿城春

宴交代湖南提刑李運使致語

錦帳尚書即手持金節綉衣直指使面授銀龜二十年虎
榜同盟第一段熊湘佳話豆蓬初秩英蕩增輝某官紫薇
垣裏星辰太華峯頭霜雪黃籬綠幕閉朱戶天子門生水
壺玉衡懸清秋神仙人物補天高雲霄闕拔地起湖海樓
湧翠浪流玉虹壘書濕温拊翠濤拍青壁琴響垂垂依然
彈壓舊江山總是快活新條貫綸巾羽扇便追赤壁功名
流馬木牛要做中原事業了却燕然山勒石歸來文德殿
宣麻我提刑同看長安花新聽衡陽鴈茅舍竹籬王堂金
馬到處無心青天白日芝草鳳凰舊時相識自是平生管
鮑合成一會蕭曹共讀禮樂字三千好吞雲夢澤八九蕭
湘雨煙寺鐘洞庭月遙看八面玲瓏蓬萊盞金蕉葉海山
螺散作九州歡喜甚等叨居伶部幸際華筵欲助歡類敢
陳韻語

河漢雙星會使槎分明徹夜照長沙鬱絲恍轉金龜

影衣綉春隨錦鶻花雲香舊陰浮綠淨野萍新韻度

朱華明年共侍蓬萊宴回首丹墀日未斜

宴朱衡守致語

粉省郎星來坐朱陵堂上綉衣公子相逢紫蓋雲邊摩節
同春豆蓬永夕某官寶劍雙峯意氣錦機五色文章比斗
丹梯我玉皇香案吏西方雲界公佛地位中人旗蓋東西
雲龍上下羅軒冕朝天闕秉刀尺替仙臺荒政七州秘閣
常平再見滕旂三峽吏部刺史重來移太微垣二十五星
照祝融峯九千餘丈朝樹夜濤入詠汀蘭岸芷生香葉麻
深燕雀成須信陰崖轉暖虎豹遠蛟龍遁從今後戶無塵
柝樵歌春脚方新絲綸閣天風又下我提刑交情四海王
事一家石鼓話頭謾對芳洲杜若玉堂何意要歸茅屋梅
花一堂聚會天人千里逢迎地主細話巴山雨共酌古郤
春好將席上歡聲散作人間和氣鮮鯽銀絲香芹碧澗小
對歌筵官花王仗御水金溝向催宜宴敬陳古語聊替歡
類

翩翩紫馬絢銀潢春入梅花新雨香牛斗刺芒浮翼
軫岷峨佩影度蕭湘東南麾節精神合上下風雲意
氣長且爲綠鄴拚一醉傳呼聯轡觀明光

宴湖南董提舉致語 前知瑞州

碧落使君來坐呈華堂上綉衣公子相逢紫蓋雲邊二十
年虎榜同盟第一段熊湘佳話招呼風月酌獻豆蓬共惟

某官精神綠水天河節操丹崖鐵筆一椽獨老霜皮溜雨
黛色參天雙萼齊芳紅杏倚雲碧桃和露神天高雲霄闊
掖地起湖海樓心白玉堂肘黃金印劍池丹井提携翠越
風流天柱祝融脫活青雲標格盡道常平老子移來上界
神仙英蕩照空霜飛暑路鋒車度曉煙傍袞衣我提刑同
看長安花共聽衡陽鴈風雲一氣朱結綬百彈冠車馬同
途翰卜隣邕識面零漢瞻佳士瀟湘逢故人共談禮樂字
三千好吞雲夢澤八九度斗牛跨麟鶴襟期交注樽疊纒
鸞鳳擎虎螭勳業同刊彛鬲某等叨居伶部聊獻工歌

西風八月楚江濱爭看星槎會漢津露濕紅綾旗影

舊雲連翠簫轡華新東西杜若洲連月先後瑞芝堂

上春回首瓊林拊一醉使選總是鳳池人

宴交代權贛州孫提刑致語

太守奉親歡迎綵鷓使臣領收新收銀菟班行兩度襟期
葦薛百年交好豆籩醉獻金石網繆某官一襟禹穴冰霜
萬夫剡溪玉雪淡墨慈恩塔光射斗牛妙音遂萊宮清諧
韶鳳入領圍橋冠帶出聽淪浦琵琶捫左角歷天田記方
派疏玉水旌旗日暖下太微垣東星辰鼓角雲和種干越
亭前花木孺袴方歌夜兩檐帷又轉春風白馬金盤陀摩
娑贛石三百里玉節青絲纜約東江城十一州金池與玉

節相輝綉斧共朱轡出色崆山絕處移來琴鶴高寒廉水
光中洗出劍刀清淨岩開晚日難蟄晴雷小駐英函歌虹
流吟翠浪快持荷橐飛鳳尾來虎頭我判府勇撤楚車新
依翼部白雲舍近移來簾綉與藤先月臺高記得朝花院
柳喚起十年膠漆盡歸一日樽疊塵節同春笙歌未夕海
山螺金蕉葉散為八境和風禁苑鳳青瑣闌行共九天清
露某等叨居伶部敢獻俚歌

麾節東南會一堂蘭亭昨日記流觴六絳星度銀潢

影五綵春浮玉翠香院柳舊雲懷燕語野葦新雨挹

虹光鳳池對秉他年事件看天街接佩璫

又宴前人致語

粉省望卽綉衣弭節碧山學士綵袖分符好看翠浪乘虹
重酌蘆泉飛雪某官函關老子姑射仙人金鍾冰壺玉衡
精神流麗青天鳳凰芝草表裏光明昔為天子好門生今
是玉皇香案吏移下半空水鏡清照鄱湖鎔成萬疊米花
春浮贛石澄江分一道老氣橫九州明弼堂中快活條貫
籌思樓外遠大規模發揮清獻江山張主濂溪風月人行
曉日吏立秋霜使節上青霄有華冠蓋吏部提英鑒停入
鈞樞我判府金石交情墳篋王事上堂拜家慶方報行春
知府見監司來依先月更醉燈前花雨共游雪外煙林肯

爲二千石徘徊散作十一州歡喜鮮鯽銀絲香芹碧澗小
對歌筵官花玉仗御水金溝同催春宴其等敢陳吉語上
贊台頌

簾影晴絲落舞茵崆峒雲晚聚星辰翠虹光度樓臺
月香燕先浮霄漢春一道清風華轡遠雙江綠水絲
衣新相逢屢有朝花約又看貂蟬會紫宸

上梁文

山中堂屋上梁文

歎符尋隱久矣買山潘岳奉親昉茲築室未說胸中之全
屋姑營面北之一堂凡私計之綢繆皆上恩之旁薄自昔
園林墓館之勝難乎溪山泉石之全瑯琊兩峯似大行之
盤谷建陽九曲類武夷之桃源然而有窈而深者無曠而
夷有清而厲者無雄而峭所在罕并於四美其間各擅於
一長而况索之於杖屨之餘去人遠甚未有納之於戶庭
之近奉親居之主人白髮重闌綵衣四世出隨園鷓軒軒
冕於何心歸對林鳥覺簾歌之有味頃聞上游之業翳偶
逢小隱之坡陀江村八九家得重洲小溪澄潭淺渚之勝
山行六七里有詭石恠木奇卉美箭之饒攀飛雪而窺空
徑度脩無而陟穹巘雲奔虎鬪根穴相呀斗折蛇行巖巖
差互看輞川畫如登南垞過華子岡讀黃溪詩如上西山

至袁家渚其選詭足以騁懷而遊目其深靚足以登道而
棲真自天作之非人力也未爲仙翁釋子之所物色惟有
樵童牧豎之相往來偶然幻出種竹齋見山堂尚欲敞爲
拂雲亭澄虛閣先生酒壺釣具無日不來夫人步輿輕軒
有時而至乃若波濤洶欵雪月紛披煙雨吐吞虹霞變現
將使山間四時之樂盡爲堂上百歲之娛歟救水盡其歡
先廬固在得諉草植之背別墅何妨乃相南隅乃規中與
有護田一水排闥兩山之勢得栽芋百區種魚千里之基
問之陰陽天與我時地與我所若有神物水增而廣山增
而高不管相如四壁之蕭條且作樂天三間之瀟灑窓中
列岫庭際俯林舍北生雲籬東出日或積土室編蓬戶或
通竹溜縛柴門宛然林壑坻島之中更有花木樓臺之意
眼前突兀見此屋人生富貴何須時苟笑苟完爰居爰處
謳吟月露供燕喜之詩判斷煙霞傳平反之笑何必瑤池
崑崙闕風玄圃方是神仙不須終南大華天台赤城亦云
山水被褐而環堵卻軌而杜門彈琴以詠先王之風高卧
自謂羲皇之上不知老將至聊復得此生今日幽居便可
號爲秘書外監他年全宅亦無華於昌黎先生小住郢斤
齊聽巴唱

東 紅日照我茅屋東繞盡湖陰橋上看世間無水

不流東

南 說與山人住水南江上梅花都自好莫分枝北

與枝南

西 隄東千頃到隄西往來各任行人意湖水東流

江水西

北 濁酒一杯北窓北白雲去住總何心或在山南

或山北

上 莫道青山在屋上青山一疊又青山有錢連屋

青山上

下 試看流水在屋下他特戲綵畫堂前福祿來崇

更來下

伏願上梁之後千山歡喜萬竹平安舉壽觴和慈顏兒童
稚齒昆弟斑白濯清泉坐茂木虎豹遠迹蛟龍遁藏陰陽
調而風雨時神祇安而祖考樂一新門戶永鎮江山

山中廳屋上梁文

舍一畝之白雲已開別業屋四圍之流水更啟前榮發揮
已定之規模展拓方來之闊閤有相之道迺績于成主人
未了書癡頗有山癖先人之敝廬在苟安風雨之餘慈母
以輕軒來亦愛園林之近頃斲蒼苔之地坊營護草之堂
雖環堵之間粗云具體然闔廬之制未畢全功相協厥居

聿來胥宇階祀所以行僎佗屏著所以肅賓嘉不日成之
以時可矣是用戒良梓筮吉辰弗蚬蟻於水端架蛻蟻於
雲表然後翼之以廡承之以門移石而立庭鼻通泉而周
戶外清湍峻嶺為不斷之藩垣野草幽花作自然之丹牖
老之將至訖可小休昔晦翁愛武夷而不能家歐公卜穎
水而非吾土余何為者乃幸得之未問君王便比賜鑑湖
之宅何須將相方謀歸綠野之堂凡與同工齊聽善頌

東

日光穿竹翠玲瓏

茅屋柴門在半峯荆風袂

南

水面沙邊綠正涵

荆道人為作小蒲庵山上

西

雨過橫塘水消隄

豐漁簑背雨向前溪荆水聲

北

澄碧泓渟涵玉色

歐夜深山月吐半壁谷誰來

上

亂峯深處開方丈

歐風雨戶牖當塞向谷五更

下

門前白練長江瀉

坡鼓吹却入農桑社坡翠浪

伏願上梁之後山輝川媚神比天同俾耆俾艾俾熾俾昌

舞翻紅穉極坡

壽母多祉爰居爰處爰笑爰語君子攸寧自此定居永爲安宅

代曾衡教秀峯上梁文居香城初任衡教日未新歐陽楚方自其邑買見處

除拆浮江而來

兒卽偉香城拔地爲廬陵之名山大厦連雲新廣文之甲第結廬在人境幽居近物情竊以買宅買鄰元號千百萬之價有廬有屋或待三十年之勤未有不崇朝之間而能使二美之具誰爲之地乃有此奇一片乾坤澹菴先生之里隣墻鍾鼎文昌兄弟之家况方其何蕃之在齊已有爲戴公而起宅至今日歸之斯受亦有數乎其間川浮陸運以無遺水到渠成而甚易移彼置此換舊添新疑半天之飛來忽平地而卓起尋引繩墨規矩曰用舊人冊贖塗壁垣甍特其餘事多助之至不日而成彼有室築而道謀此則事半而功倍我府博才高一柱胸洞八窓大學館中飛黃騰去大成殿下釋褐歸來安能鬱鬱居乎是以及及如也向時茶壘曾寫千萬間之心此日規模便作十二樓之樣由柯山而徑上遡水天而橫飛何官不爲餘地甚綽青山如許聊且號工部草堂綠野後來以此爲大祝廳事輒陳韻語共舉脩梁

東 宮秀崢嶸華益峯卓筆雲霄天下獨曹劉班馬

避詩鋒

南 翡翠英中碧玉簪一抹采魚生畫色府中氣象

已單單

西 鄰有文昌瑞色齊乃祖紹興光價在重嘸直氣

磔鯨鯢

北 山腰帶曳清江曲滄江歷歷現雙魚彷彿黃金

繫橫玉

上 一朶紅雲只尋丈瓊樓高冢不勝寒鞦韆乾坤

麥萬象

下 不是求田井問舍要令突兀在眼前俯拾八荒

歸廣厦

伏願上梁之後閱閱增高室家嚮用堂前龜鶴親見金桃天上麒麟聯輝玉樹大耐官職自立門庭以無媿於前脩用求傳於佳話

公牘

與湖南大帥江丞相論秦寇事宜劄子

某于犯師嚴輒有中請秦寇之在廣西擾動二十五郡爲梗累年去年破賀之富川官民荼毒不細經司不問今破我未明殺死知縣殺傷縣尉主學捲去縣印屠居民擄婦女掠去財物繼而又破永明之下澤又寇我江華移其所

以毒廣西者施之湖南此而不討失刑莫大廣西以前獨力不能捕滅今何幸湖南肯與會合宿兵以待師期朝廷之主張方新言路之指陳甚力此掃清巢穴之一機爲兩路官民舒洩冤憤不可失之時也前經帥不足望漕望新經帥之來不料意見參差施行矛盾茲得經司牒報捕賊以官授賊以職犒賊以酒賞賊以錢凡懷忠憤無不彈指自昔化賊爲民固有稱爲盛德事者蓋賊有出於田里之饑荒激於官吏之貪黷弄兵之情出不獲已故仁人處之念其爲赤子姑惟安之勿庸勝之今秦寇招募無徒建置將校橫行兩路嘯聚千群戕天子之命吏劫公府之鑄印殺人盈野罪如丘山既非脅從又非烏合渠魁縱有求降之說官司亦在不受之科而况初無出首之真情僅取改過之文狀謾曰回鄉而安業何曾束身以歸官得之廣人所云一面受招一面劫殺刑政無章宜其至此天下之大勢相維所仗者義而已若名義不著大之不可以立國小之不可以立家今觀廣西成何宇宙先生不忍斯人之塗炭一再調兵必欲罪人斯得然後已此真扶持人極綱維世變盛心之所推也但今來廣西既作此可笑舉措未必不以龔遂渤海之事自詭上感聖聽本路冒然進兵非惟蹊徑不熟乏隅總鄉導之助有悔吝之慮亦恐隣閩反以

本路爲張皇壞其兒戲之前功或者陰設陷穽今直須申審朝省看指揮如何朝旨主招諭本路只得撤兵後有衝突廣西當任其咎朝旨如以招諭爲不然自是督兩路會合至時湖南不求廣西而廣西自當約湖南共事此利害自是坦然謹具公申欲望備申朝省仍乞鈞翰與當撥商訂必須計一例斷行下曰招則招曰捕則捕使人無中立之疑則亦無事後之悔所有永明縣見駐劄有使閩之兵有本州之兵有謝隅官之義丁約近千人日費春陵供億比來徐守已費支吾郡力凋薄亦爲可念今高節所部兵若到山前不過又是坐食愚意謂不若候朝旨行下確許討捕然後調往今乞且喚回高節一行軍兵歸營聽候朝命某非敢違使閩約束本司去山前頗近的見利害如此特師門相與之真故敢傾臆以請拱聽處分以憑尊守

提刑節制司與安撫司平寇循環曆

某猥以迂疎承乏湘臬適值寇發昭賀兩路弗寧茲承大使丞相與廣西經略都承選將調兵各以重僚爲之督是行賊不足乎矣某偶以職事獲忝與聞奉令承教於兩閩間自是無虛日公移失幾密私積近文貌求其脉絡貫穿報應迅速莫若循環曆爲便司存以紫袋從郵置往來去潭日有半去桂可三日從其中而稟命焉庶幾昔人道二

國之言無私之義云耳其謹書於曆首為序

十月十三日其荐準牌報大闢調兵一千人以宇文師參王環衛任其事甚盛李也自秦寇之作廣西前此調兵不過五百人以下去年呂師方調一千人而皆委之小將校氣勢單泊不能為功今南窓調三千人以唐貳軍督之以趙總制統之而使閩興之犄角大作規模賊授首行有日矣事閔西戶國家之所嘉賴豈直兩路之所蒙福而已然聞之兵家利鈍不能逆觀蜂虿有毒困獸猶語曰臨事而俱好謀而成其數月以來我思其憂亦頗采取衆議薄有管見及今山前之所當行者因悉數之於前乞賜鈞

照

一秦孟四者累據山前探報其狡兔之窟稱在賀州管下地名下界然實無一定可攻之巢穴亦無一定可擊之隊伍前此經司非不起兵臨之然兵來則賊散兵去則賊聚見吾獨則避之知吾弱則乘之方官軍之始至也整嚴精明部分齊一問寇則失之矣無可蹤跡者而秦之黨或為平民買賣於軍市之間甚者秦孟四亦在焉及淹旬越月之後我軍氣竭意衰關珊零落寇則忽以百十輩突出草舍以掩我軍從前往往憤軍蹶將大率坐此今兩關會兵鼓行而前寇

出故智必且散去及其久也則有乘虛襲我之憂此一不可不知也

一秦孟四所出沒巢穴處其山重岡復嶠連跨數州林翳深密蒼蔚延袤山谿木客聚族其間將四面而裹之則山脚綿亘無合圍之理將藉山而威之則林木疏曠無延燎之勢我軍望之遙遙空駐山下而彼之軼出他境猖獗自如且知近年嘗遣二將曰吳曰孫屯駐屏山者年餘僅能免靜江境內之擾而不能禁昭賀諸州之剽掠是也我軍若入其巢搜原別藪豈不甚快然彼又竄入大山愈去愈遠迄不可誰何如近年蕭路分日張者提兵徑擣其巢而不獲一人是也今兩關兵力甚重非前此千百人單弱之比雖山勢連延不可合圍只是一步趨一步可直造其所謂下界者然吾極其辛苦得至其間彼則又已遁散且兵在山前又無救於彼之橫出此二不可不知也一所在平寇專藉土人惟今廣西則不然方秦寇之起也某村被害訴於閩閩為之調兵已而賊不可追撤軍而去未幾則寇已復至尋讐於所訴之家曰汝敢訴我從而盡殺滅之官不能為之主而適重其荼毒自此應有被劫者皆不復告官此一類是主人畏賊

而不敢與爲敵者也。又秦寇所至攫剽財物之外，出其餘以散之貧者，善良被害，惡小蒙利，是以鄉井間畧無被髮纓冠之義，常有幸災樂禍之心。此一類是土人喜賊而不復與爲警者也。今兩閩會兵而前，若無土人嚮導，是猶盲者索途何往，而可然由前言之，則或平民畏寇後禍而不欲爲我軍之用，或惡少以寇爲恩而不樂爲我軍之役，縱強而驅之，未必不首鼠二三陽順官而陰附賊。此處最是誤事。此三不可不知也。

一今日之事全在兩路督捕察前三者之弊，各作一策處之，必使有以避三者之病。然後一舉而得志，不然必墮賊計中。南方用兵如今日大舉者，自有數此行，必須如狄武襄之於儂蠻，了事而後可。已君子作事謀始，則籌之也可不熟，而講之也可不精乎。

一聞有張虎者，石壁嘗遣之將兵，幾擒秦孟四，常有張大。臣來我，便怕之。語若取賊之所怕者，表而用之，亦破賊膽之一也。張虎者，近爲郭察所劾，押下邕筦，劾用今以鈞闔求之，以屬王環衛使之，以功補過其人。勇悍有餘，必能自効。此上計也。

一今自湖南入昭賀，有兩塗。一曰全州灌陽，自灌陽入

昭賀，皆經縣鎮，即近日被擄去處，而去秦孟四下界巢頗遠。一曰道州末明，自末明入昭州界，曰平源，便是賊巢。自平源至下界賊寨，連珠相望，其去秦孟四巢甚近。今兩督捕先合商量，打併附和諸賊，此却宜以告諭爲先，告諭之說以爲兩路之所誅者，惟秦孟四汝曹脅從在不殺之科，若得一寨下我軍，直是不殺。則所謂連珠賊寨，必從風而靡，非惟可以離賊之黨，因而用之，則擒秦孟四，或在此徒未可知也。但一賊寨來降，其中有老幼有財物軍人，不免殺戮擄掣。此須督捕總統先明秋毫無犯，不殺一人之令，使降者以我爲信，則可此收捕之第一機也。

一昨來使闔所調不過戍寨一百人，又今本司擇將當時頭勢稍輕，所以且差桂文政總統桂淮將體統，不爲嚴重，故鈴束倍費，力向甯以素鈞聽乞賜改差。未蒙垂許，今幸王環衛此來，即當抽回桂文政，盡以其兵付王環衛伏乞鈞照。

一高節二百人，今在全州灌陽駐劄，合係王環衛總統伏乞鈞照。

一聞諸軍取十六日戒嚴，以行二十後，可到衛陽應平寇之說，筆舌所不盡者，候宇文帥叅王環衛相會又

得對面較量伏乞鈞照

大使司回

萬里承示循環曆讀之綱目備具公而幾密之周防私而文貌之簡約甚徑便也所當遵而守之

十月十六日報十三日所批畫如後

一來示前四畫備見臨事好謀詳謹之至已即語之帥參計議其至明甚必親從節下來商確也

一 所諭張虎者使臺既聞其可用必詳審之矣但其人為言路所劾朝旨押下邕筦自效本司若只求之桂閩恐桂閩亦必以申取朝旨為辭且桂閩若知其人可用彼必自取而用之亦應未必肯以與我也但得其能辨此賊則州來在吳猶在楚正不必付王環衛也更惟高明裁之

一行師之道亦須任事者擇利而行當令統節下決所

一 抽併桂路分一項軍人付王環衛此具見使司欲使歸一之意却亦須王環衛至使司熟議然後聽使司處分

一 高節一項三百人前此係聽使司調用亦合更換王環衛議之惟使司所處分

右報如前其詳已共帥參計議籌之當以面控也

萬里糊塗畫鴉不宜載之於檣輒次第所為對口占以授贊此筆者庸率必在所恕也萬里

十月二十二日

一 二十一日宇文帥參王環衛至衛是日留議軍事至三鼓而別二十二日早軍已行

一 前此奉大閩之命調戍寨兵四項共二百人令本司擇將本司疎差杜通判督捕桂路分總統此一時也今則大閩調兵千人輟元僚貴將以行與廣兵大為犄角此又一時也以事體論之所合抽回桂路分盡以其在屬王環衛又須令杜通判解督捕職事盡以軍務屬之宇文帥參庶幾事權盡屬大閩司存不過奉行旨揮每事無所專輒此則專大閩之體也而宇文丈之來傳諭鈞意與其所以自處一切欲使其與聞某以職事而言則盜賊正屬司存固自無以諉其責但當如廣西章憲之所以自處者章憲但為其憲司之所能為若軍事皆是經閩任之章不與知也今某自有章憲樣子豈敢事事干與犯僭越之誅而宇文丈堅謂長沙去山前迢遞報應不免遲緩恐誤事機必欲凡事從本司予決行又謂鈞意所望正如此

某舊出門牆先生待某如子弟某事先生如父師今不自意以一節趨走閩部之內適門戶間有爵應以子弟自命則所當爲父師代勞豈所敢辭者然事固有輕重大小難於槩言今已與宇文丈斷應山前文字申到本司在某可以予決不犯專輒者某徑自區處報山前却申大閩照會其有非司存所得擅處者則取鈞筆旨揮如此不失門牆奔走之誼又不失大閩崇重之體所有回與宇文丈講論數項今一一乞鈞旨速作施行

一桂路分已牒報從王環衛調用乞作批牌鈞判更劄付桂路分照應庶一切出於閩命而後事體歸一桂文政只是衡州路分名位尚小鈞判中或加一權攝名色在路分向上者以寵之蓋既減其實姑華其名鼓舞之術也

一字文夫自謂以客軍深入實不知地分賊情苦不容本司解杜通判督捕職事以爲杜文任事數月講切諳熟今日正要資其用欲以同督捕慶之又道州錢糧倍費支吾山前若有不繼立見利害須得一人通融於其間則杜通判其人也此說亦甚有理欲乞徑作批牌鈞判令杜通判充同督捕職事每督發錢糧

官却望鈞筆褒拂數旬庶其樂於趨事赴功此一大節奏也

一近日道州只供億戍寨二百人錢糧已自斷續可憂今驟添千餘人券食支遣小郡氣力何以堪之若不念其痛痒先與區處將來必坐困乏關係不細昨得倉漕書亦閎然及此不知還可申明朝廷於苗糴內作一道理否先生駕與都堂必無不從乞鈞照

一山前事體重大臨機喝犒爲費不貲恨司存寡薄不能出氣力問之宇文丈所携似少宇文夫子細應非妄費者望更那融發下若干就山前準備若無所於用仍是庫中之物宇文丈於此甚以爲憂而不敢請軍無財士不來軍無賞士不往勝負之微權所係某不敢不備言之取鈞旨

一應山前事宜凡可以助臨事好謀之槩悉從大帥叅環衛臺道道之不必以瀆鈞聽者皆不布於此乞鈞照

大使司回

十月二十九報二十二所批教者畫一如後

一勦暴除寇固在兵力之強尤在心力之一前此或招或捕議論未一故使此賊得延旦夕之命今既一於

討矣所謂選將調兵餽糧本司當思一一措置但司存於山前遠而使臺爲近周匝體探量度應酬惟使司協一是望來示以廣西經憲爲比非所願聞卽丙爲廣西憲激厲派人世堅立功贖罪卒擒劇賊章憲果以是爲心前所謂張虎者豈不能率以自效徃徃南窓不以是勉章憲耳萬里舊見胡致堂與張紫巖書云未明之寇未平桂柳之盜方作帥司兵力不支憲司計無從出未嘗不嘆當時既不強於力又不一於謀致使鼠輩猖獗今官軍氣勢已合我輩心事素孚崇臺可徑予決者毋以迹嫌本司所合施行者却望賜報庶不致久以賊貽中朝之憂幸甚

一杜通判桂路分各以處之無職見之公移矣師克在和更望嚴賜勉勵總統不總統均是要立功督捕同督捕均是要敵愾宇文叅議及王環衛之行也萬里嘗以是語之矣

一道州錢糧前已申到已劄令其於有係官錢內那融應副却與備申朝省出豁又考之前比例係是運司措辦并告之公朝其申檢亦已見之公移矣

一字文總督所籌備用錢特司存遣兵之舊比政恐支遣未數見議措置樁管俟其申到便與科撥也

一山前事宜凡有可以運掉扶植者切望徑自行下總督司等是王事等是僚屬政不必以本司差官爲礙餘有誨日拱俟垂示萬里

十一月初五日

一當來廣西止有秦孟四一火賊只因稽於勦捕致上下相挺於是遍昭賀境皆寇今據山前連日所申則秦孟四已遁杳不知其蹤跡如近日廣西所報禽毛了頭唐督捕所約夾攻倪崇七桂路分所申打扶靈源寨皆枝葉去處而渠魁則失之矣其前嘗畫稟以此寇必祖故智逃散今乃果然重兵爲錢糧所牽無持久之理班師則禍本仍存頓兵則吾力不繼此事大欠結束今宇文帥叅王環衛兵此時方至山前且看申來如何

一秦寇實未易驅除若下得細密工夫千百人亦可取若只持堂堂之陣則高飛遠舉無如之何今廣西既失了秦賊看來諸軍逢一賊村便打遇一賊寨便攻此等相挺脅從却使得招諭前日之所謂招諭乃是姑息之政若兵臨其境告以禍福使降宜有必下之理此時若憤招安之非策只一槩殺去却又欠斟酌主其事在廣西本路又不得而專大闢以爲如何

一本路所仇者秦寇耳今兵入廣之後秦不可蹤跡於是亦不免到一處攻一處恐壞生靈過多而失吾尋仇於秦賊之意草間狐兔無盡滅之理大要只當去其渠既失其渠所在而專泛及於其他心甚念之大闊何以處此

一廣西備白劄子所陳牒報本路全州有藍田峒秦小九窟穴在其中此事誠有之陳巡檢者與賊通此則未必可信訪聞此峒形如葫蘆前尖後濶所以秦小九入而據之蓋以其地形險巧故寄迹於其間而前後則不擾全州之境賊不欲召兵意將以自存也今亦安知秦孟四不窺其間但其地既有一夫當關萬夫莫前之勢未容輕於進攻須以術而後可破之前日見王環衛申將來乘破竹之勢一掃空之詞氣若容易然九言語輕率便有取敗之道當一面報山前子細調用仍與全州土人密議措置若不甚煩兵力尤為上上策也伏乞鈞照

大使司回

十一月初七日領十一月初五日所批曆備悉本司去山前速不若使司去差近所報當得其實一行出師皆難坐籌險制向已申諭帥叅及王環衛在行者遇機

應變先申使司一聽行下若一一從本司施行則不費巧遲矣王事一家政不必以形迹拘也嗣有當從商確者即垂示如前所批則高明自了了矣萬累不及親染

十一月十八日

一秦寇竟無蹤跡分曉公文中或曰在大明村小明村或曰在大花山或曰在螺溪源南上坪或曰在圍平山白石山脚其說不一已難信憑今得王總統報直謂二十餘日秦孟四全無風路則兩路用兵以來此賊之出沒可謂神矣大槩平賊全要地脚土堽謂也今本路以客軍望望而前固已失之廣西為地主而全無地人問探雖東兵甚多要亦徒孟浪耳其前嘗采之南士皆謂秦賊狡猾詭秘之甚見吾探則避之知吾弱則乘之固嘗畫一塵微鈞聽矣今果出避他所則日下工夫止當探實秦孟四所在然後可言進討不然泛泛而往果何所為廣西牒報謂湖南兵不當越界深入止宜在兩界上伺候會合殆有所激而云今已報山前且回兵駐泊湖南界上一面遣人關會督督捕探問秦孟四所閃着實若秦賊有的所唐倅有密約方可鼓行而前緣兵在昭賀境內則

糧運在路亦不無憂虞偶或爲賊所梗立見狼狽是以回師界上乃十分持重之舉亦已語之僉會載之公文當必先徹鈞覽不允專輒仰乞鈞察

一廣西昨報本路義丁生事可畏過人則殺遇屋則燒遇財則搶此輩素不知紀律所至殘賊可惡已行下杜督捕桂路分嚴與禁賊今續得廣牌以義丁越界深入肆行劫殺大不可令衆庶見只得抽回綠昨來桂路分初遣之時止有二百兵故須義丁爲助今使闔調兵既多則亦不須此輩吾運掉自有餘故抽回義丁者所以隨時取中也伏乞鈞照

一扶靈源打寨之舉頃覺泛泛當來本路止於問罪秦賊朝廷旨揮所討亦秦賊耳諸軍在扶靈源枉費辛苦一番可謂失本旨是役也王總統申來是一說桂路分申來是一說見之宇文帥參點對二將覺已微不和又義丁乃桂路分所彈壓而廣西累有云云今既抽回義丁則桂路分亦不當更任事已別作稟議名色喚桂路分赴司而其本兵則令戍將高成統之一則二將若果不和末流必費屢置不若解於其微一則以其不能鈐轄義丁即奪其職亦御諸將之微權也伏乞鈞照

一道州供億委有可憂緣自七月以來郡中已極其剝削至近日覺運幹之術漸窮雖曰於有管錢米內通融支遣然苗糴亦自無多此豈可動不得已盡指準爲券米亦無可繼之策若券錢一項一日須三百千則十日三千緡其何所措畫而可徐守不幸末路當自重擔秋冬間無日不病此月十二日忽至大故雖有數行馬而其困於憂勞亦云至矣甚可痛念今幸而王守已來數數過從欲脫而去之前日得其肯往約二十四日可交事忽得徐守計山前生券間斷中間新守未到已前有數日無官主張於是亟差教授護印而以十日軍券責都副吏以私財應副違從軍制此從權甚不得已之行移也今既抽回義丁約千人既可爲道州解小半支吾然尚有千四五百兵留竟上軍券不可謂少頃刻不容稽違方來者亦不知所措使闔雖申朝廷從運司應辦然旨揮遲速未可必今合有救急之策不全仰於道州若因循處之則道州必有一日乏絕誤事此時噬臍何濟於難此最關係幸先生深入思慮亟謀所以救此其不勝拳拳一全州益田峒爲秦小九所據其峒地形險絕未易以兵力取昨王總統申來云俟回軍掃清言之甚易其

殊未以爲然今得宇文帥叅公文果亦訝其輕發山前得宇文丈以審重持之亦大濟事此峒中百姓皆耕他人之田田主皆在峒外秦小九不過寄巢其間峒民元不隨從之爲寇儘可從土人上作工夫某近已得一全州土豪與之計事已畫爲三說或誘或逐或擒於中忽濟焉則禍本拔矣柯倅赴全州迂道來訪已悉計授之若不動聲色而集事又羅飛之於晏九五也伏乞鈞照

大使司回

十一月二十日荅十八日所批畫于後

一秦賊蹤跡兩路皆不得其的大率擒賊無出地脚之說此李愬用李祐取吳元濟之策也以地分言之廣西督捕司體探爲便此中既出兵會合亦不當專談其責須是重賞購募土人爲之嚮導問探全在軍前審察其人而用之又恐因此反落賊計故不欲見之公移今使司因廣中文移檄回竟上駐劄固便於運餉然若俟廣西的報而後遣兵使其果知秦賊所在則彼欲自取之以爲功其肯先聞于我乎回軍竟上以示持重厚募土人以嵩進取二說並行計之善者也

一廣西所報義丁越界生事恐或有之但此項義丁元與桂路分所部軍叅錯在彼不應縱容如此借使桂路分受欺於其黨杜督捕亦豈得全然不知本司頗疑其說故只行下道州密切契勘或謂廣西以我兵既入彼界連日攻打頗獲賊徒又無軍前申說廣將陳明見賊不捕遂爲此說不欲本司兵在彼特借義丁騷擾之名併欲退我師耳蓋在彼則自欲養寇於我則欲害成或出于此今義丁既已放散固西人之所欲但恐自此脫有緩急再調又難惟高明審之一道州錢糧切切在念且如軍券增支一項本司已行下總督司於隨軍錢內移支但所憂者朝廷科降之命猝未得分曉又撥一項錢赴軍前恐本州或有不繼今總督司與之暫時挨那支遣近又從司存剗剗別項窠名少應本州乏絕以俟朝廷之命方此隆遣已見之公移矣茲承開論敢詳以聞

一塩田峒近見軍前所申欲乘破竹之勢談何容易同官唐書記說塩田雖號曰峒而實非峒其間多是富人所居今秋亦有領舉者只擒秦小九一人政不須如此鄭重今台論土豪三說已得要領矣

一永明之寇自廣閩易招安之說爲會兵之舉其名甚

正且疊承諄諭不容不發兵應之桂去賊近兵又先發更不俟本軍之至故秦賊得以逃散今廣兵遇賊不捕本司軍連日攻打終未得其要領使司檄回境上又抽回桂路分放散義丁而柯倅自徑回春陵豈逆料此賊爲終不可得故示以班師之漸耶重兵屯駐不容越境而問可否之幾須要早決若果不可以月日圖當早議撤戍只慮撤戍之後賊復猖獗則本司有諸處戍寨之例斟酌留兵亦可行也使司去山前稍近事體必所深悉幸細籌之萬里不克親染乞恕

十一月二十六日

一數日前諸處報來事體繁積一則道州以糧道爲苦山前謂昭賀路梗宜寄糧於扶靈源口殊覺未便一則我軍連日或打扶靈源或打申家峒於秦賊不相干而陣亡石損者多恐攻擊不已或落賊姦非細故也一則義丁不依紀律人衆難於加刑廣西報得既可畏而宇文督軍中來亦云然恐未流猖獗難制一則道州以供億爲病覺已窘束不可當如人數可減亦是爲道州畧省人數之一端一則王總統與路分所申扶靈源事言語參差見之宇文夫點對覺已有

釁昨與帥叅議以高成易之宜及此時舉行元說所以本司一番區處事宜欲諸軍駐界上欲義丁且抽回欲桂路分來稟議此一時也累日不見山前報來繼得層中鈞批則未以所行爲昭某退伏自念殊坐專輒方議所以稟承鈞命今得宇文帥叅申到則已提兵越昭賀入靜江之南團與督捕聲迹相聞矣據備述陳忠所報云南團十八村村老陳狀乞免洗蕩自認捉出秦孟四則是秦孟四已見端的所在村差既認捉出此即鈞諭所謂地脚者却有可望捕獲之期自今我軍如唐督捕之說與廣軍同在南團四路匪住不容透漏以待村老捉其渠魁是機鋒相湊漸有着落此又一時也即已飛報山前既是唐督捕有明報秦賊有實跡一面乘機進取矣

一義丁昨者抽回爲在昭賀境生事且前無秦賊可攻故隨時施宜如此今既同大軍深入靜江見匪住南團賊路則此時亦無緣可以抽回矣已飛報山前盡從便宜調用如仍前生事作過則照元行放散仍十分丁寧頭目極意銖束以自贖矣

一昨以秦賊無蹤跡檄桂路分赴司稟議面授方畧令高成暫總本軍不曾明其有過今覺鈞意亦不欲抽

回亦已報桂路分既是山前已見秦賊蹤跡不妨乘機集事如未離軍不須更議復往

一以前言之秦孟四者無風路我軍深入真有未便以今日言之村老既認捉出秦孟四我軍又已得廣回報向前會合獲賊有期班師有漸累月爲此憂窘今纔得伸眉耳

一杜通判聞徐守之訃篤同官之誼歸理其後事申來云一見新太守即復往山前此時想已離春陵矣

一準牒報已借道州二萬芝楮二千石米中流一壺爲濟不小昨見道州申來謂山前一日支錢二百貫米百石以此數準之使閩所借之錢可支七八日所借之米可支二十日今覺歲前此事須可結束姑以歲前約之尚有三十餘日道州儘有米特錢未有從出使閩所申朝廷從運司應辦若早晚便得回降道州尚庶幾焉

一盞田峒之事昨已面與柯權郡議以土豪誘之或誘或逐或擒只消得如此措置却未見柯權郡申來容更密叩之

一伏準使閩行下議置寨留屯此乃是湖南防制廣寇之第一策聞全道州邊廣去處無歲不避寇大抵兵

來則去兵去則來 以爲苦若建寨更戍有數百人常在界上則廣寇無敢復犯湖南此一勞永定之規模非但禦今日秦寇而已是議也王判官堯當與董倉漕言之倉漕已見報會王判官到司已與面議見歸道州與王守條畫申來今不待道州有請而使閩計慮已及之此事甚計緊切不論秦寇已獲未獲此一舉乃是爲湖南永久保障之計公文申折甚詳更在鈞意裁處

大使司回

二十九日荅二十六日所批畫一千後

一承報軍前所申事與前日規模又異大率兵難隴度只得隨機應變使十八村村老果能任責兼縛渠賊以來則撤戍可期豈非深望度此兩日必有捷報尚快聞之亦須密諭山前所認捉出秦賊者是真秦寇乃可

一留屯之議本司固有舊比今詳公移尤爲縝密不妨行下道州及宇文總督一面商議庶獲賊之後便可摘留兵將伺其回報又從面審訂之

一科撥一事已詳三申公朝至今未準回降見議申催更得使司備道州所申與之申請亦一助也

一餘說不殊前稟高明區畫已得其當矣萬里別已專

布

後先生授將校以計擒秦孟四寇遂平道體堂書

文判

宣州勸農文

太守到郡踰月被命造朝辭允不免且旦夕去矣猶以職事得出郊與爾農父老告語一次因記李參政莊簡公名光曾守此土後有一帖云僕頃守宣州今已二十八年東望雙溪疊嶂之勝感嘆而已因見諸父老爲祝率勸子弟爲士爲農仰事俯育爲忠爲孝戮力以事田疇先特而畢租稅立身揚名以顯父母是所望也李參政去郡已久尚拳拳於宣人如此今太守與爾父老方此相處遽然去之其拳拳文可知因取李參政之意衍爲勸農五詩又別爲五詩以寓戒酌酒與爾父老誦之爾父老其以轉語鄉曲子弟能從吾戒而不爲惡即能從吾勸而爲善矣他日太守在他所遇宣人來必問曰爾父老安否爾農曾從吾勸戒否爾等尚勉旃以副太守去後之思

第一勸爾勤耕作布種及時休落魄惟有鋤頭不誤人
飽食暖衣良快樂

第二勸爾行孝弟敬重爺娘比天地前人做樣後人看

滴滴相承簪溜水

第三勸爾勤教子有子讀書家道起若還飽暖不知書

十萬莊田不禁使

第四勸爾常修善糶米救荒極方便但從心上做陰功

管取兒孫多貴顯

第五勸爾了王租莫教人喚作頑都年年早納早收歛

那有公人來叫呼

第一戒爾莫妄狀須知官府難欺誑從來反坐有專條

重者徒流輕者杖

第二戒爾莫避役既有田園那避得今朝經濟明朝倉

到底費錢又何益

第三戒爾莫拒追擔刀使捧欲何爲有事到官猶可說

殺人償命悔時遲

第四戒爾莫尤賴故殺子孫罪名大縱逃人禍有天刑

害人不得番自害

第五戒爾莫奪路做賊不休終敗露斬徒配此中來

能得幾錢受此苦

湖南憲司咸淳九年隆冬疎決批牌判

本司照朝省指揮見以隆冬委官諸州縣疎決九情輕當放釋者從所委官逐名點對取判施行其有情理重惡累

經疎決及恩赦不原而手足未經槌折替力正自精強者與其幽囚於牢柵之中駭尋而死不若驅於極邊被堅執銳庶幾死中求生此一種人請所委官令項分剔作一狀指實申來以憑喚上赴司審視發往荆蜀淮海古之強兵猛將得之於盜賊兇囚者正自不少此亦推明國家忠厚之一事也取各官遵稟申

斷配典吏侯必隆判

近世以來天下以吏奸為病士大夫臨事惴惴然惟恐吏之欺已馭之以束縛事無大小一切以法繩之當職以為不必立的無罪不必尋有罪不必恕為得之矣本司諸吏頗似謹畏從前固有違慢者當職諒其不及每每止於薄懲爾輩非但不敢欺直不忍欺可也侯必隆何為者輒敢於呈押之時脫套花字於行移之後捺撥公文顯然面謾行其胸臆此非先有無忌憚之心而後動於惡乎送之有司自稱為無他情弊殊不思情其惡於脫套弊莫大於捺撥豈必計囑取受而後謂之情弊哉看來此吏於諸吏中頗機警而膽最大以小人之心有才不施之於奉公而施之於罔上若以姑息行之留此人在案中將來必為司存無窮之蠹矧所犯關係綱維欲恕之不可得也侯必隆決脊杖十五刺配千里州軍本當更槌碎右指以為箠紙

尾作弊者之戒姑以賊狀未明特免斷訖長枷臺前五日押發仍榜

委會審問楊小三死事批牌判

使職一日斷一碎事今日看楊小三身死一狀看頗不入不能無疑一則當來無大緊要驟有謀殺似不近人情二則殺人無證只據三人自說取安知不是捏合三則捉殺之初乃因楊小三揣摩而訴三名何為三名恰皆是凶身似不入官信今文字已圓只爭一行字則死者配者一成而不可變矣今仰愈聽一看此款盡夜入獄喚三名一問若問得果無翻異明日便斷如囚口有不然只得又就此上平反文字是密封來忽然而往人所不覺則囚口得矣

平反楊小三死事判

律諸謀殺人已殺者斬從而加功者絞又律故殺人者斬又律諸同謀共毆傷人者各以下手重者為重罪元謀減一等從者又減一等至死者隨所因為重罪今楊小三之死也施念一梓其胸塞其口額小三斧其脇羅小六擊其吭其慘甚矣再三差官審究則三人者於楊小三元無深忿特其積怨之深欲伺其間而共捶打之則謂之同謀其毆至死宜不在謀殺之例額小三者施斧於脇肋之間為致命是下手重者也然其不用斧之鋒而止以斧腦行打

是殆非甚有殺心者羅小六雖不加之以縊楊小三亦必以肋斷致死然始也謀毆之終也遂縊之是其心處以必死非獨下手重而已是故以下手論之類小三之先傷要害當得重罪以誅心論之羅小六獨坐故殺不止加功准法皆當處死以該咸淳八年明裡霽恩特引貸命類小三羅小六各決春杖二十刺配廣南遠惡州軍施念一於同謀爲元謀於下手爲從合減一等決春杖七十刺配千里州軍牒州照斷訖申

門示茶陵周上舍爲訴劉權賢事判

孟子曰有人於此其待我以橫逆則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也必無禮也此物奚宜至哉此君子處已法度也子曰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子貢曰禮居是邦不非其大夫此君子居鄉法度也今茶陵劉權縣申周監稅父子爲豪強把持且謂不法不可枚舉必非無故而爲之辭者使周監稅父子果善人也則曰我無是事何恤人言閉門遠嫌人誰得以瞞我如此則處已居鄉皆得之矣今因權縣所申周上舍不勝其忿許其短以相攻擊一則曰劉某二則曰劉某自反之君子肯然乎不非其大夫當如是乎抑大學曰有諸已而後求諸人無諸已而後非諸人併備詞帖劉權縣果如所訴則宜盡與改更布過失於境內洗

手以勤公砥行以爲如此而盜賊不畏威豪強不屏迹吾不信也仍門示周上舍宜知自愛

文山先生全集卷之十二終

文山先生全集卷之十三

別集

指南錄

自序

予自吳門被命入衛守獨松關過王正二日除浙西大制撫領神臯予辭尹引帳兵二十人詣行在日夕贊陳樞使宜中謀遷三宮分二王於閩廣元夕後予所部兵皆聚於富陽朝廷擬除予江東西廣東西制置大使兼廣東經畧知廣州湖南策應大使未及出命陳樞使已去國十九日大皇除予右丞相兼樞密使都督諸路軍馬時北兵駐高亭山距脩門三十里是日虜帥即引董泰政以兵屯權木教塲城中兵將官紛紛自往納降予欲召富陽兵入城已不及事三宮九廟百萬生靈立有魚肉之憂會使轍交馳北約當國相見諸執政待從聚於吳左丞相府不知計所從出交贊予一行國事至此予不得愛身且意北尚可以口舌動也二十日至高亭山詰虜帥前後失信虜帥辭屈且謂決不動三宮九廟決不擾京城百姓留予營中既而呂師孟來予數罵其叔姪愈不放還賈餘慶者逢迎賈國乘風旨使代予位於是北兵入城所以誤吾國陷吾民者講行無虛日北知賈國非予所容也相戒勿令文丞相知未幾賈餘慶吳堅謝堂家鉉翁劉岳皆以府第爲祈請使

詣比方蓋空我朝廷北將甘心焉二月八日諸使登舟忽北虜遣館伴逼予同往予被逼脇欲即引決又念未死以前無非報國之日姑隱忍就船方在京時富陽兵已退趨婺處等州予俟間還軍苦不自脫至是欲從道途謀遁亦不可得至京口留旬日始得鹽商小舟於二月晦夜走真州朔日守苗再成相見論時事慷慨流涕予致書兩淮間合兵興復苗贊之甚力初三日早制司人來迺出文書謂丞相爲贖城欲不利於我苗不以爲然送予出門勸奔淮西予謂此北及間也否則托辭以逐客也李公仁人使見予必感動遂之維楊苗遣五十兵四騎從行夜抵西門欲待旦求見呵衛嚴密鼓角悲慘杜架閣謂李公必不可見徒爲矢石所陷不如渡海歸從王室予然之自是日夜奔南出入北衝犯萬萬死道途苦難不可勝述嗚呼予之得至淮也使予與兩淮合北虜懸軍深入犯兵家大忌可以計擒江南一舉而遂定也天時不齊人事好乖一夫頹困不足道而國事不競哀哉予至通聞二王建元帥府於永嘉陳樞使與張少保世傑方以李郭之事爲己任狼狽憔悴之餘喜不自制跋涉鯨波將躡孺以從意者天之所以窮餓困乏而拂亂之者其將有所俟乎德祐二年閏月日廬陵文天祥自序

後序

德祐二年二月十九日予除右丞相兼樞密使都督諸路軍馬時北兵已迫脩門外戰守遷皆不及施縉紳大夫士萃於左丞相府莫知計所出會使轍交馳北逃當國者相見衆謂予一行爲可以紓禍國事至此予不得愛身意北亦尚可以口舌動也初奉使往來無留北者予更欲一覘北歸而求救國之策於是辭相印不拜翌日以資政殿學士行初至北營抗辭慷慨上下頗驚動北亦未敢遽輕吾國不幸呂師孟構惡於前賈餘慶獻諂於後予羈縻不得還國事遂不可收拾予自度不得脫則直前詬虜師失信數呂師孟叔姪爲逆但欲求死不復顧利害北雖貌敬實則憤怒二貴酋名曰館伴夜則以兵圍所寓舍而予不得歸矣未幾買餘慶等以祈請使詣北北驅予并往而不在使者之目予分當引決然而隱忍以行昔人云將以有爲也至京口得間奔真州即具以北虛實告東西二閩約以連兵大舉中興機會庶幾在此留二日維揚師下逐客之令不得已變姓名詭蹤跡草行露宿日與北騎相出沒於長淮間窮餓無聊追購又急天高地迥號呼靡及已而得舟避者洲出北海然後渡揚子江入蘇州洋展轉四明天台以至於末嘉嗚呼予之及於死者不知其幾矣詎大酋

當死罵逆賊當死與貴酋處二十日爭曲直屢當死去京口扶匕首以備不測幾自頸死經北艦十余里爲巡船所物色幾從魚腹死真州逐之城門外幾徬徨死如揚州過瓜洲揚子橋竟使遇哨無不死揚州城下進退不由殆例送死坐挂公塘土圍中騎數千過其門幾落賊手死賈家庄幾爲巡徼所陵迫死夜趨高郵迷失道幾陷死質明避哨竹林中邏者數十騎幾無所死至高郵制府檄下幾以捕係死行城子河出入亂屍中舟與哨相後先幾邂逅死至海陵如高沙常恐無辜死道海安如臯凡三百里北與寇往來其間無日而非可死至通州幾以不納死以小舟涉鯨波出無可奈何而死固付之度外矣嗚呼死生晝夜事也死而死矣而境界危惡層見錯出非人世所堪痛定思痛痛何如哉予在患難中間以詩記所遭今存其本不忍廢道中手自抄錄使北營留北關外爲一卷發北關外歷吳門昆陵渡瓜洲復還京口爲一卷脫京口趨真州揚州高郵泰州通州爲一卷自海道至末嘉來三山爲一卷將藏之千家使來者讀之悲予至焉嗚呼予之生也幸而幸生也何所爲求乎爲臣主辱臣死有餘僂所求乎爲子以父母之遺體行殆而死有餘責將請罪於君君不許請罪於母母不許請罪於先人之墓生無以救國難死猶

為厲鬼以擊賊義也賴天之靈宗廟之福脩我戈矛從王于師以為前驅雪九廟之耻復高祖之業所謂誓不與賊俱生所謂鞠躬盡力死而後已亦義也嗟夫若予者將無往而不得死所矣向也使予委骨於草莽予雖浩然無所愧怍然微以自文於君親君親其謂予何誠不自意返吾衣冠重見日月使旦夕得正丘首復何憾哉復何憾哉是年夏五改元景炎廬陵文天祥自序其詩名曰指南錄

卷之一

赴闕

楚月穿春袖吳霜透曉簾壯心欲填海苦膽為憂天役役慙金注悠悠歎瓦全丈夫竟何事一日定千年

所懷

予自高亭山為北所留深悔一出之誤聞故人劉小村陳蒲塘引兵而南流涕不自堪

只把初心看休將近事論誓為天出力疑有鬼迷魂明月夜推枕春風畫閉門故人萬山外俯仰向誰言

自嘆

正月十三夜予聞陳樞使將以十五日會伯顏於長堰予力言不可陳樞使為厄此行予自知非不明後卒自蹈殊不可撓也

長安不可詰何故會高亭倦鳥非無翼神龜弗自靈乾坤增感慨身世付飄零回首西湖曉雨餘山更青

鐵錯

貔貅十萬衆日夜望南轅老馬翻迷路羝羊竟觸藩武夫傷鐵錯達士笑金昏單騎見回紇汾陽豈易言

和言字韻

予以議論大烈比愈疑憚不得歸關將校官屬日有叛去世道可歎

悠悠天地濶世事與誰論清夜為揮涕白雲空斷魂死生蘇子節貴賤翟公門前輩如瓶戒無言勝有言

愧故人

九門一夜漲風塵何事癡兒竟誤身子產片言圖林鄭仲連本志為排秦但知慷慨稱男子不料蹉跎愧故人王勒雕鞍南上去天高月冷泣孤臣

求客

眼看銅駝燕雀羞東風花柳自皇州白雲萬里易成夢明月一聞都是愁男子鐵心無地着故人血淚向天流鷄鳴曾脫函關厄還有當年此客不

紀事

予詣北營辭色慷慨初見大酋伯顏語之云講解一段

乃前宰相首尾非予所與知今大皇以予爲相予不敢拜先來軍前商量伯頰云丞相來勾當大事說得是予云本朝承帝王正統衣冠禮樂之所在北朝欲以爲國歟欲毀其社稷歟大酋以虜詔爲解說謂社稷必不動百姓必不殺予謂爾前後約吾使多失信今兩國丞相親定盟好宜退兵平江或嘉興俟講解之說達北朝看區處如何却續議之時兵已臨京城紆急之策惟有歟北以爲後圖故云爾予與之辨難甚至云能如予說兩國成好幸甚不然南北兵禍未已非爾利也北辭漸不遜予謂吾南朝狀元宰相但欠一死報國刀鋸鼎鑊非所懼也大酋爲之辭屈而不敢怒諸酋相顧動色稱爲丈夫是晚諸酋議良久忽留予營中當時覺北未敢大肆無狀及予既繫維賈餘慶以途迎繼之而國事遂不可收拾痛哉痛哉

三宮九廟事方危狼子心腸未可知若使無人折狂虜東南那箇是男兒

春秋人物類能言宗國常因口舌存我亦頗危專對出北風滿野負乾坤

翠騎堂堂諸虜營古今禍福了如陳北方相顧稱男子似謂江南尚有人

百色無厭不可支甘心賣國問爲誰豺狼尚畏忠臣在相戒勿令丞相知

慷慨輕身隨羨慕羶羊生乳是歸期豈無從吏私表盡恨我從前少侍兒

英雄未肯死前休風起雲飛不自由殺我混同江外去豈無曹翰守幽州

紀事

正月二十日晚北留予營中云北朝處分皆面奉聖旨南朝每傳聖旨而使者實未嘗得到簾前今程鵬飛面奏大皇親聽處分程回日却與丞相商量大事畢歸闕既而失信予直前責虜酋辭色甚厲不復顧死譯者再四失辭予迫之益急大酋怒且愧諸酋群起呵斥予益自奮文煥輩勸予去虜之左右皆喑喑嗟嘆稱男子心狠心那顧軟銅盤舌在縱橫擊可汗自分身爲齏粉碎虜中方作丈夫看

紀事

正月二十日至北營適與文煥同坐予不與語越二日予不得回闕詬虜酋失信盛氣不可止文煥與諸酋勸予坐野中以少遲一二日即入城皆給辭也先是予赴平江入詭言叛逆遺孽不當待以姑息乞舉春秋誅亂

賊之法意指呂師孟朝廷不能行至是文煥云丞相何故罵煥以亂賊予謂國家不幸至今日汝為罪魁汝非亂賊而誰三尺童子皆罵汝何獨我哉煥云襄守六年不救予謂力窮援絕死以報國可也汝愛身惜妻子既負國又隕家聲今合族為逆萬世之賊臣也孟在傍甚忿直前云丞相上疏欲見殺何為不殺取師孟予謂汝叔姪皆降北不族滅汝是本朝之失刑也更敢有面皮來做朝士予實恨不殺汝叔姪汝叔姪能救我我為大宋忠臣正是汝叔姪周全我我又怕孟語塞諸酋皆失色動顏唆都以告伯顏伯顏吐舌云文丞相心直口快男子心唆都開云丞相罵得呂家好以此見諸酋亦不容之

不排一死報封疆忍使湖山牧虎狼當日本為妻子計而今何面見三光

虎頭牌子鐵金裝北固三年蟻宴長借問一門朱與紫江南幾世謝君王

鳥窠何堪共勸酬衣冠塗炭可勝羞袖中若有擊賊笏便使兇渠面血流

麟筆嚴於首惡書我將口舌擊奸諛雖非周勃安劉手不愧當年產祿誅

信雲父

信世昌字雲父東平府人公子無忌之後嘗為虜大常丞北方之儒也隸唆都唆都使之來伴予雲父知古今識道理可語中原遺黎甚憊憊於本朝頗輸情焉作詩見贈內兩句云宗廟有靈賢相出黔黎無害大皇明京師為之傳誦雲父大意以為高麗地方數千里昨喪其半遂稱藩大元喜其不拒并侵疆歸之今傳國如故大宋衣冠正統非高麗比北必不敢無禮於吾社稷也雲父念本朝亦願望之辭

東魯遺黎老子孫南方心事北方身幾多江左腰金客便把君王作路人

信雲父好為詩而辭極俚近一日問予詩法予因學宮詞數章比與悠長意在言外雲父恍有所得明日袖出一絕云東風吹落花殘英猶戀枝莫怨東風惡花有再開時言予之不忘王室而王室之必中興也雲甫居近闕里漸染孔氏之遺風故其用意深厚而超悟如此肯從悟室課兒書嚙雪風流却減渠我愛信陵冠帶意存教句法問何如

則堂

北入京城賈餘慶迎逢賣國既今學士降詔俾天下州

郡歸附之又各州付一省劄惟樞密則堂家先生鉉翁於省劄上不肯押覲吳丞相堅號老儒不能自持一切惟賈餘慶之命其愧則堂甚矣程鵬飛見則堂不肯奉命堂中作色欲縛之去則堂云中書省無縛執政之理歸私廳以待執北竟不敢誰何予在北以忠義孤立聞其事以自壯云

山河四塞舊旣金藝祖高宗實鑒臨一日盡將輸敵手何人賣國獨甘心

中書堂帖下諸城擢首庭中號獨清此後方知樞密事從今北地轉相驚

思蒲塘 陳

揚旌來冉冉捲旆去堂堂恨我飛無翼思君濟有航麒麟還共處熊虎已何鄉南國應無恙中興事會長

思方將軍

始興溪子下江淮曾爲東南再造來如虎如熊今固在將軍何處上金臺

唆都

唆都爲予言大元將與李校立科奉丞相在大宋爲狀元宰相今爲大元宰相無疑丞相常說國存與存國亡與亡這是男子心天下一統做大元宰相是甚次第國

亡與亡四箇字休道予哭而拒之唆都常恐予之伏死節也

虎牌德笠號公卿不直人間一唾輕但願扶桑紅日上江南匹士死猶榮

二王

唆都忙右友一日問度宗幾子答曰三子問皇帝是第幾子答曰第二子立嫡也問第一子三子封王乎曰一吉王一信王問今何在曰大臣護之去矣駭云去何處曰非閩則廣宋疆土萬里儘有世界在云既是一家何必遠去曰何爲恁地說宗廟社稷所關豈是細事北朝若待皇帝好則二王爲人臣若待皇帝不是即便別有皇帝出來二酋爲之愕眙不能對

一馬渡江開普土五龍夾日復唐天內家苗裔真隆準虜運從來無百年

氣槩

唆都一日問予何以去平江予曰有詔趣入衛問予兵若干予對五萬人喟然嘆曰天也使丞相在平江必不降予問何以知之云相公氣槩如何肯降但累城內百姓予謂果厮打亦未見輸贏唆都大笑

氣槩如虹俺得知留吳那肯豎降旗北人不解欺心語正

恐南人作淺窺

使北

北兵入城既却詔書布告天下州郡各使歸附又遍天子拜表獻土左丞相吳堅右丞相賈餘慶樞密使謝堂參政家鉞翁同知劉岳五人奉表北庭號祈請使賈幸國難自詭北人氣談不可向邇謝無識附和吳老儒畏怯不能爭劉狎邪小人方乘時取美官揚揚自得惟家公井願從者借以為越祈請意北主或可語冀一見陳說為國家有一綫故引决所未忍也五人之行皆出北意吳初以老病求免且已許之故表中所述賈謝家劉四人吳不與焉二月初八日四人登舟忽伯頰趣予與吳丞相俱入北予不在使者列是行何為蓋驅逐之使去耳予陷在難中無計自脫初九日與吳丞相同被逼賜罷勉就船先一夕予作家書處置家事擬翌日定行止行則引决不為偷生及見吳丞相家參政吳殊無殉國之意家則以為死傷勇祈而不許死未為晚予以是徘徊隱忍猶冀一日有以報國惟是賈餘慶兇狡殘忍出於天性密告伯頰使啓北庭拘予於沙漠彼則賣國佞北自謂使畢即歸愚不可言也謝堂已宿謝村初九日忽駕舟而回或謂凌都為之地伯頰得賄而免堂曲

意奉北可鄙惡尤多詩記其事

自說家鄉古相州白麻風肯出在箇中書盡出除元表北渡黃河衣錦游賈至尊馳表獻燕城肉食那知以死爭當代老儒居首揆敢前陪拜率公卿吳江南浪子是何官只當空廬雜劇看撥取公卿如糞土沐猴徒自辱衣冠劉公子方張奉使旗行且尼復何為似聞傾盡黃金塲辛苦平生只為誰謝廷爭堂堂負直聲飄零沙漠若為情程嬰存趙真公志賴有忠良壯此行家初修降表我無名不是隨班拜舞人誰遣附庸祈請使要教索虜識忠臣客子漂搖萬里程北征情味似南征小臣事主寧無罪只作幽州謫吏行使旆盡道有回期獨陷羈臣去牧羝中爾含沙渾小事白雲飛屢楚天低

卷之二

杜架閣

天台杜澣字貴卿號梅壑糾合四千人欲救王室當國

者不知省正月十三日見予於西湖上予嘉其有志頗
獎異之十九日客贊予使北梅整斷斷不可客逐之去
予果爲北所留後二十日驅予北行諸客皆散梅整隣
予孤苦慨然相從天下義士也朝旨特改宣教即除禮
兵架閣文字

伏節辭王室悠悠萬里轅諸君皆雨別一士獨星言啼鳥
亂人意落花銷客魂東坡愛巢谷頰恨晚登門

昔趨魏公子今事霍將軍世態炎涼甚交情貴賤分黃沙
揚幕靄黑海起朝氛獨與君携手行吟看白雲

聞鷄

自入北營未嘗有鷄鳴因泊謝村始有聞是夜幾與梅
整逝去二更遺劉百戶二三十人擁一舟來逼下舫遂
不果

軍中二十日此夕始聞鷄塵暗天街靜沙長海路迷銅駝
隨雨落鐵騎向風嘶曉起呼詹尹何時脫羶藜

命裏

二月初十夜爲劉百戶者所迫中原人尚可告語也賈
餘慶語鐵木兒曰文丞相心腸別翌日早鐵木兒自駕
一舟來令命裏千戶捧予上船凶談嚇人見者莫不流
涕命裏高鼻而深目面毛而多鬚回回人也

熊羆十萬建行臺單騎誰教免胄來一日捉將沙漠去遭
逢碧眼老回回

留遠亭

十一日宿處岸上有留遠亭北人然火亭前聚諸公列
坐行酒賈餘慶有名風子滿口罵坐毀本朝人物無遺
者以此獻佞北惟疊臺笑劉岳數奉以淫褻爲北所薄
文煥云國家將亡生出此等人物予聞之悲憤不已及
是諸酋專以爲笑具於舟中取一村婦至亭中使薦劉
寢據劉之交坐坐諸酋又嗾婦抱劉以爲戲衣冠掃地殊
不可忍則堂尤憤疾云

甘心賣國罪滔天酒後猖狂詐作顏把酒逢迎酋虜笑從
頭罵坐數時賈

落得稱呼浪子劉樽前百媚佞梅裘當年鮑老不如此留
遠亭前大也蓋

平江府

予過吳門感念悽愴向使朝命不令入衛嚴速予以死
守不死於是即至今存可也予托病卧舟中舊吏三五
人來遺民聞吾經過無不垂涕者舟到一時頃即解纜
夜行九十里北似防我云

樓臺俯舟楫城郭滿干戈故吏歸心少遺民出涕多鳩居

無鵲在魚網有鴻過使遂睢陽志安危今若何

無錫

已未予携弟壁赴廷對堂從長江入襄河趨京口回首十八年復由此路是行駐之入北感今懷昔悲不自勝金山冉冉波濤雨錫水泯泯草木春二十年前曾去路三千里外作行人英雄未死心為碎父老相逢真欲辛夜讀程嬰存趙事一回惆悵一沾巾

吊五木

予初以朝廷遣張全將淮兵二千救常州以其為淮將必經歷老成遂遣朱華將三千人從之張全無統馭之材自為哇町十月二十六日提淮軍自往橫林設伏虞橋北兵至麻士龍死之張全不救走回五木五木乃朱華軍所駐如掘溝壑設鹿角張全皆不許朱華措置殊不曉其意二十七日北兵薄朱華自辰至未朱華與廣軍與之對北兵自路塘直來死於水者不可勝計至晚北兵繞山後薄贛軍尹王當之曾全胡遇謝雲曾王先遁走尹王死焉張提軍隔岸不發一矢有利災樂禍之心吾軍渡水挽張全軍船張全令諸軍斷挽船者之指於是溺死者甚衆張全并宵遁惟尹王殘軍五百人與北兵角一夕殺北兵及馬委積田間質明止有四人得

歸無一人降者嗚呼使此戰張全稍施援手可以大勝捷一夫無意而事遂關宗社嗚呼天哉余初欲先斬張全然後取一時敗將並從軍法以張全為朝廷所遣請於都督乃宥張全使自贖予遂不及行法後請餘杭發京師姑取曾全以徇衆而壁臍多矣過五木吊戰場為之流涕不可禦續聞張全者淮東之債將也昨隨許文德復清河兵已入城張全嗚金散衆許不敢以斬將自專辭赴制閫李公以使過期之得不死予不知受其誤其免罪又出於第二次僥倖卒為降北可歎恨云

首赴勤王役成功事則天富平名委地好水淚成川我作招魂想誰為掩骼緣中興須再本寄語慰重泉

哭尹王

尹王江西憲司將官五木之戰手殺七八十人其麾下與北兵戰併死無一降者朝廷贈濠州團練使立廟與二子官承節即下江西安撫使撥賜良田二百畝其間以捕寇死者何限惟王得其死所恤典非細哀榮備焉團練濠州廟贛川官其二子賜良田西臺捕逐多亡將還有焚黃到墓前

常州

常州宋睢陽郡也北兵憤其堅守殺戮無遺種死者忠

義之鬼哀哉

山河千里在煙火一家無壯甚睢陽守寃哉馬邑屠蒼天
如可問赤子果何辜唇齒提封舊撫膺三嘆吁

鎮江

至京口予以十八年曾自鎮江趨京今自京趨鎮江俯
仰感嘆爲之流涕

鐵甕山河舊金甌宇宙非昔隨西日上今見北軍飛豪傑
非無志功名自有機中流懷士稚風雨濕雙扉

渡瓜洲

諸祈請使十八日至鎮江府阿朮在瓜洲即請十九日
渡江至則鮮腆倨傲令人裂眦諸公皆與之語予始終
無言後得之監守者云阿朮言文丞相不語肚裏有樓
囉彼知吾不心服也

跨江半壁閱千帆虎在深山龍在潭當日本爲南制北如
今翻被北持南

眼前風景異山河無奈諸君笑語何坐上有人正愁絕胡
兒便道是樓囉

吊戰塢

連年淮水上死者亂如麻魂魄丘中土英雄龔上花士知
忠厥主人亦念其家夷德無厭甚皇天定福華

回京口

予回京口幸得間問舟爲脫去計連日不如志賦是詩
早作田文去終無蘇武留偷生寧伏劍忍死欲焚舟逸驥
思起乘飛鷹志脫鞵登樓望江上日日數行艘

思小村

春雲慘慘兮春水漫漫思我故人兮行路難君轅以南兮
我轅以北去日以遠兮憂不可以終極寒予馬兮江臯式
燕兮以遊遨念我平生兮思君鬱陶在師中兮豈莛吹之
可離忠言不聞兮思君忸怩毫釐之差兮天壤易位駟不
及舌兮臍不可噬思我故人兮懷我親懷我親兮思故人
懷哉懷哉不可忍兮不如速死慨百年之未半兮胡中道
而逆止魯連子兮義不帝秦負元德兮羽不名爲人委骨
草莽兮時適天命自古孰無死兮首丘爲正我行我兮
憂寐所思故人望我兮胡不歸胡不歸

沈頤家

予回京口北人欵之府中予不得離岸上得沈頤家坐
卧北不意予爲逃計也

孤舟霜月迥曉起入柴門斷岸行簪影荒畦落履痕江山
渾在眼宇宙付無言昨夜三更憂春風滿故園

卷之三

脫京口

二月二十九日夜予自京口城中間道出江蒔登舟泝金山走真州其艱難萬狀各以詩記之

定計難

予在京城外日夜謀脫不得聞者謝村幾去至平江欲逃又不果至鎮江謀益急議趨真州杜架閣蒔與帳前將官余元慶實與謀元慶真州人也杜架閣與予云事集萬萬幸不幸謀泄皆當死死有怨乎予指心自誓云死靡悔且辨匕首挾以俱事不濟自殺杜架閣亦請以死自効於計遂定

南北人人苦泣岐壯心萬折誓東歸若非研察判生死夜半何人敢突圍

謀人難

杜架閣如顛狂人醉游於市遇有言本朝而感憤追思者即捐金與之密告以欲遁之謀無不願自効以無舟而輟前後母慮十數其不謀泄真幸耳

一片歸心似亂雲逢人時漏話三分當時若也私謀泄春夢悠悠郭璞墳

踏路難

京口無城通衢多隘去江向十里偶得一老校馬引開

道出三數巷即荒涼野走至江岸路頗遠若使不知間道只行市井正路無可出之理

煙火連甍鐵甕關要尋間道走江干何人肯為將軍地比府老兵思漢官

得船難

北船滿江百姓無一舟可問杜架閣與人為謀皆以無船長嘆而止是後余元慶遇其故舊為北管船遂密叩之許以承宣使銀千兩其人云吾為求救得一丞相回建大功業何以錢為但求批帖為他日趨承之證後授以一批帖約除薦車及強委之白金義人哉使吾無此一遭遇已矣

經營十日苦無舟慘慘推心淚血流漁父疑為神物遣相逢楊子大江頭

給北難

自至鎮江即謀船不可得至二月二十九日方得之甚喜是午催過瓜洲賈餘慶諸人皆渡矣惟予與吳丞相在河次得報最遲於是托故以來日同吳丞相渡江幸而此不見疑馳迫稍緩是夕遂逃若非得此一給從前經營皆枉用心惟有死耳豈不痛哉

百計經營夜負舟倉皇誰趣渡瓜洲若非給虜成宵遁哭

死界河天地愁

定變難

老兵即踏路之人杜架閣日與之飲頗情甚狎是夜逃者十二人二人坐舟猶有十人作一陣走恐出門大冗則事易知覺路必過老兵之門於是遣三人先就老兵家伺過門同道忽老兵中變醉不省其妻詰問之欲喚四隣發覺一人亟走報杜架閣亟呼老兵出來直至吾前藏之帳中三人者同時而回老兵酒醒以銀三百星係其腰云事至與之遂至二更引路而行是舉垂成幾爲老兵老嫗所誤全得杜閣機警故徂詐之將作敵者又隨作使耳危哉危哉

老兵中變意差池倉卒呼來朽索危若使阿婆真一吼目生隨後悔何追

出門難

北始欵諸宰執於鎮江府惟吳丞相以病不離舟予爲遁計宿府治一夕即托故還裏河舟中北亦不之疑予於河近得沈願家坐卧初北分遣諸酋監諸宰執從予者曰王千戶狼突可惡相隨上下不離頃刻予在沈願家彼亦同卧席前後是夜予醉居亭主人復醉王千戶者伺其寢熟啓門而出使微有知覺吾事殆哉

羅剎盈庭夜色寒人家燈火半闌珊夢回跳出鐵門限世上一重人鬼關

出巷難

北遣兵覷巷禁夜不得往來先是一首忽入沈願家予問何人劉百戶問何職管夜禁問官勾當何如曰官燈提照往來從便杜架閣聞之即隨劉百戶出強與之奸已而約爲兄弟拉之飲于妓舍杜強劉宿劉俾杜歎杜云我隨丞相在此夜安置後方可出怕禁夜耳噫送兩燈噫送小番隨着不妨事杜遂約後夕果如約予變服色隨杜出諸巷皆不呵問杜至人家漸盡處即以銀與小番約之便歸來日候于某所小番方十五六歲無知於是得道

不時徇鋪路縱橫小隊戎衣自出城天假漢兒燈一炬旁人只道是官行

出隘難

北於市井盡處設險以十餘馬攔路予等至隘所馬驚意甚恐幸北軍皆睡因得脫

袖携匕首學御枚橫渡城關馬欲猜夜靜天昏人影散北軍軒睡正如雷

候船難

予先遣二校坐舟中密約待予其露寺下及至船不知
所在意窘甚交謂船已失約奈何予撰七首不忍自殘
甚不得已有投水耳余元慶褰裳涉水尋一二里許方
得船至各稽首以更生爲賀

待船三五立江干眼欲穿時夜漸闌若使長年期不至江
流便作汨羅看

上江難

予既登舟意泝流直上他無事矣乃不知江岸皆北船
連亘數十里鳴榔唱更氣酸甚盛吾船不得已皆從北
船邊經過幸而無問者至七里江忽有巡者鳴云是何
船稍吝以河鮑船巡者大呼云又船又者北以是名友
側奸細之稱巡者欲經船前適潮退閣淺不能至是時
舟中皆流汗其不來僥倖耳

蒙衝兩岸夾長川鼠伏孤蓬棹向前七里江邊驚一鳴天
教潮退閣巡船

得風難

予方爲七里巡船所驚忽有聲如人哨齒甚清麗船稍
立船頭拜且禱曰神道來送問何神曰江河田相公也
即得順風送上

空中哨響到孤蓬盡道江河田相公神物自來扶正直中

流半夜一帆風

望城難

初得順風意五更可達真州城下風良久遂靜天明尚
隔真州二十余里深恐北船自後追躡又懼有哨騎在
淮岸一時憂迫不可言在舟之人盡力槌棹撐篙可牽
處沿岸拽纜然心急而力不逮既望見城又不克進甚
矣脫虎口之難

自來百里半九十望見城頭路愈長壽命只愁追者至人
人槌棹渡滄浪

上岸難

真州濠與江通然潮長舟方可到城是日泊五里遂上
岸城外荒涼寂無人影四平如掌一無關防幸而及城
門無他慮當行路時盼盼回首惟恐有追騎之猝至既
入城門聞昨日早晨哨馬正到五里頭時三月朔云
岸行五里入真州城外荒荒鬼也愁忽聽路人嗟嘆說昨
朝哨馬到江頭

入城難

既至真州城下問者群望告以文丞相在鎮江走脫徑
來投奔城子諸將校皆出即延入城苗守迎見語國事
移時感憤流涕即款之州治中住清遠堂然後從者之

始至也引至直司搜身上軍器既知無他然後見信其開防之嚴密如此向使恐疑橫於胷中閉門不受天地茫茫何所歸善危哉

輕身漂泊入鑿江太守欣然爲避堂若使閉城呼不應人間生死路茫茫

真州雜賦

予既脫虎口至真州喜幸感嘆靡所不有各係之以七言自正月二十羈縻北營至二月二十九一夜京口得脫首尾恰四十日一入真州忽見中國衣冠如流浪人乍歸故鄉不意重覩天日至此

四十羲娥落虎狼今朝騎馬入真陽山川莫道非吾土一見衣冠是故鄉

予入真州聚觀者夾道如堵東坡云被天津橋上人看殺父無此境界矣

聚觀夾道捲紅樓奪得南朝一狀頭將謂燕人騎羗看而今馬首向真州

京口船與稍人比人皆有籍予所得船乃並綠北船販私鹽者船與二水手皆籍所不及予是以得濟豈非天哉

賣却私鹽一舸回天教壯士果安排子胥流向江南去我

獨倉皇夜走淮

予以夜遁北人來早方覺而吾已在汶上矣

便把長江作界河負舟半夜泝煙波明朝方覺田文去追騎如雲可奈何

予逃之明日北人大索民間累南人甚多然予逝矣不可得矣

十二男兒夜出關曉來到處捉南冠傳浪力士猶難覓要覓張良更是難

三月朔旦予在真州城內買餘慶在瓜洲皆淮境也而南北分焉哀哉

我作朱金沙上游諸君冠蓋渡瓜洲淮雲一片不相隔南北死生分路頭

諸宰執自京城陷後無復遠畧北人之駟去皆俯首從之莫有謀自拔者予犯死逃歸萬一有及國事志亦烈矣

公卿北去共低眉世事興亡付不知不是謀歸全趙壁東南那箇是男兒

天下趙

予至真箇守再成爲予言近有樵人破一樹樹中有生成三字曰天下趙亟取水視之果然木一丈二尺圍其

宇青而深半樹解揚州半樹留真州三字瞭然不可磨也以此知我朝中興天必將全復故疆真州號迎鑾藝祖發迹于此非在天之靈所爲乎

皇王著姓復炎圖此是中興受命符獨向迎鑾呈瑞宇爲言藝祖有靈無

議糾合兩淮復興

予至真州守將苗再成不知朝信於是數月矣問予京師事慷慨激烈不覺流涕已而諸將校諸幕皆來俱憤北不自堪兩淮兵力足以復興惜天使李公怯不敢進而夏老與淮東薄有嫌隙不得合從得丞相來通兩淮脉絡不出一月連兵大舉先去北巢之在淮者江南可傳檄定也予問苗守計安出苗云先約夏老以兵出江邊如向建康之狀以牽制之此則以通秦軍義打灣頭以高郵淮安寶應軍義打楊子橋以揚州大軍向瓜洲某與趙刺史孟錦以舟師直擒鎮江並同日舉北不能相救灣頭楊子橋皆沿江脆兵守之且怨北王師至即下聚而攻瓜洲之三面再成則自江中一面薄之雖有智者不能爲之謀此策既就然後淮東軍至京口淮西軍入金城北在兩浙無路得出虜師可生致也予喜不自制不圖中興機會在此即作李公書次作夏老書苗

各以覆帖副之及欲予致書戎帥及諸郡并白此意予已作朱渙姜才蒙亨等書諸郡將以次發時與議者皆勇躍有謂李不能自拔者又有謂朱渙姜才各做起来李不自由者又有謂李恨不得脫重負何幸有重臣輔之予既遣書盼盼焉望報天之欲平治天下則吾言庶幾不枘鑿乎

清邊堂上老將軍南望天家雨濕巾爲道兩淮兵定出相公同作軟盟人

揚州兵了約蘆州某向瓜州某驚州直下南徐候自管皇親刺史統千舟

南八空歸唐壘陷包胥一出楚疆還而今廟社存亡只
看元戎進退間

出真州

予既爲李制所逐出真州艱難萬狀不可殫紀痛哉予至真州第三日苗守約云早食後看城子予欣然諾之有頃陸都統來導予至小西門城上閑看未幾王都統至迤遲出城外王忽云有人在揚州供得丞相不好出制司小引視之乃脫回人供北中所見云有一丞相差往真州賺城王執右語不使予見予方歎惋間二都統忽鞭馬入城小西門閉矣不復得入彷徨城外不知

死所

早約戎裝去看城聯鑣壕上歎風塵誰知關出西門外憔悴世間無告人

制使遣一提舉官至真州疑予爲北用苗守貳於予云決無宰相得脫之理縱得脫亦無十二人得同來之理何不以矢石擊之乃開城門放之使入意使苗守殺予以自明哀哉

楊州昨夜有人來誤把忠良按劍猜惟道使君無見解城門前日不應開

制使欲殺我苗守不能庇將信將疑而憐之之意多也瓔化堂上意茫然志士忠臣淚徹泉頰有使君知義者人方欲殺我猶憐

予幸脫身至真州即議糾帥兩淮以圖恢復制使乃疑予爲北用欲見殺江南與北中皆知予爲忠義而兩淮不予信予平生仕宦聲迹比比不曾在淮天地茫茫與誰語哉

秦庭痛哭血成川翻訝中行背可鞭南北共知忠義苦平生只少兩淮綠

予少時曾遊真州至是十八年矣初望糾合復興爲國家辦大事乃不爲制臣所容天乎哀哉

一別迎鑿十八秋重來意氣落旄頭平山老子不收拾南望端門淚雨流

始見制臣小引備脫回人朱七二等供云有一丞相往真州賺城予頗疑北有智數見予逃後遣人詐入揚州供吐以行反間既而思之揚州遣提舉官來真州見害乃三月初二日午前發予以二月晦夕逃朔旦北方覺然不知走何處是日使遣人詐入揚州殆無此理看來只是吾書與苗守覆帖初二日早到制使不暇深省一槩以爲奸細而欲殺之哀哉何不審之甚乎

天地沉沉夜沂舟鬼神未覺走何州明朝遣問應無是莫恐死戎逐客不

予在門外久之忽有二人來曰義兵頭目張路分徐路分也予告以故二人云安撫傳語差某二人來送看相公去那裏予云必不得已惟有去揚州見李相公路分云安撫謂淮東不可往予謂夏老素不識且淮西無歸路予委命於天只往揚州二路分云且行且行良久有五十一人弓箭刀劍來隨二路分騎馬以二馬從予與杜架閣連轡而發

人人爭勸走淮西莫犯翁翁按劍疑我問平山堂下路忠臣見誦有天知

予在小西門外皇皇無告同行杜架閣仰天呼號幾赴
壕死從者皆無人色莫知所爲予進不得入城城外不
測有兵露立荒迫又乏飲食予心自念豈予死於是乎
爲之踟躕心膂如割後得二路分送行苗守又遣衣被
包襪等來還遂之楊州是日上巳日也

千金犯險脫旃裘誰料南冠反見讐記取小西門外事年
年上巳哭江頭

二路分引予行數里猶望見真州城五十兵忽覲刀於
野駐足不行予自後至二路請下馬云有事商量景色
可駭予下馬問云商量何事云行幾步行稍遠又云且
坐且坐予意其殺我於此矣與之立談二路分云今日
之事非苗安撫意乃制使遣人欲殺丞相安撫不忍加
害故遣某二人來送行今欲何往予云只往揚州更何
往彼云揚州殺丞相奈何曰莫管信命去二路分云安
撫今送往淮西予云淮西對建康太平池州江州皆北
所在無路可歸只欲見李制使若能信我尚欲連兵以
圖恢復否則即從通州路遶海還闕二路分云李制使
已不容不如只在諸山寨中少避予云做什麼合煞生
則生死則死決於揚州城下耳二路分云安撫見辦船
在岸下丞相從江行或歸南歸北皆可予驚曰是何言

歟如此則安撫亦疑我矣二路分見予辭其確乃云安
撫亦疑信之間今某二人便宜從事某見相公一箇恁
麼人口口是忠臣某如何敢殺相公既真箇去揚州某
等部送去乃知苗守亦主張不過實使二路分覘予語
言趨向而後爲之處使一時應酬不當被害原野誰復
知之痛哉痛哉時舉所携銀一百五十兩與五十兵且
許以至揚州又以十兩二路分則許以分賜金百兩遂
行

荒郊下馬問何之死活元來任便宜不是白兵生眼孔一
團冤血有誰知

二路分既信予忠義與予中路言真州備判司行下有
安民榜云文相公已從小西門外押出州界去訖爲之
嗟嘆不已嗚呼予之不幸乃至於斯其不死於兵豈非
天哉

戎衣噴噴嘆忠臣爲說城頭不識人押出相公州界去真
州城裏勝安民

杜架閣幾赴壕以救免一行人皆謂當死於真州城下
矣後得二路分送行惟恐有北哨追之危哉危哉

有客倉皇欲赴壕一行性命等鴻毛白兵送我揚州去惟
恐北軍來捉逃

二路分所引路乃淮西路既見予堅欲往揚州遂復取揚州路時天色漸晚張弓挾矢一路甚憂疑指處瓜洲也又前某處楊子橋也相距不遠既暮所行皆北境惟恐北遣人伏路上寂如御枚使所過北有數騎在焉吾等不可逃矣

瓜洲相望隔山椒煙樹光中楊子橋夜靜啣枚莫輕語草間惟恐有鷓鴣

是日行至暮二路分先辭只留二十人送揚州二十人者又行十數里勒取白金亦辭去不可挽揚州有販鬻者以馬載物夜竊行於途白馬梁子二十人者但令隨馬梁子即至揚州西門予一行如育悵悵然行嗚呼客路之危難如此

直州送驥已回城暗裏依隨馬梁行一陣西州三十里摘星樓下打初更

至揚州

予至揚州城下進退維谷其徬徨狼狽之狀以詩志其槩予夜行街枚至揚州西門僅甚有三十郎廟僅存墻堦屋無矣一行人皆枕藉於地時已三鼓風寒露濕悽苦不可道

此廟何神三十郎問即行客或瓊瓏荒堦枕藉無人問風

露滿堂清夜長

揚州城中打四更一行人遂入近城西門坐漫地上候啓門者無慮百數城上問何人從他人應吞予等莫敢語恐聲音不同即眼生隨後

譙鼓擊擊入四更行行三五入西城隔壕鳴問無人應怕恐人來捉眼生

予出真州實無所往不得已趨揚州猶翼制臣之或見諒也既至城下風露凜然聞鼓角有殺伐聲徬徨無以處

悵悵乾坤靡所之平山風露夜何其翁翁豈有甘心事何故高樓鼓角悲

制臣之命真州也欲見殺若叩揚州門恐以矢石相加城外去楊子橋甚近不測又有哨進退不可

城上兜盔按劍看四郊胡騎遶團團平生不解楊朱泣到此方知進退難

杜架閣以爲制臣欲殺我不如早尋一所逃哨一日却夜趨高郵求至通州渡海歸江南或見二主伸報國之志徒死城下無益

吾戴吾頭向廣陵仰天無告可憐生爭如負命投東海猶會乘風近王京

金路分謂出門便是哨五六百里而後至通州何以能達與其爲此受苦而死不如死於揚州城下不失爲死於南且猶意使臣之或者不殺也

海雲渺渺楚天頭滿路胡塵不自由若使一朝俘上去不知制命死揚州

予方未知所進退余元慶引一賣柴人至云相公有福相公有福問能導至高沙否曰能曰何處可暫避一日曰儂家可曰此去幾里曰二三十里曰有哨否曰數日不一至曰今日哨至如何曰看福如何耳

路傍邂逅賣柴人爲說高沙可問津此去儂家三十里山路聊可避風塵

予從金之說恐制臣見殺從杜之說恐北騎見捕莫知所決時晚色漸分去數步則金一邊來牽住回數步則杜一邊又來拖行事之難從遠未有如此之甚者

且行且止正依遠髮髯長空曙影微從者倉皇心緒急各持議論泣牽衣

同行通十二人行止未決余元慶李茂吳亮蕭發連生叛心所懷白金各一百五十星上下竟携以走

問誰懼去囊中金僮僕雙雙不可尋折節從今交國士死生一片歲寒心

予危急中隨行四人皆負而逃外既顛隕內又饑困行數十步喘甚不能進倒荒草中扶起又行如此數十而天曉矣

顛崖一隅落千尋奴僕偏生負主心饑火相煎疲欲絕滿山荒草曉沉沉

予不得已去揚州城下隨賣柴人趨其家而天色漸明行不能進至十五里頭半山有土圍一所舊是民居毀蕩之餘無椽瓦其間馬糞堆積時惟恐北有望高者見一隊人行即來追逐只得入此土圍中暫避爲謀拙甚聽死生於天矣

戴星欲赴野人家曙色紛紛路愈賒倉卒只從山半住頽垣上有白雲遮

既入土圍中四山闐然無一人影時無米可飯有米亦無煙火可炊懷金無救也哀哉

路逢敗屋作鷄棲白屋荒荒鬼哭悲袖有金錢無米糶假饒有米亦無炊

土圍糞穢不可避但掃淨數人地以所携衣服貼襯地面睡起復坐坐起復睡日長難過情緒奄奄哀哉

掃退蠅蟻枕敗牆一朝何止九回腸睡餘們風沉沉坐偏覺人間白晝長

北法惟午前出哨午後各歸若是日起匪至午後權曰
今日得命矣忽聞人聲喧啾甚自壁窺之乃北騎數千
自東而西於是追答不死於揚州城下而被捉於此苦
矣苦矣時大風忽起黑雲暴興數點微雨下山色昏冥
若有神功來救助也

飄零無緒嘆途窮搔首踟躕日已中何處人聲似潮沂黑
雲驟起滿山風

數千騎隨山而行正從上圍後過一行人無復人色傍
壁深坐恐門外得見若一騎入來即無噍類矣時門前
馬足與箭筒之聲歷落在耳只隔一壁幸而風雨大作
騎只徑去危哉危哉哀哉哀哉

晝闌萬騎忽東行鼠伏荒村命羽輕隔壁但聞風雨過人
人顧影賀更生

予與杜架閣及金應張慶夏仲呂武王青鄒捷共八人
在土圍中時已過午謂哨不來山下一里有古廟廟中
有丐婦居之廟前有井遂遣呂武鄒捷下山汲水意或
可以得米菜少救饑餓不料哨至二人首被獲二人解
所腰白金近三百兩悉以與之比受金得不殺及哨過
二人方回相向哀泣又幸性命之苟全

青衣山下汲荒泉道遇腥風走不前向晚歸來號且哭胡

兒只爲解腰纏

早從賣柴人行不能前進至於土圍中約賣柴人入城
捉米救性命云不奈何忍饑一日城中衙晡後方開門
米至則黃昏矣是日北數百騎薄西城於是門不開賣
柴人竟不得出予等饑窘失措又以土圍中露天不可
睡卧於是下山投古廟中與丐婦人同居焉

昏憊悵下山來
既至廟中坐未定忽有人携挺至良久三四人陸續來
吾意不免矣乃知其人自城中來夜討柴來早入城赴
賣無惡意也數人煮糝羹出其餘以遺我有未冠者一
夕於庭中燒火照明諸樵亦不睡予等且困且睡是不
可言

既投古廟糝羹三五樵夫不識名僮子似知予憂惡生
柴燒火到天明
予等饑甚樵者飲食輒乞其餘破廟何所風露凄然僅
存身猶不自保哀哉

苦作江頭乞食翁一層破廟五更風眼前境界身何許始
悟人間萬法空

予見諸樵夫幸而可與語告以患難厚許之使導往高

沙賴其欣然見從謂此處不是高沙路方駐壁城北門
賈家庄少駐一日却爲入城糴米賈肉以救兩日之饑
又顧馬辦乾糧以備行役於是五更隨諸樵夫往焉時
樵夫知予無聊又有所携使萌不肯心得財豈不多於
所許准人依本分感敷豈亦有天意行其間乎
樵夫偏念客途長肯向城中爲累糧晚指高沙移處泊司
徒廟下賈家庄

賈家庄

予初五日隨三樵夫黎明至賈家庄止土圍中卧近糞
壤風露凄然時枵腹已經兩夕一日半懇三樵夫入城
糴米買肉至午而得食是夜顧馬趨高沙
行邊無鳥雀卧處有腥臊露打鬚眉硬風搜額頰高流離
外顛沛饑渴內煎熬多少偷生者孤臣嘆所遭

揚州地分官

初五至脫地分官五騎咆哮而來揮刀欲擊人凶敵甚
於北亟出濡沫方免毒手急令離地分去告以入城云
入城必被殺幸而脫北方之難不意困折於我土地天
地雖大無所容身哀哉

五騎馳來號徵巡咆哮按劍一何嗔金錢買命方無語何
必對狼罵比人

便當縞素駕戎車畏賊何當畏虎如看取摘星樓咫尺可
憐城下哭包胥

思則堂先生

初四日予在桂公塘北騎數千東行莫知其故賈家庄
有樵夫云昨夜北營甘泉西去城四十里有白鬚老子
設青星餼飯於放生寺竈前稱南朝相公問其何如曰
面大而體肥以意逆之則堂家先生也因知昨日北驅
奉使北去與其所掠老小輜重偕行予雖不免顛踏道
路較諸先生不以彼易此也先生嘗云某四十規行規
步今日乃有此厄流涕二十八字

白鬚老子宿招提香積厨邊供晚炊借問魚羹何處少北
風安得似南枝

高沙道中

予星騎夜趨高沙越四十里至板橋迷失道一夕行田
畝中不知東西風露滿身人馬饑乏且行霧中不相辨
頃更四山漸明忽隱隱見北騎道有竹林亟入避湏臾
二十餘騎遶林呼噪虞候張慶右眼內中一箭頂二刀
割其髻裸于地帳兵王青縛去杜架閣與金應林中被
獲出所携黃金賂邏者得免予藏處距杜架閣不遠北
馬入林過吾傍三四皆不見不自意得全僕夫鄒捷計

叢篠下馬過踏其足流血總轄呂武親隨夏仲散避他所是役也予自分必死當其急時萬竅怒號雜亂人聲比倉卒不盡得疑有神明相之馬既去聞其有焚林之謀亟趨對山復尋叢篁以自蔽既不識路又乏糧食人生窮蹙無以加此未幾呂武報北騎已還灣頭又知路邊鮎魚堪傳聞不盡信然他無活策龜勉趨去俛俛萬一合皇匍匐不能行先是自揚州來有引路三人牽馬三人至是或執或逃僅存其二二人出於無聊各操捷相隨有無禮之志遂巡行路無可奈何至晚西忽遇樵者數人如佛下降偶得一籬以繩維之坐於籬中雇六夫更迭負送馳至高郵城西天已曉不得渡常恐追騎之奄至也宿陳氏店以茅覆地忍饑而卧黎明過渡而心始安痛定思痛其涕如雨

三月初五日索馬平山邊疾馳趨高沙如走阪上圓夜行二百里望望無人煙迷途呼不應如在盤中旋昏霧腥且暴怒威狂欲顛流漸在鬢髮塵洙滿裳韃紅日高十丈方辨山與川胡行疾如鬼忽在林之巔誰家苦竹園其葉青淺淺倉皇伏幽篠生死信天緣鐵騎俄四合鳥落無虛弦遶林勢奔軼動地聲喧闐霜蹄破叢翳出入相貫穿既無遁形術又非縮地僊猛虎驅群羊兎魚落蹄筌一吏射中

目頭血僅可滅一隸縛上馬無路脫糾纏一斯躡其足吞聲以自全一賓與一從買命得金錢一俘與一校幸不逢戈鋌嗟予何薄命寄身空且懸蕭蕭數竹側徃來度飛鞚遊鋒幾及膚怒興空握拳跬步偶不見殘息忽復延當其蹙迫時大風起四邊意者相其間神物來蜿蜒更生不自意如病乍得痊湏臾傳火攻然眉復相煎一行輒一跌奔命度平田幽篁便自托仰天坐且眠晴曦正當晝焦勝火生咽斷壘汲勺水天降甘露鮮青山為我屋白雲為我椽彼草何荒荒彼水何潺潺首陽既無食陰陵不可前便如失目魚一似無足蛟不見道傍骨委積有萬千魂魄親蠅蚋膏脂飽烏鳶使我先朝露其事亦復然丈夫竟如此吁嗟彼倉天古人擇所安肯蹈不測淵奈何以遺體糞土同棄捐初學蘇子卿終慕魯仲連為我王室故持此金石堅自古皆有死義不污腥羶求仁而得仁寧怨溝壑填秦客載張祿吳人納伍員季布走在魯樊期托於燕國士急人病側儻何物學彼人莫我知此恨付重泉鵲聲從何來忽有吉語傳此去三五里古道方平平行人漸復出胡馬覺已還回首下山阿七人相牽連東野御已窮而復加之鞭躡足如移山撐持姑勉旃行行重狼顧常恐追騎先揚州二游手面目輕且佞自言同脫虜波波口流涎白日各持捷

其來何翩翩奴輩殊無聊似欲為鴛鴦逡巡不得避默然
 同寒蟬道逢採樵子中流得舟船竹筴當安車六夫共植
 有四肢與百骸屈曲如栝栲路人心為惻從者皆涕漣星
 奔不可止暮達城西阡畿卧野人蘆藉草為針氈詰朝從
 東渡始覺安且便人生豈無難此難何逆運重險復重險
 今年定何年聖世基岱嶽皇風扇坡延中興奮王業日月
 光重宣報國臣有志悔往不可前臣苦不如死一死尚可
 憐堂上大夫人鬢髮今猶玄江南昔卜宅嶺右今受墨首
 丘義皇皇倚門望惓惓波濤避江介風雨行淮壖北海轉
 萬折南洋泝孤鶩周游大夫蠶故浪大史遷倘復游吾盤
 終當畊我綿夫人生於世致命各有權慷慨為烈士從容
 為聖賢稽首望南拜著此泣血篇百年尚哀痛敢謂事已
 遒

北以高郵米擔濟維揚故自灣頭夜遺騎截諸津船
 魚鱗其一予是夜若非迷途四更可達壩所當一網
 無遺乃知一夕倉皇失道亦若有鬼神簸動於其間
 顛沛之餘雖幸不死何幸至此極也

至高沙

予倉皇至高沙驚魂靡定回思初四土圍中初二竹林
 裏幾死於是使果不免委骨草莽誰復知之

江南自好築金臺何事風花墮向淮若使兩遭豺虎手而
 今王也有誰埋

予至高沙奸細之禁甚嚴時予以籬為輪見者憐之又
 張慶血流滿面衣衫皆污人皆知其為過北不復以奸
 細疑然聞制使有文字報諸郡有以丞相來照城令覺
 察關防於是不敢入城急買舟去

發高沙

曉發高沙叶一航平沙漠漠水茫茫舟人為指荒烟岸南
 北今年幾戰場

平淮千里莽為丘墟自出高沙滿空曠高郵水 與濤
 頭通下海陵入射陽過連水皆其路也二月六日城子
 河一戰我師大捷人指某處是戰場

城子河邊委亂尸河陰血肉更稀微大行南北燕山外多
 少遊魂逐馬蹄

自至城子河積尸盈野水中流尸無數臭穢不可當上
 下幾二十里無間斷乃北以二月六日載奉使柳岳洪
 雷震併輜重俱北稽家莊擊其前高郵擊其腰北大喪
 敗柳岳死焉洪雷震今在高郵見說北入江淮惟此戰
 我師大勝

一日經行白骨堆中流失柁為心摧海陵棹子長狼顧水

有船來步馬來

是日經行戰場四顧聞然棹人心恙長恐灣頭有人出

來又恐岸上有馬來趕正荒急間偶然掩拆整極良又

危哉險哉

小泊稽莊月正弦莊官驚問是何船今朝哨馬灣頭出正

在青山大路邊

自高郵至稽家莊方有一團人家以水爲寨統制官稽

聳其子德潤請鄉舉其姪昌其館客蕭田人林希驥字

千里林孔時字願學皆銳意於事功者稽設醴甚至云

今早報灣頭馬出到城子河邊不與之相遇公福人也

爲之嗟嘆不置願學同德潤送予至秦州

稽莊即事

乃心王室故日夜奔南征蹈險寧追悔懷忠莫見明鷹聲

連水遠山色與天平枉作窮途哭男兒付死生

秦州

予至海陵問程趨通州凡三百里河道北與寇出沒其

間真畏途也

羈臣家萬里天日監孤忠心在坤維外身游坎蒿中長淮

行不斷苦海望無窮晚鵲傳佳好通州路已通

卜神

通州三百里茅葦也還無胡騎虎出沒山懸鬼嘯呼王陽
懷畏道阮籍淚窮途人物中與骨神明爲國扶

旅懷

北去通州號畏途固應孝子爲回車海陵若也容羈客騰

買菰蒲且寄居

天地雖寬靡所容長淮誰是主人翁江南父老還相念只

欠一帆東海風

昨夜分明夢到家飄飄依舊客天涯故園門掩東風老無

限杜鵑啼落花

懷則堂寶堂

二先生於予厚予之倦倦於二先生知二先生亦倦倦

於予也

白頭北使駕雙羈沙闊天長淡曉煙中夜想應發深省故

人南北地行僊

貴卿

貴卿與予同患難自二月晦至今日無日不與死爲鄰

平生交游舉自何在貴卿真吾異姓兄弟也

天高併地迥與子獨牢愁初作燕齊客今爲淮海游半生

誰俯仰一死共沉浮我視君年長相看比惠州惠州予弟壁也

憶大夫人

三生命孤苦萬里路酸辛屢險不一險無身復有身不忘
聖天子幾負大夫人定省今何處新來夢寐頻

即事

痛哭辭京闕微行訪海門久無鷄可聽新有虱堪捫白髮
應多長蒼頭小有存但令身未死隨力報乾坤

紀聞

九十春光好周流人鬼關人情輕似土世路險於山俯仰
經行處死生談笑聞近時最難得旬日海陵閑

聲苦

萬死奔波落一生飄零淮海命何輕近來學得趙清獻叫
苦時時數十聲

即事

船隻時聞鎖城孤日閉關驚心常有馬極目柰無山出路
相傳險行叢愈覺怪歸心風絮亂無奈一身閑

發海陵

自二月十一日海陵登舟連日候伴問占苦不如意會
通州六交自維揚回有弓箭可仗遂以孤舟於二十一

日早徑發十里驚傳馬在塘灣亟回晚乃解纜前途吉

凶未可知也

自海陵來向海安分明如渡鬼門關若將九折回車看倦

烏何年可得還

聞馬

二十一夜宿白蒲下十里忽五更通州下文宇馳舟而
過報吾舟云馬來來於是速張帆去荒迫不可言二十
三日幸達城西門鎖外越一日聞吾舟過海安未遠即
有馬至縣使吾舟遲發一時頃已為囚虜矣危哉

過海安來柰若何舟人去後馬臨河若非神物扶忠直世
上未應僥倖多

如臯

如臯縣隸有泰州朱省二者受北命為宰率其民棹道
路予不知而過之既有聞為之驚嘆

雄狐假虎之林臯河水腥風接海濤行客不知身世險

窅春麥送輕舸

聞謀

予既不為制鉞所容行至通州得謀者云鎮江府走了
文相公許浦一路有馬來捉聞之悚然為賦此

北來追騎滿江濱那更元戎按劍嗔不是神明扶正直
頭何處可安身

哭金路分憲

金憲以筆札往來吾門二十年性烈而知義不為下視

去年從予勤王補兩武資今春時授承信郎東南第六
正將贛州駐劄及予使北轉三官授江南西路兵馬都
監贛州駐劄予之北行也人情莫不觀望僚從皆散雖
親僕亦逃去惟應上下相隨更歷險難奔波數千里以
爲當然蓋委身以從死生休戚俱爲一人者至通州住
十餘日矣閏月五日忽伏枕命醫三四熱病增劇至十
一日午氣絕予哭之痛其歛也以隨身衣服其棺如常
翌日莖西門雪窖邊棺之上排七小釘又以一小板片
覆於七釘之上以爲記不敢求備者邊城無主恐貽身
後之禍異時遇便取其骨歸葬廬陵而後死者之目可
閉也傷哉傷哉爲賦二詩焚其墓前

我爲吾君役而從乃主行險夷寧異趣休戚與同情遇賊
能無死尋醫劇不生通州一丘土相望淚如傾

明朝吾渡海汝魄在它鄉六七年華短三千客路長招魂
情黯黯歸骨事茫茫有子應年長平生不汝忘

卷之四

懷楊通州

江波無奈暮雲陰一片朝宗只此心今日海頭覓船去始
知百煉是精金

喚渡江沙眼欲枯羈臣中道落崎嶇乘船不管千金購漁

父真成大丈夫

范叔西來變姓名緋袍曾感故人情而今未識春風面傾
蓋江湖話一生

仲連義不帝西秦拔宅逃來住海濱我亦東尋煙霧去扶
桑影裏看金輪

海船

海船與江船不同自狄難以來從淮入浙者必由海而
通爲孔道也由是海船發盡適三月間方有台州三薑
船至已爲曹大監鎮所雇通州有下文字自定回張少
保恰予之以一船亦是三月方到岸而予適來楊守遂
以此舟送予與曹大監俱南向使有薑船而無張少保
一舟予不能行有張少保而無薑船予又無伴不我先
後適有避殆神施鬼設而至也

海上多時斷去舟公來容易渡南州子胥江上逢漁父莫
是神明遣汝否

發通州

予萬死一生得至通州幸有海船以濟閏月十七日發
城下十八日宿石港同行有曹大監鎮兩舟徐新班廣
壽一舟舟中之人有識予者

孤舟漸漸脫長淮星斗當空月照懷今夜分明棲海角未

應便道是天涯

白骨叢中過一春東將入海避風塵姓名變盡形容改猶
有天涯相識人

淮水淮山阻且長孤臣性命寄何鄉只從海上尋歸路便
是當年不死方

石港

王陽真畏道季路漸知津山鳥喚醒客海風吹黑人乾坤
萬里夢烟雨一年春起看扶桑曉紅黃六六鱗

賣魚灣

賣魚灣去石港十五里許是日曹大監膠舟候潮方能
退

風起千灣浪潮生萬頃沙春紅堆蟹子晚白結蓋花故園
何時訊扁舟到處家狼山青兩點極目是天涯

即事

宿賣魚灣海潮至漁人隨潮而上買魚者邀而即之魚
甚平

飄蓬一葉落天涯湖際青紗日未斜好事官人無勾當呼
童上岸買青鰕

北海口

淮海本東海地於東中云南洋北洋北洋入山東南洋

入江南入越江南而經北洋者以楊子江中渚沙為北
所用故經道於此復轉而南蓋遼繞數千里云

滄海人間別一天只容漁父釣蒼煙而今塵起樓臺處亦
有此來番漢船

出海

二十一夜宿宋家林泰州界二十二日出海洋極目皆
水水外惟天大哉觀乎

一團蕩漾水晶盤四畔青天作護闌著我扁舟了無礙分
明便作混淪看

水天一色玉空明便似乘槎上大清我愛東坡南海句茲
游奇絕冠平生

漁舟

二十八日乘風行入通州海門界午拋泊避潮忽有十
八舟上風冉冉而來疑為暴客四船戒嚴未幾交語而
退是役也非應對足以禦侮即為魚矣危乎殆哉

一陣飛帆破碧烟兕即驚餌理弓弦舟中自信婁師德海
上誰知魯仲連初謂悠揚真賊艦後聞欸乃是漁船人生
漂泊多磨折何日山林清晝眠

楊子江

自通州至楊子江口兩潮可到為避渚沙及許浦顧諸

從行者故繞去出北海然後渡揚子江

幾日隨風北海游回從揚子大江頭臣心一片磁針石不
指南方不肯休

使風

渺渺茫茫遠愈微乘風日夜趨東歸半醒半困模糊處一
似醉中騎馬飛

蘇州洋

一葉漂搖揚子江白雲盡處是蘇洋便如伍子當年苦只
少行頭寶劍裝

過揚子江心

大海中一條自揚子江直上淡者是此乃長江盡處橫
約百二十里吾舟乘風過之一時即鹹水

耿耿乘風出海門一行淡水帶潮渾長江盡處還如此何
日眠山看發源

入浙東

金鰲山在台州界高宗皇帝曾憺舟于此寺藏御書四
明既陷不知天台存亡憂心如擣見於此詩

厄運一百日危機九十遭孤蹤落虎口薄命付鴻毛漠漠
長淮路茫茫巨海濤驚魂猶未定消息問金鰲

夜潮

雨惡風停夜色濃潮頭如屋打孤蓬漂零行路卅心苦夢
裏一聲何處鴻

亂礁洋

自北海渡揚子江至蘇州洋其間最難得山僅得蛇山
洋山大小山數山而已自入浙東山漸多入亂礁洋青
翠萬疊如畫園中在洋中者或高或低或大或小與水
相擊觸奇怪不可名狀其在兩傍者如岸上山叢山實
則皆在海中非有畔際是日風小浪微舟行石間天巧
捷出令人應接不暇殆神僊國也孤憤愁絕中爲之心
廣目明是行爲不虛云

海山僊子國邂逅寄孤蓬萬象盡圖裏千崖玉界中風搖
春浪軟礁激暮潮堆雲氣東南容龍騰上碧空

夜走

舟入東海報者云前有賊船行十數里報如前望見十
餘舟張帆喚口意甚惡稍人亟取靈山巖路避之一夕
推船極其荒迫際曉幸得脫去

鯨波萬里送歸舟倏忽驚心欲白頭何處藉衣操劍戟同
時黃帽理兜鍪人間風雨真成夢夜半江山總是愁鴈蕩
雙峯片雲隔明朝躡屩作清游

綠漪堂

予自海舟登台岸至城門張氏家蓋國初名將永德之
後主人號哲齋闢堂教子扁綠綺為賦八句

義方堂上看窓戶翠玲瓏裏雲壇月席間洪水風清聲
隨地到宜節與天通疑王森如笋干霄雨露功

過黃巖

予至淮即變姓名及天台境哲齋張為予覓綠綺詩予
既賦題云清江劉洙書此過黃巖寄二十字

魏睢變張祿越蠹改陶朱誰料文山氏姓劉名是朱

至温州

萬里風霜鬢已絲飄零回首壯心悲羅浮山下雪來未楊

子江心月照誰稱謂虎頭非貴相不圖羝乳有歸期乘潮
一到中川寺暗讀中興第二碑

長溪道中和張自山韻

朝風連地吼江雨帶天流宮殿扇春伏衣冠鎖月遊傷心
今北府遺恨古東洲王氣如川至龍興海上州東州常州也

夜靜吳歌咽春深蜀血流向來蘇武節今日子長游海角
雲為岸江心石作洲丈夫竟何事底用泣神州

和自山

去年予陷北自山自京寄詩時予已南歸不及領今明
成誦追和作彼時語痛定思痛痛不可當

春晚傷為客月明思見君我方慕蘇武誰復從田文簪
夾紅日鴉聲連白雲琵琶漢宮曲馬上不堪聞

林附祖

林附祖福州秀才去年三月四日在無錫道中忽為數
酋擒去指為文相公云你門年四十頭戴笠身著皂脚
穿黑靴文書上載了你門如何不是縛至京口辦煞
後得釋附祖名元龍至南劍為予言

畫影圖形正捕風書生薄命入且中胡兒一似冬烘眼錯
認顏標作魯公

呈小村

予自劍進汀小村過清流來迎不圖此生復相見
萬里飄零命羽輕歸來喜有故人迎雷潛九地聲元在月
暗千山魄再明疑是倉公回已死恍如羊祜說前裴園
相對真成夢清酒浩歌雙劍橫

二月晦

元年二月晦予從鎮江脫北難險阻艱難于今再見什
春下瀚追感墮淚八句

寒上明妃馬江頭漁父船新警誰共雪舊夢不堪圓恨
常千古浮生又一年何時暮春者还我浴沂天

有感呈景山校書諸丈

北風吹春草陽鳥日已至天時豈云爽人事胡乃異三月
方皇皇衣冠道如墜棟挽榱桷折木顛楨榦悴大者懷端
憂焦頭求室燬小者嗟行役泥塗跋其尾長平與新安露
齒如櫛比賦分本爾殊適與天時值哲人處明夷致命以
遂志但令守吾貞死生浩無愧

印事

去年傷北使今日嘆南馳雲濕山如動天低雨欲垂征夫
行未已游子去何之正好王師出崆峒麥熟時

所懷

世途嗟孔棘行役苦期頽良馬比君子清風來故人相看
千里月空負一年春便有桃源路吾當少避秦

自嘆

草宿披霄露松餐立晚風亂離嗟我在艱苦有誰同祖述
關河志程嬰社稷功身謀百年事宇宙浩無窮

補遺

題蘇武忠節圖有序

余在京口城外日夜求脫不得問謝村去平江欲逃又不
果至鎮江事益急議趣真州余杜密謀杜云事濟萬
幸不幸謀泄當死死有怨乎余指心自誓云死靡悔且
辦七首事懼不濟挾以自殺杜云亦請以死自效於是

計遂定既至真州城下問者群至告以余在鎮江走脫
城子諸校皆出既延入城笛守遂見語國事移時感慨
流涕即往住清邊堂時從亡者始至也引至直司樓身
上所藏軍器既無他然後見信防閑嚴密如此向使一
疑字橫於胸中閉門不納天地茫茫何所歸宿嗒其危
哉苗守袖出李龍眠畫蘇武忠節圖求余詠題撫卷
凄涼浩氣憤發使人慷慨激烈有去國思君之念矣遂
賦三詩書于卷後時丙子三月二日也文天祥執筆于
清邊堂之寓舍

忽報忠圖紀歲華東風吹淡落天涯蘇卿更有歸時國老
相兼無去後家烈士喪元心不易達人知命事何嗟生平
愛覽忠臣傳不為吾身亦陷車

獨伴羝羊海上遊相逢血淚向天流忠真已向生前定老
節須從死後休不死未論生可喜雖生何恨死堪憂甘心
賣國人何處曾識蘇公義膽不

漠漠愁雲海戍迷十年何事望京師李陵罪在偷生日蘇
武功成未死時鐵石心存無鏡變君臣義重與天期縱饒
夜久胡塵黑百煉丹心涅不緇

文山先生全集卷之十三終

文山先生全集卷之十四

別集

指南後錄卷之一上

過零丁洋

苦遭逢起一經干戈落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風拋絮身
世飄搖雨打萍惶恐灘頭說惶恐零丁洋裏歎零丁人生
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上巳日張元帥令李元帥過船請作書招諭張少保投
拜遂與之言我自救父母不得乃教人背父母可乎書
此詩遺之李不能強持詩以達張但稱好人好詩竟不
能通

元夕

南海觀元夕茲遊古未曾人間大競渡水上小燒燈世事
爭強弱人情尚廢興孤臣腔血滿死不愧廬陵

懷趙清逸

匡海真何地驅來坐戰場家人半分合國事决存亡一死
不足道百憂何可當故人髯似戟起舞為君傷

二月六日海上大戰國事不濟孤臣天祥坐北舟

中向南慟哭為之詩曰

長平一坑四十萬秦人歎欣趙人怨大風揚沙水不流為
楚者樂為漢愁兵家勝負常不一紛紛干戈何特畢必有

天吏將明威不啻殺人能一之我生之初尚無疾我生之
後遭陽九厥角稽首併二州正氣掃地山河羞身為大臣

義當死城下師盟愧牛耳問關歸國洗日光白麻重宣不

敢當出師三年勞且苦只尺長安不得親非無虜虎士如

林一日不戈為人擒樓船千艘下天角兩雄相遭爭奮搏

古來何代無戰爭未有鋒鏑交滄溟遊兵日來復日徃相

持一月為鷓鴣南人志欲扶崑崙北人氣欲黃河吞一朝

天昏風雨惡炮火雷飛箭星落誰雌誰雄頃刻分流屍漂

血洋水渾昨朝南船滿厓海今朝只有北船在昨夜兩邊

桴鼓鳴今朝船船軒睡聲北兵去家八千里推牛醢酒人

人喜惟有孤臣雨淚垂冥冥不敢向人啼六龍杳靄知何

處大海茫茫隔煙霧我欲借劍斬佞臣黃金橫帶為何人

又六噫

颼風起兮海水飛噫文武盡兮火德微噫鷹鷂相擊兮靡
所施噫鴻鵠欲舉兮將安歸噫權歌中流兮任所之噫獨
抱春秋兮莫我知噫

言志

九垓化為甍億醜俘為虜既不能變姓名卒於吳又不能
髡鉗奴於魯遠引不如四皓翁高蹈不如仲連父冥鴻墮
繒繳長鯨陷網罟鷄燕上下爭誰何樓蟻等閑相爾汝狼

藉山河歲云杪飄零海角春暮百年落落生涯盡萬里
遙遙行役苦我生不辰逢百罹求仁得仁尚何語一死鴻
毛或泰山之輕之重安所處婦女低頭守巾幗男兒嚼齒
吞刀鋸殺身慷慨猶易免取義從容未輕許仁人志士所
植立橫絕地維屹天柱以身殉道不苟生道在光明照千
古素王不作春秋廢歌蹄鳥跡交中土閔位適在三七間
禮樂終當屬真主李陵衛律罪通天遺臭至今使人吐種
爪東門不可得暴骨匈奴因其所平生讀書爲誰事臨難
何憂復何懼已矣夫易簣不必如魯參結纓猶當效子路

南海

場來南海上人死亂如麻腥浪拍心碎颼風吹鬢華一山
還一水無國又無家男子千年志吾生未有涯

有感

海闊龍深蟄山空鳥雜鳴花隨春共去雲與水俱行壯士
千年志征夫萬里程夜涼看星斗何處是攬棺

張元帥謂子國已亡矣殺身以忠誰復書之予謂

商非不亡夷齊自不食周粟人臣自盡其心豈論

書與不書張爲改容因成一詩

高人名若堯烈士死如歸智戒猶吞炭高亡正採薇豈因
徵後福其肯蹈危機萬古春秋義悠悠雙淚揮

登樓

茫茫地老與天荒如此男兒鐵石腸七十日來浮海道三
千里外望江鄉萬鴻尚覺心期闊塞馬何堪腳跡長獨自
登樓時柱頰山川在眼淚浪浪

海上

天邊青鳥逝海上白鷗馴王濟非疑叔陶潛豈醉人得官
須報國可隱即逃秦身事益棺定挑燈看劍頻

贛州

滿城風雨送淒涼三四年前此戰場遺老猶慙愧蜂蟻故
交已久化豺狼江山不改人心在宇宙方來事會長翠玉
樓前天亦泣南音半夜落滄浪

指南後錄卷之一下

出廣州第一宿

越王臺下路搔首歎萍蹤城古都招水山高易得風鼓聲
殘雨後塔影暮林中一椽連營火山同河不同

英德道中

海近山如沃行深屋半蕪乾坤正風雨軒冕總泥途自歎
鷲肩薄誰憐鶴影孤少年狂不醒夜夜夢伊吾

晚渡

青山圍萬壘流落此何邦雲靜龍歸海風清馬渡江汲滯

供茗椀編竹當蓬窓一井沙頭月羈鴻共影雙

珊瑚吟

南方有珍禽鳴聲天下奇毛羽黑如漆兩臉炭瘡瘡脂燕趙佳公子籠檻以自隨童子重丁寧飲食必以時特獻上林苑來巢萬年枝待之豈少思不免加紮維珊瑚真珊瑚碎琢良自悲中原寒氣深風土非所宜

和中甫端午韻不依次

黃茅古道外羸馬發南州有客喚齊魯何人念楚囚歲年付流水風雨滿滄洲手把菖蒲看黑頭非所求

又呈中齋

風雨羊腸道飄零萬死身牛兒朝共載木客夜為隣瘦子江南夢蘇郎海上貧悠悠者晚渡誰是濟川人

又

萬里論心脫相看慰亂離舟成俄已化壁碎尚無緝禾黍西原夢川原落日悲斯文今已矣來世以為期

竹間

倦來聊歇馬隨分此青山流水竹千箇清風沙一灣乾坤醒醉裏身世有無間客路真希絕淨生半日閑

越王臺

登臨我向亂離來落落千年一越臺春事暗隨流水去潮

聲空逐暮天迴煙橫古道人行少月墮荒村鬼哭哀莫作楚囚愁絕看舊家歌舞此街五

南華山

北行近千里迷復忘西東行行至南華忽忽如夢中佛化知幾塵患乃與我同有形終歸滅不滅惟真空笑看曹溪水門前坐松風六祖禪師真身蓋數百年矣為亂兵封其心肝乃知有患難佛不免况人乎

南安軍

梅花南北路風雨濕征衣出嶺誰同出歸鄉如不歸山河千古在城郭一時非饑死真吾志夢中行採薇

黃金市

閉蓬絕粒始南州我過青山欲首丘逡巡應無兒女態夷齊肯作稻粱謀人間早見黃金市天上猶遲白玉樓先子神遊今二紀夢中揮淚灑松楸

萬安縣

青山曲折水天平不是南征是北征舉世更無巡遠死當年誰道甫申生遙知嶺外相思處不見灘頭皇恐聲傳語故園猿鶴好夢回江路月風清

泰和

書生曾擁碧油幢耻與群兒共豎降漢節幾回登快閣楚囚今度過澄江丹心不改君臣誼清淚難忘父母邦惟有

卿人知我瘦下帷絕粒坐蓬窓

蒼然亭

風打船頭繫夕陽亭前老子舊胡床青牛過去關山動白
鶴歸來城郭荒忠節風流落塵土英雄遺恨滿滄浪故園
水戶應無恙江上新松幾許長

別里中諸友

青山重回首風雨暗啼猿楊柳溪頭釣梅花石上尊故人
無復見烈士尚誰言長有歸來夢衣冠滿故園

發吉州

已卯六月初一日蒼然亭下楚囚立山河顛倒紛雨泣已
亥七夕此何夕煌煌斗牛劍光濕戈鋌慧雲雷電擊三百
餘年火爲德須臾風雨天地黑皇綱解紐地維折妾婦偷
生自爲賊英雄扼腕怒髮赤貫日血忠死窮北首陽風流
落南國正氣未亡人未息青原萬天光赫赫大江東去日
夜白

臨江軍

江岸今多齒城居昔屢焚市人半僮父豎子亦將軍蛟哭
金洲雨猿啼玉觀雲周郎墳土上回首淚成痕

予始至南安即絕粒爲告祖櫛文別諸友詩遣孫禮取
黃金市笠岸馳歸約六月二日復命於吉城下予以心

事白諸幽明即瞑目長往含笑入地矣乃水盛風駛前
一日達廬陵孫禮期不至予且行忍死以待垂至豐城
忽有見孫禮於他舟乃悟竟不曾往爲之痛哭流涕暮
始見主者取孫禮還舟明早遂送之豐城縣縱其自便
追之不可及矣予至是不食已八日若無事然私念死
廬陵不失爲首丘今使命不達委身荒江誰知之者蓋
少須臾以就義乎復飲食如初昔讀左傳申包胥哭秦
庭七日勺飲不入口亦不聞有它乃知饑踏西山非一
朝之積也予嘗服腦子二兩不死絕食八日又不死竟
不曉其何如從者七人或逃或死或逐今僅存一人曰
劉崇楚囚之况宜哉

隆興府

半生幾度此登臨流落而今雪滿簪南浦不知春已晚西
山但覺日初陰誰憐龜鶴千年語空負鵬鴉萬里心無限
故人簾雨外夜深如有廣陵音

湖口

江湖一都會宇宙幾興亡走馬蘆林外買魚茅舍傍南人
擘快槳北客坐危檣江水交岷水東流日夜長

安慶府

風雨宜城路重來白髮新長江還有險中國自無人梟鏡

蕃遺育鱣鯨螫怒鱗泊船休上岸不忍見遺民

池州

五老湖光遠九華山色昏南冠前進士北卻故將軍芳草
江頭路斜陽郭外村匆匆十年夢故國黯銷魂

魯港

方誇金塢築豈料玉床搖國鉢真三代江流舊六朝鞭撻
能幾日瓦斛不崇朝千古燕山恨西風捲怒潮

采石

不上峩眉二十歲重來為墮山河淚今人不見虞允文古
人曾有樊若水長江闊處平如驛况此介然衣帶窄欲從
謫仙捉月去安得然犀照神物

建康

金陵古會府南渡舊陪京山勢猶盤礴江流已變更健兒
徙幽土新鬼哭臺城一片清溪月偏於客有情

金陵驛

草合離宮轉夕暉孤雲飄泊復何依山河風景元無異城
郭人民半已非蒲地蘆花和我老舊家燕子傍誰飛從今
別却江南日化作啼鴉帶血歸

萬里金甌失壯圖衮衣顛倒落泥塗空流杜宇聲中血半
脫驪龍領下鬚老去秋風吹我惡夢回寒月照人孤千年

成敗俱塵土消得人間說丈夫

懷忠襄

平生王佐心世運蹉衰末齊虜誰復封楚囚詎當脫金陵
雖懷古尚友在風烈烈哀忠侈遺廟夫子我先達

早秋

隻影飄零天一涯千秋搖落欲何之朝看帶緩方憊瘦夜
怯衾單始覺衰眼東游從驚死別夢中兒女慰生離六朝
無限江山在搔首斜陽獨立時

睡起

堂堂孤影起聞鷄風起高樓敲角悲江海無情遊子倦歲
年如夢美人遲平生管鮑成何事千古夷齊在一時坐久
日斜庭木落浮雲滅沒漏朝曦

中秋

不教收骨瘡江邊驅向胡沙看去鞭撻奪官袍空獨步新
食官飯飽孤眠客程恰與秋天半人影何如月倍圓猶是
江南佳麗地徘徊把酒看蒼天

南唐軍和東坡醉江月

廬山依舊淒涼處無限江南風物空翠晴嵐浮汗漫還障
天東半壁鴈過孤峯依歸老嶂風急波翻雪乾坤未歇地
靈尚有人傑堪嗟飄泊孤舟河傾斗落客夢催明發南浦

聞雲連草樹回首旌旗明滅三十年來十年一過空有星
星髮夜深愁聽胡笳吹徹寒月

和中齋韻 過吉作

功業飄零五丈原如今局促傍誰較倪首北去明妃淚啼
血南飛望帝魂骨肉凋殘唯我在形容交盡只聲存江流
千古英雄恨蘭作行舟柳作樊

再和

見說黃沙接五原飄零隻影向南轅江山有恨銷人骨風
雨無情斷客魂淚似空花千點落鬢如碩果數根存肉飛
不起真堪歎江水爲籠海作樊

和友人

落落南冠過故都近來我意亦忘吾騎來驛馬身如寄遺
去家書字亦無景伯未囚先立後嵇康縱死不爲孤江南
只有歸來夢休問田園蕪不蕪

驛中言別友人

水天空闊恨東風不惜世間英物蜀鳥吳花殘照裏忍見
荒城頽壁銅雀春情金人秋淚此恨憑誰雪堂堂劍氣斗
牛空認竒傑那信江海餘生南行萬里屬扁舟發正爲
鷗盟留醉眼細看濤生雲滅睨柱吞虜回旗走懿千古衝
冠髮伴人無僕秦淮應是孤月

和

乾坤能大算蛟龍元不是池中物風雨牢愁無着處那更
寒魚四壁橫梨題詩登樓作賦萬事空中雪江流如此方
來還有英雄堪笑一葉飄零重來淮水正涼風新發鏡裏
朱顏都變盡只有丹心誰滅去去龍沙向江山回首青山
如髮故人應念杜鵑枝上殘月

懷中甫

時中甫以病留金陵天慶觀

久要何落落末路重依依風雨連丘冢泥塗滿客衣人間
龍虎變天外燕鴻遠死矣煩公傳北方人是非

行宮 中齋日

十里宮牆一聚塵天津晚過客愁新花啼杜宇歸來血樹
掛蒼龍脫去鱗福德儻存終有晉秣陵未改已無秦秋風
禾黍空南北見說銅駝會笑人

旌底秦淮一水長幾多客淚洒斜陽江流本是限南北地
氣何曾減帝王臺沼漸荒基歷落鶯花猶在竟凄涼青天
畢竟有情不舊月東來失女牆

廣齋謂柳和王昭儀

謂江紅韻惜未之見爲賦一

關中齋作

王母仙桃親曾醉九重春色誰信道鹿麝花去浪翻鰲闕
眉鎖嬌娥山宛轉鬢梳墮馬雲歌側恨風沙吹透漢宮衣

餘香歇○霓裳散庭花滅斜陽燕應難說想春深銅雀臺
殘啼血空有琵琶傳出塞更無環佩鳴歸月又爭知有客
夜悲歌壺敲缺

和王夫人滿江紅韻以庶幾后山妾薄命之意

燕子樓中又推過幾番秋色相思處青年如夢乘鸞仙關
肌玉暗銷衣帶緩淚珠斜透花鈿側最無端蕉影上窓紗
青燈歇○曲池合高臺滅人間事何堪說向南陽阡上滿
襟清血世態便如翻覆兩妾身元是分明月笑樂昌一段
好風流菱花缺

代王夫人作

試問琵琶胡沙外怎生風色最苦是姚黃一朶移根仙關
王母惟闌瑤宴罷仙人淚滿金盤側聽行宮半夜雨淋鈴
聲聲歇○彩雲散香塵滅銅駝恨那堪說想男女慷慨嚙
穿銀血回首昭陽離落日傷心銅雀迎新月筭妾身不願
似天家金甌缺

王夫人詞

太夜芙蓉全不是舊時顏色嘗記得恩承雨露玉堦金闕
名播蘭麝妃后裏鞦韆連臉君王側忽一朝鞞鼓揭天來
繁華歇○龍虎散風雲滅今古恨憑誰說顧山河百二淚
流襟血驛館夜驚塵土夢官車曉轉關山月若婦娥於我

肯相容從圓缺王夫人至燕題驛中云云
中原傳誦惜末句少商量

浪淘沙中齋

疎雨洗天晴枕簟涼生井梧一葉做秋聲誰念客身輕似
華千里飄零○憂斷古臺城月淡潮平便携酒訪新亭不
見當時王謝宅煙草青青

東海集序

東海集者友人客海南以來詩也海南詩而曰東海集者
何魯仲連天下士友人之志也友人自為舉于時已大肆
力於詩於諸大家皆嘗登其門而涉其流其本贍其養銳
故所詣特深到余嘗評其詩渾涵有英氣鍛鍊如自然美
則美矣猶未免有意於為詩也自喪亂後友人望其家避
地遊官嶺海而全家燬於盜孤窮流落困頓萬狀然後崖
山除禮部侍郎中且權直學士矣會南風不競御舟漂散
友人倉卒蹈海者再為北軍所鈎致遂不獲死以至今
凡十數年間可驚可愕可悲可憤可痛可悶之事友人備
嘗無所不至其慷慨感慨之氣結而不信皆於詩乎發之
蓋至是動乎情性自不能不詩杜子美夔州柳子厚柳州
以後文字也余與友人年相若又同里閭以斯文相好然
平生落落不相及及居楚囚中而友人在行同患難者數
月其自五羊至金陵所賦皆予目擊或相唱和時余坐金

陵驛無所作爲乃取友人諸詩筆之於書與相關者并附
爲後之覽者因詩以見吾二人之志其必有感慨於斯已
卯七月壬申文天祥叙

送行中齋三首

秋風脫正烈客衣早知寒把衣不能別更盡此日歡出門
一萬里風沙浩漫漫豈無兒女情爲君思汎瀾百年有時
盡千載無餘觀明明君臣義公獨爲其難願持卅一寸寫
入青琅玕會有撫卷人孤燈起長歎

神龍蕩失水馴擾終未得威鳳雖在藪肯顧鷄鶩食所以
古之人受變心不易毫釐已遷周西山竟肌瘠豫子身自
漆長弘血成碧何嘗怨廢興而或二心跡堅白不在縑羔
裘良自惜此誼公素明俗見或未識

嗟予抱區區疇昔同里閨過從三十年知心不知面零落
忽重逢家亡市朝變惻惻蹈海餘踽踽南冠殿劇談泥塗
際握手鞍馬倦依依斯文意苦恨十年晚魯仲偶不逢隨
世本非頽靈胥目未抉端欲詰所見及茲萬里別一夕腸
百轉余生諒須臾孤感橫九縣庶幾太尉事萬一中丞傳

此冊爲指南後錄第一卷下第二卷起八月二十四日
發建康終歲除有感尚有零丁洋諸詩及後錄本在惠
州合隸爲一卷而所恨者指南前錄叙號存而詩已不

完待卽弟姑據所存本使不泯於世一聯半句使天下
見之識其爲人卽吾死無憾矣况篇帙之多乎歲在庚
辰正月二十日文山履善甫書

指南後錄卷之二

予後錄詩以廣州至金陵爲第一卷今入淮以後爲

第二卷云

發建康八月二
十四日

賞心亭下路拍手唱吾歌樓外梁特塔城中秦氏河山
如夢耳天地奈愁何回首清溪曲長江一鴈過

江行有感二十
五日

蒲萄肥汗馬荆棘冷銅駝巫峽朝雲濕洞庭秋水波窮愁
空突兀暗淚自滂沱莫恨吾生悞江東才俊多

真州驛七十
日

山川如識我故舊更無人俯仰干戈跡往來車馬塵英雄
遺筭晚天地暗愁新北首燕山路淒涼夜向晨

望揚州

阮籍臨廣武杜甫登吹臺高情發慷慨前人後人哀江左
蓮陽運銅駝化飛灰二十四橋月楚囚今日來

維揚驛

三年別淮水一夕宿揚州南極山川古北風江海秋昭君

愁出塞王祭怕登樓千載英雄淚如今况楚囚

過邵伯鎮八日

今朝車馬地昔日戰爭場我有揚州鶴誰存邵伯崇一灣
流水小數畝故城荒回首江南路青山斷夕陽

高郵懷舊九日

借問曾遊處高沙第幾山潛行鷹攫道直上虎當關一命
虛空裏三年瞬息間自憐今死晚何復望生還

發高郵三十日

初出高沙門輕舫送城樓一水何曲折百年此綢繆北望
渺無際飛鳥翔平疇寒無入荒落日薄行人愁行行行湖
曲萬頃涵清秋大風吹檣倒如盪彭蠡舟欲寄故鄉淚使
入長江流篙人爲我言此水通淮頭前與黃河合同作滄
海漚踟躕忽失意拭淚淚不收吳會日已遠回首重悠悠
馳驅梁趙郊壯士何離憂吾道久矣東陸沈古神州我今
戴南冠何異有北投不能裂肝腦直氣摩斗牛但願光岳
合休明復商周不使殊方魄終爲異物羞

寶應道中

天關博南馮淮途長北驅甘棠成傳舍細柳作康衢田海
隨時變山河往日殊征袍共交繡夜壁一燈孤

淮安軍九日

楚州城門外白楊吹悲風纍纍死人塚死向鋒鏑中豈無
匹婦寃定無萬夫雄中原在其北登城望何窮

過淮河宿關石有感

北征垂半年依依只南土今晨渡淮河始覺非故宇江鄉
已無家三年一羈旅龍翔在何方乃我妻子所苦也無奈
何忽已置念慮今行日已近使我淚如雨我爲網常謀有
身不得顧妻孥莫望夫子兮莫望父天長與地久此恨極
千古來生業緣在骨肉當如故

發淮安九日

九月初二日車馬發淮安行行重行行天地何不寬烟火
無一家荒草青漫漫恍如泛滄海身坐玻璃盤時時逢北
人什伍扶征鞍云我戍江南當軍身屬官比人適具楚所
憂地少寒江南有遊子風雪上燕山

小清口初三日

乍見驚胡婦相嗟遇楚兵北來鴻鴈客南去駱駝輕芳草
中原路斜陽故國情明朝五十里錯做武陵行

桃源道中初四日

漠漠地千里垂垂天四圍隔溪胡騎過傍草野鷄飛風露
吹青笠塵沙薄素衣吾家白雲下都伴北人歸

桃源縣

清野百年久中原千里餘
火煙新聚落山水舊生涯
種麥十數畝誅茅千百家
我來行正倦何處覓桃花

崔鎮驛

萬里中原後北風
天正涼黃沙漫道路蒼耳滿
衣裳野闊人声小
日斜駒影長解鞍身似夢
遊子意茫茫

發崔鎮

初五日

高鴈空秋興寒
覺破曉眠淡烟白似海
野水碧於天興廢嗟何及
行藏信自然南人乍騎馬
北客半乘船

發宿遷縣

夜夢入星槎
曉行隨斗柄衣暖露自乾
鬢寒冰欲凝將軍戴鐵笠
壯士敲金鑿白眼
碧青天我生不有命

中原

中原方萬里明日是重陽
棄棗人家近蓬蒿客路長
引弓盧射鴈失馬為尋羊
見說今年旱青青麥又秧

望邳州

初六日

中原行幾日今日總見山
問山在何處云在徐邳間
邳州山徐州水項籍不還
韓信死龍爭虎鬪不肯止
煙草漫漫青萬里古來劉
季號英雄樊崇至今已千歲

徐州道中

初七日

彭城古官道日中十馬馳
咫尺不見人撲面黃塵飛
白頭

漢王縞素師美人燕罷項羽啼
一時混戰四十萬天昏地
黑睢水涸乃知大風揚沙失
白晝自是地利非天時漢王
倉皇問道西一兒一女嗟其
危太公呂后去不歸祖上寧
有生還時未央稱壽太上皇
巍然女媧帝中間終然富貴
自有命造物顛倒真小兒

彭城行

徐州彭城縣

連山四圍合呂梁貫其中
河南大都會政有項王宮
晉牧連揚豫虎視北方雄
唐時燕子樓風沉張建封
西望睢陽城只與汴水通
大平黃樓賦尚能想遺風
邇來百餘年正朔歸江東
遺民死欲盡莽然狐兔叢
我從南方來停驂撫遺蹤
故河昔潢潦荒城翳秋蓬
淒涼馬臺憔悴巨佛峯
滄海變桑田陵谷代不同
朝為朱門貴暮作行旅窮
乘除信物理感慨繫所逢
古來賢達人一醉萬慮空
如此獨異何悲風逐征鴻

燕子樓

自別張公子嬋娟不下樓
遂令樓上燕百歲稱風流
我遊彭城門來吊楚王
關問樓在何處城東草如
雪蛾眉代不乏埋沒安足
論因何張家妾名與山川
存自古皆有死忠義長不
沒但傳美人心不說笑人
色

戲馬臺

九月初九日客遊戲馬墓黃花弄朝露古人花飛埃今人
哀後人後人復今哀世事那可及淚落茱萸杯

發彭城

今朝正重九行人意遲遲回首戲馬墓野化發蕨蕪草埋
范增塚雲見樊噲旗時節正如此道路將何之我愛陶淵
明甲子題新詩白衣送酒來把菊卧東籬

沛歌 山東滕山沛
縣初十日

秦世失其鹿豐沛發龍顏王侯與將相不出徐濟間當時
數公起四海王氣閉至今尚想見虹光照人寰我來千載
下吊古淚如潛白雲落荒草隱隱芒碭山黃河天下雄南
去不復還乃知盈虛故天道如循環盧王舊封地今日殺
函關

歌風臺

長陵有神氣萬歲光如虹有時風雪變魂魄來沛宮壯哉
游子卿一覽萬宇空擊筑戒復隍帝業慎所終重瞳愛梁
父此情豈不同錦衣絢行畫丈夫何淺中緬懷首丘意自
足分雌雄尚惜霸心存慷慨懷勇功不見往來事烹狗與
藏弓早知致兩生禮樂三代隆匹夫事已往安用責乃翁
我來湯沐邑白楊吹悲風求言三侯章隱隱聞兒童葉落
皆歸根飄零獨秋蓬登臺共悽惻目之南飛鴻

固陵道中三首

九天雲下垂一雨作秋色塵埃化泥塗原野轉蕭瑟十里
一雙埃孤兔卧荆棘見說數年來中州乍蘇息

茅舍荒涼舊固陵漢王城對楚王城徐州煙火連豐沛天
下還來屋角爭

固陵城下兩龍爭不見齊王來會兵勒取河山新分地項
王之後到韓彭

發魚臺 十二日

晨炊發魚臺碎雨飛擊面團團四野周冥冥萬象變疑是
江南山煙霧昏不見豈知此中原今古經百戰英雄化為
土飛霧洒如甸天寒日欲短游子淚如霰

自歎

瑟瑟秋風悲烈烈寒氣驕蒲柳先已零松柏何後凋天意
重肅殺造物無不銷強弱有異稟憂慮同一朝惟有南山
石千載一岩峩人苦不自足空羨王子喬

遠遊

黃河流活活太行高魏魏 山以東百 山以西鄒魯
盛文獻燕趙多雄姿右摩泰山碑左躡函谷泥郊鄰吊周
公曲阜拜宣尼或登廣武歎或上北邙悲平生幾兩屐汗
漫以為期絕交天下士要為男子首具會徧王業中原隔

遺黎安得與黃鶴比翼天上飛江河異風景擊楫感且歎
陽運遺百六興否俄推移棄田麥滄海楚囚祭孔悲我本
檻車客爲我解繫維青蠅附天驥萬里相追隨人生尚行
樂矧復新相知周道思下泉王風懷黍離富貴豈不顧憂
患那自持人命危且淺忽若朝露晞長恐折我軸中道欲
差池去我父母邦我行且遲遲聽我遠遊曲寄我長相思

六歌

有妻有妻出糟糠自少結髮不下堂亂離中道逢虎狼鳳
飛翩翩失其凰將雛一二去何方豈料國破家亦亡不忍
舍君羅襦蒙天長地久終茫茫牛女夜夜遙相望嗚呼一
歌兮歌正長悲風北來起徬徨

有妹有妹家流離良人去後携諸兒北風吹沙塞草凄窮
猿慘淡將安歸去年哭母南海湄三男一女同歎歎惟汝
不在割我肌汝家零落母不知母知豈有瞑目時嗚呼再
歌兮歌孔悲鶴鳴在原我何爲

有女有女婉清揚大者學帖臨鍾王小者讀字声琅琅朔
風吹衣白日黃一雙白璧委道傍鴈兒喙啄秋無梁隨母
北首誰人將嗚呼三歌兮歌愈傷非爲兒女淚淋漓

有子有子風骨殊釋氏抱送徐御雛四月八日摩尼珠榴
花岸錢絡繹禱蘭湯百沸香似酥歎隨飛電飄泥塗汝兄

十二騎鯨魚汝今知在三歲無嗚呼四歌兮歌以吁燈前
老我明月孤

有妾有妾今何如大者手將玉蟾餘次者親抱汗血駒晨
粧靚服臨西湖英英鴈落飄瑤瑤風花飛墜鳥嗚呼金莖
沈灑浮汙渠天摧地裂龍鳳殂美人塵土何代無嗚呼五
歌兮歌鬻紆爲尔逝風立斯須

我生我生何不辰孤根不識桃李春寒日短重愁人北
風隨我鉄馬塵初憐骨肉鍾奇禍而今骨肉相憐我汝在
北兮嬰我懷我死誰當收我骸人生百年何醜好黃梁得
喪俱草草嗚呼六歌兮勿復道出門一笑天地老

發潭口十三

吹面北風來拂鬢堅冰至軒冕委道途衣繡易稊屨百年
雜醜好始醉四方志浩歌激浮雲亭亭復攬轡羲馭幾會
停誰當掃幽翳

新濟州

借問新濟州徐鄆兄弟國昔爲大河南今爲大河北垂雲
陰萬里平原望不極百草盡枯死黃花自秋色時時見
樹青青雜阡陌路上無人行煙火渺蕭瑟車轍分縱橫過
者臨岐泣積潦派交衢霜蹄破叢棘江南寒未深銅爐歌
花赤爲知行路人鐵令衣裳温

汶陽道中 東平路汶陽縣十四日

積雨不肯霽行陸如涉川青稴曠我後白鴉覆我前我欲
正衣冠兩手如糾纏飛沫流破面代我泣涕漣鴻鴈紛南
翔遊子北入燕平楚渺四極雲風迷遠天昔聞濟上軍又
說汶陽田我今履其地吊古愴蒼煙男兒欲了事長虹射
寒泉

汶陽館

去歲營船隩今朝館汶陽海空沙漠漠河廣草茫茫家國
哀千古男兒慨四方老愧秋雨暗孤影照淋浪

自汶陽至鄆 十五日

渺渺中原道勞生數百非風雨吹打人泥濘飛上衣目力
去天短心事與時違夫子昔相魯侵疆自齊歸

來平館

憔悴江南客蕭條古鄆州雨聲連五日月色徹中流萬里
山河夢千年宇宙愁欲鞭劉豫骨煙草暗荒丘

發鄆州喜晴

烈風西北來萬竅號高秋宿雲蔽層空浮濛迷中州行人
苦沮洳道阻路且脩派澌被鞍鞞飛沫綴衣裘昏鴉接翅
落原野條以愁城郭何蕭條閉戶寒颼颼中宵月色滿餘
光散余稠余子戒明發飛霧霽郊丘微見扶桑紅隱隱如

沉浮身遊大荒野海氣吹蜃樓須臾剗當空六合開沈幽
千年厭顏色蒼翠光欲流大陽經天行大化不暫留輝光
何曾滅掩霽終當收嚴霜下豐草長歌夜悠悠明日東阿
道方軌驟驛駟

發東阿 十七日

東原深處所時或見人煙秋雨葉麻地春風桃李天會程
頻問快馬緩加鞭多少飛橋過噫吁是北船

宿高唐州 博州

早發東阿縣暮宿高唐州哲人達幾微志士懷隱憂山河
已歷歷天地空悠悠旅館一夜宿北風吹白頭

平原 十八日

平原太守顏真卿長安天子不知名一朝漁陽動鼙鼓大
河以北無堅城公家兄弟奮戈起一十七郡連夏盟賊聞
失色分兵還不敢長驅入咸京明皇父子將西狩由是靈
武起義兵唐家再造李郭力若論牽制公威靈哀哉常山
慷慨舌心歸朝廷氣不憚嘔嘔坎珂不得志出入四朝老
忠節當年幸脫安祿山白首竟陷李希烈希烈安能遽殺
公宰相盧杞欺日月亂臣賊子歸何處茫茫煙草中原土
公死于今六百年忠精赫赫雷行天

發陵州

中原似滄海萬頃與雲連大明朝東出皎月正在天
遠樹亂如點葉麻鬱蒼煙一雁入高空千鴉落平田
我行天地中如鑿磨上旋雨痕留故衣霜氣襲重
德健馬嘶北風潛魚樂深淵噫哉南方人面首空
自憐

歙州道中

三年戎服行五嶺文王會躋攀上崖磴厲揭滌瀟瀨
十步九崎嶇山水何破碎坐令管仲小自覺伯夷
隘乃今來中州萬里如一槩四望登原隰葉麻蔚
旆旆驛驛出清廟過柳真歷塊歷歷古戰場俯仰
生感慨吾常涉重湖東海際南海茲遊冠平生天
宇更宏大心與大虛際目空九圍內男兒不出居
婦人坐帷蓋反身以自觀須彌納一芥以此慶
死生超然萬形內

潭池河二首

過了長江與大河橫流數仞絕潭池蕭王麥飯
曾倉卒回首中天感慨多風沙睢水終亡楚草木
公山竟感秦始信潭池水合事世間興廢不由人

河間

夜宿河間恰家則翁寓焉因成三絕

空有丹心貫碧霄泮水亡國不崇朝小臣萬死無
遺愧

見天家十八朝

南歸鴈蕩報郎君老子精神健十分不為瀛洲復
相見呵戎綱隔萬山雲

江南車蓋走燕山老子旁觀袖手間見說新詩
題甲子桃源元只在人間

保州道中二首

昨日渡潭池今日望太行白雲何渺渺天地何
茫茫落葉混西風黃塵昏夕陽牛車過不住
羶屋行相望小兒騎蹇驢壯士駕乘黃高低
兼萬頃黑白草千行村落有古風人間無時
粧宋遼舊分界燕趙古戰場蚩尤亂涿野共
工謫幽邦郭隗致樂殺荆軻舞陽賦盧互反
覆安史迭披猖山川一今古人物幾興亡
江南佔畢生往來習羊腸天馬戴青蠅電
林馳康莊適從何有來如此醉夢鄉感時
意踟躕惜往淚淋漓浪厲階起玉環左計由
石郎天地行日月萬代乘景光晝夜果可
廢春秋誠荒唐吾生直須臾俯仰際八荒
來者不可見遠遊賦彷徨

保涿州三詩

趙太祖墓在保州二十九年
日起三十日到

我行保州塞御河直其東山川猶有靈佳氣何
鬱蔥願我巾車因厲氣轉秋蓬辦香欲往拜惆
悵臨長空

樓榭故宅近詠
縣三十里

我過梁門城樓榭在其北元德已千年青煙逐故宅道傍
為揮淚徘徊秋風客天下卧龍人多少空抱膝

涿鹿

我瞻涿鹿野古來戰蚩尤軒轅此立極玉帛朝諸侯歷歷
關河鴈隨風鳴寒秋邇來三千年王氣行幽州

過梁門

一金甌在雙雙鎮壁全土花開舊國風絮渡江船南北
分新統江淮號極邊更和天塹失回首慘啼鶻

白溝河

昔時張叔夜統兵赴勤王東都一不守羸馬還龍荒適過
白溝河裂毗鬚欲張絕粒不遺死仰天扼其吭群臣總奄
奄一土垂天光讀史識其地撫卷為淒涼我生何不辰異
世忽相望皇圖蓬陽九天墮滿飛堙引兵詣關下捧土障
瀾狂出使義不屈持節還中郎六飛獨南海金鉞將煌煌
武侯空威心出伴驚四方吾屬竟為虜世事吁彼蒼思公
有奇節一死何慨慷江淮我分地我欲投滄浪滄浪却不
受中原行路長初登項籍宮次覽劉季邦涉足河與濟回
首嵩與恒下車撫梁門上馬指樓榭戴星渡一水慘淡天
微茫行人為我言宋遼此分疆懸知公死處為公出涕滂

恨不持東芻徘徊官道傍我死還在燕烈烈同肝腸今我
為公哀後來誰我傷天地垂日月斯人未云亡文武道不
墜我輩終堂堂

懷孔明

斜谷事不濟得星殞營中至今出師表讀之淚沾習漢賊
明大義赤心貫蒼穹世以成敗論操懿真英雄

劉琨

中原蕩分崩壯哉劉越石連踪起幽并隻手扶晋室福華
天意乖匹碑生鬼域公死百世名天下分南北

祖逖

平生祖豫州白首起大事東門長嘯兒為遜一頭地何哉
戴若思中道奮矜臂豪傑事垂成今古為短氣

顏杲卿

常山義旗奮范陽嗚唳咽明雖一狼狽六飛入西川哥舒
降且拜公舌膏戈鋌人世誰不死公死千萬年

許遠

起師哭玄元義氣震天地百戰奮雄姿喬妾士揮淚睢陽
水東流雙廟垂百世當時今欲潮乃為賊遊說

過雪橋琉璃橋

小橋度雪度琉璃更有清霜滑馬蹄遊子衣裳如鐵冰殘

星荒店野鷄啼一作乳鳴鷄

指南後錄卷之三

予指南後錄第一卷起正月十二日賦零丁洋第二

卷起八月二十四日發建康今第三卷蓋自庚辰元

日為始文山履善甫序

五月二日生朝

北風吹滿楚冠塵笑捧蟠桃夢裏春幾歲已無籠鶴客去
年猶有送羊人江山如許非吾土宇宙奈何多此身不
生在何許靜中聊且養吾真

胡笳曲

庚辰中秋日水雲慰予囚所援琴作胡笳十八拍取

予疾徐指法良可觀也琴罷索予賦胡笳詩而倉卒

中未能成就水雲別去是歲十月復來予因集老杜

句成拍與水雲共商畧之益困囿中不能得死聊自

遣耳亦不必一一學琰語也水雲索予書之欲藏於

家故書以遺之浮休道人文山

風塵傾洞昏王室天地慘慘無顏色而今西北自反胡西
望千山萬山赤歎息人間萬事非破驅不異犬與鷄不知
明月為誰好來歲如今歸未歸

右一拍

獨立縹緲之飛樓高視乾坤又可愁江風蕭蕭雲拂地笛
聲憤怒哀中流鄰鷄野哭如昨日昨日晚晴今日黑蒼皇
已就長途往欲往城南忘南北

右二拍

三年奔走空皮骨三年笛裏關山月中天月色好誰看豺
狼塞路人煙絕寒刮肌膚北風利牛馬毛零縮如蝟塞上
風雲接地陰咫尺但愁雷雨至

右三拍

黃河北岸海西軍翻身向天仰射雲胡馬長鳴不知數衣
冠南渡多崩奔山木慘慘天欲雨前有毒蛇後猛虎欲問
長安無使來終日戚戚忍羈旅

右四拍

北度數有關中使飄飄遠自流沙至胡人高鼻動成群仍
唱胡歌飲都市中原無書歸不得道路只今多擁隴身欲
奮飛病在床時獨看雲淚沾臆

右五拍

胡人歸來血滿箭白馬將軍若雷電蠻夷雜種錯相于洛
陽宮殿燒焚盡干戈兵革闕未已魑魅魍魎徒為爾慟哭
秋原何處村千村萬落生荆杞

右六拍

憶昔十五心尚孩，莫怪頻頻勸酒杯。孤城此日腸堪斷，如何不飲令人哀。一去紫臺連朔漠，月出雲通雪山白。九度附書歸洛陽，故國三年一消息。

右七拍

只今年纔十六，七風塵在葦音書。絕胡騎長驅五六年，弊裘何管連百結。愁對寒雲雪滿山，愁看冀北是長安。此身未知歸定處，漂泊西南天地間。

右八拍

午夜漏聲催曉箭，寒盡春生洛陽殿。漢主山河錦繡中，可惜春光不相見。自胡之反持干戈，一生抱恨空咨嗟。我已無家尋弟妹，此身那得更無家。南極一星朝北斗，每依南斗望京華。

右九拍

今年膺月凍全消，天涯涕淚一身遙。諸將亦自軍中至，行人弓箭各在腰。白馬嚼齧黃金勒，三叉角弓兩斛力。胡虜趨濕高飛難，一箭正墜雙飛翼。

右十拍

冬至陽生春又來，口雖吟咏心中哀。長笛誰能亂愁思，呼兒且覆掌中杯。雲白山青萬餘里，壁立石城橫塞起。元戎小隊出郊坰，天寒日暮山谷裏。

右十一拍

洛陽一別四千里，邊庭流血成海水。自經喪亂少睡眠，手脚凍皸皮肉死。反鑲衙門守環堵，稚子無憂走風雨。此時與子空歸來，喜得與子長夜語。

右十二拍

大兒九齡色清徹，驪駒作駒已汗血。小兒五歲氣食牛，水壺玉鑑懸清秋。罷琴惆悵月照席，人生有情淚沾臆。離別不堪無限意，更爲後會知何地。酒肉如山又一時，只今未絕已先悲。

右十三拍

北歸秦川多鼓鼙，禾生隴畝無東西。三步回頭五步坐，誰家搗練風淒淒。已近苦寒月慘慘，中腸悲自恐。二男兒不得相追隨，去留俱失意。徘徊感生離，十年蹴踘將雛遠。目極傷神誰爲撻，此別還須各努力。無使霜露沾人衣。

右十四拍

寒雨颯颯枯樹濕，坐卧只多少。行立青春欲暮急，還鄉非關使者徵。求急欲別上馬身無力，去住彼此無消息。關塞蕭條行路難，行路難行益如棘。男兒性命絕可憐，十日不一見顏色。

右十五拍

乃知貧賤別更苦况我飄轉無定所心懷百憂復千慮世人那得知其故嬌兒不離膝哀哉兩决絕也復可憐人里甚盡嗚咽斷腸分手各風煙中間消息兩茫然自斷此生休問天看射猛虎終殘年

右十六拍

江頭宮殿鎖千門千家今有百家存面粧首飾雜啼痕教我歎恨傷精魂自有兩兒即忽在天一方胡塵暗天道路長安得送我置汝傍

右十七拍

事殊與極憂思集足繭荒山轉愁疾漢家山東二百州青是烽煙白人骨入門依舊四壁空一斛舊水藏蛟龍年過半百不稱意此曲哀怨何時終

右十八拍

上巳

予自丙子上巳日真州屏之城門外予今憂患通六年俯仰時節爲之慨然

昔自長淮樹去帆今從蕪蘆眺東南泥沙一命九分九風雨六年三月三地下故人那可作天涯遊子竟何堪便從缺死傷蓬幕面對西山已發慚

寒食

予不登丘隴拜清明寒食八年矣癸酉湖南甲戌乙亥章貢丙子淮東丁丑梅州戊寅麗江浦庚辰燕山獄中今辛巳猶未得死和上巳韻爲懷

苦海周遭斷去帆東風吹淚向天南龍蛇澤裏清明五燕雀籠中寒食三撲面風沙驚我在滿襟霜露痛誰堪何當歸骨先人墓千古不爲丘首慚

覽鏡見鬚髯消落爲之流涕

萬里飄零等一毫漕前風景恨滔滔淚如杜宇喉中血鬚似蘇卽節上旄今日形骸遲一死何來事業竟徒勞青山是我安魂處清夢時時賦大刀

讀赤壁賦前後二首

昔年仙子謫黃州赤壁磯頭汗漫遊今古興亡真過影乾坤俯仰一虛舟人間憂患何曾少天上風流更有不我亦洞簫吹一曲不知身世是蜉蝣

一笑滄波浩浩流隻鷄斗酒更扁舟八龍駕作詩中案孤鶴來爲蓋裏遊楊柳遠煙連北府葦花新月對南樓玉仙來往清風夜遠識江山似舊不

自歎

門掩牢愁白日過不應老子坐淒淒雖生得似無生好欲死其如不死何王蠟高風直可挹魯連大節豈容磨東流

不盡銅駝恨四海悠悠總一波

端午初度

死所初何怨生朝只自知頗懷常杖意忍誦哀我詩浮世百年夢高人千載期楚囚一杯水勝似九霞巵

向來松下鶴今日傍誰門夢見瑤池沸愁看玉墨昏所思多死所焉用獨生存可惜萑蒲老風煙滿故園

端午即事

五月五日午贈我一枝艾故人不可見新知萬里外丹心照風昔鬢髮日已改我欲從靈均三湘隔遼海

自述二首

當年嚼血灑銅駝風氣悠悠奈若何漢賊已成千古恨楚囚不覺二年過古今咸道天驕子老去忽如春夢婆試把睢陽雙廟看只今事業愧蹉跎

江南啼血送殘春漂泊風沙萬里身漢宋固應多死士周餘乃止一遺民乍看鬢少疑非我只要心存尚是人坐擁牢愁書眼倦上床伸脚任吾真

五月十七夜大雨歌

去年五月望流水滿一房今年後三夕大雨復沒床我辭江海來中原路茫茫舟楫不復見車馬馳康莊矧居園土中得水猶得葉忽如巨石浸倉卒殊徬徨明星尚未啓大

風方發狂叫呼人不磨宛轉水中央壁下有水穴群鼠走

踉蹌或如魚潑刺墊溺無所藏周身莫如物患至不得防

業為世間人何處逃禍殃朝來關溝道宛如决破塘盡室

泥濘塗化為糜爛場炎蒸迫其上臭腐薰其傍惡氣所侵

薄疫癘何可當楚囚欲何之寢食此一方

待仆且僵乾坤莽空闊何為此凉凉達人識義命此事關

綱常萬物方焦枯皇皇禱穹蒼上帝實好生夜半下龍章

但願天下人家家足稻梁我命渾小事我死庸何傷

先太師忌日二月二十八日

萬里先人忌呼號痛不天遺孤餘二紀曠祀忽三年永恨丘園隔遙憐弟妹圓義方如昨日地下想與然

築房子歌

自予居狴犴一室以自治二年二大雨地汗實成池園人為我惻奮土以築之築之可二尺宛然水中坻初運朽壤來臭穢恨莫追掩鼻不可近牛皂鷄于時須臾傳黑墳千杵鳴參差但見如坻平糞土不復疑乃知天下事不在論鐵基苟可掩耳目臭腐誇神奇世人所不辨羊質而虎皮大者莫不然小者又何知深居守我玄默觀道推移何時蟬蛻去忽與濁世違

有感

已矣勿復道安之如自然閑陪黃妳坐倦退白衣眠一死
知何地此生休問天惟哉茨野客宿果墮幽燕

正氣歌

予囚北庭坐一土室室廣八尺深可四尋扉低小
白間短窄汗下而幽暗當此夏日諸氣萃然雨潦四
集浮動床几時則爲水氣塗泥半朝蒸滯歷瀾時則
爲土氣乍晴暴熱風道四塞時則爲日氣管陰新發
助長炎虐時則爲火氣倉腐奇頓陳陳逼人時則爲
水氣駢肩雜選腥臊汗垢時則爲人氣或圍洏

屍或腐鼠惡氣雜出時則爲穢氣疊是數氣當

鮮不爲厲而予以孱弱俯仰其間于茲二年矣

是殆有養致然然爾亦安知所養何哉孟子曰吾善
養吾浩然之氣彼氣有七吾氣有一以一敵七吾何
患焉况浩然者乃天地之正氣也作正氣歌一首

天地有正氣雜然賦流形下則爲河嶽上則爲日星於人
曰浩然沛乎塞蒼冥皇路當清夷舍和吐明庭時窮節乃
見一一番丹青在齊太史簡在晉董狐筆在秦張良椎在
漢蘇武節爲嚴將軍頭爲嵇侍中血爲張睢陽齒爲顏常
山舌或爲遼東帽清操厲冰雪或爲出師表鬼神泣壯烈
或爲渡江楫慷慨吞胡羯或爲擊賊笏逆豎頭破裂是隨

所穿薄凜烈萬古存當其貫日月生死安足論地維賴以
立天柱賴以尊三綱實係命道義爲之根嗟予遘陽九隸
也實不力楚囚纓其冠傳車送窮北鼎鑊甘如飴求之不
可得陰房闖鬼火春院闕天黑牛驥同一皂鷄棲鳳凰食
一朝溼霧露分作溝中瘠如此再寒暑百沴自辟易嗟哉
沮如場爲我安樂國豈有他繆巧陰陽不能賊顧此耿耿
在仰視浮雲白悠悠我心悲蒼天曷有極哲人日已遠典
刑在夙昔風簷展書讀古道照顏色

七月二日大雨歌

燕山五六月氣候苦不常積陰縣五旬晷景淡無光天漏
比西極地溫等南方今何苦常雨昔何苦常暘七月二日
夜天工爲誰忙浮雲黑如墨颿風怒如狂滂沱至夜半天
地爲低昂勢如蛟龍出平陸俄懷裏初疑倒巫峽又似翻
瀟湘千門各已閉仰視天茫茫但聞屋側聲人力無支當
嗟哉此圜土占勝非高岡楮衣無容足南房并北房北房
水二尺聚立唯東箱在楛猶自可凜然覆穹墻嘈嘈復雜
雜悉汗流成漿張目以待旦沈沈漏何長南冠者爲誰獨
居沮如場此夕水盈滿浮動八尺床壁老如欲壓守者殊
皇皇我方射鼻睡逍遙帝鄉百年一大夢所歷皆黃梁
死生已劫破身世如遺忘雞鷄叫東白漸聞語聲揚論言

苦飄揚形勢猶倉黃起來立泥塗一笑褰衣裳遺書宛在
架吾道終未亡

詠懷

陰陽相烹然天地一釜瀟人生居其間便同肉在砧熟猶
以火燎温猶以湯滷一歲一煨煉老形忽駭駭吾生四十
六弱質本不任矧當五六年患難長侵尋子卿蒸羊節少
陵杜鵑心酷罰毒我膚深憂煩我襟嗟嗟夏涉秋天道何
其遙或時日杲杲或時雨淋淋方如坐蒸甑又似立烘煤
水火交相裨益熱與益深宛轉兒戲中日夜空呻吟何如
真鼎鑊殊我一寸金脫此寒暑教誰能復嘔噉

偶成

昨朝門前地寸裂今朝床下泥尺深人生世間一蒲柳豈
堪日夕復雨淋起來高歌離騷賦睡去細和梁父吟已矣
已矣尚何道猶有天地知吾心

移司郎事

自大雨後兵馬司墻壁頽落地皆沮洳囚不可居七
月五日移司官籍監予以詰朝行詩以記之

燕山積雨泥塞道大屋欹傾小成倒楮衣棘下無顏色倉
卒移司避流潦行行枉桮如貫魚憐我龍鍾遲明早我來
二十有一月若書下下幾一考夢回恍惚入新衙不知傳

舍何時了寄書痴兒了家事九牛一毛亦云小天門皇皇
虎豹立下土孤臣泣雲表莫令赤子盡為魚早願當空日
杲杲

不睡

頻搔白首強憂煎細雨青燈思欲顛南北東西三萬里古
今上下幾千年只因知事翻成惱未到放心那得眠眠不
識丁馬前卒隔床射鼻正陶然

宮籍監

兵馬司移寓宮籍監予監一室頗瀟酒明窓淨壁樹
影橫斜可愛也賦五絕

塵滿南冠歲月深雙移一室倚旃林天憐元是青山客分
與窓根兩樹陰

壁間頗自有龍蛇元是誰人小住家不似為囚似為客倚
空望斷暮天涯

曾過盧溝望塔尖今朝塔影接虛簷道人心事真方丈靜
坐日長雲滿簾

軍衙馬足起黃埃門掩西風夢正回自入燕闌人世隔階
牆忽送市聲來

新來窓壁頗玲瓏盡把前時臭腐空好醒元來都是幻籬
廬一付夢現中

還司即事

兵馬司苦於地窄其東偏有大宅官買之以廣治所
舊廳事遂為空閑七月十一日因自宮籍監悉歸徹
舊廳事之西有一室處予其間其地高燥而空涼蕭
然獨往寂無來人又一境界也五言八句二首

懷燕方如寄屠羊勿復旋霜枝空獨立雪窖已三遷漂泊
知何所道遙付自然庭空誰共語柱頰望青天

秋声滿南園一葉此飄蓬牆外千門迥庭皋四壁空誰家
驢吼月隔巷犬吠風燈暗人無寐沉沉夜正中

夜起二絕

惆悵高歌入睡卿夢中魂魄尚飛揚起來露立頻搔首夜
靜無風自在涼

三年獨立已成僧欲與何人說葛藤夜夜隔牆因叫佛三
生因果伴孤燈

還獄

予自宮籍監還兵馬司止予舊廳事西偏之室獄戶
既葺以八月七日復返故處向之所謂臭腐溫蒸依
然故在回視吾所挾亦浩然而獨存作古風一首

人情感故物百年多離憂棄下住三宿應者猶遲留矧茲
方丈室屏居二春秋夜眠與晝坐墮乎安楚囚自惟大雨

水園土俱盡舟此身委傳舍迂徒無定謀去之已旬月宮
室重綯繆今夕果何夕復此搔白頭恍如流浪人一旦歸
舊遊故家不可復故國已成立對此重回首汪然涕泗流
人生如空花隨風任飄浮哲人貴知命樂天復何求

偶賦

蒼蒼已如此梁父共誰吟神有忠臣傳床無壯士金收心
歸寂滅隨性過光陰一笑西山晚門前秋雨深

讀杜詩

平生蹤跡只奔波偏是文章被折磨耳想杜鵑心事苦眼
看胡馬淚痕多千年夔峽有詩在一夜采江如酒何黃土
一丘隨處是故鄉歸骨任蹉跎

感懷二首

文遊兵後似蓬飛流落天涯鵲繞枝唐室老臣唯我在柳
州先友託誰碑泥塗猶幸瞻佳士甘雨如何遇故知一死
一生情義重莫嫌收拾老牛屍

伏龍欲夾太陽飛獨柱擎天力弗支北海風沙漫漢節滄
溪烟胡暗唐碑書空已恨天時雨惜往徒懷國士知抱膝
對人復何語紛紛坐家卧為屍

先兩國初忌

九月初七日

北風吹黃花落木塞蕭颼哀哀我慈母玉化炎海秋日月

水東流音容隔悠悠小祥哭下邳大祥哭幽州今此復何
夕荏苒三星周嗟哉不肖孤宗職曠不脩昔母肉未寒委
身墮冠簪仰藥早云遂庶從地下遊大阿落人手死生不
自由南冠坐絕域大期落淹流白華下玄髮碧蘚生緇裘
心口自相語形影旁無儔空庭鬼火聞天黑對牢愁魚軒
在何處魂魄今安否兒女各北歸墳墓委南阪寒食雨凄
凄孟飯誰與投荆棘纏蔓草狐兔綠荒丘長夜良寂寞與
我同幽幽我心亦勞止我命實不猶昨夕夢堂上樂昔歡
網繆覺來尚恍惚血涕連衾裯晨興一瓣香痛如螫在頭
吾家白雲下萬里同關憂遙憐弟與妹几筵羅庶羞既傷
母在殯又念兄在囚兄囚不足念母亦為母謀三聖去已
遠穹垠莽洪流緬懷百世慮白骨共填溝冥冥先大夫鬱
鬱蒼松楸防山迄合塋瞑目復何求

重陽

萬里飄零兩鬢蓬故鄉秋色老梧桐鴈樓新月江湖滿燕
別斜陽巷陌空落葉何心定流水黃花無主更西風乾坤
遺恨知多少前日龍山如夢中

又三絕

世事濛濛醉不知南山秋意滿東籬黃花何故無顏色應
為元嘉以後詩

人間萬事轉頭空皂帽飄蕭一病翁不學孟嘉往落魄故
將白髮向西風

老來憂患易淒涼說到悲秋更斷腸世事不堪逢九九休
言今日是重陽

夜

秋光連夜色萬里客淒淒落木空山杳孤雲故國迷余寒
霜正下燈晚月平西夢過重城夢千門鷄亂啼

雨雲

秋色金臺路殷殷半馬蹄因風隨作雪有雨便成泥過眼
驚新夢傷心憶舊題江雲愁萬疊遺恨鷓鴣啼

偶成二首

燈影沉沉夜氣清朔風吹夢度江城覺來知打明鐘未忽
聽隣家叫佛聲

烏兔東西不住天平生奔走亦茫然向來執筆真堪笑爛
熯如今獨自眠

得兒女消息

故國斜陽草自春爭元作相總成塵孔明已負金刀志元
亮猶憐典午身骭離到頭方是漢媻媻更欲向何人癡兒
莫問今生計還種來生未了因

為或人賦

悠悠成敗百年中，笑看柯山局未終。
金馬勝遊成舊雨，銅駝遺恨付西風。
黑頭爾自誇江總，冷齒人能說褚公。
龍首黃扉真一夢，夢回何面見江東。

世事

世事孤鴻外，人生落日西。
棋湣詩興薄，書倦夢魂迷。
汨汨馳還坐，悠悠笑即啼。
一真吾自得，開眼總筌蹄。

新薦

斷鴈西江遠，無家寄萬金。
乾坤風月老，沙漠歲年深。
白去如夢青天知，此心素琴絃已絕不絕是南音。

小年

燕朔逢窮臘，江南拜小年。
歲時生處樂，身世死為緣。
鴉噪千山雪，鴻飛萬里天。
出門意寥廓，四顧但茫然。

除夜

乾坤空落落，歲月去堂堂。
末路驚風雨，窮邊飽雪霜。
命隨年欲盡，身與世俱忘。
無復屠蘇夢，挑燈夜未央。

壬午

丙子上巳前二日，予至真州，今俯仰六周星矣。撫時念事，爲之流涕，聊寫我心，質諸鬼神爾。

憶昔三月朔，歲在火鼠鄉。
朝登迎盜鎮，夜宿清邊堂。
于時金殿霧陽精，黯無芒胡羯。
犯彤宮，大戎升御床。
慘淡銅馳

泣威垂朱鳥，翔我欲疏河。
嶽借助金與湯，吾道率曠野。
統樹空傍徨，慷慨撫鰲背。
艱關出羊腸，扶日上天門。
隨雲拜東皇，祖邀普興晉。
卿歌義扶唐，人謀豈云及。
天命不干常，泗水沉洛鼎。
蘇立植汶篁，瑤官可敦后。
玉陛單于王，革命曠千古。
被髮絲入荒海流，忽西注。
天旋俄右方，嗟予俘爲敵。
萬里芳梯航，秋風上旣脫。
夜雪卧桁陽，南冠鄭大夫。
北窰蘇中，卽龍蛇共窟穴。
蟻連衣裳周旋，洩渤間宛轉。
沮如場漠漠，蒼天黑悠悠。
白日黃風埃，滿沙漠歲月。
趁星霜地下，雙氣烈獄中。
孤憤長唯存，葵藿心不改。
鐵石腸斷舌，奮常山扶齒。
厲睢陽此志已，溝壑餘命終。
岩墻夷吾不可作，此連久云亡。
王衍勸石勒，馮道朝德光。
末俗正靡靡，橫流已湯湯。
餘子不足言，丈夫何可當。
出門仰天笑，雲山浩蒼蒼。

生日

憶昔開居日，端二逢始生。
升堂拜親壽，擢衣接賓榮。
載酒出如去，江花相送迎。
詩歌和盈軸，鏗琴金石聲。
于時果何時，朝野方休明。
人生足自樂，帝力無能名。
譬如江海魚，水俱忘情詐。
知君父恩天地同，生成鹿頭忽墮地。
氛霧迷三精，黃屋朔風捲。
園林殺氣平，四海靡所購。
三年老于行，宿僚半蕩覆。
妻子同飄零，無幾哭慈母。
有頃遭潰兵，東兵

獻等帳囚首送空囹痛甚衣冠烈甘於萬鍊寧死生久已
定寵辱安足驚不圖坐羅網四見槐雲青朱顏日復少玄
髮益以星往事真蕉鹿浮名一草螢牢愁駕玄語初度感
騷經朝替蓬萊門暮涉芙蓉城忽復臨故國搖搖我心旌
想見家下人念我涕為傾交朋說嚙昔惆悵鷄豚盟空花
從何來為吾舞婢媵莫道無人歌時鳥不可聽達人貴知
命俗士空勞形吾生復安適柱頰觀蒼冥

端午

五月五日午薰風自南至試為問大鈞舉杯三酌地田文
當日生屈原當日死生為薜城君死作汨羅鬼高堂猴鬼
遊雍門終悲涕人命草頭露榮華風過不唯有烈士心不
隨水俱逝至今荆楚人江上年年祭不知生者榮但知死
者貴勿謂死可憎勿謂生可喜萬物皆有盡不滅唯天理
百年如一日一日或千歲秋風汾水辭春暮蘭亭記莫作
留連悲高歌舞槐翠

自歎三首

猛思身世事四十七年無鷓髮俄然在鷲飛久已租二兒
化成土六女掠為奴只有南冠在何妨是丈夫
北轍更寒暑南冠幾晦冥具家山時入夢妻子亦關情惆悵
心如失崎嶇命復輕適時命如此薄分矣三生

疾病連三次形容落九分幾成白宰相誰識故將軍暗生
羞紅日開眼想白雲蒼蒼竟何意未肯喪斯文

病目二首

近來煩惱障左目忽茫茫再政心雖碎劉伶醉未忘悶
天不應食日日何傷萬想由來假故拾太乙光
向來巖下電無故眩生花達磨面向壁盧仝 塌沙鑿
心欲碎鏡裏鬢空華何日看明月沈沈斗柄斜

有感

心在六虛外不知呀網羅病中長日過夢裏好時多夜
頻能坐時時亦自歌平生此光景回首笑呵呵

拾遺

早起

曉日半窓紅隣鷄振翼雄餘子貪慵睡佳人理髮蓬未
塵俗慮那免是非攻前山渾不見龍翠霧烟中

贈許拍溪惟

長風吹飛蒼清劒吟野草流光速代謝興懷令人老遊子
中夜起悠悠酣且歌明月委清照江湖秋涉多豈無臨瀟
魚亦有耶耶酒懷古招王孫登高重回首

文山先生全集卷之十四終

文山先生全集卷之十五

別集

吟嘯集

生朝二月初

客中端二日風雨送牢愁昨歲猶潘母今年更楚囚田園
荒吉水妻子老幽州莫作長生祝吾心在首丘

西仄吟

拔出金佩刀斫破蒼玉瓶千點紅櫻桃一團黃水晶下咽
頰除烟火氣入齒便作冰雪聲長安清富說卻平爭如漢
朝作公卿

石三峯為示十字云昔日乘龍貴今朝汗馬勞為

足六句

雲低昏海日風急沸洪濤昔日乘龍貴今朝汗馬勞統綺
汗塵上珠玉委蓬蒿若作凄然賦吾將僕命騷

蚤秋

寒魄澹玄河商飈慄明發羈人坐環堵壯士衣穿褐晉陵
誰復新秦陵尚云秣夫君百世心患不在饑渴

寄惠州弟

五十年兄弟一朝生別離鴈行長已矣馬足遠何之墓骨
知無地論心更有誰親喪君自盡猶子是吾兒

感傷

地維傾泐澌天柱折崑崙清夜為揮淚白雲空斷魂死生
蘇子節貴賤翟公門高廟神靈在乾坤付不言

自歎

海關南風慢天昏北斗斜孤臣傷失國遊子歎無家官飯
身如寄征衣鬢欲華越王臺上塲家國在天涯

虎頭山

蚤不逃秦帝終然陷楚囚故園春草舊國夕陽秋妾婦
生何益男兒死未休虎頭山下路揮淚憶虔州

高沙道中

道逢死人骨委積萬有千魂魄侵蝕納膏脂飽烏鳶使我
先朝露其事亦復然天夫竟如此吁嗟彼蒼天古人擇所
趨肯蹈不測淵奈何以遺體糞土同棄捐初學蘇子卿終
暮魯仲連求仁而得仁寧死溝壑填自古皆有死死不污
腥羶秦客載張祿吳人納伍員季布疑在魯樊期托於燕
國士急人病個儻何拘攣伊人莫知我此恨付重泉

戰場

三年海嶠擁貔貅一日蹉跎白盡頭坡下雌雄羞故老長
安咫尺泣孤囚魚龍沸海地為泣烟雨蒲山天也愁萬死
小臣無足憾蕩陰誰共侍中遊

哭崖山

寶箴如山席六宗樓船千疊水晶宮吳兒進退尋常事漢氏存亡頃刻中諸老丹心付流水孤臣血淚洒南風早來朝市今何處始悟人間萬法空

上塚吟

湘人有登科者初授武岡尉單車赴官守名家正擇婿尉本有室隱其實而取焉官滿隨婦翁入京自是捨棄梓去墳墓終身不歸後官至侍從其糟糠妻居毋家不復嫁歲時爲夫家上塚婦禮不廢友人作古詩一首曰上塚吟其讀之爲之感慨因更廣其意賦五言一篇

余昔從君時上堂拜姑嫜相携上塚塚歲時持酒漿姑嫜相繼沒馬鬣不在御共君甌孟飯清涕流孺裳君貧初赴官有家不得將妾無應書兒松楸自成行君別不復歸歲月何茫茫長安擁朱綬執鴈事侯王豈無一紙書道路阻且長年年耐寒食妾心良自傷君家舊巾櫛至今襲且箴諒君霜露心白首遙相望

墓無主墓碑

風雨中見道傍一碑題云墓無主墓之記乃大定戊申所立雨衣淋漓字畫漫滅惜不得下馬讀之

路逢一石碑亭亭傲風雨停駛鬢鬢看云是無主墓末書戊申歲屈指九十秋是時龍渡江甲子恍一周借問墓者

誰承平百世祖亦有周餘民戰骨委黃土大祖下江南誓不戮一人神孫再立國天以報至仁大河流血卅屠毒誰之罪潼關忽不守皇皇依汴蔡螳螂知捕蟬不知黃雀來今古有興廢重爲生人哀

邳州哭母小祥

我有母聖善鸞飛星一周去年哭海上今年哭邳州遙想仲李問木主布遮几我躬已不閱祀事付支子使我早淪落如此終天何及今畢親喪於分亦已多母嘗教我忠我不違母志及泉會相見鬼神共歡喜

哭母大祥

九月七日先母夫人大祥之辰某爲子不孝南望嗚咽爲哀章一首

前年惠州哭母歛去年邳州哭母某今年飄泊在何處燕山獄裏菊花時哀哀黃花如昨日兩度星周俄箭疾人間送死一大事生兒富貴不得力抵今誰人守墳墓雲雲瘴鄉一堆土大兒狼狽勿復道下有二兒并二女一兒一女亦在燕佛廬設供捐金錢一兒一女家下祭病脫麻衣日晏眠夜來好夢歸故國忽然海上見顏色一聲鴉叫淚滿床化爲清血衣裳濕當年發緯意謂何親曾撫我夜枕戈古來全忠不全孝世事至此甘滂沱夫人開國分齊魏生

榮死哀送天地悠悠國破與家亡平生無憾惟此事二即
已作門戶謀江南葬母麥滿舟不知何日歸兄骨孤死猶
應正首丘

哭妻文

烈女不嫁二夫忠臣不事二主天上地下惟我與汝嗚呼
哀哉

先太師忌日

太師忌汗漫二紀似跳丸弟妹俱成立家鄉忍破殘衣冠
晨月暗墳墓夜風寒萬里逢先忌無言把淚彈

告先太師墓文

維已卯五月朔越二十有六日孝子某自嶺披執至南安
軍謹具香幣遣人馳告于先太師華齋先生墓下嗚呼人
誰不爲臣而我欲盡忠不得爲忠人誰不爲子而我欲盡
孝不得爲孝天乎使我至此極耶始我起兵赴難勤王仲
弟將家遁于南荒宗廟不守遷我異疆大臣之誼國亡家
亡靈武師興解后歸國再相出督身荷憂責江南之役義
聲四克爲親拜墓以剪荆棘大勳垂集一跌崎嶇妻妾子
女六人爲俘收拾散亡息于海隅庶幾蒼厲以爲後蒿惡
運推遷天所廢棄有母之喪尋失嫡子哭泣未乾兵臨其
壘倉皇之間二女天逝剪爲囚虜形影獨存仰藥不濟竟

此其駭擊頭繫足過我里門望墓相從恨不九原爰指松
楸有言若誓繼令支子實與祀事有姪曰昇我身是嗣與
言及此血淚如雨嗚呼自古危亂之世忠臣義士孝子慈
孫其事之不能兩全也久矣我生不辰罹此百凶求仁得
仁抑又何怨幽明死生一理也父子祖孫一氣也冥漠有
知尚哀鑒之

余始至南安軍即絕粒爲告墓文遣人馳歸白之祖

禰瞑目長往含笑入地矣乃水盛風駛五日過廬陵

又二日至豐城知所遣人竟不得行余至是不食垂

八日若無事然私念死廬陵不失爲首丘今心事不

達委命荒江誰知之者盍少從容以就義乎復飲食

如初因記左傳申包胥哭秦庭七日勺飲不入口不

聞有他廼知餓踣西山非一朝夕之積也余嘗服腦

子二兩不死絕食八日又不死未知死何日死何所

哀哉

已卯十月一日至燕越五日罹挫行有感而賦七首

一

直絃不似曲如鈞自古聖賢多被囚命有死時名不死身
無憂慮道還憂可憐杜宇空流血惟願嚴顏便斫頭結束
長編猶在此竈間婢子見人羞

二

落落南冠自結纓
桁楊卧起影縱橫
坐移白石知何世
夢斷青燈問幾更
國破家亡雙淚泫
天荒地老一身輕
黃深得失俱成幻
五十年前元未生

范曄在獄中為士題扇云去白日之倏皎即長夜之悠悠

三

心期耿耿浮雲上
身事悠悠落日西
千古興亡何限錯
百年生死本來齊
沙邊莫待哀黃鵠
雪裏何須問牧羝
此處曾埋雙寶劍
虹光夜指楚天低

四

寥陽殿上步黃金
一落顛崖地獄深
蘇武窖中偏喜卧
劉琨因裏不妨吟
生前已見夜叉面
死去只因菩薩心
萬里風沙知己盡
誰人會得廣陵音

五

亦知憂憂楚囚難
無奈天生一寸丹
鐵馬行塵南地熱
赭衣坐擁北庭寒
朝餐淡薄神還爽
夜睡崎嶇夢自安
亡國大夫誰為傳
秣饒野史與人看

六

風雪重門老楚囚
夢回長夜意悠悠
熊魚自古無雙得
謁誰如何可共謀
萬里山河直墮甌
一家妻子枉填溝
兒時愛讀忠臣傳
不謂身當百六秋

七

聽着啼鶯淚滿襟
國亡家破見忠臣
關河瀝落三生夢
風雪飄零萬死身
丞相豈能堪獄吏
故侯安得作園人
神農虞夏吾誰適
回首西山繼絕塵

八

風前泣燈影
日下泣霜花
鍾信忽然動
屋陰俄又斜
悶中聊度歲
夢裏尚還家
地獄何須問
人間見夜叉

九

風霜陰忽忽
天地澹悠悠
我自操吳語
誰來問楚囚
寂中惟滅想
達屢盡忠憂
幸有常編在
朝聞夕死休

十

環堵塵如屋
纍然一故吾
解衣烘稚蠹
勻鑷救殘鬚
坐處心如忘
吟餘眼已枯
不應留滯久
何日果蓬蓀

暴而棄之

吳殺諸葛謹以蓬蓀

十一

浩劫風塵暗
衣冠痛百催
靜傳方外學
晴寫獄中詩
烈士惟名殉
真人與物違
世間忙會錯
認取去來時

十二

儼然楚君子
一日造王庭
議論探堅白
精神入汗青
無書求出獄
有舌到臨刑
宋故忠臣墓
真吾五字銘

十三

兩月縲囚裏一年憂患餘踈因隨事直忠故有時愚道在身何拙心安躰自舒近來都勘破人世只蘧廬

十四

衮衣坐縲纆世事亦堪哀枕外親炊黍爐邊細畫灰無人淚垂血何地骨生苔風雪江南路夢中行探梅

十五

我自憐人醜人方笑我愚身生豫讓癩背發范增疽已愧功臣傳猶堪烈士書衣冠事至此命也欲何如

十六

久矣忘榮辱今茲一死生理明心自裕神定氣還清欲了男兒事幾無妻子情出門天宇闊一笑暮雲橫

十七

珙璧衣冠十六傳更無一士死君前自慚重趙非九鼎猶幸延韓更數年孟博囊頭真自愛杲卿鈞舌要誰憐人間信有綱常在萬古西山皎月懸

和夷齊西山詩

謂曰登彼西山兮採其薇矣以仁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然没兮我安適歸矣吁嗟徂兮命之衰矣後二千餘年某迺倚歌而和之曰

小雅盡廢兮出車采薇矣戎有中國兮人類熄矣明王不興兮吾誰與歸矣抱春秋以没世兮甚矣吾衰矣

又從而歌之曰

彼美人兮西山之薇矣北方之人兮為吾是非矣異域長絕兮不復歸矣鳳不至兮德之衰矣

十二月二十日作

家國哀千古星霜忽一周黃沙漫故道白骨委荒丘許遠死何晚李陵生自羞南來冠不改吾且任吾囚

二十四日俗云小年夜

壯心負光岳病質落幽燕春節前三日江鄉正小年歲時如有水風俗不同天家廟荒昔滑誰人燒紙錢

立春已卯十二月十六日

無限斜陽故國愁朔風吹馬上幽州天翻地覆三生劫歲晚江空萬里囚烈士喪元端不惜達人知命復何憂祇應四十二年死兩度無端見土牛

遇靈陽子談道贈以詩

昔我愛泉石長揖離公卿結屋青山下咫尺蓬瀛至人不可見世塵忽相纓業風吹浩劫蝸角爭浮名偶逢大呂翁如有宿世盟相從語屢耶俯仰萬念輕天地不知老日月交其精人一陰陽性本來自長生指點虛無間引我歸

員明一針透頂門道骨由天成我如一逆族又欲躡躄行
聞師此妙訣遽虞復何情

歲祀犁單關月赤奮若日焉逢滯灘遇異人指示
以太光明正法於是死生脫然若遺矣作五言八

句

誰知真患難忽悟大光明日出雲俱靜風消水自平功名
幾滅性忠孝大勞生天下惟豪傑神仙立地成

已卯歲除

歲除破衣裳夜半刺針線遊子長夜思佳人不可見草枯
稚驢吼燈暗饑鼠現深室明星斗輕裘卧風霰大化忽流
幹浩劫蕩回轉冠履失其位侯王化疇賤乞丐叱奇字力
鏗權賴弁至性詎可遷微軀不足戀真人坐坤漠死生一
乘傳日月行萬古神光索九縣

右自己卯十月一日至歲除所賦當時望旦夕死不
自意蹉跎至今詩凡二十餘首明日為商橫執徐歲
不知又當賦若干首而後絕筆云己卯除日姓某題

元日庚辰

鐵馬風塵暗金龍日月新衣冠懷故國鼓角泣離人自分
流年晚不妨吾道春方來有千載兒女枉悲辛

庚辰四十五歲

東風昨夜忽相過天地無情奈老何千載方來那有盡百
年未半已為多君傳南海長生藥我愛西山餓死謂泡影
生來隨自在悠悠不管世間魔

感興

萬里雲山斷客魂浮雲心事向誰言月侵鄉夢夜推枕風
送牢愁晝掩門蘇子窖中關日月石即家裏舊乾坤朝聞
夕死吾何恨坐把春秋子細論

正月十三日

去年今日適崖山望見龍舟咫尺間海上樓臺俄已變河
陽車駕不須還可憐羝乳煙橫塞空想鶻啼月掩關人世
流光忽如此東風吹雪鬢毛斑

上元懷舊

禁門三五金吾夜回首青春忽二毛池上昔陪王母宴斗
中今直貴人牢風生江海龍遊遠月滿關山鶴唳高夢到
鈞天燈火闌依然彩筆照官袍

讀史

自古英雄士還為薄命人孔明登四十韓信過三旬壯志
催龍虎高詞泣鬼神一朝事千古何用怨青春

感傷

家國傷水泮妻孥歎陸沉半生遭萬劫一落下千尋各在

如曹命那知吾輩心人誰無骨肉恨與海俱深

遣興

一落顛崖不自由春風相對說牢愁稚驢黑月光中吼饑
鼠青燈影下遊豈料乾坤成墮甌始知身世是虛舟遙憐
海上今塵土前代風流不肯休

又

東風吹草日高眠試把平生細問天燕子愁迷江右月杜
鵲聲破洛陽烟何從林下尋元亮只向塵中作魯連莫笑
道人空打坐英雄收歛便神仙

四月八日

今朝浴佛舊風流身落山前第一州顛上瑤桃俄五稔海
中玉果已三周人生聚散真成夢世事悲懽一轉頭坐對
薰風開口笑滿懷耿耿復何求

夜起

夢破東窓月半明此身雖在只堪驚一春花裏離人淚萬
里燈前故國情龍去想應回海鳥鴈飛猶未出江城客愁
多似西山雨一任蕭條白髮生

端午感興

千金鑄鏡百神愁功與當年禹服侔荆棘故宮魑魅走空
餘楊子水東流

又

當年忠血墮讒波千古荆人祭汨羅風雨天涯芳草夢江
山如此故都何

又

沅棹西來恨未銷魚龍寂寞暗風潮楚人猶自貪覓戲江
上年年奪錦標

見艾有感

過眼驚初夏回頭憶晚春已憐花結子又見艾爲人故國
丹心老中原白髮新靈修那解化清夢楚江濱

自歎

綠槐雲影弄黃昏月照牢愁半掩門一片心如千片碎十
分髮有二分存沙邊黃鶴長回首江上杜鵑空斷魂監子
溷人漫不省紅纓白馬意軒軒

自遣

詩餘眠白日飲後坐清風萬事乘除裏平生寵辱中心無
隨境變意自與天通莫笑邯鄲夢惺惺更是空

自述

赤烏登黃道采旗上紫垣有心扶日月無力報乾坤往事
飛鴻渺新愁落照昏千年滄海上精衛是吾魂

不睡

終夕起推枕五更聞打鍾精神入朱鳥形影落盧龍弭節
蓬萊島揚旗大華峰奔馳竟何事回首謝喬松

七夕

大地風塵惡長天歲月奔憂來渾是感憂破與誰言
空回首河牛暗斷魂吾今拙又拙無復問天孫

有感

石郎草草割山川一落人手三百年八州風雨暗連天
皇五帝如飛煙人人野祭伊水邊春秋斷爛不復傳白頭
潦倒今魯運夜深危坐日晏眠

聞季萬至

去年別我旋出嶺今年汝來亦至燕弟兄一囚一乘馬同
父同母不同天可憐骨肉相聚散人間不滿五十年三仁
生死各有意悠悠白日橫蒼煙

有感

丁丑歲八月十七日家人階今恰三周而予在行既十
閱月矣有感而賦

平生心事付悠悠風雨燕南老楚囚故舊相思空萬里妻
孥不見滿三秋絕憐諸葛隆中意贏得子長天下遊一死
皎然無復恨忠魂多少暗荒丘

感懷

已卯八月二十四日予以楚囚發金陵十月一日至燕
越五日罹挫行今爲庚辰中秋後九日感懷四十字
去歲趨燕路今晨發楚津浪名千里客刺作一年人鏡裏
秋容別燈前暮影親曾連疑未死聊用托芳塵

重陽庚辰

飄零萬里若爲家一夜西風吹髮華祗有新詩題甲子更
無故舊對黃花

又

江南秋色滿梧桐回首青山萬事空怕見鏡中新白髮長
將破帽裹西風

又

風捲車塵弄晚寒天涯流落寸心丹去年醉與茱萸別不
把今年作健看

已卯十月一日予入燕城歲月冉冉忽復周星而
予猶未得死也因賦八句

去冬陽月朔吾始至幽燕浩劫真千載浮生又一年天南
照天北山後接山前夢裏乾坤老孤臣雪咽種

已卯十月五日予入燕微今三十有六句感興一
首

石晉舊燕趙鍾儀新楚囚山河千古痛風雨一年周過馬

催入老寒花送客愁捲簾雲滿座抱膝意悠悠

去年十月九日余至燕城今周星不報為賦長句
君不見常山太守罵羯奴天津橋上舌盡剗又不見睢陽
將軍怒切齒三十六人同日死去冬長至前一日朔庭呼
我弗爲屈丈夫開口即見膽意謂生死在頃刻緒衣冉冉
生蒼若書雲時節忽復來見影青燈照孤坐夢啼死血卅
心破只今便作渭水囚食粟已是西山羞悔不當年跳東
海空有魯連心獨在

冬至

書雲今日事憂破曉鳴鐘家禍三生劫年愁兩度冬江山
乏小草霜雪見孤松春色蒙泉裏煙蕪幾萬重

冬晴

北國天寒少南方地氣來年光如箭去世事正輪迴可恠
新祈雪相思又別梅夜闌燈坐暗獨自撥殘灰

自歎

可憐大流落日髮魯連翁每夜瞻南斗連年坐北風三生
遭際處一死笑談中贏得千年在丹心射碧空

懷八句

戊寅臘月二十日空坑敗被執于今二周年矣感
橫磨十萬坐無謀回首蹉跎海上州太傅只圖和藥了將

軍便謂斫頭休乾坤顛倒真子劫身世留連復一周一死
到如今送佛空惚淡月夜悠悠

所懷

萬里青山兩鬢華老臣無國又無家乾坤局促籠中鳥風
雪飄零糞上花歲晚江空人已逝天寒日短路何賒書生
不作網常計聞是東門已種瓜

除夜庚辰

門掩千山黑孤燈伴不眠故鄉在何處今夕是窮年住世
真無係爲囚已自然勞勞空歲月得死似登仙

又

歲暮難爲客天涯况是囚乾坤還許大歲月忽如流憂過
元無憂憂多更不憂廢蘇兒女態肯作百年謀

元日辛巳

金虬啣日出鐵騎勒春回天上青門甯人間白髮催霜寒
欺舊草山晚放新梅環堵甘牢落東風枉却來

又

慙愧雲臺客飄零雪滿瓊不圖朱鳥影猶見白蛇年宮殿
荒烟隔門庭宿草連乾坤自春色回首一潸然

初六日即事

車馬燕山開誰家早管絃開門忽見雪擁被不知年篋破

書猶在爐殘火復燃偷桃昨日事回首哭堯天

人日

今年為蛇年此日是人日江右一龍鍾山中舊估畢獨坐
守大玄一笑發狂疾悠悠王正意衰涕感麟筆

自歎

功業羞前輩形骸感故吾屢判嵇紹血幾無慶公鬚落落
惟心在蒼蒼有意無江流總遺淚何止失吞吳

元夕

燈火喧三市衣冠宴九宸金吾不禁夜公子早行春夢斷
青山遠愁侵白髮新燕山今夕月清影伴孤臣

又

飄零竟如此元夕幾堪憐南國張燈火燕山沸管絃相思
雲萬里剩看月三年笑與東風道浮生信偶然

文山先生全集卷之十五終

文山先生全集卷之十六

別集

集杜詩

自序

余坐幽燕獄中無所為誦杜詩稍習諸所感興因其五言
集為絕句久之得二百首凡吾意所欲言者子美先為代
言之日玩之不置但覺為吾詩忘其為子美詩也乃知子
美非能自為詩詩句自是人情性中語煩子美道耳子美
於吾隔數百年而其言語為吾用非情性同哉昔人評杜
詩為詩史蓋其以詠歌之辭寓紀載之實而抑揚褒貶之
意燦然於其中雖謂之史可也予所集杜詩自余顛沛以
來世變人事罕見於此矣是非有意於為詩者也後之良
史尚庶幾有攷焉歲上章執徐月祝犁單闕日上章協洽
文天祥履善甫叙

是編作於前年不意流落餘生至今不得死也斯文

固存天將誰屬嗚呼非千載心不足以語此壬午正月

元日文天祥書

社稷第一

三百年宗廟社稷為賈似道一人所破壞哀哉

南極連銅柱

送李晉肅入蜀

煌煌太宗業

北征

始謀誰其問

苦熱呈陽中丞

風雨秋一葉

故李光弼司徒

理宗度宗第二

先帝弓劍遠送譚二判官

今朝漢社稷善道行在所

誤國權臣第三

似道喪邦之政不一而足其羈賓使開邊釁則兵連禍

結之始也哀哉

蒼生倚大臣送帝中丞之晉

開邊一何多前出塞

瀘州大將第四

西南失大將客居

高人憂禍胎山寺

襄陽第五

十年殺氣盛北風

賊臣表逆節往在

荆湖諸戍第六

長嘯下荆門春日梓州登樓

門戶無人持水盤

黃州第七

始謂虜以襄陽船自漢入江後乃知虜之未渡蘄黃已

先降故其渡也襄漢蘄黃之船皆在焉

求懷侍芳茵送汝南郡王

為話涕沾巾送司馬入京

北風破南極北風

至死難塞責吳侍御江上

帶甲滿天地送遠

感歎亦歔歔羌村

百萬攻一城遣懷

胡騎忽縱橫嚴公武

湖行速如鬼塞蘆子

社稷堪流涕西閭呈元三十二

桓桓陳將軍北征

化作虎與豹夏日歎

陽羅堡第八

夏貴自陽羅堡之敗順流而下沿江南岸縱兵放火歸

廬州解甲當是時其心已無國矣似道建督至江上夏

貴不得已出見斬以纍鼓東南再造之機也失此不圖

社稷為墟哀哉

日色隱孤戍發秦州

朝廷任猛將又上後園

京湖宣閫第九

開慶已未江陵閫帥自上而下奔救鄂渚今朱裡孫任

宣閫乃自鄂渚走還岳陽朱與夏通任長江之責一上

而一下使中流蕩然虜安行入無人之境國安得不亡

嗚呼痛哉

正當艱難時送樊侍御漢中

連檣荊州船兩

渡江第十

常時江水風波不可狎視虜渡江時水乃鏡平豈非天

哉

濟江元自閫行次古城泛江

輕船下吳會逢劉簿弟

東屯大江北行官張望

楚星南天黑晚登漢上堂

大江聲怒號大雨

宿昔恨滔滔送王珣便南

豈無濟時策遺興

悠悠回赤壁過南岳入洞

南紀收波瀾 衡州縣呈陸宰 吾將罪真宰 劔門

鄂州第十

先時李雷奮為郡守十月以臺論罷至是無正官張宴
然以城降金湯重鎮正風寒中而去正守當國者獨何
心哉

鄂渚分雲樹 過南岳入洞庭 春城帶雨長 入行軍六第

惜哉形勝地 懷鎮水居 河岳空金湯 入衡州

江州第十二

戎馬暗天宇 送魏六丈交廣 落日九江流 送李功曹荆

元惡迷是似 入衡州 化作長黃虬 奉同郭給事

安慶府第十三

岸轉異江湖 過南岳入洞庭 江水流城郭 春日梓州登

鷓鴣志意滿 病相 山鬼獨一脚 懷台州鄭尹

魯港之遁第十四

已未鄂渚之戰何勇也魯港之遁何衰也人心已去國
事无解當是時惟豪傑拔起首禍之權奸無救禍之理

哀哉

出師亦多門 後出塞 水陸迷畏途 贈鄭十八賁

踏蹬麒麟老 贈射洪李四丈 危橋逐夜鳥 過南岳入洞

建康府第十五

亭亭鳳凰臺 鳳凰臺 江城孤照日 登牛頭山亭

胡來蒲彤宮 往在 驅馬一萬匹 北征

相陳宜中第十六

魯港敗後陳宜中當國首斬殿帥韓震脅遷之議差強
人意宜中實無經綸至秋託故遁歸及不得已十月再
來則國事去矣哀哉

蒼生起謝安 宴王使君宅 翠華擁吳岳 世遊

可以一木支 水樵 俯恐坤軸弱 青陽峽

召張世傑第十七

京師內空賴張世傑一軍自荆湖至

詔發西山將 送郭中丞 熊虎亘阡陌 贈王恩禮司

笳鼓凝皇情 贈左僕射嚴武 佳氣向金闕 北征

鎮江之戰第十八

張世傑率舟師趨金山約殿帥張彥自當州陸出京口

揚州兵出瓜洲三路交進同日用事既而揚州失期先

出取敗常州竟不出世傑多海舟無風不能動江水平

虜以水哨馬往來如飛遂以潰敗嗚呼豈非天哉

海潮船千艘 送王砵使南海 肉食三十萬 昔遊

江平不肯流 陪王使君泛江 到今有遺恨 壯遊

將相棄國第十九

丙子正月十八日虜至高亭山是夜四鼓宜中逃翌日世傑逃

扈聖登黃閣贈藏八閣老 大將赴朝廷草堂

胡爲入雲霧送高司且閬州 浩蕩乘滄溟橋陵韻呈縣官

京城第二十

當寧陷王座住在 兩宮棄紫微詠懷

北城悲笳發夏夜歎 失涕萬人揮送盧十四弟

京城二十

黃屋朔風卷故秘監蘇源明 園林殺氣平送郭中丞太僕

宮殿青門隔送賈閣老出汝 未懷丹鳳城送鞏二判官

陵寢第二十二

五陵花滿眼別何遜 霜露在草根閬州東樓

冥冥子規叫法鏡寺 重是古帝魂杜鵑

陵寢第二十三

旄頭彗紫微衡州縣呈陸宰 崑丘塞寒空奉先縣未懷

愚智心盡死聽何氏歌 漂蕩隨高風遺興

江陵第二十四

高達京湖名將已未解圍鄂州賈似道許以建節竟不

與而移以與呂文德達怨望久矣至是爲京湖制置以

城降宣闔不能制城初陷朱穉孫仰藥不得死既而亦

降焉

聞說江陵府陝隘 今又降元戎客居

甲外控鳴鏑贈王司空思禮 有與強老翁王十五前閣會

淮西帥第二十五

夏貴既失長江惟恐督府有成無所逃罪又恐孫虎臣

以後進爲將有功總統出已上日夜幸其敗覆督府既

潰歸廬州竟不出朝廷屢詔勤王若罔聞知國亡乃以

淮西全境獻北爲已功焉於是貴年八十餘矣老而不

死是爲賊其貴之謂歟

借問大將誰後出塞 戰骨當速朽前出塞

逆節同所歸詠懷 水花笑白首送王秣使南

揚州第二十六

李庭芝在揚州十餘年畏怯無遠謀惟閉門自守無救

於國及景炎登極以爲首相乃引兵輕出渡海南歸朱

煥尋以城獻虜哀哉

城峻隨天壁自帝城 明來但自守潼關史

士卒終倒戟贈王司空思禮 仰望嗟嘆久九成宮

京湖兩淮第二十七

東南兵力盡在江北金城湯池國之根本高以荊州降

夏以淮西降李死淮東盡失無復中原之望矣哀哉

荆揚風土暖 秋行官張望

大城鐵不如 潼關吏

泰山忽破碎 登慈恩塔

流落隨丘墟 五盤

景炎擁立第二十八

予自蘇州歸闕建議出二王於閩廣及虜至二王方出

宮蘇刘義陸秀夫遇二王於温時陳宜中海船泊清嶼

門諸人往邀之共圖興復益王始建元帥及張世傑自

定海至同趨三山以五月一日益王登極改元景炎

漢運初中興 述懷

扶顛待柱石 入衛州

疇能補天漏 寄岑參

登階捧玉冊 往在

福安府第二十九

崔嵬扶桑日 幽人

閩會滄海潮 指相渡

傾都看黃屋 送班司馬入京

此意竟蕭條 贈希左丞

幸海道第三十

自三山登極世傑遣兵戰邵武大捷人心翕然世傑不

為守國計即治海船識者於是知其陋矣至冬聞警即

浮海南去天下事是以不可復為哀哉

天王守大白 九成宮

立國自有疆 前出塞

舍此復何之 後遊儋覺寺

已具浮海航 世遊

景炎賓天第三十一

御舟離三山至惠州之甲子門駐焉已而遷宮富場丁

丑冬虜舟來移次仙澳與戰得利尋望南去止礪川景

炎賓天蓋戊寅四月望日也嗚呼痛哉

陰風西北來 北征

青海天軒輕 送從第亞

白水暮東流 新安吏

魂斷蒼梧帝 贈秘書監李

祥興登極第三十二

戊寅四月十七日衛王登極於礪川

浮龍倚長津 別蔡十四著作

參錯走洲渚 入衛州

蒼梧雲正愁 登慈恩塔

初日騎復吐 法鏡寺

祥興第三十三

六月世傑自礪川北還至崖山止焉崖山乃海中之山

兩山相對延袤中一衣帶水山口如門世傑以為形勝

安之

南遊炎海甸 送魏六丈

沃野開天庭 橋陵韻呈縣

直龍竟寂寞 雷

乾坤水上萍 衛州送李大

祥興第三十四

已卯正月十三日虜舟直造厓山世傑不守山門作一

字陣以待之虜入山門作長蛇陣對之二月六日虜業

潮進攻半日而破死溺者數萬人哀哉

孤矢暗江海 草堂

百萬化為魚 潼關吏

帝子留遺恨 過南岳入洞庭

故園蒼丘墟 逃難

祥興第三十五

世傑於戰敗後乘霧雨晦冥以數舟遁去

朱崖雲日高遠過

風浪無晨暮懷台州鄭司

冥冥翠龍駕雨

今復在何許宿清溪驛

祥興第三十六

初行朝有船千餘艘內大船極多張元帥大小船五百而二百舟失道又而不至北人乍登舟嘔暈執弓矢不支持又水道生疎舟工進退失據使虜物至行朝乘其未集擊之蔑不勝矣行朝依山作一字陣幫縛不可復動於是不可攻人而專受攻矣先是行朝以游舟數出得小捷他船皆闔浙水手其心莫不欲南向若南船摧鋒直前闔浙水手在北舟中必為變則有盡殲之理惜世傑不知合變專守法嗚呼豈非天哉

六龍忽蹉跎別唐十五誠

川廣不可泝送汝陽王璣

東風吹春水送程錄事

乾坤莽回互懷台州鄭司

祥興第三十七

幽燕盛用武昔遼

六合已一家後出塞

眼穿當落日舟遠行在

滄海有靈查喜晴

祥興第三十八

客從南溟來客從

黃屋今在否留別張使君

天高無消息幽人

未忍即開口述懷

祥興第三十九

南嶽配朱鳥望北

地軸為之翻晦日尋崔戰

皇綱未為絕北征

雲臺誰再論覽柏中丞官制

陳宜中第四十

丁丑冬御舟自謝女峽歸碕川陳宜中船相失莫知所之

管葛本時須別張十二建封

經綸中興業述古

有志乘鯨鯨送王咏使南海

南紀阻歸檝贈李光弼

張世傑第四十一

世傑得士卒云每言北方不可信故無降志闔之再造實賴其力然其人無遠志擁重兵厚貨惟務遠遁卒以

喪敗哀哉

南國卷雲水舟中苦熱

黃金傾有無遺懷

蛟龍亦復俱溪漲

反復乃湏臾草堂

張世傑第四十二

長風駕高浪龍門

偃蹇龍虎姿病柏

蕭條猶在否止水遺懷

寒日出霧暈早發射洪

蘇劉義第四十三

蘇京湖老將雖出呂氏乃心專在王室末嘉推戴實建

大功後世傑用事志躡躡不得展其人剛躁不可近然
能服義終始不失大節匡山與其子俱得脫亦不知所
終

驛驢事天子 送高司直
龍怒拔老湫 送蕭十六評
鼓柅視青旻 寄薛三郎中
烈風無時休 登慈恩塔

曾淵子第四十四

曾淵子元貶雷州御舟南巡復與政事匡山之敗曾欲
赴水為蘇父子所留同得脫其家竟沒虜後還五羊有
人見其子雷即者焉哀哉

子負經濟才 別唐十五
欝陶抱長策 始華陽呂少府
安得萬里風 夏夜歎
南園回羽翮 送嚴公入朝

江丞相萬里第四十五

先生居饒州虜入城先生投府第中池水死其弟萬頃
於廳事上被執殺死哀哉

星折台衡地 送蘇州李長史
斯文去矣休 送王信州匡
湖光與天遠 過洞庭
屈注滄江流 奉同郭給事

趙倅昂發第四十六

虜至池州倅昂發蜀人夫婦自經死

風雷颯萬里 大雨
大江動我前 水會渡
青衿一憔悴 衡州縣學
名與日月懸 陳拾遺故宅

將軍王安節第四十七

常州敗虜生獲王安節不屈而死虜謂過江以來武人
忠義者惟王安節一人安節乃節度使王堅子也

激烈傷雉才 金華山觀
直氣橫乾坤 別李義
惆悵汗血駒 別張建封
見此忠孝門 中丞降官

李安撫第第四十八

肯齋先生蜀人寓居衡陽乙亥留夢炎為潭帥夢炎歸
相始起先生為代先生倉卒運掉城守甚備及城陷先
生殺其家人乃自焚死哀哉

殺氣吹沅湘 入衡州
高興激荆衡 李八判官
城中賢府主 課伐木
千秋萬歲名 夢李白

李制置庭芝第四十九

庭芝得爰立之命引兵至泰州為虜所困泰州孫九賣
城庭芝被執誅於揚州市雖無功於國一死為不負國
矣

空留玉帳衛 送嚴公
那免白頭翁 陪章留後
死者長已矣 石壕吏
淮海生清風 送高司直

姜都統才第五十

淮東猛將揚州前後主戰皆其人也及泰州破被執虜
愛其才勇咬以官爵不肯降罵諸負國者臨刑含血以

噴罵虜不絕口其英風美烈准人言之無不傷歎惜哉

屹然強冠敵 贈王司空

古人重守邊 後出塞

惜哉功名忤 薛大保

死亦垂千年 義鶴

張制置珪第五十一

蜀之健將元與咎萬壽齊名咎降張獨不降行朝擢授制闕未知得拜命否蜀雖糜碎珪竟不降為左右所賣

珪覺而逃遁被囚鎖入北不肯屈後不知如何

氣敵萬人將 楊監畫鷹

獨在天一隅 遺懷

向使國不忙 九成宮

功業竟何如 別張建封

陸樞密秀夫第五十二

字君實文筆英妙自維揚幕入朝京師陷末嘉推戴有力及駐厓山兼宰相凡朝廷事皆秀夫潤色綱紀之厓

山陷與全家赴水死哀哉

文彩珊瑚鈎 奉同郭給事

淑氣含公鼎 張九齡

炯炯一心在 嚴武

天水相與未 漢陝西南臺

勤王第五十三

甲戌冬詔天下勤王予字章貢首應詔意同志者當接踵而奮已而竟無應者予遂以孤軍赴闕世事不濟殆

由於此京哉

出師亘長雲 後出塞

盡驅請闕下 往在

首唱恢大義 衡州縣學

垂之俟來者 蘇源明

蘇州第五十四

予領兵赴闕時陳宜中歸未嘉留丞相夢炎當國夢炎意不相乘出予以制闕守吳門尋以獨松事急陳丞相留丞相陳樞密文龍連書趣還宿衛予不得已行未幾

姑蘇陷哀哉

嵯峨閩門北 北遊

朱旗散廣川 錢棗二端

控帶奔悠悠 送常十六評事

慘淡陵風煙 草堂

拜相第五十五

予自吳門還遣守獨松戊餘杭丙子正月初二日除知臨安府辭不拜引輕兵至闕陳大義不得見十八夜宜

中逃次日早子除樞密使午拜丞相樞密使都督諸路

軍馬然事已無及無可奈何矣予不敢當亡國之名請

有危難捐軀而已

我來屬時危 九成宮

朝野色枯槁 送長孫待御

倚君金華省 張九齡

不在相逢早 贈射洪李四丈

出使第五十六

初宜中蒙蔽外庭如遣使北軍求議和約見伯顏於長安堰已而不如約故虜徑至高亭山要以相見宜中遂

逃上下皆莫知其詳予既辭相印不拜遂奉命以議

和為名在虜營虜強以降余見伯顏開陳大義詞氣慷慨虜頗傾動尋留不遣而丞相吳堅右丞賈餘慶同知樞密院謝堂以下竟自納款余責伯顏留使失信及歎虜罪惡以死自誓而一無所及矣痛哉

隔河見胡騎前出塞

朝進東門營後出塞

皇皇使臣體寄崔部事

詞氣浩縱橫春陵行

發京師第五十七

自國都失守應降表及行下省札播告歸附皆不敢使余聞知予居虜中欲求速死虜衛守甚嚴務為塗塞耳目二月八日大臣吳堅賈餘慶家鉉翁刘岳皆以祈請使為名下船詣北庭虜忽驅余並行余不肯往被其掣迫不得已行至謝村幾運去

東下姑蘇臺壯遊

揮涕忠行在北征

蒼茫雲霧浮發秦州

風帆倚翠蓋幽人

去鎮江第五十八

余至京口北行有日矣余欲引决同行士杜游曰且速逃不獲死未晚也遂謀走真州時江中皆北船偶物色一空船在虜籍外捐重貲約之二月晦日夕一更後予約同行十一人潛出邸挾刃自隨不濟則自殺幸而安行無虞遂泝流而上虜船綿亘江上幾不得出三月朔

抵真州今而後喜可知也

京口渡江航送許八十遺

窮途仗神道送魏六丈

蕭條向水陸入衡州

雲雨白浩浩送長孫侍御

至真州第五十九

余至真州登城四望徘徊感歎守苗再成慷慨有志畧聞余言踴躍思奮余即作書報制閫李庭芝及約淮西夏賁又作諸州太守書約以興復苗守遣人四出導意兩日又與余謀進取方畧使天命再宋是行也中興之機也一人狐疑事乃大繆惜哉

萬里長江邊送高司直

去國同王粲蓬泉驛

青山意不盡上牛頭寺

皇天照嗟嘆舟中苦熱

行淮東第六十

李庭芝聞余至真州以為來說城遣使數十輩來泄殺予苗再成不肯然不得不出予以白白以上已日給余出城門閉城不荅余欲赴濠死未幾苗遣五十人送行行五十里布刃於野詰問甚久使一語可疑即為草間血矣其人信余言為之歎惋送至州境夜至揚州西門欲扣城入前却救四四人遷去余與七人走荒野空屋中是日虜萬騎自屋後過幸而苟免自是變姓名趨高郵初五夜行屢迷失道且虜哨各為歌獻伏縛去一人

殺傷一人又幸喜脫余時日夜在死亡中驚怖危懼飢餓無聊人生逆境有如此者哀哉

客子中夜發 赴奉先縣

月照白水山 彭衙行

悲辛但狂頑 懷鄭十八戶處

浩蕩前後間 清溪

自淮歸浙東第六十一

余高郵道中遇哨得脫行數十里匍匐不能行幸遇村夫雇倩籬擡入郡又有被傷者扶持強行血衣淋漓見者傷惜初七日至郡地分官盤詰甚至稱制置司有報文丞相來說城合一路覺察不納南來人余等既交姓名地分官見有傷者不疑聽下船去沿途歷盡艱險得至秦州城下伏十餘日趨通州自下船後哨騎或隔五里或隔十里驚惶連日達通州城反覆詰問數日不納不得已從地分官吐實語太守楊思復遂得覆護主圃子內大舟中然後以海舟送歸浙東船中遇風波屢覆又遇賊追逼數四行寄一生於萬死不復望見天日至末嘉惟存六人

北走驚險難 彭衙行

十步一回首 相從歌

碧海吹衣裳 又上後園山脚

掛席上南斗 別張使君

至福安第六十二

益王以天下兵馬都元帥衛王以副元帥建號於永嘉

隨赴三山開府予四月八日到永嘉則元帥舟去已一月矣亟使副守李珪驛報行府陳丞相即遣人來議權

立事余深贊大議五月一日登極予以觀文殿學士侍

讀召赴行在二十六日至行都即再相然國方草創陳

宜中尸其事專制於張世傑余各宰相徒取克位遂不

敢拜議出督

捍節漢臣回鄭駙馬

感激動四極 嚴武

福安宰相第六十三

余至通州地分官以制置司文移為說甚作難阻余不

得已吐實以通楊帥守思復乃云諜報許浦有馬根尋

文丞相甚信余言不直制司予然後得楊守存恤遂遵

南歸及過明州東門有列岸數百艘初不知為虜把隘

船也後問之東門道士云是目虜頭目見船過聞左右

曰此何船皆以漁舟對遂得善去嗚呼危哉楊守為余

言欲得海船數百艘當約許帥文德擁兵勤王慨然有

誓清之志予至末嘉即詳報陳丞相不以為信乃遣毛

浚之通州而不以告余浚至通州守問予何以無書遂

發怒浚幾不免浚出而通遂降虜矣惜哉

紛然喪亂際 柏中允制

反覆歸聖朝 鄭處

東鈞執為偶 贈李八判官

扶顛末蕭條 李光弼

南劔州督第六十四

始余至末嘉留一月候命末嘉及台處豪傑皆來自獻
願從海道作戰守規模予至福安欲还未嘉謀進取廟
謨不以為然遂議開督于廣廣陷乃出南劔開府聚兵
財為收復江西計于時幕府選辟皆一時名士宜中既
棄臨安及三山登極欲倚世傑復浙東西以自洗濯所
以阻予末嘉之行後取定海兵敗李珣為制閩衆方思
用予悔已不及惜哉

劔外春天遠 送班司馬入京

江關鄰石面 簡嚴雲

幕府盛才賢 次古城店

意氣今誰見 白馬

汀州第六十五

予在劔朝廷嚴趣之汀十月行十一月至汀州而福安
隨陷車駕幸海道矣事會之不齊如此哀哉

雷霆走精銳 送樊侍御

斧鉞下青冥 送李大夫

江城今夜客 出郭

慘淩飛雲汀 薛判官

梅州第六十六

予至汀汀守可疑汀兵非素所拊循寇兵自劔自交
至丁丑正月行府遂引兵趨漳州龍巖謀入衛漳潮道
阻三月入梅州時麾下頗不循法斬二都統軍政一新

馬

樓角凌風迫 東樓

孤城隱霧深 野望

萬事隨轉燭 佳入

秋光近青岑 佳木

贛州第六十七

五月引兵自梅出領時贛吉兵皆來會六月大捷於零
都進攻興國縣縣返正於是駐屯遣大兵攻贛州又以
偏師出吉州贛諸縣皆復虜號令惟行於城中吉水末
豐萬安末新龍泉以次皆復臨洪袁瑞莫不響應諸軍
門請約東者相繼興國黃州新復皆來請命汀州有偽
天子黃從斬首至府上下翕合氣勢甚盛天若祚宋則
是舉也幸而一捷國事垂成之候也

崆峒殺氣黑 壯遊

灑血暗郊垌 薛判官

哀笳曉幽咽 留花門

石壁斷空青 西關

江西第六十八

行府偏師出吉州者戰于鍾步不利攻贛兵不幸相繼
而敗行府孤立時處置安撫鄒鳳聚兵數萬在末豐境
行府引兵就之會其軍亦潰而虜自後追及不可支雖
人謀之不臧殆天意之未順每一念此氣殫欲絕哀哉

東望西江末 第觀

高義在雲臺 建封

到今用鉞地 草堂

霜鴻有餘哀 金華山

江西第六十九

旄頭初倣擾百道江陵

乾坤空崢嶸盡鴞

義士皆痛憤草堂

嚮者留遺恨空靈岸

復入廣第七十

行府敗於江西收散兵復入汀尋出會昌入安遠趨循

州是冬屯南嶺戊寅二月出惠州海豐縣駐於麗江涌

徧遣間使沿海訪問車駕六月翠華至厓山行府移船

澳八月進少保信國公職任依舊行府欲赴關張世傑

阻隔於中不果行

東浮滄海濤薛原中

南為祝融客詠懷

漂轉泥泥沙柴門

迫此短景急龍門

駐惠境第七十一

朱鳳日威垂北風

羅浮展衰步詠懷

北風吹蕪葭秋行官張望

送此齒髮暮雨

駐潮陽第七十二

十月引兵趨朝陽稍平群盜人心翕然

寒城朝煙淡吳侍御宅

江沫擁春沙速遊

群盜亂射虎雷

回首白日斜烹晴

同府之敗第七十三

十一月謀報虜大衆至漳泉度勢不敵移屯將趨海豐

為虜騎追及於中道時行已數日不為備倉卒潰散遂

被執

送兵五千人北征

散足盡兩靡種萬戶

留滯一老翁雨

蓋棺事則已奉先縣

行府之敗第七十四

自國難後行府白手起兵展轉患難東南跋涉萬餘里

事不幸不濟然臣子盡心焉爾矣成敗天也獨奈何哉

翠蓋蒙塵飛詠懷

仗鉞奮忠烈北征

千秋滄海南張九齡

事與雲水白王思禮

南海第七十五

今被執後即服腦子約二兩昏眩久之竟不能死及至

張元帥所聚脅之跪拜誓死不屈張遂以客禮見尋置

海船中守護甚謹至厓山令作書招張世傑手寫詩一

首復命末句云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聲名照漢青張

不強而止厓山之敗親所目擊痛苦酷罰無以勝堪時

日夕謀陷海而防閑不可出矣失此一死困苦至於今

日可勝恨哉

開帆駕洪濤遺遇

血戰乾坤赤送李判官

風雨聞號呼草堂

流涕灑丹極別蔡著作

南海第七十六

南海春天外 送段功曹

抵應學水仙 舟中

自傷蓬暮眼 寓目

為我一泫然 李使君

至廣州第七十七

自厓山至五羊壯哉郡真形勝之國也往年虜平其城

收復後不能完整為守國討哀哉吾國之無人乎

南方瘴癘地 雷

白馬東北來 白馬

長城掃遺堞 李彌

淚落強徘徊 鄭附馬樓臺

至南安軍第七十八

予四月二十二日離五羊五月四日出梅嶺至南安軍

鑰置舟中予不食擬至虜陵得暇日度幾首丘之義云

短日行梅嶺 哭李常侍

天門鬱嵯峨 別唐誠

江西萬里船 春夜留宴

歸期無奈何 何將軍山林

過章貢第七十九

崆峒地無軸 送從弟亞

江山雲霧昏 別李茂

萍漂忍流涕 入行軍六弟宅

故里但空存 後出塞

至吉州第八十

掛帆遠色外 用

緬邈懷舊丘 破船

江水風蕭蕭 枯柏渡

烏啼滿城頭 發秦州

吉州第八十一

泊舟滄江岸 課代木

身輕一鳥過 送蔡師魯

請為父老歌 羌村

歌長擊樽破 屏跡

吉州第八十二

戚戚去故里 前出塞

我生苦飄零 通泉驛

回身視綠野 送李校書

但見西嶺青 楊旗

過臨江第八十三

自離南安軍五日而至廬陵七日過臨江八日至豐城

余雖不食未見其殆眾以飲食交相逼迫予念既過鄉

州已失初望委命荒濱立節不白且聞暫止金陵郡出

坎之會或者有隕自天未可知也遂復飲食勉徇眾情

初衆議以予漸殆欲行無禮掩鼻以灌粥酪至是遂止

乃知夷齊之心事由其獨處荒山故得行其志耳

獨帆如飛 鳴贈蘇侯

清江轉山急 早發射洪

回首白雲多 何將軍山林

山寒夜中泣 龍門鎮

過隆興第八十四

隆興自陷沒後忠義奮起幾於返正屠滅殆盡過而傷

之

臨江久徘徊 山寺

再讀徐孺碑 張九齡

交遊颯向盡 饑裝二端公

到今耆舊悲 病榻

江行第八十五

畏途隨長江 白沙渡

萬里滄茫水 憶鄭南班

遊子去日長成都

壯心不肯已載贈友

江行第八十六

江水東流去陪王侍御宴

浮雲終日行李白

別離經死地鄭州馬池

飲啄愧殘生草堂

江行第八十七

蕭蕭白揚路李邕

死人積如丘遺典

大江東流去成都

蒼山旌旆愁常評事

江行第八十八

連山暗烽燧送從弟亞

川谷血橫流送樊侍御

揮泪臨大江送常諷

上有行雲愁遺典

江行第八十九

六月六日過隆興十二日至金陵因邸八月二十三日

渡江北行事會多有可慨尚何言哉

朔風飄胡馬遺典

江城帶素月聽楊氏歌

安得覆八溟客居

滂泥洗吳越喜雨

北行第九十

八月二十六日至揚州九月初一日哭母小祥於邵門

外初九日至徐州弔項羽故宮地登黃樓臺讀子由賦

十二日至沛縣縣有歌風臺十五日至東平府十七日

至高唐州十八日過平原二十日至河間府二十一日

至保定府

浮雲暮南征前出塞

我馬向北嘶日沙渡

荆棘暗長原園官送菜

子規晝夜啼客居

北行第九十一

清秋望不極野望

中原香茫茫成都

游子悵寂寥桔柏渡

下馬古戰場遺典

北行第九十二

浮雲連海岱兖州城樓

寒無際碣石昔遊

落景惜登臨杜侍御江樓

人煙渺蕭瑟北征

北行第九十三

平野入青徐兖州城樓

桑柘葉如雨昔遊

信美無所適成都

沉思情延佇雨

北行第九十四

乾坤幾反覆蘇侍御漁

乘凌借俄頃漢陂西南臺

懷古視平蕪遺僕

令人發深省奉先寺

北行第九十五

游子無根株贈李四文

世梗悲路澀送程錄事

関山雪邊看秋行官張望

愁思胡笳夕喜逢行在所

至燕城第九十六

十月一日至燕城越五日送千戶所枷禁十一月初一

日蘇枷初九日領赴北庭引問余不跪抗詞不屈尋復
還獄待死以至今日云

往在西京時往在

胡星墜燕地別唐誠

登臨意惘然登惠義

千秋一拭淚酌薛判官

至燕城第九十七

澄蕩想幽冀夏日歎

行行郡國遙野望

天寒落萬里遺興

回首向風颺

至燕城第九十八

百年不敢料龍門閣

先後無醜好遺興

絕境與誰同送裴二

飄泊南庭老舟中

入獄第九十九

陰房鬼火青王華宮

白日亦寂寞昔遊

自非曠士懷登慈恩塔

居人莽牢落送樊侍御

入獄第一百

天黑閉春院大雲寺

今如罝中兔懷鄭司戶

人間夜寥聞夜聽許十誦許

求日不可暮夏夜歎

入獄第一百一

行行見羈束寫懷

斯人獨憔悴李白

欲覺聞晨鐘遊奉先寺

青燈死分翳宿鑿石浦

入獄第一百二

勞生共乾坤寫懷

何時有終極別費上人

燈影照無睡大雲寺

今夕復何夕贈衛公處士

入獄第一百三

眼前列柵械草堂

熊掛玄蛇吼上水蓮懷

夜看豐城氣詠懷

朝光入薤脯晦月

入獄第一百四

徘徊虎穴上寄費上人

吾道正羈束觀水瀨

落日將何如莫歷下亭

清文動哀王別薛判官

懷舊第一百五

自百五至百九皆懷念故人為王事而沒者固多不能

盡紀嗚呼哀哉自百二十六至百三十八皆師友之際

同列之情死生契闊不能自已也

風塵滄白日寄第五弟

乾坤霾漲海將遠江陵

為我問故人送高司直

離別今誰在懷瀨上遊

懷舊第一百六

天寒昏無日石龕

故鄉不可思赤思

訪舊半為鬼贈衛處士

慘慘中腸悲送方書記

懷舊第一百七

故園花自發憶弟

無復故人來昔遊

亂離朋友盡遺懷

幽珮為誰哀爾

懷舊第一百八

故人入我夢夢李白

相視涕闌干彭衙行

四海一塗炭逃難

焉用身獨完垂老別

懷舊第一百九

中夜懷朋友宿清溪驛

百年見存沒鄭公處

風吹蒼江樹雨

寒月照白骨北征

金應第一百十

承信即路分金應元備筆扎使令性剛知義隨勤王入

京余陷虜左右星散惟應無叛去志在鎮江得同脫狼

狽淮東備嘗艱苦至通州以憂鬱病死葬城下哀哉

追隨三十載送頌文學

艱難愧深情老村

何處埋爾骨鹿頭山

平號傍孤城懷鄭司戶

張雲第一百十一

路鈴張雲元吉州敢勇將官隨闖勤王余既陷虜張雲

引兵自婺建劔汀歸里虜已據吉城雲不勝憤七月引

所部襲虜於南柵門擊殺甚衆本為散退之計會天

明戰渴赴江飲水尋被衝溺死使能少忍當為吾用哀

哉

痛憤寄所宣義鵬

四方服勇決北征

壯士欽精魂客居

里巷猶嗚咽赴奉先縣

劉欽貢元第一百十二

字敬德吉州貢士素有志氣好功名上下今古健於議

論余開府汀城敬德來宰都就招諭使鄒淵會虜暴至

竟死亂兵中同時死者鞠華叔頰斯立頰起巖皆郡之

英俊能為時立事功者天生人才若此曾未施一技速

折乃爾哀哉

文章日自負蘇公源明

去家死路傍上後園山脚

高視見霸王劍門

感子故意長贈衛處士

呂武第一百十三

環衛官呂武太平人面旗為軍余陷虜應募隨從北行

其人勁烈面折人觸忌諱不避然忠鯁人皆服之余與

同脫鎮江行淮東患難中賴以自忙及開府南劍遣其

結約江淮道尋阻武間關數千里即余於汀梅挺身寇

寨化賊為兵方將將數千人出江西以無禮於士大夫

遭橫逆死死之日一軍為流涕哀哉

疾惡懷剛腸壯遊

世人皆欲殺不見

魂魄猶正直南池

回首肺肝熱鐵堂

鞏宣使信第一百十四

鞏宣使都統招諭使鞏信刑湖老將沉勇有謀奉朝命

引所部隨府予自興國趨末豐虜追在後於東固方石嶺

下失戰信據險堅立不動中數箭死土人葬之如生尋
奏贈清遠軍承宣使立廟戰所而迄未有以慰忠魂也
哀哉

壯士血相視嚴公武

斯人已云亡楊監草書圖

哀哀失木狘吳侍郎江上宅

夜深經戰場北征

張秘撰汴第一百一十五

秘閣脩撰廣東提舉督府參謀張汴蜀人嘗為二吳客

佐荆湖幕習兵事予自贛勤王汴即入幕開督後領袖

一府知無不為空坑之敗秘撰易軍士皂衣伏草中死

亂兵後鄒處置得其尸棺歛焉哀哉

入幕旌旗動別撰侍郎

揮翰綺繡揚汝陽王璵

煙霧蒙王質赴奉先縣

斯人今則亡遺興

繆朝宗第一百一十六

環衛官知梅州繆朝宗淮人有意氣嘗為常熟邵氏客

從余於平江子歸福安自婺源道來相從精練幹突孜

孜奉公軍府器械悉出其手空坑之敗自經於山間哀

哉

空荒咆熊羆課伐木

摧殘沒藜莠杜構

平生江海心破船

其人骨已朽喜晴

閩三士第一百一十七

督機秘書謝杞督架閣許由督幹架閣李幼節閩士
之秀皆登科杞太學名士空坑之敗不知所終哀哉

俊逸鮑參軍憶李白

優游謝康樂石樞閣

諸幕客第一百一十八

督府架閣吳文煥督遣林棟等皆閩士有幹實宜勞幕

府空坑之敗被執尋遇害哀哉

入幕未展才贈李八判官

辛苦在道路送高司直

回首一茫茫送李判官

風悲浮雲去遺興

趙太監時賞第一百一十九

直寶章閣軍器太監督府參議官江西招討副使趙時

賞崇室有志氣首宰旌德以一縣抗虜數有功京師陷

入闕行朝擢知邵武軍以棄城罪去自余開督隨府典

兵數將偏師以當一面神采明雋議論慷慨空坑之敗

走之吳溪尋被執於隆興遇害哀哉

豪傑貴勳業送駁中楊豐

宗支神堯後贈李入判官

平生白羽扇嚴武公

斲結回我首述懷

劉沐第一百二十

宣教即督府機宜帶行大府寺簿劉沐字淵伯子隣曲

朋友從勤王補官予陷淵伯領諸軍還及予歸國淵伯

收部曲赴府會於汀專將一軍為督帳親衛沉實有謀
圖機應物允江西忠義皆淵伯所號召晝夜酬應精力
不倦會病劇乍起空坑之敗不得脫遇害於隆興長子
同日刑次子貢元死空坑亂兵余收其第三幼子亦沒
於廣哀哉

王翰願卜隣贈常左丞

稽康不得死遺興

落月滿屋梁夢李白

悲風為我起金華山觀

孫舉第一百二十一

宣教即帶行監官告院知吉州龍泉縣孫舉予長妹夫
也予引兵出贛其邑人奉舉以邑返正尋為親黨所陷
遇害於隆興哀哉

故人有孫辛彭衙行

義均骨肉地饑裝二端公

連為糞土業往在

揮手灑衰泪別建封

彭司令震龍第一百二十二

宣教即帶行大社令知吉州未新縣彭震龍予次妹夫
也性跌宕喜功名起兵隨勤王及歸郡邑已陷乃結湖
南諸峒豪傑謀興復余出江西即以縣返正虜遣軍攻
之其親黨內應被執遇害於郡城哀哉

堂上會親戚送李校書

可憐馬上郎白馬

呻吟更流血北征

干戈浩茫茫南池

蕭從事燾夫第一百二十三

從事即蕭燾夫未新人工詩與字從予山中又其兄敬
夫詩尤豪俊亦嘗客吾門燾夫從勤王得官及歸贊彭
司令收復鄉邑規以正道予至興國詣府白事意氣慷慨
慨邑城陷兄弟俱不免哀哉

灑翰銀鈎連陳合遺故宅

翻躑山顛鶴西閣曝日

慘淡鬪龍蛇春晴

及茲歎真漠青陽候

蕭架閣第一百二十四

督幹架閣監軍蕭明哲字元甫吉州貢士性剛毅遇事
有膽氣明於大節予至汀梅來從督府幕及出江西監
贛縣義兵收復萬安縣尋復龍泉行府敗元甫入野陂
連結諸寨拒虜被執死於洪哀哉

諸生舊短褐橋陵

張目視寇讐送韋評事

高義終焉在送王信州

白骨更何憂得弟觀書

陳督幹第一百二十五

督幹監軍陳子敬贛人以貲力雄鄉里舊從予遊行府
至汀子敬招集義兵置屯皂口以據贛下流以遏虜船
往來及行府攻贛子敬行其謀功效甚著行府敗舉兵
黃塘連結山寨不降重兵喪潰不聞所終哀哉

挺身艱難際送韋評事

虎穴連里閭課伐木

高天意悽惻送章諷

同盡隨丘壘 謂文公上方

陳少卿第一百二十六

帶行太府少卿福建提刑督府參議官陳龍復泉州老儒號清陂先生丙辰登科沈厚朴茂有前輩風流平生所歷州縣皆以清儉著名余開府南劍辟入幕老成重一府尋遣往漳潮計事行府自江南再入廣先生聚兵循梅來會後分司潮陽應接諸路四方豪傑翕然響應積糧治兵行府由是趨潮陽及移屯為虜所追襲先生遂不免時年七十三哀哉

卿月昇金掌 江陵送高大卿

老氣橫九州 送章評事

前輩復誰紀李公筮

吾道長悠悠 發秦州

鄒處置第一百二十七

兵部侍郎江東西處置副使督府參贊軍事鄒鳳字鳳叔吉水人慷慨有大志以豪俠行臺郡間從予勤王補武資至將軍景炎換文以寺丞領江西招諭副使聚兵寧都氣勢甚盛寧都被執變姓名為卜者虜不知其為招諭使也入贛城得脫尋聚兵未豐與國間行府奏授江西安撫副使統兵數萬攻與國縣尋會行府至縣返正別軍復未豐進授江東西處置副使屯兵未豐境上以烏合一日而潰行府失助於是空坑之敗哀哉

東郊暗長戰 吳侍御江上宅

死地脫斯須 特適江陵

庚公興不淺 張九齡

居然屈壯圖 別蘇溪

鄒處置第一百二十八

行府再入廣奏以公充都督府分司置司求豐與國間接應江淮虜自隆興遣大兵攻襄公萬死一生備艱艱難竟得脫引江西兵入廣會行府於潮陽及移屯公為駁事出不虞虜至麾下火急自到扶入南嶺踰十日死是行公所將皆江西頭目以取行府為名使行府入江西十萬眾立辦天之未啓中興也奈何公有子甚俊先卒家人散失無餘公嘗謂予欲立富田鄒氏子為嗣不果至是絕哀哉

方當用節鉞 相中允

不返舊征魂 東樓

淒涼餘部曲 送郭中丞

發聲為爾吞 別李義

劉監簿第一百二十九

宣教即帶行軍器監簿督府機宜劉子俊字民章吾鄉之傑也嘗領漕貢余開督與國民章來計事行府敗民章收散兵於洞源接應諸郡縣尋引軍入廣道過虜潰亡未幾再招集與鄒處置同詣行府會於潮陽越二十日而行府敗民章被執莫知所終哀哉

艱難奮長戰 潼關吏

高義薄行雲 畫街行

死為殊方鬼 客堂

三夜頻夢君 夢李白

劉監簿第一百三十

秀氣衝星斗 贈李八丈

壯筆過飛泉 李十五丈

舊遊易磨滅 汝陽王璉

魂傷山寂然 妻子入蜀

蕭資第一百三十一

閣門路鈴蕭資本書吏也小年給使令稍長通文墨圓

機善處事性和厚上下信愛予家先避地入廣資於

難中扶持盡力及行府江西之敗衛護大夫入全督府

印有功後在兵間調和諸將應府中碎務皆其領攝腹

心之良也潮陽移屯道過虜資以病体被害哀哉

王當風雲會 病榻

謝爾從者勞 遣典

感恩義不小 送廬侍郎

魂獨委蓬蒿 送王猷

杜大卿詩第一百三十二

司農卿廣東提舉招討副使督府謀官杜澣字貴卿丞

相立齋之姪也性剛猛為游俠京師予北行澣願從鎮

江之脫澣之力也匍匐淮甸衛護艱虞忠勞備盡嗚呼

可謂義士

昔沒賊中時 送章評事

中夜間道歸 後出塞

辛苦枚裹朽 遺田父泥飲

微爾人盡非 北征

杜大卿詩第一百三十三

澣從予南還佐府南劍尋遣往台温招集兵財福安陷

相失澣趨行朝久之奉朝命至行府值江西之敗又與

跋涉艱難者年餘及得府移屯潮陽許護海舟尋趨厓

山與行府遂隔及厓山潰澣并陷焉余至五羊澣來見

病無復人形在虜網羅中無所容力尋聞死焉哀哉

高隨海上查夜宴

子豈無補舟 寄薛帥中

白日照執袂 送樊侍御

埋骨已經秋 破船

徐榛第一百三十四詩闕

正將徐榛温州人其父官湖北榛往省迷失道歸行府

後生精練以筆扎典機密小心可信予被執榛得脫自

惠州來五羊頭從北行扶持患難備彈忠款道病至豐

城死焉

林檢院琦第一百三十五

宣教即督機檢院林琦閩士余屯餘杭時琦結集藉山

忠義得禦海道得官及南劍開府琦來外有文采內甚

忠實數隨患難勞而不怨及行府湖陽之敗琦不能脫

虜屯惠境逃去尋又被獲虜遇之不以禮至建康病死

虜自謂琦不肯自愛如於沿道浸水務自殘滅之類琦

可謂不降其志者矣哀哉

時危挹佳士 貽柳少府

慘淡隨回鶻 北征

佯狂真可哀 不見

死淚終映睫 李光弼

曾先生第一百三十六

秀峰曾先生鳳子師也太學釋褐累遷監丞會京師亂走澗澗尋隔及景炎登極澗添倅蕭雷龍首倡返正先生自澗來劍隨行府之汀丁丑春以梅州添差通判將行會行府移屯先生挈家避地於汀之鄉落六月以病死其子三貴自吉來奔喪不能返喪幸其一家歸至瑞金三貴復病死於道先生妻亦卒惟女在不知所之先生遭值厲難以清文粹德一不施於世流落以死家乃俱喪哀哉

江海日淒涼 遺典

賢聖垂蕭索 而閑

西河共風味 衡山縣學

顧步涕橫落 郭代公故宅

鄧禮部第一百三十七

光薦字中甫予郡人自虜度嶺及廣陷避地深山適強寇至妻子兒女等匿暗室寇無所睹焚其居十二口同時死中甫隨駕至厓山除禮部侍郎已卯春除李士院權直未數日虜至厓山潰中甫赴海虜舟拔出之張元帥待以客禮與余俱出嶺別於建康嗚呼中甫禍難之慘不減予而獨免北行幸而脫歸為管寧為陶潛不亦善乎

南宮無故人

才名三十年 問鄭景文

江城秋日落 贈侍即四舅

此別意蒼然 送蕭書記

家樞密鉉翁第一百三十八

則堂先生家鉉翁蜀名家有學問舉動必以禮朝中老成典刑也當國都不守先生簽書樞密見虜持正議左丞相吳堅右丞相賈餘慶以省札通告天下令以城歸附先生不押字虜自省中脅以無禮公不為動竟末如之何後以祈請使為名群詣北庭既至上書申祈請之議忤北庭意留燕邸已而移漁陽又移河間如我朝羈置特官給飲食而已余過河間得一二相見先生風采非復宿昔而忠貞儼然使人望而知敬嗚呼其可謂正人矣

出處同世網 鄭公慶

高誼邁等倫 別蔡著作

異方驚會面 送蕭別駕

慰此真良臣 寄唐使君

墳墓第一百三十九

予甲戌春自衡陽憲節歸赴贛州省拜墳墓及乙亥五月奔祖母喪至門以起復六月望日出從戎事與宗族鄉黨求訣云

別離已五年 贈蘇四

不及祖父塋 後園山脚

霜露晚淒淒 出郭

痛哭松風迴 北征

宗族第一百四十

西江接錦城送李肅

山陰一茅宇遺典

宗族忍相遺送崔都水

乾坤此深阻宿清溪驛

母第一百四十一

先母齊魏國夫人蓋自虜難後弟璧奉侍赴惠州弟璋從焉已而之廣之循之梅余來梅州母子兄弟始相見既而魚軒出江西尋復入廣夫人遊二子間無適無莫雖兵革紛擾處之怡然戊寅行府駐船澳弟璧仍知惠州弟璋復在侍夫人薨八月兩國之命下時已得疾孤已矣未有返葬夫人期不知二弟何時畢此大事身陷萬里縲紲中歲時南望嗚咽云

何時太夫人送李校書

上天回哀春大雨

墓父孤兔隣汝陽王璣

嗚呼淚如霰白馬

舅第一百四十二

予以楚囚過西昌聞舅家杌杌自是南望孤雲每念我

母不勝渭陽之情

萱草秋已死從孫濟

歲暮有嚴霜北遊

落日渭陽情送翁統軍

涕淚藏我裳貼華陽李少府

妻第一百四十三

丁丑八月十七日空坑之敗夫人歐陽氏女柳娘環娘子佛生環之生母顏佛之生母黃並陷失尋聞自隆興

北行惟佛生已死人世禍難有如此者哀哉

結髮為妻子新婚別

倉皇避亂兵破船

生離與死別別賀蘭鈺

回首淚縱橫示宗文宗武

二女第一百四十四

床前兩小女北征

各在天一涯送高書記

所愧為人父赴奉先縣

風物長年悲送楊監入蜀

次子第一百四十五

渥洼騏驎兒送李校書

衆中見毛骨送魏六丈

別來忽三載四松

殘害為異物北征

妻子第一百四十六

妻子隔絕久述懷

飄飄若埃塵寄薛郎中

漠漠世間黑贈蜀僧

性命由他人懷鄭司戶

世亂遭飄蕩羌村

飛塵共徘徊昔遊

十口隔風雪赴奉先縣

反畏消息來述懷

長妹第一百四十八

余長妹適孫氏不幸孫氏傾覆家沒入燕妹奉孫氏生

母携子肖翁約翁及一女零丁孤苦客食萬里妹雖患

母携子肖翁約翁及一女零丁孤苦客食萬里妹雖患

母携子肖翁約翁及一女零丁孤苦客食萬里妹雖患

母携子肖翁約翁及一女零丁孤苦客食萬里妹雖患

難中侍養撫教各盡其所可謂賢矣哀哉

聞章氏妹 元日

零落依草木 佳人

深負鶴鴒詩得舍弟消息

臨風欲痛哭 關州東樓

長子第一百四十九

予二子長曰道生姿性可教不幸亂離隨家飄泊空坑之敗能脫身自全鍾愛於大夫人以疾後大夫人六十年死於惠陽郡治中生十三年矣哀哉

大兒聰明到 刘少府山水障

青嶺已摧頹 昔遊

回風吹獨樹 樊侍御

吾寧舍一哀 赴奉先縣

二女第一百五十

予六女長定娘次柳娘次環娘次監娘次奉娘次壽娘丙子定娘壽娘以病死於河源之三角丁丑柳娘環娘陷惟監娘奉娘得存戊寅潮陽之敗復死亂兵中哀哉
癡女飢咬我 彭衙行
樽沒一悲魂 遣懷
痛哭蒼烟根 送樊侍御

弟第一百五十一

余二弟長壁次璋璋自船澳奉母喪趨惠州別壁末五羊別自是骨肉因緣墮寥廓矣哀哉

兄弟分離苦 送弟頌

凄凉憶去年 倚林

何以有羽翼 夢李白

飛去墮爾前 彭衙行

弟第一百五十二

棣華晴雨好 和宋太少府

風急手足寒 水會渡

百戰今誰在 憶弟

羈棲見汝難 寄弟

弟第一百五十三

沙晚鶴鴒寒 寄弟書

風吹紫荆樹 得弟消息

忍淚獨含情 郭中丞

江湖春欲暮 冥胡侍御

弟第一百五十四

不見江東弟 元日示宗武

急難心惘然 義鷲

念君經世乱 送班司馬入京

卧病海雲邊 所思

次妹第一百五十五

予次妹自未新歸寧不與彭氏之誰亂離中隨母兩國夫人上下自船澳奉喪趨惠陽兄妹不復見矣哀哉
大際傷愁別 出郊
江山憔悴人 送孟倉曹
團圓思弟妹 又示兩兒
傳語故鄉春 贈別何邕
思故鄉第一百五十六

自一百五十六至一百六十二共七首皆思故鄉懷故山之情余始創文山其間水石竹木蕭然有輞川盤谷之趣蓋將終焉承平時鄉曲賓朋日夕宴聚樂以忘憂真人世之清福今思之非惟平生故人半為塵土而故鄉萬里并隔世外惟死則魂識歸吾故鄉耳哀哉

天地西江遠 送崔侍郎

無家問死生 憶舍弟

涼風起天末 憶李白

萬里故鄉情 江樓宴

第一百五十七

江漢故人少 贈弟贊善

東西消息稀 憶弟

異花開絕域 遊何將軍山林

野風吹征衣 別贊上人

第一百五十八

老夫悲華年 聽楊氏歌

天涯故人少 送弟

每望東南雲 遣興

快背入飛鳥 望岳

第一百五十九

人生無家別 無家別

親故傷老醜 述懷

剪紙招我魂 彭衙行

何時一樽酒 憶李白

第一百六十

春水滿南國 遣寓

慘淡故園烟 陳拾遺

三年門巷空 遣興

未為隣里憐 草

第一百六十一

迢迢萬里餘 別出塞

絕域誰慰懷 贈李五丈

我圖日蒼翠 雨

回首望兩厓 柴門

第一百六十二

春日漲雲岑 過津口

故園當北斗 月

窈窕桃李花 喜晴

紛披為誰秀 九日

第一百六十三

自一百六十三至一百九十一共二十九首雜然寫其

本心

陶潛避俗翁 遣興

龐公竟獨往 雨

明明君臣執 牽牛織女

牢落吾安放 鄭公虔

第一百六十四

吳楚東南圻 登岳陽樓

風雲地一隅 地隔

蹉跎暮容色 重過何氏

不敢恨危途 北風

第一百六十五

風煙渺吳蜀 柴門

雲帆轉遼海 後出塞

喪亂紛敷敷 遣寓

尚愧微軀在 與嚴二奉禮

第一百六十六

驚風翻河漢 有懷

鴉首麗泥塗 將適江陵

吾衰將焉託 遣懷

愁絕付摧枯 北征

第一百六十七

陰風千里來 吳侍御江上宅

驚浪滿吳楚 雨

世事兩茫茫 贈衛處士

飄泊欲誰訴 又雨

第一百六十八

平生方寸心 舟中苦熱

誓開玄冥北 後出塞

歲暮日月疾 駕懷

我嘆黑頭白 酌薛判官

第一百六十九

今吾抱何恨贈別

恨無匡復安送樊侍郎

吳吳看吳鈞後出塞

回首蛟龍池詠懷

第一百七十

天長眺東南鄭公度

衰謝多酸辛汝陽王璉

丈夫誓許國前出塞

直筆在史臣李公光弼

第一百七十一

天衢陰崢嶸赴奉先縣

歲寒心匪他送嚴使君

平生獨往願立秋後題

零落首陽阿過宋之問舊

第一百七十二

濟時肯殺身寄唐使君

倭淡苦士志送李大

百年能共何別唐誠

終古立忠義陳拾遺故宅

第一百七十三

絕域三冬暮送十七男

垂老見飄零送李大

林氣森噴薄過郭代公故宅

意鍾老栢青送程錄事還

第一百七十四

仰看八尺軀別張建封

不要懸黃金蘇公源明

青青歲寒栢枯板

乃知君子心張九齡

第一百七十五

小人困馳驟九日

後生血氣豪遣懷

世事固堪論園官送美

我何隨爾曹飛仙閣

第一百七十六

天地日蛙蠅張九齡

勞生苦奈何賤嘉州程和

聊欲從此遊送樊侍郎

人少豺虎多別唐誠

第一百七十七

男兒生世間後出塞

居然成濩落赴奉先縣

鸞鳳有銜翮寄唐使君

虹蜺就掌握揚旗

第一百七十八

鸞鳳不相待暇日小園

白魚困密網過津口

但訝鹿皮翁遺興

宜登任昉往蘇少保

第一百七十九

威鳳高其翔尋崔駘

老鶴萬里心遺興

脫略誰能馴薛少保

兀兀遂至今赴奉先縣

第一百八十

天寒霜雪繁赤谷

蕭蕭北風勁羌村

高鳥黃雲暮送殷參軍

斗上挾孤影義鶻

第一百八十一

乾坤涕嗽嗽送王秋

名繫朱鳥影張九齡

家落寸心遠送何侍御

斯文亦吾病早發

第一百八十二

儒冠多誤身贈韋右丞

斯文憂患餘宿鑿石浦

第一百八十三

名賢慎出處自施州歸

僧殘數行淚登牛頭山

第一百八十四

讀書破萬卷贈韋右丞

赤驥頰長纓述古

第一百八十五

蕭條四海內別韋誠

路逢相識人前出塞

第一百八十六

高歌激宇宙衡山縣學

忠貞負冤恨李公筮

第一百八十七

丈夫四方志前出塞

清心聽鳴鑼聽許十誦詩

第一百八十八

茫然阮籍途早發射洪

零落蛟龍匣李公光弼

識字用心苦阮隱居

鬱鬱流年度雨

志士懷感傷贈李四丈

引古惜興亡壯遊

許身亦何愚赴奉先縣

徒兒勝腐儒草堂

慷慨有餘悲水檻

開懷無愧辭詠懷

歲晚寸心違贈韋贊善

姦雄多是非詠懷

喪亂飽經過寓目

衰老強高歌別唐誠

益歎身世拙北征

開視化為血客從

第一百八十九

天地有逆順崔少府

當歌欲一枝尋崔啟

第一百九十

萬古一死生詠懷

我何良歎嗟益井

第一百九十一

高官何足論佳人

物理固自然益井

歎世道第一百九十二

自一百九十二起至二百泛然為世道感歎

古來遭喪亂西閣勝日

悠悠委薄俗入衡州

第一百九十三

蝮蛇暮懷寒簡崔評事

真宰意茫茫遺興

第一百九十四

黎民困逆節登棄上堂

執云網恢恢慶幸白

第一百九十五

殘孽駐艱虞過南岳

惘然難久留發秦州

河漢聲西流登慈恩塔

誰是長年者王華宮

短褐即長夜遺興

寂寞身後事夢李白

願聞第一義請文公上方

丈夫多英雄牽牛織女

豈非吾道東贈蘇四

猛虎憑其威遺興

六合人煙稀北風

殘孽駐艱虞過南岳

自及梟獍徒草堂

眼中萬少年 別張建封

得志行野為詠懷

白馬蹴微雪 遺典

追隨燕薊兒 王公思祀

第一百九十六

客從何鄉來 病栢

挾矢射漢月 留花門

殺身傍權要 三歌

門戶有旌節 遺典

第一百九十七

閑河霜雪清 送遠

故人亦流落 送裴五赴

夷歌奉玉盤 揚六判官

悲君隨燕雀 贈何邕

第一百九十八

漁陽豪俠地 後出塞

北里富熏天 遺典

快馬金纏轡 送從弟亞

但遇新少年 遺懷

第一百九十九

南北逃世難 送雅

始聞蕃漢殊 草堂

天下今一家 鹿須山

中原有驅除 留花門

第二百

茫茫天造間 宿花石成

高岸尚為谷 水檻

百川日東流 別贊上人

勢閱人代速 觀山川水漲

文山先生全集卷之十七

文集

宋少保右丞相兼樞密使信國公文山先生紀年錄

正文乃公獄中手書附錄全文集註雜取宋禮部侍郎鄧光薦中甫所撰丞相傳附傳海上錄宋太史氏管發國實至元間經進甲戌乙亥丙子丁丑四年野史平慶安刊行伯顏丞相平宋錄參之公所著指南前後錄集杜句詩前後卷旁采先友遺老話舊事蹟列疏各年之下

丙申 宋理宗端平三年

予以五月二日子時生大父夢予騰紫雲而上命名雲孫既長朋友字曰天祥後以字貢于鄉字之者改曰履善理宗覽對策見其名曰此天之祥乃宋之瑞也朋友遂又字之曰宋瑞而通稱之

廬陵文氏來自成都公六世祖炳然居永和鎮五世祖正中徙富田曾祖安世贈太保邢國公大父時用贈太傅永國公父儀字士表人稱為革齋先生贈太師惠國公母曾氏齊魏國夫人

丁酉 宋理宗嘉熙元年 庚子 嘉熙四年

辛丑 宋理宗淳祐元年 壬子 淳祐十二年

癸丑 宋理宗寶祐元年

甲寅 寶祐二年

是歲公夢召至帝所帝震怒責其不孝公哀訴以臣實孝帝曰人言卿不孝卿言卿孝賜以金錢四遺去公出門而震雷欲擊之自嘆曰幸免不孝之罪而又

乙卯 寶祐三年

是歲大比以字舉郡貢士弟璧同舉冬俱赴省侍父輩齋先生行予既以字為名字之者改曰履善提舉知郡李迪舉送

丙辰 寶祐四年

二月朔禮部開榜中正秦名弟壁同登及大庭試策有司真予第五理宗皇帝覽予對親擇為第一臨軒唱名蓋五月二十四日也時革齋先生卧病客邸予自期集所請朝假侍湯藥二十八日革齋先生棄世天府治喪榜下士資送道路費粗給兄弟即日扶護還里以君子不家於喪沿途餽送並不受

丁巳 寶祐五年

九月葬革齋先生

戊午 寶祐六年

八月從吉時丞相丁大全用事或勸通書者予曰仕如其汲汲耶郡侯欲為言于朝除初官力辭謝得止已未 宋理宗開慶元年

五月臨軒策士旨差簽書學士海軍節度判官廳公事朝廷檢會照格授承事郎予聞命辭免乞行進士門謝禮旨今朝謝訖之任九月入京時江上有變吳丞相潛舟相初入都知董宋臣主遷幸議京師洵予門謝訖即上疏乞斬董宋臣以一人心以安社稷建明倣方鎮建守就團結抽兵破資格用人數事書奏不報還里

舊例三魁唱名罷賜袍笏謝恩入幕賜御饌進謝恩詩出賜席帽於闕門上馬迎入期集所又名狀元局官給錢物供張皂隸等於此聚同年待賓客刊題名小錄賜聞喜宴進謝宴詩如此者一月然後率榜下士詣闕謝恩謂之門謝門謝後授初階內狀元授承事郎簽書某軍節度判官廳公事至後一科放進士榜則前一科狀元召入為秘書省正字名曰對花召庚申 宋理宗景定元年

二月差簽書學士南軍節度判官廳公事辭免乞祠祿旨

差主管建昌軍仙都觀

辛酉 景定二年

十月除秘書省正字時賈丞相似道當國年餘頗訝不通名及除入館得予書舉張師德兩及吾門故事始重嘉歎

誥詞曰倫魁登瀛故事也然始進大率以虛名既久乃知其實踐爾則異於是初以遠士奉董生之對繼以甲官上梅福之書天下誦其言高其風知爾素志不在溫飽麟臺之召其來何遲語有云居大名難又云保晚節難爾其厚養而審發之使輿論翕然曰朕所親擢敢言之士可 劉克莊行

壬戌 景定三年

四月供正字職尋兼景獻府教授五月克殿試考官進校書郎誥詞曰新進士唱第前舉首必召故事也爾以陝帖之故稽登瀛之擢一旦來歸如麟獲泰時鳳集阿閣甫繼黃本俄映青藜在他人為速在爾為晚矣人之不可及者年也不磨者名也至哉天下樂者書也朕將老汝之才而極其用焉耳

癸亥 景定四年

正月除著作佐郎二月兼權刑部郎官刑部事最繁重

居官者率受成於吏號清流者尤所不屑為之鈎考裁決晝夜精力不倦更不能欺懾服焉八月以童宋臣履出為都知上疏論其惡不報東擔將出關丞相遣人謂公不可差知瑞州十一月赴郡十二月迎親就養郡兵火後瘡痍乍復予撫以寬惠鎮以廉靜郡兵素驕取其桀黠寘之法張布網紀上下肅然於交承外積緡錢萬創便民庫去之日填兵出前窠各為楮百萬有奇遺愛在民久益不忘

甲子 景定五年

十月召赴行在尋除禮部郎官十一月除江西提刑辭免不允

乙丑 宋度宗咸淳元年

二月就瑞州交割提刑職事時大赦後推廣德意金宥居多惟平寇扶楮稍振風采四月行部至吉州太和縣伯祖母梁夫人歿予父所生母也申解官承心制閭臺臣黃萬石以不職論罷是歲闢文山

臨江城中金地坊銀匠陳見負關會過于市者數曰我等困苦止欠此馱耳翼早盜殺負關會人慧力寺後山中捕司跡盜急市荷擔行鬻餒餌者以所聞陳語告捕司鞠陳筌楚証服將受刑辭其母曰為子不

能終養必宿冤債無可說者望吾毋焚紙錢於吾死處告土神乞指引我到盜殺人處又焚紙錢於盜殺人處告土神乞指引我到殺人正賊之家母如其言

後月餘母夢子告曰謝母已得正賊乃府衙後李某家所得關會具在暗閣上竹籠內於吾死後止用訖

關會買牲酒賽謝神福內覆紙單籠上用草為遮蓋塵灰積滿一二日文提刑到請母為陳訴越數日公

到陳母乞屏左右持素紙以所夢訴公即命有司同陳母詰卒閣悉如夢遂以李償負關會人死推司及

元捕人償陳死官贍養陳母終身此趙君厚言也

丙寅 咸淳二年

丙寅 咸淳二年 丙寅 咸淳二年 丙寅 咸淳二年

丁卯 咸淳三年

丁卯 咸淳三年 丁卯 咸淳三年 丁卯 咸淳三年

環生九月除尚左郎官辭免不允十二月赴闕供職諳詞曰蘇軾有云仁宗皇帝在位最久得人最盛進士高

科類至顯位我理宗享國庶幾仁祖取士之數却又夥焉當時衰然之選今其存者無不登進獨爾以陳情之

表讀禮之文淹恤在外尚遲嚮用夫風之積不厚則其負大翼無力若爾之植立不九非特以高科也而又益

培厥栽則其滋長也執禦尚左高於即位其以是起家方天之休敬之哉可馮夢得行

戊辰 咸淳四年

正月兼學士院權直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是月臺臣黃鑄奏免所居官冬至除福建提刑臺臣陳懋欽奏寢新命

己巳 咸淳五年

四月差知寧國府辭免不允十一月領府事府極彫弊始至爬梳條理曠然無事寧國為郡居上流斗絕稅務無所取辦則推剝為民害子奏罷之別取郡計以補課

額百姓歡舞去後爭醜錢立祠 先是乙卯春公家趨城三十里曰冷水坑旅店胡翁

夜夢門外巨石有龍蛻瓜其上夢甚著覺而異之昧奕即擁帚掃除石驗所夢已而公至則坐于石更覆

翁言早寒願飯而去詞意甚勤公問故以夢告且曰他日必富貴願垂憐我家公諾焉由是公家人往還

經從必飯其家歲時翁媪至公家必優贈與至是公載家寧國再任歸午飯胡店胡以宿諾請公笑曰諸

擔中任擔取其一胡屢謝不敢則擇取一擔以告公令衆啓擇視之則扇也公曰此遠方土宜為鄉里親

友媿者汝無用焉命殺估時值以其直與之蓋胡以公五馬責如他人皆輜重充溢不知公行橐固枵然是以任其自擇無嫌也公之子孫過之胡之子孫仍奔走迎送不倦公家亦時優恤之一夢之吉乃纏綿受實惠異哉此胡老之言也

庚午

咸淳六年

正月朔除軍器監兼右司辭免不允四月供監職免兼右司尋兼崇政殿說書兼學士院權直兼王牒所檢討官會平章賈似道託疾歸紹興乞致仕旨令學士院降詔不允賈有要君之志予當制裁之以正義時內制相承皆呈薰當國政竄惟命重失王言之體予直道而行遂忤賈意七月除秘書少監兼職依舊臺臣張志立奏免所居官

辛未

咸淳七年

冬至除湖南運判臺臣陳堅表復新命是年起宅文山在廬陵南百里君子家上游兩山夾一溪溪中石林立水曲折其間從高注下姿態橫出山下石尤奇怪跨溪綿谷低昂則立各有天趣山上下流泉四出隨意灌注無所不之其高處面勢數百里俯視萬壑雲烟芊綿真廣大之觀也其南曰南涯可五里主人日領客其間

窮幽極勝樂而忘疲其比曰北涯以南長潭爲止清遠深絕蓋以時至焉宅基在南涯其地平曠長可百丈餘深可三十丈溪水至其前泓渟演迤山勢盤礴如拱如趨蓋融結非偶然者宅當其會青山屋上流水屋下誠隱者之居也予於山水之外別無嗜好衣服飲食但取粗遠不求鮮美於財利至輕每有所入隨至隨散不令有餘常歎世人乍有權望即外興獄訟務爲兼并益第之日自矢之天以爲至戒故平生無官府之交無鄉鄰之怨閑居獨坐意常超然雖疑塵滿室若無所睹其天性澹如也於宦情亦然自以爲起身白屋解遊早達欲俟四十三歲即請老致仕如錢若水故事使國家無虞明良在上退爲潛夫自求其志不知老之將至矣時之不淑命也何尤山中新宅後聞江上有變即罷匿事惟廳堂僅成

癸酉

咸淳九年

正月除湖南提刑辭免不允三月領事蹶決滯淹一路無留獄連平巨寇道路肅清冬乞便郡侍親差知贛州是年夏見古心先生江公萬里於長沙公從容語及國事憫然曰吾老矣觀天時人事當有變吾閩人多矣世道之責其在君乎居一年而難作公家番易城陷義不

辱自沉而死予灑血攘袂顛沛驅馳卒以孤軍陷沒無益於天下追念公言輒爲流涕

甲戌

咸淳十年

三月赴贛州平易近民與民相安無事十縣素服威信人自相戒無有出甲廣人以按堵故具官設位家置香火以報恩六月慶祖母劉夫人年八十七郡民自七十以上與錢酒米帛有差有婦人百三歲者十一月二十一日哀痛詔勅門下先帝傾崩嗣君冲幼吾至哀耄勉御簾帷曾日月之幾何凜淵氷之是懼憤茲醜虜闖我長江乘隙抵巇誘逆犯順古未有純是夷虜之世今何至泯然天地之經慨國步之岌危皆吾德之淺薄天心仁愛示以星文而不悟地道變盈警以水患而不思田里有愁嘆之聲而莫之省憂介胄有飢寒之色而莫之撫慰非不受言也而玩爲文具非不恤下也而壅於上聞靖言思之出涕滂若三百餘年之德澤入人也深百千萬姓之生靈祈天之祐亟下哀痛之詔庶回危急之機尚賴文經武緯之臣食君之祿不避其難忠肝義膽之士敵王所愾以獻其功有國而後有家胥保而相胥告體上天福華之意起諸路勤王之師勉策勲名不吝爵賞故茲詔諭想宜知悉

乙亥 宋幼主德祐元年

正月朔日得報虜渡江尋詔下召諸路勤王奉詔起兵二月除右文殿修撰樞密副都丞旨江西安撫副使兼知贛州尋兼江西提刑進集英殿修撰江西安撫使四月領兵下吉州除權兵部侍郎職任依舊五月丁祖母劉夫人憂解官承重六月葬劉夫人起復命下七月七日大軍發吉州至衢州除權兵部尚書職任依舊八月至闕下駐兵西湖上九月除浙西江西東制置使兼江西安撫大使知平江府事陸師賢斬呂師孟鼙鼓不報十月十五日入府尋除端明殿學士職任依舊遣軍解圍常州敗於五木正城守間准朝命以獨松關急趣師入衛許以吳門空虛願分兵戍守命再下還師進資政殿學士浙西江西東制置大使兼江西安撫大使置司餘杭守獨松關

管史云正月十三日有旨文天祥江西提刑照已降旨揮疾速起發勤王義士前行在十六日公移檄諸路聚兵積糧二月賈似道駐師魯港復公書勉以宗忠愍功名二十二日賈似道師潰章鑑乃啓除右文殿修撰等職四月用老將王輔佐爲總統領兵下吉州王尋卒以廣東統制方輿代之江西副使黃萬

石有舊嫌又忌公聲望出已右以公軍烏合兒戲無益言於朝廷臣與厚者佐之遂有留屯隆興府之命大史氏管劄曰人心天理誰獨無之文魁義聲一倡而士豪蠻蜚暴粮景從斯亦止矣而或者猶以猖狂議之時士友爲之歌曰出師自古尚張皇何況長江恣擾攘聞道義旗離漕口已驅北騎走池陽先將十萬來迎敵最好諸軍自裹粮說與無知饒舌者文魁元不是猖狂有旨文都承將所部人兵留屯隆興非但爲隆興守禦計異時隨機用事其爲效與勤王等今據文都承申所部之兵皆士豪忠義銳氣方新戰鬪可望勝捷不可閉之城郭詞氣甚壯此朝廷之所樂聞劄江西安撫副使提刑知贛州敬撰文都承且照累劄時暫駐隆興府續聽行下以圖倚功奉實批知

未易作與世事率多沮撓北兵日迫血淚橫流伏蒙公朝除天祥右文殿修撰樞密都承旨江西安撫使續往除江西提刑天祥極知該恩過當所當辭免痛心時危無暇爲平時揖遜亟憑使名召號所部惟是帥司無兵無將無官無吏無錢無米徒手自奮立爲司存今已結約贛州諸豪凡溪峒剽悍輕生之徒悉已糾集取四月初一日提兵下吉州會合諸郡民丁結爲大屯來赴關下忽得留屯隆興指揮觀聽之間便生疑惑緣天祥所統純是百姓率之勤王正以忠義感激使行又有官資在前爲之勸勵此曹銳氣方新戰鬪可望勝捷若閉之城郭責以守禦日月淹久烏合之衆不堪安坐必至潰逃此勤王與留屯較然利害之不同也謹瀝忠忱告鈞慈特與收回留屯隆興之命容天祥照累降旨揮將所部義兵來赴關下至衢州時以公軍抗徠有紀所過秋毫無犯近臣大驚遂除權工部尚書八月十七日內批文天祥除權工部尚書兼都督府叅贊軍事職任依舊十九日奉詔入衛墨經從戎仰藉朝廷威命獎率江右湖南淮廣諸項軍馬見抵京畿除已具狀中省乞判命重臣文管放令終喪外謹具兵籍六冊繳中詔勅三省進

呈卿狀辭免二書兼督贊事具悉自吾有敵難羽檄召天下兵惟卿首倡大義糾合熊羆之士誓不與虜俱生文而有武儒而知兵精忠勁節貫日月質神明惟寵嘉之投袂纓冠提兵入衛師律嚴肅勝氣先見宗社生靈恃以爲安孫少常伯進長冬卿未足以酌賢勞相臣督師于外命卿參佐庶幾集允文采石之功夫移孝爲忠以國爲家古有明訓矧急危之秋其往求朕攸濟理考親擢魁彥以貽孫謀意其在此又何遜乎故茲詔示想宜知悉二十六日起復朝奉大夫江西安撫使辭免不允內批文天祥依舊工部尚書兼督贊除浙江江東制置使兼江西安撫大使知平江府事二十八日勅三省進呈卿狀辭免權工部尚書江東制置使兼知平江府恩命事具悉朕未堪多難疆圉孔棘御事罔不曰艱大天咎我成功所惟時魁儒秉忠倡義獎率三軍入衛社稷國勢爲之增重人心恃以爲安精神折衝文武是憲若稽高廟命臣順浩開制閩于江浙宏濟中興之業耆定救功卿器度才猷克邁前哲惟長江之險要未復畿甸之儻守當嚴命卿以大常伯兼領二使表裏捍拓以固吾圉東西運掉以清虜氛儒師一臨士勇百倍用保乂

我文祖受命民茲惟豐邑貽謀之意亟其禡牙紆服宵旰之勞所辭宜不允正言曾惟奏吳門與區今爲遑地倫魁雋至忠孝勤王軍中喧騰小苑甲兵之誼河上尚稽光世節制之命九月初七日勘會文尚書獎率義兵入衛王室忠忱義繫深可嘉尚除已頒三路制帥之命仍兼督府參贊知平江府今已日久秋風浸致事不可緩合行催促須議旨揮旨令文天祥不候辭朝疾速前去之任所有一行軍兵除已別議支犒外其餘諸項管軍頭目人合與優加推賞及辟置官屬科降錢糧一應合行事件並仰逐項條具開申以憑施行史云文尚書開闢招軍備禦朝廷科降十八界二千萬貫金一千兩銀五千兩迪功從事承信崇義郎官誥各五十道校副尉賞帖各一百道鹽萬五千袋節次支犒錢十八界四百七十九萬七千五百貫口券錢米十八界一百二十六萬三千九百五十貫米二萬四千二百五十餘石貼助軍士使用錢十八界一十萬貫截撥錢銀米十八界十八萬八千三百貫銀五千五百五十一兩米四萬九千五百二十餘石起發特支犒錢十八界二百萬貫已上總計金一千兩銀六千五百五十兩鹽一萬五千袋十

八界二千八百三十四萬六千餘貫官諾二百道資
帖二百道米七萬三千七百七十餘石十六日除端
明殿學士制詞曰勅元戎十乘先行式倚真儒之望
師中三命承寵通隆方面之權朕若稽先朝之舊章
最重承明之選職內以傳畿廷之彥外亦褒帥閩之
賢王素之牧平涼程勣之蒞益部皆膺茲選今得其
人某官實學濟時英猷締國文有武備義槩質于神
明儒知軍情忠忱貫于霜日傳檄召兵而志士奮纓
冠赴難而國勢張不負素定之榮允謂寡二之畧予
欲復江表之疆字命爾攘除予欲壯浙西之翰藩咨
爾修扞威稜登前茅之令夷虜折破竹之威惟任之
專者位必崇惟名之至者功必集乃躋班規殿之峻
以增華帥閩之嚴噫邦咸喜戎有良翰茂對陟明之
渥身雖外心在王室趣成敵愾之勲二十七日文制
使辟周天驥帶告院添差江西撫叅留司隆興府楊
仔帶行吏架添差江西撫機何時帶工轄添差江西
撫叅並分司吉州文天祐帶史館檢閱添差江東制
幹分司徽州林棟帶禮兵架閣添差浙西制幹分司
常州十月弟壁旨除直秘閣主管崇道觀誥詞曰勅
具官某惟爾哲兄以鴻儒魁望倡義勤王忠於爲國

而不謀家乃命閩制修扞我難爾競奕有令譽虞侍
陔養叔出季處恩義兩盡寓直木天之峻賦祿桐栢
之祠清且佚矣孝友是亦爲政性其祗若季弟璋特
與免銓克浙西副司內机十一日賜詔曰卿秉忠忱
以濟時難倡義旅以衛王室經營四方如召虎授鞶
三軍如武侯爰咨常伯之英赴奮制閩之寄將士用
命遂汎掃於虜氛精神折衝益振揚於騰氣有嘉體
國之志亟奏攘夷之勲元戎啓行周邦咸喜載加錫
賚式示眷懷今賜卿金二十兩注益一副金十五兩
盤盃一副細色二十四匹纈羅二十四匹龍涎香二十餅
度金香合一具十兩清護香三十帖龍茶十斤至可
領也故茲劄示其體吾注倚之意十八日常州破公
在平江四十日去三日而通判王矩之環衛王邦傑
以城迎降二十三日北兵破獨松關留豪炎道十二
月內批文天祥簽書樞密院事十六日隆興府劉槃
以城降制置黃萬石移闔撫州聞北兵至而遁都統
宥宥迎敵就擒通判施至道以城降

丙子 宋德祐二年五月改景炎元年

正月二日除知臨安府辭不拜詣門陳大計不得見日
贊廟謨救宗社危亡十八日伯顏至阜亭山是夕宰相

陳宜中遁十九日早除樞密使午除右丞相兼樞密使
都督諸路軍馬懇辭間奉旨詣北軍講解二十日以資
政殿舊職詣北營見伯顏陳大誼詞旨慨慷虜頗傾動
留營中不遣明日宰相吳堅賈餘慶以下以國降予責
伯顏留使失信罵呂文煥逆賊引虜陷國并數呂師孟
叔姪罪惡求死北營虜置兵衛守遂不復還其勤王兵
朝廷放散西歸二月八日虜驅予隨祈請使吳堅賈餘
慶寺入北十八日至鎮江二十九日予與杜澍以下十
一人夜走真州三月初一日入真州城初三日真州給
出西城門閉弗納尋遣立護送出境是夕三更抵揚州
西門不敢入從者四人逃初四日伏城西荒山空屋中
虜騎萬計過屋後幾不免初五日移止賈家庄卧敗塹
糞穢中是夜趁高郵迷失道初六日早遇哨縛去一人
殺傷一人餘幸完初七日匍匐至高郵亟下船歷七水
寨十一日至泰州伏城下二十二日發舟與虜騎相先
後二十四日至通州閏三月十七日遵海而南三十日
至台州境地名城門鎮自城門陸行四月八日至温州
五月胡景炎皇帝於福安登極改元以觀文殿學士侍
讀召赴行在是月二十六日至行都門授通議大夫右
丞相樞密使都督諸路軍馬連上章辭改樞密使同都

督諸路軍馬七月四日發行都十三日至南劔聚兵十
一月入汀州

正月初八日乙亥劉察院廷瑞進稱臣表公請以福
王沂王判臨安係民望身爲少尹以死衛宗廟不許
張世傑宿重兵六和塔公又請於世傑京師義士可
二十萬肯城借以戰爲守世傑勉公歸據江西已歸
淮堧以爲後圖十五日壬午在朝臣一時俱逸十七
日伯顏至高亭山距臨安三十里趙吉甫賈餘慶獻
傳國王璽降表是夕宰相陳宜中遁世傑遁十八日
乙酉北兵至臨安北五十里益王廣王乃從母家出
闕渡江大將蘇劉義以兵衛間走永嘉公實陳此議
也十九日早除公樞密使時北兵已迫修門內戰守
迂皆不及施搢紳大夫士萃於吳堅左丞相府會伯
顏邀當國者相見旨令公詣北軍講解衆謂公一行
爲可以紓國難國事至此公不得愛身意虜尚可以
口舌動也初奉使往來無留北中者公亦欲規之歸
而求救國之策於是二十日詣北營至則留營中啖
都忙古歹館伴深悔一出之誤從史者有意推陷公
不覺也二十一日宰相吳堅賈餘慶等以國降且降
詔副以省札俾各州縣歸附左丞相吳堅等五人捧

表獻土北庭號祈請使二十四日辛卯伯類遣鎮撫唐兀兒宋趙興相等先罷散文天祥所招義兵一萬餘衆令各歸鄉里給與文榜公聞之流涕不自堪二月初八日驅公隨祈請使入北公不在使列蓋驅逐之使去耳盡出賈餘慶計陷先一夕公作家書已處置家事擬翼日行則引決家叅政則謂公死傷勇祈而不許死未爲晚公亦以是隱忍猶冀一日有以報國先是正月十九日客贊公使北天台杜潛梅整議斷斷不可客逐之去後二十日公北行諸客皆散梅整隣公孤苦慨然相從朝旨改宣教郎除禮兵部架閣文字十八日至鎮江請十九日渡江公自父京城外北兵營日夜謀脫不得間至是益急謀舟夜渡杜遂醉遊於市銀三百兩賄老校引間道走十里至江岸以三人寄老校家老校余元慶真州故舊也許銀千二百兩得船公於河岸上沈順家坐卧從公者曰王千戶狼突相隨不頃刻離是夕公以明日行買酒辭別鄉土因以其王千戶諸人伺其寢熟啓門出杜押飲妓家者小卒提官燈公變服從杜出至人家盡處杜以銀與小卒給使夾日候某所遂至甘露寺下李成呂武以船至北船連亘十數里至七里港有

喝問歹船賴巡船潮退閣淺聞哨齒聲甚清厲舟子拜且禱云江南田相公即得順風各稽首以更生賀二月二十三日阿朮平章令諸祈請使手扎勉李庭芝歸附獨公不署名阿荅海左丞入宮召宋太后幼主即日出宮封府庫以全太后幼主及福王與苗沂王乃裕樞密使謝堂隆國夫人度宗生母也王昭儀等行三月朔旦至真州守將苗再成迎見語國事感慨流涕越日約觀城王都統導至城外出制司小引脫回人朱七三等供云軍前見一丞相差徃真州鹽城制使遣提舉官來殺丞相安撫不忍加害張路分徐路分來歸行囊衣物五十卒寸劍送行海陵唐杜密謂張徐曰朝廷事未可知文公宰相也今雖奉制司命他日必將移過於下以說汝其審之張徐然之行父之云安撫令某二人便宜從事某見相公口是忠義如何敢殺相公遂與張徐以賜金百兩與五十兵以銀百五十兩乃相繼辭去明日至揚州杜架閣謂制臣欲殺我不如趨高郵通州渡海歸江南見二王仲報國之志徒死城下無益初四日李茂晷亮蕭發余元慶見行止未決携所腰金各百五十兩逃去外既顛躋內又飢渴至半山土圍糞堆中掃淨數

尺地以表貼地睡午北騎數千自土圍東至忽大風雲雨昏暝騎馳西去遂得免古廟樵出慘羨乞其餘又迷失道通夕行田間後乃聞北以高郵米擔濟揚州夜遣騎截諸津若非迷途當一網無遺若有鬼神鼓動其間者旦霧隱隱見哨騎趨避竹林騎遶林呼噪子藏處馬過傍三四不之見時萬竅怒號雜亂人聲疑有神明相之初七日遇樵夫以簣昇至高郵買舟二十四日至通州得之謀者云上下常與北騎隔三四十里又云鎮江走了文丞相大索數日許浦一路馳騎追捉聞之駭汗何僥倖甚也通州守楊練使師亮出郊聞而館公於郝衣服飲食舟楫皆其爲料理閏月十七日發城下四月八日至溫州開端宗皇帝於福安建大元帥府公奉書勸進議決舊客張汴鄒灑部曲朱華等皆自閩來迎景炎元年五月朔福安登極以觀文殿學士侍講召赴行在二十六日授通議大夫右丞相樞密使都督諸路軍馬制詞曰帝王之立中國惟修政所以攘夷輔相之重朝廷惟用儒所以無敵朕作其即位圖厥效功介不二心歷險夷而一致咨汝宅百揆賴文武之全才亟歸右揆之班并授元戎之柄肆敷大號專告群工具官某

骨鯁魁落之英股肱忠力之佐仁不憂男不懼坎維心之亨國志家公志私蹇匪躬之故敵裔虜之猾夏率義旅以勤王慷慨施給鎧之資豪傑雷動感激灑登舟之淚忠赤天知雖成敗利鈍逆觀之未能然險阻艱難備嘗之已熟獨簡慈元之愛爰升次輔之聯方單騎以行驚破夷虜之膽及免胄而入大慰國人之心天地之所扶持鬼神亦爲感泣今職方雖非周邦之舊而闡輔未忘漢室之思伊欲闢鞏轡而追三宮復鍾簾而妥九廟非內治飭何以實元氣非國威振何以折避衝披荆棘於靈武之初予未知濟收桑榆於混池之後事尚可爲思昔元勳有如臣浚在思陵已登於亞相更孝廟乃復於舊班式同今日之中興罔俾前修之專美况同列崇臯陶之遜而初政俟公旦之來庸再秉於國鈞仍惠長於樞宥優督府珮戈之錫峻文階黃纒之除申拓賦會式隆寵數於戲春秋以歸季子爲喜朕方徇於私情晉人謂見夷吾何憂爾共扶於輿運尚堅忠孝大布公忱迄畝社稷之安茂紀山河之續其祗予命永禱于曩連上章辭改樞密使同都督諸路軍馬十一月入汀州公遣督參趙時賞督諮趙孟滌以一軍取道石城復寧都遣

督贊吳浚以一軍屯瑞金復零都時北軍逼福安軍

駕航海福安遂陷

丁丑 宋景炎二年

正月移屯漳州龍巖縣三月至梅州始與一家相見旨授銀青光祿大夫職任依舊時經畧江西五月入贛州會昌縣六月三日戰零都大捷二十一日入興國縣遣兵攻贛吉斬汀州僞天子黃從臨洪袁瑞家傑響應興國軍黃州新復號令通於江淮不幸攻贛吉兵敗行府趨求豐就處置司會兵尋爲追騎所及至空坑失歐陽夫人一子二女行府收拾散兵十月入汀州十一月至循州屯南嶺

正月北兵大入汀關不守公欲據城拒敵汀守黃去疾聞車駕航海擁郡兵有異志公移次漳州龍巖縣時賞孟潔還軍追及於中途吳浚以虜命來招降人情洵洵極浚乃定時浚都右丞阿刺罕左丞董參政入閩李珣王積翁等已降仍爲福建宣慰招撫等使乃使淮軍羅輝持書來二月復梅州四月斬二大將之跋扈者曰都統錢漢英王福以纍敲出江西開府興國縣淮西野人原寨劉源等兵復黃州壽昌軍用景炎正朔者四十日潭州衡山縣趙璠等起兵岳下

張琥起兵邵永間踰數縣撫州何時起兵應同都督府分寧武寧建昌三縣豪傑皆遣使詣軍門受要束七月督謀張汴監軍率趙時賞趙五滯等盛兵薄贛城招諭鄒瀕率贛諸縣兵擣求豐吉水招撫副使黎貴達率吉諸縣兵攻太和時贛惟存孤城吉入縣復其半半垂下臨洪諸郡豪傑送款無虛日大江以西有席卷包舉之勢福建斬汀州僞天子黃從淮西兵復興國軍黃州復壽昌軍湖南所在起義兵不可數計四方響應孔明有云漢軍將成也天未悔禍相望旬日間贛吉州皆以驚潰北兵自隆興來適乘其弊戰於廬陵方石嶺下我師不利及求豐空坑軍士解散妻子爲虜公收拾餘衆奉老母入汀州轉移諸州將請命行朝請益兵再舉會北帥劉深自海至浚都自陸至道路梗塞朝訊斷絕公駐循之南嶺柵險以自全黎貴達觀望有陰謀事覺伏誅

八月黎貴達以正軍千人民兵數千次鍾安遇北軍民兵驚潰未旬日汴賞潔率民兵數萬逼贛城北軍以百餘騎衝之衆奔潰瀕聚兵數萬在求豐境亦潰北元帥李恒等以大軍乘其弊追及於東固方石嶺下都統鞏信率數十卒短兵接戰北帥駭其以寡拒

衆疑山中有伏歛兵不進信坐巨石餘卒侍左右箭
兩集屹不動北愈疑獲村夫引問道踰嶺至山後聞
無人焉就視信等創遍體死未什耳以此北騎稽滯
公遂得遠去

空坑陳師韓曰二十七日公至空坑潰卒困憊藉地
睡公宿山前師韓家夜得報追騎已逼陳送公由間
道去諸辛不之知也追騎至詰公所在無知之者遂
攻破其寨屠之公行山逕逼窄民老幼負荷奔走填
塞公窘迫不能前既而山墜巨石橫墜于路追騎至
迂迴板綠前公去遠矣至今居民指爲相公石

鄧古庭主簿曰公既遁追騎將及是早重霧尋丈遠
不相覩公猶聞後喧聞聲乃騎見轎中人風姿偉然
問爲誰曰姓文騎以爲丞相也群擁至帥所問之必
曰姓文問轎夫咸不知也遍求俘虜人識認乃有曰
此趙通判時賞也以此追騎逗留公又得遠去趙至
隆興帥府罵不絕口遂受害

歐陽夫人曰空坑敗潰卒意公所向疾至隨護公命
五百拳手斫山樹爲鹿角池隘道垣之數人負傷至
則五百拳手已摧踣不支公即去夫人驚問故則追
騎已林立于前夫人與佛生柳小娘環小娘頽孺人

黃孺人等皆爲俘虜夫人沿路意有深水險崖即投
死而一路坦平至元帥所已失佛生必有愛其俊秀
養爲己子矣

戊寅 宋景炎三年

二月進兵惠州海豐縣三月屯麗江涌衝遣間使沿海
訪問車駕六月行朝至厓山行府移船澳規入觀八月
授少保信國公職任依舊封母曾氏齊魏國夫人九月
齊魏國夫人薨吉起復十一月進屯潮州潮陽縣十二
月十五日移屯越海豐二十日爲虜騎追及於道軍潰
被執服腦子不死見張元帥抗節不屈張待以客禮

四月十六日大行皇帝遺詔曰朕以幼中之資當艱
厄之會方大皇命之南服馳勉于行及三宮胥而北
迂悲憂欲死財薪之憤飯麥不忘奈何乎人猶托於
我涉旣而肇霸府次閩而擬行都吾無樂乎爲君天
未釋于有宋強膺推戴深抱懼慚而夷虜無厭氛祲
甚惡海桴浮避澳岸棲存雖國步之如斯意時機之
有待乃季冬之月忽大霧以風舟楫爲之一摧神明
拔於旣溺事而至此夫復何言矧驚魂之未安奄北
哨其已及賴師之武荷天之靈連濱於危以相所往
沙洲何所垂閱十旬氣候不齊積成今疾念衆心之

鞏固恐萬古以遠離藥非不良數不可道惟此一髮
千鈞之託幸哉連枝同氣之依衛王某聰明夙成仁
孝天賦相從險阻又繫本根可於柩前即皇帝位傳
璽綬喪制以日易月內庭不用過哀梓官毋得輒置
金玉一切務從簡約安便州郡權暫奉陵寢嗚呼窮
山極川古所未嘗之患難涼德薄祚我乃有負於臣
民尚竭至忠共持新運故茲詔示想宜知悉十七日
祥興皇帝登寶位詔曰朕勉承丕緒祗若令猷皇天
付中國民既勤用德聖人居大寶位曰守以仁藐茲
渺冲適際危急惟我朝之聖神繼統而家法以忠厚
傳心滲漉在人億萬年其未泯遭逢多事百六數之
相乘先皇帝聰明出乎群倫孝友根於天性痛憤三
宮之北未嘗一日而忘遺大披艱丕應俟志除克刷
耻惟懷永圖托於神明辱在草莽上霧下潦之所偃
薄洪濤巨浪之所震驚請多難以殷憂宜祈天而未
命胡寧予忍而不其延日月爲之無光社稷凜乎如
髮鬢髻何及繼志其誰以趙孤猶幸僅存盍使爲宗
祧之主以漢賊不容兩立庶將復君父之讐大義攸
關輿情交迫閔予小子遭家不造而况斯今于前寧
人圖功攸終其難莫甚尚賴元勳宿將義士忠臣各

志而并謀協心而畢力敵王所愾扞我于難茲用大
布寬恩率循彛典予以導迎和氣予以逌續洪休可
大赦天下於戲人心有感則必通世運無往而不復
成誦雖幼有周寧後於四征少康之典祀夏實基於
一旅往求攸濟咸與維新十七十八十九日文武百
官詣大行皇帝几筵殿早晚臨二十日卒哭行香二
十一日以登極差官奏告天地初獻張世傑亞獻趙
潛終獻林永年奉禮郎潘岳丁應張太祝陶士遜太
官令辛大濟宗廟初獻曾淵子陸秀夫亞獻蘇景瞻
辛葦終獻賈純孝茅相奉禮郎王子宜張祺孫太祝
朱拱戊趙時倅社稷初獻蘇劉義亞獻劉景孫終獻
趙索奉禮郎傅半千曹卻太祝徐天麟二十二日內
批百官議謚號孝恭仁裕懿聖濂文英武勤政皇帝
廟號端宗二十三日太皇太后加上尊號
鄧傳云五月公始聞端宗皇帝晏駕于化州之碭川
今上即位以明年為祥興初三日碭川神龍見祥臣
庶咸覩合議優異碭川可升為祥龍縣置令丞簿尉
隸化州免租稅諸色科糴五年五月二十五日內批
文壁除權戶部侍郎廣東總領兼知惠州六月公規
入覲為張世傑所格不得進遣使奉表起居仍自劾

督師因功降詔獎諭詔曰勅天祥才非盤錯不足以
別利器時非板蕩不足以識忱臣昔聞斯言乃見今
日卿早以魁彥受知穆陵歷事四朝始終一節虜氛
正惡鞠旅勤王皇路已傾捐軀殉國脫危機於虎口
涉遠道於鯨波去桀就湯可觀伊尹之任歸周辟紂
咸喜伯夷之來方先皇側席以需賢乃累疏請身而
督戰精神鼓動意氣慨慷以匈奴未滅爲心棄家弗
顧當王事靡盬之日將母承行忠孝兩全神明對越
雖成敗利鈍非能逆睹而險阻艱難亦既備嘗如精
鋼之金百鍊而彌勁如朝宗之水萬折而必東尚遲
赤舄之歸已抱烏號之痛朕勉當繼紹未有知思政
茲圖任舊人克戡多難倏來候吏疊覓封章巋然靈
光之固存此殆造物者陰相胡然引咎益見勞謙至
如諗問之勤備悉忱悃之至朕今吉日既戒六月于
征倚卿愛君憂國之忠成我剏耻除克之志緬懷耆
俊深切嘆嘉公又奏乞除鄒淵右文殿修撰樞密都
承旨江西安撫副使兼同都督府參謀官趙孟潔遼
縣郡團練使左驍衛將軍江西招捕使兼同提刑都
督府諮議官杜許帶行軍器監廣東招諭副使兼同
都督府參謀官鄒臻帶大府寺丞同都督府參議官

陳龍復帶行兵部廣東招諭司使兼同都督府參議
官章從範帶行閩門祗候同都督府計議官丘慶雷
林琦萬鍾各帶行梁閣同都督府幹辦公事朱文翁
同都督府准備差遣旨特依奏除公又奏潮循梅三
郡並已取到返正狀乞將陳懿除右驍衛將軍知潮
州蓋管內安撫使張順帶行環衛官權知循州李英
俊帶行閩門祗候差梅州通判暫權州事旨特依奏
文璋帶行大理寺丞知寧武州公欲移軍入朝優詔
不許公欲入廣州凌震王道夫始復廣自恣憚公望
重陽遣舟迎中道散回遂不果自去冬宜中遁占城
世傑以樞副柄國日以迎候宜中還朝爲辭蓋諸大
將掌受宜中超擢樂其寬縱忌公英氣或以副貳受
節制意不便其至八月授少保信國公封母曾氏齊
魏國夫人同都督府官屬各轉五官金三百兩犒軍
公以書抵秀夫天子冲幼宰相遁荒制詔勅令出諸
公之口豈得不恤軍士以游詞相拒秀夫太息不能
答時同督府疫死者數百公亦數病九月六日母曾
夫人薨旨遣使宣祭十月長子道生卒陳懿兄弟五
人號五虎本劇盜據潮州數叛附人苦其害又不聽
同督府節制公聲其罪討之懿走山寨潮士民請移

行府于潮十一月進屯潮州潮陽縣殪凶攻逆稍正天討假以歲月因潮之民阻山海之險增兵峙糧以立中興根本亦吾國之首卽墨也劉興爲潮宿寇叛服不常據數郡跋扈殺掠尤慘遂誅之十二月十五日聞北帥張弘範自明秀步騎水陸並進乃入南嶺柵險自固二十日弘範以水陸兵奄至公引避山谷行且數日虜輕騎疾馳追及於道軍潰被執求死於鋒鏑不可得服腦子以必得冷水乃死告監者以渴甚於田間蹄涔中掬水飲之時公病旬餘遂泄瀉而目愈竟不得死越七日至虜營踊躍請劍弘範知不能屈乃曰殺之名在彼客之名在我且天祥見伯顏臯亭山吾實在傍遂以平揖相見叙間闊如客禮蓋歲除前三日也先是適鄒淵等自江西以民兵數千至公少留勞之又駐和平市攻陳懿黨與駐軍造糧亦意後隔海港步騎未能遽前陳懿以問罪窘迫百計不能救解乃挾重賄迎導北帥張弘正潛具舟海岸濟輕騎直指督帳公坐虎皮胡床與客飯五坡嶺不意虜至遂被執

巳卯 宋祥興元年

正月二日張元帥王海置予舟中初六日發潮陽初入

日過官富塲十三日至厓山二月六日厓山行朝潰三月十三日虜舟還至廣州張元帥遣都鎮撫石嵩護予北去以四月二十二日行五月二十五日至南安軍明日東下鑰予於船二十八日至贛州六月一日至吉州初五日過隆興十二日至建康因邸中八月二十四日北行渡江頗有事會不濟二十六日至揚州九月七日哭母小祥於邳州初九日至徐州十五日至東平府二十日至河間二十一日至保定府十月一日至燕初至立馬會同館前館人不受蓋謂館以受授拜人不受罪人也久之引去一小館置予於偏室館人不之顧次日晚供帳飲食如上賓館人云稟博羅丞相得語云然初四日張元帥者始至初五日見其用事大臣具言予不屈狀至午送予於兵馬司柳項縛手坐一空室衛防甚嚴所携衣物錢銀官爲封識日給鈔一錢五分爲飲食坐十餘日然後解手縛又坐十餘日得疾十一月二日踞柳惟繫頸以錄得出戶負暄初五日赴樞密院院官不及見自是日赴院輒空歸至初九日院官始引問院官者博羅丞相張平章有所謂院判簽院等不能識也偃坐召見予入長揖通事曰跪予曰南之揖卽北之跪吾南人行南禮畢可贊跪乎博羅叱左右曳予於地予坐

不起數人者或牽頸或牽手或按足或以膝倚予背強予作跪狀予動不自由通事曰汝有何言予曰天下事有興有廢自古帝王以及將相滅亡誅戮何代無之天祥今日忠於宋氏社稷以至於此幸早施行通事曰更有何語止此乎予曰我爲宋宰相國亡職當死今日挈來法當死復何言博羅曰你道有興有廢且道盤古王到今日是幾帝幾王我不理會得爲我逐一說來予怒甚曰一部十七史從何處說起我今日非赴博羅學宏詞科不暇泛言博羅愧乃云我因興廢故問及古今帝王你既不肯說且道古時曾有人臣將宗廟城郭土地分付與別國人了又逃走去有此人否予曰謂予前日爲宰相奉國與人而後去之耶奉國與人是賣國之臣也賣國者有所利而爲之必不去者必非賣國者也我前日除宰相不拜奉使伯顏軍前尋被拘執已而有賊臣者獻國國亡我本當死所以不死者以度宗皇帝二子在浙東老母在廣故爲去之之暈耳博羅曰德祐嗣君非爾君耶曰吾君也曰棄嗣君別立二王如何是忠臣予曰德祐吾君也不幸而失國當此之時社稷爲重君爲輕吾別立君爲宗廟社稷計所以爲忠臣也從懷愍而北者非忠從元帝爲忠從徽欽而北者非忠從高

宗爲忠博羅語塞平章皆笑一人忽出來曰晉元帝宋高宗皆有來歷二王何所受命張平章曰二王是逃走底人立得不正是篡也予曰景炎皇帝乃度宗皇帝長子德祐皇帝之親兄如何是不正登極於德祐已去天位之後如何是篡陳丞相奉二王出宮具有太皇太后分付言語如何是無所受命諸人無辭堅以無受命爲辭予曰天與之人與之雖無傳授之命推戴擁立亦何不可諸人但支離不伏予曰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各是其是可也博羅云你既爲丞相若將三宮走方是忠臣不然引兵出城與伯顏丞相決勝負方是忠臣予曰此說可以責陳丞相不可以責我我不曾當國故也又曰你立二王做得甚功勞予曰國家不幸喪亡予立君以存宗廟存一日則臣子盡一日之責何功勞之有曰既知做不得何必做曰人臣事君如子事父父不幸有疾雖明知不可爲豈有不下藥之理盡吾心焉不可救則天命也今日文天祥至此有死而已何必多言博羅於是怒見之辭色云你要死我不教你便死禁持你予曰我以義死禁持何害也博羅愈怒云云通事亦不以轉告予不答遂呼獄令史云將下去別聽言語初十日冬至入獄予意傲滿卽見殺乃囚

在獄中久無消息十二月半後一令史報云丞相語獄官宣差烏馬兒云文丞相性猶硬不硬又二日令史報云博羅語烏馬兒暹數日更與文丞相說話會歲終釋放諸囚烏馬兒語博羅獄囚皆已寬放惟文丞相一人仍在獄博羅云我奏却來喚你博羅至今重於一喚者憂子之硬也子誓死決矣此行決死在於再說話之頃昔人云薑桂之性至老愈辣予亦云金石之性要終愈硬性可改取予自記一宗入獄本末於此曰予死矣庶幾有知予心者

所記言語大畧如此當時泛應尚多不能盡記已卯除日書自古中興之君如少康以遺腹子起於一旅一成宣王承厲王之難匿於召公之家周召二相立以爲王幽王廢宜曰立伯服爲太子犬戎之亂諸候迎立宜曰是爲平王漢光武起南陽爲帝蜀先主帝巴蜀皆是出於推戴何論有無傳授之命如唐肅宗即位靈武不稟命於明皇却類於篡然功在社稷天下後世猶無甚貶焉禹傳益不傳啓天下之人曰啓吾君之子謳歌朝覲訟獄者歸之焉漢文帝只是平勃諸臣所立豈有高祖惠帝呂后之命耶春秋亡公子入爲君者何限齊桓晉文其大者何謂逃走不當立昇之於夏莽丕之於漢

方是篡德祐亡而景炎立謂之篡何居可惜當時不曾將此一段言語敷陳頗有餘憾耳

鄧傳云正月十三日至厓山張元帥索公書諭張世傑降公曰我不能救父母乃教人背父母可乎強之急乃書過零丁洋詩與之弘範笑而置之二月六日厓山潰公不勝悲憤作長歌哀之南北傳誦三月十三日還至廣州公日俟北方生殺之命弘範於公禮貌日隆盡取公所亡妾婢僕役以奉之十四日弘範置酒海上會諸將因舉酒從容謂公曰國亡矣忠孝之事盡矣正使殺身爲忠孝誰復書之丞相其改心易慮以事大宋者事大元大元賢相非丞相而誰公流涕曰國亡不能救爲人臣者死有餘罪况敢逃其死而貳其心乎殷之亡也夷齊不食周粟亦自盡其義耳未聞所以存亡易心也弘範爲之改容是日弘範具公不屈與所以不殺狀奏於朝四月十一日使臣還言上有誰家無忠臣之歎旨令善視公以來公曰使子死於兵死於刑則已矣而萬里行役不得逃焉命也或曰明知其不可而爲之奈何曰吾所謂盡心者人人諉天下之責古今世道不屬之人乎是烏可以成敗爲是非哉二十二日北行與厓山朝士鄧光

薦俱發廣州五月二十五日至南安軍石嵩與囊家
友議出江西慮篡奪遂鑰公於船公即絕粒爲告祖
禰文別諸友詩遣孫禮取黃金市登岸馳歸約六月
二日復命於吉城下公將以心事白諸幽明即瞑目
長往含笑入地矣乃水盛風駛前一日達廬陵孫禮
期不至公且行忍死以待垂至豐城忽有見孫禮在
他舟乃悟竟不曾往爲之痛哭流涕暮始見主者取
孫禮還舟明早飯已送之豐城岸從其自便追之不
可及矣公不食已八日若無事然公私念死廬陵不
失爲首丘今使命不達委身荒江盍從容以就義乎
遂復飲食如初從者七人或逃或死或逐僅存一人
曰劉榮六月初五日至隆興觀者如堵北人有駭其
英毅者曰諸葛軍師也十三日至建康十三日鄧光
薦以病遷寓天慶觀就醫留不行八月二十四日石
嵩等以公自東陽渡江淮士有謀奪公江岸者不果
以弘範命兵衛夾舟陸至揚州故也十月一日公至
燕供帳飲饌如上賓公義不寢食乃坐達旦雖示以
骨肉而不顧許以穹職而不從南冠而囚坐未嘗面
比留臺炎說之被其唾罵瀛國公往說之一見北面
拜號乞回聖駕平章阿合馬入館驛坐召公公至則

長揖就坐馬云以我爲誰公云適聞人云宰相來馬
云知爲宰相何以不跪公云南朝宰相見北朝宰相
何跪馬云你何以至此公曰南朝早用我爲相北可不
至南南可不至北馬顧左右曰此人生死尚由我公
曰亡國之人要殺便殺道甚由你不由你馬默然去
博羅欲殺公而上意及諸大臣不可張弘範病中亦
表奏天祥忠於所事願釋勿殺故囚之連年冬於獄
中遇靈陽子指示大光明正法公自謂於死生之際
脫然若遺自是詩文時有超灑忘世之意公獄中與
弟書曰廣州不死者意江西可以去之及出南安繫
吾頸繫吾足於是不食將謂及吉州則死首丘之義
也乃五日過吉又三日過豐城無飯八日不知飢既
過吉思之無義且尚在江南或尚有生意遂入建康
居七十餘日果有忠義人約奪我於江上蓋真州境
也及期失約惘然北行道中求死無其間矣入幽州
下之徃行枷頸鎖手節其飲食今已二十日吾舍生
取義無可言者今千萬寄此及詩達吾弟蓋絕筆也

庚辰

是歲囚

五月弟璧自惠州入覲右丞相帖木兒不花奏其畧

曰此人是文天祥弟上曰那箇是文天祥傅羅對曰
即文丞相上嘆嗟久之曰是好人也次問壁右丞相
奏是將惠州城子歸附底上曰是孝順我底

辛巳

是歲囚

正月元日公為書付男陞公在縲絏中放意文墨比
人爭傳之公手編其詩盡辛巳歲為五卷自譜其平
生行事一卷集杜甫五言句為絕句二百首且為之
叙其詩自五羊至金陵為一卷自吳門歸臨安走淮
至閩詩三卷號指南錄以付弟壁歸夏壁與孫氏妹
歸公剪髮以寄求訣與弟書曰潭盧之西坑有一地
已印元渭陽所畝月形下角穴第淺露非其正其右
山上有穴可買以藏我如骨不可歸招魂以封之陞
子嗣續吾死奚憾女弟一家流落在此可為悲痛吾
弟同氣取之名正言順宜極力出之自廣達建康日
與中甫鄧先生居具知吾心事吾銘當以屬之若時
未可出則姑藏之將來文山宜作一寺我廟於其中
七月大雨兵馬司墻壁頽落移司宮籍監得一室頗
瀟灑十一日回舊兵馬司得一室地高燥空涼八日
返故處依然臭穢蒸濕

壬午

是歲春作贊擬終時書之衣帶間叙云吾位居將相不
能救社稷正天下軍敗國辱為囚虜其當死久矣頃被
執以來欲引決而無間今天與之機謹南向百拜以死
其贊曰孔曰成仁孟云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
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媿宋丞相文天祥絕
筆

鄧傳云正月二十後公卧病發熱右臂較道傍患難
二月四日流膿平生痛苦未嘗有此是時南人士于
朝者謝昌元王積翁程飛卿青陽憂炎等十人謀合
奏請以公為黃冠師冀得自便青陽憂炎私語積翁
曰文公贛州移檄之志鎮江脫身之心固在也忽有
妄作我輩何以自解遂不果八月王積翁奏其畧曰
南方宰相無如文天祥上遣諭旨謀授以大任昌元
積翁等以書論上意公復書數年于茲一死自分舉
其平生而盡棄之將焉用我事遂寢後積翁又奏其
畧曰文天祥宋狀元宰相忠於所事若釋不殺因而
禮待之亦可為人臣好樣子上默然久之曰且令千
戶所好好與茶飯者公聞之使人語積翁吾義不食
官廩數年矣今一旦飯於官果然吾且不食積翁乃

不敢言公死後有以危言憾積翁者積翁曰得從龍
迨比干遊地下足矣言者遂止積翁累以銀物餉公
福王與丙聞其不屈嘆曰我家有此人耶餉以銀百
兩獨積翁轉致之公因繫久翰墨滿燕市時與吏士
講前史忠義傳無不傾聽感動其長李指揮魏千戶
奉事之尤至麥述丁叅政嘗開省江西見公出師震
動每倡言殺之便又以公罪人下千戶所收其棋奕
筆墨書冊初閩僧妙曦號琴堂以談星見是春進言
十一月土星犯帝座疑有變群臣有言瀛國公族在
京不便者而中山府薛寶住聚數千人聲言是真宋
幼主要來取文丞相又有書于檣者曰兩衛軍儘足
辦事丞相可以無慮又曰先焚城上葺子城外舉火
爲憲大臣議所謂丞相疑爲天祥太子得檣以奏京
師戒嚴迂趙氏宗族往開平比十二月初七日司天
臺奏三台拆初八日上召天祥入殿中長揖不拜左
右強之拜跪或以金撻摘其膝傷公堅立不爲動上
使諭之其畧曰汝在此久如能改心易慮以事亡宋
者事我當令汝中書省一處坐者天祥對曰天祥受
宋朝三帝厚恩號稱狀元宰相今事二姓非所願也
上曰汝何所願天祥曰願與一死足矣遂麾之退是

夜回宿千戶所初九日宰執奏文天祥既不願附不
若如其請賜之死麥述丁力勸之上遂可其奏是日
宣使以金鼓迎詣市公欣然曰吾事了矣及行顏色
不少變至刑所問左右執南向於是南向再拜曰臣
報國至此矣遂受刑得年四十有七時連日大風埃
霧日色無光都城門閉甲卒登城街對隣不得往來
行不得偶語時翰林學士趙與稟以宋宗室亦被監
閉一室諸衛士弓刀環席地坐關門外弓馬馳驟聲
者久之人競穴窓窺乃是出丞相墳之又聞馳騎過
者及回乃聞有旨教再聽聖旨至則已受刑明日歐
陽夫人從東官得令旨收屍江南十義士奉柩葬于
都城小南門外五里道傍爲他日歸骨便路後大德
二年戊戌男陞至都城見公舊婢綠尙已嫁順承門
內石橋織綾人及見劉牢子引到墓所自後留都城
春秋必往酌奠望拜時已有二僧塔其大塔小石碑
刻有信公二字舊殯在大塔南右址又右畔塹外有
墓林聚塚在大路傍

至元二十年癸未歲公柩歸至故里時弟璧任臨江
路總管燕府尹辦喪墓男陞祗奉几筵舊歲璧遣家
人至廣迂奉母曾夫人靈柩是日適與公柩舟會于

江許人咸驚嘆以爲孝念所感不期而會二十一年甲申壘公富田東南二十里木湖之原壘師則吉水王仁山也陞廬墓三年世傳吉州太和縣贛江濱黃土潭有神物棲其間歲亢旱邑民禱雨澤焉自公之生潭沙清淺公沒之歲潭近居民夢神物歸騎從甚盛卽而覩之乃公也既而聞公死諸老驚相語曰公兩任贛州提刑去徃輒江水泛溢其勤王召募江泛溢尤甚師行而水同去又公家居當暑日喜溪浴與奕者周子善於水面以意爲枰行奕夾勝負他人久浸不自堪皆走惟公逾久逾樂忘日早暮或取酒炙就飲啖是應神物出世沒而爲神自其常也潭是後又深黑不可測矣公平生嗜象奕以其危險制勝奇絕者命名自玉厝金梟至單騎見虜爲四十局勢圍悉識其出處始末王厝蓋公所居山名也又傳公方爲童子時游鄉校見所祀鄉先生歐陽修揚邦又而下咸謚忠節祠祝像設甚嚴意欣然慕之竊嘆曰沒不俎豆是間非夫也故出而舉事志氣素定雖崎嶇萬折終不撓屈後至治三年癸亥吉安郡庠奉公貂蟬冠法服像與歐陽文忠公修揚忠襄公邦又胡忠簡公銓周文忠公必大揚文節公萬里胡剛簡公夏昱

序列祠于先賢堂士民復於城南忠節祠增設公像以青齋李帝配廬陵舊有四忠一節之稱余爲五忠一節云
歐陽夫人被虜後卽到燕都與二女皆留東官服道冠裳日誦道經後隨公主下嫁駙馬高唐王君大同路豐州栖真觀日請一正一從分例其女婢曰翠哥大德二年戊戌冬以年老不禁寒凍得請向南去至都城男陞迎養遇時節夫人輒嗟嘆舊家典故陞亦爲辦南食品邀隣媪伴坐諸士大夫謁拜所媿遺命女侍專收貯不他用大德七年癸卯臘至寧州時從子隆子任寧州判官寧州党知事以夫人歸爲不應赴陳草庵宣撫陳狀委南康李清之推官臨問隆子以夫人所受公主懿旨高唐王鈞旨所與路引及支給口食文憑呈之李爲惻然事遂消釋明年歸故里九親友媿遺仍專收貯之又明年正月夫人曰吾海上禍亂中叩之神祇乞保庇擬建靈寶醮筵以謝又叩佛氏乞保庇擬建水陸齋供以謝寓豐州累申前請今得生還拜神佛之賜合以已所得媿遺正月元夕酌道醮二月八日酌佛供畢此心願卽死瞑目矣二月望得疾疾越四日家人諸婦侍疾疊疊語平昔

事如常時問浣婢索衣上舊香囊浣婢見損汚甚已

棄之矣急拾至夫人持示諸人曰此伴吾未嘗湏吏

離也落齒時得之父母祭文云烈女不更二夫忠臣

不事二主天上地下惟吾與汝得之丞相吾死必仍

懸吾心前將以見吾父母見吾夫於地下爲無媿也

項之命諸人退俟吾少休諸人候窓外聞伏枕痰響

就視則氣已絕實大德九年乙巳歲二月十九日也

墓富田南二十里洞源

柳小娘從公主下嫁趙王沙靖州大德年間歿環小

娘從公主下嫁岐王西寧州弟姪輩間得會于都城

至正元年辛巳歲猶傳聞其居河州養老皆無所生

文山先生全集卷之十八

文集

拾遺

與方伯公書

天祥百拜覆梅溪尊舅舅天祥爲子不孝老母已矣每誦如母存焉之詩今惟此一舅矣母一南望未嘗不爲之潸然也天祥自國難以來間閱兵革鞠躬盡力百折而不悔以致家國俱斃爲之何哉當倉皇時仰藥不劑以致身落人手死生竟不自由及至朔廷抗辭奉節留連幽囚曠闕年歲孟氏云天壽不貳脩身以俟之如此而已矣老母年方望七客殯餘憾然生榮死哀粗慰人子之情以此故應刀鋸在前亦含笑入地矣不肖固不能躬畢大事天地鬼神諒昭鑒之母喪歸葬已戒仲氏入哥來復審尊候萬福仰惟德人動履神物護持優游餘年萬萬珍重兒子道生不幸天折今立陞姪爲子九百惟舅公教之誨之是望區區折骨已分溝壑蓄具衣冠藏於文山之陽疇昔舅所指之處也并哀而寔之謹奉書永訣萬古萬古

正月書

天祥惶恐奉稟制使都承侍郎天祥至汀後即移建以次論失朝廷養士三百年無死節者如心先生差強人意不知今果死否哀哉哀哉坐孤城中勢力窮屈泛觀宇宙無

一可為甚負吾平生之志三年不見老母燈前一夕自汀移屯至龍巖間道得與老母相見即下從先帝游復何云都相公去年館件用情甚至常念之不忘故回書復遣羅輝來求訣未訣伏乞台照

齊魏兩國夫人行實

先母兩國夫人諱德慈吉泰和縣義陽曾氏中女也曾祖知和祖昌權父珏以端平甲午歸于先君子太師公華齋先生先夫人生有摯性事舅姑盡孝相夫子以儉勤自奉極菲泊惟延師教子至鬻簪珥給費無吝色宝祐乙卯天祥璧俱忝鄉貢先公携二子如京師又俱忝丙辰奏名天祥赴大對後先公屬疾臚旬傳天祥進士第一未幾日先公不幸即世璧兄弟扶柩歸先廬先夫人號痛欲絕後與繼祖母劉夫人相依為命執婦道至老益恭天祥累更磨節催任瑞穎時奉重闈以行然先夫人雅意澆薄曾不以迎養易家居之樂德祐乙亥祖母沒于穎先夫人悲不自勝璧侍先夫人護柩歸里天祥時以兵部侍郎江西安撫使戡事起復請行在所璧以直秘書閣主管台州崇道觀母子家役以知惠州迎養屬時多艱版輿無定所璧深懼以隕越遺憂先夫人處之泰然歲在丁丑天祥自闕來諭兄弟迭娣侍意頗自適戊寅天祥以樞密使開府潮惠

間九月駐海濱之船澳璧以戶部侍郎再任惠州倏報先夫人感疾扶服省侍中道得計音號呼奔赴及與天祥璋次妹淑孫哭歛惟長妹懿孫不在側是月璧兄弟各起復天祥趨潮璧與弟妹奉柩還治所十月權殯于河源縣義合鄉古氏之里是冬大兵至廣諸郡互解不能支天祥以身殉明年春宋祚終焉璧以宗祀不絕如線皇皇無所於歸遂以城附粵一歲已卯寔惟至元十六年璧以仲冬携家出嶺庚辰累起詔入覲辛巳宣授臨江路總管蕪府尹九月赴官日夜痛念先夫人旅殯遯歎欲迎奉歸葬而東廣寇攘道梗癸未秋八月聞道稍通令惠之舊屬林端棨與其徒取建昌路達循即河源殯所十二月林護柩至循以暴疾卒路總管李英俊伴林之徒日夜守視甲申夏璧將令孫禮入循囑李總管差人赴江西省稟事就令其親彭縣尹與僧方煉及林之徒持護由贛之龍南而出時璧以省委部糧南安竣事還至吉先夫人旅櫬適至遂得與長妹懿孫於值夏江口哭迎其棺余易歛先夫人面如生髮如沐扶柩歸故里權奉于先廬近之別館且三載璧幸授代歸杖卜宅兆於廬陵淳化鄉靖居里三采之原得吉山口丙午向日壬子璧率弟妹將以七月十七日壬午奉柩變焉先夫人生於嘉定甲戌十二月十四日戌時歿於

戊寅九月初七日子時得年六十有五初天祥行秘書省
 正字先夫人始授封至齊魏國夫人子男四天祥璧孫孫
 璋寔孫早卒女三懿孫淑孫順孫順孫早天孫男十人隆
 子道生陞子新子真老寧老佛生辰子京子申子道生後
 夫人兩月卒于惠佛生亦早天孫女十有六人先夫人婦
 德母教上應圖史當世非無大手筆可以發幽潛者然正
 亦不待贊也刻石納壙如以識歲月云爾嗚呼痛哉嗚呼
 痛哉時至元丙戌七月十五日孤哀子文璧泣血百拜謹
 書

遺墨

子吉亦只數空

吉亦得師真難且二弟

傾心致志不可舍也餘

頃年

以有抄七百兄天祥平要也

天祥先生公本之

制使者承侍者天祥之

汀後即建福以吹漏失

於廷者士之百其之

者如心先生善強人意

不知之者死名意成之

坐如城巾擗力空那屈從

之觀年而喜一而為力且也

平生之念之不見之

壇亦一自汀福屯五姑美

問道何與 老母相見苦
先帝游海河 公學亦在公
去年館伴用情 公亦常
念之不忘 故回老漢 忠一節
輝素永訣 公休也
之題

正角の 天祥 書

清江壯詩

平生 蹤跡 公素波
偏是 文章 較折 塵

不盡 求 龍 心 事 苦
眼 空 却 馬 源 廣 多
子 年 變 峽 水 清 在
一 歲 來 江 如 酒 河
黃 土 一 夕 隨 公 是
故 初 歸 為 任 設 醴

乃平也

我 之 幸 甚 甚 沒 餘 事
半 多 歸 國 風 隨 作
公 亦 為 便 成 泥 道

照發新多心同心境

三為起江平壯氣思

半道知鷓鴣啼

保來

煙水沈沈、極目遙望

月明空處、江城見

素對打明鐘、未自能

靜、亦叫佛聲

之、免、東西、不任、了平

生、來、去、亦、比、然、向、來

鞅、來、去、地、以、及、城、樓

如、今、猶、自、賦

與、吉、州、水、昌、赤、岸、陳、塵、已

王、祥、自、此、皆、泥、中、事

陳、義、生、塵、已、因、年

王、祥、自、此

以、善、年、勢、益、大、推、去、車、鄰、之、士、數、年、不

探、得、鑽、子、而、足、能、引、向、東、樓、而、見

尤、為、大、子、德、思、以、義、士

神、明、所、寄、必、立、去、了、初、者、亦、自、勉、稱

注、者、生、之、能、送、即、事、謹、此、以、請

十、月、午、月

文、祥、劉、子

宋丞相信國公文遺像



文山先生全集卷之十九

附錄

文天祥傳

宋史

文天祥字宋瑞又字履善吉之吉水人也體貌豐偉美背如王秀眉而長目顧盼燁然自為童子時見學宮所祠鄒先生歐陽修揚邦又胡銓像皆謚忠節欣然慕之曰沒不俎豆其間非夫也年二十舉進士對策集英殿時理宗在位久政理浸怠天祥以法天不息為對其言萬餘不為彙一揮而成帝親權為第一考官王應麟奏曰是卷古誼若龜鑑忠肝如鐵石臣敢為得人賀尋丁父憂歸開慶初大元兵伐宋宦官董宋臣說上遷都人莫敢議其非者天祥時入為寧海軍節度判官上書乞斬宋臣以一人心不報即自免歸後稍遷至刑部郎官宋臣復入為都知天祥又上書極言其罪亦不報出守瑞州改江西提刑遷尚書左司郎官累為臺臣論罷除軍器監兼權直學士院賈似道稱病乞致仕以要君有詔不允天祥當制誥皆諷似道時內制相承皆呈彙天祥不呈彙似道不樂使臺臣張志立劾罷之天祥既數斥授錢若水例致仕時年三十七咸淳九年起為湖南提刑因見故相江萬里萬里素奇天祥志節語及國事愀然曰吾老矣觀天時人事當有變吾聞人多

矣世道之責其在君乎君其勉之十年改知贛州德祐初江上報急詔天下勤王天祥捧詔涕泣使陳繼周發郡中豪傑并結溪峒蠻使方興召吉州兵諸豪傑皆應有衆萬人事聞以江西提刑安撫使召入衛其友止之曰今大兵三道鼓行破郊畿薄內地君以烏合萬餘赴之是何異驅群羊而搏猛虎天祥曰吾亦知其然也第國家養育臣庶三百餘年一旦有急徵天下兵無一人一騎入關者吾深恨於此故不自量力而以身殉之廢天下忠臣義士將有聞風而起者義勝者謀立人衆者功濟如此則社稷猶可保也天祥性豪華平生自奉甚厚聲伎滿前至是痛自貶損盡以家貲爲軍費每與賓佐語及時事輒流涕撫几言曰梁人之樂者憂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八月天祥提兵至臨安除知平江府時以丞相宜中未還朝不遣十月宜中至始遣之朝議方擢呂師孟爲兵部尚書封呂文德和義郡王欲賴以求好師孟益懼寒自肆天祥陛辭上疏言朝廷姑息牽制之意多奮發剛斷之義少乞斬師孟竄敵以作將士之氣且言宋懲五季之亂削藩鎮建郡邑一時雖足以矯尾大之弊然國亦以衰弱故敵至一州則破一州至一縣則破一縣中原陸沈痛悔何及今宜分天下爲四鎮建都督統御於其中以廣西益湖南而建闢於

長沙以廣東益江西而建闢於隆興以福建益江東而建闢於番陽以淮西益淮東而建闢於揚州責長沙取鄂隆興取蘄黃番陽取江東揚州取兩淮使其地大力衆足以抗敵約日齊奮有進無退日夜以圖之彼備多力分疲於奔命而吾民之豪傑者又同間出於其中如此則敵不難却也特議以天祥論開遠書奏不報十月天祥入平江大元兵已發金陵入常州矣天祥遣其將朱華尹王麻士龍與張全授常至虞橋士龍戰死朱華以廣軍戰五牧敗績王軍亦敗爭渡水挽全軍舟全軍斷其指背溺死王以殘兵五百人夜戰比旦皆沒全不發一矢走歸大元兵破常州入獨松關宜中憂炎召天祥葉平江守餘杭明年正月除知臨安府未幾求降宜中世傑皆去仍除天祥樞密使尋除右丞相兼樞密使使如軍中請和與大元丞相伯顏抗論臯亭山丞相怒拘之偕左丞相吳堅右丞相賈餘慶知樞密院事謝堂簽書樞密院事家鉉翁同簽書樞密院事劉岳北至鎮江天祥與其客杜沂十二人夜亡入真州苦再成出迎喜且泣曰兩淮兵足以興復特二闢小隙不能合從耳天祥問計將安出再成曰今先約淮西兵趨建康彼必悉力以扞吾西兵指揮東諸將以通泰兵攻灣頭以高郵寶應淮安兵攻揚子橋以揚兵攻瓜步吾以舟師直

橋鎮江同日大舉灣頭楊子橋皆沿江脍兵且日夜望我師之至攻之即下合攻瓜步之三面吾自江中一面薄之雖有智者不能爲之謀矣瓜步旣舉以東兵入京口西兵入金陵要浙歸路其大帥可坐致也天祥大稱善即以書遣二制置遣使四出約結天祥未至時揚有脫歸兵言密使再成亟殺之再成不忍給天祥出相城壘以制司文示之閉之門外久之復遣二路分覘天祥來說降者即殺之二路分與天祥語見其忠義亦不忍殺以兵二十人道之揚四鼓抵城下聞候門者談制置司下令備又丞相甚急衆相顧吐舌乃東入海道遇兵伏環堵中得免然亦飢莫能起從樵者乞得餘糗羹行入板橋兵又至衆走伏叢篠中兵入索之執杜滸金應而去虞候張慶矢中自身被二創天祥偶不見獲滸應解所懷金與卒獲免募二樵者以藟荷天祥至高郵汎海至温州聞益王未立乃上表勸進以觀文致學士侍讀召至福拜右丞相尋與宜中等議不合七月乃以同都督出江西遂行収兵入汀州十月遣蔡謀趙時賞諮議趙孟滌將一軍取寧都參贊吳浚將一軍取寧都劉洙蕭明哲陳子敬皆自江西起兵來會鄒鳳以招諭副使聚兵寧都大元兵攻之鳳兵敗同起事者劉欽

鞠華叔顏斯立顏起巖皆死武岡教授羅開禮起兵復求豐縣已而兵敗被執死於獄天祥聞開禮死製服哭之哀至元十四年正月大元兵入汀州天祥遂後漳州乞入衛時賞孟滌亦提兵歸獨浚兵不至未幾浚降來說天祥天祥縛浚縊殺之四月入梅州都統王福錢漢英跋扈斬以徇五月出江西入會昌六月入興國縣七月遣叅謀張汭監軍趙時賞趙孟滌等盛兵薄贛城鄒鳳以贛諸縣兵擣於求豐其副黎貴達以吉諸縣兵攻忝和吉八縣復其半惟贛不下臨洪諸郡皆送款潭趙璠張虎張唐熊桂劉斗元吳希與陳子全王慶應起兵邵未間復歎縣撫州何時等皆起兵應天祥分寧武寧建昌三縣豪傑皆遣人如軍中受約東江西宣慰使李恒遣兵援贛州而自將兵攻天祥于興國天祥不意恒兵猝至乃引兵走即鄒鳳于求豐瀾兵先潰恒窮追天祥方石嶺筆信拒戰箭被體死之至空坑軍士皆潰天祥妻妾子女皆見執時賞坐肩輿後兵問謂誰時賞曰我姓文衆以爲天祥禽之而歸天祥以此得逸去孫臬彭震龍張汭死於兵總朝宗自縊死吳文炳林棟劉洙皆被執歸隆興時賞奮爲不屈有條累至者輒麾去云小小簽廳官耳執此何爲由是脫者甚衆臨刑洙頗自辯時賞叱曰死耳何必然於是棟文炳蕭敬夫蕭壽夫

皆不免天祥收殘兵奔循州駐南嶺黎貴達潛謀降執而殺之至元十五年三月進屯麗江浦六月入船澳益王租衛王繼立天祥上表自劾乞入朝不許八月加天祥少保信國公軍中疫且起兵士死者數百人天祥惟一子與其母皆死十一月進趨潮陽縣潮州盜陳懿劉興數叛附爲潮人害天祥攻走懿執興誅之十二月趨南嶺鄒淵劉子俊又自江西起兵來再攻懿黨懿乃潛道元帥張弘範兵濟潮陽天祥方飯五坡嶺張弘範兵突至衆不及戰皆殞首伏草莽天祥倉皇出走千戶王惟義前執之天祥吞腦子不死鄒淵自剄衆扶入南嶺死官屬士卒得脫空抗者至是劉子俊陳龍復蕭明哲蕭資皆死杜濬被執以憂死惟趙孟深道張唐熊桂吳希奭陳子全兵敗被獲俱死焉唐廣漢張拭後也天祥至潮陽見弘範左右命之拜不拜弘範遂以客禮見之與俱入崖山使爲書招張世傑天祥曰吾不能救父母乃教人叛父母可乎索之固乃書所過零丁洋詩與之其末有云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弘範笑而置之崖山破軍中置酒大會弘範曰國亡丞相忠孝盡矣能改心以事宋者事皇上將不失爲宰相也天祥泫然出涕曰國亡不能掇爲人臣者死有餘罪况敢逃其死而二其心乎弘範義之遣使護送天祥至京師

天祥在道不食八日不死即復食至燕館人供張甚盛天祥不寢處坐達旦遂移兵馬司設卒以守之時世祖皇帝多求才南官王績翁言南人無如天祥者遂遣績翁諭旨天祥曰國亡吾分一死矣儻緣寬假得以黃冠歸故鄉他日以方外僭顧問可也若遽官之非直亡國之大夫不可以圖存奉其平生而盡棄之將焉用我績翁欲合宋官謝昌元等十人請釋天祥爲道士留夢炎不可曰天祥出復號召江南置吾十人於何地事遂已天祥在燕凡三年上知天祥終不屈也與宰相議釋之有以天祥起兵江西事爲言者不果釋至元十九年有閩僧言土星犯帝座疑有變未幾中山有狂人自稱宋主有兵千人欲取文丞相京城亦有匿名書言某日燒葦城帶率兩翼兵爲亂丞相可無憂者時盜新殺左丞相阿合馬命撤城帶遷瀛國公及宋宗室開平疑丞相者天祥也召入諭之曰汝何願天祥對曰天祥受宋恩爲宰相安事二姓願賜之一死足矣然猶不忍遽塵之退言者力贊從天祥之請從之俄有詔使止之天祥死矣天祥臨刑殊從容謂吏卒曰吾事畢矣南鄉拜而死數日其妻歐陽氏收其屍面如生年四十七其宋帶中有贊曰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

論曰自古志士欲信大義於天下者不以成敗利鈍動其心君子命之曰仁以其合天理之正即人心之安爾商之衰周有代德孟津之師不期而會者八百國伯夷叔齊以兩男子欲扣馮而止之三尺童子知其不可他日孔子賢之則曰求仁而得仁宋至德祐亡矣文天祥往來兵間初欲以口舌存之事既無成奉兩孀王崎峴嶺海以圖興復兵敗身執我世祖皇帝以天地有容之量既壯其節又惜其才留之數年如虎兇在柙百計馴之終不可得觀其從容伏質就死如歸是其所欲有甚於生者可不謂之仁哉宋三百餘年取士之科莫盛於進士進士莫盛於倫魁自天祥死世之好為高論者謂科目不足以得偉人豈其然乎

文丞相傳

廬陵劉岳申譔

文丞相天祥字履善吉州廬陵人也父儀卿稱長者大父時用夔兒乘紫雲下已復上而丞相生故名雲孫字天祥英姿雋爽目光如電稍長遊鄉校見歐陽文忠公楊忠襄公胡忠簡公周文忠公楊文節公祠像慨然曰沒不俎豆其間非夫也宝祐乙卯年二十以字貢廷對寘第五理宗親擢第一尋丁父憂服除授承事郎食書寧海軍節度判官聽公事時江上有警吳潛再相內都知董宋臣主遷幸

議天祥上書乞斬董宋臣以一人心安社稷請効方鎮建守就團結抽兵破資格用人書奏不報自免歸以前職改鎮南軍不拜乞祠得主管建昌軍仙都觀除秘書省正字兼景獻府教授進校書郎著作郎兼權刑部郎官董宋臣復為都知上疏極論不報出守瑞州召為禮部郎官尋除江西提刑伯祖母梁夫人卒夫人其父本生母也即日解官終喪除尚左郎官兼學士院權直兼國史院編脩官實錄院檢討官臺臣奏免尋除福建提刑臺臣復奏寢改知寧國府民歌舞之為立生祠除軍器監兼右司尋兼崇政殿說書兼學士院權直兼玉牒所檢討官平章賈似道乞致仕有要君意學士院降詔裁賈以義賈意不滿除秘書監臺臣迎合賈意奏免除湖南運判臺臣復奏寢始闕文山於其鄉窮山水之樂除湖南提刑平邵求巨寇道路肅清見故相江公萬里於長沙公曰吾老矣覩天時人事必當有變世道之責其在君乎君必勉之是冬乞便郡養親移知贛州明年為德祐元年乙亥至元十二年也正月朔牒報元帥渡江詔諸路勤王奉詔起兵二月似道魯港師潰除右文殿脩撰樞密副都承旨江西安撫副使兼知贛州尋兼江西提刑進集英殿脩撰江西安撫使加權兵部侍郎丁祖母劉氏夫人憂墓夫人而起復命下累疏乞終

制不許仍趣兵移洪初左相王燾主天祥遷擢屢趣天祥入衛與右相陳宜中不合燾引嫌去國京學生上書訟宜中沮天祥事宜中出關留夢炎代相夢炎素厚宜中又黨江西制置黃萬石至是夢炎奏萬石入衛以天祥移屯於洪經畧九江萬石陰與呂師夔通自洪退屯置司撫州有旨趣天祥入衛天祥以兵二萬至衢州除權工部尚書兼都督府叅贊軍事至臨安兩月累奏乞終喪又奏古有墨衰從戎無墨衰登要津者乞仍樞密副都承旨江西安撫使領兵國門皆不許除浙西江東制置使兼江西安撫大使兼知平江府留不遣天祥請分東南爲四鎮而以都督統御其中特朝廷方遣呂師孟奉使師孟偃蹇傲朝廷天祥乞斬師孟擊鼓不報常州已急始遣天祥就戍尋除端明殿學士宜中遣張全將淮兵二千援常州天祥遣朱華將廣額兵三千從之全自提兵設伏於虞橋麻士龍死之而全不援元師薄華軍廣軍多死於水又薄額軍尹王獨當其鋒曾全等皆遁張全擁軍隔河不發一矢華軍渡水者爭挽全軍船全令諸軍盡斷其指軍多溺死全宵遁尹王孤軍五百人皆殊死戰王死之及明得脫者四人無一人降者天祥欲斬張全督府竟宥之獨斬曾全以徇奏贈尹王團練使立廟死所官其二子常州破攻獨松關急夢炎

宜中陳文龍議棄平江趣天祥移守餘杭天祥未決兩府劄再至遣環衛王邦傑留平江天祥去平江三日通判王舉之與邦傑開門迎降天祥進資政殿學士湖西江東制置大使兼江西安撫大使置屯餘杭守獨松關未幾夢炎遁明年正月除知臨安府不拜以輕兵赴闕始從天祥初議送吉王信王闔廣大臣日請三宮渡江太皇太后不允天祥請以福王或沂王判臨安以繫人望身爲少尹以輔之有急密移三宮當以死衛社稷議不合少保張世傑宿重兵於六和塔又請自將京師義士二十萬與城內外軍數萬人背城借一以戰爲守世傑不許十八日伯顏至高亭山距臨安三十里宜中遣使絡繹講解伯顏邀宜中相見宜中許之而遁明日世傑亦遁除天祥樞密使又除右丞相兼樞密不拜使者至上下震恐莫知所爲有旨令天祥詣軍前遂以資政殿學士行因說伯顏曰宋承帝王正統非遼金比今北朝將欲爲與國乎將毀其宗社乎若以爲與國則宜退兵平江或嘉興然後議歲幣與金帛犒師天祥躬督所議悉輸軍前北朝完師以還此爲不戰而全勝策之上也若欲毀其宗社則兩淮兩浙閩廣尚多未下窮兵取之利鈍未可知假能盡取豪傑並起兵連禍結必自此始伯顏初以危言折之天祥謂宋狀元宰相所欠一

死報國耳宋存與存宋亡與亡刃鋸在前鼎鑊在後非所懼也何怖我爲伯顏改容因謝曰前日已遣程鵬飛詣宋太皇太后簾前親聽處分候鵬飛至即與丞相定議明日左丞相吳堅右丞相賈餘慶同知樞密院事謝堂會書樞密院事家鉉翁同會書樞密院事劉岳與呂師孟奉降表至伯顏引天祥同坐堅等各就車歸獨留天祥不遣天祥大罵賈餘慶賣國且責伯顏失信呂文煥從旁慰解之天祥斥言叛逆遺孽當用春秋誅亂賊法文煥謂丞相何故以逆賊見罵天祥曰國家不幸至今日汝爲罪魁非逆賊而何三又童子猶斥罵汝獨我乎文煥曰守襄陽七年不救是以至此天祥曰呂氏一門父子兄弟受國厚恩不幸勢窮援絕以死報國可也豈有降理汝自愛身惜妻子壞家聲今汝合族爲逆矣尚何言文煥慚恚師孟忿怒云丞相今日何不殺師孟天祥謂汝叔姪實降恨朝廷失刑不族滅汝汝今日能殺我得爲大宋忠臣足矣豈懼死哉師孟語塞伯顏聞之吐舌云男子男子然自是益留之不復遣還矣賈餘慶歸令學士院詔天下州郡歸附放還天祥所部勤王義士西歸其渡浙歸閩者惟方興朱華鄒鳳張扈數人耳二月八日伯顏趣天祥隨祈請使吳堅賈餘慶北行天台杜許從至京口留十日杜許與余元慶定計謀趨

真州不可得舟元慶遇故舊許以白金千兩求之其人云吾爲大宋脫一丞相事成豈止白金千兩哉竟得舟二月二十九日也是午促過瓜洲賈餘慶等已渡天祥辭以明日同吳丞相渡以是夕逃幸得至真州城下三月朔日也守將苗再成迎宿時真州不知京城消息已數月聞天祥至無不感憤流涕者諸將皆謂兩淮兵力足以興復恨李制置與淮西夏老不能合從得丞相通兩關脉絡不出一月連兵大舉江南可傳檄定也天祥問再成計將安出再成爲言灣頭楊子橋守者皆沿江脆兵今以通泰軍攻灣頭以高郵寶應淮安軍攻楊子橋以揚州兵向瓜洲再成與刺史趙孟綿以舟師直搗鎮江同日大舉彼軍勢不能相救護以灣頭楊子橋合兵瓜州之三面再成自江中一面薄之雖有智者不能爲之謀矣然後以淮東軍入京口淮西軍入金陵兩浙無出路其大帥可生致也天祥甚甚卽爲書李庭芝夏貴庭芝得書反疑丞相無得脫罪真州不當納之遣官諭再成亟殺天祥以自白再成不忍殺三日始天祥出視城壕使王陸二都統導之出示以制司文書謂丞相爲說城天祥方驚嘆而兩都統鞭馬入城門已閉矣杜許赴城壕欲死有張徐二路分自言苗安撫遣送丞相惟丞相所向天祥云今惟往揚州夏老不相識

淮西又無歸路委命於天惟往揚州久之有弓刀五十人至張徐各就騎以二騎從天祥天祥與杜許連騎行數里張徐請下馬天祥既下云且行既行云且坐坐久立談張徐云制使欲殺丞相安撫不忍故遣某二人送行今丞相安往天祥云只往揚州張徐云揚州欲殺丞相不可往天祥云無可奈何今只欲見李制置自白此心庶幾見信共圖恢復否則從通州遵海歸行朝張徐云安撫已具船令從丞相江行歸南歸北皆可天祥云如此則安撫亦疑我矣張徐方吐實云安撫猶在疑信之間令某二人便宜從事某見丞相忠義如此何敢加害既决欲往揚州當相送是日暮張徐先辭去留二十人從行頃之二十人亦去明日至揚州杜許謂制使既不相容必且死於城門不如且避哨以夜趨高郵至通州渡海歸江南見二王與徒死城下萬萬不侔金應又謂出門即有哨此去通州尚五百里何由而達與其死於彼不如死揚州且猶冀未必死天祥計未决而從行者四人已負腰金逃矣不得已去揚州城下避哨土圍糞穢中忽數千騎過其後至賈家庄已兩日不得食又迫巡徼者夜迷失道幸得至高郵而制司命下關防說城愈急遂不敢入城過城子河至海陵過海安如臯舟與追騎常相距危不免者數矣至通州適牒報鎮江

大索文丞相十日且以三千騎追亡於許浦始釋制司前疑得海舟渡揚子江入蘇州洋展轉四明天台以四月八日至温州益王建大元帥府於福州天祥上書勸進始以五月朔即位福安改元景炎以觀文殿學士召天祥二十日行至都門除右丞相特樞密使陳宜中副使張世傑用事丞相具食天祥辭不拜以樞密使同都督諸路軍馬發行都出南劍號召天下十月起汀州遣督叅趙時賞督容趙孟潔復寧都督贊吳浚復雩都天祥移屯漳州龍巖縣未幾浚嚮安都命來招降遂殺浚以定衆志時變都與左丞阿剌罕叅政董某既入閩李珪王積翁以福建宣慰招撫使各致書天祥天祥復書候見老母即從先帝地下無可言者明年三月入梅州始與母弟妻子相見進階銀青光祿大夫四月斬統制錢漢英王福引兵自梅州出江西入會昌戰雩都大捷因開府與國督謀張抃監軍趙時賞孟潔盛兵薄頓城下招諭使鄒鳳率贛諸縣兵擣未豐吉水招撫副使黎賁達率吉諸縣兵復太和臨洪諸郡豪傑皆納款淮西義士劉源以兵復黃州復壽昌軍潭州趙璠張琥撫州何時皆起義兵分寧武寧皆遣使詣軍門受約東福建斬僞天子黃從傳首至督府軍勢大振賁達以正軍千人民兵數千次太和鍾步張抃趙時賞趙孟潔率

民兵數萬逼嶺過騎卒先後衝之皆潰自相蹂藉死孟潔收殘兵保寧都督府聞鄒鳳聚兵數萬於末豐乃引兵就之會鳳兵亦潰元帥李恒以大軍乘其弊追及於廬陵東固之方石嶺都統制肇信駐軍嶺上力戰箭被體不動循手殺數十人乃自投崖谷死大軍追至空坑同督府兵潰天祥幾被執值山逕險隘有大石忽墜塞其路乃得脫去既而妻妾子女皆陷惟母魯夫人子道生從天祥奔汀州趙特賞吳文炳林棟劉涿皆執執張朴劉欽爲亂兵所殺天祥趨循州其冬塔木呂師夔李恒以步卒入嶺攻都蒲壽庚劉深以舟師下海皆會廣州天祥駐循之南嶺黎貴達有異志伏誅明年二月出海豐三月屯麗江涌命弟瑩攻惠州五月端宗凶問至衛王改元祥興天祥奉表起居自劾罔功有詔獎諭陸秀夫當筆其畧曰方敵氣之正惡鞠旅勤王及皇路之已傾指軀徇國脫危機於虎口涉遠道於鯨波雖成敗利鈍逆睹之未能而險阻艱難備嘗之已熟如金百鍊而益勁如水萬折而必東天祥乞移軍入朝不許又欲入廣州特廣州新復憚天祥威重伴遣舟來迎而中道去之遂不果入六月祥興舟自碭州回駐崖山督府累請入覲世傑日以迎候宜中還朝爲辭諸大將多忌天祥又位樞密使出已上皆不便其人加天祥少保信

國公母曾封齊魏國夫人同督府官屬各轉五資以金三百兩犒其軍天祥移書秀夫天子幼冲宰相遁荒制訓劾令出諸公口柰何不恤國事以游辭相距耶秀夫太息而已時督府全軍疾疫齊魏國夫人子道生相繼卒遣使宣祭起復初陳懿兄弟皆爲劇盜世傑招之叛附不常潮人苦之潮士民請移行府于潮十一月進潮陽縣戮懿黨劉興時張弘範爲都元帥以大軍自明秀下海以步卒自漳泉入潮天祥以聞行朝十二月十五日移屯趨海豐入南嶺鄒鳳刈子俊以民兵數千至自江西時弘範步騎尚隔海港陳懿爲迎導具海舟以濟弘範既濟使其弟弘正以輕兵直指督帳二十日午天祥方飯客五坡嶺步騎奄至天祥度不得脫即取懷中腦子盡服之衆擁天祥上馬天祥急索水飲莫速得死已乃暴下竟不死諸軍皆潰天祥見弘正於和平大罵求死越七日至潮陽踴躍請劍就死弘範必欲以禮見議相見禮天祥曰吾不能跪吾嘗見伯顏阿木惟長揖耳或曰柰何不拜天祥曰吾能死不能拜弘範亦不能強遂以長揖相見明年正月二日弘範驅天祥登海艘十日至崖山弘範索天祥爲書招世傑天祥曰已不能救父母又教人叛父母可乎愈益急索則書過零丁洋一詩示之詩末云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

青弘範失而置之自此守護益謹然禮貌益隆二月六日崖山破先是陸秀夫在行朝以樞密兼宰相至是請於太妃曰臨安母子已被辱殿下不宜再辱言訖即沉其妻孥冠裳抱祥興赴海太妃從之宮人已下皆從太妃官屬將士爭蹈海死者數萬人十四日弘範置酒大會諸將因舉酒從容謂天祥曰國亡矣忠孝之事盡矣丞相改心易慮以事大宋者事大元大元賢相非丞相而誰天祥流涕曰國亡不能救為人臣者死有餘罪况敢逃其死而二其心乎弘範又謂國亡矣即死誰復書之天祥謂商亡而夷齊不食周粟亦自盡其心耳豈論書與不書弘範為改容副元帥龐鈔兒赤起行酒天祥不為禮龐鈔兒赤怒罵之天祥亦大罵請速死弘範遣使具奏天祥不屈與所以不殺狀世祖皇帝命護送天祥京師弘範遣督鎮撫石嵩護行且以崖山所得宋禮部郎官鄧光薦與俱二十二日發廣州至南安始繫頸繫足以防江西之奪者明日天祥即絕粒不食計日可首立廬陵乃為文祭墓為詩別諸友遣人馳歸約日復命廬陵城下即瞑目長逝乃水盛風駛前一日過廬陵至豐城始知所遣人竟不得往於是不食已八日念不得死廬陵而委命荒江志節不白始從容就義強復飲食十二日至建康囚駟中鄧光薦寓天慶觀八月二

十四日天祥北行十月至燕館所供帳如上賓館人云博維丞相命也天祥義不懷處坐達旦四日張弘範至具言不甯狀五日送兵馬司械繫空宅中十餘日解手縛又十餘日得疾十二月二日去械猶繫頸五日起樞密院九日見博羅丞相張平章命之跪天祥曰南人不能跪左右強之終不可問有何言天祥曰自古有興有廢帝王將相滅亡誅戮何代無之盡忠於宋所以至此今日不過死耳有何言又問天祥曰為宋丞相宋亡義當死為北朝所獲法當死何言博羅問自古常有宰相以宗廟城郭與人又遁逃去者否天祥曰為宰相而奉國以與人者賣國之臣也賣國者必不去去者必非賣國之臣前除宰相不拜本使伯顏軍前尋被拘留不幸有賊臣賣國國亡當死但以度宗皇帝二子在浙東老母在廣故去之耳問德祐非君乎曰吾君也曰棄嗣君而立二王果忠臣乎曰德祐不幸失國當此之時社稷為重君為輕立君者所以為宗廟社稷計故為忠臣從懷愍而北者非忠從昚帝為忠從徽欽而北者非忠從高宗為忠博羅不能詰有問晉元帝宋高宗有所受命二玉何所受命且不正是篡也曰景炎乃度宗皇帝長子德祐親兄不可謂不正即位於德祐去位之後不可謂篡陳丞相以大皇太后命奉二王出宮不可謂無所

受命博羅謂汝爲相能挾三宮以往可以爲忠不能則與伯顏丞相一戰決勝負可以爲忠天祥曰此可以責陳丞相不可以責我此時未當固故也又問汝立二王竟成何事曰立君以存宗社臣子之責若夫成功則天也又曰既知其不可何必爲曰父母有疾雖不可爲無不用醫藥之理不用醫藥者非人子也天祥今日至此惟有死不在多言汝所言都不是博羅怒曰汝欲死可得快死耶死汝必不可得快天祥云得死即快何不快爲博羅呼引去自是囚兵馬司者四年其爲詩有指南前錄三卷後錄五卷集杜二百首皆有自序天下誦之其翰墨滿燕市又時時爲吏士講前史忠義聞者傾動嘗裹所脫爪齒鬚髮寄弟壁始終未嘗一食官飯上自開平還大興問南北宰相孰賢群臣皆曰北人無如耶律某南人無如文天祥上將付以大任王積翁謝昌元相率以書諭上意天祥復書云諸君義同鮑叔而天祥事異管仲管仲不死而功名顯於天下天祥不死而盡棄其平生遺臭於萬年將焉用之積翁知不能屈猶奏請釋天祥而禮之以爲事君者勸上語積翁命兵馬司好與飲食天祥使人語積翁吾義不食官飯數年矣今一旦飯於官吾且不食積翁始不敢言會

衆知政事參不丁者嘗開省江西親見天祥出師震動每

倡言不如殺之便自是上與宰相每欲釋之輒不果至元壬午十二月八日召天祥至殿中天祥長揖不拜極言宋無不道之君無可弔之民不幸母老子弱權臣誤國用合失宜北朝用其叛將叛臣入其國都毀其宗社天祥相宋於再造之時宋亡天祥當速死不當久生上使諭之曰汝以事宋者事我即以汝爲中書宰相天祥對曰天祥爲宋狀元宰相宋亡惟可死不可生又使諭之曰汝不爲宰相則爲樞密對曰一死之外無可爲者遂命之退明日有奏天祥不願歸附當如其請賜之死麥木丁力養其疾遂可其奏天祥將出飲卽爲絕筆自替繫之衣帶聞其詞云孔曰成仁孟云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過市揚揚顏色不變觀者如堵問市人孰爲南北南面再拜而就死見者聞者無不流涕是日大風揚沙石晝晦咫尺不辨人城門盡閉籍兵馬司得天祥所爲詩文上之天祥死時年四十有七矣南人留燕者悲歌慷慨相應和爲歌更置酒酌丞相相慰藉更相自賀至有十義士者收葬於都城外初天祥既第誓不倚勢近利自祿賜所入盡以散族姻鄉友之貧者至是官籍其家蕭然方過南安時遣人告墓以弟壁之子陞爲嗣又寄弟詩曰親喪君自盡猶子是吾兒大德中陞奉母歐陽夫

人端自豐州云

贊曰文丞相以廬陵年少穆陵親擢進士第一即上書乞斬董宋臣者至丹宋垂亡猶乞斬呂師孟嚴設此豈希合苟生者賈似道沮之留夢炎嫉之宜也陳宜中張世傑亦忌之何也苗萬石嫉之何也李庭芝疑之至欲殺之又何也或謂使庭芝不疑夏貴可合事未可知豈所謂謂天之所廢不可與者耶方其脫京口走真揚脫真揚走三山出萬死與湖陽仰藥不死南安絕粒不死燕獄不死何異若將以有爲者及得死所卒以光明俊偉暴之天下後世殆天以丞相報宋三百年待士之厚且以昌世教也而或者咎其踈闊議其無成謬矣夫非諸葛公所謂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者乎死之日宋亡七年崖山亡又五年矣

丞相傳

吉水胡廣撰

宋文丞相天祥字宋瑞一字履善吉州廬陵人也父儀號華齋鄉稱長者大父時用夢兒乘紫雲下已復上而天祥生故名雲孫字天祥英姿雋爽目光如電稍長游鄉校見李宮祠鄉先生歐陽文忠公揚忠襄公胡忠簡公周文忠公像慨然曰沒不沮且其間非夫也寶祐乙卯年二十舉進士對策集英殿時理宗在位久政理浸怠天祥以法天不息爲對其言萬餘不爲葦一揮而成真第五帝親擢爲第

一考官王應麟奏曰是卷古誼若龜鑑忠肝如鐵石臣敢爲得人賀尋丁父憂歸服除授承事郎舍書寧海軍節度判官廳公事開慶初元師圍鄂江上有警左相吳潛倡遷幸議內都知董宋臣實主之天祥上書乞斬董宋臣以謝宗廟神靈以解中外怨怒并條陳數事一曰簡文法以立事二曰做方鎮以建守三曰就團結以抽兵四曰破資格以用人辭旨剴切幾萬餘言書奏不報自免歸以前職改鎮南軍不拜乞得主管建昌軍仙都觀除祕書省正字兼景獻府教授充殿試考官進校書郎著作郎兼權刑部郎官董宋臣復入爲內都知又上書極言其惡請寘之罪亦不報出守瑞州召爲禮部郎官尋除江西提刑伯祖母梁夫人卒夫人其父本生母也即日解官而臺臣黃萬石論以不職終喪除尚書左司郎中尋兼權直學士院兼國史院編脩官實錄院檢討官臺臣黃鑄奏免除福建提刑臺臣陳懋欽復奏寘新命改知寧國府以郡居上流僻塞稅務無所取辦爲民害奏罷之別取郡計以補課額民歌舞之爲立生祠除軍器監兼右司尋兼崇政殿說書兼權直學士院兼王牒所檢討官賈似道稱疾乞致仕以要君有詔不允李士院降詔裁責以義天祥當制時內制相承必先呈葦於相天祥不逆似道意諷別直院改作天祥授

楊大年故事丞求解職似道勉留力丐祠束擔出國門遷秘書監似道使臺臣張志立劾罷之除湖南運判臺臣陳堅復奏寢天祥既數斥援錢若水劾致仕時年三十七始闕文山於其鄉窮山水之樂咸淳九年起爲湖南提刑平邵求巨寇道路肅清見故相江萬里於長沙萬里素奇天祥志節語及國事愀然曰吾老矣觀天時人事當有變吾閱人多矣世道之責其在君乎君其勉之是冬乞便郡養親十年改知贛州明年爲德祐元年乙亥元至元十二年也正月朔牒報元師渡江詔諸路勤王天祥捧詔涕泣使陳繼周發郡中豪傑并結溪洞蠻使方輿召吉州兵諸豪傑皆應有衆萬人事聞除右文殿脩撰樞密副都承旨江西安撫副使兼知贛州尋兼江西提刑進集英殿脩撰江西安撫使加權兵部侍郎丁祖母劉夫人憂葬夫人而起復命下累疏乞終制不許仍起兵移洪初左相王燦主天祥遷擢屢趣天祥入衛與右相陳宜中不合燦引燦去國京學生上書訟宜中沮天祥事宜中出關留憂炎代相素厚宜中又黨江西制置黃萬石至是憂炎奏趣萬石入衛以天祥移屯隆興經畧九江萬石陰與呂師夔通自隆興退屯置司撫州疾守臣趙必岳以宜黃令趙時秘狀稱寧都運謝吳唐明戴六家義士劫樂安宜黃將至撫州申樞

密院天祥言寧都六姓招募數千人駐吉州候旨入衛未嘗有一足至撫州境內守臣張皇誑惑欲沮提勤王大計有旨責降必岳時秘趣天祥入衛其友止之曰今元軍薄郊畿君以新集之兵赴之是何異驅群羊搏猛虎天祥曰吾豈不知第國家養育臣庶三百餘年一旦有急徵天下兵無一人一騎入關者吾深恨於此故不自量力而以身殉之庶天下忠臣義士將有聞風而起者義勝者謀立人衆者功濟如此則社稷可保也天祥盡以家貲爲軍費每與賓佐語及時事輒流涕撫几言曰樂人之樂者憂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八月天祥提兵二萬至衢州除權工部尚書兼都督府參贊軍事至臨安朝論猶以宜中未入爲嫌天祥駐兵西湖兩月累奏乞終喪又奏古有墨衰從戎無墨衰登要津者乞仍以樞密副都承旨江西安撫副使領兵國門皆不許除浙西江東制置使兼江西安撫大使兼知平江府留不遣俟宜中至乃發朝議以呂師孟爲兵部尚書封呂文德和義郡王欲賴以求好師孟益偃蹇自肆天祥上疏言朝廷姑息牽制之意多奮發剛斷之義少乞斬師孟蒙鼓以作將士之氣不報常州已急始遣天祥就戍尋除端明殿學士十月天祥入平江宜中遣使張全將淮兵二千援常州天祥遣其將朱華尹玉麻

士龍將廣贛兵三千從之張全以兵伏虞橋士龍戰死而全不援走回五牧以就朱華華措置守禦全不許元兵薄華軍華戰敗績張全擁軍隔河不發一矢華軍渡水者爭挽全軍船全令軍斷其指華軍多溺死元兵繞山後薄贛軍魯全等先遁張全亦宵遁尹王獨以孤軍當其鋒人皆殊死戰所殺人馬無筭王死之及明得脫者四人無一人降者天祥欲斬張全請於督府督府竟宥之獨斬魯全以徇奏贈尹王團練使立廟死所官其二子元師破常州屠其城進攻獨松關急留憂炎陳宜中陳文龍議棄平江趣天祥移守餘杭天祥猶豫未決兩府劄再至乃委印通判王舉之責環衛王邦傑以城守天祥去平江三日舉之邦傑開門迎降都人大駭議天祥棄平江天祥出兩府劄榜朝天門衆始定進資政殿學士浙西江東制置大使兼江西安撫大使置屯餘杭守獨松關未幾留憂炎遁明年正月除知臨安府不拜以輕兵赴關始從天祥初議送吉王信王閩廣大臣日請三宮渡江太皇太后不允都人競為危言持車駕不欲動天祥請以福王或沂王判臨安以繫人望身爲少尹以輔之有急密移三宮當以死衛社稷議不合少保張世傑宿重兵六和塔天祥又請將京師義士二十萬與城內外軍數萬人隸少保背城借一以戰爲守世

傑不許十八日元丞相伯顏至臯亭山距臨安三十里宜中遣使絡繹講解伯顏邀宜中相見宜中許之而遁明日世傑亦遁除天祥樞密使又除右丞相兼樞密使不拜使者至上下震恐莫知所爲有旨令天祥詣軍前講解遂以資政殿學士行因說伯顏曰宋承帝王正統非遼金比今北朝將欲以爲與國乎將欲毀其宗社乎若以爲與國則宜退兵平江或嘉興然後議歲幣金帛犒師天祥躬督所議輸軍前北朝全師以還此不戰而全勝策之上也若欲毀其宗社則兩淮兩浙閩廣尚多未下窮兵取之利鈍未可知假能盡取豪傑並起兵連禍結必自此始伯顏以危言折之天祥謂宋伏元宰相斫欠一死報國耳宋存與存宋亡與亡刀鋸在前鼎鑊在後非所懼也何怖我爲伯顏爲之改容因留天祥且曰前日已遣程鵬飛詣宋太皇太后簾前親聽處分候鵬飛至即與丞相定議明日左丞相吳堅右丞相賈餘慶同知樞密使謝堂命書樞密院事家欽翁同僉書樞密院事劉岳與呂師孟奉降表至伯顏引天祥同坐堅等各就車歸獨留天祥不遣天祥大罵賈餘慶等賣國且責伯顏失信呂文煥從傍慰解之初天祥上疏乞斬呂師孟斥言叛逆遺孽當用春秋誅亂賊法至是文煥謂天祥何故以逆賊見罵天祥曰國家不幸至今日

汝爲罪魁非逆賊而何三尺童子猶斥罵汝獨我乎文煥曰守襄陽六年不救是以至此天祥曰呂氏一門父子兄弟受國厚恩不幸勢窮援絕以死報國可也豈有降理汝自愛身惜妻子壞家聲今汝闔族爲逆矣尚何言文煥慚恚師孟忿怒云丞相今日何不殺師孟天祥謂汝叔姪賣降恨朝廷失刑不族滅汝汝今日能殺我我得爲大宋忠臣足矣豈懼死哉師孟語塞伯顏聞之吐舌云男子男子自是愈益留不遣賈餘慶歸令學士院詔天下歸附放還天祥所部勤王義士其渡浙歸閩者惟方輿朱華卿鄒張抃數人耳二月八日伯顏趣天祥隨吳堅賈餘慶北行初天祥將詣軍前諸客皆贊行天台杜澣獨留行諸客遂辭去至是諸客皆散惟許從至京口留十日天祥欲引決澣與帳前余元慶定計亡趨真州舟不可得元慶遇故舊以白金千兩求之其人云吾爲大宋脫一丞相事成豈止白金千兩哉強委不受竟得舟二十九日午趣過瓜州天祥辭以明日同吳丞相渡江得軀迫稍緩是夕醉主人沈氏與守者王千戶得出門又從沈氏先識巡夜者杜澣強與之飲而宿之酒樓得其官燈出巷至舟樂爲邏舟獲賴賴潮退彼膠淺適風便幸脫至真州城下三月朔日也守將苗再成延入城時真州不聞京師消息已數月忽天祥至

無不感憤流涕再成與諸將幕皆謂兩淮兵力足以興復恨李制置與淮西夏宜撫不能合從得丞相交通兩閩不一月間連兵大舉江南可傳檄定也天祥問再成計將安出再成言灣頭楊子橋守者皆沿江脆兵今以通泰軍攻灣頭以高郵寶應淮安軍攻揚子橋以揚州兵向瓜州再成與刺史趙孟綿以舟師直擣鎮江同日大舉彼勢不能相救復以灣頭揚子橋兵三面合攻瓜州再成自江中一面薄之雖有智者不能爲之謀矣然後以淮東軍入京口淮西軍入金陵要兩浙歸路其大帥可生致也天祥喜甚即爲書李庭芝夏貴遣使四出約結先是揚州有脫歸卒言密遣一丞相入真州說降矣庭芝得書及疑宰相併十二人無得脫理以天祥來說降罪真州開門納之諭再成速亟殺天祥以自白再成不忍殺給天祥出視城壕使王陸二都統導之出城示以制司文書天祥方驚嘆兩都統即鞭馬入城門已閉矣天祥傍徨門外久之杜澣欲赴城壕死有張徐二路分自言苗安撫遣送丞相惟丞相所向天祥云今惟往揚州路分云安撫謂揚州不可往天祥云夏宜撫不相識淮西又無歸路委命於天惟往揚州久之有弓刀五十人至張徐各就騎以二騎從天祥天祥與杜澣連騎行數里張徐請下馬天祥既下又云且行既行又

云且坐坐久立談張徐云制使欲殺丞相安撫不忍故遣
某二人送行今丞相安往天祥云只往揚州張徐云揚州
欲殺丞相不可往天祥云無可奈何張徐云要送丞
相往淮西天祥云淮西無路可歸今只欲見李制置自白
此心庶幾見信共圖恢復否則從通州遵海歸行朝張徐
云安撫已具船今從丞相江行歸南歸北皆可天祥云如
此則安撫亦疑我矣張徐方吐實云安撫猶在疑信之間
今某二人便宜從事某見丞相忠義如此何敢加害既决
欲往揚州當相送然猶以淮西路遠之見天祥無可疑者
然後導以從揚州日暮張徐先辭去留二十人從行頃之
亦去明日至揚州杜濬謂制使既不相容必且死於城門
矢石之下城外去揚子橋近必有哨騎不如且避哨一日
以夜趁高郵至通州渡海歸江南見二王與徒死城下萬
萬不侔金應又謂出門即有哨此去通州尚五百里何由
而達與其死於途不如死揚州且猶冀未必死天祥計未
决從者十二人已腰金赴矣不得已往揚州從賣薪
者依其家避哨未至而天明伏土圍糞穢中忽數千騎過
其後至賈家庄已兩日不得食又迫逃傲者夜趁高郵失
道哨兵奄至伏叢條中兵入索之執杜濬金應而去震候
張慶矢中目身被二創天祥偶不見獲濬應解所懷金與

卒獲免募二樵者以簣荷天祥得至高郵而制司命下關
防說城愈急遂不敢入城過城子河亂屍中舟與哨相先
後至海陵過海安如阜凡三百里舟與追騎常相距其間
危不免者數矣至通州幾不納適牒報鎮江大索文丞相
十日且以三千騎追亡於許浦始釋制司前疑而又追
騎賴通州守楊師亮出郊聞而館於郡衣服飲食皆其料
理又得商船通揚子江入蘇州洋展轉四明天台四月八
日至温州益王建大元帥府於福州天祥奉書勸進始以
五月朔即位福安改元景炎以觀文殿學士召天祥二十
六日行至都門除右丞相時樞密使陳宜中副使張世傑
用事丞相具負天祥辭不拜以樞密使同都督諸路軍馬
發行都出劄南號召四方十月趁汀州遣督茶趙時賞督
容趙孟潔以一軍取道石城復寧都督贊吳浚以一軍屯
瑞金復寧都劉洙蕭明哲陳子敬皆自江西起兵來會天
祥覺汀守黃去疾有異志移屯漳州龍岩縣時賞孟潔軍
還惟吳浚不至未幾浚降啣啖都命來說天祥軍士洶洶
遂殺浚以安衆心時啖都等既入閩李珪王積翁降之爲
福建宣撫招討使各致書天祥天祥復書俟見老母即從
先帝地下無可言者明年三月復梅州始與母弟妻子相
見進階銀青光祿大夫都統錢漢英王福有跋扈志斬之

引兵自梅州出江西入會昌戰零都大捷因開府與國督
謀張抃監軍趙時賞趙孟澤盛兵薄贛城下招諭使鄒鳳
率贛諸縣兵直擣永豐吉水招諭副使黎貴達率吉諸縣
兵復太和臨洪諸郡豪傑皆響應多遣人詣軍門受約束
淮西義士劉源以兵復黃州復壽昌軍潭州趙璠張璠撫
州何時皆起義兵張堂熊桂劉斗元吳希與陳子全王夢
應起兵邵永間復歙縣以應天祥福建斬偽天子黃從傳
首至督府軍勢大振元江西宣慰使李恒遣援賴自將兵
攻天祥貴達以軍千人民兵數千遇騎兵於太和鍾步騎
兵突正軍正軍不動遽出民兵後民兵驚潰自相蹂藉死
孟澤收殘兵保零都天祥欲引會鄒馮於永豐會馮先爲
恒兵所敗同起事者劉欽鞠華叔頌斯立顏起崖皆死武
岡教授羅開禮起兵復永豐兵敗被執死天祥聞之製服
哭祭之李恒乘勝追天祥及於廬陵東固之方石嶺都統
制鞏信駐軍嶺上方戰箭被體不動猶手殺數十百人乃
自投崖谷死恒軍復追空坑天祥兵潰錢被執值山徑險
隘忽有大石塞其路故追兵緩不及而妻妾子女皆陷趙
時賞被執兵問爲誰時賞曰我姓文衆以爲天祥擒之歸
天祥以此得逸去與母曾夫人子道生俱奔汀州吳文炳
劉洙林棟皆就執各自引決不屈張汴劉欽爲亂兵所殺

天祥趨循州其冬元塔木呂師夔李恒以步卒入嶺峻都
莆壽庚劉深以舟師下海天祥駐循之南嶺元兵圍廣州
黎貴達潛謀降斬之明年二月出海豐縣三月屯麗江涌
命弟壁復惠州四月端宗凶問至衛王繼立改元祥與天
祥奉表起居自劾罔功有詔獎諭陸秀夫當筆其畧曰方
敵氛之正惡鞠旅勤王及皇路之已傾捐軀奉國脫危急
於虎口涉遠道於鯨波雖成敗利鈍逆觀之未能而險阻
艱難備嘗之已熟如金百煉而益勁如水萬折而必東天
祥乞移軍入朝不許乃移書秀夫天子子仲勿幸相遁荒詔
令出諸公口柰何不恤國事以游辭相距秀夫太息而已
又欲移廣州特廣州新復憚天祥威重陽遣舟來迎而中
道去不果入六月祥與帝自礪州廻駐崖山天祥累請入
覲張世傑日以迎候宜中還朝爲辭諸大將多忌天祥又
位樞密使出已上皆不便其入加天祥少保信國公母曾
封齊魏國夫人官屬各轉五官以金三百兩犒其軍時軍
皆疾疫齊魏國夫人子道生相繼卒遣使宣祭起復初陳
懿兄弟五人俱爲劇盜世傑招之攻閩遂據潮州叛附不
常潮人苦之天祥聲罪討懿懿走山寨潮士民請移行府
于潮十一月進潮陽縣戮懿黨劉興明州海艘漂至潮陽
得水軍二十餘人云元師張弘範以水軍自明秀下海以

步卒自漳泉入潮水陸並進天祥以聞行朝十二月十五日移屯趨海豐入嶺南謀結寨據險以自固鄒鳳劉子俊以民兵數千至自江西時弘範兵尚隔海港陳懿爲鄉導具舟以濟其師弘範既濟使弟弘正以輕兵襲天祥二十日午天祥方飯客五坡嶺步騎奄至天祥度不得脫即取懷中腦子盡服之衆擁天祥上馬急索水飲異得速死已乃暴下竟不死鄒鳳自刎未絕衆扶入南嶺死劉子俊陳龍復蕭明哲蕭資張鏗熊桂吳希奭陳子全俱死杜蒔被執以憂死惟趙孟滂遁諸軍皆潰天祥見弘正於和平大罵求死越七日潮陽踴躍請就劍死弘範必欲以禮相見左右命之拜天祥曰吾不能拜吾嘗見伯顏阿朮惟長揖耳左右曰柰何不拜天祥曰吾能死不能拜日且昃弘範度不能強即曰見伯顏臯亭時吾實在傍遂以客禮長揖相見明年正月二日弘範驅天祥登海艘十日至崖山弘範索天祥爲書招世傑天祥曰已不能救父母又教人叛父母可乎愈亦急索乃書過零丁洋一詩與之末云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弘範笑而置之自此守護益謹然禮貌益隆二月六日崖山破先是陸秀夫以樞密無宰相至是請於大妃曰臨安母子已被辱殿下不宜再辱言訖即沉其妻孥冠裳抱祥與帝赴海死太妃宮人

已下皆從之將士官屬皆蹈海死者數十萬人天祥不勝悲憤爲長歌哀之十四日弘範軍中置酒大會因舉酒從容謂天祥曰國亡矣忠孝之事盡矣丞相改心易慮以事大家者事大元大元賢相非丞相而誰天祥流涕曰國亡不能救爲人臣者死有餘罪况敢逃其死以貳其心乎弘範又謂國亡矣即死誰復書之天祥曰商亡夷齊不食周粟亦自盡其心耳豈論書與不書弘範爲之改容副元師麗鈔兒赤起行酒天祥不爲禮麗怒罵之天祥亦大罵請速死弘範遣使具奏天祥不屈與所以不殺狀世祖命送天祥至京師弘範遣都鎮撫石嵩謹護其行且以崖山所獲宋禮部即官鄧光薦與俱四月二十二日發廣州五月二十五日至南安始繫頸繫足以防江西之劫奪者卽絕粒不食計日可首丘廬陵乃爲文祭墓爲詩別諸友遣人馳歸約六月二日復命廬陵城下即瞑目長逝乃水盛風駛前一日過廬陵至豐城始知所遣人竟不得往於是不食已八日念不得死廬陵而委命荒江志節不白始欲從容就義強復飲食十二日至建康囚驛中鄧光薦遷寓天慶觀八月二十四日天祥北行淮士多謀劫天祥者不果十月一日至燕供張甚盛館人云博羅丞相命也天祥義不寢處坐達旦四日弘範至言不屈狀五日送兵馬司械

繫空宅中盛設兵衛坐十餘日解手縛又十餘日得疾十一月二日去械繫頸五日赴樞密院九日始一見丞相博羅平章弘範暨諸院官通使命之跪天祥曰南人不能跪左右力強之終不可通事問有何言天祥曰自古有興有廢帝王將相滅亡誅戮何代無之盡忠於宋所以至此今日不過死耳有何言又問更有何言天祥曰爲宋丞相宋亡義當死爲北朝所獲法當死何言博羅問自古嘗有宰相以宗廟城郭土地與人又遁去者否天祥曰爲宰相而奉國以與人者賣國之臣也賣國者必不去去者必非賣國之人前除宰相不拜奉使伯顏軍前尋被拘留不幸有賊臣賣國國亡當死但以度宗皇帝二子在浙東差毋在廣故去之耳問德祐非君乎曰吾君也曰棄嗣君而立二王果忠臣乎曰德祐不幸失國當此之時社稷爲重君爲輕立君者所以爲宗廟社稷計故爲忠臣從懷愍而北者非忠從元帝爲忠從徽欽而北者非忠從高帝爲忠博羅不能詰平章以下皆笑有問晉元帝宋高宗有所受命二王何所受命且不是篡也天祥曰景炎乃度宗皇帝長子德祐親兄不可爲不正即位於德祐去國之後不可謂篡陳丞相以太皇太后命奉二王出宮不可謂無所受命博羅謂汝爲相能挾三宮以往可以爲忠不能則與伯顏

丞相一戰決勝負可以爲忠天祥曰此責在陳丞相我時未當國難以責我又問汝立二王竟成何事天祥曰立君以存宗社臣子之責若夫成功則天也又曰既知其不可何必爲天祥曰父母有疾雖不可爲無不用醫藥之理不用醫藥者非人子也文天祥今日至此惟有一死不在多言丞相所言多不是博羅怒曰汝欲死得快死耶汝死必不可得快天祥曰得死即快何不快爲博羅呼獄吏引去自是囚兵馬司四年其爲詩有指南前錄三卷後錄五卷集杜句二百首皆有自序天下誦之其翰墨滿燕市又時時爲吏士講前史忠義傳聞者傾動所脫瓜齒鬚髮嘗暴寄弟妹始終未嘗一食官飯王積翁屢餉以銀物福王與芮王歎曰我家有此人耶亦以銀百兩從積翁轉致之有勳舊西域人欲保任歸其家事之積翁又合宋官謝昌元程飛卿等十人謀請釋天祥爲黃冠師與得自便留臺矣私語積翁曰文公贛州移檄之志鎮江脫身之心固在也忽有妄作我輩何以自解遂不果適和禮靈孫爲相引用文儒多以天祥爲薦者世祖自開平還燕問南北宰相孰賢群臣皆曰北人無如耶律楚材南人無如文天祥世祖將付以大任積翁昌元以書諭上意天祥復書云諸公義同鮑叔天祥事異管仲管仲不死而功名顯於天下天祥

不死而盡棄其平生遺臭於萬年將焉用之積翁知不可
屈猶奏請釋天祥而禮之以爲事君者勸上語積翁命兵
馬司好與飲食積翁出語宰相將行之天祥使人語積翁
吾義不食官飯數年矣今一旦飯於官吾且不食積翁始
不敢言會麥木丁叅知政事嘗聞省江西親見天祥出師
震動每倡言不如殺之便上與宰相屢欲釋之輒不果會
有閩僧妙曦言土星犯帝座疑有變未幾中山有狂人薛
實住自稱宋主有兵二千人欲取文丞相投匿名書言某
日欲舉事燒襄城葦爲亂丞相可無憂者群臣有言瀛國
公族在燕不便時盜新殺左丞阿合馬遂命撤城葦驅瀛
國公及宋宗室於開平頗疑丞相爲天祥十二月初七日
司天臺奏三台折初八日召天祥至殿中長揖不拜左右
強之堅立不爲動極言宋無不道之君無可弔之民不幸
毋老子弱權臣誤國用舍失宜北朝用其叛將叛臣入其
國都毀其宗社天祥相宋於再造之時宋亡矣天祥當速
死不當久生上使諭之曰汝以事宋者事我即以汝爲中
書宰相天祥曰天祥爲宋狀元宰相宋亡惟可死不可生
願一死足矣又使諭之曰汝不爲宰相則爲樞密天祥對
曰一死之外無可爲者遂命之退明日有奏天祥不願歸
附當賜之死麥木丁力贊其決遂可其奏天祥將出獄即

爲絕筆自贊繫之衣帶問其詞曰孔曰成仁孟云取義惟
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
愧過市意氣揚揚自若觀者如堵臨刑從容謂吏曰吾事
畢矣問市人孰爲南北南面再拜就死俄有使使止之至
則死矣見聞者無不流涕南人留燕者悲歌慷慨相應和
更置酒酌丞相更相慰賀有十義士收屍葬於都城外面
如生年四十有七是日大風揚沙石晝晦咫尺不見人城
門晝閉籍兵馬司得天祥所爲詩文上之觀者咸嗚咽感
慟有得其絲履寶箴之初天祥既第誓不倚勢近利自祿
賜所入盡以散族嫻賓友之貧者至是官籍其家蕭然方
過南安遣人告墓時以弟璧之子陞爲嗣又寄弟詩曰親
喪君自盡猶子是吾兒大德中陞奉母歐陽夫人歸自豐
州適京師有欲官之者輒辭仁宗在潛邸聞其名召見之
及即位官以集賢直學士乞歸得代祀南海道卒官其子
富爲興文署丞史臣論曰自古志士欲信大義於天下者
不以成敗利鈍動其心君子命之曰仁以其合天理之正
即人心之安爾商之衰周有代德盟津之師不期而會者
八百國伯夷叔齊以兩男子欲扣馬而止之三尺童子知
其不可他日孔子賢之則曰求仁而得仁宋至德祐亡矣
文天祥往來兵間初欲以口舌存之事既無成奉兩孀王

崎嶇嶺海以圖興復兵敗身執我世祖皇帝以天地有容之量既壯其節又惜其才留之數年如虎兕在押百計馴之終不可得觀其從容伏贖就死如歸是其所欲有甚於生者可不謂之仁哉宋三百餘年取士之科莫盛於進士進士莫盛於倫魁自天祥死世之好爲高論者謂科目不足以待偉人豈其然乎

廣集廬陵先賢傳恒病宋史文丞相傳簡略失實蓋後來史臣爲當時忌諱多所刪削又事間有牴牾鄉先生前遼陽儒學副提舉劉岳申爲丞相傳比國史爲詳大要其去丞相未遠鄉邦遺老猶有存者得於見聞爲多又必參諸丞相年譜及指南錄諸編故事蹟覈實可徵故元元統初丞相之孫富既以刻梓後復刊見岳申文集近年樂平文學郡人夏伯特亦以鈔版於是岳申所撰丞相傳盛行於天下而史傳人蓋少見廣竊觀二傳詳略不同不能無憾因參互考訂合而爲一中主岳申之說爲多并取證於丞相文集及其繁復正其訛舛庶幾全備使人無惑論贊則並錄之國史之論揆諸人事而言岳申之贊本乎天運而言各有發揚不可偏廢亦以見夫取舍之公也於乎丞相之大忠大節獨立萬古直與日月爭光天地悠久比之夷齊心則不殊而所爲

反有難者昌黎韓子所謂特立獨行窮天地亘萬古而不顧者也丞相之云豈異於是意丞相不可尚矣其相從興義之士或出自小官或奮跡庶民雖當摧沮敗衄之餘皆甘心就死不肯屈辱殺之殆盡無一人肯降丞相忠義至誠感動固結於人心牢不可解有如此者使人皆爾則宋豈有亡理彼臨難苟生以就富貴其視丞相廝卒尤有愧焉然則丞相固無待於贊論誦其詩讀其書自有以見之廣鄙齷時猶及聞先輩言丞相遺事赫赫悚動人聽雖小夫婦人皆習聞而能道之比年以來老成凋謝而談者益稀雖士夫君子鮮聞盛事蓋漸速漸疎其勢然耳更後百年恐寢失實惟取信於列傳眩瞽異同莫適是非故忘其淺陋輒復編次第皆因其舊文不敢妄加一筆誠無能有所裨益特畫區區之愚耳知之者其必不以爲惜也未樂丙申春二月甲戌翰林學士燕左春坊大學士奉政大夫郡人胡廣謹識

文丞相督府忠義傳

鄧光薦

趙時賞和州宗室也武舉歷任知池州旌德縣以功名自負抗敵數有功入闕行朝擢知邵武軍自同督府建隨府典軍神承明篤議論慷慨空坑之敗走三吳溪被執其事見丞相年譜至隆興遇害時賞在軍中見同列盛

輜重飭侍姬嘆曰軍行如春遊其能濟乎及被執有條累而至者輒麾去之云小僉職耳執此何爲由是得脫者衆官至直寶章閣軍器監同督府參議官

聳信安豐軍人荆湖老將也沉勇有謀同督府見信爲都統制兼江西招捕使行府永豐兵潰北兵追及丞相於廬陵方石嶺下信駐隊據險殊死戰體中數箭殺敵過當傷重而死土人收葬之事聞贈清遠軍承宣使立廟戰所至今廟食水旱疾疫禱焉信初至丞相付以義士千人信曰此等何用徒纏手耳遂自招募淮卒數千自隨常快快曰有將無兵其如彼何

卽瀾字鳳叔吉水人也以豪俠行臺郡間貌覆覆挾枯龜不類貴將從丞相勤王補武資至將軍後以寺丞領江西招諭副使聚兵甚盛寧都陷被執變姓名爲卜者得脫攻興國復永豐空坑敗窳身谿洞約結酋傑引兵入廣潮陽敗以丞相被執遂自剄而亡

張汧字朝宗蜀人明銳輕俊嘗從吳丞相潛兄淵於荆湖幕頗習兵事從丞相贛州勤王空坑敗而死仕至秘閣修撰廣東提舉司督府參謀官

陳龍復泉州老儒也登丙辰進士第沉厚朴茂有前輩風流跋歷州縣以清勤著名丞相開府南劍舉辟多知名

士如三山林俞林元甫皆卒汀州龍復以老成重一府聚兵積糧循梅行府趨潮陽北兵追龍復被執遇害年七十有三

呂武太平人丞相陷北營應募隨從北行勁烈善面折人然忠鯁人皆服之丞相脫鎮江走淮東患難中賴武自壯及開府南劍遣武結約江淮間關數千里至汀梅以環衛官將數千將出江西死一軍爲之流涕

繆朝宗淮人有意氣從丞相于平江反歸福安朝宗自婺問道來歸精練幹實孜孜奉公空坑之敗自縊而死官至環衛知梅州

尹玉寧都人以捕盜功爲贛州三寨巡檢素驍勇敢戰從丞相勤王至平江遣王同淮將張全廣將朱華救常州拒戰五牧全華等遁惟玉以所部三寨及義士五百人殊死戰玉手殺數十人肩箭如蟬健聞無如之何北軍橫四鎗於其項以敲搥擊死之餘兵夜戰殺人馬蔽積田間及明惟餘四人脫歸事聞贈王壕州團練使官其二子承節卽給良田二頃立廟于贛州

劉子俊字民章丞相同里人也相友善領漕貢從開府興國行府敗子俊收散兵保洞源引軍入廣會行府潮陽越二十日而行府敗子俊遇害官至宣教卽帶行軍器

監簿同都督府機宜文字

蕭明哲字元甫吉之泰和人嘗預鄉貢剛毅有膽氣從丞相汀梅督募出江西以架閣監軍收復萬安龍泉行府敗元甫入野陂連結諸寨為鄉豪所陷走敗被執遇害於隆興臨刑大罵不絕口南北壯之

劉洙字淵伯丞相隆曲丞相喜象奕洙雖不敵然窮思忘日夜言趣俚下亦以是好之從勤王號劉監軍專將一軍為督帳親衛圓機應物酬答不倦會病劇乍起空坑之敗執詣隆興與長子同日受害次子死亂兵幼子沒於廣

枉許字貴卿號梅壑天台人游俠于臨安及臨安危糾合義兵四千人當國者不省二年正月十三日見丞相西湖上丞相獎異之丞相使比營許力爭不可陳志道逐之去丞相比行諸客莫敢從許慨然請行丞相鎮江脫走許之力也忠勞備盡詳著丞相年譜及佐府南劍遣性溫台招集兵財福安陷許趨行朝奉朝命歸行府江西敗又與跋涉危難者年餘移屯朝陽許護海舟官富場至厓山及厓山潰許被執至廣州貧病無人色尋卒陳繼周字碩卿寧都人以貢士有軍功歷仕州縣者二十八年家居贛郭中詔勤王丞相造門問計繼周具言閩

里蒙傑子弟與凡起兵方畧甚詳其子大學生逢父亦晝夜參預籌畫調度繼周雖若不勝衣以年輩為鄉里所推服率贛義士以從至京丞相使比營有旨放散義兵繼周父子領眾歸則贛已失守繼周整兵於農盤辟草莽將以有為也會晁炎登極以繼周知南安軍八月二十二日贛州總管楊子夔執繼周父子殺之事聞旨贈敷文閣侍制謚忠節與諸子恩澤侯事平立廟本州次子渠從丞相攻江西死循潮間其家人死亂兵惟繼周幼女蕪渠之子英生在繼周兄子逢春投拜為萬戶入燕間見丞相于千戶所丞相為書繼周遺事作行狀後數日而丞相遇害

林琦閩士也丞相屯餘杭琦結集藉山忠義得禦海道及南劍開府琦就辟外文采內忠實難勞而不怨權惠州通判潮陽敗琦被執逃奔惠州又被獲鎖其項至建康病卒

謝杞秘書郎大學名士督府幹辦架閣許由李幼節皆閩士之秀俱登進士第以文采望一府空坑之敗莫知所終

吳文炳林棟皆閩士有幹實俱為督府幹辦帶架閣空坑之敗被執至隆興遇害樊錄判言文炳受刑時吏卒掙

辱之文炳笑而謂之曰我與爾亦各爲其主耳爾何辱我爲至死不屈

劉欽字敬德吉水雋人也預鄉首有志氣健議論與丞相友善行府至汀欽來寧都就招諭使鄒淵北軍奄至死亂兵同死者鞠華叔類斯立顏起岩皆吉之英俊欽死其父母妻子皆以流離終

曾鳳字朝陽廬陵人丞相嘗從鳳學自太學釋褐爲衢州教授累遷國子監丞隨行府之汀丁丑春添差梅州通判以病卒於汀

張雲吉州取身軍將官從丞相勤王丞相奉使拘留北營雲引衆歸鄉里吉城已降雲不勝憤丙子七月引所部夜襲上營前擊殺北軍數百人北軍不測其衆寡與戰於南柵門外雲衆舉砲發敵適北軍經過者來援雲表裏受敵會天明戰渴赴江飲北軍衝擊之雲衆溺而死孫泉字實甫龍泉人丞相長妹夫也丞相兵出與國其邑人奉泉以邑返正北軍來攻衆拒守不能下爲親黨所賣遇害於隆興母妻子沒入燕泉官至宣教卽知吉州龍泉縣

彭震龍字雷可求新人也丞相次妹夫跌宕喜事功起兵隨勤王及歸郡邑已陷乃結湖南諸峒豪傑謀興復會

督府出江西卽以永新縣返正行省命劉槃以重兵攻之其親黨張履翁等內應被執遇害於郡城槃亦永新人素無行爲士人所疾槃恨之以運判權知隆興府德祐元年十一月北軍至槃以城降至是以私憾導北軍屠永新

蕭敬夫薰夫兄弟皆工詩爲丞相容相從勤王與彭震龍收復永新縣及縣再陷兄弟俱死焉

陳子敬賴人以智力雄鄉里行府至汀子敬請招集義兵置屯皂口據賴下流以遏北船忠效甚著行府敗聚兵黃塘連結山寨不降北以重兵襲其寨寨潰不知所終趙璠衡山人登甲戌進士第歲丁丑三月張虎起兵寶慶

府環邵爭應之復邵之新化潭之安化益陽寧鄉湘潭諸縣湖南行省遣薩里蠻提兵屢至虎輒敗失馬動以百計五月朔璠與其叔父漂起兵湘鄉同督府以璠書達行朝授璠軍器監號召勤王於是朝奉卽張唐長沙人南軒張宣公諸孫也前通判贛州熊桂湘潭人進士

年七十餘劉斗元別省魁皆起兵復潭之衡山湘潭攸三縣明年同督府敗歸汀州人心大失望潭省兵陷所復諸縣攻焚下岳祠璠漂流不知所終執唐至行省衆

致崔斌欲降之唐罵曰紹興至今百五十年乃我祖魏

公收拾捍拓者今日降而死何以見魏公於地下遂遇害桂為湘潭人斫掩殺并屠其家

吳希奭陳子全王夢應皆攸縣士人亦自通於同督府與趙璠相應希奭大家世積善急義鄉里德之子全少剛猛殺人晚入佛學徒千數百人穎悟如高僧夢應甲戌進士調廬陵尉臨安陷希奭遣間使通行朝通蜀師又遣區仲舉通桂師馬暨及都元帥益王府旬月間遂近響應景炎即位事聞同督府承制各授官有差希奭志有餘而少斷子全聚眾數千善撫禦為眾所懷七月二十一日復袁州萍鄉縣袁州總管聶嵩孫宣差來萬戶舉兵來爭夢應率數百人遇于明府嶺戰數合殺曹千戶大小頭目北軍敗走未幾北益兵再大戰北軍又遁殺來萬戶之子及頭目六人僵屍蔽野餘兵奔袁州會傳永新兵敗督府師潰眾謂事未可圖遂退獨子全所部據險待命已而湘部諸縣再陷北軍日夜環而攻之子全胸中流矢死子就逮盡殺之妻屬死獄無遺類希奭復醴陵遇北軍眾寡不敵死之一門三十口無免者夢應嵐歸收淮潭散遺舊兵善鬪捕者無敢近已卯春丞相已執厓山已亡乃率百餘人問行入末新境依顏明叔後其眾疾復死散夢應毋妻兒女皆歿惟一身存

陳莘字偉節居饒撫間登乙丑進士第奉同督府命起兵結約弋陽謝夢得謀取信州北軍出捕莘敗走伏密中不食死夢得死亂兵傳卓盱江人由進士第受同督府命為招諭起兵無成遇害

何時字了翁撫之樂安人登丙辰第歷仕知興國縣有才識操守從丞相勤王駐吉聚兵財運軍需至衢信間達平江丞相奏除知撫州江西陷時家居丞相出江西以時帶行卿監江西提刑聚兵入崇仁返正未幾富室導北軍奄至時伏溝竇中脫走變姓名游術汀贛間數年隱吉之永豐又數年乃歸父之病卒

羅開禮字正甫吉之永豐人會選解褐授武岡軍教授以貲力雄鄉里景炎元年受同督府劄命以土兵復永豐縣未幾敗被執死吉州獄

劉伯文字致中吉水人以武舉絕倫賜第仕州縣有賢譽從丞相勤王明年義兵散而歸見鄉國淪陷居常憤悵景炎二年同督府駐興國伯文詣府受文書約遠近七月四日至袁州仰山廟祝湯氏家僕醉漏言巡兵執而搜其行李得同督府文書甚多宜差來萬戶鞠之伯文慷慨自引一不以累人獨斬于袁市家屬徙於燕二子以屠沽自給

李梓發字材甫南安軍南安縣人世爲邑豪主溪洞隅保梓發爲南安三縣管界巡檢江西陷南安守楊公畿迎降獨南安一縣不下邑人黃賢與梓發共推前南安尉永嘉葉茂爲主治守且北軍至城下輒敗粵炎元年十二月北丞相塔出與張呂二元帥引大軍萬餘圍之數匝邑猶彈丸地城墻及有北軍攻之百計梓發率邑人併力死守晝則隨機應變夜則鳴金鼓劫寨殺獲無算塔出等相顧曰城子如堞大人心乃尔硬耶明年正月六日塔出與張呂至城下諭降邑人裸噪大罵俄砲發堦中塔出即日徙寨水南猶力攻凡三十五日北軍死者數千不能克二月葉茂出降北軍乃退梓發與賢堅守如故戊寅冬丞相被執已卯二月厓山亡三月北叅政賈居貞往諭降城上詬罵如初時邑人稍稍徙去心力懈於前時賈命方文等進攻十五日城破屠之梓發全家自焚望煙燄五色或以爲忠義之感邑人多殺家屬巷戰殺敵猶過當

張哲齋台州海上豪也所居曰城門鎮蓋國初名將永德之後丞相自通州泛海過城門哲齋延欵結約舉事張欣然聚海艘移檄海上豪傑聽命會丞相至福安請自取明州爲陳宜中張世傑沮止張亦以失約止越二年

張弘範南伐見檄文牆壁間屬舟人與之有隙告補至軍前哲齋知不免語弘範曰甚生爲宋民死爲宋鬼何恠我爲弘範殺其父子碎其家

劉士昭吉之泰和人爲鐵工與鄉人同謀復泰和縣事敗血指書帛云生爲宋民死爲宋鬼赤心報國一死而已以帛自經士人王士敏忼慷不撓題獄中云死生斷不望生還留得虛名在世問大地盡爲胡血染好藏吾骨首陽山臨刑歎曰恨吾病失聲不能朗罵又万安縣有僧起兵奉旗號降魔又曰時危聊作將事定復爲僧旋亦敗死

唐仁南安土豪也奉同督府命通江西音問結約取贛約日舉火爲號城內外夾擊仁軍輕先期至北軍浸覺閉營掩捕格殺仁軍不見火遽退贛軍殲焉時丙子久也已而仁僞投拜北官要索倨甚仁怒殺其來使置酒齧其肉與同督府來使食之久而仁病死

鍾震桂東土豪也與茶陵賀尹二姓稟命同督府間行至厓山未幾厓山潰被擄被脫歸

蕭吳南雄州摧鋒軍丙子秋趙潛方興等兵復廣摧鋒軍寨於韶州仁化縣山谷間推興爲主遣使間受同督府文書號召浸盛丁丑劉自立守韶州乘間襲擊興寨興

等力戰不敵潰散不知所之

金應蕭資吉水人皆爲丞相書史應從丞相間閱脫鎮江
病死通州城下資隨丞相家入嶺忠勤曲盡丞相之執
遂遇害

徐溥永嘉良家子爲丞相書史丞相執于潮溥得脫自請
從行病死于豐城

替曰文丞相僚將皆從牽聯可書者四十餘人其他遙
請號令稱幕府文武士者不可悉數雖人品不齊然一
念向正至死靡悔蓋貪生畏死人之常情而能夷險一
節殺身成仁君子所取焉

文山先生全集卷之十九終

文山先生全集卷之二十

附錄

生祭文丞相文

王炎午

丞相再執就義未聞慷慨之見固難測識因與劉堯舉
對床共賦感懷嗟惜之堯舉先賦云天留中子墳孤竹
誰向西山飯伯夷予聞其下句義則謂伯夷久不死必
有飯之矣予謂向宇有憂其餓而願人餉之之意請改
作在字如何堯舉然之予以寂寥短章不足用吾情遂
不復賦蓋丞相初起兵僕嘗赴其召進任言有云願明
公復毀家產供給軍餉以倡士民助義之心請購淮卒
參錯戎行以訓江廣烏合之衆他所議論狂斐尤多慷慨
意愚丞相嘉納今何見山進之幕府授職從戎僕以
身在大學父沒未痊母病危殆屬以時艱恐進難效忠
退復虧孝倥偬感泣以母老控辭丞相憐而從之僕於
國恩爲已負於丞相之德則未報遂作生祭丞相文以
速丞相之死堯舉讀之流涕遂相與謄錄數十本自贛
至洪於驛途水步山牆店壁貼之莫丞相相經從一見雖
不自揣量亦求不負此心耳堯本名應鳳黃甲科第授
簽判與其兄堯哲文章超卓爲安成名士

維年月日里學生舊大學觀化齋生王炎午謹採西山之

薇酌汨羅之水哭祭于文山先生未死之靈而言曰嗚呼
太丞相可死矣文章鄒魯科第郊祁斯文不朽可死喪父
受公卿祖莫之榮奉母極東西迎養之樂爲子孝可死二
十而魏科四十而將相功名事業可死伏義勤王使命不
辱不負所學可死華元跟踏子胥脫走丞相自叙死者數
矣誠有不幸則國事未定臣節未明今鞠躬盡瘁則諸葛
矣保捍閩廣則田單即墨矣倡義勇出則顏平原申包胥
矣雖舉事率無所成而大節亦已無媿所欠一死耳奈何再
執涉月踰時就義寂寥聞者驚惜豈丞相尚欲脫去耶尚
欲有所爲耶或以不屈爲心而以不死爲事耶抑舊主尚
在不忍棄捐耶伏橋於厠舍之後投筑於目矐之餘於是
希再縱求再生則二子爲不知矣尚欲有所爲耶識時務
者在俊傑昔東南全勢不能解襄圍今以亡國一夫而欲
抗天下况趙孤蹈海楚懷入閩商非前日之頑周無未獻
之地南北之勢既合天人之際可知彼齊廢齊興楚亡楚
復皆兩國相當之勢而國君大臣固無恙耳今事勢無可
爲而國君大臣皆爲執矣臣子之於君父臨大節决大難事可爲
則屈意忍死以就義必不幸則伏大節以明分故身執而
勇於就義當於臬卿張巡諸子爲上李陵降矣而曰欲有
爲且思勿頸以見志其言誠僞既不可知况刑拘勢禁不

及爲者十常八九惟不勿勿豈足以見志况使陵降後死他
故則頸且不及刎志何自而明哉丞相之不爲陵不待知
者而信奈何慷慨遲回日久月積志消氣餒不陵亦陵豈
不惜哉欲不屈而不死耶惟蘇子卿可漢室方隆子卿使耳
非有與復事也非有抗誓師誓也丞相事何事降與死當
有分矣李光弼討史思明方戰納劍于靴曰夫戰危事也
吾位三公不可辱于賊萬一不利自當刎李存勗伐梁梁
帝朱友貞謂近臣皇甫麟曰晉吾世讐也不可俟彼刀鋸
卿可盡我命麟於是哀泣進刀於帝而亦自刎今丞相以
三公之位兼睚眦之讐投機明辨豈堪在李光弼朱友貞
下乎屈且不保况不屈乎丞相不死當有死丞相者矣自
死於義死於勢死於人以怒罵爲烈死於怒罵則肝腦腸
腎有不忍言者矣雖鑊湯刀鋸烈士不辭苟可就義以歸
全豈不因忠而成孝事在日曠丞相何所俟乎以舊主尚
在未忍棄捐也李昇塞楊行密之業遷其子孫于廣陵嚴
兵守之至于孫自爲匹耦然猶得不死周世宗征淮南下
詔撫安楊氏子孫景升驚疑盡殺其族夫撫安本以爲德
而反速禍幾微一失可不懼哉蜀王衍既歸唐莊宗發三
版之誓全其宗族未幾信伶人景進之計衍族盡誅幾微
之倚伏可不畏哉夫以趙祖之遇降主天固巧於報施然

建其誓處倨坐苟安舊王正坐於危疑羈臣尤事於骯髒而聲氣所逼猜嫌必生豈無李昇之疑或有景進之計則丞相於舊主不足為情而反為害矣炎午丞相卿之晚進士也前成均之弟子員也進而父沒退而國亡生雖魏陳東報汴之忠死不效陸機入洛之耻丞相起兵次卿國時有少年狂子持斐牘叫軍門丞相察其憂憤而進之憐其親老而退之非僕也耶痛惟千載之事既負於前一得之愚敢默於後進薄昭之素服先元亮之挽歌願與丞相商之廬陵非丞相父母邦乎趙太祖語孟昶母曰勿戚戚行遣女歸蜀昶母曰妾太原人願歸太原不願歸蜀契丹遷晉出帝及李太后安太妃于建州太后疾死謂帝曰我死焚其骨送范陽僧寺無使我為虜地鬼也安太妃臨卒亦謂帝曰當焚我為灰向南颺之庶遺魂得返中國也彼婦人彼國后一死一生尚眷眷故鄉不忍飄棄仇讐外國况忠臣義士乎人不七日穀則斃自梅嶺以出縱不得留漢既而從田橫亦當吐周粟而友孤竹至父母邦而首丘焉廬陵盛矣科目尊矣宰相忠烈合為一傳矣舊主為老死於降脚宋亡而趙不絕矣不然或拘囚而不死或秋暑冬寒五日不汗瓜蒂噴鼻而死溺死畏死排牆死盜賊死毒蛇猛虎死輕一死於鴻毛虧一篲於泰山而或遺舊主憂縱不斷

趨盾之弑君亦將悔伯仁之由我則鑄錯已無鐵噬脐寧有口乎嗚呼四忠一節待公而六為位其間聞計則哭

又望祭文丞相文

相國文公再被執時予輩為文生祭之已而廬陵張千載心弘毅自燕山持丞相髮與齒歸丞相既得死矣嗚呼痛哉謹痛望奠再致一言

嗚呼扶顛持危文山諸葛相國雖同而公死節倡義本勇文山張巡殺身不異而公秉鈞名相烈士合為一傳三千年間人不兩見事繆身執義當勇决祭公速公童子勇簣何知天意佑忠憐才留公一死毋水金臺乘氣捐軀壯士其或久而不芴雪霜松栢嗟哉文山山高水深難回者天不負者心常山之髮待中之血日月韜光山河改色生為名臣死為列星不然勁氣為風為霆千將莫耶或寄良冶出世則神入土不化今夕何夕斗轉河斜中有光芒非公也耶

文丞相祠重修記

楊士奇

孟子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知言者盡心知性而有以究極天下之理浩然之氣即天地之正氣具於吾身至大而不可屈撓者知之至養之充而後足以任天下之大事天下之大事莫大於君父文丞相甫冠奉廷對即極

口論國家大計未幾元兵渡江又上書乞斬嬖近之主遷
幸議者以一人心安社稷固已氣蓋天下矣自是而斷斷
焉彈力竭謀扶顛持危以興復為己任雖險阻艱難百挫
千折有進而無退不幸國亡身執而大義愈明蓋公志正

而才廣識遠而器閑浩然之氣以為之主而卒之其志弗
遂者蓋以天命去宋也雖天命去宋而天理在公必不可
已故宋亡其臣之殺身成仁者不少論者必以公為稱首
公事具宋史而公鄉人劉岳申據公所著日錄吟嘯集指
南錄集社二百首及宋禮部郎官鄧光薦所述督府忠義
傳以作公傳視史加詳實焉北京之有公祠洪武九年前
北平按察副使劉崧始建於教忠坊今順天府學之右而
作塑像焉宋崇寧六年太常博士劉履節奉 命正祀典始
有春秋之祭於有司歲以順天府尹行事宣德四年府尹
李庸始至謁公祠下顧瞻祠宇弊陋弗稱遵用 詔旨葺
而新之而凡祀神之器靡不備且又求劉傳刻石將使人
人皆知世之為臣者光明震動焜焜烈烈有公也於乎忠
孝人道之大節治化所先而崇禮先賢表勵後人尤守令
之急務庸其達為政之本歟庸字執中保定唐縣人寬厚
明敏自大學生授工科給事中

上親擢為順天府尹愛人之心剴繁之才上下皆稱之而

盡心學校敬賢尚德如飭昌_平之狄梁公劉諫議祠而嚴
其祀事之類皆其知大之務皆可書也因并書之以示來
者

宋丞相文信國公祠堂記

羅倫

為臣死忠為子死孝死一也可以動天地可以感鬼神可
以貫日月可以乎木石可以正萬世之人心可以位萬世
之天常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以塞乎天地之間夫
殺身成仁舍生取義非浩然塞于天地之間者能與於斯
乎若宋丞相信國文公是已公名天祥甫弱冠奉廷對陳
君道之大本經世之急務文思神發萬言立就可謂天下
之大材也董宋臣主議遷幸公上章乞斬之賈似道誤國
要君公嘗以義裁之呂師孟偃蹇傲命公又上章乞斬之
勳王詔下重臣宿將縮頸駭汗公提孤兵獨徃當之虜次
旱亭三軍震動宰相遁荒公挺身獨徃說之可謂天下之
大勇也夫慷慨就義決死生於一旦中人猶或能也若歷
屨萬死其執彌堅其志彌勵非仁者其能然乎方公之使
虜詆大酋罵逆賊當死脫京口走真州如揚州趨高郵抵
通州苗再成逐之李庭芝疑之外迫於虜寇內煎於饑餓
無日而不當死然後遵海道涉鯨波歸立二王開督南劍
敗績於空坑當死仰葦於潮陽當死絕粒於南安當死卒

至就囚燕獄從容南向再拜而死震動天地照耀萬世可謂天下之大忠也夫公之誠能墜空山之石能通七里之神能作廣陵之風雨能起夷狄豺狼之敬悚而不能免賈似道之沮黃萬石之嫉李鷹芝之疑張世傑陳宜中之忌何也蘇子曰其所能者天也其不能者人也其斯之謂歟宋之亡也死國事者多矣陸秀夫張世傑死於海李希死於潭趙鼎發死於池江萬里死於饒姚峇死於常趙時賞死於洪先君武岡公死於吉督府行朝死者不可勝數雖然死矣未有如公之出萬死而後死微子之去箕子之囚龍逢比干之諫伯夷叔齊之餓諸葛武侯之鞠躬盡瘁備于公之一身矣自古亡國之臣未有如公之烈也收宋三百年養士之功立千萬載爲臣之極不在於公乎公非仁者之勇浩然塞于天地之間者乎公去今二百年順天府祠公于學宮鄉郡祠公于城南公之子孫祠公于富田富田之祠元季兵燹爲橫民所奪龍鳳間僉事李公欽水復之正統間知府陳公本深繼之景泰間都憲韓公雅奏加謚號錄用子孫今成化二年僉憲李公齡來掌學事以公九世孫繼宗入學俾公鄉人周不憲割田贖之是皆有功於名教可書故書之以詔後世之爲人臣者

墓田記

羅元泰

墓田非古也田以義起不害其非古墓祭亦非古也祭以仁存亦不害其非古有宋信國文先生生成仁取義三代而下一人耳墓在鷺湖大坑之原距先生桑梓僅十里許田宜有也祭亦宜有也當六庚之訖籌捐一元以徇國斯時墓不墓祭不祭先生弗計及岳枝向南王塚獨青後世慨先生之百挫閔仰先生之再拜從容此墓之所以脩田之所以出祭之所以起也豐嶺羅高字峻極於先生爲同邑爲同鄉飲先生清光佩先生幽馥多歷年所每自興嘆無以識景行之私爰就封下置圭田十畝爲先生子孫歲時拜掃之供吾意春雨秋霜奉嘗謁祀俎豆席芻豢醑酢舉亭潮陽之英風凜凜有時黯然萃於此乎南劍空坑之寸冊耿耿有時勃然見於此乎燕京柴市之正氣堂堂有時浩然來於此乎於戲先生之忠義並泰華塞宇宙精神雖無所不之而體魄所棲以安者實在於茲然則峻極之舉誠盛心也田入如千年峻極之家嗣絜恐父之名雖著於郡乘爲可信不若有辭勒諸祠琮爲可久用是先生之裔孫承蔭協謀請記於予詞慚皇甫語愧淮西奚敢贅隻字於其間哉雖然事又不容於不紀也封田以祀墓者固峻極仰止之良心舊時祭田間亦有漁侵蚕食之者又不識此心爲何物繼今而後抑不知是山間有覬覦之否乎

所可恃者先生之特忠鉅節身烏免爭光覆載同久百千萬世之所敬慕者也萬一晦蝕必有泰山喬嶽者體峻極之盛心爲之恢復云

文信國公祠堂祭田記

彭序

宋丞相文信國公祠在廬陵文山之麓舊有祭田爲豪強侵奪世遠人亡漫不可復成化丁酉春一峯羅先生謁祠聞而悵嘆者累日時副憲洪君性萬善觀風至郡一峯爲書令公九世孫繼宗馳達行臺蓋欲求田以供祭也副憲嘉納了無難色適萬安縣民蕭麗漢得無主古窖銀遂獻于官洪顧郡守曰此銀自天來也得非信國之靈乎不擾官不病民而田資已具有能以田售者宜倍直以償於是售者益衆乃得膏腴十畝卽公舊隱基也元季兵燹廢以爲田洪益喜曰是田匪直得以供公之祭祀抑且得以復公之舊基一舉兩得不可無文以示久遠乃屬記於序序曰信國忠義冠絕古今顧序何人而敢置喙其間洪曰以子之才於性爲同年於信國爲同鄉是記義不容辭於乎宋之不振播遷嶺海公起兵艱棘中千挫百折志不少衰意圖恢復奈何天不助宋宋運訖錄公從容就義視死如歸而忠肝義膽昭天地貫金石與日月爭光千萬世猶一日也後之論者謂收有宋三百年養士之功公一人耳雖

世享鄉邦之祀理亦宜矣此一峯先生之悵嘆副憲太守之用心非私於公爲世教慮忠義勸也故今鄉有忠烈祠四時之奠獻官有忠節祠春秋祭祀享瞻其祠視其田雖四方行道之人猶將敬慕愛護之不暇矧鄉邑里鄰可萌一毫慢侮侵奪之心乎而華夏外夷亦知公之孤忠大節者猶能景仰師法其萬一兒子孫承祀可不激昂奮發芳趾美以求無愧於其先乎是記之作非徒詔其後亦以表勵鄉國云

重修富田祠堂記

羅洪先

文山先生生於廬陵富田出而仕遘迴於臨安更歷筠宣洪虔湖南諸地赴國之難問閔於平江毘陵真揚閩浙流離顛頓於空坑五坡嶺海之間而終於燕京之柴市世以先生之死足以風萬世之人臣也蹤跡所至皆特祠嚴奉之而郡中祠故不特其在富田則又隘迫至無以布俎豆君子悲之特毀淫祠以就其後持議不果久乃特祠于郡東之螺山富田去郡稍遠無相念者夫先生功行應祭法其缺典猶若此今佛老之廬一郡至數十而一廬直且千萬獨不之厭曷故耶士庶服舍有定制閭里憑凌貴畜居擬王者而先生爵列上公茅茨不掩觀風者亦將謂何今祠堂廣三十餘尺後寢前廊僅可旋武則嗣孫熙請於分

守叅政張公元仲得廢求寧寺基而半給公帑始議而盡力者富田巡檢蔡五美也蔡以微官乃急其職之所不及彼何求哉議之始在某年某月歷數年重門猶不能備蓋熙等之力也或言先生捐身死國何有於家炎社已屋而故鄉乃享特祀夫豈其所欲哉嗚呼是固先生之心而非所以風也宋室不綱幸崩裂勢有緩急此一時矣滄桑變華骨肉此離善和之墟若敖之鬼亦豈其所欲哉猶子吾兒之句先生固已計之而未嘗大遠於人情此亦一時也當其在國也國爲重而身爲輕及其不揀重其身者亦所以重人之國而豈悻悻於溝瀆之見哉使元而果於不殺則黃冠故里出僭顧問彼固以箕子之事自待而或摧殘以畢旦夕之謀引決以絕飲食之奉取必於一死而不免矯俗以立異宜其甚不屑矣惜也言不卒驗使萬世之下徒仰其忠而不見先生之大比之取必於一死者之所爲而未有深知其心者此非意及也夫取必於一死者大抵激發於意氣感迫於利害拚割於倉卒而是三者又多係其所遭謂非忠於事主固不可禦之以大則未也功名滅性忠孝勞生非悟後語乎必至於是而後深達夫死生之故夫達死生之故者生貴乎順不以生自嫌死貴乎安不以死塞責與人同情而不爲人情之所牽人皆易從而非

示人以絕德此先生之大所以能風萬世而所在祠之者也神遊八極無乎弗在風馬雲車亦或徘徊先世丘壠而歎歎過其故鄉歲時蒸嘗隨感而至有不望之洋洋者乎夫忘家而家存捐其身而身乃萬世同其姓者咸以不獲履昭穆効駸奔爲深耻而當時赴難之人竊伏鄉園首鼠喙息敢於負國者抑亦何限卒之煙沉漸盡迄無噍類使人入其里聞姓名則唾詈之即今子孫有遺亦不敢直書爲祖故聖雖存曾不得享麥孟之獻其於得失何如哉嗚呼此亦萬世之鑒也因大息而附于記

文丞相傳序

許有壬

宋養士三百年得人之盛軼唐漢而過之遠矣盛時忠賢雜選人有餘力及天命已去人心已離有挺然獨出於百萬億生民之上而欲舉其已墜續其已絕使一時天下之人後乎百世之下洞知君臣大義之不可廢人心天理之未嘗泯其有功於名教爲何如哉丞相文公少年趨厲有經濟之志中爲賈祖徇翔外僚其以兵入援也大事去矣其付以鈞軸也降表具矣其性而議和也舉萬一有濟耳平生定力萬變不渝父母有疾雖不可爲無不用藥之理公之語公之心也是以當死不死可爲即爲逸于淮振于海真不可爲矣則惟死爾可死矣而又不死非有他也等

一死爾昔則在已今則在天一旦就義視如歸焉光明俊偉俯視一世顧膚敏裸將之士不知爲何如也推此志也雖與嵩華爭高可也宋之亡守節不屈者有之而未有有爲若公者事固不可以成敗論也然則收宋三百年養士之功者公一人耳孫富爲湖廣省檢校官始出遼陽儒學副提舉廬陵劉岳申所爲傳將刻之梓俾有壬序之有壬早讀指南錄吟嘯集見公自述甚明三十年前遊京師故老能言公者尚多而訝其傳之未見于世也伏讀慷慨惜京師故老之不見及也公之事業在天地間炳如日星自不容泯而史之取信世之取法則有待於是焉若富也可謂能後者也元統改元十二月朔參議中書省相臺詩有壬序

文山先生文集序

韓雍

古今論文者僉曰觀文可以知人夫文者言之精華而言則心之聲也心之所存有邪正則發言爲文有純駁而人之忠否見焉故讀出師二表而知諸葛孔明之忠讀天門掉臂一詩而知丁謂之不忠卒之皆如其言信乎人可以言而觀然校獵長楊等作雖工且美而其爲人終不能無可議又若難觀以言蓋必心有定志則言有定論而後見諸行事有定守觀於宋丞相文山先生可徵矣先生負豪傑之才蓄剛大之氣而充之以正心之孝自其少時游學

宮見鄉先生忠節祠慨然曰沒不俎豆其間非夫也及舉進士奉廷對識者論其所對古誼若龜鑑忠肝如鐵石已而值時多艱詔諸路勤王先生捧詔涕泣且曰樂人之樂者憂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其心蓋已有定志矣志發於言而爲文其詩辭序記等作或論理敘事或寫懷詠物或弔古而傷今大篇短章宏衍鉅麗嚴峻剴切皆懣懣焉愛君憂國之誠匡濟恢復之計至其自誓盡忠死節之言未嘗輟諸口讀之使人流涕感奮可以想見其爲人其言可謂有定論矣惟其志定論定故以一身任天下之重盡心力而爲之艱難險阻千態萬狀不憚其勞不易其心既而國事已去被執久繫挾之以刀鋸而不屈誘之以大用而不從卒之南向再拜從容就義以成光明俊偉之事業非其守之一定不移能若是乎傳曰有志者事竟成又曰言顧行行顧言先生有之而視世之靜言庸遠者異矣宜其文之足徵而傳世也雖然文章傳世以其闢世教也使無補於世教雖工何益今斯集也傳之天下後世之人爭先快觀皆知事君之大義守身之大節不宜以成敗利鈍而少變以扶天常以植人紀以沮亂臣賊子之心而增志士仁人之氣其於世教重有補焉故予因按察副使陳价維藩請序其編次之由不辭謏陋而書之蓋將以爲

同志勸且爲天下後世之爲臣子者厲也

文山別集序

王守仁

文山別集者宋丞相文山先生自述其勤王之所經歷後人因而採集之以感者也其間所值險阻艱難顛沛萬狀非先生之自述世固無從而盡知者先生忠節蓋宇宙皆於是爲有據後之人因詞考迹感先生之大義油然而起其忠君愛國之心固有泫然涕下裂背扼腕思喪元之無地者是集之有益於臣道豈小小哉古之君子之忠於其君所盡其盡心焉以自懣而已亦豈屑屑言之以靳知於世然而仁人之心忠於其君亦欲夫人之忠於其君也忠於其君則盡心焉已欲夫人忠於其君而思以吾之忠於其君者啓其良心固有人弗及知之者非盡言之何由以及乎人斯先生之所爲自述將以教世之忠也當其時伏節死義之士無不備載亦因是有以傳是又與人爲善也是集也在先生之自盡若懣於靳世之知以先生之教人則吾惟恐其知之不盡也在先生之自盡若可以無備以先生之與人爲善則吾惟恐其傳之不速也先生之族裔今大僕少鄉公宗嚴將是集屬守仁爲之序守仁之爲廬陵也公之族兄承蔭命其子庠生繼宗嘗以序請茲故不可得而辭嗚呼當顛沛之餘而不忘乎與人爲善者節之

裕也致自盡之心而欲人同歸於善者忠之推也不以靳知爲懣而行其教人之誠者仁之篤也象賢崇德以彰其先世之美之謂孝明訓述事以廣其及人之教之謂義吾於是集之序無愧辭爾已

文山先生全集序

鄧懋卿

京府

先師廟之西隅有故宋信國公文山先生祠乃我皇祖驅胡之後卽於就義之所追祀之所以闡忠烈風世教也予祗後京府之三日行釋菜禮于

先師廟得遂展謁先生神爽耿耿若生良用感愴乃進諸生於堂相與下上其事者移時旣又得先生之文集而讀焉三復嘆息不忍置乃作而言曰武興而伯夷叩馬漢亡而武侯討賊夫豈昧於時勢哉蓋有見於君臣之義不可解焉者也採薇一歌萬世傳誦出師二表讀者流涕亦其義之相感而然耳古之君子必於天理民彝大倫大法而見之明守之固行之央然大節不虧而其文章勲業愈遠而彌章雖死而不朽也宋元之際乾綱絕紐禽獸制人姦者追荒懦者俛降胥天下以與夷狄而以免死爲幸奉君后以臣妾於禽獸而不以爲耻臯亭之使先生挺然獨往而無忌京口之脫崎嶇萬狀

思以一木支大厦之傾雖瀕萬死而無悔死之日宋亡已七年崖山亡亦四年報宋一心愈挫愈厲而竟無渝於其初故其發諸文詞昭若日星轟若雷霆而慷慨激烈無非忠義所形至今誦其言想其風旨真足以寒姦邪之膽而起吾人笑厲之氣先生蓋後伯夷武侯而作者而精忠峻節貫日凌霜天網賴以立民彞賴以正萬世之大防賴以植其身雖死其文固未喪也視昔之賈餘慶陳宜中輩直糞直耳語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言守死非篤信不能也篤信則誠誠則明明則自足以善道孔子之所以不惑不憂不懼孟子之所以不淫不移不屈皆此道也先生以弘毅之資而充之以聖賢之學故大疑之對以法天不息爲言而帶留之贊以仁至義盡終焉匪誠積於中何至死不變若是耶人徒知先生之忠之文也而不知其一本於誠故特表而出之於是乎反覆是集而編次之統而名之曰文山先生全集中有文集有別集有附錄如先生所作集有未載者爲拾遺後世爲先生而作繼附錄者爲續錄凡若干卷遂以授河間守董君策俾教諭嚴順校正知縣寧龍刻之

文山舊隱祠記

王育仁

宋丞相文文山先生從容就義于國祚旣終之餘報宋

室養士之功數百年來仰其忠者以先生生前蹤跡之所至即其精神之所寓故所在咸立祠庋祀之距富田里許南崖之隩有所謂文山者其山水之林立亭橋之棊置具先生所爲觀大水記及自叙紀年錄中可按也以今考之則先生以湖南運判允歸之日嘗構道體堂於其地無日不與賓友徜徉其間而讀其獄中所貽第壁書又特諄諄於作寺文山我願其中之語然則先生生前蹤跡之所歷與其精神之所鍾其眷戀於此者視之他所爲尤篤矣願可無祠以慰其靈哉更元之世廢於兵燹夷爲田疇

明興成化中一峯羅先生嘗白諸臬司贖以淡金得腴田十畝然未有以祠之嘉靖丁亥余宗之居富田古城者其彥曰喬相嘗徘徊南北崖中慨然捐已貲若干金鳩工聚材託先生十一世孫毓彥者測前田十之二而構祠爲其制瞰江潭爲門題曰文山舊隱門之後爲堂仍其故額曰道體而其外則曰慕忠祠塑先生之像臨坐其中堂之後爲傑閣其下額曰南崖書院俾卿之人士群而習讀焉其上則取先生所述其閑居獨樂意嘗超然之語而頌之曰超然閣祠之東後葺庵一所令持齋呪者居守其中則又摘取先生貽書之旨而名之曰

廟中庵由門而堂而閣其間皆延以節舜綵以周垣其材唯楹楹用木四周墻壁則盡以磚為之用備不戒先生生於宋丙申仲夏二日就義於元壬午季冬九日祠既訖二相復就近買田十畝以供祭費每歲舉祀在冬令先生之裔主之而夏則主以相之後歷千百世約為常相之用意良亦悉且勤矣文氏之裔熙等謂其善不可沒也欲上其事於罷邑旌異之相固謝不可曰此吾鄉子弟所以敬事鄉先生之分也奚名之敢君相傾貲舉義竟其身無餘積以遺其嗣故其子化鵬家徒四壁立然每與仁相過從論天地萬物一體之學間及厥父建祠于末輒欣欣然歲時益嚴掃墓之役相沒之六年熙等乃刻其主奉之閣中每祭畢則拜奠之頃仁往遊其地文勳及其從姪孫學柳等又屬為記以傳之有永仁因諭於化鵬曰予觀諸先生之志與爾先人所以祠先生之意尚何疑於一體之說乎夫人臣之忠其君根於所性無智愚無古今感於此應於彼勃乎其不可遏者也先生沒必俎豆之志已見於遊觀鄉祠之日則其國亡與亡之情根於一體者遠矣故其終身所歷分宜自盡不敢忍黜以便身身所當全未嘗冒死以快心心既無媿不復偷生以害義仁為己任之語嘗序之忠孝

提綱矣夫豈以偉々為節而又何計其人之諒否名之顯晦世之祠與不祠哉然當其時豪悍萬人隨之淮渾諸路響應之趙時賞代之督府諸忠義翼之王炎午為文速之十義士瘞之而迨其後世則順天祠之於學宮鄉郡祠之於螺山於富田里人羅高者又割田祭之於其墓而文山舊隱則爾先人之經紀其祠祭也如經紀其家其敬事先生也如祀其先且不欲以其名聞於世而子又能繼其志噫彼有教化之責者其為之尚欲以風於世如二鄉彥所營則奚所利而孳孳若是哉毋亦忠君之心人人所同即四海之遠聞世之久觸之斯動扣之斯應有不知其所以然者此或爾先人所以建祠之心而彼自忘之也化鵬聞予言躍然曰使先子可作聆子斯論當有戚戚然於心者矣因次第其言授之學柳鏡諸道體堂中以勗於二姓之後禪相與世守夫祠祀以不墜其先德云時則大明萬曆二年甲戌仲春望日也

跋文山先生遺墨

蘇伯衡

天下宗周矣而伯夷叔齊終不食其粟遂餓而死韓趙魏共分晉地矣而豫讓必為智伯報仇竟殺其身仁者之志存亡不易義者之節盛衰不改固如是乎三宮北上矣益

王祖干并澳矣衛王赴海死矣而丞相文公志節益堅困辱之權折之甘言以甞之重祿以啖之迄莫能奪之而竟死之噫蓋與三子者同諒矣公此數詩意其在燕獄時所書其歲當別放也今去宋一百四十年忠義之氣感激之詞筆勢勁拔猶燁燁楮素間如龍跳虎躍不可藝玩狎視二心之臣見之而不禱魄則吾弗信

文丞相像贊

孫燧

偉哉文公千古之士方國脉尚存也流離顛沛惟恐不得其生及國脉既絕也慷慨從容惟恐不得其死求生匪生求死匪死生惟求成就一是一丈夫事業固每如此百世聞風孰不興起

浮丘道人招魂歌

汪水雲

有客有客浮丘翁一生能事今日終饜穗雪窖身不容于心耿耿塵蒼空睢陽臨難氣塞充大呼南八男兒忠我公就義何從客名垂竹帛生英雄嗚呼一歌兮歌無窮魂招不來何所從

有母有母死南國天氣黯淡殺氣黑忍埋王骨崖山側寥我劬勞淚沾臆孤兒以忠報罔極舌剖心命何惜地結哀弘血成碧九泉見母無言責嗚呼二歌兮歌復憶魂招不來長嘆息

有弟有弟隔風雪音息不通鴈飛絕獨處空虛坐纒綫短衣凍指不能結天生男兒硬如鐵白刃飛空肢體裂此時與汝成末訣汝於何地收兄骨嗚呼三歌兮歌聲咽魂招不來淚流血

有妹有妹天一方良人去後逢此秋黃塵暗天道路長男呻女吟不得將汝母已死埋矣荒汝兄跣足行雪霜万里相逢淚滂滂驚定拭淚還悲傷嗚呼四歌兮歌欲狂魂招不來歸故鄉

有妻有妻不得顧饑走荒山汗如雨一朝中道逢狼虎不肯偷生作人婦左挾虞姬右陵母一劍捐身剛自許天上地下吾與汝夫爲忠臣妻烈女嗚呼五歌兮歌聲苦魂招不來在何所

有子有子衣裳單皮肉凍死傷其寒蓬空煨燼不得安叫怒索飯饑無餐亂離走竄千里山荆棘蹲坐膚不完失身被繫淚不乾父聞此語摧肺肝嗚呼六歌兮歌欲殘魂招不來心鼻酸

有女有女清且淑學母曉粧顏如玉憶昔狼狽走空谷不得還家收骨肉閨河喪亂多殺戮白日驅人夜燒屋一雙白壁委溝瀆日暮潛行向天哭嗚呼七歌兮歌不足魂招不來淚盈掬

有詩有詩吟嘯集紙上飛蛇歎香汁杜陵寶唾手親拾滄
海月明老珠泣天地長留國風什鬼神呵護六丁立我公
筆勢人莫及每一呻吟淚痕濕嗚呼八歌兮歌轉急魂招
不來風習習

有官有官位鄉相一代儒宗一敬讓家亡國破身漂蕩鐵
漢生擒今北向忠肝義膽不可狀要與人間留好樣惜哉
斯文天已喪我作哀章淚悽愴嗚呼九歌兮歌始放魂招
不來默惆悵

哭文丞相詩

虞伯生

徒把金戈挽落暉南冠無奈北風吹子房本為韓仇出諸
葛寧知漢祚移雲暗鼎湖龍去遠月明華表鶴歸遲不須
更上新亭望大不如前酒淚時

跋文山先生集後

新安潘休曰宋之亡也其仗節不屈之臣
死于國事者衆矣然成仁取義未有若
先生之烈者蓋其所見之大所養之多
其志定而其氣完故特立獨行窮天地
亘古今而弗顧也夫慷慨就義蹈白刃
而志不奪壯士猶可勉之先生應詔
勤王夢傑禦寇問罪險難百挫而聖
化有忠貞固結于人心于敵不邪仗大義以
成法將身敗利終而不為于其濟分宗
社之靈也而濟則以死健之相江萬里
考其志節而以學道之責亦有是于此
已今誦于詩讀其書于精忠英杰之氣
已正人心而植了常况于時志存匡復

其肉旋于憲難者為弟以身殉國在季
精文貞詔先生志正而才廣遠而宏淵
湛然之氣以為之主而卒之其志弗遂者
蓋以王節志宗也嗚呼夫宋王德祐宗亡矣
命之去也一士之能挽先生非不知也我
勝之謀在人衆之功濟與後之志主死也
人定勝天之說意或其成也及于歷破
萬死事學之可為國也且且從之供鑽
先生之在綫也既盡于天命之去留弗
計也即先生之忠義以觀其文章讀先
生之文章以想其精采刊集之傳于
世然則大之元塞兩洞而流行宇宙雖
與日月爭光可也余令光澤而
庶阜胡公屬友公生先生之學學之

而慶其文且其克仰俊偉之行甚似
刻于集以泚來營誠於世教之補
已謹抄手而為之書其後者

萬曆三年季夏三日



